章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雨即實非也。洸水又逕漸臺東。漢武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丈。有南璧門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四璧上門也。洸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鄗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像西白虎。即是水也。又東逕長安縣北。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爲㶏。其由河之有雍也。北。瀆東北。派逕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又東逕陽侯祠北。濮瓠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俗人以爲鄧艾祠。悲哉。俗跡逍消。事忠受害矣。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有一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十二

石水中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橋廣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扶轝而機不發。但言今不知其故處矣。渭水又東與洸水枝津合。水上承洸水。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水。一水東入逍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實可翫。其一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名宣德門。布恩亭。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門。第三門本名霸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拒阡陌。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

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曰光禮門。顯樂亭。北對未央宮。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故光華門也。又曰便門。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誼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此。備匈奴。又有通門亢門也。其北二門本名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又逕觀慮之山。北流入于渭。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驪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懸派數十。與華岳同體。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有橋。橋雖崩褫。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馮翊謂之新鄭水。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十三

史記。秦武公十年。縣之。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儈又滅。遷居其地。國于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余按史遷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儈之間。幽王霸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及遷封于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爭乎。是其指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也。賢於薛瓚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赤眉樊崇於郭北設壇祀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劉俠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徒跣。爲具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見衆人拜。恐畏啼。號年建世。後月餘。衆白盆子與衆及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即此處也。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廟。東南向華嶽。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蘇林曰。戲。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孟康曰。水名也。今戲亭是也。昔周幽王悅褒姒。姒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至無寇。褒姒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諸侯不至。

遂敗幽王於戲之上，身死于驪山之北，故圖經曰幽城者也。漢成帝建始
二年，違延陵為初陵，以為非霸曲亭南更營之，鴻嘉元年於新豐戲鄉為
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昌陵卑下，客土踈惡，不可為萬歲居，其
罷陵作，令吏民反故，徙將作大匠解延年燉煌。關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
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
為二水，並注渭水。水又東，冷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蓋驪山連麓而異名
也。北會三川，統歸三壑，歷陰槃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酋
水南出倒虎山，南總五水，單流注遶秦步高宮東，世名立市城，歷新豐原東
而北逕步壽宮西，又北入渭。渭水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並南出
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渭水又東，石偕水會，故沈水也。水南出為藏山，北
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縣，王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沈
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城東十四里各有石梁者也。又北逕沈
城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直蔣水以取稱
矣。渭水又東，數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數谷，北逕曹平城東，耆舊所傳言
武王伐紂，告太平於此，故城得闕，名非所詳也。數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
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帝起。故張衡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
其後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徐水注之。水南出良餘山之陰，北流入于
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之為千渠水。水南出升山，
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
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遺華山下，托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為遺
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度江所沉璧也。即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
陽，即懷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高
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九鼎處
也。王莽更縣曰懷德。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澗水注之。水南出太華之山，
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又北，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
自鄭濱洛者也。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會。曾鯀傳
曰：殊異為拒，隔渭水，每屢潰，飢為拒將所衝突也。多沙，不可築城。裴子伯
說：今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據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潰作
城，立於是水之次也。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惠文王五年，改
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王莽之華壇也。縣有華山，山海經曰：其高
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韓子曰：秦昭
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是。神仙傳曰：山中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
帝，帝待且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
見父與數人博於石上，勑世令還山。山層雲秀，故能像雲抱異耳。山上有
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南并洪津，泛灑掛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鎚大
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脩祠堂，碑
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光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
名[illegible]於海內。又刊傳中司隸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毋丘儉姓名，廣六行，醬
然猶平。是太康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衛叔始為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役其
逸力，脩立壇廟，引道樹栢，遶于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渭水
又東，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長安城，城自華山北逕于河。華
嶽銘曰：秦晉爭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著述仙記，指證龍之立長城，長
城在後，不得言在斯，為非矣。渠水又北注入渭。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西征
記曰：城圍原上。述仙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又東，沇
泉水注之。水出南山實谷，而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沙溝水，水即
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石，逕新豐縣故城北，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驪山東也。
水本導源北流，後秦始皇葬於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
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四里。池
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驪戎之山，一名藍田。
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錮三泉，以銅
為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川、五
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
近，輒射之。以人魚膏為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
眾。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
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
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
滅。北對鴻門十里。池水又西北流。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
驪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遊之生瘡，
始皇謝之，神女為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瘡。張衡溫泉賦序曰：余適驪山，
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之普施，乃為之賦云。此湯也，不使均人形體矣。池
水又逕鴻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故驪戎地也。高祖王關中，太上皇思
東歸，故象舊里，制茲新邑，立城社，樹枌榆，令街庭若一，分置豐民以實茲
邑，故名之為新豐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改為都鄉，封段熲為侯國。後立陰

槃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為陰槃水。又北絶漕槃渠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坂，下口名也。古有鴻亭。漢書高祖將見項羽，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可誅之。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人入，食豕肩於此，羽壯之。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或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高祖，是高祖羽仁而弗斷，范增謀而不納，項伯終護高祖以獲免。既抵霸上，遂封漢王。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為得。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塗經見，可謂學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遠，何惡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渭水又東，與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春秋晉獻公五年伐之，獲驪姬於是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驪邑矣。又北右總三川，逕鴻門東。又北歷戲亭東。應劭曰：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地隔諸縣，不得為湖縣西如此，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夫人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常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善歌舞，得幸。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縣焉。王莽之宣城也。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故坂此即龍淵廟，如淳曰：三輔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泉，廣蓋宮之遺也。故渠又東逕姜泉北。渠北有漢昭帝陵，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魏其侯竇嬰冢南。又成帝延陵南，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逕文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也。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北。地理志曰：縣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十六

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今不知所在也。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有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墳壟稱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於山，分尊卑之名者也。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於此，有上邽，故加下也。渭水又東與竹水合，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太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出於鄭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即水所始也。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歷藕原下逕郭縣故城北，東南入渭，今無水。白渠又東，枝渠出焉，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太卜佐高魯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魯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又東逕櫟陽城北。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自雍徙居之。十八年雨金於是庚也。項羽以封司馬欣為塞王。按漢書高帝關中始都之。王莽之師亭也。後漢建武二年，封驃騎大將軍景丹為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櫟。白渠又東逕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逕居陵城北蓮芍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溝洫志曰：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渭水又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水南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恭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徵為太子。太子即帝位，立恭王廟北京師，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壽元年，帝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同十二丈也。王莽奏毀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墀。人亦謂之增阜，俗亦謂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十七

戍申均陵處所李䜩也渭水又逕平阿候王譚墓北塚次有碑左則涇水注之渭水又東逕鄗縣南直雕西鄗之鄗徙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水出雲陽縣石門山謂之清水東南流逕黃嶔山西又南入栘栩縣歷原南出謂之清水口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東南絕白渠瀆又東南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渭水又東逕鄭都城北故書呈旼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鄭西縣則今蟲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經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於孤柏原西東北流與愚水合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水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又東過灞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霸者水上地名也故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爲霸水以顯霸功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所謂多玉者也西北有銅公水次東有輕谷二水合而西注之又西流入霸水霸水又西逕嶢關北歷柳嶢城東西有二城魏置清泥軍於城內世亦謂之清泥城也秦二世三年漢祖入自武關攻秦趙高遣將距於嶢關者也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灞水又西北流入霸霸水又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也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爲藍君蓋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返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於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矜之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也是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於此處上曰將軍怯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王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奈高廟何上乃止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謂之荊溪溪水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磈山之斫槃谷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逕鳳凉原西關上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鳳凉原在磈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即是原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右合東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盂谷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東有土門谷五水北谷西北歷鳳凉原東又北與西川會原爲二水之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陵東

而北去杜陵十里斯川於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虎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川水又北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長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縣之漢宣帝元康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也王莽之饒安也其水又北注荊溪荊溪又北入霸縣又有溫泉入焉水發自原下入荊水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滋水非也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縣有故亭即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云霸滋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大川之禮昔文帝居霸陵北臨厠指新豐路示慎夫人曰此走邯鄲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淒愴悲懷顧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無不槨人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單將曰高岸夾水爲厠今斯原夾二水也厠門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故城曰廚門也如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皆通逵九達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之經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漢成帝之爲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逕河池北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沉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縣鼎路門東南七里其制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室四嚮五色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渠南有漢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畤始祀昊天上帝於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爲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好也太子巫蠱事發所杜門東出史良娣死葬於苑北宣帝以爲戾園以倡優千人樂思后園廟故亦曰千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沉水枝渠會渠上承沉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倉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凰朱雀鵷鸞

昭陽諸殿。天梁、石梁、麒麟三閣。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故張衡西京賦曰。鈎陳之外。各有穹隆。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武庫北。舊樗里子葬於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宮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也。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葬于渭南章臺東。至漢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子也。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是池爲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即漢書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宮家渠也。猶今御溝矣。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霸門外。二水逕楊橋下。即青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是也。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西。葬日。柩馬悲鳴。輕

車同遷。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右出焉。霸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徹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霸水又北逕枳道。在長安縣東十三里。王莽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鶴羣飛自東都門過于枳道。呂后祓除於霸上。還。見倉狗戟脅於斯道也。水上有橋。謂之霸橋。地皇三年。霸橋水災。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沃救不滅。晨燌夕盡。王莽惡之。下書曰。甲午火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三年終冬絕滅霸駮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爲長存橋。霸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子楚陵北。皇甫謐曰。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京兆東南霸陵山。劉向曰。莊王大其名。立墳者也。戰國策曰。莊王字異人。更名子楚。故世人謂以子楚名陵。又東逕新豐縣右。合故渠。上承霸水。東北逕霸縣故城南。漢文帝之霸陵縣也。王莽更之曰水章。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日以近五百年矣。故渠又

東北逕劉更始冢西。更始二年。爲赤眉所殺。故謝侍中劉恭夜往取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於霸陵縣。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節安集河東。聞更始死。歸世祖。世祖遣司隸校尉行縣經更始墓。遂下拜哭盡哀而去。帝問公卿。太中大夫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釋。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漢大司農鄭當時所開也。以渭水難漕命齊水工徐伯發卒穿渠引渭。今源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爲便。今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即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魏尚書右僕射衛臻征蜀所開也。號成國渠。引以溉故田。其瀆上承汧水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安定梁嚴冢。碑碣尚存。逕漢武帝茂陵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武帝自爲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陵之實。故逕

築焉。冢在城東八里。飲馬橋南四里。故時人謂之馬冢。故渠又北合爲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左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爲縣。王莽之船利者也。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道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案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雍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糺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班固地理志。司馬彪郡國志。並

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之嶓冢山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又言隴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豲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豲道東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然豲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豲道之爲謬矣又云漢漾也東爲滄浪水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然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其猶蒙耳而常璩專爲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而爲山水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而南流注于醜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舂山西征至于赤烏氏已卯北征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良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狄人備有此獻雖古今世殊而所貢不異然川流隱伏卒難詳照地理潛閟變通無方復不可全言闕氏之非也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土之稱是其有漢川漢陽廣漢漢壽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有漢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通幂歷津注而已

西流與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言神馬出水事同徐岳表瀾之異故因名焉闞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謂之馬池川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蘭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並出南山揚湯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黃花谷水咸出北山飛波南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資水注之水北出資川導源四壑南至資峽總爲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峽石口合爲一瀆東南流至而南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逕合陽祁山水水出西谷衆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其大駱犬丘之地爲西垂大夫亦西垂宮矣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至陽阿竇融等悉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愁窮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以縑幔盛土爲堤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壞請蜀救至漢軍退上邽俱貴棄其細狀後人因以入名名之故曰偽爲楊廉也置楊廉縣焉又東南流右會茅川水水西南出茅溪東北流逕戎丘城南吳漢之圍西

城王捷登城向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急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又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逕始昌峽晉書地道記曰天水始昌縣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峽西漢水又西南逕宕備戍南左則宕備水自東南西北注之右則鹽官水南入焉水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其水東南逕宕備戍西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窮溪北注漢水漢水又西南蘭皐水出西北五交谷東南歷祁山軍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雞水南出雞谷北逕水南縣西北流注于漢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水合注東逕建威城南又東與蘭坑水會水出西南近溪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也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即此處也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爲建安城其水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戍東南而東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又北有小祁山水並出東溪揚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西出胡谷東逕金盤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層山上其水又東注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嘉

十九年宋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難當將妻子北奔安西參軍魯尚期追出塞峽即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洞入言潛通下辯所未詳也其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爲嚴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蹊逕逶迤山高巖險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於衆阜之中亦非爲傑矣漢水又西南與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東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之中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壟低昂亘山被阜古詩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縣去沮五百里有民萬戶矚其丘墟信爲殷矣漢水西南逕武植戍南武植戍水發北山二源奇發合于安民戍南又南逕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逕其戍西南入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城南又南右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張華博物志云温水出鳥鼠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世俗名之爲階陵水非也漢水又東南得階北谷水又東南得武階水又東南得金谷水右三水並出西溪東流注漢水

東合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為武都郡天池大澤在西故以都為目矣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氐矣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楊騰者世居隴右為氐大帥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為百頃氐王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二源同注一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物毒洛谷水又南逕虎馗戍東又南逕仇池郡西瞿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南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發漢即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戍西又東南入洛漢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修源濬導逕引北漢南總西川單流納漢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水水出武階東北四十五里更馳南漢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泉涌波飛清下注平洛水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洛戍南又東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修城道南與修水合水總二源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於槃頭郡南

與濁水合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逕武街城西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李食李雄以為王楊敵堅妻死葬潘乎襲武衛為之所殺於此矣今廣業郡治濁水又東虎休休注之水北出漢南逕武街城東而南流注于濁水濁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輒濬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焉遂無泛溢之害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濁水又東南濁陽水北出濁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濁水又東南與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濁水東南兩雷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魏征仇池築以置戍與鳥鼠山水合水東出鳥鼠山屋谷西流至故道城東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檀山南南流逕唐倉城下南至固家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歷廣香交合廣香川水水出南田縣利稽山南流至廣香川謂廣香水又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峯

駐月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水源北出利山南逕婦婁川謂之尚婆水逕兩當縣之尚婆城南故道郡治也西南至山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合黃盧山水水出西北天水郡黃盧山虎盧谷南流注故道水故道水又南入東益州之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西南流注于兩當溪虞詡為郡漕穀布在沮從沮縣至下辨山道險絕水中多石舟車不通驢馬負運僦五致一詡乃於沮受潦覓時致之即將吏兵來行營燒石翦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萬計以漢概豪漢吏士年四千餘萬也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遶槃頭郡東而南合縣溪水水上承濁水於廣業郡南逕縣溪下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樓世有騶戴止故謂之騶戴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流左注漢水水之彭江漢水漢水又東南歷漢漢曲逕挾崖與蘇臺水合水西出陸卑之東流入漢水又東逕武興城南又東南與北谷水合條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北谷水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水出東溪西北流北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出西北除溪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

漢水西南流為西漢水漢水又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漢漢水又西逕石亭戍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又有平阿水出山西流注漢水漢水又逕晉壽城西而南合漢壽水水源出東山西逕晉壽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漢水也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

白水西北出於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與大夷祝水合水出夷祝城西南而屈漢北注夾水又東北合羊洪水水出東南羊溪西北逕夷祝城東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于夷水夷水又東北入白水白水又東與安昌水會水源發衛大西溪東南逕鄧至安昌郡南又東南合無累水無累水出東北近溪西南入安昌水安昌水又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入陰平得東維水水出西北維谷東南逕陰城西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虜矣即廣漢之北部也廣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分廣漢蠻夷置又有白馬水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東北逕長松縣北而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東匯麻水出西

西傾漾。東北流逕偃城西。而東北流入白水。白水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雍州刺史諸葛緒邀之於此。後期不及。故維得保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白水又與羌水合。自下羌水。人得其通稱矣。白水又東逕郭公城南。昔鄧艾之伐蜀也。於陰平也。築之。故因名焉。白水又東雍川水出西南雍溪。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合空冷水。水導源西南窮谷。即川源也。白水又東南與南五部水會。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東南流。東源出郎谷西南。合。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郡東而北與一水合。二源同注。共成三溪。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即白水郡治也。經云。漢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東南與西谷水相得。水出西漢。東流逕白水城南。東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會東流水。東入檑溪。便即水源也。白水又南逕興城東。又東南左得利稽水口。漢東北出便水源矣。白水又東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邪山來合白水。斯為孟浪也。水源出平武郡東北。暘冥亘下。南逕平武城東。屈逕其城南。又西屈平洛郡東南。屈而南逕南陽僑郡東北。又東南逕新巴縣東北。又東南逕始平僑郡南。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小劍水西南出劍谷東北流逕其戍。下入清水。清水又東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於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晉蜀王弟葭萌所封為苴侯邑。故遂城為葭萌矣。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段元章善風角。弟子歸元章。封筒藥投之。曰。路有急。解關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吏諍。打傷其吏頭者。可以此藥裹之。生乃歎服。還卒業焉。宋攀叔度抱父柩自沉處也。又東逕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闞駰云。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敗於彊。曰即是也。其水東北逕武鄉陰平縣漬南安入漢水。漢水又東南逕津渠戍東。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張達范強害張飛於此縣。漢水又東南得東水口。水出巴嶺。南歷獠中。謂之東遊水。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諸郡。布在山谷。其水西南逕宋熙郡東。又東南逕平城東。又東南逕巴西郡東。又東入漢水。漢水又東與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謂之為清水也。東南流注漢。下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東。又東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鄱縣南。巴嶺與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水出

東北巴山。西南注之。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上。**名高豬山也。丹水東南流與清池水合。水源東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又東南過其縣南。**縣故屬京兆。晉分為魏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為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翼帶眾流。北轉入丹。嶺上有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兔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師軍於兔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並以為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於此矣。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之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下淅酈。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淅縣西一百七十里。弘農界也。丹水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淅水出淅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派逕脩陽縣故城北。縣即淅之北鄉也。又東入淅縣。流結成潭。謂之龍淵。清深神異。耆舊傳云。漢祖入關。逕觀是潭。其下若有府舍焉。事既非恒。難以詳矣。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勝遷許於淅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余按楚楚襄王元年。秦出武關。斬眾五萬。取淅一十五城。漢祖入關。亦言下淅酈。非無城之言。從之則可矣。淅水又歷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為古亭也。而南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淅口之稱。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南。名曰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疑陵所築也。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竹書紀年曰。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者是也。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丹水東南流至其縣南。黃水出北子山黃谷。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黝然若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為殊觀矣。丹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鄉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為順陽王。因為立順陽郡。而南鄉為縣。舊治酇城。永嘉中。丹川淪沒。至

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城南門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為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南鄉縣北。興寧末。太守王靡之改築今城。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澗深長。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寗立之。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也。又南合均水。謂之淅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倪瑶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八賄

水 水經九

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遐紀不容不述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黃柏谷巖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跡裁交西即盧氏界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筠柏交陰尹公度之所栖神處也又東屆堯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滍水也即經所言滍水出堯山矣一水東北出為汝水歷蒙柏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柏傾山蔭渚故世人以名也津流不已北歷長白沙口狼白溪水注之夾岸沙漲若雪因以取名其水南出狼白川北流注汝水又東北趣狼皋山者也東南逕其縣北汝水自狼皋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

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解城非也蓋蠻麻讀聲近故也汝水又逕周平城南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汝水又東與三屯谷水合水出南山北流逕石碣東杜預釋地云河南梁縣有一碣道言洛陽南界碑杜相對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右矕三塗左枕嵩岳面據衡陰背王屋浸以波溠演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其水自澤東南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揚波於川左泉上華宇連蔭茨甍交拒石渠錯落其間順道者多歸之其水東南流注廣成澤水澤水又東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得魯公水水上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城古梁之陽人聚也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陂水東南流合于潤水水出北山南流注之又亂流注于汝水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

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杜預曰河南梁縣有霍山者也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春秋左傳襄公四年楚侯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特厥所恃華俗城合攻得霍陽聚即此水又逕梁城西故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為南梁矣故經云汝水逕其縣北俗謂之治城也非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縣治霍陽山水又東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水北出梁縣西北而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故蠻氏也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因乃縣之杜預曰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即是縣也水又東南逕注城南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于注者也又與一水合水發注城東坳下東南流注三里水又亂流入于汝汝水又東逕城安縣故城北按地理志潁川郡有成安縣侯國也史記建元以來功臣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五年封韓千秋擊南越死封其子韓延年為成安侯即此邑矣世謂之白泉城非也俗語耳汝水又東為周公渡稱承休之徽號為有周公之嘉稱也汝水又東黃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為承休水縣故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侯邑地理志曰侯國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鄭公王莽之嘉美也故汝渡有周公之名蓋藉邑以納稱也謂之黃城水曰黃水皆非也其水又東南逕白茅城東又南逕梁雒鄉西世謂之期城非也按漢書世祖自潁川在梁雒鄉過訪光諸行所即是邑也水積為陂世謂之黃陂東轉逕其城南東流右合汝水又

東南過潁川郟縣南汝水又東與張磨泉合水發北阜春夏水盛則南注汝水汝水又東分為西長湖湖水南北五十餘步東西三百步汝水又東屆湖水北出大劉山南北本蔡雄東郟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迤為湖湖水南北八九十步東西四五百步俗謂之東長湖湖水下入汝古養水也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永仁三堆南又東逕沙川世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俗以是水為沙水故亦名之為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為稱更用惑焉但流雜間居裂溉互移故今川渠異容津途狀改故物望疑焉又右會童清水

水出沛公壘西六十許步，蓋漢祖入關，往征是由，故世俗斯目矣。其水東北注養。養水又東北入東長廻湖，亂注汝水也。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城之。所城也。漱水注之。水出魯陽縣之將孤山東南流。許慎云：水出南魯陽，入父城。從水敖聲。呂忱字林亦言在魯陽。漱水東入父城縣，與桓水會。桓水出魯陽北山，水有二源，奇導於賈復城，合為一瀆，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北濆水有龍通故，有枯渠之稱焉。其水東北流至父城縣北，右注漱水。亂流又東北至郟入汝。汝水東南左合藍水。水出陽翟縣重嶺山，東南流逕紀氏城西。有增墳記紀氏臺。續漢書曰：世祖車駕西征，詔賊單起，郟令馮魴為賊延褒所攻，力屈，上詣紀氏聚，賊自降，即是處。在郟城東北十餘里。其水又東南流逕黃阜東而南入汝水。汝水又東南流，又與白溝水合。水出夏亭城西，而南逕夏亭城西，又南逕龍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縱廣可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郟之摩陂，明帝幸陂觀龍，於是改摩陂曰龍陂，其城曰龍城。其水又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與龍山水會。水出龍山，龍溪北流，經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故杜預曰即襄城之城父縣也。馮異據之以降世祖，用報巾車之恩也。其水又

東北流，與二水合，俱出龍山，北流注之。又東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劉向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衣，帶玉佩，徙倚於流水之上。即是水也。楚大夫莊辛所說處。後乃縣之。呂后元年，封孝惠後宮子弘為侯國。王莽更名相成也。黃帝嘗遇牧童於其野，故嵇康夜讚曰：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也。其城南對汜城，周襄王出鄭居汜，即是此城也。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楚伐鄭，涉汜而歸。杜預曰：涉汝水於汜城下也。晉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於其下。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前參藥懃勞，省闈增封侯國襄城羨侯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汝水又東南逕繁丘城南，而東南出也。又東南過定陵縣北。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林，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湛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湛水又東

於汝水，凡由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為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漢成帝元延三年，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侯國。王莽更之定城矣。東觀漢記曰：光武與王莽二公還到汝水上，於渡以手飲水，澡盥鬚面，謂傅俊曰：今日疲勌，諸君寧憊也。即是水也。水右則漕水左入焉。左則百尺溝，水夾岸層崇，亦謂之為百尺堤也。自定陵城北通潁水於襄城縣，潁盛則南播汝，汝狹則北注潁，溝之東有澄潭，號曰龍淵，在汝北四里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清深，常不耗竭，佳饒魚筍，湖溢則東注澨水矣。汝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東南流逕昆陽縣故城西。更始元年，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世祖以數千兵徼之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世祖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於郾。尋、邑圍城數十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人負戶而汲。王鳳請降，不許。世祖帥營部俱進，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千人徑衝尋、邑兵，敢其中堅於是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

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莽兵大潰。昆水又屈逕其城南。世祖建武中，封侍中傅俊為侯國。故後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蓋稱水以氏縣也。昆水又東逕定陵城南，又東注汝水。汝水又東南逕奇雒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隱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濆。然則濆者，汝別也。故其下夫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濆隱之聲相近矣。亦或下合隱彊兼統厥稱耳。又東南過郾縣北。汝水逕奇雒城西，東南流，其城衿帶兩水之側，背雙流。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東南流，其城衿帶兩縣故城北。故魏下邑也。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是也。汝水又東，得醴口水。水出南陽雉山，亦云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為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依山海經不言有水焉。然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即高鳳所隱之山也。醴水又東南與葉水合。水發皐山，郭景純或作章山。東流注于醴水。醴水又東南逕葉城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城蓋因山以即稱矣。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

完之在邵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
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高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葉公好龍神
龍下之河南王喬之為葉令也每月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
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
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民推排
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葬
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立廟號
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
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焉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是以
干氏書之於神化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燒車水合水西出苦菜山東流側
葉城南而下注醴水醴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公子高諸梁碑舊秦
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凡筵黃巾之亂殘毀頹闕魏太和景初中令長修飾
舊宇後長汝南陳帰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醴
水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謂楚以方城以為城者也山
有湧泉北流畜之以為陂陂縱方二里陂水散流又東逕葉城南而東北

注醴水醴水又東注葉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並諸梁之所堨也
陂水又東逕潕陽縣故城北又東定陵城南東與前溝合其水導源葉縣
東逕潕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南入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纏
絡四縣之中疑即呂忱所謂混水也今於定陵更無別水唯是水可當之
澧水東逕鄧縣故城南左入汝山海經曰澧水東流注于視水也汝水又
東南流逕鄧城西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者也汝水又東
南流瀙水注之**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汝南郡楚之別也漢高帝四年
置王莽改郡曰汝濆縣故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於蔡世本曰上
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竹書紀年曰魏章率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者
也建安元年安帝封鄧隱為侯國汝水又東逕懸瓠城北王智深云汝南
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
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彥云城北名馬灣
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
府水渚即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閑敞
牧宰及英彥多所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瓠平南王肅
起高臺於小城建層樓於隅阿下際水湄降來渚左右列榭四周參差競

跨奇為嘉觀也**又東南過平輿縣南**㶏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衣
水也東南逕郎陵縣故城西應劭曰西南有郎陵山縣以氏焉世祖建
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為侯國也㶏水又南屈逕其縣南又東北逕北宜
春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為宣孱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永元三年
安帝封后父侍中閻暢為侯國㶏水又東北逕馬香城北又東北入汝汝
水又東南逕平輿縣南安成縣故城北王莽更名至成也漢武帝元光六
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為侯國矣汝水又東南汶水注之水首受慎水於
慎陽縣故城南陂陂水兩分一水自陂北逕慎陽城四周城塹潁川荀淑
遇縣人黃叔度於逆旅與語移日曰子師表也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
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
乎澺水有自潰東北流注七陂一水自陂東北流積為同陂陂水又東北
又結而為陂世謂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陽縣北陂東北流積而為上陂陂
水又東為窖陂陂水又東南流注壁陂陂水又東北為太陂陂水又東入汝
汝水又東南逕平陵亭北又東南逕陽遂鄉北汝水又東逕棠亭北春秋
之棠谿也杜預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棠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
半淪水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

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為魯卿士以見于王三命之以蔡仲呂也
以奉叔度祀是為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為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
世祖建武元年封吳國為侯國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郡歆字次都為郡功
曹都尉高懿聽事前有槐樹白露類甘露者歆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歆稱
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辭不稱託疾而去汝水又東南左會澺
水水上承汝水別流於奇頟城東東南流為練溝逕邵陵縣西東南流注
至上蔡西岡北為黃陵陂陂東流於上蔡岡東為蔡塘又東逕平輿縣故
城南為澺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
以為縣史記曰秦將李信攻平輿敗之者也建武三十年世祖封銚統為
侯國本汝南郡治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
自遠同入此壺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
化城南里餘有神廟世謂之張明府祠水旱之不節則禱之廟前有圭碑
文字紊碎不可復尋碑側有小石函按桂陽先賢畫讚臨武張熹字季智
為平輿令時天下大旱熹躬禱雩未獲嘉應乃積薪自焚主簿桼小史張化
從熹焚焉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此熹自焚處也澺水又東南左迤
為葛陂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昔費長房投杖於陂而龍變所

在也。又劭東海君於是陂矣。陂水東出爲鯛水。俗謂之三丈陂。亦曰三嚴
水。水逕鯛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鯛水之陽。漢明帝永平中。封衛尉陰
興子慶爲侯國也。縣有葛陵城。建武十五年更名封銍侯銚丹爲侯國。城
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城。城北祝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曰。
楚武王。是知武王隧也。鯛陂東注爲富水。水積之處謂之𧯤𥃩。津渠交絡。
枝布川隰矣。瀆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水。又
東南逕下桑里。左迤爲橫塘陂。又東爲北清陂者也。汝水又東南逕壺丘
城北。故陳也。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是也。汝水
又東與清陂合。水上承慎水於慎陽縣之上慎陂。右瀆北注爲燋陂。陂西
有黃丘亭。陂水於東逕新息亭北。又東爲綢陂。陂水又東逕新息縣結爲
墻陂。陂水又東逕遂鄉南。東而爲壁陂。又東爲青陂。陂東對大呂亭。春秋
外傳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姜姓矣。蔡平侯始封也。西南有小呂亭。
故此稱大也。側陂南有青陂廟。廟前有碑。漢靈帝建寧三年。新蔡長河南
緱氏李言上請脩復青陂。司徒臣訓。尚書臣襲奏可。洛陽宮於青陂東塘
南樹碑。碑稱青陂在縣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別流入于潺瀆。逕新息𥹋坂。
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餘頃。陂水又東分爲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

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
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也。又東北屈逕壺丘東。而北流注于汝水。世謂之溥
瀆水。汝水又東逕褒信縣故城北。而東注矣。又東至原鹿縣。汝水又東南
逕縣故城西。杜預釋地曰。汝陰有原鹿縣也。南入于淮。所謂汝口。側水
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
年。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蓋因水以著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爲韓國。王
莽之左隊也。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
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其水東北
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
黍者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
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爲濆水。東與
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呂氏
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
投洞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
水導源崇高縣東北太室東溪。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嵩陽城。
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

石潭不耗。道俗遊憩者。惟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
不復。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
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情。其水東流南
陽城西。石溜縈委。瀨者五渡。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潁水逕其
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
景處。漢武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爲侯國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
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之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
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
川太守朱寵所立。潁水逕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
陽城北。又東南入于潁。潁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
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勺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南流注于潁。潁
水又東出陽城關。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爲康鄉侯。此即
臻封邑也。又東南過陽翟縣北。潁水東南流逕陽關聚。聚夾水相對。俗謂
之東西二土城也。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春秋左傳襄公十
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縣西有故堰。堰石崩褫。頹基尚存。舊
遏潁水枝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又有泉流出

焉。時人謂之嵎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亭神
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春秋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是也。杜預曰。河南
陽翟縣南有鈞臺。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爲陂。陂方十里。俗謂之臺陂。蓋陂指
鈞臺紋名也。又西南流逕夏亭城西。又屈而東南爲郟之靡陂。潁水自櫟
東逕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
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經書秋鄭伯突
入于櫟。左傳曰。桓公十五年。突殺檀伯而居之。服虔曰。守櫟大夫櫟。鄭之
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翟本櫟也。故
潁川郡治也。城西有郭奉孝碑。側水有九山祠碑。叢柏猶茂。北枕川流也。
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應劭曰。縣在潁水之陰。故邑
氏之。按東觀漢記。漢封車騎將軍馬防爲侯國。防城門校尉。位在九卿上。
絕席。潁水又南逕潁鄉城西。潁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昌典農都尉治也。
後改爲縣。魏明帝封侍中辛毗爲侯國也。潁水又東南逕柏祠曲。東歷國
丘城南。故汾丘城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於汾。司馬彪曰。
襄城縣有汾丘。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
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禪于是地。改元

黃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禪於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潁水又東南流逕青陵亭城北，北對青陵陂，陂縱廣二十里，潁水逕其北，枝入為陂，陂西則漷水注之，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東流注于陂，陂水又東入臨潁縣之狼陂，潁水又東南流，而歷臨潁縣也。

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㶏強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臨潁，舊縣也。潁水自縣西小㶏水出焉，爾雅曰：潁別為沙，郭景純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也。亦由江別為沱也。潁水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皐亭矣。春秋經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也。皐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潁水又東逕㶏陽城南，竹書紀年曰：孫何取㶏陽。㶏強城在東北，潁水不得逕其北也。潁水又東南，潩水入焉，非洧水也。又東過西華縣北，王莽更名之曰華望縣也。有東故言西矣。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鄧晨為侯國。漢濟北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永元十三年，徵太常也。縣北有習陽城，潁水逕其南也。經所謂洧水流注之也。又南過汝陽縣北，縣故城南有汝水枝

流，故縣得厥稱矣。闞駰曰：本汝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未必一如闞氏之說，以窮通損字也。潁水又東，大㶏水注之。又東南逕博陽縣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邴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又東南過南頓縣北，㶏水從西來流注之。㶏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傳公二十五年，楚代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非也。潁水又東南逕陳縣南，又東南左會交口者也。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來注之。經云：蒗蕩渠者，百尺溝之別名也。南合交口，新溝自是東出潁上，有堰謂之新陽堰，俗謂之山陽堨，非也。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縣故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蓋經誤耳。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魯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又東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郭以為別都，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舊豫州治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在小城東，昔王淩為宣王司馬懿所執，屆廟而歎曰：賈良道，王淩魏之忠臣，惟汝

有靈知之，遂仰鴆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黃金可拔，為晉中興之端。谷水又東流出城東，注潁。潁水東側有公路城，袁術所築也。故世因以術字名城矣。潁水又東逕臨潁城北，城臨水，闕南面。又東逕雲陽二城間，南北翼水，並非所具。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潁水又東南流於故城北，細水注之。水上承陽都陂，陂水枝分東南出為細水，東逕新陽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宋公縣故城北，縣即郪丘者也。秦代魏，取郪丘，謂是邑矣。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於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邑於此，故號新郪為宋公國也。王莽之新延矣。細水又南逕細陽縣，新溝注之。新溝首受交口，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為侯國，王莽更名曰新明也。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無水，故渠舊道而已。東入澤渚，而散流入細，細水又東南逕細陽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樂慶也。世祖建武中，岑彭子遵為侯國。細水又東南積而為陂，謂之次塘，公私引裂以供田溉。又東南流屈而西南入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縣，東南入潁。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潁水又東南，汝水枝津

之水，上承汝水，別瀆於奇額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㶏水也。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又東南逕征羌縣，故邵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年，以封中郎將來歙，歙以征羌有功，故更名征羌也。闞駰引戰國策以為秦昭王欲易地，謂此也。汝水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汝水別瀆又東逕西門城，即南利也。漢書宣帝封廣陵王胥子劉賢為侯也。縣北三十里有執城，號曰北利，故瀆出於二利之間。關女陽之縣，世名之死汝縣，取水名，故汝陽也。又東南逕繒縣故城，又東南逕澺陽城北，又東逕郎鄉城北，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王莽更名之曰治，孫叔敖以土淺瀉，取而為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別汝又東逕蔡岡北，岡上有平陽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后稷之胄，冢有石闕，闕前有二碑，碑字淪碎，不可復識，羊虎傾低，殆存而已。枝汝又東北流逕胡城南，而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潁水又東逕汝陰縣故城北，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高祖六年，封夏侯嬰為

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汝濆也縣在汝水之陰故以汝水納稱城西有一城故陶丘鄉也汝陰郡治城外東北隅有舊臺翼城若丘俗謂之女郎臺雖經頹毀猶自廣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鄉所未詳**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潁水東南流左合上吳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細陂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漴陂水南流積爲江陂南逕慎城西城南流入于潁潁水又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王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劉賜爲侯國潁水又東南逕蝴蟟郭東俗謂之鄭城矣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統目焉洧水東南流逕一故臺南俗謂之陽子臺又東逕馬領塢北塢在山上塢下泉流北注亦謂洧別源也而入于洧水洧水東流綏水會焉水出方山綏溪即山海經所謂浮戲之山也東南流逕漢弘農太守張伯雅墓塋四周壘石爲垣隅阿相降列於綏水之陰庚門表二石闕夾對石獸於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內密人也碑側樹兩石人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舊引綏水南入塋域而爲池沼沼在丑地皆蟠螭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人建石樓石廟前又翼列諸獸但物謝時淪凋毀殆盡夫富而非義比之浮雲況復此乎王孫士安斯爲達矣綏水又東南流逕上郭亭南東南注洧洧水又東襄荷水注之水出北山子節溪亦謂之子節水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會瀝滴泉水出深溪之側泉流丈餘懸水散注故世士以瀝滴稱焉南流入洧水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洧水又東南流與承雲二水合俱出承雲山二源雙導東南流注于洧世謂之東西承雲水洧水又東微水注之水出微山東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今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漢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爲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洧水又左會璅泉水水出玉亭西北流注于洧水洧水又東南與馬關水合水出玉亭下東北流歷馬關謂之馬關水又東北注于洧洧水又東合武定水水出北武定岡西南流又屈而東南流逕零鳥塢西側塢東南有水懸流赴壑一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遊者矚望奇爲佳觀俗人覩此水挂于塢

側望目之爲零鳥水東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與虎牘山水合水發南山虎牘溪東北流入洧洧水又東南赤澗水注之水出武定岡東南流逕皇臺岡下又歷岡東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孕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其四曰求言是爲之鄶鄶人者鄶是也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逃死乎史伯曰虢鄶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鄶獻十邑焉劉楨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虢都滎之南左濟右洛居兩水之間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洧水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坂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晉居商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辰火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城內有遺祠名曰章乘是也洧水又東爲洧淵水春秋傳曰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即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城之南門內舊外蛇與內蛇鬬內蛇死六年大夫傅瑕殺鄭子入厲公自是徙也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於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所謂潧水非也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史記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嵇叔夜常采藥於山澤學琴於古人即此亭也黃水東南流又與一水合水出兩塘中一源兩分泉流派別東爲七虎澗水西流即是水也其水西南流注於黃水即春秋之所謂黃崖也故杜預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又東南流水側有二臺謂之積粟臺臺東即二水之會也捕章山水注之水出東捕章山西流注于黃水黃水又南至鄭城北東轉於城之東北與黃溝合水出捕章山東南流至鄭城東北入黃水黃水又東南逕龍淵泉東南七里溝水注之水出隟候亭東南平地東注又屈而南流逕升城東

又其南歷燭城西，即鄭大夫燭之武邑也。又南流注于洧水也。又東南逕長社縣北。洧水東南流，南濮北濮二水入焉。濮音僕。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水減則津渠輟流。其瀆中遏衆南注，東轉爲淵，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所謂淵無潛鱗也。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於南城西側修立客館，板築既興，於土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稽之故說，縣無龍淵水名，蓋出近世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長社北界有棗水，但是水導於隍壍之中，非北界之所謂。又按京相璠地名，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于南矣。然則是水即棗水也。其水又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楚子伐鄭救齊，次于棘澤者也。棗水又東左注洧水。洧水又東南分爲二水，其枝水東北流注沙。一水東逕許昌縣故許男國也。姜姓四岳之後矣。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見許男于洧上者也。漢章帝建初四年，更封馬光爲侯國。春秋魏朝曰：漢以許昌失天下，及魏承漢歷，遂改名許昌也。城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準價八百餘萬。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爲汶水，故有汶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十三〉

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洧水又東逕陰陵縣故城南，李奇曰：六國爲安陵也。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於此。漢高帝十二年，封都尉朱濞爲侯國。王莽更名左亭。洧水又東，陰陵陂水注之，水出陰陵南陂，東西南流注于洧水也。又東南逕新汲縣東北。洧水自陰陵東逕桐丘南，俗謂之天井陵，又曰岡非也。洧水又屈而南流，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蓋籍桐丘以取稱，亦言取桐門亭而目焉，然不知亭之所在，未之詳也。洧水又東南逕桐丘城。春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伐鄭，鄭人將奔桐丘，即此城也。杜預春秋釋地曰：潁川許昌城東北，京相璠曰：鄭地也。今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其城南即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西面桐丘，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滴丘之稱，即城之名矣。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於許之汲鄉曲洧城，以河內有汲縣，故加新也。漢章帝建初四年，封執金吾馬光爲侯國。城在洧水南堤上。又東，洧水右迆爲濩陂。洧水又逕匡城南，扶溝之匡亭也。又東，洧水左迆爲鴨子陂，謂之大穴口也。又東南逕茅城邑之東北。洧水自穴口東南逕洧陽城西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庚溝，溝水上承洧水於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陽字類，音讀變。漢建安中，封司空

祭酒郭奉孝爲侯國。其水又東南爲鴨子陂，陂廣一十五里，餘波南入甲庚溝，西注洧，東北瀉沙。洧水又南逕一故城西，世謂之思鄉城，西去洧水十五里。洧水又右合濩陂水，上承洧水新汲縣，南逕新汲故城東，又南積而爲陂，陂之西北即長社城，陂水東翼洧堤，西面茅邑，自城北門列築堤道逕於此，固世尚謂之茅岡，即經所謂茅邑也。陂水北出，東入洧津，西納北異溝。又東逕習陽城西，折入于潁。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謬，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疑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之詳也。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王莽之長平也。洧水又南分爲二水，枝分東出，謂之五梁溝，逕習陽城北，又東逕赭丘南，丘上有故城，郡國志曰：長平縣有赭丘城，即此城也。又東逕長平城南，東注澇陂。洧水南出，謂之雞籠水，故水會有龍口之名矣。洧水又東逕習陽城西，西南折入潁。地理志曰：洧水東南至長平縣入潁者也。

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大騩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十四〉

上，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即是山也。潩水出其阿，而流爲陂，俗謂之玄女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襄王六年，敗楚於陘山者也。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爲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名生雄柏，猶青青，望之奇可嘉矣。潩水又東南逕長社武林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劉澄之著永初記云：水經濮水源出大騩山，東北流注泗，衛靈聞音於水上，蓋爲非矣。余按水經爲潩水，不爲濮也。是水首受潩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濟與之通。於枝流脈亂，互得通稱，是以春秋昭公九年，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云：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也。凡字類音同，謬淵遞則不得爲北濮上源。師氏傳書於其上矣。潩水又南逕鍾亭西，又南逕皇亭西，又東南逕關亭西，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潩水又南分二水，一水南出逕胡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其水南結爲陂，謂之胡城陂。潩水自枝渠東逕曲強亭，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臺七女岡北皇陂，即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史記：魏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於濁澤是也。其陂水北對鶴鳴城，即是社縣之濁城也。陂水東南流逕胡象城北，故潁陰縣之狐

宋鄉也又東合狐城陂水水上承陂水而東南流注于黄水謂之合作口而東逕曲強城北東流入洧水時人謂之勅水非也勅洧音相類故字從讀變耳洧水又東逕武亭間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岑門史遷所謂走犀首于岑門者也徐廣曰潁陰有岑亭未知是否洧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即鄢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洧水又南逕潁陰縣故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為侯國俱水城西又東逕許昌城南又東南與宣帝陂水合陂上承狼陂於潁陰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春秋左傳曰楚子伐鄭師于狼是也其水東南入許昌縣逕巨陵城北鄭地也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於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其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宣梁陂也陂水又東南入洧水洧水又西南流逕陶城西又東南逕陶陂東東南入于潁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鄶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東南流左合遊水水出賈復城東南流注于潧潧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水出西北承雲山東南歷澤子岡東注世謂岡峽為五鴻口東南流注于潧潧水又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為鄭泉水也故史伯答桓公曰居成周之眾奉辭伐罪若鄶號鄶君之土也如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

擲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即謂此矣潧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為鄶水也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自鄶潧東南更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東入洧者黄崖水也蓋經誤證耳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風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黄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大灰小灰義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嚇禺中羊圈大鵠小鵠龍澤蜜羅大哀小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眠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又有一瀆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歷酸棗逕陽武縣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於渠或謂是瀆為梁惠之年所開而不能詳也斯瀆乃水澤之所鍾為鄭隰之淵藪矣渠又右合五池溝上承澤水下流注渠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二

年司馬懿帥中軍討太尉王凌於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五池者也今其地為五池鄉矣渠又東不家溝水注之水出京縣東南梅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楚子為公子格率銳師侵費右迴梅山杜預曰在密東北即是山也其水自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以封管叔矣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賦鴟鴞以伐之即東山之詩是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又謂之為管水又東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注黄雀溝謂之黄淵淵周一百步其一水東越長城東北流水積為淵南北二里東西百步謂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澤分為二水一水東北逕東武強城北漢書曹參傳斬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薛瓚云按武強城在陽武縣即斯城也漢高帝六年封騎將莊不識為侯國又東北流左注于渠為不家水口也一水東流又屈而南轉東南注白溝也渠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為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水出華城南岡一源兩派津川趣別西入黄雀溝東為七虎溪亦謂之為華

水也又東北流紫光溝水注之水出華陽城東北而東流俗名曰紫光澗又東北注華水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鴈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於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苑故城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考京服二說並為疎矣杜預云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為北林最為密矣又以林鄉為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寧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積古之傳事或不謬矣又東北逕鹿臺南岡北出為七虎澗東流期水注之水出期城西南平地世號龍淵水東北流又北逕期城西又北與七虎澗合謂之虎溪水亂流東注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清水又東北白溝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流逕城南與南水合水南出合太山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謂之靖澗水也又東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山海經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陽而東南流注于役

水。世謂之檀水也。東北逕武陵城西。東北流注于承水。又東北入黃雀溝。北逕中陽城西。城內有舊臺甚秀。臺側有陂池。池水清潔。澗水又東屆逕其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其水東北流爲白溝。又北東逕伯禽城北。蓋伯禽之魯。往逕所由也。屈而南流。東注于清水。即潘岳都賦所謂自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指是水也。亂流東逕中牟宰魯恭祠南。漢和帝時。右扶風魯恭。字仲康。以太尉掾遷中牟令。政專德化。不任刑罰。吏民敬信。螟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實。使部掾肥親按行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樹下。雉止其傍。有小兒。親曰。兒何不執雉。曰將雛。親起曰。蟲不入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豎子懷仁。三異。久留非優賢。請還。是年嘉禾生縣庭。安美其治。以狀上之。徵博士侍中。車駕每出。恭常陪乘。上顧問民政。無所隱諱。故能遺愛自古。祠享來今矣。清溝水又東北逕沈清亭。即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所未詳也。歷博浪澤。昔張良爲韓報仇於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於此。又北分爲二水。枝津東注役水。清水自枝津北注渠。謂之清溝口。渠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臺並存。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慙不納其言。害之。時人嘉其誠謀。無辜見戮。故立祠於是。用表袁氏覆滅之宜矣。又東役水注之。水出苑陵縣西隟侯亭東。世謂此亭爲郤城。非也。蓋隟郤聲相近耳。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即古役水矣。山海經曰。役山役水所出。北流注于河。疑是水也。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東北流逕焦城東。陽丘亭西。世謂之焦溝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武鄭圍焦城不尅。即此城也。俗謂之驛城。非也。役水自陽丘亭東流逕山氏城北。爲高榆淵。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氏者也。又東北爲酢溝。又東北魯溝水出焉。役水又東北埿溝水出焉。又東北爲八丈溝。又東。清水枝津注之。水自沈城東派注于役水。又東逕曹公壘南。東與沫水合。山海經云。沫水所出。北流注于役。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疑即沫水也。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云。趙自邯鄲徙焉。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不與己者烹之。田英將褰裳赴鼎處也。薛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是爲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

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漯水之上矣。按春秋。齊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遇之必敗。乃敗齊師。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牟。迴遠。疑爲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強弱。自相吞并。疆理流移。寧可一也。兵車所指。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南界。極于浮水。匪直專漳也。趙自西取後止中牟。齊師伐其東鄙。於宜無嫌。而瓚逕指漯水。空言中牟所在。非論證也。漢高帝十一年。封單父聖爲侯國。沫水又東北注于役水。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間行出中牟。爲亭長所錄。郭長公世語爲縣所拘。功曹請釋焉。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也。其水東流。北屈注渠。述征記所謂自龍城到酢溝十里者。渠水又東流而左會淵流。其水上承聖女陂。陂周二百餘步。水無耗竭。湛然清滿。而南流注于渠。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也。又東至浚儀縣。水東南逕西古城北。案是之所謂西北有大梁亭。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即此城也。左則故瀆出焉。秦始皇二十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又東逕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居矣。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是也。秦滅魏。以爲縣。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續述征記曰。以此城爲師曠城。言郛緣生會遊此邑。踐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跡。緬焉盡在。余謂此乃梁氏之臺門。魏惠之都居。非吹臺也。當是誤證耳。西征記論儀封人即此縣。又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汴沙爲陰溝矣。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漢氏之儀浚渠耳。無他也。皆變名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也。渠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也。汴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上多鳥鵲。今帶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即謂此矣。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今層臺孤立於牧澤

之石矣。其臺方一百許步，即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墮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城。渠水於此有陰溝、洪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為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亭，皆藉水以立稱也。今蕭縣西亦有鴻溝亭，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後談者，亦指此以為楚漢之分王，非也。蓋春秋之所謂紅澤者矣。渠右與汜水合，其上承役水於苑陵縣，縣故鄭都也。王莽之左亭縣也。役水枝津東派為汜水者也，而世俗謂之泥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其水又東北逕中牟縣南，又東北逕中牟澤，與淵水合。水出中牟縣故城北，城有層臺，按郭公世語及干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正月朔自正，以為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或言在中陽城池臺，未知焉是。淵水自池西出，屈逕其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汜。汜水又東逕大梁亭南，又東逕梁臺南，東注渠。渠水又東南流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逕澤，澤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為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一年封留侯為侯國也。陳留志稱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簡方圍棊長嘯，史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棊聖。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徐廣史記音義云：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故應德璉西征賦曰：鶩衛東指，伺節逢澤。其水東北流為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即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矣。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屈南至扶溝縣北，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渠水出焉，亦謂之宋溝也。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并，故曰陳留矣。魯溝又東南逕圉縣故城北，縣苦楚難脩其干戈以圉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篡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奮威將軍孫建擊之於圉，此義師大敗，尸積萬數，血流溢道，號其處為萬人散。百姓哀而祠之。又歷魯溝亭，又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漢高祖六年，封陳豨為侯國。魯溝又南入渦，今無水也。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於是也。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

左傳，桓公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車牛城矣。沙水又東南八里溝出焉。又東南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逕澹臺子羽冢東，與八里溝合。按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祈禱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孰是。因其方誌所叙，就記纏絡焉。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逕牛首亭，南與百尺陂水合。其水自陂南逕開封城東三里岡，左屈而西流，南轉注八里溝。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鄢地也。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于兔氏也。陂水東北入八里溝。八里溝水又南逕石倉城西，又南逕兔氏亭東，又南逕邵亭西，東入沙水。沙水南逕扶溝縣故城東，縣即潁川之穀平鄉也。有扶亭，又有消水溝，故縣有扶溝之名焉。建武元年，漢光武封平狄將軍朱鮪為侯國。沙水又東與康溝水合，水首受消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即鄭之向鄉也。後人遏其上口，今水盛則北注，水耗則輟流。又有長明溝水注之，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北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即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即滎陽苑陵縣東，即春秋之制田也。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謂之龍淵泉。淵水流逕陵丘亭西，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西城北平地，泉湧，南流逕陵丘亭西，西南注龍淵水。龍淵水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鴈陂，陂在長社東北，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鄉之西南。司馬彪郡國志曰：苑陵有林鄉亭、白鴈陂。又引瀆南流，謂之長明溝，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城側向岡，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又東右迴為染澤陂，而東注于染澤陂。長明溝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盈將歸死于尉氏也。瀆溝自是三分，北分為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禮為侯國，建武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為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亭，漢建安中，封尚書荀攸為陵樹鄉侯，故陳留風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北有大澤，名曰長樂廄。康溝又東逕城溝縣之白亭北，陳留風俗傳曰：扶溝縣有帛鄉帛亭，名在七鄉十二亭中。康溝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之為小城也。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沙水又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為二水，一水南合關亭東，又東南流與左水合，其水自枝瀆南逕召陵亭西，疑即扶溝之亭也。而東南合右水，世以養水與隱陵陂水雙導，亦謂之雙溝。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呂錡射中共王目，養

由基入則役之濟于反濟門覺廢也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東逕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即扶溝縣之匡亭也亭在匡城鄉春秋文公元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及匡即此邑也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人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衛之間亦往往有異邑矣陂水又東南逕扶溝城北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又東逕小扶城西而流也城即扶溝縣之平周亭東漢順帝永元中封陳敬王羨子恭為侯國沙水又東南逕大扶城西城即扶鄉故縣也城北二里有袁梁碑云梁陳扶樂人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更封劉隆為扶樂侯即此城也渦水於是分焉不得在扶溝北便分為二水也其一水者東南逕陳縣也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南沙水枝瀆西南達渦謂之甲庚溝今無水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流廢興溝瀆尚彰昔賈逵為魏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逕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沙水又東逕長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陳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城實中舜後媯滿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大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詩所謂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也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

所在矣楚討陳殺夏徵舒於栗門以為夏州後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紛錯不可悉識其略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郡云云王清惠著聞為百姓畏愛求賢養士千有餘人賜與田宅吏舍自損奉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驥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其頌曰脩德立功四縣回門今碑之左右遺墉尚存基礎猶在時人不復尋其碑證云孔子廟學非也後楚襄王為秦所滅徙都於此文穎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城南郭裏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漢高帝十一年以為淮陽國王莽更名新平縣曰陳陵故豫州治王隱晉書地道記云城北有故沙名之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水又東而南屈逕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南分為二水沙水出焉溝水東南流谷水注之水源上承澇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華城背為陂矣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澇城北王隱曰華北有谷水是也華即檉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檉者也杜預曰檉檉即華也在陳縣西北為非檉小城也在陳郡西南谷水又東流逕陳城南又東流入于沙沙水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

討太尉王凌大軍至百尺堨即此堨也今俗呼之為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於百尺溝王莽名郡為新平故堰兼有新陽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也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沙水自百尺溝東逕寧平縣之故城南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焚尸於此數十萬衆斂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余謂俊者所以智勝群情辨者所以文身祛惑夷甫雖體荷俊令口擅雌黃汙辱君親獲罪羯勒史官方之華王謀為衰矣沙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都明水注之水上沙水枝津東出逕汝南郡之宜祿縣故城北王莽之賞都亭也明水又東北流注于陂陂水東南流謂之細水又東逕新陽縣北又東為陂水東出焉沙水又東分為二水即春秋所謂夷濮之水也枝津北逕譙縣故城西側城入渦沙水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章水一水東注即注水也俗謂之欠水也東逕城父縣之故城南東流注之又東南逕山桑縣北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又東南過龍亢縣南沙水故城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也又東南過義城縣西南入于淮義城縣故屬沛後隸九江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

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浪蕩渠陰溝首受於大河卷縣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擊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疑即驁所築也於事未詳故瀆東分為二世謂之陰溝京相璠曰為出河之濟又非所究俱東絕濟隧右濟東南逕陽武城北東南絕長城逕安亭北又東北會左濟左濟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於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呂氏春秋曰尊天子於衡雍者也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雍城即史記所記韓獻秦垣雍是也又東逕閼光亭南又東逕清陽亭南又東合石濟又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浪蕩渠梁溝既開浪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云出武陽逕大梁城北左屈溝與梁合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會左瀆東導者即汳水也直津渠之受名矣故經云陰溝出浪蕩者也東南至沛為濄水陰溝始亂蒗蕩終別於沙而濄水出焉濄水受沙於扶溝縣爾雅曰濄為洵郭景純曰大水決為小水也呂忱曰洵過水也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碑折惟司徒滂蜀郡太守騰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自餘殆不可尋濄水又東南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城實中而西有壘

鄭。渦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公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獲華元。左傳曰：華元食士，不及其御，將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遂御入鄭，故見獲焉。後其地爲楚莊所并，故圍稱曰大棘也。城有楚太子建之墳及伍員釣臺，池沼具存。渦水又東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欲慕希以號御。渦水又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非也。春秋之鳴鹿矣。杜預曰：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晉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渦水之北有漢溫令許續碑，續字嗣公，陳國人也。舉賢良，拜議郎，遷溫令，延熹中立。渦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城之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虞仲後，爲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多缺，不復可尋。按范曄漢書，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爲縣獄吏，治存寬恕。嘗曰：于公爲里門，子爲丞相，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不必不爲九卿，故字詡曰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於此，終以武平華夏矣。渦水又東逕廣鄉城北，圈稱曰：襄邑有蛇丘亭，故鄉矣，改曰廣世，後漢順帝陽嘉四年，封侍中擥循爲侯國，即廣鄉也。渦水又東逕苦縣西南，分爲二水，枝流注于東北，積城入谷，謂死渦也。渦水又南東屈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

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面，南門列道，徑趣廣鄉道，西門馳道，西屆武平，北門馳道，暨于北臺。渦水又東而北屈，至賴鄉，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渙水於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傳曰：謀諸侯之從楚也。京相璠曰：谷，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谷水又東南逕己吾縣故城西。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陽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志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柘令許君清德頌，石碑字藏，唯此文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穆令許叔臺碑，光和中立。又有漢故樂成陵令太尉掾許嬰碑，嬰字廣卿，司隸校尉之子，光建寧年立。餘碑文字碎滅，不復可觀，當似司隸諸碑也。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泛則四周隍塹，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賴城鄉南，其城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渦水。渦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尼宮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邊韶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

訓。魏文帝黃初三年，遷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渦水之側，又有李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渦間。許慎又云：渦水首受淮陽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沛，方爲渦水也。渦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又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鄉之東。渦水處其陽。然則此城也，自是楚郭，以處之。渦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成頓而還是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沛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而北注渦。渦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工後思已碑。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石采二碑，文同夫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騰兄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侍

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讀書傳，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於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碑之東北，渦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半下爲束竹交文，作制乃工。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渦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流，冢南枕道，有碑，碑題云：漢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龜字伯靈，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右北平無終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陰刊故吏姓名，悉薊、涿及上谷、北平等人。渦水東南逕層丘北，丘阜獨秀，巍然介立，故壁壘所在也。渦水又東南逕城父縣故城。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於思善縣，世謂之漳水，故有漳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故城西，側城東北流入于渦。渦水又東逕下父城北。郡國志曰：山桑縣有下父聚者也。渦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垂惠聚，世謂之禮城，袁崧郡國志曰：山桑縣有

垂惠聚即此城也濄水又東南逕過陽城北臨側濄水魏太和為州治以
蓋表為刺史後罷州立郡衿帶遐戍濄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
武十二年世祖封傅昌為侯國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濄水又屈
而南流出石梁梁石崩褫夾岸積石高二丈水歷其間又東南流逕荊山
北而東流注也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濄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
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蓋微脈涓注耳東
南流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昔文欽之封山桑侯邑食於此城城東
南有一碑碑文悉鈌無驗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嘉平元年義北門生沛
國蘄劉定興立北肥水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亭非也今城內
東側猶有山桑邑陵阜高峻非洪臺所擬十三州志所謂山生於邑其
亭有桑因以氏縣者也郭城東有文穆碑穆二世二千石穆郡戶曹史徵
試博士太常丞以明氣候擢拜侍中右中郎將遷九江彭城陳留四郡光
和中年故吏涿郡太守彭城呂虔等立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瑕陂
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故
京相璠曰瑕楚地北肥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
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杜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三五

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
此城也俗謂之圍城非也又東南逕義城南世謂之褚城非也又東入于濄濄
水又東注淮經言下邳淮陵入淮誤矣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陰溝即
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
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濟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
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
故圖緯著陳留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也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出
陰溝於浚儀縣北也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汳
水陳留相畢邈治此征東將軍荀晞之西也邈走歸京晞使司馬東萊王
讃代據倉垣斷留運漕汳水又東逕陳留縣之鮒鄉亭北陳留風俗傳所
謂縣有鮒鄉亭即斯亭也汳水又逕小黃縣故城南神仙傳稱靈壽光扶
風人死於江陵胡岡家岡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此縣寄書與岡
岡發視之唯有履存汳水又東逕鳴鴈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
伐鄭至于鳴鴈者也杜預釋地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鴈
亭汳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汳北一里周
五里雍丘縣界汳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或言董氏

作亂引水南灌睢水故斯水受名焉今無水汳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為
洛架口西征記曰洛架水名也續述征記曰在董生決下二里汳水又逕
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續述征記曰莠倉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東
逕大齊城南陳留風俗傳曰外黃縣有大齊亭又東逕科城北陳留風俗
傳曰縣有科禀亭汳水又東逕小齊城南汳水又東逕利望亭南風俗
傳曰故曰成安也地理志曰陳留屬縣漢武帝以封韓延年為侯國汳水
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
高三丈餘上方數十步汳水又東逕濟陽考成縣故城南為菑獲渠考成
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為戴國矣左傳莊公十年秋宋衛蔡伐戴是也漢
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秦之穀縣也後遭漢兵起
邑多災年故改曰菑縣王莽更名嘉漢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菑縣其名
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世宗休聞喜而顯獲嘉應亨吉元符嘉皇靈之顧
賜越有光列考武王其改菑縣曰考城是瀆蓋因縣以獲名矣汳水又東
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
汳水又東逕黃蒿塢北續述征記曰堂城至黃蒿二十里汳水又東逕斜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三六

城下續述征記曰董蒿到斜城五里陳留風俗傳曰考城縣有斜亭汳水
東逕周塢側續述征記曰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
緣汳故溝斬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薄於此故茲塢流稱矣汳水
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為不祀稱無
以供祠祭降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
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又率民
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湯乃伐葛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忌號
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汳水又東逕神坑塢又東
逕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汳水又東逕梁國
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
里即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弟刻石樹碑題
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塼作百達柱八所荒蕪頹毀雕落略盡矣又
東至梁郡蒙縣為睢水餘波南入淮陽城中汳水又東逕貰城南俗謂之
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貰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
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為貫也云貫貰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
非此也今於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考文准地貰邑明矣非

亳可知。汳水又東逕違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爲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熹平五年立。城東百步有石室，刊云漢鴻臚橋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無碑誌，不知建也。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薄爲北亳矣。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皇甫謐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爵，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餉而爲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征自葛始。即孟子之言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爲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丘，知至德之宅兆，實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儀，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不能不書存耳。**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漢書地理志曰：獲水也。十三州志曰：首受甾獲渠，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

水。丹水壅不流，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山水南有漢故繹幕令逍碑。巨平公輔曾祖君之少子也。碑字磨落，不可尋識，竟不知所立歲月也。獲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縣東。春秋莊公十二年，宋萬與公爭博，弑閔公於蒙澤矣。汳水又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者也。王莽之陳定亭也。城東有漢司徒公盛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除郎，累遷司空、司徒。延熹中立墓，中有石廟，廟宇傾頹，基構有處。獲水又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左師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者矣。獲水又逕龍譙國人東合黃水口。上承黃陂，下注獲水。獲水又東入櫟林，世謂之九里柞。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下邑。又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弟周呂軍於下邑。高祖敗還，從周呂，子房學捐地之策，故垓下之師，戰陸機所謂即下邑者也。王莽更名下治矣。獲水又東逕碭山縣故城北。應劭曰：縣有碭山，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碭郡，蓋取山之名也。王莽之節碭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獸雖得見，見者云似狗，所未詳也。山上有梁孝王祠。獲水又東，穀水注之，上承碭陂。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散流，謂零水，涨水，清水也。積而成潭，謂之碭水。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遨浮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陂水東注，謂之穀水。東逕安山北，即碭北山也。山有陳勝墓，秦亂首兵伐秦，弗終厥謀，死葬於碭，謚曰隱王也。穀水又東北注于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秋縣故城南。王莽之予秋也。獲水又東，虛洪溝東注之。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洪溝，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也。高后三年，封楚王元子富爲侯國，王莽之所謂貢矣，蓋溝名甚同，非楚漢所分也。又東過蕭縣南，獲水北流注之。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也。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取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目山也。劉澄之云：縣南有眉山，未詳孰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謂之西流水。書水上承梧桐陂，陂水西流，因以爲名也。余嘗逕蕭邑城右，唯是水北

注獲水更無別瀆即經所謂睢水也城東西及南三面臨側獲水故沛郡治縣亦同居矣城南舊有石橋廢毀積石爲梁高二丈今荒毀殆盡亦不具誰所造也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十一年楚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之士同扶纊蓋恩使之然矣蕭女嫁齊爲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獲水又東歷龍城不知誰所創築也獲水又東逕同孝山北山陰有楚元王冢上圓下方累石爲之高十餘丈廣百許步經十餘墳悉結石也獲水又東淨淨溝水注之水上承梧桐陂西北流即劉中書澄之所謂白瀆水也又北入于獲俗名之曰淨淨溝也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獲水自淨淨溝東逕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詳矣蓋遵育王之遺法因以名焉與安陂水合水上承安陂餘波北逕育王寺側水上有梁謂之玄注橋水傍有石墓甚脩閒發石作工奇殊爲莊潔而不知誰冢疑即澄之所謂凌冢也水北流注于獲獲水又東逕徧黎城北劉澄之永初記所謂城之西南有徧黎城者也獲水於彭城西南迴而北流逕彭城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即楚老哭勝處也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開傳言楚元王之孫劉向冢未詳是否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國也於春秋爲宋地楚伐宋

并之以封魚石崔子李琰述初賦曰想黃公於作也勒魚石於彭城即是縣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謂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爲楚郡封弟交爲楚王都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王莽更之曰和樂郡也徐州治城內有漢司徒袁安魏中郎徐庶等數碑並列植於街右咸曾爲楚相也大城之內有金城東北小城劉公更開廣之皆壘石高四丈列塹環之小城西又一城是大司馬琅邪王所修因項羽故臺經始即構宮觀門閣惟新厥制義熙十二年霖雨驟澍汴水暴長城遂崩壞冠軍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悉以塼壘宋壯堅峻樓櫓赫奕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東薛安都舉城歸魏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昔閣如初觀不異昔日後毀撤一時俱盡間遺工雕鏤尚存龍雲逕勢奇爲精妙矣城之東北角起層樓於其上猶曰彭祖樓地理志曰彭城縣古彭祖國也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於此有冢蓋亦元極之化矣其樓之側汴帶泗東北爲二水之會也聳望川原極目清野斯爲佳處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 卷一一一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章玄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士

水 水經十

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浚儀狼蕩水也經言出鄢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使鄉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之卿餘徽於千載遺茂美於後代命縣人長胝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表云徹流公贊諸謀帝猷陳鄉有涿鹿之坂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美隆今故宇無聞而單碑介立矣陳留風俗傳曰酈戶昔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賞邑于涿故自陳留縣有餅亭餅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為侯國也睢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滅杞秦以為縣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內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圖築其表為大城而以縣焉睢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

陂方四十里右則姦梁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雍丘城北又東分為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之東合洛架水口水上承汳大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睢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雍丘城北睢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聖鄉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鄢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彥尚書郎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又東過睢陽縣南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大心御華向於橫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啟於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於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求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於元君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為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為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為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為梁王太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多擬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

遊廣畤陽城七十里大谷宮觀臺苑屏榭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從大流嵩山曰睢陽劉傳曰此始也城西門即寇先敗聚處之先好釣居睢水傍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門曰盧門也春秋華氏君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霞觀遠矣緣征記曰廻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余按闕子稱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爲臺即是虎圈臺也蓋宋世牢虎所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戍此臺真頓甲堅城之下不果而還蠡南如西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蠡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也城內東西道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嬪于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東即梁王之吹臺也基陛階砌尚在今建道明寺故宮東即安梁之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泠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兎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兎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平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酹處操本微素嘗候於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矣逮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愴致祭以申宿懷冢列數碑一是漢朝羣儒英才哲士感橋氏德行

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皈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隴西枹罕北次陌陽守長騭為左尉漢陽獂道趙馮孝高以橋公嘗牧涼州感三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為公之勳美宜宣舊邦乃樹碑頌以昭令德光和元年主記掾李友字仲達作碑文碑陰有右鼎文建寧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足文曰故臣門人相與述公之行咨度禮則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鑄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勳焉廟南列二石柱柱東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駝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雕毀惟廟頹構粗傳遺墉石鼓仍存鉞今不知所在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為逵洪陂陂之西南有陂又東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會睢謂之明水絕睢注渙睢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睢水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睢水又東蘄水出焉睢水又東逕粟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睢水又東逕大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節侯劉政侯國漢明帝更從今名列仙傳曰僕人文賓邑人賣鞵履為業矣睢水又東逕芒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耏跖為侯國王莽之傳治世祖改曰臨睢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從事皇毓碑墳身州牧陰君之罪時年二十五臨睢長平輿李君二千石承輪氏夏文則高其行而悼其殞州國咨嗟旌閭表墓昭叙令德式示後人城內有臨睢長左馮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遷廣漢屬國都尉吏民思德縣人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興劉伯鄉等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縣之間山澤深固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父偃隱碭山得道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於是處也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睢**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為侯國王莽更名之吾符縣曰吾符高亭睢水東逕石馬亭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恭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焚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鄭渾為沛郡太守於蕭相二縣興陂

濉氏類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鄒陂睢水又左合白溝水水上承梧桐陂陂側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則北流入于陂陂溢則西北注于睢出水隄環之相通注故纏有入睢之文睢水又東逕彭城郡之靈璧東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靈璧東即此處也又云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又詳推水逕穀熟兩分而睢水爲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爲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又云漢軍之敗也睢水爲之不流睢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篤亭也李奇曰今竹邑也睢水又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之滭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届彭城甾丘縣之故城東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又東睢水南八丈故溝注之水上承蘄水而北會睢睢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四年封路博德爲侯國王莽之符合也睢水東逕臨淮郡之取慮故城北昔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遇母於此乃使良馬踟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其感昭徵矣睢水又東合烏慈水水出縣西南烏慈渚潭漲東北流與長直故瀆合瀆舊上承蘄水北流八十五里注烏慈水烏慈水又東逕取慮縣南又東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睢睢水又

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爲侯國王莽之睢陸也睢水又東與潼水故瀆會舊上承潼縣西南潼陂東北流逕潼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睢陵縣下會睢水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漢高祖十三年封莊侯冷耳爲侯國應劭曰下相水出沛國相縣故此加下也然則相又是睢水之別名也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縣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書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許慎曰雍者河雍水也暨漢元光之年河水南決漯害民居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殫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兮巨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口築宮於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爲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

及脩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絶而不通惟溝瀆存焉河水舊東決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衛成公自楚丘遷此秦始皇徙衛君角於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沛公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有鹹城者也是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盡曹地也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東郡治

東至濟陰句縣爲新溝

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之小城陽城北城北側有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妃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中俗喭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瓠子北有郕都關縣故城縣有羊

里亭瓠河逕其南爲羊里水蓋資城地而變名由經有新溝之異稱矣黃初中賈逵爲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於洞浦有功魏封逵爲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斯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韻近字轉耳又東南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鉏丘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以爲楚丘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又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城陽縣故東垂亭西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沛於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丘城西考地志山陽廩丘俱屬濟陰則都關無隸山陽理以推地理志鄄都亦是山陽之屬縣矣而東杜考地驗城又並言在廩丘城南推此而論似地志之誤矣或亦纔理參差所未詳瓠瀆又東[illegible]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

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

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城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成陽縣故史記曰

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應劭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冢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見漢建寧四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北山甫墓南二冢間伍員祠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並無處所又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耳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停停嶕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之東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瀆帶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遂

望兮聊浮游於河之洲今雷首山臨枕大河故之屬肆於事爲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亭也不言在此緣生爲失瓠河之北即康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康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以康丘叛于趙田布圍康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康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是也瓠河與濮水俱東經所謂過康丘爲濮水者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傳曰取晉羊角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竇入介其庫登其城剋而取之者也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康丘縣南有羊角城今曹邑也今康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爲角逐城皆非也瓠河又逕陽晉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過衛陽晉之道經于亢父之險者也今曹陽城在康丘城東南一十餘里與都關爲左右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匈徐廣史記音義云關二作開東之亢父則其道矣瓠河之北又有郯都城春秋隱公三年鄭侯衛京相璠曰東郡康丘縣南三十里有故郯都地理志曰山陽鄉也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

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上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瓠河又東逕桃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濟陽之屬縣也褚先生曰漢武帝封金日磾爲侯國王莽之萬歲矣世猶謂之爲萬歲亭也瓠河又東逕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康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爲濟渠與將渠合瓠河自運城東北逕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瀆於乘氏縣北逕范縣左納瓠瀆故經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受河於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杜預釋地東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也又東南逕范縣故城南王莽更名建睦也漢興平中靳允爲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於徐州張邈迎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即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逕范城東俗又謂之趙溝非也又東北過東阿縣東瓠河故瀆又東北左合將渠枝瀆上承將渠於范縣東北逕范縣北又東北逕東阿城南而東入瓠河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爲鄧里渠曰宜防已下將渠已上無

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自北爲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爲濟渠河水自泗口出爲濟水濟水二瀆合而東注于祝阿也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爲二脉水尋梁鄒濟無二流蓋經之誤其東北者爲濟河其東者爲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泰山華縣東又南至貴縣東入于沂時水即耏水也春秋襄公三年齊晉盟于耏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澅水西北入泲即地理志曰如水矣耏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耏水也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爲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通今側城南注又屈其城南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齊爲膠西王國都高苑徐廣晉義曰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苑也其水又北注故瀆又西蓋野溝水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曰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爲從城延從字相似讀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益野溝又西北流逕

高苑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與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丙倩為侯國王莽之當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為春秋之乾時也左傳莊公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績也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于泲非泲入時蓋時來注泲若泲分東流明不得以時為名時泲更無別泲南從華費之所斯為謬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溪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沉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踟躕為

之屢嘆矣余按今丘愚公在齊州谷猶傳其名不在萊蓋誌者之謬耳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傳嫁于齊也**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郡治也封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國也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處也從征記曰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誌而已自昔恒謂夫子所傳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唯趺存焉**屈從縣西南流**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曰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也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俗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西南流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東南流逕泰山東右合天門下溪水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從此水上往往有石竅存焉蓋古設食所誘處也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山第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其為高也以為小山石為水當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丈尺直上七十里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

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歷中階兩廟間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閣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丈樹前有大井極香冷異於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減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勒建武十三年永貴侯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東流入于汶水又東南流逕明堂下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於山之東北阯武帝以古處險狹而不顯也欲治明堂於奉高傍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於汶水上如帶圖也古引水為璧雍處舊漬存焉世謂此水為石汶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注于江即此水也環水

又左入于汶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樓松也嘗建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上室之無柱也廣雅曰松葉柏身曰樅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徠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保也故崇自號尤來三老矣山東巢父廟山高十里山上有微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沿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一水北流歷澗西流入于汶一水南流逕陽關亭南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又西南過博縣西北**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者也濩戰田積於城下屈從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也汶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三年齊侯圍龍龍囚頃公嬖人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取龍者也漢高帝八年封謁者陳署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汶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鉅平縣之陽關亭矣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陽虎居之以叛伐之虎焚萊門而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

春秋隱公十一年營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
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故縣取名焉淄水又西南柴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泰山之柴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郕北漢
高帝六年封董渫為侯國春秋齊師圍郕郕人伐齊飲馬於斯水也昔孔子行於郕之野遇榮啟期於是衣鹿裘鼓歌三樂之懽夫子善其能
寬矣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汶水又西逕巨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夫人有文
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汶則死天地之生倫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王莽之汶
亭也縣北有曲水亭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子于曲池左傳曰平杞莒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
泰山立行宮於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於汶上奉鑿存焉世謂之闕陵城也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注**又西南過蛇丘縣南**汶水又西
沈水出焉又西逕蛇丘縣南縣治鑄鄉故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是也杜預曰濟北蛇丘縣所治鑄鄉城者也**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鄉故闡
也王莽更之曰柔也應劭曰春秋經書齊人取讙及闡亭是也杜預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京相
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
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國俗謂之蜀須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
會齊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謂是暉城蓋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禮也世有夏暉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于汶水
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鉼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又
西南逕遂城東地理志曰蛇丘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為然然縣東北無
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逕春亭北考古無春名唯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是東去剛
城四十里逕播所注則符並所未詳也**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地理志曰東平剛故梁也景帝中和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

甘露二年為東平國王莽有鹽城章城按世本任姓之國也齊人降章者也故在無鹽城東北五十里汶水又西南有泌水注之水出肥縣東北白
原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句窳亭北章帝元和三年鳳凰集肥城句窳亭復其租而巡泰
山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城縣故城西王莽之城富也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南逕鉼縣故城西王莽之鉼亭也世以此為鄣城
非也蓋因巨新之故目耳**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
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墮其關鍵矣春秋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汶水又西南逕東平
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今有厥亭汶水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龍山也漢書五行志曰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
立晉灼曰漢注作瓠山山脅石一丈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高四尺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
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汶水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陂水之異名也澱水西南謂之巨
野澤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偽矣巨
野澤又西南入桓公河北水西出澱謂之巨良水西南逕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瀆次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逕為澤渚初平三年
曹公擊黃巾於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
恭王子劉慶為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郈鄉城南地理志曰所謂無鹽有郈鄉者也汶水西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
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聚漢曰壽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十五年世祖封樊宏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
須昌城東北穀城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漆溝水注焉水出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憲王倉冢碑闕存焉元和
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於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為二一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
西流入濟故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耳**泗水出魯卞縣**

北山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
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
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辭孟孫之言以孟氏成
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
也井曰舜井皆爲非也墟有漏澤方一十五里淥水澂淨三丈如減澤西
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嬀亭之名矣阜側有三
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陂竭澤矣左右民
居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狀約鄣穴口魚鱉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
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
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
林時人謂之原泉祠非所究也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
年季武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率徒以取之是也南有姑蔑城春秋隱
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間西逕郚城北春秋文公
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杜預曰魯邑也卞縣南有郚
城備邾難也泗水自卞而會於洙水也西南逕魯縣北泗水又西南流逕
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十二

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曰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
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
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
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荆棘自闢
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爲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
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
北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
子冢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
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
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
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
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
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
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
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
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曰爰

居止於魯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止郊
魯侯觴之奏以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則非所養矣門郭之外亦或
然死矣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門
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
子不肖人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戎夷歎曰不濟夫辭
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服虔
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稱是魯之稱反覆門上也春秋傳
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
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
門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皐比而出者也門
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
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梟不入郭縣即由皐之地也墟有
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於有炎之
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坰周成王封姬旦於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
爲薛郡漢高后元年爲魯國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
數丈臺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磐制春秋宣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十三

十三年公山不狃帥費攻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
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
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
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有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
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
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
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
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
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
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
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
修起孔子舊廟置百戶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
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

廟廡傢間殿有修梧五株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
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
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
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
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
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
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沂水又西逕圜丘北丘高
四丈餘沂水又西流昔韓雉射龍於斯水之上故孟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
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
聞也遂射之沂水又西右注泗水者也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
漷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魯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
負瑕是也應劭曰瑕丘在縣西南昔衛大夫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
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
害民良田也瑕丘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
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漢和帝永元九年封馬
光子康為侯國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

及沂西田是也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
邾文公之所遷今城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
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王莽之鄒亭矣
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為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
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
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
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絕
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
書門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漷水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
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
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晉太康地記曰奚仲冢在城南二十
五里山上百姓謂之神靈也齊封田文於此號孟嘗君有惠喻今郭側猶
有文冢結石為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逕觀以為異見矣
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北晉太康地記曰奚仲遷於邳仲虺居之以為湯左
相其後當周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絀為伯任姓也應劭曰邳在薛徐
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此為上矣

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西逕至湖陸縣入于泗
故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是也經言瑕丘東誤耳
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
十九年齊田肸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者也王莽之曰黎平矣泗水
又南逕故城西世謂之漆鄉郭真勅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
東北有漆鄉郭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詳也**又南過高平縣西洸
水從北西來流注之**泗水南逕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與
衆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泗水又南逕
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為侯國高帝八年封將軍
陳鍇為橐侯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王莽改曰高平應劭曰章帝改
按本志曰王莽更名章帝因之矣所謂洸水者洙水也蓋洸洙相入受通
稱也**又南過方與縣東**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
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菏水從西
來注之**菏水即沛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陸縣西
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
菏故因以名焉**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地理志

曰故湖陸縣也菏水在南王莽更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石湖陵章帝封
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陸也泗水又東逕郗鑒所築城北又東逕
湖陵城南晉桓溫北入也范陽擒慕容忠於此城東有度尚碑泗水又
左會南梁水地理志曰水出蕃縣今縣之東北平澤出泉若輪焉發源成
川西南流分為二水北水枝西出逕蕃縣北西逕滕城北春秋左傳隱公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
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與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
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
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漢
高帝封夏侯嬰為侯國號曰滕公鄭衆曰今沛郡公丘也其水又逕於丘
為縣故城在滕西北按地理志即滕也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齊
滅之秦以為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劉順為侯國世以為北水
流我夫因是及有梓故有兩溝之名焉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魯國蕃縣
故城東俗以南偏於鄣亦謂之西鄣水又屈逕城南應劭曰縣古
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沛沛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沛合濩
故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互受通稱故有入沛之文闞駰十三州

志曰：西至湖陸入泗是也。經無南梁之名，而有清水之稱，疑即是水也。戴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清清水，亦無記於南梁，謂是吳王所導之瀆也。余按湖陸西南止有是水，蓋以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掘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于沛，以是言，故是水爲吳王所掘，非也。余以水路求之，止自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於商魯，而接於沛矣。吳所浚廣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沛也。然之有通，非吳所起，年載緜邈，人情所近，以今忖古，知一是之之不通情理矣。泗水又南，漷水注之。又逕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又南過沛縣東，昔許由隱于沛澤，即是縣也。縣蓋取澤爲名，宋滅屬楚，在泗水之濱，於秦爲泗水郡治。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故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薛瓚曰：縣有黃溝，故縣氏焉。圈稱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鄉矣。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華元居于穫里。宣公十五年，楚鄭圍宋，晉解揚違楚致命于此，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骨以爨，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子反退一舍，宋楚乃平。今城東閣上猶有華元祠，祠之不輟。

城北有華元冢。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亂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即此地也。黃溝又東注大澤，蒹葭荒草生焉，即世所謂大薺陂也。陂水東北流逕定陶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又東逕郜城北，成武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公二年經書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殤公而立公子馮，以郜大鼎賂公，臧僖伯諫爲非禮。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黃溝又逕東平縣故城南，又東爲泡水，即豐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貰城北，又東逕己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己善也。縣有伊尹冢，闞駰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於薄。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又東逕孟諸澤，杜預曰：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逕邛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城矣。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也。又東逕單父縣故城南，昔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人欲

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斯縣爲利善矣。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水上承睢水於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上承睢水於杼秋縣界北流，世人謂之瓠盧溝，水積爲淵，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豐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豐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驪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此即高祖斬蛇處也。又東逕大堰，水分爲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流東北逕豐城北，東注豐水。豐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大尉劉義恭於彭城遣軍王誥玄救北至城，魏侯魏軍，魏軍於清西望見士衆，魏南康侯杜道雋引趣泡橋，沛縣民逆燒泡橋，又於林中打鼓，傳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水即泗水之別名也。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東逕沛縣故縣城南，秦末兵起，蕭何曹參迎漢祖於此城，高帝十一年，封合陽侯劉仲子爲侯國，城內有漢祖廟，廟前有三碑，漢立。廟象以青石爲之，階陛尚存，劉備之爲

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乃植戟於門，布彎弓曰：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一發中之，遂解。此即布射戟處也。述征記曰：城極大，四周塹通豐水，於城南東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水亭長，即此亭也。故亭今有高廟，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褫，略無全者，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尚存。高祖之破黥布也，過之置酒沛宮，酒酣歌舞，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鄉也。泗水又東南逕流廣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劉澤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力聚也。泗水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城西南有崇侯虎廟。道論道變，不知何因而遠有此廟。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泗水上，而盡石鑿而爲冢，今人謂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巧，夫子以爲不如死之速朽也。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泗水西有華龍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陛東基堪中，其石尚光潔可愛。泗水又南，淮水入焉，而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

非也於斯水將是周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
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大早絕鼎系當是
猛浪之傳耳泗水又逕龔縣墓偶南存又逕亞父冢東皇覽曰亞父冢在
廬江縣郭東居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於居巢廳上後更
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壽陽人范增來至彭城而發疽死
不至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掠馬臺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增不
葬范增之冢而自起於斯可謂謬矣惟考書傳事近於此也又東南過呂
縣南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是
也縣對泗水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鬬於縣白頸烏不勝墮泗
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時有異楚之反泗水
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
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懸濤漰渀實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鱉不能遊又
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蓋惟歲之所未便極天明矣晉
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
之溪水上承泗水於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
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即陸機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
川之瀆沙者也晉太元九年左將軍謝玄於呂梁遣督護聞人奭用功九
萬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者又東南過下邳縣西泗水歷縣逕葛嶧山東
即吳仲所遷邳嶧者也泗水又東南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納
注焉故東海屬縣也應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
信爲楚王都之後乃封山王慕之淵安矣東陽郡治大顛曰秦嘉東陽甯
今下邳是也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故
張晏曰東陽郡今貴陵郡也漢明帝置下邳郡其城有三重其大城中有
斗爲石苞鎮東將軍胤貢司徒三準監軍石崇四碑南門謂之白門魏武
擒陳宮於此也其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羨郗曇所
治也昔徐偃山吳伯武少孤與弟丈章相失二十餘年遇於縣市大章微
毆伯武心神悲慟因相尋問乃兄弟也縣爲沂泗之會也又有武原水注
之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其城西王莽之樂亭也縣東有冷
廁山山因像使以即名之也山上有石室謂廟也武原之南合武水謂之
泇水南逕刑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武原水口也又有桐水出西北
東海容丘縣東南至下邳入泗泗水東南逕下相縣故城東王莽之從德
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物

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丘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
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爲暴矣泗水又東
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王
莽更名之曰康義矣晉元皇之爲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爲邸閣也魏太和
中南徐州治後省爲戍梁將張惠紹北入水軍所次憑固斯城更增修郭
塹其西西引水環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又東南入于淮泗水又東逕陵
柵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城北臨泗水昔爲
丘祈驛焉斬蛇妙月於此廟也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
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
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來譯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
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
實録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
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山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
會洛預水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東南左合桑預水水北出桑預
山東注于今水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出雪山東南流而注沂水水又東
逕蓋縣故城南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
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奉
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
注于沂沂水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峯相去一里雙聳齊秀峙若一沂
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沂水合孟康曰縣故鄆邑今鄆亭是也漢
武元朔二年封城陽王子吉爲東莞侯魏帝中立爲東莞郡東
燕錄謂之團城劉武帝北伐廣固登之以望五龍口青州治在此
魯季爭鄆爲闔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
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鄆爲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
猶謂之故東莞城矣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
水又南與閭山水合出閭山山東南流右佩二水雙注於沂沂水南逕東
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昔地昔人歸共仲于齊及齊而
死是也密水東流逕東安城南漢封魯孝王子強爲東安侯鄆密水又東南
流入沂沂水又南蒙泉北水出五女山東南流巨圍水注之水出巨圍之山
東南注于蒙泉水蒙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春秋莊公
九年及是而税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
東南注蒙泉水蒙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

與更齒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東逕蒙陰縣注桑
泉水又南東盧川水注之水出桑預山東南流左則二川參差右則諸葛
泉源斯奔亂流逕城陽之盧縣故盖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元朔二年封城陽
共王子劉將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
水又東南右合蒙陰二水水出蒙陰山東北流逕琅邪東莞縣北山上
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豕者偷之而去其水東北流入于沂沂水又
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
六年封將軍丁復為侯國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逕
都縣南東注沂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
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沂水南逕中丘城西春秋隱公七
年夏城中丘左傳曰書不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琅
邪有臨沂縣故屬東海郡有洛水注之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
理志冠石山洛水所出應劭地理風俗志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
逕蒙山下有蒙祠洛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李氏
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社稷之臣何以伐之為者有曰今
東顓臾國而使近於費者也洛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

之費縣也為魯季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帥費魯弗赴從季氏
為陽虎所執帶後以費叛即是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為侯國王莽更
名之曰順從也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南入泗從水斤聲呂忱
字林亦言是矣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東南趣也皆為謬矣
故世俗謂水為小沂水洛水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公八年鄭伯請釋
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泰山之祊而易許田杜預釋地曰祊鄭祀泰
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洛水又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
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
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
仇帥師城啓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
流又屈南過郯縣西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
賁者也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朝
魯公與之宴昭子問少昊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我知之矣
五帝以雲紀官少皡鳳鳥就曆鳥官之司職故斯在孔子從而學焉
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
滅郯以郯子鴣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

更從今名即王莽之沂平者也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
于泗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不可以
行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
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
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圯上即此處也是
安二年曹操圍呂布於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
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洙水
自山西北逕蓋縣漢景帝中元五年封后兄信為侯國又西逕泰山東平
陽縣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
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為新泰縣也西南至卞縣入于泗洙水
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暮矣而
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即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泗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泗水亂流西
南至曾縣東北又分為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
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春秋之浚洙洙非謂始導矣蓋深廣之耳洙水又
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為水門跨於水

上也西南流世謂之杜武潰洙水又西南逕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邪邑也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杜預曰平陽北有顯
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
今按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
是又南洸水注之呂忱曰洸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剛縣西闡亭東爾雅
曰汶別為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逕武鄉城西京相璠曰剛縣
西南有武鄉城者也又南逕泰山寧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
共王子劉恬為侯國王莽改之曰寧順也又南洙水枝津注之水首受洙
西南流逕瑕丘城北又西南入于洸水洸水又西南逕
泰山郡乘丘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年韓將舉與齊魏戰于乘丘即此縣
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為侯國也洸水又東南流注于
洙水又南至高平南入于泗水西有茅鄉城東去高平三十里京相璠曰
今高平縣西三十里
有故茅鄉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八賄

水 水經十一

水經沭水出琅耶東莞縣西北山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控衆流積以成川東南流逕邪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於南故俗謂之半城沭水又東南流左合峴水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邪鄉東東南流注于沭水也東南過其縣東沭水左與箕山之水合水出東諸縣西箕山劉澄之以爲許由之所隱也更爲巨謬矣其山西南流注于沭水之又東南過莒縣東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如殖有罪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公旋車弔諸室妻乃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悲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墜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國亡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秦始皇縣之漢興以爲城陽國

封朱虛侯章治莒王莽之莒陵也光武合城陽國爲琅耶國以封皇子京雅好宮室窮極伎巧壁帶飾以金銀帝聆京不安莒移治開陽矣沭水又南袁公水東出清山遵仲輯而注沭沭水又南浔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舊堨以溉諸田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浔水又西南流入沭沭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注山西南流逕辟城城南世謂之辟陽城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節侯劉壯爲侯國也其水於邑積以爲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於沭水也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倉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釘爲侯國也其城因山爲基水導山下西北流謂之武陽溝又西至即丘縣注于沭沭水又南逕東海郡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公五年經書齊侯鄭伯如紀城祝丘左傳曰齊鄭朝紀欲襲之漢立爲縣王莽更之就信也郡國志曰自東海分屬琅耶闞駰曰即祝丘之音蓋字承讀變矣沭水又南逕東海厚丘縣王莽更之祝其亭也分爲二瀆西南出今無水世謂之枯沭一瀆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漢景帝六年封石師爲侯國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沭水又南逕建陵山西魏正光中齊王之鎮徐州也立大堰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自堰流三十里西注沭水舊瀆謂之新渠自厚丘西南出左會新渠南入淮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沭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水出襄賁縣泉流東注沭瀆又南左合橫溝水承縈瀆右東入沭之故瀆又南暨于遏其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王莽更之息吾也又西南至宿預注泗水也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祖口城中祖水出于楚之祖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請歸智伯怒曰七日

不克爾乎取之以謝罪也偃士攻之親受矢遂滅之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漢以爲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齊孝王子劉就爲侯國王莽更之輔陽也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柤水而南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柤口城得其名矣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也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泰山即東小泰山也巨洋水即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其水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漢惠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爲侯國也地理風俗記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丘阜矣故言朱虛城西有長坂遠峻名爲破車峴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山峰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世謂之東丹西丹水也西丹自穴山北流逕劇縣故城東東丹水注之出方山山有三水一水即東丹水也北逕縣合西丹水而亂流又東北出逕濟壽潟濟水所出方流入平壽縣積而爲潸水盛則北南東南流屆而東北流逕平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謂之良舍尸丹水又東北逕望臺東東北注海益都縣所氏者也又北過臨朐縣東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祀目

之為治東犯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治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為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齊芍藥實亦潔並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熏冶泉又逕臨朐縣故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為侯國應劭曰臨朐山名也故縣氏之朐亦水名其城側川臨朐是以王莽用表厥稱焉其城上下淡水急是劉武皇北伐廣固營壘所在矣巨洋又東北逕委粟山東孤阜秀立形若委粟又東北洋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逄山下祠西洋水又南東歷逄山下即石膏山也麓三成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郡緣生續述征記曰逄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聞數十里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東北流出於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瀾無擬亦或謂之為龍泉水地理志石膏山洋水是出也今於此縣唯是清膏之似符群證

矣巨洋又東北得邳泉口泉源西出平地東流注于巨洋巨洋又北會建德水水西發逢山阜而東流入巨洋水也**又北過劇縣西**巨洋水又東北合康浪水水發縣西南娛山無事樹木而圓峭孤峙嶙岏分立左思齊都賦曰娛嶺其左是也康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又東北逕劇縣故齊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伏琛曰劇故曾子建曰朐劇之人辨者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為菑川國後并北海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錯為侯國王莽更之愈縣也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晏謨曰西去齊城七十七里耿弇破張步於臨淄逕至巨昧水上僵屍相屬即是水巨洋又東北逕晉龍驤將軍幽州刺史辟閭渾墓東而東北流渾側有一墳甚高大時人咸謂之為馬陵而不知誰之丘壟也巨洋水又東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潍蕩也晏謨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豐人住於此城遂故名為南豐城也又東北積而為潭枝津出焉謂之百尺溝西北流逕北益都城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胡為侯國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巨洋水自湖東北流逕縣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鯉為侯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

故廟堂之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碑誌未詳所立巨洋又東北流堯水注之水出劇縣南有崩山即故義山也俗人以其山角因名為角崩山亦名為角林山皆世俗音訛也水即堯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堯水所出也北逕娛山東俗亦名之為青術矣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漢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斟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塔山水曰康孟水亦曰庚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曰桑犢故亭北海之屬縣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西北今曰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溉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壽有斟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為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地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也又云夏相徙

商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窮石既伏善射篡相韓浞亦因逢蒙弑羿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豷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是以五員言於吳子曰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是也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今鬲縣之故斟灌尋二國之餘燼致韓浞而立少康滅之有窮遂亡也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耳遺文沿褫亭郭有傳未可以彼有灌目謂此專此為捨此尋名而專彼為是以土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按矣堯水又東北注巨洋伏琛晏謨並言堯嘗頓駕於此故地名焉非也地理志曰堯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即其逕也所是水也**又東北入于海**巨洋水東北逕望海臺西東北流伏琛晏謨並以為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未詳也按史漢漢武帝元朔元年封菑川王孫子劉賞為侯國又東北注于海也**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淄水出縣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經原山之論矣淮南子曰水出自飴山蓋山別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從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

案為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
谷，邑落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
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余按：夷無蕪作，且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
祖置。左傳曰：與之萊柞是也。應劭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
萊柞邑。淄水又西北轉，逕城西，又東北流，與一水合。水出縣東南，俗謂之
狀桑谷水，從征記名曰聖水。列仙傳曰：康度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史，
才巧，舉手成器。米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小史白府，索請木工斧三十人，
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旁，其二
間江自溺，食芝華，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令上
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史辭遣宗里，令下山，著康皮衣，升閣而
去，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
蕪口，東北流者也。**又東北過臨淄縣東。**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
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
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水在
齊八祠中，齊之為名，起於此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為齊者，即天齊淵
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又東逕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員墳，

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
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
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
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為營丘。武王以其地封
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為齊，或以為都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
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得難而
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獻公
自營丘徙臨淄。余按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
丹山，俗謂凡山也，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為營丘矣。營丘者，
山名也。詩所謂之子營兮，遭我乎猛之間兮。作者多以丘陵號同，又去萊
為近，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毛詩鄭
注並無營字。瓚以為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
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對天齊淵，故
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
先君太公築營之丘。季札觀風，聞齊音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田巴入齊，過淄自鏡。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

營陵明矣。獻公之徙，其猶晉氏深其居絳，非謂自營陵而之也。其外郭，即
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諸
郭，因以名之。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為郡，治臨淄。漢高帝六年，封子肥於齊
為王國。王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
寒，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又東過利縣東。**淄水自縣東
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征和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
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縣東南則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淄水又東北，
逕廣饒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鼎中，封菑川靖王子劉國為侯國。淄水又東
北，馬車瀆水注之。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呂忱曰：濁水一名溷水，出廣
縣為山，世謂之冶嶺山，東北流逕廣固城西。城在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
澗，阻水深隍。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
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固也，以藉蕃鑿攻，具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
云：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
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段龕，十旬不
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試修築。裕塞之，超及
城內男女皆悉腳弱，病者大半，超遂出奔，為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實憑

地險，其不可固城者在此。濁水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
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叢廟像東面，
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上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
遺式。盤石上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逼真矣。至於燕錄
代錫，魏跋齊鉎，與仙細莫殊，以為擬如人功所制矣。西望胡公陵，孫暢
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濁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
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也。東北流，逕廣縣故城西，
舊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頂洞
開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為譬頭山。其水北流注鞏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
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濞之音，驚川聒谷，瀨淙之聲，狹
同洪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於中闊絕，乃積绵載，後因王
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爾，因歸娛元慰壽心，但使洗水
特有遺蹤耳。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迴閣河林
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陽水又東，
逕陽城東南。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穆之築此，以在陽水之陽，即謂之
東陽城，世以濁水為西陽水，故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為靈矣。昔在宋世

是水絶而復流劉光武通津為鐵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
即任未暮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
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尉氏孫道相頌曰聿彼飄泉竭餘三齡祈雷
祠靈斜主通從降響降由聖明矣爾河間趙毅頌云數化來燕玄澤潛施
林津揚瀾洞川繚陂光海郡欽曰光政輟津我后通洋仙頌庚文頌肆以
具載陽水又北屈逕漢城陽景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後人堨斷令北
注澠水時人通謂濁水為陽水故為南陽北陽水之稱二水渾流世謂之
為長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為澠水故吳頍伏琛為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在
澠水之陽宜為繩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為洋水余按群書盛言洋水出
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於事疑焉濁水又北逕臧
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澱地理志曰廣縣為山濁水所出東
北至廣饒入巨淀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故
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圍二十餘丈
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
墓而異墳伏琛所不詳也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
所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壟在南山之阿請為立祀為塊然之

主郭緣生述征記曰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為墳大冢東有女
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
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
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女水東北流逕東平安縣故城
南續述征記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陽水城
故鄣事也春秋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
賢其伏罪請酅以奉五祀閔成子畢之故邑也後以為縣時陽有午故北
加東也世祖建武之年封菑川王子劉茂為侯國又逕安平城東東北逕
臺丘東東北入澱地理志曰蓋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淀又北
為馬車瀆北合澠水又北時澠之水注之時水出齊城西南北二十五里
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為黑水西北逕黃
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
公時公隱于谷澤有隱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入狀愚
故謂之愚公故山水有石梁亦謂為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
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為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
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樂毅

伐齊賢而封之歜不受自縊而死水側有田引水溉田南所時水又西北
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也齊大夫雍廩之邑矣王莽更之曰東寧時水又
西至石羊堰分為二水謂之石羊口枝津西北至梁鄒入濟時水又北逕
西安城西又北宰水泉水注之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東北流直
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昔齊懿
公遊申池邴戎庸職二人害公於竹中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小小
竹木以時遺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也余按春秋襄公十
八年晉伐齊戍伐雍門之萩己亥焚南門丙寅焚東北二郭甲辰東侵
及濰南及沂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晉獻子尚不能死以違忌何暇對仇敵而不徵
暴草木于海嵎乎又炎是大濱非遠遁之辰鮑公見戕蓋是白龍魚遭見
困近郊矣左氏捨近遠遠考書非謬杜預注言有非孫耳系水傍城北流
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
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
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以稷為
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曰張逸問贊云
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

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
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踵齊稷下之風矣然棘
下又是齊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
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玄
釋而辨之雖異名于先大歸一也城內有故臺有營丘有故景王祠即朱
虛侯章廟矣晉起居注云齊有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逕於市
中市人悉觀自北門所入處也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
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
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清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
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宮矣其地猶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
一百餘步南北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闞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
臺西有石社碑碑猶存漢靈帝熹平五年立其題云梧臺里系水又西逕
葵丘北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齊西五十
里有葵丘地若是無戍之信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
務修德而勤遠略葵丘不在齊也引灘廣汾陰葵丘山陽西北葵城宜在
此非也余原左傳連稱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時而往還之期請代弗許

時為齊亂故令無寵之妹候公於宮因無知之弒遂害襄公若出遂無代寧得謀反婦人而為宮室之亂是以杜預指春秋之言即傳安之注于臨淄西不得捨近託遠苟成己異於異可殊即義為負然則葵丘之戍即此地也時水西左迤為澤又西逕高陽僑郡南魏所立也又西北流注于時時水又東北流澠水注之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也西北流逕營城北漢景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劉信都為侯國澠水又西逕樂安博昌縣故城南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縣道遠不至取其嘉名闞駰曰縣慕樂平故曰博昌澠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澠水有地名貝丘在齊西北四十里春秋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公子彭生豕立而啼齊侯墜車傷足於是處也澠水又西北入時水從征記又曰水出臨菑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為澠也昔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澠指喻此水也時水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時水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又東北入淄水地理風俗志曰淄入濡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又東北入于海**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澠之于黨通稱故邑流其稱又東北至文丘流入于海故晏謨伏琛並言淄澠之水合於皮丘流為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于海蓋舉縣言也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竹書又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王曰趙侵我長城者也伏琛晏謨並言水出縣東南嶠山山在小泰山東者也**北過其縣東**汶水自縣東北逕峿城北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峿城亭故縣也又東北逕營陵縣東晏謨言宋年西南有魏郡行君子管寧冢冢前有碑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汶水又東北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有碑碣汶水又東逕安丘縣故城北漢高帝八年封將軍張說為侯國地理志曰王莽之誅郅也孟康曰今渠丘亭是也伏琛晏謨齊記並言渠丘城東北十里非城也城對牟山山之西南有孫賓碩兄弟墓碑誌並存也**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也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濰水出琅邪箕縣**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

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衆山上下周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人污之則竭齊人祈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漢高帝呂后七年以為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為郡王莽改曰填夷矣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析泉縣東又東南逕仲固山東北流入于濰也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王莽更之諸并矣濰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常山三十里涓水發于其陰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又分諸縣之東為海曲縣故俗人謂此城為東諸城涓水又北注于濰水**東北過東武縣西**縣因岡為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然晏謨並以濰水為扶淇之水以扶淇之水為濰水非也按經脉誌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王莽之合丘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泉方俗音曰檀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也地理志曰久台水出東南逕東武入濰者也尚書所謂濰淄其道矣**又北過平昌縣東**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王莽之養信也地理風俗記曰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荊水注之水出縣南荊山阜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永為侯國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荊水通物墜於井則取之荊水昔嘗有龍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荊水又東北流注于濰水濰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浯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原山與浯一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慎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矣其水東北逕

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
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
或言薄姑也。王莽曰季睦矣。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瓚漢
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濰水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古堨此
水以溉田，南注荊水。濰水又東北流，而注于濰水也。又北過高密縣西，
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尺水者，蓋密水也。水
有二原，西源出奕山，亦曰鄣日山。晏謨曰：山狀鄣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
上鄣日，故名鄣日山也。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瀉一壑，俗
謂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
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舊鑿石竪柱，斷濰水，
廣六十許步，掘東岸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故城南，明帝中元中，封鄧震
為侯國。縣南十里，蕃以為塘，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
頃許，陂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
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王莽之章牟也。濰水又北，昔
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於此，信夜令為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
軍擊且，偽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度，遂斬龍且於是水。水

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
漢明帝中元中，封鄧襲為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復也。又北
過淳于縣東，濰水又北，左會汶水，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
國志：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曰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
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
城東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石山祠。余按應劭，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
俗以之阜，非也。又東北過都昌縣東，濰水東北逕逄萌縣人也，少有大節，
恥給事縣亭，遂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萌，以佯狂
免。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祖六年，封朱軫為侯國。北海相孔融為黃
巾賊管亥所圍于都昌也，太史慈為融求救劉備，持刀突圍處也。又東
北入于海。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齊記曰：膠水出勢山，蓋膠山
之殊名也。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中，封膠東康王子延為侯國。
又逕扶縣故城西，地理志：琅邪之屬縣也。漢文帝元年，封呂平為侯國。膠
水又北逕黔陬故城西，袁崧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
秋僖公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問之果然。晏謨、伏
琛並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膠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縣

西南拒艾山，即齊記所謂黔艾山也。東北流逕拒縣故城西，王莽之祓國
也。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為洋水矣。又東北逕晏、伏所謂黔陬城西四
十里有膠水者也。又東入海。地理志曰：琅邪有祓縣，拒艾水出焉，東入海，
即斯水也。今膠水北逕晏、伏所謂西黔陬城東，高密郡側有黔陬縣。地理
志曰：膠水出郁縣，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即是縣，所未詳。又北過夷安縣東，
縣，王莽更名之曰原亭也。應劭曰：故萊夷邑也。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
維人也。漢明帝中元中，封鄧珍為侯國。西去濰水四十里。膠水又北逕膠
陽東，晏、伏並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夷安。地理風俗記曰：淳于縣東南
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逕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夷安
縣東南阜下，西北流歷膠陽縣，注于膠水之左，東北為澤，水渚百許里，謂
之夷安潭。潭之周四十里，亦濰水枝津之所注也。膠水又東北逕下密
縣故城東，又東北逕膠東縣故城西，漢高帝元年，別為國，景帝封子寄為
王國，王莽更之郁秩也。今長廣郡治。伏琛、晏謨言膠水東北迴達于膠東
城北百里，流注于海。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縣故王莽更之東萊亭
也。又北逕平度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行為侯國，王莽更
名之曰利盧也。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

相承修煑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之溟海者
也。故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
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
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
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
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
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
水。故孔安國曰：漢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於是互相通稱
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
沛國張陵孫，曾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
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漢劉焉以魯為督義司
馬，住漢中，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因即崤嶺，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
西北二面連峰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
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堂
為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
濜水，南面沔川，城側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隅寡解
沔水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舊漢祖在漢中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
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王位于此城其城南臨漢水
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基髣髴時傳南對定軍山曹公南
征漢中張魯降乃令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首
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
栢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薨百姓
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為
之不伐越人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
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
也今若盡順民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
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廟蓋所啟置
也鍾氏季征蜀枉駕致祠害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沔水又**
東逕西樂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
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即險之固保而居之為
符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此城城東容裘溪注之俗謂之洛水
也水南遏巴嶺山東北流水左有故城憑山即險四面阻絕言先主遣黃
忠據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漢水又左得度**
口水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鱗二曰濁檢出好鮒常以二
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逕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
西南流注于漢水又東右會溫泉水口水發山北平地方數十步泉源沸
湧冬夏湯湯望之則白氣浩然言能瘥百病云洗浴者皆有硫黃氣赴集
者常有百數池水通注漢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北出遠山山谷
邃險人跡罕交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
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其所載有墳則山
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
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漢水又東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嶺山
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
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
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
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
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

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脩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摽
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故也一水北出長安一
水西北出仇池一水東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褒水又東南得
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
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
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
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逮桓帝
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
來敬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
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
厥蓋因而廣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
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褒水
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漢昭帝元鳳元年置褒水又南
流入于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
若覆瓮水南遏水為城西北並帶漢水其城宿是流雜聚居故世亦謂之
流雜城**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昔漢所迸剛水為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
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為漢武堆非也又
東過南鄭縣南縣故褒之附庸也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
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耆
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
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
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漢所脩築地
沃川險魏武方之雞肋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緒鎮
南鄭而還晉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為梁州
漢中郡南鄭縣治也自晉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即漢陰城也相承言呂后
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嶺山北流逕廉川故水得其名廉水又北注漢水漢
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蓋杜主之流百姓
四時所祈焉俗謂之孫子水夾流精田故瀆左注漢水**漢水又東得長柳**
渡長柳村名也漢太尉李固墓碑銘尚存文字剝落不可復識漢水又東
逕胡城南義熙十五年城上有容雲細雨五色昭章人相與謂之慶雲休
符當出號乃寶齊乃置城崩卒得淪水出銅鐘十二枚刺史索邈奉送洛陽
歸之宋府南對扁鵲城當是越人舊所逕涉故邑流其名耳漢水出二城

之間右會壘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北注漢津謂之壘余口庾仲雍曰壘余去朝城二十里漢水又左會文水水即門水也出朝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有仙人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川為門川水為門水東南流逕朝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溪口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東又逕城固縣南又東逕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常璩華陽國記曰蜀以城固為樂城縣也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縣為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漢北即智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智鄉水曰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公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壻鄉故水亦即名焉百姓為之立廟於其處也刊石立碑表述靈異也壻水南歷壻鄉溪出山東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

百餘丈上有匈奴城方五里潛蟄三里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被情北道通關中故名為通關勢壻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冢冢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墩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壻水逕與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城固北城乘高勢北臨壻水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也壻水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西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溪東南流合為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戍興勢置烽火樓處通照漢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蓋伏石驚湍流急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有丘郭墳壟舊謂此館為龍下亭自白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為山行之始漢水又東逕石門灘山峽也東會兩水水北出秦嶺圜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

水東出寒泉沙山頂里之交横似若漆布頮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潈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于兩水兩水又南注漢謂之兩口漢水又東逕媯墟灘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墟在西北舜所居也城作媯墟故舜所居之後或姓媯或姓姚媯姚之異事妄未知一從余稽意聊之言是此於西城為西北也漢水又東逕猴徑灘山多猴猿好乘危綠飲故灘受斯名焉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為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容百餘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許人言其險峻故以金鐵制名矣昔楊難當令魏興太守薛健攄黃金姜寶據鐵城宋遣秦州刺史蕭思話命陰平太守蕭祖救援之戰逕西水矣漢水又東合遼藤漢口水北出魏谷南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巴溪戍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重絕巖壘逕其事頓以豬歃復豬前嶺又借道之言涉羊腸超煙雲之際頓有洵塗香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其跡斯勢矣其水南歷遼藤溪謂之遼藤水而南流注于漢謂之遼藤口漢水又東有石會羊水川流漫潤俯眺

里許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自城固南城南入三百八十里距南鄭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故月其地為洋川用表夫人誕載之休祥也城即定遠矣漢順帝永光之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為定遠侯即此也洋水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也漢水又東歷敖頭舊立倉儲之所傍山通道水陸險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漢水又東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南逕蹬閣下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漢水又東逕直城南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頭歷漢陽漁口而屆于彭溪龍竈矣蓋溪澗灘磧之名也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縣治松溪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縣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疾漢水又東逕魚關漢口者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又東逕西城縣南漢水又東逕鼈池而爲鱉灘鱉大也蜀都賦曰演漢陽湯鷖泱雷奔望之天健即之雲昏者也漢水又東逕虞谷北口中逕漢渠瀾峽吹近氣蕭蕭以瑟瑟成眺而聽聞故川谷擅其目矣漢水又東石得大勢

魯姐也。漢故亦曰魚復也。依山為城，城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
所治，符堅遣偽軍韋鍾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後遂陷。漢水右對月
谷口，山有坂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故孟達與諸葛
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西城，故漢
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為西城太守，
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為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成略漢川，梁州
私治於北城內，有舜祠，漢高帝舉置尺九尺扁，將奉祠焉。漢水又東為鱣
湍，洪波奔盪，漰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
鰓失濟，故因名湍矣。漢水又東合旬水，水北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
與直水，水發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杵水合，水
西出杵溪，南流逕重崖堡西，歷石東流，逕其堡南，東南注于旬水。旬水又
東南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今人不能上，不
知所道。山下石壇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旬水東南注漢，謂之旬口。漢
水又東逕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階陵城，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
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矣。漢水又東，左得
育溪，興晉、旬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溪水又東合甲水口，山出秦嶺山，東南
流逕金井城南，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柵水合。水出上洛陽亭縣北青泥
西山，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南合豐鄉川水，水出弘農豐鄉東山，
西南流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南鄉淅縣有故鄷鄉，春秋所謂鄷淅也。
於地理屬弘農，今屬南鄉。又西南合關柵水。關柵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
甲水又東南逕魏興郡之興陽南，晉武帝太康中立。甲水又東，右入漢水。
漢水又東為龍淵，上有胡鼻山，石類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淵深數丈。
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為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
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
石壇，長十餘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髮餌木，恒數十人。山高谷深，
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
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後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沔水
又東逕襄陽縣北，沔水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鄒恢碑，魯宗之所立也。山
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沉之峴山水
中，一碑下之於此。碑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
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
異名也。沔水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

東北。武陵王愛其峯秀，改曰望楚山。溪水自湖兩分，北渠即溪水所導也。
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遊灌蔬意，寄漢陰，故因以名臺矣。又
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溪側有沙門釋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溪之陽
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家舊居，檀溪
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乘躊躇，惆悵終日矣。溪水傍城北注。昔劉備為景
升所謀，乘的顱馬西走，墜於斯溪。西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一水東南出。
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
陽縣之故城也。王莽之襄陽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地
郢都盧羅之地，秦滅楚，置南郡，號北為北部。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
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隱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
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晉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
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
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
經月不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
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
除，無復蛟難矣。晉張公還害，亦已劍於是水。後雷氏為建安從事，逕踐瀨
溪，所貿之劍，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為龍，故吳均劍騎詩云：
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為驗矣。沔水又逕平魯城南，城，魯宗之所築
也。故城得厥名矣。東對樊城，仲山甫所封也。漢晉春秋稱桓帝幸樊城，百姓
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溫因與之言，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城周四里，南半淪水。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
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龐德奮劍乘舟，投命於東岡。魏武曰：吾知
于禁三十餘載，至臨危授命，更不如龐德矣。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
凱重刊其後，書伐吳之事也。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襄陽城
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魚梁
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
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
千里，貢深心於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
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
達上堵吟矣。沔水又逕桃林亭東，又逕峴山東，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孫堅
死於此。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鎮襄陽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
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山上又有征南將軍胡羆碑。又

有征西將軍周訪碑山下水中杜元凱沉碑處沔水又東南逕蔡洲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又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其水下入沔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詠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自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為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東南逕邑城北習郁襄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東合洞口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又南逕安昌故城東屈逕其縣南縣故蔡陽之白水鄉也漢元

帝以長沙卑濕分白水上書二鄉為舂陵縣光武即帝位改為章陵縣置園廟焉魏黃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白水又西南流而左會昆水水導源城東南小山西流逕今山北又西南流逕縣南西流注於白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陽有漢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蘇伯阿望氣處也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懽張平子以為真人南巡觀舊里焉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祀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賓客又於此宅矣白水又西合濜水水出于襄鄉縣東北陽中山西逕襄鄉縣之故城北按郡國志是南陽之屬縣也濜水又西逕蔡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於白水又西逕其城南建武十六年世祖封城陽王祉世子平為侯國應劭曰蔡水出蔡陽東入淮今于城南更無別水唯是水可以當之川流西派苦其不東且淮汝之間山河無相入之理盖應氏之誤耳洞水又西南流注于沔水沔水又東逕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縣即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其水東流一百四十里逕城南名曰浴

馬港言初得此馬洗之於此因以名之亦云泉出沔次浴之亦曰洗馬港渡沔宿處名之曰騎亭然候水諸蠻北遏是水南壅淮川以周田溉下流入沔沔水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其城下對繕洲秦豐居之故更名秦洲王莽之敗也秦豐阻兵於黎丘黎丘城在觀城西二里建武三年光武遣征南岑彭擊豐二年朱祐自觀城擒豐於黎丘是也沔水又南與疎水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鄀縣北界東入沔水謂之疎口也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陵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皐厭可以小使名為水虎者也又南過邔縣東北沔水之左有騎城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即騎亭也縣故鄢邑也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年封黃極忠為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彫制甚工俗謂之黃公名尚為漢司徒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為名矣橋北有習郁宅宅側有魚池池不假功自然通漁長六七十步廣十丈常出名魚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而

東北入于沔謂之木里水口也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荊山相鄰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又謂之鄢水春秋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夷水又東南流與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沒陽縣之默城山司馬彪出沮之所由其水東逕新城縣之瀾鄉縣縣分房陵立謂之瀾水又東歷軨鄉謂之軨水晉武帝平吳割臨沮之北鄉中廬之南鄉立上黃縣治軨鄉瀾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瀾溪東流合於夷水謂之瀾口也與瀾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逕蠻城城南在宜城南三十里春秋莫敖自羅敗退及鄢亂次以濟其水是也夷水又東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也舊堨去城一百許里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後人因其渠流以結陂田城西陂謂之新陂覆地數十頃西北又為土門陂從平路渠以北木蘭橋以南西極土門山東跨大道水流周通其水自新陂東入城城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歷大城中逕漢南陽太守秦頡墓北墓前有二碑頡鄀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

肯還宜城中見一家東向頗佳卑視之曰此居處可依聚後卒於南陽喪
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吏為市此宅葬之孤墳尚整冢前有二碑碑
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其水又逕金城前縣南
門有古碑猶存其水又東出城東注昊池昊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
陂朱湖陂亦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是漢南郡太守王寵
所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良肥美更為沃壤
也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
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
此碑於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嶽烈烈
離明寔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此山
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山
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沔南彫散沔水又逕鄀縣
故城南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邑
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即楚昭王為吳所
逼遷之郢徙都之所謂鄀郢者也秦以為縣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水
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太陽山西南流逕新市縣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

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逕襄陽郡縣界西南逕狄城東南左注敖水敖水
又西南流注于沔實曰敖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太傅羊
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東南
與臼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魯定公四
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于臼謂是水者也又東逕荊城東沔水自荊城
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也禹貢
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寔會尚書之文矣沔水又東右
會權口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楚
武王克權權叛圍而殺之遷權是也權水又東入于沔沔水又東南與陽
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
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
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
陂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餘步在靈溪東江堤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
中故曰龍陂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陂水
又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楊水又東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
曰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為一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

春秋傳曰楚大敗於荒谷群帥囚於冶父謂此處也春秋水盛則南通大
江否則南迄江堤北逕方城西方城即南蠻府也又北與三湖會故盛弘
之曰南蠻府東有三湖源同一水蓋徙治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
注楊水以廣運漕楊水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圓二里其深
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堤臨際水湄遊憇之佳處
也楊水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東北
有大暑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一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遊者登之
以暢遠情楊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
十里城下陂池皆會於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
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
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
華亦地名也王與五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
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其水北
流注于楊水楊水又東北與柞溪水合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
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當宗之壘南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
殷仲堪於江陵仲堪北奔縊於此橋柞溪又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

于離湖湖水又東入于楊水楊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柘水
即下楊水也巾水出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巾城下城下置巾水戍晉元熙二
年竟陵郡上巾水戍得銅鍾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
注楊水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
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即此也秦以為縣王莽之守平矣世祖建武十三
年更封劉隆為侯國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于魚陂者也楊水又北注于沔謂之楊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
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濟夏口是也沔水
又東得滻口其水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
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滻丹漅是也又
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即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邔亭
左傳所謂若敖娶於䢵是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
夢城城在東北沔水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
渡沔中流而沒死於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南征之不復寡人是問
屈完曰君其問諸水濱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成禮而
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合巨亮水口水北承巨亮湖南達于

浐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於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昭王於此殯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横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鄖潭言鄖公與王同溺水於是余謂世數既懸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鄖鄉實邑大夫鬬公辛故世以為鄖公潭耳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自是死沔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沔水又東與力口合有溾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池河山東流逕新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分雲杜立溾水又東南流注宵城縣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力口沔水又東南溳水入焉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處沌水之陽也沔水又東逕林鄣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鎮此也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尚書禹貢云漢水南至大別入江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尚書禹

貢匯澤也鄭玄曰匯迴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永平元年漢明帝更封菑丘侯劉般為侯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水出東北馬子硯之清溪也東逕清溪城南屈而西南流歷山西南流注柵水謂之清溪口柵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鵲城南西南注柵水柵水又東南積而為賁湖中有洲湖東有韓綜山山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為後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穎川僑郡故城也湖賁湖水東出謂之湖賁口湖水東出逕刺史山北歷韓綜山南逕流二山之間出王武子北城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為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有郡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也昔諸葛恪帥師作興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使將軍全端留略等各以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鎮東諸葛誕率眾攻東關三城將毀堤遏諸軍作浮梁陳於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譟奮擊朱異等以水軍攻浮梁魏征東胡遵軍士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即東興堤

城亦關城也柵水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南胡景城北又東南逕張祖塢城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鄭衛尉城西魏事已久難用取悉推舊訪新略究如此又北委折蒲濱出為柵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柵口水又東逕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丹徒縣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郡北江也經書北江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違濫知經之誤矣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晉太康元年隸宣城郡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為貴長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南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為旋溪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上山半與語縣中

子安聞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鵠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晉咸康四年改曰廣陽縣漢水又北合東溪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為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光和之末天下大亂此保險守節漢朝嘉之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為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涉一仞乃流于川川水下合南江南江有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塘湖太湖射貴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國語曰越伐吳戰於五湖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區方圓五百里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通洞庭山上有石鼓長丈餘鳴則有兵故吳記曰太湖有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

出弓弩材，宮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遠莫知所極。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俱以洞庭為目者，亦分為左右也。但以趣歸為方耳。既據三苗，宜以湘江為正，是故郭景純之江賦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旁通，幽岫窈窕。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于具區。顧康樂云：山海云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五里，便可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在餘姚，鳥道西北，何由北望具區也。以為郭於地理甚昧矣。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事備羅浮山記。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三陰溪水入焉。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煖。三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苕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也。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楊脩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太吳以當胷。岝㟧崔嵬，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逆，周事湖之苞極也。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岝㟧山，俗說此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東。又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筆山云，禹所

用𦶅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笮嶺山，脚自此以東差深，言是𦶅山之海。此山去太湖三十餘里。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國南五十里。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也。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為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為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神異傳曰：由卷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矣。因目長水

城，水曰谷水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卷縣治也，即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檇李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吳黃龍四年，有嘉禾生卷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和，改為嘉興。春秋之醉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舊吳海昌都尉治。會太康中，分嘉興立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逕北，美人死，葬於山上，山下有美人廟。谷水之右有馬皋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為鹽於此縣也。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為柘湖，又徙治武原故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縣，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東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於縣出為叢濱，以通巨海。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於縣，蓋記於風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姚墅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

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東與車箱水合，水出車箱山，乘高瀑布四十餘丈，雖有水旱，而澍無增減。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臨江有漢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於蜀，復修舊好。江水又東逕赭山南，虞翻嘗登此山四望，誡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有江南者，縣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當寓，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鴈送故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

卷一一一三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脩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輝
圓縣監生臣胡嘉言
臣林民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八賄

水　水經十二

水經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也南臨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謂滄海浩浩萬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一百四十里因句縣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以為良疇矣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為侯國也漢末以為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為新城郡以孟達為太守治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之傍有別溪岸側土色鮮黃乃云可啖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壽宜可信乎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為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南東北歷塞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漢水又東謂之澇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為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澇夏淨斷官使命言二灘阻礙又東過鄖鄉縣南漢水又東逕鄖鄉縣南之西山山有石蝦蟇倉卒看之與真不別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謂之鄖鄉灘縣故黎也即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鄖有關李奇以為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以為縣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考梓洲傳宜以尚書爲正耳漢水又東爲很子潭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很子墓父於斯故潭得厥目焉所未詳也漢水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世祖封鄧晨子棠爲侯國內有一碑文字磨滅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漢水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沔水又東南逕縣城東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于沔謂之曾口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圓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其上秀林茂木隆冬不凋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故鄉名也案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元光元年封南海守綷侯子嘉爲侯國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也又東南過鄖縣之西南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鄖鄉頭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爲侯國也薛瓚曰今南鄉鄖是也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庚者也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

墉閒頹毀基塹亦存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使工尹赤遷于下陰是也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夫者因墓其地號曰生墳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抗洛溪溪水東南注沔水也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沔水又南沔水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魏遂夏侯淵與張郃下巴西遂軍宕渠劉備軍沔口即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郃於此水郃敗棄馬升山走還漢中沔水又東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沔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汪渚崩濃水陸徑絶又東逕學城南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者有人立學都于此值世荒亂主徒罔依遂共立城以御難故城得厥名矣沔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沔口也沔水又南逕關林山東本郡陸道之所由山東有二碑其一即記關林山文曰君國者不瑕高壇下先時或斷山崗通平道民多病守長冠軍張仲瑜乃與邦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其一郡先主碑光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爲立碑于此並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沔水又南逕築陽縣東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爲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縣以

黃初中分房陵立筑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而黃色見者多凶相與號爲受石所未詳也筑水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縣故楚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爲縣王莽更名之曰宜禾也建武元年世祖封吳財爲侯國筑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筑口沔水又南逕高亭山東山有靈馬土民奉之所請有驗沔水又東爲漆灘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爲縣漢高后四年封衛將軍王恬爲侯國沔北有和城即郡國志所謂武當縣之和聚山都縣舊嘗治此故亦謂是處爲故縣灘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爲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創此激以全墳宅然激作甚工人云女嫁於陰縣佷子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水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漢人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

石銘之樹碑於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兵戍之交多自此濟晉太康中得鳴石於此水撞之聲聞數里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爲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爲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復水或以爲古之潛水鄭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劉澄之稱白水入潛然白水與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賨國也今有賨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愛習之今巴渝舞是也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水暴長郡縣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今所謂馮李也又南入于江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濡水出鄭縣北芬

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徹東南流逕南酈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酈也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左將軍司馬侯國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東南流入于湍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盧陽鄉宛之臨駣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丸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飢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同南山寧同壽乎湍水又逕穰縣為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修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六門側又有六門碑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歷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又東過白牛邑南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劉嵩為侯國湍水又東南逕安衆縣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云是左伯豪碑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為陂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為沿涉之艱阻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又東南至新野縣湍水西縣西北東分為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其奉朝請西亭侯鄧晨故宅陽陂鄧颺為晨宅略存焉東入于淯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脩陽葛陽二縣界也雙峰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為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縣即淅縣之北鄉故言出淅縣北也均水又東南流注逕其縣下南越南鄉縣又南流與丹水合

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沔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為博山縣漢明帝復曰順陽焉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於是縣則無聞於順水也章帝建初四年封衛尉馬廖為侯國晉太康中立為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沟水沟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沟口者也耿地理志謂之清水言熊耳之山清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入于沔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粉水導源東流注上粉縣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衆流故縣水皆取名焉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粉水至筑陽縣西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水口粉水有文將軍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閭丘羨之為南陽葬婦裴側將平其域夕忽夢文諫止羨之不從後羨之為楊佺期所害論者以為文將軍之祟也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王莽更之曰朝陽也蓋屬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又東至新野縣南東入于淯沘水出沘陽東北太胡山東南流過其縣南泄水從南來注之太胡山在沘南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張衡賦南都所謂天封太胡者也應劭曰沘水出沘陽縣東入蔡經云泄水從南來注之然沘陽無泄水蓋誤引之耳余以延昌四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沘陽縣故城城南有蔡水出南暨石山故亦曰暨石川西北流注于沘非泄水也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應之夾沘而軍欲視水之淺深荊人射之而莫知也有芻者曰其盛則水淺矣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也沘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于沘水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沘水余按吕忱字林及難字爾雅並言澳水在沘陽脉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津注宜是澳水音藥也沘水又西南歷長岡月城北舊沘水右會馬仁陂水水出灑陰北山泉流競湊水積成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陂陂水歷其縣下西南堨之以溉田疇公私引利水流遂斷故瀆尚存沘水又南逕會口與績水枝津合沘水又南與瀆水會瀆水源出于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為派水瀆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善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瀆水又西北合澳水水出湖陽北山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為北入瀆水瀆水又西注沘水沘水自下亦通謂之為派水晉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於沘水西斬之于斯水也沘水又南趙瀆二渠出焉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更成漸大城周迴側水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侯即

其國也然則是水即湖水也岸下深汶流徐平時人目之爲涼潛水城戍又以淳潛爲目非也其西城之舊棘陽縣治故亦謂之棘陽縣也湖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沘水又西南流逕新都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國志曰以爲新野之東鄉故新都者也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沘水於岡南西南流戍在岡上沘水又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之西側有漢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石爲階陛廟北有石堂珍之玄孫桂陽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憂於墓次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字傾頹而梁字無毁盛弘之以爲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兩石虎相對夾隧道雖處蠻荒全無破毁作制甚工信爲妙矣世人因謂之石虎山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國也竹書紀年曰楚王會宋平于湖陽者矣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鱺梨果檀栗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功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齎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

敬侯詔湖陽爲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其水四周城溉城之東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城南有數碑無字又有石廟數間依于墓側棟宇崩毁惟石壁而已不知誰之冑族矣其水南入大湖湖陽之名縣藉茲而納稱也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西南與醴渠合又有趙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兩瀆雙引南合板橋水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於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後以爲神淵西南流于新野縣與板橋水合西南注于沘水又西南流注于淯水也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山海經曰淮水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爲滸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闞駰言復陽縣胡陽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東觀漢記曰朱祐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辭鄙拙殆不可觀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

淮水又東逕義陽縣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澴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東流注于淮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義陽郡治也世謂白茅城其城圓而不方闞駰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城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並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爲名漢武帝元光四年封北地都尉衛山爲侯國也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雞翅山溪澗瀠委沿溯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度水故亦謂之爲九渡焉於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

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和帝建初四年封子全爲王國淮水又東曲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丈入于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爲侯國王莽之利新也魏城陽郡治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山即晉中騎將軍祖逖自陳留將家避難所居也其水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于淮又東北流左會湖水傍川西南出窮溪得

其源也

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

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三年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可救敢不矜乎地理志曰漢乃縣之呂后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勃爲侯國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東得溮口水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溮水又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南陽置也晉太始初以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使逸使治北城齊明州刺史馬群不守魏置郢州也昔帝珍奇自懸瓠遣三千騎援義陽行事龐定光屯于溮水者也溮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溮水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城在山上因倚陵嶺周廻三里是郡昔所舊治城城南一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一百餘步深一丈東逕鍾武故城南本江夏之鄳縣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曰魏攻冥阸晉義曰冥阸或言在鄳縣楫山也案呂氏春秋九塞其一也溮水逕鄳縣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鄧邯爲鄳縣侯蘇林曰音盲溮水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至谷口谷水南出鮮金山北流至琵水注之水出西南民山東北逕光淒城東而北逕青山東犀山西東北流注于谷水谷水東北入于淮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

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應劭曰息後徙東故加新也王莽之新德也光武十九年封馬援為侯國外城北門內有新息長貴彪廟廟前有碑碑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㬇碑魏太和中蠻田益宗效誠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淮水又東合慎水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縣取名焉漢帝十一年封欒說為侯國潁陰劉陶為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見思如此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修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之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之季而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謠曰敗我陂翟子威反乎覆陂當復明府興復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又東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為蓮湖水南流注于淮淮水又左迤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矣淮水又東右壑水水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北流與澤溪水合水發澤谷東北流右會柴水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柴口也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水首受陂水于深丘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白亭一十里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于長陵戍東東南入于淮淮水又東北合黃水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注之水導木陵山西北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光城郡治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弦高國也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南有子相廟黃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淮水又東北逕褒信縣故城南而東注流之者也又東過期思縣北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諸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楚滅之以為縣漢高帝十二年以封賁赫為侯國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水出弋陽縣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逕二城間舊有戍難甲所頓防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

北將詔虞亦曰西北去弋陽虞丘郭二十五里水出南山東北流逕詔虞亭東而北入淠水又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縣即春秋之鹿上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執金吾陰識為侯國者也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廬江故淮南也漢文帝十六年別以為國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雩婁北注不於此來也安豐西北注淮者窮水矣入非決水皆誤耳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東逕原鹿縣故城北城側水南谷水入東逕富陂縣故城北俗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曰汝南郡有富陂縣建武二年世祖改封平鄉侯王霸為富陂侯十三州志曰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谷水又東於汝陰城東南注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為高塘陂又東積而為陂水東注焦陵陂陂水北出為鯛陂陂水潭漲引瀆北注汝陰四周隍壍下注潁水焦湖東注謂之間水逕汝陰縣東逕荆亭北而東入淮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六安國安豐縣窮谷春秋左傳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谷者也川流泄注于決水之右北瀆安豐之左世謂之豐豐水亦曰窮水音戎並聲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淮水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焉魏書國志有曰司馬景王征毋丘儉使鎮西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從安豐津先至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草中安豐津都尉部民張屬斬之傳首京都即斯津也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左合沘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碛可以厲也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淮水又北左合椒水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蛇地南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于淮水謂之為清水口者是此水焉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於壽陽縣西北肥水從城而北入于淮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妙水於城父縣右出東南

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五舉授許男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者也。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漢桓帝永壽元年封大將軍梁冀孫桃爲侯國也。夏肥水自縣又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爲高陂。又東爲天淙陂。水出分爲二流。南爲肥水北爲雞陂。夏肥東流左合雞水。水出雞陂東爲黃陂又東南流積爲茅陂又東爲雞水。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又會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仙所在也。今山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十餘所仍今存焉。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淮水東逕八公山北。山上有老子廟。淮水歷潘城南。置潘溪戍。戍東側潘溪吐川納淮更相引注。又東逕梁城臨側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迆爲湄湖。淮水又右納洛川於西曲陽縣北。水分閻溪北。絕橫塘北逕蕭亭東。又北鸜鵒澗水入焉。水出東鸜鵒谷西北流逕鸜鵒亭南西北流注于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王莽之延平亭也。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下邳有曲陽故是加西也。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逕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注者也。蓋經之誤矣。壽川定王即實爲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又陰陵縣故城。漢高祖五年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左陷大澤。漢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及之於斯縣者也。案地理志王莽之陰陸也。後漢九江郡治。所多虎災百姓苦之。南陽宋均爲守退貪殘進忠良。虎悉東渡江。**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禹墟在西南縣即其地也。地理志曰當塗侯國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漢以封之。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水出莫邪山東北之濠塞。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經所謂渦水也。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王莽之平寧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爲侯國。郡國志曰平阿縣有當塗山。

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伐楚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骨而問之。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爲大也。蓋丘明承聖旨錄爲實證矣。又按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叙孔子廿孫孔猗所出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羣書。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淮水于荊山北過。水自南注之。又東北逕沛郡義城縣東司馬彪曰後隸九江也。**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王莽之蠶富也。豪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所未詳也。豪水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築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求成。公會齊宋之圍取于北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更爲襄邑也。王莽以爲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冀子胡狗爲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渙水又東南逕己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鄫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渙水又東南逕鄫城北新城南。又東南左合明溝。溝水自蓬洪陂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渙水。又逕亳城北。帝王世記曰。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十三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御說奔亳者也。渙水東逕穀熟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爲侯國。又東逕揚亭北。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揚梁今日揚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矣。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渙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元年封杜延年爲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鄲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鄲。今其地鄲聚是也。王莽之鄲治矣。渙水又東南逕費亭南。漢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國曹

睢為侯國。睢子李熙，熙人也。本初中定楨帝策封亭侯，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渙水又東逕銍縣故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渙水又東，苞水注之，出熙城北自丁陂。陂水東流逕鄲縣南，又東逕酂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王莽更之曰留城也。晉多。又東逕嵇山北，嵇氏故居。嵇本姓奚，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于熙之銍縣，故為嵇氏，取稽字之上以為姓，蓋志本也。嵇氏譜曰：譙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為氏。縣，魏黃初中文帝以酇城父山桑銍置熙郡，故隸熙焉。苞水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逕鄲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春鄉也。漢高帝破黥布于此縣。舊郡尉治。王莽之蘄城也。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渙水又東逕穀陽縣，右會八丈故瀆，瀆上承洨水，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故城東北，右與解水會。水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即穀水也。應劭曰：城在穀水之陽。又東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虹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瀆，瀆上斷水，南會于洨。洨水又東南流，入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縣曰育城。應劭曰：洨水所出，音絞，經之絞也。洨水又東南入于淮。故應劭曰：洨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

潼。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南逕沛國夏丘縣，絕蘄渠，逕夏丘縣故城西，王莽改曰歸思也。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峽石，西南入淮。淮水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峽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矣。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戍西，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師，二十八騎引東城，因四潰山斬將而去，即此處也。史記孝惠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賜為國。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于淮，謂之池口也。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水受睢水於穀熙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漢光武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王莽之多聚。蘄水又東南逕蘄縣，有大澤鄉，陳涉起兵于此，篝火為狐鳴處也。南則洨水出焉。蘄水又東南北入丈八故瀆出焉。又東流南北長直故瀆出焉，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逕夏丘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南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淮。淮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蒙之為侯國，王莽更名

之曰匡武。淮水又東逕廣陵廣淮陽城北，臨泗水，阻于二水之間，逕侯封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發興也。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嶽同。舊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荊國，十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王莽郡曰江平，縣曰定安。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

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為侯國也。王莽更名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荊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水東謂之為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又東，兩小水流注之。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三年初置都郯，四年，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為國。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為順水，淩縣為主春。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實曰口也。應劭曰：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即經所謂之小水者也。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出縣故城，王莽更名之曰淮敦。淮水於縣枝分，北為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

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朐縣立石海上以為秦之東門崔琰述初
賦曰倚高艫以周眄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
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
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
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焉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
非己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州者也游水又北逕東海利城縣
故城東之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嬰為侯國王莽更
之曰流泉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
時洽四岳浮舟進十六族殛鯀於羽山是為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
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祀之
故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
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
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浦游水左逕琅
邪即丘縣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鐵官故世謂之
南莒也游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
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
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春秋昭公
十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莒之婦人怨莒之害其夫老而託紡焉取其纑
而度縋縋絕鼓譟城上人亦譟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遂入紀故紀子帛
之國穀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杜預曰紀鄣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
北有故紀城即此水也游水東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泛巨海憚其濤險
更沿溯是瀆是由出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為滸游
水亦枝稱者也濦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
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故張
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
濦水出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濦瀷滍澧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沆
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濦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溫泉
水注之水出北山七泉奇發炎熱特甚闞駰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湯
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月寒若冰谷矣渾流同
瀆南流注濦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
痾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
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

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
死學道遭難逃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
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十步湛然沖滿無
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張平子廣
言上地所苞明非此矣濦水又東房陽川水注之水出南陽雉縣西房陽
川北流注于濦濦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
以成高峻石孤峙下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柱
實矣北面有如頹落者得進步好事者時有扳陟耳濦水又與波水合水
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狐
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別邑
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濦水濦水自
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濦水又東逕魯
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
也昔在於楚文子守之與韓遂戰有遂榮之誠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
濦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外分頭山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濦濦
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
焦立碑牛蘭水又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
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
南流注于濦濦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
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濦水水出魯陽縣南彭山蟻塢東麓之流逕彭山
西下有彭山廟廟前有彭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牂仲長立彭水逕其西
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碑闕南有二
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
流直應城南而入濦濦水又左合椅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東南逕應山
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弟為侯國
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
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
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戰國
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濦水又東逕犨縣故城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
公子圍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出于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
于魚陵涉於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即濦水

也。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冢前有碑，碑西枕南城，闕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墓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墮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蓋仕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閹閽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為？石至千春，不若速朽，苞墓萬古，祇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滍水又東，犨水注之。俗謂之秋水，非也。水有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踐積山東崖下，水方五十許步，不測其深。東北流，其逕犨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東，而北合西流水。水，內源出縣西南頓山北阜下，東北逕犨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二水亂流，北注于滍。漢高祖入關，破南陽太守呂齮於犨東，即於是也。滍水之陰也。滍水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昔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於昆陽，敗之。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皆乘死而渡矣。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堰縣南，東入于汝。滍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皆汝水。於定陵城北東入汝。堰縣在南，不得逕。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淯水導源東流，逕酈縣

故城北。郭仲產曰：酈縣故城，南在攻離山東。酈，舊縣也。三倉曰：樊、鄧、酈。酈有二城，北酈也。漢祖入關，下淅酈，即此縣也。淯水又東南流，歷雉縣之雉衡山東，逕百章郭北，又東，魯陽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為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之與母還賊處也。關水歷雉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淯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室，又所幸也。關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遇二童曰陶。日彼兩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飛化為雙雉，光武獲雄於此山，以為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關水又屈而東南流，注于淯。淯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西北故城東。郭仲產曰：郡東北一百二十里，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衛青西征，為軍前導，相豈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為侯國。地理志曰：南陽有博望縣，王莽改之曰宜樂也。淯水又東南逕西鄂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昔劉表之攻杜子緒於西鄂也，功曹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淯

水又南，洱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方陽城北。漢哀帝四年，封南陽太守孫寵為侯國，俗謂之房陽川。又逕西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人篆，顏是崔瑗之辭。盛弘之、郭仲產並云：夏侯孝若為郡，薄其文，復刊碑陰為銘，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翁耳，而非孝若，悉是隸字。二首並存，嘗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碑，今唯見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疲而莫究矣。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跱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上鏤盧承拱，雕檐四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千林不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處所矣。洱水又東南流，注于淯水，世謂之肄洱，聲相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三水，洱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淯水又南逕預山東，山上有神廟，俗名之為獨山也。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淯水又西南逕史定伯碑南，又西為瓜里津，水上有三

梁，謂之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赭陽，西道方城。建武三年，世祖自赭陽西入，破虜將軍鄧奉怨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陽下，遂斬奉。郡國志所謂宛有瓜里津、夕陽聚者也。阻橋即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眾軍北討所營。淯水又西南逕晉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國，楚文王滅申以為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為將，伐楚取郢，即以此地為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昌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城，城內有舊殿基，周二百步，高八尺，陛階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基，周一百步，高五丈，蓋更始所起也。城西三里有古臺，高三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行所築也。淯水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淯水蕩其胸者也。王莽地皇二年，朱鮪等共於城南會諸將，設壇燔燎，立聖公為天子於斯水上。世語曰：張繡反，公與戰，敗，子昂不騎，進馬於公，而昂遇害。魏書曰：公征至宛，臨淯水，祠士將亡，歔欷流涕，眾皆哀慟。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於秦為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

故周氏為呂南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呂忿為呂城侯。疑即此也。又按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梅溪又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漢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為侯國。王莽更之曰閏衍矣。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謂之安衆港。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潁陽侯祭遵西擊鄧奉弟殺破之於杜衍。進兵涅陽者也。梅溪又南謂之石橋水。又謂之汝溪之流。而左注清水。清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餞離處也。盛弘之著荊州記。以為三公置。余按清水左右舊有二澳。所謂南澳北澳者。水側之濆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為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為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為南陽。又為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又屈南過淯陽縣東。淯水又南入縣。逕小長安。司馬彪郡國志曰。縣有小長安聚。謝沈漢書稱光武攻淯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於此。淯水又西南逕其縣故城南。桓帝延熹七年。封鄧康為侯國。縣故南陽典農治。後以為淯陽郡。省郡復縣。避晉簡文諱。更名云陽焉。淯水又逕安樂郡北。漢桓帝建和六年。封司徒胡廣為淯陽縣安樂鄉侯。今於其國立樂宅戍。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廣字彥輔。善清言。見重當時。成都王廣女婿。長沙王猜之。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猶疑之。終以憂殞。其故居今置戍。因以為名。又南過新野縣西。淯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逕隰衍注石積為陂。東西九里。南北一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為良沃。淯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上即位。感悼姊沒。追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即此邑也。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為新野郡公。割南陽伍屬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王文舒更立中陽西。即郡治東。削氏居城西。淯水又東與朝水合。水出西北赤石山。而東南逕冠軍縣界。地名沙渠。又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拔鄢郢。即以為縣。秦昭王封相魏冉為侯邑。王莽更名曰農穰也。魏荊州刺史治朝水又東南分為二水。一水枝分東北為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

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道。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淯水。又東南與棘水合。水上承赭水。赭水出棘陽縣北數源並發。南流逕小赭鄉。謂之小赭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宮從擊上赭也。東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赭鄉。謂之赭水。建武二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於赭鄉。以水氏縣。故有赭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赭水。王莽曰陽城也。漢哀帝改為順陽。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為赭陽侯。赭水縣得以為陂。東西夾岡。水相去五六里。古今斷岡兩舌。都水潭漲。南北一十餘里。水決南潰。下注為灣。灣分為二。西為赭水。東為榮源。赭水參差。流結兩湖。故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俱水枝分。東南至會口入沘。是以地理志云。沘水赭水皆言入蔡。于文通稱。故也。二湖流注合為黃水。謂所受焉。逕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為黃淳水者也。故謝沈漢書稱。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東來勝南渡黃淳水。前營背阻兩川。謂臨沘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淳水者二萬人。又南逕棘陽縣故城西。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是知斯水為棘水也。漢高帝七年。封莊得臣為侯國。後漢兵起。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鄧晨將賓客會光武于此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歷黃郵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進擊秦豐。先拔黃郵者也。謂之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於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為蠻居。猶名之為黃郵蠻。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淯水。謂之為力口也。棘力聲相近。當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從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為力子也。淯水又東南逕上林東戍名也。戍有郎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也。西過鄧縣東。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淯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於朝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楚王至鄧之濁水。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逕鄧塞者。即鄧城東南小山也。先後呂之為鄧塞。昔孫文臺破黃祖於其下。濁水東流注于淯。淯水又南逕鄧塞東。又逕鄧城東。古鄧子國也。鄾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為好。鄾人奪其幣。即是邑也。司馬彪以為鄧之鄾聚也。南入于沔。濦水出濦強縣南澤中。東入潁。濦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于潁水。而亂流。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濦水出焉。東逕臨潁縣故城北。濦水又東逕濦陽城北。又東逕濦強縣故城南。建武元年。世祖封銚化時單堅鐔

爲侯國。濦水東爲陶陂。余案潁陽城在濦水南。然則此城正應爲濦陰城。而有濦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濦水。故此城以陽爲名矣。潁水之南有二瀆。其南瀆東南流、歷臨潁亭西。東南入汝。今無水也。疑即濦水之故瀆矣。汝水於奇頟城。汝別東派。時人謂之大濦水。東北流。枝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别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别汝又東。汾溝出焉。别女又東逕征羌城北。水南有分陂。俗音糞汾水。自别汝東注。而爲此陂。水積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瀆左合小濦水。水上承狼陂。南流名曰䓢水。清陵陂水自陂東注之。東迴又謂之小濦水。而南流注于大濦水。大濦水取稱。蓋藉濦溠注而總受其目矣。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東注于潁。灈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奥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縣西北有棠溪城。故房子國。春秋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封之於棠溪。故曰吳房也。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歙子單爲棠溪侯。山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二年。白羊出北淵。驚牧者禱祀之。俗禁伯手書有羊出水野。母驚抃。自此絶焉。淵水下合灈水。灈水東逕灈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瀙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建武元年。封吳漢弟旦爲侯國。其水又東入于汝水。瀙水出潕陰縣東上

界山。山海經謂之瀙水也。郭景純言。或曰視。且爲瀙出蔵山。許愼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而東與此水合。水出潕陰縣旱山。東北流注瀙。瀙水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熟之山。東北流入于瀙。瀙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宣山。南東流注瀙水。瀙水又東。得奥水口。水西出奥山。東入于瀙水也。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應劭曰。灈水出吳房縣。東入瀙。縣之西北。即兩川之交會也。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山海經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流于滎。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鍇水。東流左與西逕水合。又東。東逕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流注于蒙。蒙水又東北於潕陰縣北。左會潕水之道。積兩不出其縣南。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武建武中。封岑彭爲侯國。漢以爲陽山縣。魏武與張繡戰于宛。馬名絶景。爲流矢所中。公傷右臂。引還潕陰。即是地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産曰。陂在比陽縣五十里。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隨年變種。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會於潕。潕水。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潕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爲陽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潕水又東北。可水注之。水出雉衡東山南。逕建城東。建當爲卷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潕。潕水東北逕于

東山西。西流入潕。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産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逕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潕水又東北歷舞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元年。封樊噲爲侯國也。又東過西平縣北。縣故柏國也。春秋左傳所謂江黃道柏方睦於齊也。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漢宣帝甘露二年。封丞相于定國爲侯國。王莽更之曰新亭。晉太康地理志曰。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爲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又東過郾縣南。郾縣故城在北。遠矣。不得過。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漢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

置定潁縣。延光中。以陽翟郟鎮之爲尚書令。封定潁侯。即此邑也。溳水出蔡陽縣。溳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峯曰懸鉤。處平懸眾阜之中。爲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夾鄣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而穴內常有風勢。火無能以經久故也。溳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寬廣。可以浮舟栰。巨川矣。時人以溳水所導。故亦謂之爲溳山矣。溳水東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溳。謂之小溳水。而亂流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不與。止之三年。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是也。溳水又東。均水注之。水出洪山。東北流。逕土山北。山上土山。又東北流入于溳水。溳水又屈而東南流。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楚滅之以爲縣。晉武太康中。立爲郡。有溠水。出縣西北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㵐水出桐柏山之陽。呂忱曰。水在義陽。㵐水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流于溠。溠水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

漢。章陵于隨。謂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溳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出隨城東南井泉。嘗湧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之義井。下通合溠。溠水又南流注于溳。溳水又會于支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東流注于溳。溳水又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逕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西北。流南廻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也。逕水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故滑城也。因岡為墉。峻不假築。溳水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於其下。籠絲期以威眾。晉大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昌敗遷於江渙。即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溳水又東南流而右會富水。水出竟陵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水有二源也。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東。前漢末。王匡王鳳王常所屯也。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古碑。文字闕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洑水也。又西南流逕杜城西。新市縣治也。郡國志以為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陸立縣。又王匡中興初舉兵於縣。號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東南流于安

陸界。左合上山水。世謂之章水。水出上山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又南流右入富水。富水又東入于溳。溳水又逕新城南。永和五年。晉大司馬桓溫巢溳水石會溫水。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湍淨可愛。靖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雞。洪流百餘步。冷若寒泉。東南流注于溳水。又石搆潼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潼山東南流逕其縣南縣治。石潼故城。城圓而不方。東入安陸注于溳水。又東南入于夏。溳水又南分為二水。東通灄水。西入于沔。謂之溳口也。溠水出江夏平春縣西。溠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為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眾水動。井今堙塞。遺竅髣髴存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溠。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為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又注溠。溠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南過安陸入于溳。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山即蘄山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為五水蠻。

水也。謂巴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為居。憑山阻川。世為抄暴。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即五水蠻也。南過其縣西。晉改為蘄陽縣。縣徙江州。置大陽戍。後齊安郡移治於此也。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蘄水南對蘄陽洲入于大江。謂蘄口。洲上有蘄陽縣徙。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八賄

水 水經十三

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俗謂之為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其水歷山委注而絡其縣矣北過其縣東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年楚子黍八使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昔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卽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婁又北過安豐縣東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風也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竇融為侯國晉立安豐郡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高帝六年封為孔侯國也世謂之決水也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太蘇山卽淮水也許慎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也儲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淮之間嵩林之中二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我決水又北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漢靈帝中封太尉黃琬為侯國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又北入于淮俗謂之決口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届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脉水尋經方知決口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沘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潛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為霍山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卽其稱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吳因楚喪圍潛是也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淠淠水又東北逕博安縣泄水出東北過六縣東淠水東北右會蹹鼓川水水出東南蹹川西北流左注淠水淠水又西北逕馬亭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咎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卽臯陶冢也楚人謂冢為琴矣漢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淠水又西北分為二水出焉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之北入于淮水之決會謂之沘口也泄水出博安縣博安縣地理志之

博鄉縣也王莽以為揚陸矣泄水自縣上承北水於麻步川西北歷山為澳謂之濡水也北過芍陂西與沘水合泄水自濡澳北安風縣北流注于淠一謂之其濡口西北入于淮亂流同歸也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為獨山也北流分為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荻城東又北逕荻江東右會施水枝津首受施水於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水也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逕芍陂東又北逕死馬塘東芍陂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肥水北右合閻澗水上承施水於合肥縣北流逕復道縣西水積為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夾橫塘西注宋太始初豫州司馬劉順帥衆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勔杜叔寶以精兵五千送糧死虎劉勔破之此塘水分為澗二洛澗出焉閻澗水注之水受芍陂陂水上承謂水於五門亭南別為斷神水又東北流逕五門亭東亭為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迹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實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陵與吳將張休戰於芍陂卽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卽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又北過壽春縣東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為瀨津津側又有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芊止又西北左合東溪溪水引瀆北山西南流逕導公寺西寺側因溪建刹五層屋宇閑敞崇虛攜覽也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又西逕東臺下臺卽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肥南播也肥水西逕壽春縣城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頹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於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為廣小足閑居亦勝境也溪水流注于肥水北入于淮肥水又西分為二水右卽肥之故瀆遏為船官湖以置舟艦也肥水左瀆又西石橋門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卽船官坊倉北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唯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

有八公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唯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床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為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漢書安及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肥水左瀆芍陂瀆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巨鹿時苗為縣長是其留犢處也瀆東有都亭亭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勔廟宋元徽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宋書言太始元年豫州刺史殷琰反明帝假勔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為立碑文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為其廟銘故左廱堤為廟謂夏侯敬友為廟頌並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為名又北出城注肥水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三

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水瀆瀆受淮於烽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為玄康南路驛道左通船官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水北出際有曲水堂亦嬉遊所集也又西北流昔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及置陣於肥水之濱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此即故戰敗處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施水亦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湖**施水受肥於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為肥余案川殊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自城父東注合肥縣城南居四水中東又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於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趨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東分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山東南過臨沮縣界**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高峯霞舉峻

竦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東南縣有漳水東逕其縣南下入沮水沮水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居郡下城故新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為表重山也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為名尋源浮溪奇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青溪又東流入于沮水沮水又屈逕其縣南晉咸和中為沮陽郡治也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北縣城因岡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東一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坂南長坂即張益德橫矛處也沮水又東南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遁歿傳云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四

合焉**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也**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荊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沶鄉縣界雖群峰競舉而荊山獨秀漳水東南流又屈西南逕編縣南縣舊東北一百四十里高陽城西南移治許茂故城城南臨漳水又南歷臨沮縣之漳鄉南昔關羽保麥城詐降而遁璋斬之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于麥城東王仲宣登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漳水又南泥水注之山海經曰泥水出東北景諸之山而流注于鄣水**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地理志曰禹貢東條荊山在臨沮縣之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非也今鄣水於當陽縣之東南一百里餘而右會沮水也**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城之東門也**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永嘉中西蜀阻亂割華容諸城為南頓王郡夏水又逕交趾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辭歷范西戎墓南王隱晉書

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荊州記劉澄之記並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為究悉以親逕其地故違衆說從而正之水又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隔兼苞勢廣矣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於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而東北注**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焉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為非也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

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羌水出羌中參狼**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水又東南逕宕婆川城東而北注羌水昔姜維之還隴右也聞鍾會入漢中引還知雍州刺史諸葛緒屯橋頭從此谷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此道渡橋頭入劍閣緒追之不及羌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東南逕武階城西南又東南逕葭蘆城西羊湯水入焉水出西北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北又東南逕三部城南東南右妾水合傍西南出即水源所發也羌水又逕葭蘆城南逕餘城南又東南左會五部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為一水屈而東南注羌水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水西王莽之統睦矣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於涪自此水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綿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

屈而東西流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由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由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小廣魏即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故廣漢郡也公孫述改為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為梓潼郡以峻為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是山為五婦山又曰五婦候馳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子同矣自縣西逕涪城東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也**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于墊江**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亦謂之為內水也逕墊江公孫述令延岑盛兵於沅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呼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為濁流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創築未知定所制矣義熙九年索遐為梁州刺史自城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今瀾帶谷絕壁百

尋北谷口逕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餘深道登陟方得城治城北水嚮有衍北渡涔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有衍渡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館涔水歷其北北至沔陽左沔為三水口也**江水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岷山即瀆山也水曰清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也**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漢武帝元封四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為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湔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緯江漢炳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

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
共也東北百四十里曰岷山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岷山即岷山也在漢
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子陽按轡處
也半倫言是中江所出矣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於岷崍又東百五十里
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
多怪蛇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峨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
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
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綿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呂
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
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江
水又歷都安縣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堰於江作堋堋有
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
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
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
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之都安大堰

亦曰湔堰又謂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
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
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上夫在下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所殺
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江水又
逕江源縣王莽更名邛源也郫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
者為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沉江中喪後日當至可
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郡縣表異焉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
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楊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
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
見良久有兩牛鬭於江岸傍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極當相助也南
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
因名水兒也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
之曰導江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太康中蜀郡為王國更為成都內史
益州刺史治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
益州以新啓犍為牂牁越巂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

乃徙此故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退滿
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達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
是也城北又有龍壩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
通冬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
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
頭在市橋一頭沈之於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
橋亦曰笮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
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夷里道西故錦官也言
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佗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
里也蜀有回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
不為害江水東逕廣都縣漢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識
察水脈穿縣鹽井江西有望穿鑿山渡水結諸陂池故盛養生之饒即南
江也又從沖里橋北折曰長升橋城北十里曰升僊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
將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邛蜀果如志焉李

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漢自廣
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夾江為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
謝豐揚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墬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潛渡
江就尚擊豐斬之於是水之陰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溲以溉灌
繁田一千七百頃江水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
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水又東至南安為璧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
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沬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縣故大夜郎國
漢武帝開道置以為縣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建元六年置王
莽更名西順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有鄣江入焉出江源縣青衣
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縣下注上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
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
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為大堰
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
冰所導也自作道與濛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濮水合水出徼外成
都西沉黎郡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邛笮為邛理托中道天漢四年置
都尉主外羌在邛來山表自蜀西渡邛笮其道嶮有弄棟八渡之難楊母

閩路之岨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為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井水又井水又東逕江郡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
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其一
水南逕越嶲邛都縣西東南至雲南郡之青蛉縣郡本雲山地也蜀建興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青蛉水合水出青蛉縣上承青蛉水
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入于僕僕水又逕寧州建寧縣州故庲降都督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雙柏縣即水入焉水
出秦臧縣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水出徼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阯郡麊泠縣南流入于海江
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與吳漢泝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遂為刺客所害亦謂之平模水曰外水此地有彭冢言彭祖
冢焉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懸溉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
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忽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

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鼈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
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濛溪東南流與涐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許慎以為涐水也
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故山海經曰濛水出漢陽西入江聶陽西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
水北流注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而秦紀所謂僰童之富也者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
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之跡猶存王莽更曰僰治也山多猶
猢似猴而短足好游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到還若飛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灘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
處懸巖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從焚來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來船覆沒求尸不
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於灘下出時人為說曰行有光洛僰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里水合水出寧州南

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為郡導源汾關山北水流有大涉水注之出南廣縣北流注符黑水又北
逕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渚水則未聞也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洛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山
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道蜉曰出三危山所未詳常璩云李水道洛通山水流發瀑口逕什邡縣
漢高帝六年封雍齒為侯國王莽更名曰美信縣也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漢高帝之為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
巴蜀置廣漢郡於乘鄉王莽之就信縣曰吾雒也漢安帝永初二年移治涪城後洛縣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沛國
陳寵為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劉備自涪攻之龐士元中流矢死於此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為三蜀土地沃美
人士馬又為一州稱望縣有沉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逆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婦恐姑知稱詩遊學
冬夏衣服實投江流於是至孝上通涌泉泉出其舍側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為沃野又湧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

膳焉可謂孝悌發於方寸徽美著於無窮者也洛水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綿水合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
之郫江也又言是洛水呂忱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又逕犍為牛鞞水昔羅尚乘牛鞞水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封二年置又
東逕資中縣又逕安漢縣謂之綿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綿洛為沃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江陽縣枕帶
雙流據江洛會也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為侯國江中有大門小門焉季秋之月則黃鬱魚死遍也昔世祖徵時過江陽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
陽有貴兒象王亦求之而捕殺之後世祖怨為子立祠於縣謫其民罰布數世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
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水逕漢安縣北縣雖迫山川土地特
美蠶魚鹽家有焉江陽郡治也故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江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頻歷二險也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
從符關東北注之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初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漢武元鼎二年立王莽之符信矣縣治安樂水會

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鄨縣北逕安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
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
得女終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終
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
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其鰼部之水所未聞
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
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強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
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郡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縣南去郡八百餘
里故蜀巴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
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
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
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於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
以歸而置巴郡焉治江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於江州則永
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胤之訟復為巴郡以嚴顏為守顏見先
主入蜀歎曰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即拊心處巴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
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
護李嚴更城周二十六里造蒼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為巴州治丞相諸葛
亮不許競不果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者
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增盛壞散顛沒死者無數縣有官橘官荔枝
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
御米也縣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觴膗鮮芳貢粉京師因名
粉水故世謂之為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為立水矣江水北岸有塗山
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仲雍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群書咸言
禹娶在壽春當塗不於此也又江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
屈注之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為一也延熙
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山高險全
無人居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兩岸有枳縣治華
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
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後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
水南導武陵郡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
玄猨於是縣猨自拔矢卷木葉塞射瘡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
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後乃并巴郡遂罷省江又東逕文陽灘灘險難上江

水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積石東為桐柱
灘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
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處也有平都縣為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
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
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
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注溪井水江水
又東得黃華水口江浦也左逕石城南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
百里又東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是地
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江水
又東右得將龜溪口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於相府言
出自此溪也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二溪水涪陵縣界謂之于陽溪北流
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夾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為桶徑
五尺修煑不絕溪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溪口北水出
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逕其縣西又南一百里入朐忍縣南入于江
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忍尉治此江水又右逕汜溪口
蓋江汜決入也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
丈長六里而僅錯于峨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亘通渚又東逕羊腸虎臂灘
楊亮為益州至此而覆蹤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江水又東
彭水注之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水導源出西
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
溪水出焉又西逕山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彭溪又入逕
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謂之彭溪口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
南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之
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側江濆江水又東逕瞿巫灘即下瞿灘也又謂
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之縣
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
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
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煑之水竭鹽成蓋
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湯溪下與檀溪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
歷檀井溪之檀井水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湯口江水又逕東陽灘
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破石灘蘇延光沒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
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雲壽木及橘圃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橘官有民市

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也。有魚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陂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魚，不異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無，地密惡蠻，不可輕至。江水又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常璩曰：巴舊立市於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內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內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漢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溪，溪水又東北流注於江，謂之陽元水口。江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荊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江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

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江水又東南逕赤岬西。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旁也。郭仲產曰：斯名將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群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惟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取其王巴蜀。章武二年，劉備爲吳所破，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以魚復爲故陵郡。趙韙亂後，劉璋改爲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東瀼溪，即以爲隍。西南臨大江，闚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爲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爲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縣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江水又

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崖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即降雨。常璩曰：縣有山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猨，猨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狢獸渡汶而不生矣。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也。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域也。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爲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謂之夔國也。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

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入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並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群山，並概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曰血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血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郭景純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寔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

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岫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遜所破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斷鎧道孫桓為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矣又東過秭歸縣之南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須嬋媛以詈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即坂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

廢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里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須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指謂此也江水又東逕城北其城憑嶺作固二百一十步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又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溪南側大江城內西北角有金城東北角有員土獄西南角有石井口徑五尺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歟余謂袁崧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東帶鄉口溪溪源出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逕狗峽西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具足故以狗

名峽鄉口溪又西北逕縣下入江謂之鄉口也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也江水又東過夷陵縣南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冷峽峽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督郵爭界於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為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竈也江水又東流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鱉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分夷道佷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也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

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峽北有此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人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附北岸洲頭曰郛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為西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為陸抗所陷也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城即山為墉四面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

紀。袁崧爲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巔。巔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鴈矣。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曰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崧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江水又東逕白鹿巖。**崧江有峽壁百餘丈。猨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崖。乘巖而上。故世名此巖有白鹿上。**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門。**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盤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呴而電激者也。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數萬。據險爲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溫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郡。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爲二江之會也。北有湖里淵。淵上橘柚蔽野。桑麻闇日。西望佷山諸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官於蜀。屢愆秋期。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鞠爲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尚存矣。**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晉大元中。苻堅之寇荊州也。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州治此城。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其民古羅徙。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即其地也。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川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

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沒。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迤洲。長十餘里。義熙初。烈武王斬桓謙處。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僧礭。自言巴東人。少遊荊土。而多槃桓縣界。惡衣麤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然而對。說者尋求。終弗遇也。雖逕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後東遊廣陵。卒於彼土。僧本洲無定止處。宿憩一小巷而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逾境。百姓追美甘業。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令猶謂之爲白虎王。**江水又東會沮口。**楚昭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南過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枝迴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毛祐之與參軍費恬射于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依去之。王韶之云。玄之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麤粥。咽不下。昇抱玄胸撫之。玄悲不自勝。至此。益州督護馮遷斬玄於此洲。斬昇於江陵矣。下有龍洲。洲東有寵洲。二洲之間。世擅多魚矣。漁者投罟歷網。往往絓絕。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有兩石牛。嘗爲罾害矣。故漁者莫不擊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其下謂之郝里洲。洲有高沙湖。湖東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東逕鷰尾洲北。**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成大溪。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東得馬牧口。**江水斷洲通會。**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蓋即荊山之稱。而製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將白起拔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按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郢取名焉。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王坐侵廟壖地爲宮。被徵。升車出北門而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漢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王莽更名南順。

縣曰江陵。昔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癭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栖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西側馬徑。此洲始自枚迴，下迄於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主度州郡，貢於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弘信義，談者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城也。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為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有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矣。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所未詳也。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江水左迤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曲而極水曲之地勢，世謂之紅曲者也。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　江水又東涌水注之。

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又東南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罷華容置之，謂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北是淵也。相傳意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江水左會高口。江浦也，對黃洲。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水與高水通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脩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程道南
圈點監生臣林文奎
臣翁壽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八賄

水　水經十四

水經江水又右逕揚岐北山。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于夏口。江水左迆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江浦也。大江又得龍穴水口。江浦右迆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民。生。死。命也。何憂龍哉。於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焉。故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俞口。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監縣尉治也。又東得清陽土塢二口。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次北湖洲下。江水左得飯筐上口。秋夏水通。下口閒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揚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閒。常苦蛟害。昔荊佽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清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醴浦。江水右會飯筐下口。江浦所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浦也。

江水又東逕竹町南。江中有觀詳溠。溠東有大洲。洲東分為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後徹落山。亦曰曝落峨。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峨。故水受其名。即玉潤水。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峨東逕如山北。北對隱峨二峨之間。大江之中。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東江口。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右屆鴨蘭磯北江中也。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即是處也。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閏雋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又逕其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又東逕蒲磯山北。對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即蒲圻縣治也。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瀠口。水出豫章。又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活山在大江中。楊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州。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淵洲。一名淵步洲。江濱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崖。屢身岐至白沙。方有浦止甚難。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左岸有雍口。亦謂之派口。東北流之長洋港。東北流逕石子岡。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莊辛所言左州侯國矣。又東逕州陵新治南。左莽之江夏也。港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於江陵。法駕頓此。因以為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東右得聶口。江浦也。左對聶州。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江水東逕大軍山南。山東有山屯夏浦。江

水左迆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右則塗水注之。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黍山西北流。逕汝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山東即土城浦也。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沌水上承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為沌水。逕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有陽都尉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亦曰炭步矣。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迆。謂之驛渚。三月以來。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夏也。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有劉琦墓及廟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陵統攻而擒之。禰衡亦遇害於此。衡恃才倜儻。肆狂狷於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狀

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為鸚鵡洲北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羡縣治矣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涢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加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中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宋元嘉二年衛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上流為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於此為戍主光順之所執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對楊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冶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庾仲雍江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邾口夏浦而不常逕矣亦得苦菜夏浦浦東有苦菜夏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菜苦可食江水左得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矣北對峥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於此洲玄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又東過邾縣南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山臨側江濆入東會赤溪夏浦二口江水右迳也又東逕貝磯北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左岸有狄口江浦也又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南流注于江江水右黎磯磯北亦曰黎岸也山東有夏浦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峰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事非也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龍城南梁定州治蠻田起秀為刺史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陽浮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東蠻田魯生為刺史治湖陂城亦謂之水城也舉水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倒水注之出黃武山南流逕回沙戍西又東南逕梁蓮城戍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南東歷赤亭下又謂之赤亭水又分為二水南派注于江謂之舉洲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夏有洰水或作舉疑即此也左水東南派入于江虎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厭鳴口江浦也浦側有厭鳴戍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三年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此晉咸和中庾翼為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俊共鎮之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

丘墟為城南對蘆州昔吳將客舍於洲上方便謂此也亦謂之羅州矣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冶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群臣泛舟江津屬值風起權欲西取蘆州谷利不從利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為敗舶灣因鑿樊山為路以上入即名其處為吳造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山臨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為弦國子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舊樊楚也世本稱熊渠封其中子之名為紅是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為東鄂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於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傳綜為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也又孫皓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其首虎以爭之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上曰墮臺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郊壇權告天位於此顧謂公卿曰魯子敬常言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度石三陂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於斯石也又得東五丈入得次浦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次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雍謂之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於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利倉為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為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即是洲也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嶽廟晉潛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為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而為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口水者也然水流急濬霖雨暴漲漾滋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

浦。從此至武昌尙方。作部諸屯相接，皆帶長江。又東得乘步。下有章浦。本
西陽郡治。今悉荒蕪。江水左得赤水浦。夏浦也。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又
曰芳𡸣。亦曰南陽𡸣。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姥。水勢迅急
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高
帝建初二年，封陰宣爲侯國。江水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
其北。即黃石磯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縣北則三洲也。山連逕江，則
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於行小難，兩山之間
爲闕塞也。從此瀆於上𡸣。上復者，此岸地名也。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
注之。江水右得葦口江浦也。浦東有葦山。江水東逕山北。北崖有東湖口。
江波左迆，派結成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得空石口。江浦倚石臨活
有空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蘄陽縣治也。又東，蘄水注之。江水又東逕
蘄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爲侯國也。江水又東得綱
零口江浦也。大江右岸有塅山。北有東會海口。水南通大湖，北達于江。水左
石翼山。江水逕其北，東合戚口江浦矣。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長風口
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𡸣。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
高山也。此即西陽尋陽二郡界也。右岸有土復，曰江浦也。夾浦有江山。山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五

東口有獲江浦也。庾仲雍謂之朔二浦也。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
注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也。又東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
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縣。故
豫章之屬縣矣。地多女鳥。玄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
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聞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
病。故亦謂夜飛遊女矣。又西北逕下雉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後併新陽
水之左右，公私裂溉，成沃壤，蓋其屯所在也。江水口右東得蘭溪水口。並
江浦也。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
言東矣。尙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
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樹青山，觀一童子甚麗。問
伐者曰：取此何爲？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在衆人之中忽
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
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
謂利水也。石對烏頭岸。自富口迄此五十餘里。岸阻江山。青衣水出青衣
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
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年，分沉黎郡西部都尉

青衣之王。漢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爲郡
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
嘉二年，改曰漢嘉。嘉得此良臣也。縣有蒙山。青衣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於
爲郡之靈關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東至蜀郡
臨邛縣，東入青衣水。至犍爲南安縣入于江。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
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
望見兩山相對如峨眉焉。青衣水又東派注于大江。桓水出蜀郡岷山西
南行羌中，入于南海。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洹。地志曰：洹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
羌中者也。尚書又曰：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
來，言無他道也。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
流，所導者惟自水，耳浮於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
西底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
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
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
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六

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
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
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考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緝綜川瀆
注沿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粗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
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
穴，迆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
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川枝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
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
也。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
水之間，有水名曰若水。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
若木。生昆侖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
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揚，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
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
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
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若
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

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莋。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莋。皆夷種也。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邛都縣。漢武帝開邛。作置之縣。陷爲池。今因名爲邛池。南人謂之邛河。河中有蛙。嶲山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嶲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嶲水。卽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下湯沐浴。能治宿疾。昔李驤敗李流於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産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靑蛉水入焉。水出靑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靑蛉水又東注于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寧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並卽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世方盛。烏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涂水導源䐗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繩水又逕越嶲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縣而東。派注馬湖江也。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爲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拏之。戰于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恰裂而卒。案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

帝永平十二年。置嶲唐縣。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出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作人。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嶲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亦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派。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爲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謂之語曰。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險如此也。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若水至僰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群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仕至孝。爲母給江膂水。天爲出平石。至江膂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沫水出廣柔徼外。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縣有銅山。山人有鄧悉者。大始元年。黃龍二見于悉池。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以攺龍縣也。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卽蒙山也。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記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自下亦謂之爲青衣水。水又東逕開邪縣故平鄉也。晉初置沐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也。東入于江。昔沐水

自蒙山至南安兩溪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鬭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又東至牂柯鄨縣東屈北流鄨縣故犍爲郡治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鄨鄨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闞駰謂之闞水俱南入鄨水於其縣而東注于延水延水又與漢水合出犍爲漢陽道王莽之新通也山關谷東至鄨邑入延江水也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巴立爲涪陵郡張堪爲縣會公孫述僭號堪間心義士選習水者夜渡堪於小別江即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水石門空岫陰深邃澗闇密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還之處無不危心於其下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澧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爲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破光武移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於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黚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黚蓋鄨水以下津流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逕其故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酉陽合也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存水出犍爲郁鄢縣王莽之孱鄢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於山繫馬柳柱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叛言馬也周水自縣東南流逕牧靡縣北又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周水又東逕牂柯郡之無斂縣北而東南與無斂水合水首受牂柯水東逕無斂縣爲無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蓋水變名也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溫水出牂柯夜郎縣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稾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東逕談稾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

狹似如倒池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郡治滇城劉禪晉寧郡治也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建寧郡榆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郡龍分瀰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州上又有雲平縣並在州中橋水東流無單縣注于溫水又東南興古郡宗無撥縣東王莽更名有撥也與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於俞元縣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王莽更名勝僰縣梁水又東逕無撥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治宛溫縣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也溫水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爲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應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爲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惟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縣東歷廣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縣有朱涯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驩水注之水源上承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涯水朱涯水又東北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侵離水並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東北入于鬱鬱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配父廟今竹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稾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椓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有柱蒲關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

番禺是也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毋斂水出焉又東驩水出焉又逕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吳陸績謂子績曰從今以後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至太康元年晉果平吳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合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鐔城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方縣西有橋水余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而字當爲南南橋水也蓋書字誤矣鬱水右則泒水注之水南出布山縣下逕中留入潭潭水東逕阿林縣又東逕猛陵縣浪水注之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灕水注之鬱林又東封水注之出臨賀郡馮乘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山謂之臨賀東南流萌渚嶠西又東南左合嶠水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有羅山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荊州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爲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之封溪水口者也鬱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阯會稽孟伯周爲守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朗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朗湖湖水承金山朗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泠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山繞西衛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泠水合水出壽泠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泠縣以爲界壘即此縣也區粟城南長嶺東壽泠縣以水湊故水得其名隱山繞象逕區粟故城南考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准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深有竹可爲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

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開方隟孔塼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民周居繞阻峭地除林邑故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王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郛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邪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鬭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壽泠水自城南東與盧容水合東注郎究究水所積下潭爲湖謂之狼湖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遠負衆慢威背德北寶臻南金闕貢乃命偏將與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修文服遠二十三年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以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天作虎士電怒風烈火揚城摧衆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樓閣雨血填尸城觀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林郡象林縣治也永和五年征西桓溫遣督護滕畯率交會兵伐范文於舊日南之盧容縣爲文所敗即是處也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畯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泠浦入頓郎湖討佛于日南故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畯平破之佛逃竄川藪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陳延勞佛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逕鬱水南傘通壽泠即一浦也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真浦陽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

闕。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度故縣至咸驩。咸驩屬九真。咸驩已南。麞鹿滿岡。鳴咆命嘯聲。聞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三九德。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域記曰。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舉居其地。死于賓網。代孫黨服供具化。史為九德郡。又為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譯而來。自九德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稱也。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阯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百餘人。胡達遁。五月。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傷毀乃退。地理志曰。九真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晉書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峭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

侵交州。於橫山分界。度比景廟。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元年。交州與林邑於灣大戰。初失區粟也。度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自盧容縣至無慼。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景為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曰。度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曰。屈都乾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泠浦。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大敗。陽邁攜婚。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救援。謙之遭風。餘數船艦。夜於壽泠浦裏相遇。闇中大戰。謙之手射陽邁柂工。船敗縱橫。崑崙單舸。接得陽邁。謙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渡壽泠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於灣。分界陰陽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貴浦。入彭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飛旍蓋海。將指典沖。於彭龍灣上鶩塔。與林邑大戰

還渡。典沖林邑入浦。令軍水進。所重攻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處蒼梧之徼。來國越裳之壃。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為疆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翕然。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家奴也。文為奴時。山澗牧羊。於澗水中得兩鯉魚。隱藏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鑄。鍛作兩刀。舉刀向鄣。因咒曰。鯉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靈神。文當得此為國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斬盧藁。由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南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之劍也。雅嘗使文遠行商賈。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鉀。經始廊略。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得衆心。文讒王諸子。或奔或徙。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無胤嗣。文迎王子於外國。海行之水。置毒椰子中。欲鴆

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已者。取而納之。不從已者。絕其飲食而死。江東為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或患推灣許口。食鼻飲。或雕面鏤身。脈裸種。漢魏派親。咸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遑。千里無煙。乃還林邑。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接連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郍彤遠界。三重長洲。隱山繞西。衛北迴東。其嶺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瀨隱山繞南。曲街迴東。合淮流以注典沖。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壍流瀰周繞城下。東南壍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瞰狹。北邊西端。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二百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開方隙孔。上傅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嵬峩。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為前門。當兩淮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壍。北迴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渡兩重壍。對溫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今

林邑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擬背曰西區城內石山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簷鴟尾青瑣丹墀榱桷椽多諸古法閣殿上柱高城丈餘五牛承之為壁牆壁青光迴度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水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逕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連甍接棟簷宇相承神乾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剎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哉元嘉中撫和之征林邑其王揚邁舉國夜奔竄山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軍還之後揚邁歸國家國荒殘時人靡存蹲躑崩擗憤絕復庵卯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揚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已起焰晰艷耀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父胡達死襲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為國祥慶其太子初名咄後揚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揚邁揚邁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塹之外林棘荒蔓榛梗蔽翳藤帶等方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桂久滕人也投居此林服桂得道時餘其羽翮集聞闕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鳴歸飛鳴聲自呼此悲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

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常對飛鳥思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哉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犂俗化交土風牧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於草甲萌芽穀月代種種捏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穀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為當國所籌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者矣其小水壅暴壓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逵也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刺落象即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紅官曰船官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腺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擲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知其言自此外行得至扶南案竺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水步道通檀和之令軍入邑浦遂官船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湖上西流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潮一

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為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限高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為海運亦曰象水也又兼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潾清逕象渚澄源者也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十日壞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為害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為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暑褻薄日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為美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逕望朱崖州如困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俱在朱崖分為東蕃故山海經曰在鬱水南也鬱水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

海中正頓北氏以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山海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者也鹿勑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言始或可終則非矣

海水出越巂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複水也

東南至蜻蛉縣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 若水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而東北注若水也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為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弔鳥山眾鳥千百為群其會鳴呼啁哳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燃火伺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眾鳥來弔因名曰弔鳥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妊產十子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

龍而生。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箄舡南下，攻漢鹿崩民。鹿崩民弱小，將爲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湧二百餘里，箄船沉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崩，鹿崩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崩，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詣越巂太守，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爲東北。東南出益州界。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也，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連然雙柏縣也。榆水自澤又東南流，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湧

濆。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麊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鬭者三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邛竹、桄榔。樹出綿，面可啖人，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桄榔。盤水北入榆水。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東是也。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于交阯。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阯郡中，至東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北，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於是乃置交阯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持

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垂，遂交阯於南，爲子孫基阯也。麊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州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阯、九眞二郡民。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令越王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眞太守。主諸雒將主民如故。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也。州名爲交州。後朱䳒雒將子名詩，索麊泠雒將女名徵側爲妻。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攻破州郡，服諸雒將，皆屬徵側爲王，治麊泠縣。得交阯、九眞二郡民二歲調賦。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尒時西蜀竝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爲令長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麞鹿，鹿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豋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側置。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

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縣屬交阯。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太康地記，縣屬交阯。越遂服諸雒將。馬援以西于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道，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貆豘，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盤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以龍編爲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杜慧度率水步軍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亦中矢赴水

而死。於是斬之，傳首京師。思度以斬侑熟，封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龍編縣功曹左飛，嘗化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千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為變哉。其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經言於郡東界復合為三水，此其一也。其次一水，東逕封谿縣南，又東南逕西于縣南，又東逕龐陵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龐陵縣南，又州外城記曰：縣本交阯郡治也。林邑記曰：縣本自交阯南行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城記曰：交州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北對交阯朱載縣。又東逕潮陽縣北，又東逕無功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於今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木，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為群。援又分兵入無編縣，王之九真亭，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其水又東逕蜀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縣紀粟者也。縣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鬬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鼠灅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樣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縣，縣有亞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出焉。東南過佷山縣南，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恒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輒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効，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東南面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各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為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為蟲，群飛蔽日，天

地晦暝，積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為崩。廩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為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水即夷水也。又有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事幾鴻古，難為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層巖之上，石室南向，水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還望見，每見仙山嶺者，板一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人駱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床上，見都凝瞻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為仙人室。袁崧云：都孫息尚存。夷水又東與溫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夏暖冬熱，上常有霧氣，瘍疾百病，浴者多愈。父老傳此泉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此亦其一也。夷水又東逕佷縣故城南，縣即山名也。王康曰：晉恒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為音也。舊武陵之屬縣。南一里即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西南潛穴，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水源東北之風井山，廻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盆。袁崧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慄，言至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其水重源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冷，甚於大溪，縱暑伏之辰，尚無能濟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左近村居輩草穢其穴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洗灌。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中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別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輒而輸。徹山往觀者，去特持千蟹處，自然蕪萎矣。又東過夷道縣北，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又東逕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峯秀甚高，東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畝許，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山根東有湧泉成溪，即丹水所發也。下注丹水，夷

陰欲雨。輙有赤氣。故名曰丹水矣。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烏。多倒懸。仙經曰。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冷。秋則入藏。春則出遊。民至秋閑。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美。異於餘魚。丹水又逕下猶而爲淵。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芮草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丹水又東北流。兩岸石上有虎跡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然成。非人工。丹水又北注于夷水。水色清澈。與大溪同。夷水又東北逕夷道縣北而東注。東入于江。夷水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涅渭之兆。亦謂之很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頹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八賄

水　水經十五

水經 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洈水合。水出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東過其縣北。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澤。又東北入于江。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東標零陽。西揭充縣。廢者臨澧即其地。縣臨封縣之故治。縣側澧水。即爲縣名。晉太康四年置。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龍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派澧水。又東過零陽縣之北。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零溪水。水源南出陵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南出九度山。山下有溪。又以九渡爲名。山獸咸飲此水。而逕越他津皆不飲之。九度水北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峭。世名之爲仙樓。水自下瀕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間關。每所褰涉。山水之號。蓋亦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婁水入焉。水源出巴東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蘊郡零溪以著稱矣。澧水又逕澧縣。右會溇水。溇水出建平郡。東逕溇陽縣南。晉太康中置溇水。又左合黃水。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溇水。溇水又東注澧水。謂之溇口。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南臨澧水。晉太康四年立。天門郡治也。吳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高峯孤疎。素壁千尋。望之甚亭。有似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孫休以爲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澧水又東歷層步山。出高秀特山。下有峭澗。泉流所發。南流注于澧水。又東過作唐縣北。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置。澧水入縣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東逕安南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於澹

縣東逕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曰。悠悠澧澨者也。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東逕無陽縣。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運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注于熊溪。熊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名。蓋亦荅播郡州依山之顛。名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荅南出于龍嶠之山。北流入于沅水。又一瀼水注之。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義陵郡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所治序溪。最爲沃衍。良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枉水。水導源枉溪。北流注沅。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谿水。水出縣三山谷。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夕

宿辰陽者也。王莽更名會亭矣。辰水又右會沅水。名之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采。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將軍之首於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爲信不可違。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上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裳。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即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嫡孫世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東施水注之。水南出施山溪。源有陽欺廣崖。色純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先有人居處其間。細泉輕漏。望川就注。故不可傳以言也。施水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逕沅陵縣北。漢故頃侯吳陽之邑也。王莽改曰沅陸縣。北枕沅水。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縣移治縣之舊城。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酉二川之交會也。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陽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

即是江之枝津。史始之下派。謂之西鄉溪口。酉水又東逕遷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遷陸也。酉水東逕酉陽故縣南。縣故酉陵也。酉水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逕潘承明壘。西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其城跨山枕谷。酉水又南。逕沅水。闕騆謂之受水。其水所決入名曰酉口。沅水又逕實廣明城側。應明以元嘉初代董所築也。沅水又東溪。溪水南出若山。山深邃嶮。人獸岨絕。溪水北瀉沅川水。沅水又東與諸魚溪水合。水北出諸魚山。山與天門郡之漊陽縣分嶺。溪水谷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胡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銷頸徑而多嶮。允中行于雜拔梳胡頭。希効早成。道遇瘴毒。終沒於此。忠公獲謗。信可悲矣。劉澄之曰。沅水自胡頭枝分。爲三十三渡。逕交阯龍編縣東北入于海。縣水尋源乃非關究。但古人許以傳疑。聊書所聞耳。又東北過臨沅縣南。臨沅縣南流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山。夷嶽嶸中。瀑浮嶮四絕。昔有蠻氏避亂居之。故謂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濱沅水又東歷臨元縣西。爲明月池。白璧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幟婚遊。徘徊愛境。沅水又

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崎。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頹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沅水右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蔭渚。下注栖托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沅水因以爲名。王莽更之監沅縣也。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玄之墓銘。太元中。車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判漢北與秦。至三十年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王莽更之建平郡也。南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被溪蔭渚。長川逕引。遠注於沅。沅水又東入龍陽縣。有灃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從今名。闕騆以爲興水所出東入沅。而是水又東歷諸湖。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氾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枿。蓋其

遠也。沅水又東逕龍陽縣汜城，判沅水。沅水又東合壽溪，內通大溪口。首
永逕理根各一戶，而陵空又會其上，承諸湖下注沅。沅又東至長沙下雋
縣西北入于江。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於江。泿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
水谷。山海經禱過之山，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南至鬱林潭中縣
與鄣水合。水出無陽縣，縣故鐔城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之移溪。溪
水南歷鐔中，注于泿水。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
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猛陵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
泿水於縣左合鬱溪，亂流逕廣信縣。地理志曰：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
開。王莽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元封五年，交州自羸陵
縣移治於此。建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
交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擁眾五千，騭有疑於巨，先使喻巨，巨
迎之於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
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
不已，景又往，乃於廳事前中庭俱斬，以首徇眾。郡此也。鬱水又逕高要縣。
晉書地理志曰：縣東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於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
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於交州刺史何敞，事與鵠亭女鬼同。王氏交廣

春秋曰：步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
博宿巨部伍，興軍逆騭於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遇，於是遂交戰，毅與眾
投水死者千有餘人。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于海。鬱水
分，泿南注，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泿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
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
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郡人
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牁下離津同會
番禺，蓋秦新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
南海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曰：聞陳勝作亂，秦
隊叛秦，吾欲起兵阻絕新道，番禺負險，可以為國。會病篤，無人與言，故
召公來，告以大計。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非關門拔寇，以法誅秦所置吏，
以其黨為守，自立為王。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佗為越王，剖符通使，王
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三歲而亡，以
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也。建安中，吳遣步騭為交州。
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
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

可勝記。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廻，
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
履，於焉逍遙。騭登高遠望，睹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
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
寧集。交州治中文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淵廣州記曰：城
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
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
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祕奧神密之墓。佗之葬
也，因山為墳，其壟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
槨，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佗雖奢僭，慎終其身，乃令後人不知其處，
有似松喬遷景，牧豎固無所殘矣。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
中，少棲仙術，善解飛，每暮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
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
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步騭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斃。廣州
記稱：其千骨，騭備為刺史，備鄉人譙衛，擬贊長一尺，備以為盧耆，其令乃
至東海取擬贊長四尺，遂遣示備，備始復謝舉為遣。其一水南入者，鬱水

分派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即川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牁下離
津同會番禺，蓋秦新水而入于越也。泿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水有鯔
魚，裴淵廣州記曰：鯔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鑿物，生子，子小隨母覓食，驚
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鯔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
下入，旦由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其餘又東
至龍川縣為涅水，屈北入員水。泿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越
志曰：縣多鵕䴊，鵕䴊，山雞也。光色鮮明，五色眩曜，利距善鬥，世以家雞鬥
之，則可擒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坰者也。趙佗
乘此縣而今佩南越矣。泿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東歷揚揭縣，王
莽之南海亭也，而注于海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資水出武陵郡無陽
縣界唐糺山，蓋路山之別名也，謂之大溪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縣
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
溪蠻，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即其稱焉。大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漢武
帝元朔五年，為長沙定王子劉定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
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為都梁，山
因以號縣受名焉。東北過夫夷縣。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

泚一扶陽縣南。本零陵之夫夷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
敬侯義之邑也。夫水又東注邵陵水。謂之邵陵瀩水口也。又東北過邵陵
縣之北。縣治郡下南臨大溪。不逕其北。謂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吳寶鼎
元年。孫晧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於邵陵縣。縣故邵陵也。漢又東得高平
水口。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流高平縣南。又東入邵陵縣界。南
入于邵水。邵水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山。西北流逕邵陵
南縣故昭陽也。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口。自下東北出益陽
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爲茱萸江。蓋水變名也。又東北過益陽縣北。縣有關
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
拒之。於是水。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
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又謂之資水。應劭
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處處有
深潭。漁者咸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也。水南十里
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尺。或三五尺。深者亦不測其深。古老相傳昔人以
杖撞地。輒便成井。或云古人採金沙處。莫詳其實也。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
東北入于江也。湖卽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連水出連道縣

西資水之別。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縣故城在湘鄉縣西一百六十
里。控引眾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湘鄉縣歷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
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刻畫
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連水又逕湘鄉縣。南臨連水
本爲零陵。長沙定王子昌邑。連水又屈逕其縣東。而入湘南縣也。東北過
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連水自湘南縣東流至衡陽
湘西縣界。入于湘水也。於臨湘縣爲西南者矣。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
山。卽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
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晧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灕同源。分爲
二水。南爲灕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
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東北過零陵縣東。越城嶠水南
出越城之嶠。嶠卽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焉。北至零陵縣
下注湘水。湘水又逕零陵縣南。又東北逕觀陽縣。與觀水合。水出臨賀郡之謝
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縣蓋卽水爲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謂之觀
口也。又東北過洮陽縣東。北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卽洮水以
立縣矣。漢武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狗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洮

治也。其水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過泉陵縣西。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留
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
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
南有大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
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峯者。山之東北冷道縣界。又有舜廟。縣南有舜
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營水又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
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馮溪以託名焉。馮水帶約眾流。渾成
一川。謂之北渚。歷縣北西至關。關下。下地名也。是商州故棠之始。馮水又
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其山多錫。亦謂之
錫方矣。渚水北逕馮乘縣西。而北注馮水。馮水又逕營道縣而右會營水
營水又西北屈而逕營道縣西。王莽之九疑亭也。營水又東北逕營浦縣
南營陽郡治也。魏咸熙二年。吳孫晧分零陵。置在營水之陽。故以名郡以
營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西。縣本泠
道縣之舂陵鄉。蓋因舂溪爲名矣。漢長沙定王分以爲縣。武帝元朔五年
封王中子買爲舂陵節侯。縣故城東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
相傳言漢家舊城。漢稱斷存。知是節侯故邑也。城東角有一碑。文字缺落

不可復識。東南三十里。尚有節侯廟。都溪水又南逕新縣東。縣東傍都溪
溪水入西逕縣南。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會於縣門。故
曰都溪也。都溪水自縣又西北流逕冷道縣北。與冷水合。水南出九疑山
北流逕其縣西南。縣指冷溪以即名。王莽之冷陵縣也。冷水又北流注于
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溪水又北流注于營陽峽。又北至觀陽縣而出
于峽矣。大小二峽之間。爲泓泝之極。限矣。營水又西北逕泉陵縣西。漢武
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溥潤。零陵郡治
故楚矣。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實惟零陵。武作
零郡。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郡也。下邳陳球爲零陵太守。桂陽賊胡蘭攻
零陵。秋。派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不能下。縣有白土鄉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爲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
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勑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
言其郡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爲更生鄉也。晉書地道志曰。縣有
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與
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崖壁崄峻。峭萬尋。登嶼湛于上。應水出於下
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卽應水爲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

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陽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
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爲
鬼。象生不惡。死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得洮
口。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鷰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鷰。因以名
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鷰群飛。頡頏如真鷰矣。
羅君章云。今鷰不必復飛也。其水又東南逕永昌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
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有餘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縣。東南流
注于湘。其水濁擾清流。濁水色兩分。湘水又北與宜溪水合。水出湘東郡
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新平。故新平也。泉川瀉浪。共成一津。西北流
東岸山。下有龍穴。宜水逕其下。天旱則擁水注之。便有雨降。宜水又西北
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營陽舂陵縣西北潭山。又北逕新
寧縣東。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承
水從東南來注之。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
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
時聞銅聲於水。水輒變綠作銅腥。魚爲之死。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漢
長沙頃王子度邑也。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

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
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縣即湘東郡
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長沙東部立
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
數十里。此鼓今復無聲。觀陽縣東有裴巖。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
響遠徹。其類也。湘水北又歷印石。石在衡水縣南。湘水又有盤石。或大或
小。臨水而石悉有跡。其方如印。累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名爲
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容峰。容峰最
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
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
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治洪水血馬祭山。得金簡
玉字之書。容峰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衡山東
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
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
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分湘南置也。衡陽郡治。魏正
元二年。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湘南。太守可永泰徙郡湘西矣。十三州

志曰。日華水出桂陽郴縣華山。西至湘南縣入湘。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
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
息心之士。多所萃焉。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
陵縣西。漉水從東注之。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
常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縣亭。殺掠吏民。因以爲候。湘水又
北逕建寧縣。而傍湘水。縣北有空冷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湘水又北逕建
寧縣故城下。晉太始中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縣南有
石潭山。湘水逕其西。山有石室石床。臨對清流。水又北逕昭山西。山下有
旋泉。深不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
西對橘洲。或作吉字。爲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湘水又北
左會瓦官水口。湘浦也。右逕船官。西湘州商舟之所次也。北對長沙郡。郡
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湘水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
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
焉。王莽改號撫睦。故南境之地也。秦滅楚。以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
皇二十六年。荊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
晏曰。青陽地名也。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爲長沙

王。是城即芮築也。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此。王莽之鎮蠻郡也。
於禹貢則荊州之域。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
城之內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
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制相承。云誼宿所
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
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廛郭之佳
憩也。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
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
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
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廓口。並湘浦也。右合麻
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
浦矣。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爲二水之會也。湘水又逕瀏口戍西。北對瀏水。
又北潙水從西南來注之。潙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
元年改曰新康矣。潙水又東入臨湘縣。歷潙口戍。東南注湘水。湘水又北合
斷口。又北則下營口。湘浦也。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出益陽縣西北。逕高
口戍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謂之上鼻浦。高水西北

與下鼻濟會。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謂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屬高陵，于澤東北派注湘，爲陵子口。湘水自高口戍東，又北，右會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對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又北過羅縣西，潭水從東來流注。湘水又北，逕錫口戍東，又北，左派謂之錫水，西北流，逕錫口戍北，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東南流注于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湖水注之。水上承玉池之東湖也，南流于錫，謂之三陽逕水，南有三戍，又東北注于湘。湘水自錫口北出，又得望屯浦，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出，謂之門逕也。湘水紆派西北，東北合門歧，謂之門逕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東承大湖，西通湘浦，三水之會，故得三溪之目耳。又北，東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逕。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爲立祠於水側焉。荆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於廟，以旌不朽之傳矣。黃水又西流入于

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異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於湘浦，即斯川矣。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町口，瀆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陵，東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逕吳昌縣北，與純水合。水源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又北逕其縣故城下。縣是吳主孫權立，純水又右會汨水。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立長沙立郡，因以爲郡，謂之羅水。汨水又西逕玉笥山。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腳山。汨水又西爲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派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爲汨羅口。湘水又北，逕枝分，北出逕汨羅戍西，又北逕壘石山東，又北逕壘石戍西，謂之苟导逕矣。西北合湘水，自汨口西北，逕壘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爲青草山也。西對懸城口，湘水又北得凡口，並相湘浦也。湘水又東北爲青草湖石合苟逕北口，與勞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迆者也。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湘水左會水，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

流，逕麇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咸湘浦也。側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微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口也。右屬微水，即經所謂微水，經下雋者也。西派注于江，謂之麋湖口也。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溠也。湖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譴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東北對編山，山多篁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謂之笛鳥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丘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屆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夫山列關，謂之射獵，又北對養

口戍，湘浦也。水色清異，東北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灃水亦出陽海山。灃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灃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灃，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灃水又南，與溈水合，出西北，郡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迳步騭，即吳地也。溈水又東南流，注于灃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灃水者也。灃水又南，合洛溪水，出于洛九山，山有勞泉，奔流衝激，山崖及溪中有石若瓮，自然琢圓，狀彈丸矣，故山水即名焉。溪水東派注于灃水。灃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南部，立始興縣。灃水又南，右會洛溪，溪水出豐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割以爲縣。洛溪水又東南逕始安縣而東注灃水。灃水又東南派入熙平縣，逕平灘山，山臨水石。阿有色類羊，又東南逕新頹山，山帶灃水，山石色狀鳥獸，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灃水又南得熙平水口，水源出縣東龍山。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與北鄉溪水合，水出縣東北北鄉山，西派逕其縣北，又西派南轉，逕其縣西。縣本始安之北鄉也，孫皓割以爲縣。溪水又南注熙平，熙平水又西注于灃水。縣南又[illegible]

水出東出西有惨水從山下注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本嘗候期閏
於潮水因名此谿爲潮夕嗜矣肄水又西逕平樂縣界左合平樂溪口水
出臨賀郡之謝沐縣南屈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至平樂來南
左會謝沐水東流成委合西逕平樂南隸皓割蒼梧之境立以爲縣北肄
始賁溪水又西南流注于肄水謂之平水**南過蒼梧荔浦縣**灕水出縣西
北鬱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出永豐縣西北濡山東南逕其縣西又
東南流入于荔浦縣注于灕溪又注于灕水之上有灕水關灕水又南左
合靈溪水口出臨賀富川縣北特靈山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灕水也
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溱水導源
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溪合山海經曰肄水出臨武西南注于海
入番禺西肄水蓋溱水之別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
右合溱水亂流東南逕臨武縣西謂之武溪縣臨側溪東因曰臨武上爲
東名大武也溪又東南流左合黃岑溪水溪水出郴縣黃岑山西南流右
合武溪武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險阻巖
嶺千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東
至曲江縣安聚邑東屈西南流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任將軍

城南海郡尉任囂所葬也囂死尉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瀧
水又南合今水今水東出今君山山對率之孤秀也晉大元十八年廟下
餘丈於是懸棺暴頎瀧注墜旗所入廣于瀧水瀧水又右合林水林水出
縣東北酒山上記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靈寶門巖石上行篆十處中悉
是餅銀狀代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僮密竊三餅
降發者有大蛇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驗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
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視則奴死銀失林水自源西流于瀧水又與雲
水合水出縣北湯泉泉源沸涌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特
有細赤魚游之不爲灼也而不合瀧水又有潴水上承滄海之有島與民
其水吐納泉源西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靈鷲山山本名虎郁山亦曰
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中沙門釋僧律苦宇巖阿振虎遠跡蓋律
仁感所致因改曰靈鷲山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又言縣昔號曲紅曲山
名也東連關是矣瀧中有碑文曰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爲除虜
始興郡治魏文帝咸熙二年孫皓分桂陽南部立縣東傍瀧溪號曰北瀧
水水左即東溪口也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關山西流而與連水
合水出南康縣求熱山逕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

斷則改柴之次其下舩路名連溪連水源注于東溪謂之連口更竹物謂之
大庾嶠水也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西即階水注之水出縣東南
即階山水有剝泳曰巢嶺靈嶺獠瀧鴻奔相屬俄原里注合爲一川水側
有舜天子城舜天子所未聞也即階水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逕始
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即水注之水出浮岳山山嶺一處則百餘步動皆
在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流注于東江東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韶石
北山南流逕韶石下石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
似雙闕名曰韶石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自爾年異猶歷一紀利水
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耆舊傳言石本桂
陽汝城縣因夜迅雷之異忽然逕此後人未見狀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
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其勝處臨江望立度致有若績焉水石富瀨傳
響不絕南舟滯留眺覽不已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東
江口溱水自北首始興大江之名而南入湞陽縣也**過湞陽縣出洭浦關**
與桂水合溱水南逕湞陽縣西瀧益縣也王莽之基武矣縣東有海石山廣
圓三十里挺峙大江之北盤阯長川之際其陽有石室漁叟所憩昔砍於
山北開連郡之路鑿有大蛇斷道不果是以今者必有石室高而滲

也溱水又西南歷皐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湞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
昔皆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溱水出峽是則湞水注之水出
南海龍川縣西逕湞陽縣南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湞水西入溱是也溱水
又西南洭水入焉山海經所謂湟水出桂陽西北東南注肄入郭浦西者
也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峽連山交枕絕崖
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堂宇崇嚴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
鼓怒沸騰流木淪没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昔中朝將縣人有使
者至洛有便託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
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
府衣不霑濡言此似不通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論
寶以此推之亦爲類矣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吳孫皓分四會之北鄉
立焉**南入于海**溱水又南注于番禺而入于海**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水出桂
陽縣西北上驛山盧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洭水地理
志曰洭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也洭水又東南流出桂陽南至四會是擒
之溪溪水下瀨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
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

此逕風雨晝晦忽化為石斯誠巨異譬以閩作但蒼生石中擊水空木斯柳頰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其又合洭水洭水又東南入陽山縣右合涯口水源出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右磨村村之溪水側有豫章木本逕可二丈其株根猶存伐之猶截而朴瘡若斲羽族飛翔不息其傍泉枝飛散逕其郡亦不利所如唯見一枝獨在含洭水矣逕水在南溪注于洭洭水又東南流而入與斟水合水導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而注洭水洭水又南逕縣故城內有舊傳曰往昔縣長瀧縣歛逕催趁赦大吏遲觀言勢使然抵斷逕門流血成川城因傾陷遂即須臾閉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遂獲聖鼓自陽山遣于桂陽之武步驛所至南聖鼓遺也其遺如鼓遠于鼓城矣洭水又逕陽山縣南縣故含洭縣之桃鄉諸暗分立為縣也洭水又南東流也**東南過含洭縣**應劭曰洭水東北入沅瓚注漢書沅在武陵去洭遠入湘湘水不得入沅洭水東南左合翁水水出東北利山湖湖水廣圓五里潔瀨凡水西南流注于洭謂之翁水口口已下東岸有聖鼓枝即陽山之鼓枝也橫在川側雖衝波所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欲人上下以篙撞者輒有癘疾洭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東出堯山山盤紆數百里有精品迭起冠以青林與雲

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是行宮所陶水西逕縣北右注洭水洭水又逕含洭縣西王歆始興記曰縣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魴為縣有善政白鹿來遊故城及岡並即名焉**南出洭浦關為桂水**關在中宿縣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謂之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滇水也漢武帝元鼎元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別名也**深水出桂陽盧聚**呂忱曰深水一名邃水導源盧溪西入營水亂流營波同注湘津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也經書桂陽者縣也本隸桂陽郡後到為始興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東也**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鳥**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渚亭又北過鍾亭與雞水合**都山即都龍之嶠也五嶺之第三嶺也鍾水即漪水也庾仲初曰漪水南入始興溱水注于海北入桂陽湘水注于江是也雞水即桂水也雖桂聲相近故字隨讀變然仍其非矣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逕南平縣而東北流屆鍾亭右會鍾水通為

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又北過魏寧縣之東**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一百二十里縣南西二面阻帶清溪桂水無出縣東理並縣邑流移今古不同故也**又北入于湘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耒水發源出汝城縣東烏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瀨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為行旅沂涉之艱難也又西北逕晉寧縣北又西左合清溪水口水出縣東黃岑山西南流歷縣南又西北注于耒水汝縣在郡東三百餘里山又在縣東耒水無出南山理也**又北過其縣之西**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桂鄉溪郡五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耒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業盛弘之云眾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禁界為二十漸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挹而不亂豈謂能渝其真乎蓋亦恶其名也劉澄之謂為一渡溪通四會殊為孟浪而不思也庾仲初云溱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海郡黃溪水入武溪者也此水入桂陽湘水注于大江即是水也又側千秋水注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

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黃水又東北逕其縣東右合除泉水水出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不盛則馮黃溪水乾則津徑輟涉郴舊縣也桂陽郡治也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王莽更名南平縣曰宣風項羽遷義帝所築也縣南有義帝冢內有石虎因呼為白虎郡東觀漢紀曰茨充字子河為桂陽太守民惰嬾少麤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也黃溪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圓四十許里漢末有郡民蘇耽栖遊此山桂陽列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戲無常人謂之痴常與眾兒共牧牛更直為帥錄牛無散每至耽為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眾兒曰汝直牛何過不失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即而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又談年將大疫死者略半家一井飲水可得無恙如是有哭聲甚哀見耽在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為馬嶺山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郴口耒水又西逕華山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峰特聳枕帶雙溪耒則黃溪耒水之交會也耒水東流沿注不得北過其縣西也西岸連山石

來覓者行者徵佛佃留念情不極已也又北過便縣之西縣故惠王封長
沙王子吳淺為侯國王莽之便屏也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之西北左右
有田數千畝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度此水冷不能
生苗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于耒水也又西北過耒陽縣之
東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者東傍耒水水東肥南有
郴故城縣有溪水東出侯計山其水清澈冬溫夏冷西流謂之肥川川之
北有盧塘塘池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湧數丈波
襲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
水則住西北逕蔡州州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順帝之
世侍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自其始也又北過鄩縣東縣有鄩湖湖中
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鄩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
鄩縣故治此西北去臨承縣一十五里從省隸十三州志曰大剡水南出
耒陽縣太山北至鄩縣入湖也北入于湘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
水謂之耒口也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水出江州安成郡廣
興縣太評山西北逕茶陵縣之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訢
侯訢之邑也王莽更名聲鄉矣洣水又屈而過其縣西北流注也地理志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十六〉

謂之泥水者也又西北過攸縣南攸水出東南安城郡安復縣封侯山約
北流逕其縣北縣北帶攸溪蓋即溪以名縣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
定王子則為攸輿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縣
入于洣水也又西北過陰山縣南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對有陽山故縣
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言其勢具欽壁山埋谷故曰陰山縣縣上有容
水自侯臺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洣水又西北逕其縣東又西逕歷口縣
有歷水水有大穴容一百石出於此水因以名曰容水下注洣謂之歷口
洣水又西北與洋湖水會水出縣西北樂藪岡不洋湖湖去岡七里湖水
下注洣謂之洋湖口洣水東北有峨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
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於其處得遺咏雒神栖白雲竊思萬㵎藉
念東鄉遺咏在茲竟其餘論依然息遠遂超遐想寂寞其文水可念故
啼績細札以詮其咏其吟曰登武陽觀樂藪峨嶺千載洋湖口令我嗚鳥
白駒臨天水心踟躕千載後不知如五勝貫仲卿芳情超後矣又西北入
于湘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
越為國縣南臨淥水水東出安成鄉翁陵山余謂漉淥聲相近後人藉便
以淥為稱雖翁陵名異而即麓是同歷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撈水合瀏水出縣
東江州豫章縣首裨山導源西北流逕其縣南縣憑溪以即名也又西北
注于臨湘縣也西入于湘漬水出豫章艾縣春秋左氏傳曰吳公子慶忌
諫夫差不納居于艾是也王莽更名治翰西過長沙羅縣西羅子自枝江
徙此世猶謂之為羅侯漬水又西溪積而為陂謂之町湖也又西累石山入于湘水
累石山在北亦謂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狀故俗人藉以名之山在羅口北漬水又
在羅水南派注于湘謂之東町口者也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山海經
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也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
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
眾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
似因此水為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北源最遠故獨受名焉劉澄之曰縣東南
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劉氏專
以字說而不知遠失其本矣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岨水急
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逕贛縣東縣即南康郡治晉太康五年分廬江立豫
章水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峙臨川耆老云嘗
見金雞出於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也又西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十七〉

北過廬陵縣西廬陵縣即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曰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
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為侯國即王莽之用也吳寶鼎中立以為
安成郡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漢和帝永元八年分廬陵立漢
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城中有井其水色
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
北過新淦縣西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為侯國
王莽之修曉也牽水又東逕吳平縣舊漢平也晉太康元年改為吳平矣牽水又東
逕新淦縣即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豫章水州漢以為淦應劭曰淦水出其縣下注于
贛水又北過南昌縣西盱水出南昌縣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蜀水注之
水出康樂縣縣故陽樂也蜀水又東逕望蔡縣縣以汝南上蔡民僑居此故名縣大康
九年改為望蔡縣蜀水又東逕建城縣漢武帝元光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
拾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多聚也縣出然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疏
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
康中雷孔章入洛賚石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於是乃知其名蜀水
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
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水發中大守梁

郡夏侯嵩於郡傳立思賢亭，松大合抱，亭世修治，至今謂之聘君亭也。贛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為先？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城，故宜為先。桓帝備禮徵之，不至。太原郭林宗有母憂，稚往弔之，置生芻於廬前而去，眾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艑處。贛水又北逕南昌縣城西，於春秋屬楚，即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者也。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為豫章郡治。此即灌嬰所築也。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為太守，徐稚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即懸榻處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為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庇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中宗之祥也。禮斗威儀曰：君政訟平，豫章常為生。大興中，元皇果興大業於南，故郭景純南郊賦云：弊樟擢芳於祖邑，是也。以其王祖為豫章故也。贛水北出，際西北歷度支步，是晉度支校尉立府處。步即水渚也。贛水又逕郡北，為津步，步有故守賈萌，與安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為立廟焉。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疊障四周，杳邃有趣。晉隆安末，沙門竺曇顯建精舍於山南，僧徒自遠而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高瀑激，激著樹木，霏散遠灑，若雨。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逕過也。有二崖，號曰小蕭、大蕭，言蕭史所遊萃處也。雷次宗云：此乃繫風捕影之論，據實本所未辯，聊記奇聞，以廣異聞之聽矣。又按謝莊詩，莊常遊豫章，觀井賦詩，言鸞岡四周有水，謂之鸞陂，似非虛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居民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為水門，水盛則閉之，內多則洩之，自是民居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為齊王鎮此城之，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時九

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後栖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陁，有龍形，連亙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昇高處也。昔有人於此沙得故冢刻磚，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沒於水，所謂筮短龜長也。贛水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於渚次聚石為洲，長六十餘丈，洲裏可容數十舫。贛水又北逕鄡陽縣，王莽之豫章縣也。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王莽更名之曰治干也。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武陽鄉也，地有黃金采。王莽改曰鄉亭。孫權以建安十五年分為鄱陽郡。鄱水又西注于贛。又有餘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餘水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餘水又逕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于脩水也。**又北過彭澤縣西，**脩水出艾縣，東北逕豫章寧縣，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脩水又逕永循縣，漢靈帝中平二年立。脩水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湊一貫，俱注于彭蠡也。**北入于江。**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山圖曰：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南巡，覩山以為神靈，封俗大明公。遠法師廬山記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於仙人，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矣。又按周景式曰：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於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尚存，弟子覩室悲哀，哭之旦暮，同為號，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斯乃傳之謬，非實證也。故豫章記以廬為姓，因廬以氏，遠師或託廬墓為辭，假憑廬以託稱，二證既違，二情互爽。按山海經創志大禹，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山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

名山水物倏三來那獅明不同良協始正九好事者乎誰引此類用成章句耳又按張華博物志曾看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盧山後與姓經過山神廟題詩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今已盡不宜久居非據從又贈詩云仰觸列仙館俯絆王神宅曠哉沛迹依俙其付三五此乃神遷之事亦有換轉理難詳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尋陽記曰盧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其山川明淨風澤清廣氣爽節和上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盧山之北有石門水出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數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下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門釋慧遠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峯巖峻峻人迹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遊至江道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

者極於山峯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分風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兩晉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廟下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婚佛而遜發明引中流而船下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復下己女於水中將度遥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散則延雕入石毫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成井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遊記爲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一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云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瓌異上生林木而飛

禽翠柔言其上有玉書可採許來拜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分辨之也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峯若劍抄特有重鼓潛發正女臨縣以山鼓為候一鳴官長一年后長翁發則官長不吉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以之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為廣德國封將軍為主於此晉太康中以為廣德縣分縣置城郡會稽陳業潔身清行遁跡此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歙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又様鱗狀名新亭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名浙江又東會紀溪溪水出始新縣西東逕縣故城南為東西長溪溪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奔波聒天孫權使賀齊討黟歙山賊賊固黟之林壁山山甚峻絕又山禁五丘齊以鐵弋椓山升出不意人以白棓擊之賊禁不得運用奇功平賊於是立始新都於歙之華鄉令齊守之後移出新亭晉太康九年改曰新安郡溪水東注浙江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里廟渚有大石高十丈五十圍水瀨潘激而能致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

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縣南有孝子吳先墓先少喪二親負土成墳數年不勝哀卒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南流逕縣西為縣之西溪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水出縣西百丈山即潛山也山水東南流名為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盤石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為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山之陰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逕山楼水而峯峙交互傾對石挂壁相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扶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一日揚塵紫溪東南流逕桐盧縣東為桐溪孫權藉溪之名以為縣目謂當春之地立桐盧縣自縣至于潛凡有十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一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盤石周迴十數丈交紀潭際是陵所游也桐盧溪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縣故富春也晉改為新城縣者升桐盧為郡咸和元年復立為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為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孫權之先所葬也溪奈暴上有光

如雲表爲天。黃武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縣以封士宗。漸江又東北逕亭山西，山上有孫權父冢，北過餘杭，東入于海。漸江逕縣左合餘干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東有郭文，長晉建武元年，縣將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今改異之。建安十六年，縣民郎稚亂，賀齊討之，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岡爲城，南門尤高，謝安莅郡，造縣逕北門，以爲非爲亭長。漸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王莽之普睦也。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溪南大塘，郡渾立以防水也。縣南有三碑，是顧颺范甯等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陸渾遷居也。漸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漸江又東北派至錢塘縣，穀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爲縣，王莽之末理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東陽郡。穀水東逕獨松故冢下，冢爲水毀，其塼文云：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今則同龜繇矣。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水合。縣南東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故謂

之長仙縣也。亦言赤松採藥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爲名。後傳呼乖謬，字亦因改。溪水南出永康縣，縣赤烏中分烏傷上浦立，割於故吳。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既至建業，權將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即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其水飛湍北注至縣南門，入穀水。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如石牀，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綵帖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眾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大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縣，漢獻帝分信安立，溪取名焉。溪水又東，逕長山縣北，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黃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於山下。溪水又東入于穀水。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杰立，高一百許丈，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溪水。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炳並善越方。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炳次禁枯柳，柳爲生荑，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身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知，炳乃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驚怪，炳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不能入。炳東道懷術，而不能全身避害，爾因長弘矣元之寵，元還之東，故雖殺矣。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漸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漸江是也。漸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如蓮花。昔有道士獨住，不歸，或因以稽留爲山號。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昔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

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亮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遊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將遊會稽，至錢塘，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作湖，因秦始皇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浙水又東合臨平湖，異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傳言此湖草穢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

天寶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人於湖邊得石函。出
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璽元
年。孫皓以為元皇中興之符徵。石湖之石瑞也。錢塘記曰。臨平之聖湖水
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
江也。又過會稽山陰縣爲晉竹里。里有晉城。言句踐封范蠡子之邑也。浙
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
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爲封
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
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冢北。冢在木客村。耆
舊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
因以名地。句踐都琅邪。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句
踐謂不欲遷。止。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
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
吹山。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
號曰賀臺。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爲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
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嶝孤危。徑路險絕。記云。板

華制苟。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
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
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為茅山。
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
玉。下多玞石。山海經曰。勺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吳越春秋稱山覆釜之中。
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
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
崩于會稽。因而葬之。言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
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湮井。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
東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征記
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山。石形似上有金簡玉書之言。言夏禹發之
得百川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射的之西有石
室。名之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為貴賤之准。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
貴。故彥言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
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為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
次道作郡。常於此水中得烏賊魚。而對精羹。上蔭修木。下瞰寒泉。西連稽

山。皆一山也。東帶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若耶以成五劍。溪水上承嶕
峴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猿狖驚心。寒
木被潭。森沉駭觀。上有一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連句題刻
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漢世劉寵作郡。有
政績。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大錢。然山棲遁逸之
士。谷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遠為貴。所衆從意。故父老以一錢為
榮。豈藉費也。義重此耳。溪水下注大湖。耶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郡
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弘少以苦節
自居。恆躬採伐。用貿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
檝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會得者。徒草相謂汝不欲及鄭風
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甚有
亭。吳黃門郎楊東明居丁弘湖里。太守張景數往造焉。使所責行漿。漿之
西作宇。宇垛折以揭為名。謝惠作賦從海來。揚帆拂境。後復移立。厥名猶
在。東有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
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云。句踐練冶銅錫之處。採炭於南山。故其間有
炭瀆。句踐臣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縣南九里有候

山。山豚立長湖中。昔秦始將軍孔休侯。少時遭世福陂此山。湖北有三小
山。謂之秦野山。在縣南六里。侯吳越春秋越之棄死也。山有石室。言越王
所葬息處矣。縣湖北有陳音山。陳音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
其說。乃使簡士習射北郊之外。按吳越春秋音死葬於國西山上。今陳音
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諸郡舍。迤衍相屬。又於湖中築塘。直指
南山。北即大越之國。秦改爲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
於此。命曰會稽者。會計也。始以山名。因爲地號。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
禹祠爲越。世歷殷周至於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踐稱王。都於會稽。吳
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也。在諸暨北界山陰東鄉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
事吳。故此其門以東爲右。西爲左。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門
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作宇屋之大也。亦多是越時故
物。句踐霸世。徙都瑯邪。後為楚伐。始還浙東。城東郭外有靈氾。下水甚深。
舊傳下有地道通於震澤。又有句踐所立宗廟。在城東。明里中甘濱南。又
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在孫山側。基。禁林栽宇。刹闕淚減。盡泉石之
好。水源運逝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瑯邪郡之
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壘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

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云越王無疆為楚所伐，去琅邪，止東武，人隨居山下，遂目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為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上道，猶如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吳王、小吳王村，並是闔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越為吳所敗，以三千餘衆守於會稽山。吳身待女，絕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棲於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江之西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謂此也。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沖闇經儼遊此會稽，聞咏累發，行亭潔，後候不見。儼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漢高帝十二年亦吳也。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浙江又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能語，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因是詔為語兒鄉，非也。禦兒之名，遠也。蓋無智之徒，因藉地名，生情穿鑿耳。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安得引黃武證地矣。韋昭曰：越北鄙，在嘉興。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人輸成於吳，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夫湊山陰是也。浙江又東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謂之柤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數戰不利。孫靜說策曰：朗負阻守險，難可卒拔。柤瀆去此數十里，是道要也。若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也。策從之，破朗於固陵。有西陵湖，亦為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又逕永興縣南。縣在會稽東北一百二十里也。闔閭弟夫槩之故邑也。王莽之餘衍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縣有浙江，又東合浦陽江。江水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二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下洩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為洩也。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夫槩王之故邑。是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虜也。夫水多瀨，瀨中有大湖，春秋多水，秋夏涸淺。江水又東南逕剡縣與白石山水

會。山上有瀑布，懸水三十丈，下注浦陽江。浦陽江水又東流南屆，又東逕北轉逕剡縣東。王莽之盡忠也。縣開東門向江，江廣二百餘步。自昔耆舊傳縣不得開南門，開南門則有賊盜。江水翼縣轉注，故有東渡、西渡焉。東南二渡通臨海，並泛單船為浮航。西渡通東陽，并二十五船為橋航。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散入江。又溪上下，崩崖若傾。東有嵊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為峙之秀峯。山下衆流爭導，沸石激波，浮險四注。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徑十尺。橋上有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盤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兩傍悉高山，山上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响聲外聆，木石播散，黑使聞其聲。江水北逕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沙渚平淨。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嶀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遷徑峻狹，不得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狀若將上飛翔平王。雷有採藥者，於山見通睽者上於山頂，斲下有十二方石，地悉夕輩，遂峻史壽。遂追前路，言謂仙之所集，故以靈嶀名山。嶠北有峯，前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尋禍，不為蛇虎所傷，比則得山余。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泛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書始分之。舊治水西，常有波湖之患。晉中興之初，治今處。江出姚山，謂之姚浦，逕縣下西流注于浦陽，承山下注此浦而東小而逕于江。江廣一百，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巒被水，江隔真南隱。故桂梓蔚然，望景爭途。江南有故城，太尉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本司鹽都尉治，地名虞賓，晉太康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縣南有蘭風山，山少

木多石。緣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枕帶長江。蒼茫泳涇皇
之若頓。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爲三石
頭。丹陽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愛宅蘭風垂
釣於此。以詠終朝。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貴漁得魚貴不。方平答曰。釣亦
不得。得復不貴。亦謂是水爲上虞江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
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廟今移入衆山。此三山孤立
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山疊嶺。參差入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
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猪鳴有石徒所。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
創湖之始。邊塘屢崩。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
有上塘陽。中三里陽邊。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遏峰山前湖以爲埭
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將無淹潰之害。縣東有龍
頭山。山崖之間有石井。冬夏常洲清泉。南帶長江。東連上虞。江之道南有
曹娥碑。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衆父尸不測。乃號踴江介。因解衣
投水。呪曰。若值父尸。衣當沉。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沉。娥遂於沉處赴水
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目山。洪濤
一上。波隱是山。勢淪嗾然。聞居數縣。行者難也。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

母妻。感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是抱母
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其獸夫。又
有吳寧破山。事源注于曹江上虞。江東逕周市而注永興。地理志曰。縣有
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之東北一十里。江北柯水驛即江也。又東北
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
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浙江又東注于海。山海經
曰。浙江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南水
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二鬱。地理志云。逕臨塵縣。至領
方縣注于鬱。容容夜綱湛來牛。須無無濡營進皇無地零使黎。使舉水
出貴州貴興郡。郡以大康中分鬱林置。博至臨塵入鬱。無會重瀨夫省無
變由蒲王都融勇外。此皆出日南郡西東。東入于海容。容水在南蠢名之
以次轉北也。右三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
縣西北。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挺爲山。國語曰。禹封九山。山者之聚
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爲崧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有少
室。東北有大室。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自然飲
食。又云山有玉女臺。言漢武帝見因以名臺。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

北。公宗也。王者封禪於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霍山爲南嶽
在廬江灊縣西南。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爲霍。開山圖曰。其山上
侵仲氣。下固窮泉。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古文之敦物山也。雷
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王屋山在河
東垣曲縣東北也。昔黃帝受丹訣於是山也。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王烈得石髓處也。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
渝縣南水中也。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
西侵。歲月逾甚。而苑其山。故言水中矣。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太
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
縣西。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
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隴山。敦物山
在扶風武功縣南西也。須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禹貢中條山也。嶓冢
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南條山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鄭玄
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
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
安國曰。共爲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

不爲相杜。杜故因以名。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山海經云。山在鄯林東
河所入也。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地即休屠澤
也。古文以爲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姑
臧縣故城西。東北流水側有靈淵池。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敦煌侯瑾善
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
條茂起學舍。築闕於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從發。重
學於斯。故有靈淵之名也。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
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
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
寒涼故也。逕于莫。晉徙治北。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
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
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
四時宮。隨節遊幸。并舊城爲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閣綺麗
鉼撤中長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澗水入焉。俗亦謂
之爲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與長泉水合。
水出姑臧東揟次縣王莽之播德也。西北歷黃沙阜。而西北流注馬城河。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置武威縣。武威郡。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爲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合黎山也。流沙西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合之乃滅。其石如物言動火之事。狄疾經年。故不軟輕進耳。流沙又逕浮渚歷壁帝之囿。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崑崙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逕夏后開之東。開上賓于天。得九辯與九歌焉。又歷負丘不死之西。入于南海。三危山在燉煌縣南。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烏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漢武帝後元分酒泉五

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即冀縣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則鳴。有常應。人云石鼓山有石鼓於星爲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爲物。鳴深則殃在主矣。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漢書以爲貴山者也。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是山也。汝水出其北林也。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景山也。卞和得玉璞於是山。楚王不理。懷璧哭於其下。後王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玉焉。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而章山也。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外方山。崧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也。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尚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縣即王莽之猶亭也。尚書殛鯀於羽山。謂是山也。山西有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爲黃熊。以入羽淵矣。故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

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陶丘。丘再成也。荷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大坯地在河南成皋縣北。爾雅曰。山一成謂之坯。然以其坯山名。非地之名也。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地之南在邔縣之北。尚書曰。導漾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亦出處之所。津途關路。惟郢都去及劉澄之書。在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沱。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玉海。漢水經自河水至斤江水。河漯汾澮涑文原洞晉湛濟清沁淇蕩洹漳易㶟聖巨馬濡沽鮑丘濡達滇洛穀甘漆滻沮渭漾丹汝潁淯漢

灣陰汳睢鮑于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潛湍均粉白沘淮溠清㶏濕涀瀙滍瀤蘄決泚泄肥施沮漳夏羌涪潼涔江青衣亘若沫延江沅酉存溫淹葉檢夷油澧沅浪資漣湘灕溱匯洣鍾耒洣瀧劉潁贛盧漸江斤江非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末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酈道元序曰。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唐六典注。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引枝水一千二百五十二。漢地理志引桑欽之說於上黨曰。絳水出西南。於平原曰。漯水所出。泰山丹陽之汶水。淮水。燉煌郡之魚澤。敘張掖曰。弱水自此至酒泉合黎。中山曰。易水出而北東入滱。通典云。水經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經云。壽張。光武更名。臨濟。安帝更名。湖陸。章帝更名。水安。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按後漢志。濟水王莽時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所撰。都不詳悉。景純注解。殊略亦多迂怪。經云。河出崑崙山者。出於禹本記。山海經曰。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酈道元所注。亦引禹記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范曄叙康居盤瓠之類。撰水經者亦同蔚宗之旨趣。又云。其和帝以後所撰經云武

使塋又云。魏興安陽縣注云。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新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事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不言桑欽。凡志云漢桑欽撰。成帝時人。前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漢地理志注。文選注。史表正義引水經。後漢注引水經注。後漢鬱夷傳論漢氏征伐戎狄云云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唐志有僧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後西南夷論漢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崔光炯
圈點監生臣馬承孝
臣[illegible]道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二　十罕

館

館侍

記纂淵海見人不能館不閒其所舍註記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左傳二十四年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扉屨可也左傳四年辰嘉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左傳二十六年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傳三十年鄭商人曰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傳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同上賓至如歸無寧菑患左襄三十一年更舍上舍史記秦紀飾廚傳稱過客西漢宣紀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司馬相如傳夫妻治具灌夫傳厚具樂飲陸賈傳以惡草具進陳平傳並西漢館穀底寧口粘修溥具以自說予君曾不肯少顧臨司馬相如長門賦重客至矣校館敘疏柳文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將軾上成納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南郡新書貧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東坡

館伴

倪思承明集重明節館伴語錄序　左丘明傳春秋載列國應對賓客之辭甚詳蓋事之委曲非文辭不足以宣其意義理所在使者屈而弱者伸則威力有所不行宜不甚可貴哉中興講和好務大體厭主事於是館伴接伴與夫使虜皆有語錄而虜亦仰體聖朝無愛南北之意擇其臣以口語輕啓釁端故正使皆用同姓推重之人相與應對不過唯喏輔行多中原士族或黠而稍知文義朝廷則以閤門賓贊習於儀範謹於言辭者為之對故亦無自而妄發當紹熙初虜之事朝廷方謹選使尤以重厚為先而朝廷亦重於伴容之選故思以掖垣備數與虜使周旋半月不過寒暄勞問而已畢事以語錄上其書本不足存然公見之儀私覿之禮皆斟酌舊典無過弗及之患後之求諸故府者或有考焉嘉定己卯二月景迂老人倪思序　紹熙二年七月金國遣使鎮國上將軍同簽太宗正事上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百戶完顏宪副使中議大夫太常少卿上騎都尉陳留縣開國子食邑伍百戶路伯達來賀重明聖節十八日得旨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倪思充館伴使武德郎閤門舍人趙昂充館伴副使尋准勅思假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昂假廣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永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九月初一日思等往赤岸班荆館迎接人使宿于館下初二日曉思等遣通事押人馬從物往前路迎接北使副完顏宪路伯達以下至一更以來一行舟船到赤岸宿泊初三日早思等令通事依例當面互傳思等名銜北引接分付傳國信台旨互見傳語只將名銜互各轉呈次互各轉呈思等名銜訖次令通事請宪等以下受賜御筵并傳語宪等云今日本朝忌辰依例受賜訖宪赴坐宪等云即客便赴少頃同入班荆館天使往邦後賜御筵具擁忠賜酒菓宪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次與思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三節人謝恩次思等謝恩次宪等謝恩及拜表訖宪等備例送天使土物訖思等問宪等陞辰對立定各稍前思顧宪等云國信同簽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宪等應喏昂顧宪云國信同簽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宪應喏顧伯達云國信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被旨館伴再得參見伯達云再獲瞻見次相揖分位出館歸船錢送御筵酒菓食味上船訖撥通事云宪等少閒到仁和館兒赴會食思等備例從之次行船到仁和館擺泊將酒菓食味錢送上船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四日早思等與宪顏宪等自仁和館行船至北郭稅亭宪等編排禮物進馬入城訖思等令通事請宪等以下赴坐茶酒次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稅亭赴坐酒行五盞畢思顧宪云船中莫穩便否宪云緣穩便思又云得雨甚凉宪云兩日前熱出汗對立各稍前思等云適承受傳旨恐有司排辦鞍馬不甚整齊特令寬借御前鞍馬令使副以下騎坐宪等云感皇帝恩相揖畢拔第上馬同行入餘杭門次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傳語宪等欲過位動問館舍穩便否宪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位中諸事足備不煩過位思等備例從之又傳語思等云來時得朝省處分並依去歲例沿路在館筵宴並免舉樂殿廷宴樂不敢辭初七日上壽回歸驛御筵十一日內宴並昔免簪花思等具錄奏聞并中朝廷候指揮次監門黃邁就賜被褥鈔鑼等宪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宪等過位會食宪等吉見思等亦備例從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五日早思等與宪顏宪等互相傳語萬福臨安府書送宪等酒食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令通事引閤門說議舍人李安禮入位與宪等相見說朝見儀畢出位宪等轉出朝見牓子指閤門投進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六日早思等與宪顏宪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見出都亭驛至嘉會門思顧宪云連日陰雨今早喜得稍霽宪云雲漸開思又顧宪云同

敍庚甲多少兗云年四十二歲次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陽門裏兗等下馬相揖訖次入客省幕次報班赴朝見訖出殿各歸幕次思等令通事請兗等同赴客省茶酒兗等告各就幕次供食思等循例從之供酒食畢次報班赴垂拱殿茶酒訖歸幕次對立思顧兗等云朝見禮成伏惟歡慶兗應喏路伯達云極感台念鼎顧兗等云朝見禮成伏惟歡慶侍宴良勞兗等應喏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近都亭驛思顧兗云館中有所闕望見諭兗云極感次至都亭驛中門裏對立馬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轉送朝見所賜衣帶例物入位承受劉信之等傳旨賜茶器兗銀絲竹絲茶匣各一副伯達竹絲茶匣一副茘枝圓茘枝各二十斤思等令通事傳語轉送入位兗等起身祇受訖云感皇帝恩次天使王師雄賜內中酒菓兗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兗等〻下過位排當兗等告兗思等循例從之次思等循例送兗等第一次私覿各紫羅纈羅木綿虔布各一十疋龍團鳳團茶各一斤兗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次兗等回答思等第一次土物各透背五段毛子二段徐呂皮一張鹿項合兒一箇面油二楪茯苓一斤紅乾肉二腳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七日早思等與兗顒兗等

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上壽出驛至便門思顧兗云館中請事穩便麼兗云穩便又云尚書謂思貴壽思云四十五歲兗云精神煞好思應喏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陽門裏兗等下馬相揖同行入客省幕次分位次報班赴上壽酒畢歸幕次思等令通事請兗等赴客省茶酒兗等告兗思等循例從之次對立思顧兗等云趨班上壽伏喜禮成兗應喏路伯達云極感台念鼎顧兗等云侍宴良勞台用兗應喏伯達云煞感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至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次兗等令北引接傳語送思等各閤道紵絲一段大紵絲二段紫紵絲一段大透背一段紫茸一段白細毛子一段毛綾一段紫皂花羅一段鹿項合兒六箇筅兒三十箇徐呂皮三張斜皮二張紫紗大樂袋一枚小樂袋二枚便袋一箇貂鼠尾帽一項氈帽一項皮手衣二副氈手衣二副奔玉石鍬嚮一副面油六楪茯苓二斤五味子二斤紅乾肉四腳松子一十斤棗一㪷林禽旋二裹沽羊一口左都管泛送思大紵絲二疋大透背一疋紫茸一疋紫羅二疋黃細毛子一疋貂鼠帽一項沽羊一口紫羅樂袋二箇手衣二副面油五楪鹿項合兒三箇便袋二箇徐呂皮二張筅兒三十條松子四斤右都管泛送鼎大紵絲一疋皂花綾二疋大透背二疋貂鼠帽

一項紵絲氈帽二項紵絲便袋八箇棗二盤紫羅樂袋四箇徐呂皮六張筅兒八十箇鹿項合兒三箇面油一十合松子二斤紅乾肉五腳羊羓半箇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書表引接押遞五人共送思等毛子一十段細毛子一十段毛羅二十段紫皂花羅四段青絲綾四段徐呂皮一十張氈帽四項青絲綾帽兒四箇皮袋兒一十箇皮手衣四副鹿項合兒一十箇便袋一十箇紅乾肉四腳面油三十合思等循例受之次押伴胡樞密到驛與兗等互傳名銜天使宋暌賜御筵李鼎賜酒菓思等令通事請兗等以下受賜御筵少頃兗等以下過位受賜訖兗等與天使互展起居狀樞密同思等謝主次兗等謝主畢樞密與兗等互展起居狀同陛廳就坐喫茶訖離位三節人謝坐畢復就坐酒行至第一盞樞密令通事傳語兗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相陪館中可煞倦跼兗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聯際至第三盞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樞密同思等并兗等各少立樞密與兗等各稍前樞密傳旨宣勸兗等以下酒各一盞兗等云感皇帝恩躬身飲酒訖其賜到酒菓食味轉送入位至第七盞樞密令通事傳語兗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望體聖意多喫酒食兗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煞多喫酒食至第九

盞樞密遣通事傳語兗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兗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疊承傳誨酒已飲盡御筵畢兗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喫湯畢離位立三節人謝恩訖各降階樞密同思等謝恩次兗等謝恩及拜表訖兗等循例送天使土物畢相揖分位樞密送兗等私覿入位次兗等回答樞密土物出位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八日早思等互相傳語萬福訖次思等循例送兗等第一次私覿各沉香一斤箋香一斤建茶盞一十隻黑漆四星茶合一副茶托子一十隻走馬椀鉢一副香壘子一副椰子香壘子一副犀皮四星茶合一副減粧一副茶筅子一十箇分茶五十夸建茶一百夸兗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次兗等回答思等第二次土物各透背一段綫紗一段茯苓二斤斜皮二張徐呂皮一張鹿項合兒一箇面油二楪羊羓半箇兗等又泛送思等各大紵絲一段大透背一段毛綾一段紫皂花羅一段鹿項合兒五箇筅兒三十箇徐呂皮三張斜皮二張紫紗大樂袋一箇小樂袋二箇便袋二箇貂鼠帽子一項皮手衣二副面油一十合茯苓二斤五味子二斤紅乾肉四腳松子一十斤棗一㪷林檎旋二裹白粳米一石西瓜二十箇左都管泛送思等各徐呂皮二張松子二斤五味子一裹便袋三箇筅兒三十箇皮手衣二副面油五合鹿項合兒

二箇紫紗樂篸一箇氈帽一項紅乾肉三脚白毛子一段大透背一段紫羅一段皂花綾一段右都管泛送思大紫羅四段大紫皂花羅一段泛送昂大紵絲三段大透背二段大花綿紬一段紫并三段毛子三段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書表押進五人共送思等毛子一十六段毛羅四段徐呂皮二張皮袋兒四箇便袋二箇鹿頂合兒二箇面油四合思等亦循例受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九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客省發賜究等酒食思令通事押送入位究等起身祗受訖令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蒙賜到酒菓感皇帝恩送到謝奏一封託為投進次天使馮溥賜重陽節綾羅并酒菓棗糕究以下受賜訖少頃思等與究等以下同行馬赴天竺寺燒香出驛思顧究云昨日不得瞻見館中可煞倦跼究應喏昂顧路伯達云館中莫穩便否伯達云煞穩便昂又云恐有所闕見諭伯達云種種煞穩便無所闕行馬至三省前伯達顧昂云天使安康麼昂應喏又云天使尚書安康麼昂又應喏又大尚書小某謝[illegible]甫次出錢塘門至望湖樓下馬各換窄衫上馬思顧究云秋氣甚清正宜遊山得晴時好究云時暫着雨不妨至天竺寺下馬同行入寺次分位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沉香思等令通事轉送過位究等起身祗受云感皇帝

恩次同赴觀音殿燒香跪拜畢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循例施絹四疋興寺中仍告從便發白雲亭思等循例從之思等却歸幕次究等行遶觀音殿登白雲亭看山茶訖思等接見同行思顧究云同發贍禮甚至識究喏次出寺上馬同行至天竺下馬同赴佛殿燒香跪拜畢究等亦循例施絹四匹與寺中訖同行至幕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乳糖等思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賜使人齋筵菓子仍免謝恩祗受究等躬身祗受云感皇帝恩究等告各位喫齋食就位分茶從便上山觀看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齋食及分茶訖究等上山觀看至絶頂思等令通事轉送酒菓上山傳語究等并三節人各從便飲酒久之下山思等接見同行思顧究云登陟良勞莫觀覽遍否究云煞觀覽思又云莫煞飲酒究應喏昂顧伯達云遊山良勞伯達應喏甚感昂又云煞觀覽否伯達應喏煞好出寺上馬同行至冷泉亭下馬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茶煎等思等與究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為使人遊山頗勞賜到酒菓令勸使人多飲從便觀看已令留門晚回不妨究等躬身祗受云感皇帝恩究等告各位喫食從便看放閘水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酒食畢究等赴呼猿洞看放閘水訖各上馬同行至望湖樓下馬換公裳復上馬同行入錢塘門將至太廟前思

等例傘飲容而過至都亭驛對立馬互相傳語安止相揖分位下馬初十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香藥酒菓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究等起身祗受訖云感皇帝恩天使任嘉謀賜內中酒菓究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赴玉津園射弓少頃上馬相揖同行出驛思顧究云昨日遊山不覺倦否館中傳歇麼究云不覺困倦傳歇次至玉津園相揖分位下馬伴射探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利州觀察使鄭彥與究等互相名銜天使藍師古賜御筵于忠正賜酒菓其雜物賜弓箭例物究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彥同思等謝次究等謝坐訖彥與究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陞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被旨伴射章得相陪館中可煞倦跼究等令北引接回傳語謝差人傳示章得參承至第三盞食畢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彥與思等同究等各起身彥與究等各稍前彥傳旨賜究等御前酒菓下酒究謝恩祗受究等躬身祗受云感皇帝恩以暫分位換窄衣訖再坐至第四盞畢彥令通事傳語究等請緊包指訖設交椅於瓦涼棚坐彥射弓究并昂及路伯達並射弩鼓第一對後箭先射中次彥射中思等與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欲移垛子

一十步添箭作四隻添作九花椀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承傳台旨頓台旨次移垛子添箭添椀訖昂中的再輪射間究方射中次伯達射中已上並隨射中受賜例物及互勸酒一盞實箭一對又再輪射間昂復中的次究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并彥云日色已晚告免射思等與彥復令通事回傳語究等云日色尚早且欲觀德更射數對究等再令北引接傳語云射禮已成告免射思等與彥復令通事回傳語云領台旨不敢再三次思循例受賜鞍椀訖各分位換公裳再坐至第七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切望多飲酒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已煞飲酒至第九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酒已飲盡御筵畢究等備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訖次各降階彥同思等謝恩次究等謝恩及拜表畢究等備例送天使土物訖相揖分位次思等與究等各上馬同行出玉津園將至都亭驛思顧究云射射不易歸館且熟歇究應喏入驛相揖分位下馬及互相傳語安止十一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大安山驛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究等下馬同行至客省幕次報班赴宴中歇各歸幕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

果子思等令通事轉送過位寃等起身祇受云感皇帝恩次客省供白肉
胡餅等寃等皆各就位喫食思循例從之供食訖報班再坐宴畢歸幕次
對立思顧寃等云侍宴良勞寃云極感路伯達云彼北爺顧寃等云適聞
侍宴甚勞莫煞飲酒寃等云煞感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至
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天使任邦俊賜寃等以下生饒依例折傳寃等受
賜訖思等令通事請寃等以下過位排當寃等皆免思等循例從之次思
回答寃等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木錦二疋白紵縩一
疋生白大公服羅二疋生白大敤紗二疋生桃皮綃二疋上等建茶二百
參花參茶四參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阮絃二副打馬
盤一副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二兩黑篤耨二兩紅字香五兩木栖油一十
合蓽撥一十兩蓽澄茄一十兩南鵬砂五兩南粉三十兩紅帶鞓二副異
樣茶一十參爺回答伯達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木錦
二疋白紡縩一疋生白大公服羅二疋生白大敤紗二疋生桃皮綃二疋
上等建茶二百參花參茶四參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
阮絃二副打馬盤一副黃串香二兩心字香二兩黑篤耨二兩木栖面油
一十合紅帶鞓二副異樣茶三十參思等回答左右都管泛送土物各生
白暗花羅一疋生白素羅一疋生白春羅一疋生白敤紗二疋龍團勝雪
四參花參茶二參建茶三十參黃串香二兩紅軟香二兩黑軟香二兩龍
涎香二十餅心字香二兩拂手佩帶二箇木栖面油一十合紅鞓二副阮
絃二副寃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二日
早思等與寃顧寃等互相傳語萬福天使陳詢禮賜內中酒菓寃等受賜
訖思與寃等各上馬同行赴浙江亭觀潮出驛思顧寃等云昨日宴回歸
館得歇麼寃應喏寃又云館伴尚書不勞困麼思云不覺困倦思又云連
日陰晴不常適來又有數點雨且喜得晴寃應喏次至浙江亭下馬分位
寃等皆各位茶酒從便看潮思等循例從之次換窄衫出位承受劉信之
等押賜到酒菓思等與寃等對立各揖前思等傳旨為使人觀潮賜到御
前酒菓令使副多飲仍免謝恩祇受寃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分位供
酒食訖寃等循例支散弄潮人例物畢換公裳出位上馬開爺顧路伯達
云江潮可觀麼伯達云煞可觀爺又云連日蒙惠土物已遣人致謝伯達
云甚感彼此行至候潮門外思顧寃云適來看潮得子細否甚壯觀寃云
煞好看又得晴明看得子細思答云晴色甚佳至都亭驛中門裹對立馬
相揖分位下馬思等循例送寃等第三次私覿各紬羅綳絹木綿虔布各

一十疋龍團鳳團茶各一斤建茶五十參寃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
受訖次寃等回答思等第三次土物各紵縩一疋透背二段絨紗二疋斜
皮二張徐呂皮一張從蓉二斤鹿頂合兒一箇面油二楪松子一裹紅乾
肉二腳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次思等回答寃等第
二次泛送土物各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紅邊羅二疋生白中春羅二疋
生白貢敤紗四疋建茶一百參龍團勝雪六參紅鞓二副紅軟香二兩黑
篤耨二兩黃串香二兩上品龍涎香三十餅建茶盞一十隻黑漆茶托子
一十隻茶瓶子四箇錦圍荔枝五百顆荔枝五百顆琴絃五副阮絃五副
細扇一十柄聚扇一十柄思回答左都管泛送第二次生白樗蒲綾三疋
生白春羅一疋生白貢敤紗一疋建茶一十參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
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爺回答左都管泛送生白暗花羅三疋生白春
羅一疋生白貢敤紗一疋建茶一十參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黃串香
一疋心字香一兩思回答右都管泛送生白樗蒲綾一疋生白暗花羅一
疋生白敤紗一疋生白蓮花紗一疋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參薰衣香一
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爺回答右都管第二次泛送生白樗蒲綾一
疋生白暗花羅一疋生白春羅二疋生白素羅二疋生白貢敤紗二疋蓮
花紗二疋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參薰衣香一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
兩寃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繼而思等回答北書表押遞共生
白樗蒲綾五疋中紅邊羅一十疋生白暗花羅五疋貢春羅一十疋貢敤
紗一十疋蓮花紗一十疋小龍團茶一十餅上等建茶一百參聚扇一十
柄心字香五兩紅鞓五副遂人到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三日早
思等與寃顧寃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辭出驛至南宮門外思等
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裹寃等下馬同行入客省幕次報班朝辭訖各歸
幕次思等令通事傳語請寃等赴客省茶酒寃等皆免思等循例從之次
引就幕次對立相揖思顧寃等云使事已畢伏惟攙慶寃云甚感路伯達
云相別有期爺顧寃等云朝辭已畢成禮而歸可以為慶寃應喏伯達云
皆自台庇相別有期次相揖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南宮門至都
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轉送朝辭衣帶等入位臨安府書送寃
等盡儀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寃等卻回臨安府土物出位監厨王德謙
寄賜寃等大銀羅寃等受賜訖次押伴葛知院到驛與寃等互傳名銜天
使王德謙賜御筵特澄賜酒菓思等令通事請寃等受賜御筵少頃寃等
以下過位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知院同思等謝生次寃等

謝坐訖知院與寬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陞廳對立思與寬等各稍前
思等傳旨密賜使副以下金銀仍先謝恩祇受寬等躬身祇受訖云感皇
帝恩次各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知
院令通事傳語寬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相識館中可煞僂踢寬等復令北
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參見至第三盞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割
酒菓食味知院與思等各起身知院與寬等各稍前知院傳旨宣勸寬等
以下酒各一盞寬等云感皇帝恩躬身飲酒訖其賜到酒菓食味轉送入
位至第七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寬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切望多喫酒
食寬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疊承傳誨酒食煞喫至第九盞知院令通
事傳語寬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寬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酒已飲盡
御筵畢寬等備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畢
各降堦知院同思等謝恩次寬等謝及拜表訖寬等備例送天使土物畢
知院與寬等互展攀違狀相揖分位知院送寬等私覿入位寬等卻回答
知院土物出位思等泛送寬等各端硯一隻沉香一塊薔薇露一瓶素罄
油一合異樣茶二夸出格茶一十夸上品龍涎香一十五餅龍鳳茶一斤
寬等令北引接出位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思令通事請寬等以下赴

坐解換夜筵寬等告減作三盞思等備例從之少頃寬等以下過位相揖
就坐酒行至第二盞食畢各起身對立思備例覿對勸寬等酒各一盞思
顧寬云將命遠來司日幸得相陪飲此一盃還朝早膺封拜寬應喏種種
煞荷周備昂顧伯達云再得款陪館中凡有不周切望以舊審曈識伏幸
闊略自此還朝即隔一日九達之龍伯達應喏云館中諸事周備甚感台
念思等備例送寬等解換物各白藤織鞘桃柳木靶四事刀子一副紫較
子袋兒一箇沉香壓口子金銀花裹玳瑁合兒一箇龍涎心字香五十餅
紫春羅繡裹肚一條紫春羅繡勒帛一條寬等復覿對勸思等酒各一盞
寬等備例送思等解換物各逡背一段紫羅勒帛一條刀子一副藥袋兒
一箇壓口子全鹿頂合兒一箇並各收受訖次相揖就坐思等勸都管以
下酒各一盞及送左右都管茶各二十夸上節各一十夸中節各八夸下
節各四夸寬等卻勸掌儀通事酒各一盞及與銀絹鹿頂合兒等至第三
盞食畢寬等備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各起身對立思等投寬等賜同送
至位次門思等再覿對寬等酒各一盞思顧寬云再飲此盃逐中善保台
重寬應喏昂顧伯達云懷爾言別豈勝瞻戀逐中善保台重伯達云在館
凡百周全乍別善保台重次互相傳語安止十四日早思等與寬顧寬等

互相傳語萬福寬等裝發行李攜杖絕承受劉信之等賜龍鳳茶金鍍銀
合寬等受賜訖信之傳宣使人好坐鞍馬思等與寬等各上馬相揖同行
出驛次出餘杭門至北郭稅亭寬等告免赴茶酒思等備例從之相揖分
位下馬歸船援送酒食上船至仁和館供晚食訖行船至赤岸互相傳語
安止就船宿泊十五日早押伴戶部尚書葉翥送伴使顯謨閣學士袁說
友副使右衛上將軍王廣與完顏寬等互傳名銜思等令通事請寬等以
下赴御筵少頃上輪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班荊館天使王德謙賜御筵佳
嘉謀賜酒菓寬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翥等同思等謝坐次寬等
謝坐畢翥等與寬等互展起居狀相揖同陞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
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至第三盞翥令通事傳語寬等云被旨伴筵幸
得瞻見且望多飲寬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瞻際酒
已煞喫至第七盞翥令通事傳語寬等云聖恩特賜錢宴禮意隆厚切望
多喫酒食寬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煞喫酒食至第九盞翥
令通事傳語寬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寬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疊
承傳誨酒已飲盡御筵畢寬等備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
立三節人謝恩訖各降堦翥等同思等謝恩次寬等謝恩及拜表畢寬等

備例送天使土物訖同陞廳對立翥謂寬等云遠爾言別不勝依戀途中
善保台重思顧寬等云邂逅司參陪還爾言別豈勝
依戀歸途脩阻切乞保重寬等云在館邂逅乍別善保台重昂顧伯達云
向者將命出疆往回之間甚荷照拂兒子疾病又蒙扶持館中款留數日
幸得相陪自此執別善加保重伯達云乍違幸保台重昂顧寬等云乍違
善保台重翥弁思等與寬等互展攀違狀相揖退說友送伴　前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三　十罕

館

詩文

宋謝絳上仁宗乞閣內館倣景德之制狀　臣聞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亞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造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作贊刻石于閣下景德中圖書寢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乃並以內帑西庫二聖因數臨幸加勞問遊宿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延墦之復編略畫訪求典籍是正疑文而筆工奎集有司引兩省故事別館外館以從櫽寫考校之便然直舍甲喧民攔荒接太官衛尉供擬澆削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陛下承審迹舉蓋降王趾冢冢冊府不聞典馬之音牘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侍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發文雅漸弊竊為聖時惜也願閣內館以倣景德之制

吳郡志陳沆炯林屋館銘　夫玄之又玄處眾妙之極可于不可歲道行之致斯蓋寂寥窅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御九井之記[illegible]若崑山平圓銀牓相輝蓬閬仙宮金薹崛起南職脊臺傍連飛閣桂柱瓊軒寰瑞銘曰大道既隱眾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泰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峨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罪花馬室靜壓墺汜至能

石澗集重絡館銘并序　崙南風土常燠惟桂林最善唐人喜詠歌之杜子美以謂宜人白樂天以謂無瘴然皆聞而知之者戎昱實從事莫府始有重著貂裘之句乾道九年余辱帥事臘後大雪盈尺苦寒如中州一坐屢索衣至盡用頃使朔庭時所服乃掇昱語名西偏擁爐之室且銘之此獨以御冬非所常居故謂之館云　炎交維古義所宅帝穠灘漬界南伯清淑回薄欝以積彼獻暉厲竅周跡亘令大冬枋厥職雪霧霾空風刮石浮擅覆宇謨寒息抱陽塞向塗四隙䡾景下隳牖生白載茸羣裘要煖廉從來笑言我友即時哉燠寒絕荒壯賓以號名尉北客

茅山志茅山曲林館碑　層嶺外峙還宮內睽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達覺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為勁好掩迹輜功寧莊偕老

梁元帝造閣先生朱陽館碑　昔太和中有許遠游者乃雲霄之勝友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蹤纂綦先構即聚孱宇十尋危甍懸牖以望斧星百拱高懸倚闕而睨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寅默翻成協贊身托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叡衷顧懷汾射望閭遊通朱陽欝起華構方宗靜臺冠月經樹迎風岧嶢高棟杳靄脩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烟生岫複

華陽隱居撰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搢紳之士飾禮容於閶闔耿介之夫斂衽魔於山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爰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收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周紫芝太倉梯米集蠅館落成賦并序　靜寄老人晏坐有室狹隘褊小僅容吾膝名曰蠅館客問其所以名曰昔楚襄王命宋玉作小言賦其語有之館於蠅頭燕於毫端烹虱脳膾蟣肝會九族而同嘗猶委餘而不殫今吾室類是故命曰蠅館也冀階室穴掃星塗冊治館於八月之壬子而落成於是月之甲寅落成之日喜而作賦其詞曰　予周子主於蝸牛之國居於坎井之閒地止一席屋止一椽下飲歸涔上窺醯天憑蚊睫以顧盼附蟣蠓而周旋雖伛僂以盡日聊婚戲而蹣跚是曰蠅館宅於蠅顛念此有生坎㙕多艱先人弊廬載葺載焚一歲之閒十徙九遷分窟共戶或衰王孫遭慎蒙屏亦愁其頓蓬廬逆旅莫適爲安今也身爲酒毋以給上官萬蟻旋磨電轉雷喧量升較勺乘塵滿前曾不旋踵長廊寂然勞少逸多歲有餘閑男豐女妃月有餘錢以燕以遊以樂吾觀曾不知足而猶欲渠渠廣廈以大吾居焉是可笑也已矣況乃自昔佞幸專擅權臣擅美富家鉅賈高門大第家僮五百人步障三十里奇禍忽作室毀百飛朝存華屋莫掩蒿裡嗟乎人生電忽如此視吾舍館豈不巨偉於是館成而落之主人喜甚而為之歌曰　心有天游室生白兮天宇雖大何迫窄兮爰舉吾館為安宅兮覧觀六合於襟席兮避陰休影匿吾迹兮絕交屏遊晦吾德兮蟻穴蜂房以自適兮

陰鏗詩集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極清溪千仞餘壇邊逢藥銚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蕙葉歛欲暝槿花疎徒教斧柯爛會自不凌虛

會稽掇英集沈約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龍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謝宣城集送江水曹還遠館　高館臨

荒途清川帶長陌上有滿思人懷舊望歸客塘邊草雜紅樹際花猶白日暮有重城何由盡離席　庾開府集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雲袍白鶴度風管鳳凰吹野衣縫蕙葉山巾簪筍皮何必淮南館淹留桂樹枝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賒聽人非七子含風異七花螢斯半壁上桂滿獨輪斜衆奇聊可望無暇逐仙槎　權德輿之集晚發武陽館即事書情　清晨策羸車朝聽聞村雞行將騎吏親自與情愛勝景風變林巒南畝事耕犁青林背白水方塘接廣畦靜笑拔長城野草莫幽蹊鷄鳴戚沃壤枯株發柔荑芳樹鶯命雛深林麝引麑杳杳途未極團團日已西暫士務嬰弁鄙夫戀蓬藜終當税塵駕豐灌依春溪　岑嘉州詩集梁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梁州梁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樓門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一作一年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　句容志李嘉祐　句容縣東青陽館作　句曲千峯暮歸人向遠煙風摧近水葉雲護欲霜天夕照留山館秋花落野田征途傍斜日一騎獨翩翩　武元衡集單于罷戰卻歸題善陽館　單于南過善陽關身逐歸雲到處閒曾是五年蓮府客每聞胡虜哭陰山　賈島集泥陽館作　客

愁何併起暮送故人迴發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獨坐鄉客慘孤燈照不開　宿孤館詩　落日投村戍愁生爲客途寒山晴後綠秋月夜來孤橘樹千株在漁家一半無自知風水畫舟繫岸邊蘆　錢起集宿新里館　愁人待曉雞秋雨暗淒淒度燭螢時滅傳書雁漸低客來知計誤夢裏泣津迷無以逃悲思寒螢處處啼一本有五韻。從遠守下云每食皆彈鋏歸山耐狄梨杖手光得路何日狄沉泥　宿洞口館　曉氣作狄離詩　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戶鳴亂來人不到芳草上階生次宿預館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幾重迴雲隨去雁寒露滴鳴蛩延頸遙天末如聞故國鐘　白居易長慶集題新館　曾爲白社羈遊子今作朱門醉飽身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重裘每念單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新館寒來多少客欲迴歌酒煖風塵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遊一樽相勸散覊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一桐樹館同題　階前下馬時梁上題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疏老桐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　杜牧樊川集題青雲館　虬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遶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

頃百株桑　唐孟浩然集夕次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知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溫州府志樂成館中卧病懷歸　異縣天隅僻孤帆海畔過往來鄉信斷留滯客情多臘日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蟲驚戶穴巢鵲眄庭柯徒對芳尊酒其如伏枕何歸歟理舟楫江海正無波　永嘉上浦館送張八子容詩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李紳集宿揚州館　舟依淺岸參差合橋映晴虹上下連輕檝過時搖水月遠燈繁處隔秋煙卻思海嶠還憤歎近涉江濤更凜然閒倚欄干指星漢尚疑軒蓋在樓船　張燈集秋夜館中醉後作　一葉驚風風已涼華燈照夜夜何長關山戴雲不過雁漲海浮日誰爲梁北向多虞翻憂憂南中獨坐天茫茫客夢遲遲還復醉醉裏狂歌歌更狂　王昌齡集郡縣閣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棶本家藍溪下非爲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水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務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爲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驅車鄠城宿東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

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跼步拂衣易爲高論途難有趣依范善終始吾兮豈不羨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獨孤及毗陵集早發龍沮館舟中寄東海徐司倉鄭司戶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況值遠道傷離群津頭卻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搖華持寄君　李涉集經溳川館寄使府群公　溳川水竹十家餘漁艇蓬門對岸居大勝塵中走鞍馬與他軍府判文書　唐人絕句呂溫　吐蕃別館卧病寄朝中親故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燭花繁豈知羸卧窮荒外日滿深山猶閉門　清時令節千官會絕域窮山一病夫遙想滿堂歡笑處幾人緣我向西隅　歲時雜詠歎叙倫　除夜宿石橋館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去逢春　唐詩拾遺趙嘏　泊島磯館　風雪晴來歲欲除孤舟晚下意何如月當軒色湖平後雁斷雲聲客起初傍曉管絃何處盡北寒楊柳遠津疎三間茅屋東溪上歸去生涯竹有書　別牛郎中門館　豎標收淚別朱門自料難酬顧念恩招得片魂騎匹馬西風斜上入秋原　百衲詩僧厲霆招真館　暮入招真館清風竹外亭壇邊蘇眺來上有丹經掃石雲離市添泉葉入甁還因重風景無吏挽門鈴徐鉉

騎省集將過江題白沙館　少長在淮揚依然認故鄉金陵佳麗地不道少風光精望共臺遠行登楚塞長般動語江領歸夢莫相妨王珪華陽集新館　偏箱積思莫推輪往子思親淚滿巾萬里有塵遮白日一行無樹識新春幽禽嚶囀已催客狂石欲荊如礙人膺酒相邀紅峯飲却困高處望天洋　就日館　高原春霽蕩妖氛使馹重來路始分難遠長安初見日漸親冀北已瞻雲東風未破胡天凍芳草應連紫陌薰早晚旅魂還舊幹晨鍾一到玉關聞　望京館　一從絕漢逐朱輪便有東風逐去塵和氣旋成燕谷暖使華重照蘇門新山川如避中原親天地應酣上國春二月塞亭行欲盡初花猶未識歸人　柳河館　柳河山外日曛曛柳色猶枯草正腓陰壑水聲多凡注晴峯雲影盡南飛黃牛擁犢爭春耦白馬學狐落暮圍路入隴塵誰與問桑間胡女避人歸　長興館絕句　風霜守冢不知年大類郁思毋安偏部謝漢恩須五餌載令係洗向山前　一題白馬館　白馬荒原非路岐征夫未起雪侵肌鴈思水闊猶南嚮人在氷天更北馳征吹欲號沙四作凍雲無賴日雨垂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對胡腸亦自嗤　南海館中　嶺外經年遂斷蓬孤吟廢館敝宵中燈回秋壁耿鄉夢雨送夜潮飄海風靖節久拋三徑樂子雲空漢十金空何時征棹

一歸去江有鱸蓴岸有風韓琵公安陽集次韻翁監再來館中　歸老江湖久自盟睡餘且復對空枰重來内閣人誰健慣蹋天街馬不驚已喜劉歆分七略尚傳韓愈誨諸生太平潤色須公等應許吾纖史隱名劉公是先生集迴風館　歐巢翔空直樓陰敵日寬風聲獵玉宇仙衕廢冰丸老檜頻成賴相馬不定竿世人驚未到六月尚清寒　臨都館　攬轡感空畫蕭條萬里閒向來貂已敝此去鬢且班雪沒前王帳（中京契丹前王廷）小沙連右地山（上之四冊石地也）星向陽氣復吾亦至戰還　張三館有前歲赴舉時題字處作　覊旅關東来獻書還曾題柱宿莊廬自知不及相如健重到曾無駕駟車（漢大夫来官車駕駟子從淮西來仏乗來故云）暫懷印綬過家庭車馬驂驛去路輕自為絲衣生意氣敢將晝錦比光榮　自思平還題嵩臺宋隆館　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欲盡頭護道江山解留客老夫歸思甚東流　松菊臺山手自栽二年輯寵客嵩臺無端却被東風誤又作思平一夢回　庶子領帳館寄隱直（時歸越中）離腸易感歲華催更度龍沙望紫臺持節不眠宵自永聽笳無事淚空摧扁舟何處山陰雪驛使他年嶺上梅欲寄一書愁已亂天涯應候客星來劉攽彭城集大安病酒留半日王守復來招不往送酒解酲因小飲江月

館　江驛春醒半日留更煩送酒爲扶頭柳花漠漠欹陵岸別是天涯一段愁　還館詩　步向端門足力遲仰瞻雙闕隔欄楓三年江海都如夢老態今朝始自知　下馬呼人問直廬歸嗇因讀舊時書黃花綠葉庭梢影噪雀鳴蟬宛自初　次韻和王四館宿　雪殘梧竹夜猶寒春入林花露已圖絕境自宜仁者靜窮歌非為碩人寬不眠紅燭傳俄頃刻意新書計若干等是前賢避集地似君尤更覺才難　蓬萊宮闕冠雲霓月出丹淵日隨西和暖時花元有信黃昏歸鳥自無迷讀書難字存雌蜺落筆雄辭在碧鷄五十衰年融過二絃頻何計可思齊　天星出屋勢闌干五夜傳呼禁漏殘虎豹深沉九關遠鵷鷄栖息一枝安病親黃卷憐燈闇老厭青綾怯歲寒長有江湖來歸夢更將衰白鏡中看　月白天虛星斗横夜深高閣勢崢嶸偏來耳冷人聲絕會是齋居近太清　初秋館中呈諸公　掖垣星宿上清居金馬文章次石渠雨定楓槐含秀爽秋還樓閣長空虛上知景伯無人事思許黃香未見書不忝容嘲聊自解下流仍復愧應璩劉公是先生集和張景純初置館中　張也湖海士心與迹並真語默或不常時以爲狂人蹉跎太倉史奔走京華塵頗如喪家狗累累敝精神雖游公卿閒望絕要路津感激自上書生當致青雲天光回日月聖澤煕

陽春禁林給筆札中府紬典墳群玉連帝居東壁臨北辰飛騰依清切寓直懷珍群慷慨氣益遒咏歌思邈新昔賢稽古力利祿不足云登瀛以爲榮濮被寧狀頻君乃鸞鳳姿方當極逢辰宜君揚執戟白頭專校文韓雄南陽集　和邵興宗再還館　莫嗟華髮尚蓬瀛自古儒生半滯縈學似揚雄老添祿才如嚴助厭承明一尊聊喜安吾道駿騎當知達此生聞說東郊可携手能來從我並鞍行　奉和喬年館宿　蓬萊仙構斗魁旁遮直初登漢署郎雲向城頭妝暝色月從樓角放寒光行看砌菊嗟殘艷坐對書芸襲暗香景物過清渾不寐素經讎罷得新章（時喬年校讎書志氏）三先生集和邵興宗還館　三年重到集仙庭却理陳編不自停閣下舊題歎已暗壁中遺稿尚餘青故人攜攜誰相好世事悠悠我特醒坐看重雲開白日獨持曾翮入高冥（蘇魏公集）過新館罕見居人　引弓風俗可傷嗟滿目清漠與白沙封域雖長編戶少隔山才見兩三家　又早行新館道中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過胡疆百感生日上東扶千嶂影風來空谷萬號聲人心自覺悲殊土物色偏能動旅情況是天恩懷慓俗不妨游覽趁嚴程　和就日館　戎疆迢遞戴星行胡騎奔馳束火迎人向萬山峯外過月從雙石嶺間生（館之東南有雙峯山行李將至見月初上）馬蹄看

即二千里客舍踰今四十程十月五日出都迨今四十一日矣每念皇華
承命重愧無才擧副群情　次韻楊立之十一官府館　國無政術効前
賢又乏詩名繼樂天建歲出藩居善地何時貢郭有良田回風已隔三山
路講德難階四子篇滿目勝遊都未到且將圖畫與人傳予到郡值災歉
五月尚未暇遊山　楚客登臨悲素秋感時風物自颼飀漆沈遠水清堪
鑑雨過群山翠欲浮月露往來羇旅恨倉箱千萬里民謳鬢毛衰颯歎遊
少珍重嘉篇寫我憂　和冬至紫薇館書事　恭時巡長日殊方展慶杯
關山歇沙磧星斗望鄉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氣來欲知王曆正候律應
葭灰　使回躍榆林堠夜至宿館　使還蕉道趣南轅朝出沙陀暮水村
炅落蕭疎人自少胡天慘慘日長昏鷄聞宿客驚如聞馬識歸途去似奔
屈指開年到京闕夢魂先向九重閽彭汝礪鄱陽集接伴太傅離新館其
兒遣子送　使者來郵至將軍走馬迎休離何所語躑躅不勝情寓目鴻
鴈澤傷心秋杜行天于非有間我老獨無兄清江三孔集館中呈曹直侵
淹翁曾且自謂　日過鰲山三丈紅陳編相對蟹如蓬未門請謁無時了
且訪東鄰慢詑翁　郵車館　野闊天長入望青眼中虛豁到鴻冥偶從
楚俗來同樂下視湘江笑獨醒風緊水光時變練日斜山影半廻屏扁舟

過此方年少老矣重來贅漸呈　李忠定公集　題棲真館三十六韻　武夷
古洞天奇峯三十六一溪貫群山青淺縈九曲溪邊列巖岫倒影浸寒綠
翩如鸞鳳翔矯若虯龍蹙攢觀聳宮苑屏幛互重複蛻仙骨遺金遊女肌
削玉雞棲層巖巔船抑斷崖腹覺館存几案仙機餘杼軸藍光瑩淵潭虹
影掛飛瀑翠竹蔭天池蒼苔封石屋繪禽頂長丹遺跡指如掬峨峨天柱
峯幔亭連翠麓傳聞武夷君嘗此會仙俗飛梯戟千丈絕頂且山足障以
翠雲幄藉以紫霞褥瓔搏傾流瀣玉豆膳麟鹿仙妃奏簫雲金鼓間絲竹
酒酣歌少憚歎息光景促曾孫誰復在往事空遺躅至今風月夜笙簫響
虛谷地靈饒泉石山瀨秀草木生使七閩人蔭此仙靈福嗟予真散才性
愛山水酷仙經與地志名字久已熟薄宦方區區仙賞宜碌碌神遊先夢
寐幽觀岢圖錄穿知因謫宦乃得厭所欲沿沂窮幽深應接勞耳目閱禪
豁懷抱壯觀慰幽獨卻想白雲歸伴此巖下宿夜寒夢魄清曉寒輕裝速
仙遊須再來何當謝羈束　午暑想夜明館道傍清流數畝可愛所之者
茂林脩竹耳　火雲千丈映溪山正是人間行路難賴有道傍飛瀑在噴
霜翻雪作清寒　實承何年夜發明至今郵舍傳佳名我來不暇尋光景
但愛將金漱玉聲　范石湖大全集題新館　露稻粘明瑞風茅家高浪荒

烟塘白道行行亂蛩響日腳千未吐雲頭晚猶溦欣此半日涼籃輿走清
曠病客不堪暑茲行天肯相委蚤杯無跡秋意滿千嶂稍尋衆石盟咏就
薄書障錫原定相念因風報無恙秦觀淮海集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
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寧
春伏綠猶閒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
當舉一觴還　汪藻浮溪集宿招賢館　此時客衢州嘗過招賢館主人敬
愛客置驛極要便堂前花作屏堂後竹成援人來銅步嶺路異玉山縣回
頭四十載興廢眼中見重尋舊館盟并遷無復辨況吟茂林欽帳望佳石
轉道逢里監門歎我曾識面白頭相勞苦語已涕雙泫破屋為少留夜寒
雨如綫王安石臨川集信州回車館中作　太白山根秋夜靜太白山在
剡縣公之舊遊也亂泉深水遶床鳴鄞公詩何愚還秦計未成寒留一夜
遶床鳴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當年指太白山　李義山君
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山木漂捏卧弋陽弋州西一百里縣名也　張祐有題弋陽館詩不知即
是此館否詩云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吳溪漫洋千將劍卻
是張聲斷客腸因思太白夜淋浪芭蕉一枕西窗雨一作西窗一榻芭蕉

雨復似當時水遶床　蘇頲濱集會仙館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
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
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建德館　龍眠淨洗中微
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蘇子美集獨遊曹天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裴回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密似嫌閒客入梅含應待主人
開贊謀盛府方投刃捍患長隄正展才早晚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倒尊
罍李跨鼇先生集漢源館　消熱層冰遠投涼嘉樹拂雨晴蕭洒去夢與
沈寥歸禽靜谷無語雲生山有衣路行知水好終不療長飢　一曉發射
洪循江而行書二詩州堆館　少健有力入雲耕耕雲不怕山重重歲贖
伏臘追社集照水自愛雙頰紅三十餘年廢田舍芋魁豆飯忘廻翁誓歸
復講舊生計無謂吾不如老農　翠麥鋪黄不鋪土白白紅紅花日許我
行未盡天之涯馬足與肩已辛苦時名入手無一掬昔年虎牽今化鼠奏
歸灌畦疏换肉無謂吾不如老圃　趙清獻公集賦幽館　日華烘玉篆烟
縷亘雕甍棗熟房櫳暖花妍院落明醉輕春有味夢短晝無情欲識憎憎
意回文織已成　又題祠館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
一片噴壘石留在行人下馬看真西山集題來青館軒窗幽雅主入方好

事不俗遣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遣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
響潺潺清魂便覺超塵世何況貴栖巖石間　趙蕃淳熙藁公擇客於玉山
溥尉之館思有挽為冝黃之行者公擇過余謀之作詩呈公擇兼簡溥尉
我稀未洗關山土君駕柴車過茅宇相從僅作一夕留冒雨衝風何自
苦如君人才豈終滯瑚璉要為清廟器冝黃玉山俱作客近漫何殊遠居
易我貧不得為君謀恐君遠適關我憂作詩寄示三徑將併簡平生顧曲
周陳古靈集使還威照館道中作　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
白沙有露鷺鷥泊芳草無情妯娌花徑館夜燈眠濮鄉石梁秋吹動胡笳
歸來攬照看顏色斗覺霜毛兩鬢加張舜民畫墁集題豆館　關頭日落
溥衣襟又對龍蘆擁鼻吟塵土十年經馬足只憑雙鬢照歸心陳了齋集
寄題貫及之谷神館　昔日傳聞太上西石館新標名今已然經春心安
即是長生路世樂無過自在身盛室久扃閑歲月白頭不減舊精神蓬萊
未要香山客且作潛溪百歲人王十朋梅溪集同襟館　安道家何處溪
山深更深扁舟不憚遠得得訪同襟司馬溫公傳家集和王道粹春寒趨
館馬上口占　殘臘尚要春清寒更著人雪華猶惜別物意僭添新雲壓
宮城重風調玉漏引行遲冝結蠻九陌未多塵曾丰撙齋集張行甫詩會

五羊館俸之厚倘而就溥來晉康相親為學主師遣介迎候賦詩速行
出入交戰以義肥卜商先覺後弗違上下交征以利危惠王後悔終何追
義利之差一毫爾其繆遂至於千里不差不繆令詳氏蘋外眼中有之子
彼門如市挽不留吾心如水從之遊自能下學學冀衆相期上對對晃旒
挑兮撻兮小勝犬臣之直之古嘖與鑄鐵肩捎舟九轉化龍軍各墨一點
来騎卷集宿石岊館　春江日東注我行溯其波揚帆指西瀍兩岸青山
多青山自遠邐飛石空巖我綠樹生其間幽鳥鳴相和拳蓮騁遐眺擊楫
成幽歌獨語無與晤兹懷竟如何　傳騁石岊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棹歌
發天風水生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益為同舟濟詎止胡越親舞雩
諒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無緇磷　次秀野滄波館　傳聞
泛宅賀新成破月衝烟取次撐鷗首斜飛浪急蓬窻側轉好山横知公興
有江湖迥顧我詩無玉雪清欲跨船舷還未敢幾時得伴鏡中行文潞公
集送劉推官歸治源樓真館　高情樂幽趣遂興塵事違巖谷久潛眼魚
鳥知忘機方邀衆理會却指治源歸借問歸何還山中芝木肥　汶陽館
　去歲營船隩令朝館汶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國宸千古男兒
慨四方老槐秋雨暗孤影照踈琅楊誠齋集宿潮州海陽館夜不寐　醉

未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驚細數更籌有何益不然作麼到天明
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元自不須多
續朝天集晚泊丹陽館　夕凍朝還積寒曦晚未多霜輕猶著草冰薄亦
浮河山盡酣餘勢潮歸殿去波六朝遺跡在故老尚傳麼江湖集蜀士甘
彦和寓張魏公門館用予見張欽夫詩韻作二詩見贈和以謝之　說着
岷江士未蓬眉已申愁愁來稍肯避逅得詩人不是胸中別何緣句子新
談令還悼者書罷反悲辛　夜把新詩讀燈前闌且閑一行私獨喜雨腳
不虛來天似嬾梅晚冬初遣雪催與君同花信能繞百千回　黃裳演山集
雲門館　冥冥出世既云往悤悤度人還復來會當為物落城市詎探北
扉關未關下視東泰在諸掌一念已到非蓬萊與子邂逅固有分況是胸
臆無纖埃白玉蟾武夷集題棲仙館　好松好竹好溪山車馬駢闐自往
還行客閑斟新酒白入門踏破嫩苔班我言物外清幽地却似塵中鬧閑
閒殺粟桑麻空潤屋主人陪接不曾閑張元幹歸來集瑤真館　廣陵祠
裏兩常見又向山陽樸外閑須信月明風露下飛仙玉節有時來馮太師
集題辰陽館　辰陽號難理五溪地相跨漫臣重綏撫蠻獠愈驕詐封陲
昔侵暴文書困譏罵誰為大字樂一笑不得暇張公杭辰帥烽障歛欽罷

偃息有餘地登臨無一舍迺興辰陽館城東兩山勝泉脉落溪谷湖光照
亭榭花木覩種植朋儕日追逐技壺征廣奈圃恭太尉射高風邈難繼維
公並驅駕有客嘗一至席參鄙枚亞覧物言思閑醒塊耳目乍欲記傳之
久恨無文章價顧公負泉石遊宴日求藉新詩上碑刻佳景君圖畫旦暮
趣召還歸為中州託陳李陵太倉稊米集蠣館晨起効柳子厚詩　拂席
坐清晨幸脫塵事窘聊焚石鼎薰細誦華嚴品從迷索初心悟意嗟歲晚
庭蕪日延蔓零落費鋤墾何當略邊幅乃成窮與閒餘年償無迷願就一
廛隱悠悠藉至言廓廓窮妙本會須師瞿曇未足慕嵇阮安照默庵集寓
館秋日即事　多病筋體久痺頑紫荊終晝掩重關詩書詎可資耕釣杖
屨元非絕往還莫遺浮雲敝白日儘教秋色對南山平生願學程夫子慙
愧春風滿座間　修真道館　龍山古靈境逮峰聳蒼蒼林谷四環合脩
真據其陽怪石流通泉洞府餘清涼傑閣聳奇觀煙霏恣徹茫春予平生
心丘壑真膏肓今朝定何朝遂愜棲雲房晴嵐染衣襟頓覺塵慮忘翊爾
羸疾拘快君脫縶韁月高風露清空明渺銀潢蓬萊信非遠何處求仙鄉
晁無咎雞肋集次韻文潛館中作　蓬山前臨九軌路三日街塵吹土
直廬鑿牖面宮垣青壁蔪蔪看去雨敗闌風斜碧瓦寒翅濕蒼鳥不能乳

却思窮巷亦可喜一掃蚊虻通耆耆鬱蒸書課未須佗千滿傳休聽天語傳
宜書伏子夜臣扶脚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鷄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晚堪
遊宦歌凉月閒千户但愛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侍歸組嵩元承詩集煙
雨館　輕暑著人疑酒困賣花聲轉賣櫻桃湖光静漾半簾影燕子日長
風絮高　紅白桃花經半稍綠陰清淺未全交檣檣遠岸日相射扇落閑
階風自獻　湖接青林一帶回光浮玉鏡半奩開塔峯對起乘雲泊時有
斷煙殘雨來　酒杯光動柳梢月拳袖凉生蘆葉風露坐夜深醒似困釣
船人語過湖東　湖波漾日亂虞花人影天光帶落霞秋岫淺寒揚柳陌
醉歸閑數飲栖鴉　臘月二日煙雨館　天上飛花銀蔵寒西風相挾引
檝千平湖不認花多少只作尋常煙雨看　三日雪後飲煙雨館　傍湖
千樹玉參差湖面輕風落釣絲晚色晴陰正商略斷雲來去半猶癡　旋
駭殘雪點圖茶碧淨紅鮮朵上花客散亭閑半湖水月痕斜掠晚晴霞
煙雨館晚對　一片斜陽天北角半痕初月水東灣浮煙更擁雲峯起全
似西湖遠近山　余直卿詩集儲懋卿過煙雨館　社鼓聚朝餐春茶醒宿
酲一帆一卷書愛凉尋幽行北郭橋門客行行難弟兄庭草芳未歇湖水
寬欲平西風清入懷拂我衣裾輕飛鳥渺天末白雲繁英英軒東正新覺
曲檻話深情荒叢鳳兒花雞冠立亭亭軒東正新覺有似擊壤賡為言今
年秋父老歌可聽嘉禾接吳會黍稌登繩繩飫此畎畝忠且以慰飄零君
歸語伯氏燈火新凉生王君實脾軒集除夜共稱力父有秋宿南浦館
客裏逢年酒半醺篝燈課了送窮文對床共聽巴山雨入夢休思巫峽雲
好整衣冠朝北闕新栽桃李屬東君平明各把菱花看黃上眉間已十分
寄林少忠因為家叔再留之館　擇師難似擇良醫爭得奇功捨俗迷
每美君才如扁鵲能為後學發醯雞作文須有奪胎法下咸先須刮膜篦
子姪明年看骨換所求不止在刀圭　年來師道孰知尊温飽何緣得免
君鴻鴈暫為梁稻計牛羊誰為牧芻勤琴書到處聊娛目羽翼生時要薄
雲我偶書田收一熟向來正亦病人芸　送林日升景高之毗陵傳氏館
情好相投歲月深邪堪天外話離襟京華滿著鄰三伏荆水清風直萬
金鴻鴈稻梁聊老計蛟龍雲雨有初心三年名遂榮歸去攜桂堂前候好
音　周衡之北山集為西山王君致授吾里萬館湫隘形於詠歎次韻勉之
淵澄不生瀾鑑明不受塵人心有天游何者非吾隣之子老編刻寸數
不廢動竭來寓環堵湫隘趣乃真胡為自叮嗟戚戚愁朝曛目擊道所存
朽腐生奇芬大伸屋打頭日與學者論豈獨鄭老饞妙斷選匠斤阮籍隆

執更出處貴有過吾儕亦何必龍蟆從屈信士窮則守道施達則致君蘇
瑪護息越范雖偶歸桑梓康老逸東嗟我彼何人揭冠御客事類叢麻姑
之東涉千堆龍墨射亭宿黃氏新館　宴宇新成苦未嘉思膺朝晏易寧
牙張侯暫喜留歡客閑攜漫誰種好花北渚不難乎釣岸釣岸未成西寨
猶欠入聽耕咏樓木上後賢政歎多餘暇高會何妨月影斜李端叔姑溪
集夜投臨頓陸周仲館待甚恣　冥行脈悉明乃是到臨頓傑馬倚風嘶
棠僕望門道初非款北鄉夢邊宜容項是身雖無難從者固當肯主人顛
料理燈燭分炯炯纖塵解埃顯重帷護寒須把炙熨剪紙藏息非鄉鄰
然一笑閑都復嗟斷梗我生且落莫隨遇輒自營轉形已歸空匡匡徒囊
餅李公明詩集過脩誠館大乾修誠館壁間有詩世行路難如此吾生何
太非風塵鞭策役世事寸心違日落水東注天寒鴈北飛我無家可住不
是故鄉歸此館與中宗所作夫其名矣余少時誦而悅之每過必一觀
館乃先祖奏名公渴神露冰之地歲月悠遠四壁零落特就頓毀徹然增
懷因用其韻　敗館冷如許修誠志已非風光不曾改人事故相違寸君
臺山出筆喧風葉飛腸心傷時月長是送人歸華鎮雲溪居士集晚宿紋
三館即木　藍輿薄暮息烟村回望悤悤悲九門自喜青樓無別恨
不妨孤館欲黃昏王炎雙溪類藁次韻楊秘監館中留題　把杯方喜把
漁霞鼎眼驪珠重拜嘉庭下滿生書帶草胸中宜吐筆頭花敢言衆足擧
賢蹈獨幸游心泳聖涯誰謂蓬萊雲氣遠此中清閟即仙家　紅塵飛不
到臺天風月幽棲屬老仙自笑枯腸無好語且呼黃妳曲肱眠　郝經陵川
集二月二十三日猶在儀真館三首　向晚日華黎殷然轟夜雷龍蛇開
蟄蜇桃李動春臺淚逐催花雨心同潑火灰何由復龍動百感生中來
一年淹使節二月駭春雷撞入江心黑雲街雨脚灰壯心還激烈滯氣豈
舂閒明日誰腳賴驚花故惱來　二月還如夏炎蒸鬱震驚迅霆侵骨冷
飛電透心明海氣密參濕江聲拍枕平從今休禁火一雨萬家生是月初
二日大二十日立封火千刻復火一月九三火禍追合作又灌壹川治
有是日張鎡湖南集茂洪春親攜妻還新館戲贈　卷居南北喜相依不
意還秋得同稱米糊正當黃菊早登臨穿歎白雲飛奉觴壽主歡宜洽負
髮遨賓志莫違從此維摩方丈室散花香滿老萊衣　天聲館在松坡
鶩鶴紛來下天風駕月明語言難道斷不墮世間聲　頻風館　山頭
叫採林雨山下鷗移芙花著閑亭騁望豈因難心迹雙閑罕儔侶人生寸
智非謀已太息塵勞誰縛汝圖回田畝役宵夢近對烟霏可無語攜拼攜

杖十古賢我欲從之胡不然坐到月來休迓合旁寺有林書弁借　謁駮
霄館　奉真祠宇並肖房露下層壇夜來夫玉繡毬明依砌樹翠篁雲轉
卷爐香　何心輕舉氣塵外但顧閑居歲月長却上竹輿歸去路約齋燈認
隔林光　又疏御續來下儲休峇意度雖無名宦遠林墅保長年　花仙
館海棠　烟火心腸詠不真風流嬌貴却無塵何須更問花偃姓便是扁
舟共載人　朝中措　重尋南湖堂館小詞落成　先生心地等空虛行
處幻仙都點綴冷瓏花柳翻騰窈窕規模　三杯兩盞五言十字遍老工
夫更用南湖風月何須更到西湖王仁輔詩集戊寅二月八日重贈外史
于玄文館　我愛玄真子翛翛山澤癯清哉立翡翠長釣拂珊瑚天際真
人想山陰古畫圖仕來多勝士遥憶病潛夫　次韻貞居真人玄洲新館
十絕句　飛霞架海紅為梁遡源似是乘槎張蓬萊一笑又清淺却驚飈
輪歸福鄉　汧口晴雲堆柳花罔頭春笋拔鯨牙青童送指紫烟處便是
良常玉斧家　絕知玄洲去人遠洲上種橘復離離明年橘熟大如斗與
子深山同著書　已占茵山為畏壘更規桃嶺作菟裘南華別有不貧國
說與至人當點頭　縹渺神霄三素雲歸來白鵠嶺頭分金壇玉佩難兄
弟誰似茅家大小君　山中只聞楊與許世上寧知梁復陳雲蘿敵斷秋

夜靜應咲人呼祚孔賓　天閑北鑰九虎守雲錦飛旌雙鳳銜夫君輪墨
有靈氣宜鎮此山藏玉函　良常新宮年劫多玄卿文采被岩阿從渠山
鬼着薜荔如此道士水紫何　童初群仙列官府紛挍華陽第八天有人
散髮玄洲上松下抛書清晝眠　華陽外史過南岳筆妙詩精窺化工較
似瀛林清獸許鶴臺高處聽松風張文潛宛丘集至後早赴館　紅腓粧
梅冷未粘柳條偷暖作纖纖高樓殘白誰家曲畫日天寒不捲簾　城園
殘雪寒催曉宮近晴雲暖欲春誰覺風光添一線玉壺漏水報雞人　許
同歷示張八侍郎避暑覽館中舊題絕句俾之同作次韻　聚散人生集
渚鴻飛鳴避近一宵同是非榮辱何勞問共在邯鄲一枕中李洪芸菴類
藁題華亭尉廨梅館　古梅瘦竹助蕭疎剪雉萬蓬亦甚都根致來容須
五月却尋踈影向西湖　榊徑閒聽事事新主人解組似行人浮雲弄影無
因得試促花神作伀小春張濾濱詩集是日歸館中作　一聲湖外咲撒
天誰挽楊枝蘸酒船倚柱宛然聞鶴語買花却不要廉錢山陰擬去畫為
客路滑歸來亦悟禪還訝春風無句事綠林吹血化紅鵑江湖續集毛珝
題肖陽館　渡江第一南來驛謾度華堂延厲客百年還逐曉雲空愁
救耕官老無職南徐今日古陽關不斷歌聲祖離席岡難已復事尤多折

損年年春柳碧　李和父　夜發崑山問湖館　雲厭寒星路不明問潮
人起約三更江風吹上一輪月照動客船多少情　趙汝鏜　午炊浉陽
一館甚雅　誰料三家市能令兩眼明花喧蝶戀曆午亂鶏鳴忙裏青
春去愁邊白髮生摇鞭問歸路更乞一句晴　僧永頤　題秋館　林蒼
漸消歇爽氣浮高松風蟬有遺響露花結秋紅微月出東嶺碧雲散遥穹
暮館正虛寂泉聲雜鳴蟲詩海繪章劉景文　早發承肯館寄登州侍制
水亭瀟洒離塵閑一醉扁舟載月迴馬首西歸懷底事只隨曉日望蓬
萊　楊行敏奉使到建州郡將輕忽憮悵中題東青館　篤駘嘶叫知無
足騏驥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溪畔竹清風撓動是知音　杜鵑花裏杜
鵑啼淺紫深紅更傍溪邊日審光搜客思曉來山路恨如迷江湖前賢小
集拾遺宋邵于文　過渭城館　又將鞍馬送殘春吹盡征衣滌畫塵還
是前年舊時候渭城花柳一番新東堂先生詩集次韻蔡成允題餘英館
故第園林改遺亭壁戶新垂虹一橋月夾繡兩隄春花落倚流水鳥啼
懷昔人憑欄看筆行無意數游鱗江湖後集李時黃岡寓館作　閑居迎
送少日對小山橫兩過秋陽減天虛夜氣清陝虫依發韻野火隔谿明逼
邇誰家笛西風一兩聲鄧紳伯詩集留通商館數日　商館非閑地閑人

偶在旁無端聲利役有許去來忙受兩芭蕉響懷風擺橙香江郊秋易盛
早獻十分涼洞天留題集徐沖淵被命通明館酒掃　聖恩寬大放還鄉
便著草鞵挑鉢囊中路忽逢天柱詔一行令侍玉皇香　浮舟載月茗溪上
倚杖穿雲繞閣旁身到通明上頭館好山驚見暮蒼蒼　道客還山一笑
咍故人憐我不嫌猜曉猿夜鶴總歡喜蕙帳草堂相與開可為兩芽煙嶽
住直緣流水古松來枝巢君許鷗鴿借投老此生真快哉任松卿集己丑
兵後陳茂陽歸自文館因寄城南諸公　己甘貧病老江隈何況兵餘更
劫灰無可興言空日暮不堪回首又秋來短風驛樹潛吁鬼小雨官渠車
擁煤心事瀾漫令握手相看莫惜撚銀腮　大兒索飯小兒啼旋折花鈿
泣瘦妻慧難如山排日過身名似水逐時低野塘萍影無十里江路松陰
蒼一堤亦有城南舊兄弟久無一字草堂西陳杰自堂存藁秋熱抵信上
一歎館壁張蘆鴈寒林　老大張戒傘柔金伏在鑪正遮西日午忽生北
風圖霜葦條收鴈氷枝有嘩禽摩挲懷美獻短策濟時無是歲閏八月殷
扺仇逐金淵集送李介甫赴官塘湯氏館　東廬山下義門中弘閣搆序
招蜀翁主人擇客又擇主重蒙求我我求童俊傑識時審出處道義結交
全始終推應上幕似龐老便合移家隨葛公鄭元祐詩集題玄文館　秋

水蒼龍出匣稀鶴翎都化白雲歸樹圍芸閣千章立泉落鳳巖百派飛服
日仍餐松屑飯朝真時着藕絲衣人間湯湯黃塵海為借盧敖手一揮傳
夢得西巖吟藁宿鎮江丹陽館　暫泊喜天晴丹陽住晚程半寬留月色
隔岸送鐘聲江繞金山寺雲生鐵甕城片帆催早發莫待暗潮平陳昭詩
集奉題貞居先生祠真館　外史高懷誰與同巢居新占鶴臺東雲蒸老
樹皮毛外人住深山肺腑中霞聚海空馴猛虎飈輪峯近接寘鴻懸知好
古心無已宴坐神交展上公吳順金谿集明逸宣義披仙館　弟兄相踵
上青冥遺跡空餘壓郡城似惜高風久零落故闢華館面峥嶸樓臺宛轉
明朝日圍史紛披照短檠鍵有雙鳬求紫府層閣時送步虛聲　仙境清
閒識者稀獸人來此學幽棲紅泉瑤草春長在流水桃花路弗迷丹氣猶
涵階下井遺蹤難認壁間題秪憐星石今無恙夜夜寒光北斗齊番陽志
胡如墳　題舒嘯館　堤邊草色綠芊芊堤上桃花落盡紅細雨斜風三
月暮一年春事客愁中　樓前春水碧彎環柳外愁心千疊山立盡殘陽
人不見東風無賴莫凭闌周邦彥清真集晚憩杜橋館　寒茅悄悄鷄啄
場兒啼索衣天隕霜客林斷放山色入楓枯振橘聲琅琅清漿白羽棄已
久黃菊紫萸看欲香戚行及此去愈疾君決積水難隄防嗟予齒髮非欲

物念此內熱如湌湯願見唐朝呂墨客鄉行問道求神方齋心千日百事
畢消我領雪還韶光豈饒萬目憂世事黃金縮腰埋土囊王元粹詩集再
到恭館　秋風吹蓬鬢北渚且翶翔誰言久棄置復上君子堂群書猶在
几彙座已移床覓我舊行跡閑砌亂苔蒼丈夫有離合義分明如霜方同
鶴避鶴豈是鳳求凰豈弟固善謹眾口每難防結恨愧初心感激終未忘
濟濟門中秀冠佩日輝光但使居者安勿為去者傷蒲陽劉氏集秋日會
遠華館呈胡仲威　嶺表豈必熱庚伏頻滂沱溽莫辱招要盍李參祝荷
君俠如長松折節交勝蕭奇字識夏鼎古音彈雲和今日棄商至高屋涼
意多夜清群籟息已有螢鳴沙人生不飲酒賢愚同消磨拍手問湘纍獨
醒欲如何謬承青眼顧詎惜蒼顏酡客散我亦歸耿耿有斜河趙孟堅彝
齋文編題高氏煙雨館　溟溟復霭霭極望欲無涯村遠如相合天低若
四垂檣聲因濕小塔影被雲欺不但長烟雨陰晴有閑時　人多晴晝至
此趣未應知我獨身常寓烟霏雨暗時檣添波面闊綠壓柳絲垂勿有片
帆過驚飛雙鷺鷥王萊龜湖集陶隱居上館　最上華陽館淒涼宜舊基
山中為相日樓上待僊時精力凋文字群居厭朮芝卻輪元處士薪爨得
天知朱松韋齋集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長安調鼎黑頭公一旦

覆銖腰領紅紵搖菱蔬三萬日爭如且作多田翁張南軒集和欽夫招館
牢落詩盟寒欲灰非君懷抱若為開未閒罇酒論文意擬摘應須有待
來郭功父集蔿館　一徑松陰合重門院落深客來聽鵲喜春過惜鶯吟
風月時經檻塵埃不到襟黃庭看在手白雪任盈簪中州集雷瑨　信陵
館酒間作　聞過信陵欽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憐把閑人徑攜一
壺酒往酹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墓木欲為薪衆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
與賢俊游今為狐兔隣豪貴竟安在念之心紛紜有生會歸盡但恐後無
聞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維昔有道叟樹桐被高岡殷勤為封植浸
欲棲鳳凰桐生日已長鳳來殊未央維鳳覽德輝非時詎來翔枝幹枯已
死志願終莫償德在西周初飛下岐之陽裴回不能去和鳴賛鏘鏘文王
既已沒千載徽音亡吐爾叟何為而欲發其光空令枯株上日晏啼鶩鵲
趙內翰可　雲興館晚起　雙旌晚泊雲興館對面高峯絕可人一夜
山雲飛作雪要誇十樹玉嶙峋　張翰　奉使高麗過平州館　昨日龍
泉已自奇一峯寒翠壓層低丹蕪未似平州館屋上層巒屋下溪貢泰父
集題周鍊師雲臺真館　二十八村已仙去真館有臺名偶同白鶴千年
來故國青山萬疊起神宮有侍抹藥幽澗底無事種花深谷中非夜曾攜

龍虎出一壇明月滿旗風黃建可集宿黃州館　怨長夜兮風蕭蕭帳公
子兮路迢迢烟雲不散蔽白日宇宙頓覺回清朝但令心事忠藹蘇來可
壯士甘漁樵鳴呼四歌兮歌再發人影在地見明月吳仲舉集送祝五戒
赴陸軍館　屋指交游十載餘見君歸墨又歸儒盧能鮮道元無物賴子
誰知也不愚既向風檣明衣裏何須雪几費工夫他年名上登科記一半
清芬在祖園元劉文貞公集宿秋館　客舍蕭條動客情飛螢蔺蔺傍窗
明樓頭鼓角風吹斷漏下銅壺第一聲劉靜脩集水北道館　會從象朗
青春朝始信蘭亭水石邊物外壺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危波間明月
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曉巢重來有戚約無妨談易對漁樵許在奸閒
風集和正仲賦重修纂畦亭館韻　亭館成來三十年主人頭白與扶顛
已誅薦蔡開瓜圃更剪荒蘆浚藕田竹下鳴琴長憶鶴花邊釀酒擬留仙
今知煩惱都無用儵短隨緣一任天洞天清錄張鎡　題漱玉館　拳石
漱芳玉夢回堪洗耳客至館於斯妙處從此始　王宗賢同前寓館欣傳
漱玉名泉流古實響琮琤幽聽便息驚回夢誤聽疏簷雨滴聲　陳洵直
游大滌假宿鳴玉館偶成　風動歸雲清日落眾山楚重來興猶深託宿
此何所浪浪鳴玉泉怳怳對床雨夢斷身高似塵勞深夜語元王惲秋澗

集墳館詩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一片墳臺石留在
行人下馬看　藍靜之藍山集送林彥明赴浦城館　君來别我意何如綘
帳談經席久虛南浦春風波浩蕩兩山曉色樹扶踈諸生鶴立詢奇字道
士鵝群撰草書他日相思川路遠秪憑尺素寄雙魚　多材未許山中隱
此日降邦遣帶迎題扇每傳王逸少賣文今送蔡斯明晴空野鶴將歸遠
遠日林鶯喚友鳴節屋石田土計在春風暫與閑紫荆　藍性之詩集宿靈
峰館　欹夜愁無寐四更風露寒節亭下殘月松子落空山世亂英雄隱
途窮跋涉難欲尋黃綺輩長嘯白雲間　曹伯啓漢泉集題乙酉館　東帶
違朝見簪郵簿書形役又經秋絢思彭澤歸來客何事無人管去留　戒
有慶問言寂寞冗官往往厭紛如誰能遂我還鄉意便把微官乞與渠　袁
易靜春堂藁送陳天民之岑川館　邂逅相逢十日飲東陂南浦正遨遊
無端又話雙橋别喚起文通一段愁　子游已往微言絶末學紛紛過眼
多公華定應興禮樂邑人猶解誦絃歌　呂濟集早巳抵京泊福安館　山
河左右護神畿五色雲間瑞日邊三百餘年兔夢外四千里路客遊時車
書萬國來金闕紡佩千官拜玉墀試上燕臺思往事清風吹動鬢邊絲　虞
集道園學古録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瀧赤城館蕭騷山木高浩蕩塵

路斷魚龍音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伍良臣中流一
壺集寓館　寓館無定端鉢茅傍江路架屋八九間邇月始完固聊回敝
風雨况復傷朴素川光浮瀲灧巖麓鬱盤互清陰動脩竹綠影蔭佳樹玄
鶴期不來平蕪但烟霧尊酒酌餘春落花滿庭戶　王餘干麻田烏夸言
郎中寓所辱為假館甚佳奉柬以酬餽慰之意焉（以府餘干知州）　下楊
塵囂外青軒俯碧池松醪隨玉粒海錯疊銀絲旭日當窗好閒雲出岫遲
幽棲興無盡未見困驅馳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贈山老借館　三生雲水
僧夫脚困下吏每逢道人語莫逆猶風嗜况茲法龍象共飲良有味寶坊
寄質氣一室淡如水蹇驢劣馳驚入門輒心醉向來藝楚塵火急須湔洗
淨名方丈室遍塞諸天侍可據一毫端借我容膝地從來支許交清真遺
世累團蒲與茗碗共談第一義　行至羅江以代者與期得史者書復逐
浩瀆徑走留樂山中借館　將雲日倏歸及瓜法當代書同縮屬犁龢作
風鷁退琴言不可寒幽賞風所愛但恐彼上人雌辨費酬對　淋浪一日
雨浩蕩千巖秋荒彼石澗水聲覺搣林丘須臾忽斂縮幽咽鏘琳璆混混
須有本萬古江河流　山中有何樂奄留不復嘆涓涓澗泉岩洗耳松風
寒清磬度林杪枯禪兀蒲團拙不會參請幸勿催抽單　宋本至治集至治

二年中秋與達兼善觴于謝月海寓館坐客林彥廣者吹洞簫酌玻瓈盃
以銀葉焚素馨香因賦五絶句館在北澄清下閘橋下　露洗孅阿海氣
開謝家池館荣增限當庭蟋蚣槃槃數却是河聲席下來　漢家宮闕夜
連雲九陌無塵露氣塵玉宇瓊樓端正月短轅烏帽太平人　紫烟如紙
穿雲髻製最素馨噴寶猊文武火銷銀焙冷聖朝酒畫玉繩低　何處人
間尺五天宮墻東北市河邊景陽更漏隨風落醉儆金吾未肯眠　李孝
風調數前朝偷得新聲擫鑰橋一種宮墻太平夜才情何似鳳凰簫　劉將
孫養吾集臨川學館　空庭積雨霽月色如新沐團團桂影閒槃槃一方
玉稱為各安枝微風不驚木徘徊真可浴倒淚意亦足欲語四無人鳴蛩
伴孤宿傳與鷁詩集宿揭公館　旅舍塵都滿齋居意自幽花時情獨往
樹底暮相留詩許家僮學書從坐客求何因謝桐柬來往客東頭揭曼碩
集題江道士清虛館　遺紛極玄覽宴坐白玉京日月朗朝夕河漢流無
聲冉冉兩玉童雙吹紫鸞笙下視九子州浮以四大瀛萬劫猶一瞬逍遥
樂泰清吳禮部集溪山仙館圖　平川漾輕舟蒼石擁高樹埋中連嶂斷
林際飛甍露茲宇誰所營列仙實來聚我生戀溪谷忽去蹈塵路坐恐孤
風期臨風悦延佇　寄題留山道館　鐵爬燒丹記葛翁留山今復見新

宮神仙自愛無人識樓館誰令有路通碧水帶花來洞口玉笙隨鶴度雲
中更尋履石依歸迹轉覺幽深興未窮（前山水幽邃有石上履跡）　崇真館
曲外史張伯雨冬十一月閣山脩嗣真館成製十絶句以自見　望見
主在齋宗廼有元之吳郡張相望八百四十載我歸鶴髮如故鄉　鳳
飛厓松杪花下盤陰洞石贊牙老樵迷路驚相問君个仙人道士家
水所言唯理氣服明此術未全殊景純辭道遊仙句信是青囊有異書
縹緲洞庭連白雲綠橘黃柑能見分昨日扁舟尋好事明年處士比封君
肯借山下步障錦與作天下庇寒裘三尺窓攜萬株木不怕寒霜到上
頭　谷口萱萱一庵住壇上纍纍白石陳杖隨流水過鄰舍席與長松分
主賓　俱倚茅君為座主從稱外史作官銜道家六經發願寫深向石頭
藏一函　辰壁見書碑板多雌虹光怪屬望阿看到深山十日雲籠突無
烟奈爾何　林有大公堪可倚我作巢居名倚天未必高虛無事業負日
讀書兼打眠　龍虎山中薛元子曖櫻恭臺詩亦工應接閩山脚爾耳非
關千里事同風　題溪山仙館　掃地松花帶石泉丹崖第宅似何年唯
應玉女懸前月夢到方諸一握天　兩宿玄文館懷惠山　十日閑春院
草積青苔厚稍止侵窓兩爭鳴決渠溜想見蝸口泉玉色動閒幾便尋雙

乘鴉翻飛入烟岫　題紫芝館　芝玉玄嶺隔置之讀書堂雖然照來喙幽谷有耿光我聞隆漢日卅碧生下房小草不異者予以表時康勝仲禮詩条張文吉霍守道授館宗道以二子從之學禮意甚勤紫山秋澗皆有詩以稱之吕道復有文以贊之故題其後　山澗新詩正始音妙峰歎語亦良誠得人傳道質師意願子為賢父母心寸獸要知輕尺璧二經端可勝藏金仲舒學貫天人際發藻行看桂滿林　陸子方集贈曾德玉子建御父子同赴錫山館　故藏無黃金子弟政欲佳芬香聞數里譬若蘭當階念昔登高門始見玉在懷頗余鬢髮盡嘆子頭角平妙齡探學海浩傳無津涯翁季逸相望燈雪分一齋驍驍山陽木春風飲時四嫺嫺北堂萱日暮意悠哉游方非遠道心動載歸來　張翥蛻菴集雲臺真館為上清開用章作　突兀中天積翠蓬留臺宛似鬱羅蕭清池曉浴丹如大白石春明玉有苗此地來龍如可蔡它年歸鶴底須招只應月夜游仙侶時復吹笙下紫霄　七月一日之集慶望日次錫山宿玄文館　海月光芒濕川雲意緒閒閒風浮地外光氣滴人間野榜歌相答漁燈去不還電明知有雨只在九龍山　戴石屏詩集題道旁館　道旁誰是館借我駐高軒翁媼出迎客兒童為掃門好花羅石澗遠水沒雲根懷遂卜隣約為農此老村憎

汾金集　題青山仙館圖　碧嶂纂珠宮緣崖細路通黃須依木客白屐引金童海上無方丈人間有閬風畫圖真妙術縮地似壺公　國朝張孟兼集湖山新館寄方允叔　漢上新居次弟成湖山深處最關情半堤楊柳猶春色六月菰蒲自雨聲陶令田園歸後計杜陵詩酒古來名羨君得遂幽棲趣莫為新詩大瘦生宜春志將歸宜春留題新安館　東里如今號鄭鄉西家昔日近丘墻若臺四部添新學秘殿三年學老郎天外驚鶯愁不見山中雲鶴喜相忘猶張早蓋歸蓬華直謂時無許子將餘干志章綸庚子冬夜宿郡館懷白從古　高館天寒霜露濃思君深隱翠微重月華繞樹無飛鵲雲氣蟠泥有蟄龍石鼎賦詩猶脫略銀燈看劍每從容孤懷展轉不成寐為發城頭半夜鐘　吳舜舉集過邸館　碧天涼透雁呼霜停策邸橋憩夕陽田舍鶩看集童冠溪翁折見具壺觴侵軒華髮稍稍淨隔坐黃花冉冉香判復不堪回首處平原烟樹接蒼茫　劉須溪集青山和前韻憶舊時學館因復感慨同賦　綺寮怨　漫道十年前事問懷天又陰何須恨興了西湖更笑君賓罷壇林閒時歎聲啼鳥淒然似上陽宮女心記斷橋急管危絃歌聲遠王樹金縷沉　看萬年玟上舊佃俚落月斷腸理絕絃琴魂夢追尋揮淚賦白頭吟當年未知行樂無日夜望鄉音何

期至今綠楊外芳草庭院深　潘庭堅題南劍州妓館　南鄉子詞　生怕倚闌干闌下溪聲闌外山惟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應是躡飛鸞月下時時整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　張輯東澤綺語別墅之胡正臣已歎秋復會于墅館圖菊正芳因留小醉好溪山寫阮郎歸詞　孤鴻進下夕陽寒秋清懷抱寬籬根香滿菊金團容中邀客看　吁滿酒共清歡五絃隨意彈西牕仍見好溪山幾年誰倚欄需菴馬先生集調張李良文會館　西江月詞　未要花枝照眼且教尊酒扶頭人生佳處好遲留放我論文會友　贏得清時無事算來白甚閑愁百年日月水東流少杜幾時廻首　又同樂館調清平樂詞　紅爐畫閣有酒須同樂千古獨醒終是錯休笑劉伶畢卓　小槽酒滴珍珠請君任意寧法試飲三盃春露出門定要人扶　大全文集許魯齋東館路中沁園春詞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千戈擾擾跋跡飄零曾遭塵埃齋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灑淚嗟斷青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載羈棲古魏城拙謀難遂丹心耿耿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伏與溪山理舊盟橋邊柳要排青眼待我歸程

痯

洪武正韻古緩切病也又去聲爾雅痯痯病也郭璞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邢昺疏傳曰小雅杕杜云四牡痯痯毛傳云痯痯罷貌又大雅板篇云靡聖管管毛傳云管管無所依也顏野王玉篇作癯公玩切張參五經文字痯疲瘽貌見詩小雅司馬光類篇又古玩切具綫韻補痯叶音古轉切毛詩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要攸廣千祿字音管又音貫皆病也楊桓六書統見毋㿜㿜疒官聲　痯隸　癯或从雚聲　癯隸　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張子欽經史字源韻畧古滿切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痯

痯　篆　集韻杜从古集

痯　書　篆古文韻海

痯癯　六書統

隸書　痯癯　並六書統

草書　痯　鮮于樞草書集韻

斡

洪武正韻古緩切運也轉也賈誼賦斡流而遷又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又曷韻莫撥切廣千祿字斡音管戴侗六書故斡古欵切旋斗也引之則凡旋運者皆曰斡又烏括切攬斡也杭丈曰叢柄也楊杜林皆以為斡車輪斡斡乃从斗輪斡非本義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頻曰轉也音管在此入漢貨志斡鹽鐵又斡運山海之貨皆音管在此入聲者非郭守正紫雲韻漢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曰主均輸之官趙蕃聲音文字通斡見冕切見曷韻

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斡
篆書 斡 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斡 六書故

悺

草書 悺 鮮于樞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古緩切憂也亦作悹又去聲許慎說文悹从心官聲又古玩切陸法言廣韻悹悹憂無告詩傳云悹悹無所依又音灌主駕官又音官丁度集韻悹悹無依也一曰憂也或書作悺鄭樵六書畧悹別聲轉注㥏懤廣干祿字悹悺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見毋悹統聲悺書或如此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悹見筦切見去聲此方音作悺痯非令詩四牡痯痯合正爾雅痯病俗字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悺

篆書 悹 集韻見杜从古 悹 集篆古文韻海 悹 六書統 隸書 悹 六書統

草書 悺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脘

古緩切許慎說文脘胃府也从肉完聲讀若患舊云脯古卵切顧野王玉篇脘胃脘也脘同上又人陰異呼也丁度集韻一曰即胃脯漢殖貨傳濁氏以胃脯連騎又戶版切肉也張有復古編聲相類脘脯𦟌並古滿切上脘胃府也中管如筦六孔从竹官下筦竽也从竹完戴侗六書故胃之上屬於喉受水穀者曰脘本作管伯曰膈上有上中下三脘別作脘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板反正作脘脘音管肥脘楊桓六書統見毋脘統聲脘隸脘或从官聲脘隸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筦切

篆書 脘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脘 徐鉉篆韻 脘 六書統

隸書 脘 脘 並六書統

輨

古緩切許慎說文輨車轂具也从車官聲古滿切徐鍇通釋猶今鎋頭包也吉挽反釋行均龍龕手鑑䡅今輨玉音管楊桓六書統見毋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筦切

篆書 輨 徐鉉篆韻

逭

古緩切揚雄方言轉也音換又管丁度集韻爾雅逃也楊桓六書統見毋逭胡玩切統聲逭隸

篆書 逭 六書統 隸書 逭 六書統

⿰衤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公緩切袴襱也丁度集韻博雅袴其襠謂之襱楊桓六書統見毋⿰衤官从衣官聲⿰衤官隸

篆書 ⿰衤官 六書統 隸書 ⿰衤官 六書統

⿰虫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雨下蟲名司馬光類篇古滿切楊桓六書統見毋⿰虫官从虫官聲⿰虫官隸

篆書 ⿰虫官 六書統 隸書 ⿰虫官 六書統

浣

古緩切丁度集韻滌也史記身自浣滌劉伯莊讀楊桓六書統見毋浣原聲浣隸

篆書 浣 六書統 隸書 浣 六書統

⿵門完

古緩切丁度集韻所以出鍵也通作管韓道昭五音類聚古滿切楊桓六書統見毋⿵門完原聲⿵門完隸

篆書 ⿵門完 六書統 隸書 ⿵門完 六書統

⿰足官

古緩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管

鄸

古緩切字濼博義音管縣名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十一產

簡 書簡十六

宋孔平仲集書簡 與李純仁 平仲啓介還不知遂作書託倅達遞不審領否適又承問丁寧豈勝感愧感愧歸鄉圖住適值秋暑人事紛紛無少頃之暇乃思嶺外閒居清味真薄相爾知去代非遠慎勿爲指射之行投身遠方休戚寄之官緣吏猾多諸不公欲與之校業已遠來坐受凌屢有所不堪士氣摧折近年爲甚公切且還部注一官也爲適此誠擇汗作此汝南淳淺姑置勿道旦夕參陪尚冀保育不宜平仲再拜純仁親家

又 平仲啓數數馳問兵至虔州不知公尚在大庾也不審今猶須事否伏惟動止安佳春集同寧平仲家患難歸六月下旬發河中至鄭暮下叢不可救一向肖着搖蹙不得將息至京得殷遂之疾危殆今幸安矣緣此世味獨薄百不計校法合在外指射差遣登舟已久旦夕東下欲徑還清江治茅舍又長江險并百禮得陳留酒稅冬間闕此行遇可住即住也壽安以下無恙遇中忽承來教劫劫戢復非只發虔遞諸令嗣必在鄉應舉

也秋涼萬萬保重不宜平仲再拜純仁親家教授

與李先之 平仲啓久欲趺承舟御抵岸以有親容來即違諸純仁在此公行何遽未早且同一餘切望少駐也悤悤馳誠不宜平仲再拜先之教授

上安撫 星恐頓首啓某無似之蹤備數部中日思趨伏門着遵奉約束而職事之拘繫無由得即辰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以輔相之材而鎮之一隅即當大用以慰與論冬序寒苦仰祈上爲邦社精調寢興下情西鄉惓惓之至不宜揭

文公集手簡 上二相 某輒有血誠上干台聽某頃於許州陽翟縣買得少薄田并有一小宅子自來舍弟倚一房在彼居止前月中老親往彼看覷忽於今日得家信知老母風疾發動不安至甚已具狀奏聞暫乞假往彼省省醫療纔候痊損扶迎歸闕就養恭居近列合候報音緣某方寸已亂頃刻難安已一面徑馬連夜往彼伏望特垂台念曲賜敦揚察以危誠寬其違責情意隕迫不避煩黷伏望深垂憫惻

程伊川集手簡 答富公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其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適爲其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弟深戰慄

答呂進伯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書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羅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災賜何涯儒者達時主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某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對每過從至慰至幸引億門牆生馳神矣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施設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某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過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狀之河流漢勿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母慶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上文路公求龍門庵地 某竊見聖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

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胡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某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蘇東坡集書簡 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惆悵秋暑萬萬以時自厚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矣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閒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為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壁嗽殆不可堪强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

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來景仁
文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作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此到官隨
分，紛紛料人，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
左右者多矣。求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聞。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
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
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
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蹈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
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消耗，不審近日寢食何
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波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
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
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
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　晁君寄騷
細者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
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
以為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

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
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
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病，
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
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
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步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
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為之流涕，痛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
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
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為先
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讀為一言。眉山
有程遵誨老，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
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療也。　與陳傳道　某啓。又不接奉，
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為貺，禮意兼重，捧當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
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閒郡，不為更得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
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過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
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

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諸吉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
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汴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
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筆老而思深，蘄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
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
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
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
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
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
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聞
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
原文字，故為此碑[illegible]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
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聞，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
由處，有書令撿送也。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
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欲覽，不意餘生
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尤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
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屬，時流熟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少伸

耶。傳道豈久荒屑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
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閑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羽示當觀。
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為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想未及拜書，
因家信道區區。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
決，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題之與諸子，死即
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
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
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
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獎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
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
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
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丁何由得。惟蒲澗山
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
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
之，又以五管分別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

二十里間用篾笫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栿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觀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故以此獻。更苦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緣毫也。可以無錢。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其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又 某再啟。示諭津遣孤孀救藥病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抗相類莫可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此等各仕宦快意目前。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可聽想蒙顧盼也。 又 某又有少懇。兒人說舍弟赴谷州路自英部間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處輟一舟與之否。令有一家書欲告差人賚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下。屢嘗患禍。老矣何以堪此。恃公舊眷。必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間遂作管引滿澗水甚喜。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遠。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當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著瘦倦不謹。想之。 又 某再啟。林醫遂蒙補接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浩瀚。止用薑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為致三石。得為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 某啟。到雷州見張吉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諭。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邑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適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墮。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栰下水。歷容滕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郤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奈。可奈。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吉諭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據撫。令

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不歸。即以杭州為住。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啟。違遠旌棨。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遷徽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為國自重。因李秋校行。謹奉啟參候。不宣。 與李延評 某啟。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違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請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黃敦言 某啟。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啟行。以暴疾畏寒。不果往別。悚怍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為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啟。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啟行。又不往別。悚怍之至。啟奉手啟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 某啟。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啟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華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法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 某啟。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為慰。來由款舉。千萬保嗇。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卻於此中相識處覓不得。三紙付蓬仙。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啟。 又 某啟。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追今未已。惟公忠孝躰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且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啟。求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係馬戶導洛堆垛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啟。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乎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欲公見思之深。又有昔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卻之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

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稿僕或得速茹即息肩三十壺携歸餉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宜其頤育 人 聞張郎已授得發約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集若得育當與之同舟于南羽國之中二陝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道遙堂主廊不謂宜見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宜一見公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甲意又欲其竊寵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能之萬一浮沉反為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醉中裁謝不及愧恨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使行會合邀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爾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其舊有獨樂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遷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憲言王汝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千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妙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悚感愧無量舊者非奇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僕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駿魚三百枚黑金基子一副天麻煎一部聊為土物不罪浼觸令子思渴亢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晩生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頗公自

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貲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關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作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絶佳健見教如尤素黙能薄有所悟遂絶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因顧未絶乃無量苦厚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晩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吳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絶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賫納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惧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眾所共惡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絶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

始行之耳。酉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畧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置事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始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叅扣竟不果此意眾生流浪火宅纒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猶其方食不可稼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顧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仕不仕為寒暑此黙而識之若以不食為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輙以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甚好努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錯草之難為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其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尚卧更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玩驗亦足以遣懷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君倚新法之初輙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譊譊不已則憂患愈深公行此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晩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輙恃

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 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三削也承郡事頗煩齋整想亦期月之勞尒微疾雖無甚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忝吾黨之望而快群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承墨一詩錄呈可以發咲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甚慰甚慰比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侍略示諭 又 某啓二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由比閒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不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尒當來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我到吳興則恐難為不欲盡談

惟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版，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炤庇，如察其可以
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 某啓。尊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
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爲慰。舍弟已部贓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
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擢，人還
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
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爲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
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
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
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
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
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已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
去，以爲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
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
出甕，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熱，一更望
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

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相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
求親者欲知遣次遣次。 又 鄂守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
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囚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
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友於樂無緣展眷。但積思
念。乍冷，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尊人過此，
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惟祈善保。數
文他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
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庄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
文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遠令，故闕耶？問及物食，天漸熱，難
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
親情事，尊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候少閑
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勸，益增感愧。數日
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
以時撫攝，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聞名久矣，思未獲佳者，更乞詳聞之所
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

好論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
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
楷一本寄上，却求爲書抛塼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爲病劇不及別
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
幸撿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
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
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撲事被禁，此酒工
名貫僕 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說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
庇。暑月早得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
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藍之作，本以爲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
人，謹收藏以鎮蘆筍，然尋常不換，以亂道塵黷。想公亦隨手得與人耳，可
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
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
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今已復常
矣。子由尚未出，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與可船旦夕到
此，爲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它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

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諭。 又 主細酒四器，正齋所之珍，感至酒
暑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
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聞凌犨至今虛位，雲乃稚發遣耳，何足掛齒
牙，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
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疏數爲厚薄也。
酒法是用菉豆爲麴者耶？亦曾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與酒醋麵等，一一收撿，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時裁謝，想仁明必
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
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
馮君有一學脈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來若果得不知
能見傳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
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尔深可罪。然
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幸甚。 又 垂憲今
日恐到此，知之。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
嘗壹兄兼爲澤路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
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訪先人之墓，邑中故

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
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蕉哭而往果有
老年八十餘指其丘壟因得歸葬蕉官至二部尚書致仕此出康李
肇國史補近偶觀書嘆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
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
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
寒澁尤宜慎護　又　章質夫求琵琶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
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為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
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
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
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望
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例被渫雨颶風之患而
秀之官吏獨以身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
以為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能故妄
違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
遊其大仔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遺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托迹治下
竊為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令託抑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疗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為徐可喜舡斬新報借知之不一　又　某以
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
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領豁
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季乃發瞻望悵悵南海雖
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為國保練
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
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賫錢買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
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已知之適少冗馳問不
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
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筌中為古文安國
篆額甚妙令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乙差一公人賫付祖堂者
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借撥行李人感愧不任言也但節級未至
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歐平人致死日某中所歐者俯乞
決不允月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滯去故輒牒虔云得明公書令某遣
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滯去此二十餘

人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務途作事皆此類斷作不可言得二座船不
失所幸不貽念隨句數首端欲發一咲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　某年六
十五矣體力毛顏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
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
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
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須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儂亦正如此各宜閟
奇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之書幸送與某大師中不成字
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
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者遽舍去深以為
恨報除筆運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眉
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暖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
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
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
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
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孫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
濂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
相交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亦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達遞得達
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
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遠知朋友為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即往淮
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某燭相對非夢而何一一書已使與
餘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答非特衰病
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悉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累知交然竟不免
累公斷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潁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
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挐舟相送數十里大浪
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安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
云耳　與馮祖仁　某慰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
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
審孝履粗持廓然逾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
答謝感怍不可言喻老瘁不復曩昔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關日進更二十
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詳之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畧
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姦來又聞已去

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怵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柰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家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饋。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閒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約累舟中皆伏暑。自憝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毗陵矣。倚夏覺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嚴攙窗穿戶不偏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起誰呼覺。歌枕床前又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　某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中聞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還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　某啓。專人辱書。仰眽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來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爲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偏嘗。感愧不已。匆匆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迎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稚紛紛衆口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髒未解。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聞還邑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盡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撫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無至。某得罪幾三年矣。忍陋貪生。粗緣聖主寬貸之德。灰心槁形。即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它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閒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領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頗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梅夫　某啓。辱答教。感佩風月之約。敢不敬諾。虔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爲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心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爲耿耿耳。乍暄。惟順自重。因李方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諭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脫鳳團。感意眷之厚。墊甚不謹。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尚稽謁見。球忽球忽。予功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忽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忘。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既承感懸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以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揚君衆家人。脈其藥。多効。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球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柬。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絕。未與擬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悤悤不宣。　又　某啓。違遠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量。觀龍當往造門。併道區區。

又　某啓。昨日方叔處領手誨。今又辱書。備增感慰。乍冷。台候勝常。未由詣見。但有欽仰。悤悤上啓。

與樂晦　某啓。久留都中。過辱存顧。最爲親厚。既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惟衰拙。衆所鄙棄。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既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且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聞且就鄉里。承示諭進取之意甚倦。盛時英才。何遽如此。且勉之。決取爲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宣。

與李公擇　某啓。兩日連見。悤悤竟何言。瞻抑起居何如。爽仲送王徐州詩有見及語。方是時。人以相識爲諱。欲一見面道此。爲笑。竟不見。可太息也。適所白是宗人械雉州幕不一。

與程懷立　昨日辱訪。感怍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筆勢精妙。髣髴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嶺海闊絕。不謂生還。獲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郎伏謁以盡區區。

又　昨日辱臨。顧論首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麵酒醋。爲惠禮意兼厚。敬以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早體尚未清快，坐阻談論，為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話，臨紙悵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琮、惠、策、勝增感，作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待矣。

又　眉山有巢谷者，字元脩，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猶月，思仰蒙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閣借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為國自重。　答劉貢父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望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研緊，及聞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皙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為時自重。

不宜。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觸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夫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　某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照如一日也。孤恩寡與，日觀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蓄輸之寄，達闕以來，照仰日深。辱書教，伏審頗慈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為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家之末，遷落寧蕭，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起路，慎獲在屬城，如幸如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咲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

作栖賢僧堂記，讀之懍懍，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　某啓。持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卧病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荈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悚息。　又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毒暑，且喜起居佳勝。堂上且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兒輩車多，道下恐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為帶去，轉托何崇道附達為幸。兒子治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吴志四册、會要兩册，並馳納。　與羅嚴秘校　某啓。専人至，家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宇局海徼，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

及物，中無所愧，即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詳，恕不久。美辭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遇何二士面稟。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覼縷。曾城筠子一籃附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竄斥，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廉藥治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麤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専人辱書，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兩輸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芦菔，益用愧刻。閒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势實，乃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感

留意惠貺。感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兩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推意無窮。未即面謝為愧耳。人還匆匆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問。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達。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己為民。誰如君者。顧蓋此道譬之晨夫不以水旱而廢蕪穢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揚梅。感佩之至。聞山薑花欲出。緣夢得詩去。庶致此貺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麾勾押送來。為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皆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緘。秩馬。曲盡其用。非撫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下熱。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謹頌布聞。甚慰所望。秩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諭愧悚之至。增磨以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劇。攝衛為難。惟加意調以時休息為佳也。匆匆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合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闕馳問

愧企深矣。承惠龍眼芽蕉。皆郡中所之。感作之至。未由聘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卧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為之憮然也。某再拜。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下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節後漸涼。起居佳否。叠煩顧音。感作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宣。又　某啓。前日人回。栽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為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試流寓中一喜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

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暮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早膳。庶少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銘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遞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早晚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服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問。伏想察其衰疾多畏。非敢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卧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重。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

收此待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作無已。　與李方叔　久不奉書。問為愧。递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十倍尋常年。雨晝夜不止。然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羡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楊不知所在。豈南楊白水楊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聞為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閒閱四方。更欲求其似。貌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斷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諭於衣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患兩足拳。捺履于行。渥嘗以以飲食錢物遺之。見期年不見。乞起仕數年而還復

餽藁居肵乞見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徑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栖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敢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程公密　進中喜見令子侍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兠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珎旅獲荷德之心未易云喻未日晚方達家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即達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難羈託庇以濟分既丹劃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脩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栖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既王事靡盬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鬧鷴之憂行有見蝎之喜但遠德惆悵未忘來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戴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

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友人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屛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脩敬不謂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一見洒然遂若平生之歡典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珎徒咀嚼一臠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文同丹淵集蘇軾小簡　軾啓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兄乞浙郡不如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宜興明若得與兄聯袂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柔榆之詞極爲工妙蒙曾有書道此卻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令少儺推爲弟或可以髣髴墨竹即未敢云尓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䄇攲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尊令人候請切吉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由作墨竹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吟域中真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呵涼萬萬珎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犁而來住官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爲便安耳今日沿汴赴任與舍弟同行間與可與之議姻極爲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

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訃與可必不見郗之臨行兄甚奉書殊不謹俟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箒非獨渠厚幸而不肖獲交於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塤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亦稱公家婦之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佳勝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尊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故意輒成疾不可不加意謹護也承後弥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甚精奇稍閑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珎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莴疾盡去眠食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㤪惟十一郎偶失甚爲悵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甘降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至爲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軾啓近遞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酷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家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爲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

今世未有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墮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目露見淹外既久雖與時闊疎而公議卓然當遂躋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司馬光　某再啓持承寵惠碑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韵游處之狀高遠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某再拜　答趙抃　某別啓向以蕪音浼聞承未鄙誚過有稱胄副之佳頌爲之讀復數四益用感㤪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第嘆服而已何自珎集下懷聽詠不𠍚其祇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十一產

簡

書簡十七

宋李端叔姑溪集書簡　上時宰　初暑伏惟鈞候萬福此者無前之賓鼎然際出類卓之才因事尤振丕告列辟輝映相感雖參以他務而并舉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為稱辱在題品遂因誦味以復咸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賓客之後倍深依向不寫

又　某自徽聲迹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班於管窺文豹然覩米警裏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蘇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拔間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一舉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選論之及拱把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於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持表自換則非其華類如得一竊歎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增喬

又　某衰悴且復拙於養生而又傍無以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務之力多是亦違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末執其目寓手鏖圖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來之真見貴於幸得之際而有燬於無窮之謨矣尚貲草牘之賜時

輒興起顧視之勤尤覺既高益遠也

與祝提舉　無事昨日庶幾展橋不圖組鋒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介祇問所以慰藉甚歎感愧無諭行李稍遠不獲瞻望倍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悟尤慰披寫日高尚寒共惟起居佳勝於是大旆經行首賜臨問累日遂獲周旋燕組所以存撫欲盡郵傳何以為據非氣類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佩倍深繾綣適到津亭已夫浮縣度其勢不得中豉行已系戀之迫庶幾見亮

又　派落屏廢不復通好游萬雖欽詠不少忘然門地日益遠矣比辱斐屈使指但竊為一方欽慶而不敢輒捉繾綣於是珥節尚意猶在省錄踟躕顧致之勤溢根無地不圖加惠鼎臨遷光輪墨敦諭欽悉如接盛還秋冷感激而已他佇續貢不次

又　拜別忽忽踰時系詠推勝但深約績累日方治行主於一見門下而北捎傳按郵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候瞻叩遷光輪墨安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省卜冷起居佳勝百聽須款席可究不勝拳拳謹且叅問

又　日者大旆經由亟走行府切求會食州中已而聞改轅北出竟不獲一奉教暨獻馬郵懷跂詠不少聞庚伏過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瞻望榮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其涯向風可勝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復款羣論不謂行李甚遲但劇引詠相繼便國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備蒙就安然汗而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假假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瑞系於此亦必有以見亮久聞府事叢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達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固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道系近倍深嚮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苦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女子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瘡癬被體已而寒疾為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雖所不有自奈胃紋復便欲遠遁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萬濱二十年雅辱知怜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尺素何翅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千使臺暫借一寬舟只至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萬一不在所絕欲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尤望賜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二家并亡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應皇悚皇悚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殊載不盡又唐舟年深疎漏止可載輜重幷小子除脈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詳筆下不能見但日即舉家如在爐炭上累蒙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真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寓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修浼淹

緩自取留滯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李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游尚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真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逼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遣富已塵溷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顧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一口交譽謂自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嗟咨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

又　某啓未路間闊獨得於公為多不謂一別便不家寸紙則平日眷眷殆將委諸草莽耶抑將有待於我而然也近見子曾曹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疊疊挽之不斷企仰何及漣將古郡拒吾松楸纔一水風化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單父老中歡塵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翰亭傷感殆不容遣更以故先永降問無辱元暉下顧教紋稠重尤劇佩荷見命晚集敬當祇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欲更求十數幅字如此

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攜往也　與小米元暉納
紙爲請別是一段因緣恐兩判一番輒煩過庭爲了之仍早得之幸甚派
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過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别教席仰詠不能已者伏首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
餘常有顧覩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
黯然歎其委時自衛郁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竊幸矜照。　又　自承名
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遂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浣
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恙承
今日殿對遂即願塵問勞之際想慰淵衷佇望之久方出局偶餞一舊僚
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在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
墨可致者其欲見之心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已次都
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俟侍坐　又　孫苦待盡
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之私惟日北詠逢至思待于
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遷官之慶有愧焉問之偶獲此日復不審履䟦
何似恭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雄奮古者
治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沈敏之材多後於躁務寬大以圬類求

又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騶衛已出曉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少
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無以會此遷改遂失依顔下情
瞻戀何似可言稍文非假不敢輒詣墻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
違間承暫出翹仰爲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間所患簡尊夫爲恭依
仄悚仄秋暑欣審侍奉萬福焉以病足免借馬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
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與姚澧　某皇恐上啓運使戶部
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徼無從瞻望比承振米一道而里舍
所寓適休庇眯欣慕所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
門墻未獲通名將命尚冀表遷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廢江上忽二十
年嗟昔難忘常在欽挹敏茂談洽表儀多中故省戶使臺纏膺寵數而勢
地既阻無從脩記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夫於承候今已在
衆人後矣亦鄙分所應尒也除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賓客之末乃所願
言。庶執侍生披悉。　又　退縮閭巷寔依德庇眷言嗟昔蒙被有加拳拳
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寄固重而
隨地振米下受其賜上收其功日聳褎顯遷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
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墻可量傾遡。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尊欲降

叙而持書人已不見矣池重叠之辱哥顔無地衷晚几几待盡而已比聞
督總帥事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顔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
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兄未鹽瑣屑率身履之用是躋攀向風何已欽
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不妨自達順御而起見絶韻固以付之翰墨
足爲一方無形之美觀也丞馬袁舊寔與恭焉臨筆借揩致頌　又　溧
水縣丞李宥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善尚賢天下學士大夫絲
之其風流所墜至今稟然而宥不獨有其家規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
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叁歲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捋
達脩踐所請不勝企祝方此關陋不審率爾爲言其如久荷眷遇亦所以
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澧　某皇恐上啓委贊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
然竊借光明常如星日之下臨也不勝之後久益加冗以故稍不獲修記
起居系詠拳拳當不待講而後諒不審尒日尊履何如早期數
月間獲衣門俱往莫不知所計始無以自名其冗尚冀未遷召間猶及㒰
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爲完葺觸陋以涉夏大病蔫秋即入墳山前早
俊而以物理持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聞承接部經由
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屬大抒臨顧遂草所以加惠衰凉然嘗求此於古人

而恭焉何堪未易負荷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爲遭遇而委曲眷存之
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通呈節方自墳山歸
恭聞大拚經過纔信宿矣此參近重以爲慊已而捧所墜教存拊踰厚中
繹增愧遲換暑無可來而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薙幸同風烱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留覩朋儔欽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寵如奉欵
席可勝欽戴又復起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之
不敢列具公狀爲謝深愫悚冀　與和州太守曹廷之少監　某啓近違
身人通問上謝當逸鈴下乍晴遄有春思隨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眷
尤劇縷縷通日復不審尊體動止何似鄙陋遷家演一月愛民恤物之餘
日有欽向以華門主賓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於文字語言間獨
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績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
獨用擊節　又　某到家即欲作書因冗瑣逐已淹晚前日方克展叙不
識果有以見亮已否游定父行欲中致聞適有少故輒不暇及其家人回
具言佳客憑凌連日醉笑竟伏積陰廓徹萬瑞紛敷以成同樂之勝獨不
得展轉來執但深引歎占高南望吾家山水賁在尊俎間能復指領俯及
衰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尚風耿耿　與元祖慶法曹名僖近聞行李

之後請得從容明與展盡系否往見不遇辱顧相失晚節僅能一接諸而
遑遽據秩殆若有以主之乎令不自己也既而遷圖似記道兒不滿莅尊
不與於是疾病乘之艱戍蹭蹬高義可懷要須氷雪可鑒夫間與時御宜
以斷絕諸盖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只尺低昂所計也　又　某自到所
即聞鼎來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疵可指圖顧奉從容卿借秩來數月所往
還以聞舟車假道之際久未我與可勝半落無時候足治下私幸可以又
僕來教初則適有所未暇既而脈食差爽精謝適謁迄去僕一識而追訟
每自思已比捨業又復草草掾秩然所侍度越所聞亦多矣晚即何堪定
將邑邑終不滿抑遂充是捆載以歸邪收之去歸故昧欣跂　又　某再
啓相巨鏡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中秩雖未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
之好自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加之衰病嬰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跡
置遠而惠顧曲敦鼎翰墨累幅使轉如奉勤懇撫非所據不知愧汗為秀
而景佩相光則君子之庭不肖之跡可得其尚在也更一月可以遂請乃
所願言精粕不足以形容不審終踐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
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遺軌紬繹反復愧不能已畢時才鄉
崇班以雅素之故亦嘗見及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具以是
辭矣於是君子過予竟不許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息息未完更望少
寬庶能奉課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冥行借聽於已聵似
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少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
者八月即在左右或前駕庶幾猶及迎展尚幸遷就無致相失也跂向跂
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鄰墻挾懷之懷寔託萬物固當乘間就
展與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深得
無所負邪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覩雅眷有以亮之至於相悖尤謂
精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加謦焉庶幾翰墨間亦一會面之對也杖日曠寒
伏惟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姑兀兀取給日前以待盡耳尚
冀推類或可支第遂有周旋披寫之幸未間倍加保嗇前可以寓之形容
者無惜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奉諭乃知今夏方到定將
何處濡滯然邪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為感況可量繾綣
依田為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勝之託二年況次今秋粗理又從暴漲可
慮待哺嗷嗷不知所以為業德門隨遇為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往況少
而長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特於我筆加甚也古人未始以此
自放滯經而卹尚安知以彼輒易此須吟哦妙悟叩牛角而為之節低回

稍休則寓之筆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茲為蓋門下舊物也臨筆不覺
縷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郵懷曾未披寫姑爲目前
所羈制而然要亦終何補於系念哉葛大川來聞為況稍詳紬繹賜書則
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慕早期於歲晚者於是獨厚重歎慕為何以仰
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獨亘東南依山占高猶有幸免獨吾邦猶為
一大湖始則徹芒本末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從家
墳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早衰病遂為除濕氣憑凌慨慨僅存視息使不夫
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歌詠自適過從不之頗從及此搶攘吾黨侯
可期日念歸塗蓋周旋勝踐寔出素計要須選家乃克自浣大川忽相顧
山中粗得相濕回期甚迫而方病悴加之驕晦不我為地作書如在夢寐中
所不到處與夫鋪叙夫次庶幾於照亦悖大川必能詳盡也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詠思為慰可知自歲云距來石才二十餘里意
念固不捨以是灘不能已但承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滿
來阜曉成行平日恨不得周覽其勝與時賢主人表發又別是一段佳耳
將為吾之別館矣彥發諸郎同之否歷陽不與鄉閭邑人款慕鎖承日夠
樂趣較之陋邦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杜門卻掃然得已哉一出境
便是吾樂國如獨力家務違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為計有至半年未嘗
一通書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為患寔大不思不勉
定誰之過庶幾收之桑榆非為向我者乃為好爵左右還亮之否邪　又
前日自墳山歸不虞駛足遽去急於具問無憑棄書恐遂達又目前無可
專委避追假託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雖幸遂達而反愧倉卒不謹為
有員也彥賢況味果爾固不易遣得一賦更自能向安矣然巢君不可不
延揖其術似都不與平平者等試邀致任之宇周士記其的乃名賢之剝
即想見遠近赴之不暇且云向日黃縣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
必留家而行廬江果有効否盜賊充斥豈不妨邪抑集荷挂念可以轉借
及章甚章甚　又　只亦不謂聲問殊隔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
理屢欲渡江一見諸游舊今尚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況來歎逢臨伏審
適來起居佳勝避追三四處皆書而來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為報殊愧慚
製續當別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
自應起然絕諸不作則已之便達酬報未及少須異日不愧續貂次來間
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富一臠則九鼎之快可得已邪大川近
病執不可捄今已無慧憾中高雅但貧不離奈何來贶已示之矣必自有

書去也。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爲一帶盜賊蠭起單獨攜家徙納命今且歸容有所處于厚集略借并世說抗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撿討即遣還次。又　前日歸自光堆得望剝乃承歸舟甚遽初不計許速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況復何似一水平時來望圖勞得見非念所及而正爾搶攘曾不得展意奉縫綣其懷距可名邪尊叔母證候如何胡醫圖畫心門下然不聞以一言而主侍巢君可喜令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勿勿修叔嗣當中致次。又　自改歲復無一日寧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舊於門下不踈不圖頓爾阻絕自灘洲别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怪者其諸眷愛主理如何舟發位必同居于弟各以長立仕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甲少無甚餘矣所諭昏姻事必侍郎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出入多在鄱邑或田畝間才有閒即就見次。又　其皇恐妄作始奉教令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塵覽之愧過煩和諸尤不違兼目撰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譽業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辱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容馳自是吾别館也不知仲水是遠近脈紀既作大宇使可設淘米潤千容錢一老不足道也呵呵自是可頻上問但只如此交點責彼此稍簡易而便至視至視。又　獨月雨如注營採不暇殆若魚在鈞禽檻弋求脫於萬一者尚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彼遣聞求舟人使道抑遂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擄雨後作體履何似道紀安得一面謹光此間進他行歎晤。又　大川來不推得承履踐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扶足後塵也。此事衆人方肆之非豪傑豈易持立欽歎彦本諸郎穎秀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績想不概檢校不爲水所及否彦贊竟夫伉儷料不易處彦淵已有美除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作久計暫夫過從企向企向自此相望益遠使由來石僧坊展轉似可朝還暮到頗按欣仰若酬倡竟成一編亦非偶爾也。又　一見灑然徐鄉自愧業已東裝而盛意栽成塵委不淮忽忽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捸袂則非所安胥次搶攘殆不知所爲控晦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請冥來有此暇今以一力周逈無窮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比欲精意作書亦爾掣肘少待則慮後時定懸促膝乃克詳諦。又　扶分冣歎所當旦暮而較鉏鋙不契聲聞不乏持人能爲我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識詳商推遠闊向上爲樓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今縫綣此念不謂得之而遂失之追訟牽制何以自贖别後

又復幾日乃就渡比到從次遂病孝先作埒今適所到家特爲將享與展掃墳墓避逅雨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晴事竟又趨從次次第聞此月方克睹叔中致已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意否。又與令嘗一事備易囊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彦贊間中也欲得左右一過和州診視王醫圓閒適亦來太平就治不効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爲辭幸甚幸甚。

與龔彦贊　比聞捨舟非特有尉瞻識周旋論倡實有得於桑榆未謂會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又復出見不能欵爲比慊何以自控前日以光觀肆日前期令舟即墳壠餞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意到家則聞已歸縫綣弗類殆不知所置詞不審久要頗矜察否日來體況復何似日前粗理徑圃面叙惓惓之深祗畏其略。又　聞中產勝否明醫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今有書與平國一往迎之自含山半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一昔今平時黃元明遊效取此逢甚便爲人推有理本學者須善遇之也。孫子實有子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

與龔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皆不果通問忽忽易久别來之思不疑已也。胖后公倩得所寄書蒙示錄感佩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遇深恨已晚也。要晚少休遂歸首圖展近次。又　曉來體況佳適。昨日荷垂顧爲具疏簡非所以待吾老友。然曉日自是一種境界。損得氣味同者乃能傾瀉。况的慈信厚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至，又辱畫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言邪。方圖具謝尊介枉問，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還草草。又　霜晴伏惟起居佳勝。又不獲欵近企仰爲勞。願爲保完攖拂致疎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句。讀之聳然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舊相傳，約是真相知。又得老先生來發歎勉爲其佽助定在華顯矣。感歎無諭。不腆朝夕再當覺出十月末歸庶幾展盡。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跂。雨涼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佩無已。遣歸事緒殆不容撥，違甚欲稍從容，竟爾相妨，良自愧歎。碑刻觕玠示，使見思道問子細然衰退豈能自託於勝遊之末，但深慚負命。又　多日不相聞竊知口瘡作梗，别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未治，足不審氣體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常食甚致渴也。兼知新居完潔必釋雅懷朝夕馳詣次。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枉顧後數日方知即到壽寧。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恨恨也。比來屢問頭踈嗟以爲懷。一二日覺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叙乃行也。欽企欽企。與

劉廷仲　雨甚爲脫何似異地得相群后圍爲希有之事而適此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尋遣人奉迎次有所幹委千萬不外　與榮天和　前日忽遽間遂不得一就別暑中奔馳老倦殊不知其況然顏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得酒之適極奉思也昨晚還家骨肉輩首及動靜伏承月來體力佳健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嗣書委曲久不見其人得書如與之款嶔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有閒便當致執事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否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見捨攘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通問然不敏之愧無以自控材落間別是一種意味思思載不欲捨之而去豈鹿豕之遊天所賦耶無由屢致倍語但深情結　又　素不習田獻間事既來頗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藏物峥嵘又將一年矣老人貪生尤以爲懼公食貧不易又梧有求必應固不可思高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人非所及暇叔飲水當取以爲樂而不厭前世孟東野賈閬仙輩蓋亦如之推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兩畫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爲取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公本欲作渠書爲此事又恐已來竊意天和居弟不相遠可以必得雖

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俟不肖歸見及尋奉託幸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剌擾擾不自給未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伏隙尚幸應命淹晚至愧介還方起枕草率滋甚不一　又　霜寒伏惟佳勝累辱垂顧辜迫未果修謝愧詠不展蒙手示具領辱意跋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留爲矜式苟不屑行當展轉諭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爲終日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跋軸夫契勘作字輙大更爾奉煩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媿有玷高文也得暇祇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思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爲况佳適示諭媿感初亦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瘁體國則親黨與榮爲嗃昔固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此暑相頏幸甚　與劉廷仲　某啓大雨蒸濕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釣魚贊江南吳爲一日語笑病齒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事爲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頗昌已有報得勅辭罷便行聞公短使未竟累了可來作同官否孔泉賦等諸文并望付來介聞畢即馳還正本或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通上謁次企渴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不

奉周旋傾思固不能遣來歸屢款禪林已而稍接巨載兄弟且獲六識丈一往還獨遠君子念之常不自得然西來相知道雍容湖山間真風塵外人矣想像佳趣信深耿耿比得疾淹久衰晚殆支持不行惟僅脫死耳外事廢阻殊不聞舟御已到光枉手筆佩荷慰懌可量郁陋氣劣多寫字奉得累年顧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俟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持未暇也示問甚寵感剌乍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辜經由不得奉款臈少別豈勝眷仰霜晴爲況如何佳期定何日無由進與席末但深傾向庶幾回轅獲遂相盡　又　風裝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近辜迫殆不容出頭初不謂至是之瞎會眷拳可勝道哉蒙手示且領勤厚三二日當前諸才歸草率至愧　又　某來欲詣見偶爲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容阻郁懷豈勝拳拳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約食困佩勤厚屬一十七決成行尚有不得已人事移須略過輒身不得遂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幸承俯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攤至對來使極感製漸負可勝言邪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褚固已過厚二圭緘製極精但赤知包藏如何耳一笑亂道或未寫得略告撥去介少閒便歸納次纂

公不敢率易上啓望侍次申歎　又　風埃承爲況甚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使欲祇遣而客來不已殆未能輟身良眷眷也馬復自早出矣少須雙遣所求代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聰師並煩申叙甚欲相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東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韵常在眉睫間兩附違上記一次捧教華自到京一向藏縮遂不復與四方親舊講好然簿從來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忠于舍尤爲詳盡正初迄今日幸遇謁不謂遲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思披翰墨恍若夢寐相接其爲慰况可勝眷眷大暑恭審捨舟即安尊履佳豫區區固劣兩鬚來方作字成勉強具報纔出首當上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截雨溽蒸熱徑就卧欲見既未能自慰而執事之間亦復不果雖致問展移因循不違蒙手筆敬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復不時具謝悚悚一二日圖奉款倍欽踧踖欽踧　與趙仲孫光弟　某啓蒸溽意況從而不審聽患之勤滋不能已不審體況復何似君求人有書附問令以小輿奉呈如聞朝夕過巨載家庶幾獲達款倍餘遲相見具道　又　累日吾聞動靜馳仰無喻情色漸驟恭惟尊履萬福辱問勤懇欽佩寵眷而辭藻爛然尤畏不可及也伏聞修敘門下入夜布叙草略皇恐　又　久不菜

馳方劇傾仰夢寐蹙扶可見於公厚薄也方作書欲況左右忽叨翰墨敦
諭稠重可勝欣感兼知已赴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
宜適當持攝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區區本圖比月一到京
而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肉輩未來獨處不無勞落頗亦見念否
一笑一笑 又 日欲望門牆有行色遂成鉏鋙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
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衆病無憀既不得且冀親近
爲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黯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之交沿檄到京首圖
展奉次餘惟千萬加愛依依戀戀 又 聞邑山和尚背予段一枚借易
上獻仲孫絕韻責任而又文采足以相輝聊託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
到才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況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
書問稀阻端爲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厚有以致
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一笑仲南住
京少味揞公雅與周旋者幸時溫之不妨投懷赴醉之際灑酒見向北寄
迎新送舊外方小官況味甚惡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瞻企瞻企 又
仲孫太尉必相見稍疎聞訃有聞故應如是本欲作書見書未及極思
渴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信也江外酒如釅灰汁麴孫濡唇必暴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十一

下如注老來恐一飲便脫可無念乎尚才得一轉似減正任風來一笑
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系問亦苦之人通記瞻企
風義鄙心不間毫髮方圖早晚修敬澤之見過特荷存恤既非區區所素
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或未亮者是將據我於爐炭之上也義候蒸濕恭
審清晨尊履佳裕一二日徑造門弟所懷當俟躬致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持爲戲且奉聯爲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往還豈有他也元確兄弟
曲相荷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飯過蒙留念慰愜不勝所以得罪左右旦
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荊次 又 月餘不奉款廓思仰未始置
懷抱義候不宜尊履當復何似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
勢須且偏省視故輟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圃陰合池
面荷已離水圖書環遶筆墨吟歗參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與抑揚勝
歎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潘離高明亦豈知有天下事邪欽跂欽跂尚阻
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
路孰不胥金佩玉煌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爲本支
典刑而士大夫想望願親近而不可得則於高明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
堪幾三十年爲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覬閒望愈隆

建旌分社水爲帝室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
初意門下之迹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疊疊有加風義久不墜
於世枯朽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因知盛德所鍾亦自
愧不振一至是爾高文願句讀獲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邪抑
因儕所玩也衰茶或未見棄時弓筆吏傳爲異鄉警策寔假寵於我爲重
狂猾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求教俟圖上兇園亭之勝幸一一疏示
所因或得附名詠歌之後豈非至願 又 荒悴流擴終乃几案間一物
不謂一別便介懸阻窮荒衰陋無聞見無商摧無圖籍可考兀兀枯株但
未死耳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未劇飲狂笑聞形容吟賦初不肯
尚得生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缺甃間但以目前爲遣兇異時縱
得再拳餘壓亦無須昔人矣向風幾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萬福後
來更有幾明珠乎日賞獲瞻望者計獨蒙不弃青氈異時樂院想多列屋
而閒居但見思道子椿諸君云緣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播與之俱其
可只尺輕有所彷彿哉于今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擢矣受壻學士根
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博位猪娃當已出仕 又 袁莫淪落如在井
中奄奄未絕時於缺甃間望見青天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十二

故一得賜書未嘗不感槩扶處期尺索於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之於達
物亦未能果爾以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比辱思道處腳力所傳手
筆惇諭疊疊圖已不勝負荷而思道于椿書中具道周旋紀錄識義有加
而不已反復翰墨紬繹二君之傳但愕眙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
語以寫其憂云安得兩黃鵠攜之置其旁著候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
居何似不腆之於門下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疇昔之厚者
或僅在只尺或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者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
如湯至掉臂而不顧者往往而然獨吳仲孫瑩如冰玉無一瑕可指而凛
凛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貢以表表播之物理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百
千萬億劫相因以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次不覺縷縷何時一奉從勝之款
向往滋劇 清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主於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計餘
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遷報東坡喪舟來亟往郊外致奠倉猝
不即爲問以於豫約鉏鋙極不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弟欲焉
系戀若不容自控到頴昌時得中致次欽詠欽詠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
少別思詠不蹔忘於是得奉頃刻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
修記遷枉手筆敦叙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祗造百冗具報草畧悝悚

欽跂欽跂。　去冬了弃事，今年三月遂從家太平，平時欲隨拔而出，今復再墜，豈造物者終使嘲嘲於此，無復可出之期邪。抑困之至極而託有以創其必拔也。所冀無他，姑欲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孫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別此生，命悵然未得之間，可量縺縷。方時炎酷，拂雲之樗皆有超世之趣，歌舞壯笑之餘，自放於垂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剉之際，為河間東平所以為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就，而鄒陽枚乘肅颯偃僂欲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歎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捨舟便為春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妁又方小康，今猶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為況。故作書意不聯屬，時有脩改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跂欽跂。

與舘子椿　兩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聲䪨，既難暫違，又不敢坐致車馬，可勝欽承恙，辱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佳勝，今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遣𠦑日過，又凡百草在一身，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承專人賜教，累紙稠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曏昔，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及展轉十許日，纔了此一段勝事，以故留連都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踰月不審。豪候如初，春多作上壁咳嗽，落隘赤目，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

況當復何以傾馳，欵悉甚於茲時，如欲插羽翰，凌汗漫，超出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疊疊於高明者，可勝況哉。嚴晚牢落，江山滿前，從勝握手，歷叙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樂，遂將延挹相尋，得亟逢此味，邂風倍增，疑蔚。

又　新陽圖當一舉酒為君子之慶，咫尺不違，我勞如何。里閈正以茲時為勝，遇晝醉過從，徹夕歡無虛，不審能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杜門與佛來作佳好，要是窮途究竟如是，余每想像物外，亟欲卯之，常若有以縶之，恭意搜懷深，晝或有得處，於我不閒一毫髮也。未聞時幸寄聲，俯慰展轉之懷。

又　睽奉忽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損書累幅，良愧見厚之意，封吟非遠，時聽聲問，為慰也。餘唯事外自持，復謝跦慕。

又　少別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款奉，然雨路牽率，玉趾極不違，昨日又煩迂顧，雖投分置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閒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於爐炭之上邪，皇悚皇悚，晚來氷動，願清勝，入城方得就見，拳拳之深，當俟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於誠意，故余條暢似是抑鬱，既中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某已令勝寫錯了，又改，故差遲。余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種已十幾。

又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情之所目擊也，所幸形迹相忘，故得以仰休誠照。其如跦慕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豈可長舉，動來於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因而卜一作費處，今又鈕錯不免聽莫去來，姑了一日為一日計，余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可歎可歎，長情美才，既脫非橫，當益劉礪進修，率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懇惻矣。妨屏他事，粗適針砭，以激志操，往實固可指日為期，要當自我而得為熊至於知報知已，是亦為報，莫其為為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語直見罪。

又　二月便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縶作，費愈纏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邪。故余濡滯闊損，聞損家居，況味如何，七日不舉著，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為貪余，一笑一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累紙，感佩無以為況，伏審曲肱樂道，與時御宜，慰忭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次撥拾欲還庭居，因得展叙，尚為事縻，瞻跂瞻跂，於是持枉尋誨，疊疊見屬，深長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可託之地，何以如此，第焉不類，但劇負荷此候一二事竟，即圖造請，纔犹鞅使遣人治候矣。

又　相別逾將七八年，初謂即在華要，歲闌尚余得非因為靜退，耿重於一時邪，欽跂欽跂，柱玉淹回自亦難處，定復何時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特倖雖厚，亦不知其為厚，是乃不易酬對者，史布裕震期之必達而已，春

伻且暮人，余肯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黯，萬一得再相見，異所勉跂。

又　伏蒙別紙訣責，摘認水玉，但客遇玉色，常聞天上語，曉日豈不輝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宣城田例不復究，良可惜，但無唱之者，守今方時皆闕真適，蠢頹似自棄之，余重棣因難常，有產則能常，頗思之熟否，思水古歸甚促，殊不違意，續別上記。次。

又　昨日獲承厚貺，兼且抵其從容，繙言，一一皆可人意，而置食精潔，備盡慇歎，超然遠思，頓還舊觀，置到此來始有此況也。其為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侍，甚不違，舐極快悵，方圖上記，遂彼翰墨并佳闋，清詩祠度前人韻至押倒，老鈍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為南借約素飯，飯後或蒙過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稍此阻闊，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偶腹疾作，不果款留，至今念之，示問尤佩懃懃，洞庭春色，詩畫在監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游郭諸篇亦不曾留狀節，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暇，佳思共成勝事，不為小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推感，加之雨又濤不解，差有相仍，殊不知所遣，兒患按手，字并脫和篇，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來賜輒私有之，特時出吟諷，以代良藥，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發

遂寄尚欽也路遠有當上謁次坐客草略皇恐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
新督慰多矣半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不佳玉趾所捩原兹意諭北觀
能不俾遠否不介當尋故步懶作字不果及元戴元發明叔望就約之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尤可歎也既
審侍奉增慶辱手示并和篇咄咄見過太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替道而
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是襲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邪於是何止
十步蓋十萬里之遠矣向埼得玉又獲珍藏之感感刻感刻少頃或得就
見當悉未珍修報極草略皇恐皇恐　又　日者具聞至暮亦謂事稍閒
可以巨細申叙中春後幼稚華例作痰壅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便
無復佳況遂成蹭蹬每以為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可知浮沈
閭巷人不我貴久矣然改觀生敬使尋以至於建旗壇上而一軍皆驚則
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歟處便是送境不
可不豫制也只人尚阻面致糟粕之傳徒有愧於刀俎爾　又　伏蒙就
示長牋為禮甚重滋長綿薄之難堪也紬繹瞥竊當於天聖已前景德而
後求與先後者盛矣蓋八十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備僥追遂此特無
異犢犬之於正午之日但復熟成誦永為矜式欽嘆不足道也就閒邊正

學職雖於表餞敦勵為可喜然薄有簡書之畏得無拘檢應對稍勞否不
勝葬役又十許日即去此續食西引不在淮上即於國門迎見千萬以時
加愛前揖光大傾跂傾跂　又　涉春擾擾日前畢竟不知何事欲作書
不果欲一見館下復不果蹭蹬端可愧也而豈弟敦篤樂義而無求蓋未
嘗一日不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而不止終日頑坐求一投足地猶
豫之久卒致迍邅似是老年境界如此且亦辜乎使然以故相與披寫傾
盡尤不能已方且圖之來聞借布珍畫撥冗修附殊不盡意　又　忝恩
叙復方俟少閒作書為附不謂專妾在門連幅璀璨非止佩服重意其督
投於我亦多矣至於延譽過情滋長非據來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附報
不及想蒙加亮日漸長而不作來興門庭當使家老失聲於騶到亦一段
佳事也如何　又　流落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旦暮追逐以披講
貫之樂習閑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不契奈得已且已何至是惟可付之
形迹之外介春暖或乘興一到館下亦未定屢尋此味祇恐纔到不免紛
紛遂中輟更俟紬繹擬求一可逃避處然後問道注意吾友更希為我熟
計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畢竟成得何事逗下入那
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争新別有一種勝事難以語此介一笑一笑

撰述比來必多不蒙開督何邪半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
易涸似是終不復津矣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
之每到未嘗不歎息君子之下我供也京師久住意況可樂處多聞見所
博固不在言而腳頭所到便可卒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強之好客聞復
之多聞思道之勇於為善津正雖未相識而其人不待見覆而知引詠高
躅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眷既諸屬雖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
左右于全到必相見主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今次大禮必
命官且得了當不曉定作閣職曾為之得一佳夢似兆茲事作詩尤工今
更較挐知一向寧處故鄉未必可樂也仲強書來每歎難高躅不已斯人
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學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折使書便作附上次第
已作太平之行而此便甚迫適相妨介非懈怠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
太初況味如何閒復在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數詩輒和得
在思道書中可取發一笑手來無復好意所向多敗人美況者不知再居
太平復將如何介所得其地在藏雲寺邊已用今冬舉事恨于椿不一見
也終為太平人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留滯以老豈非
命邪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擊節稱頌介

又　曉來起居佳勝久別遠介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餘所
以警慰亦多矣適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悒悒伏辱手示感澆無已信
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悚愧殆抗之患尤出厚意候歸專
遣別圖上謝次藏雲地須至奉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介千萬以
存歿為念不可以已成為閒果可用就求一圖子分明將寄女兒蓋方時
判害所同獨此兄介林塲其次也纔到家即具間北甚不及展盡　又
別來兩附書一米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胃未得少慰展叙可
量眷眷方暑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下歸兄甚加之病倦不貸艱於應
接以勞思佚翻愧騶遠為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纏
綣左右未能隨遇即安執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謠必山
水有可疑者恩披手示慰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下歸應接必
甚冗已將閒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學自省一半事只是京師一頭項卻
須經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持虚
語介想久在思慮老倦比來益窘灼之歎百壯猶未見功次第發過武有
驗漸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為歲未間猶幸寄聲　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象友愛以慰遂

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故交遊間未果申致遷叨翰墨拊
諭周悉欽諭主眷可量縺縺只今還靈柩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
瞻叩方時非遠適所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圖顧從容展接於是
似未可如所払吝也傾企傾企　太夫人尊體萬福荆釵輒附起居上都
風物似非人間世不知扳輿肯遠適否　稍還秋暑爲況何似前日遠遣
講皷所遂定於字說無緣良可媿也兩日　偵候出沭皆云且寓學中又云
在宋家方養源時不敢干見蓋吾曹每聚首必歡呼傾倒不無汩亂美意
要稍踈遠爲佳方圖中叙蒙手示感脈不已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恐須
過試之二揚已上莊收刈蝸生擁牢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
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於
顯晦存亡之際況驚鴻高舉秀特超邁如吾兄等輩者耶引詠疇昔雖不
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先翰墨之寵中味推眷略無一毫髮
底界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爲據冬候苦寒不審
適日台用起居何似昚未有瞻望之日執筆可量悁邑　與友人　正居
還判北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從不能無事候問不講遂爾躋躐
而高明之地亦我有嫌於僭易也忝而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豫

慶侍萬福系望來音日覬再欵從滕臨幸可量恭恭　又　通判朝奉座
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還東若故相回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
谷參奉喜慰可知驟爾異地系吝尤不能已寒日益加不審履況復何似
舟車之衝圓方小大理難昭合而乃稱頌贊仰如出一口未路何堪但擊
節之不暇信乎高才慱器有以得之也欽遲顯擢俯契瞻遡　又　别後
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不能自裕到此已數日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
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人之末也比已出關風稍順即渡江荒僻
無異逃空虗者跫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枝倘閑步可期門庭日益峻矣庶
馬廝友遂終不得一見邪亦我有解后之幸已否興言至此倍深依悒更
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加遷致勤以失於不豫卧
方在宿醒卒不獲少饗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生聞多可喜
事媿無一語以叙勝遊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追錄相爲掀髯一笑也
又　鄙延之别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事眷言英
特自當超出時輩爲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元昆俯循弊篳之微實借風
彩里舍推稍姑日復一日苟翫時景勢地相懸絶定應未死之日猶及瞻
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比所違還審已呈況霜重快晴而不甚寒

田家所共樂之伏惟起居佳勝再煩委覬勤厚累幅如接款倍感佩之深
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畢將得卒苦屢使其健一到家居温燠處百事叢
筆療病隨之矣瞻望只尺未有忝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朝
静意必在易泰陶新往來應接累年枯槁下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爲況
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一住路西幾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静
所攜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事多事少全在人分倉廪既充莫不出爲金
陵山水之遊否使道庶幾聽迎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學昭顯恩命殊特
聳動宗潢超軼士類素叨厚眷聞報不勝欣躍聖上璧睦族姓敦尚風雅
以粹美明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旄樹纛蹤思大國使河間東平
不獨見稱於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
觀臨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上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
可親每自嘆其淪落而未能遂忘疇昔之念也异思道歸怨奉手教悸諭
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體異眷讀書爲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
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於是老矣特與公結一躬身之緣耳安知異時
不復再有相値之幸更斷深計不僯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顯佛會
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爲門下客衰晚獲拜恩地荷老公委

曲延把別後屢欲再尋未執而僶俛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不能
自達也於是遂閑巨創適以督奉阡隴走山陽改舊即新用去年三分之
二在道路與暫役山間欲覬輒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遂畢大
事矯首愧歉不知所控詐方圖收之桑榆不謂碁其所可貴而繫其所
不逮敢諭稠重伏讀汗下稍聞庶幾不失素期執筆倍深摧哽　又　自
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目前可應者之外略不
及毫髮此特綿弱無助所致而不當於門下今日之事轂緩咄咄不敢知
借而之無從分曲蒙見索撓詞乃知并容尚可搜求篇中以見也然牽課
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分愧恧愧恧　與孫知縣　到此如歸鄉
里一番應接殆不容少休兩辱寵臨尚未果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
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支持不行
特荷遣誨尋夫具謝慙悚滋甚少頃上謁不勝拳拳　又　往來亦屢矣
尚未得一詣館下於是方欲事間稍慰鄙念首辱遣問繼聞枉顧感佩殊
緣尤如盛意爲難堪也日來履況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
數日乃克申致躋躐固非已得想蒙深亮　又　徹脈到此初不計許久然
不敢輒遁問日來伏惟起居佳勝不圖惠傾特先翰墨款諭不忘感脈何

已無衣冠以見門下但深傾遡　又　雨溽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函類来
聞憤恚未伸客阻勝承不忘傾遡通聞暫撫九江戒行有日慶還轅猶在
一月後而北歸之期近在旦莫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量依邑下遠千
萬加愛倏息肯别圖上問　又　爲别易久蹭蹬不果具書日来伏惟動
履佳勝悤披手示仰佩不忘因循修報後時泊浹日前事不覺荏苒想来
訝也只咫未即占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晤同里閈於過從濱四十年
異鄉流落得遂相見爲喜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
可勝道哉非意来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於此有之矣方時亦
足爲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庶幾倦途猶能来冒以見臨筆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注居只咫門仍既不入州中遂不得一膳
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况爲時
所桼固無憾而私營亦倍費力崑艱生不容少貸而然邪可歎可笑尚冀
扶間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来治下怱怱累月但日與
田夫樵老相與低回盎然不知身世之爲累則仁者不擾之政何以上之
數欲一見面贅其然竟尒未暇可量傾屬来問猥及欽佩至意事固□不
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知恤隱有加乃尒借冒無他冀姑借威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十九

来蓋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竹興時請叩　與成德餘　薄才
窘阻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厚簡誨恚繪其物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
窮日力以盡巧思良未易當也什物且留續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遠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持忽忽不少暇介眷言俯求
之義鄙懷其可忘邪於是再奉手筆所以相與之意甚款佩服至情可勝
繾綣秋晚日来體况復何如相望咫尺欲見者未有期庶數青驛之便時
叩深衷雨日風雨作寒千萬以時增衛勝跂勝跂　又　相别幾一年来
望館第才百餘里於是方疑交馳既竊自幸墜緒復振亦甚愧不遠也来
貺懇懇尤佩深厚伏審秋晚漸寒日来起居佳勝故都搖落之餘高低遠
近種種皆飽足人意但恐獃鈌習熟不復知難得爲有貢者何時追遂笑
詠以極登覽之勝遡風可量眷眷　又　累欲作書蹭蹬不果勝義難忘
常在傾屬所示書累惕誨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来體力佳健感佩愧
仰可勝鄙陋一鈌緣中種種皆是虗假一毫髮低昂六鑿使不得休息且
如德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緻緻恐有所不逮則彼所以窘我者定將
何以寓之興言至此但有歎息而惟知爲虗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何時參承倍深耿耿　又　至節不敢備敬勤視遇煩數諭慈貢何以前

履新正感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别當展叙次褱晚於一鈌緣無幾雖得君
子於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盡可勝唱詠適有少冗作記不
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比奉累書方知前日蹭蹬爲可憾至於美詞
妙翰貢藉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歎而不已者益信其有
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將斫額望不及豈敢輒限
於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交馳介還遽索不能盡千萬加愛　又　日者
速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訟不敏隨分日前益撥益窘遂爾淹
晚尊叟逶及愧佩眷勤滋貢蹭蹬爲可責也冬深苦寒體况當僾何似屏
居意味無異一日風霜驕路只得畫灰養火以寄餘息前所謂窘者亦漸
於強勉介早晚一笑周旋未間時寓音驛似不乏於糟粕之得也如何如
何只咫窮臘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過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
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真可寶也鄙陋出於一時盛意所臨故輒狂妄尚
何足紀錄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貢之前欽認眷勤可
勝傾翔方時故都盛麋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獃鈌朝夕不以難得
爲有憾也貺所褊陋書無與意等者但塊處邑邑而已頗見懐否　又
頃蒙詔恩首被輸墨爲禮勤縟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展已而苛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二十

鄙庶幾促膝可以布叙荏苒不契遂玆淹晚愧負常若有所失之
遽須委貺有加不已讀之不覺汗下於是不勝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審久
要尚或見存已否而不止日来侍奉起居何似瞻望會館倍深約結　與
無爲楊彥濟貢元　早遊門下荷侍講瑩諸季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
激昂以拔乎昔眷言追訟邑邑不知所控而墻仍具存近在只咫咫復龍
駒鳳雛寔相表發不謂至今纔能申叙契照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低回展
轉殆將何言春抄尚寒閒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揉
武陸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覩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褱病支持不前作
記極草率别圖上問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来疾病相尋中間
至有殤女之戚老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也然時見子頎得聞吳况輙貢
以爲慰於是遽枉翰墨惇諭稠重如接講席住太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
非不欲首丘以死而勢輙搶攘比已就宣城得數椽地距此無由宿不競
將遷徙以之安但門庭浸遠定未能修奉尚風耿耿　又　比来客邇久
不獲修記且因循自怱而然莫之所遡但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史
爲娱其得於名理蓋不貲矣履茲勝僃伏惟動止萬福德門後望不歷淹
恤如是之久時未我與得無懐寶迷邦之滞乎允協盛時日贊超軼寔惓

倦於傾耳以待也　又　粗遣屏寄葢常扶分笼然而喜況德門俊望豈
容忝承之緩邪躋蹬不已其愧何以為耶如聞貢籍占先復兹勝槩得趁
績食田畝間但日聳高名少慰疇昔繾綣爾自是其將不輟修馳庶幾桑
榆或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雖久睽違故門庭常在企頌異時先
公官守纔隔一水適還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悔興言至是何以為贖
豈虞仲氏過與特迂玉趾使得紬繹遺懿以信不朽拙陋僶俛方愧不逮
而來諭稠疊牘之果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
少留獲承款悟邂別不忘瞻跂改歲尚寒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
高名相達聞之不特尚阻慶問其如久屈軒舉似於德門俊望為未滿兹
其時矣得報即圖中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雅
厚不敢以不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深有愧於俯及也輒已錄出謹遣
人上呈如見子顧及圓肩座云欲趁清明納約兹更不復自緩幸加亮
又　投分世眷差池不能旦莫相歎系懷疇昔每以之為有負也子顧適
在比舍而姻婭所篤故時得咨叩為慰既踐前列想已具績食計咫尺未
有再奉誨悲之期臨筆耿耿　又　愚蹤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畏
戚尚復何言常情之所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傳篤安問詳悉　主

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圍叩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借深引詠涼
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門蓋濱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寔均上游而
朧又獲見錄於賢伯仲間方且鏤刻渠灌以會器輿不謂有此汙辱殆將
見絕於契好矣而乃蒙有所忘始卒不替承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拔拳
臨筆可量依邑　與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為事奪馳情不少忘也
辱問勤款如獲奉周旋欲為鄙懷尤甚相畫冬暖氣候令人不爽不審信
後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只咫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晤未期
執筆惘然不自勝尚冀不之久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
考康寧貴眷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正經子書史書未可
便打套姑置科舉而無心於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
外物所制今學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
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乎學者審其是而已孔子亦攝
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輕我本分為學邪更須擇所與遊師裁則正
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道養不在外而低圍閭里宜
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矣　又　終日塊坐旋尋事遣先每有
所屬又輒懶惰不能尋豈付予之薄不使豫計有待而常切切於倉卒臨

時之迫邪可嘆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失于言之便皇悚皇悚十紙
偶忘之得來諭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鄙素塞白為歉也時人簡帖亦未暇
尋生右纔有德素數番先上納他旋有旋持呈此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
未必汗君牛馬亦可添助篋笥猥冗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情旋朝請
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閱否
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
已不復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不傳不妨隨意所
寓聊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邪未即披承不覺切切仰投
一促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欵
以為獻魯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可到南宜行亦
甚緩兼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連相與作緣為況極不失所也蒙
問及尤見風義有立敦篤誠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須多誘人中間蒙
相約來興幾時可以踐言學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審然遂有
數月過從之幸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肉草荷存問乍著
緋衣上感眼眾作字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
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欽遡專介執問　雨

甚作寒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搜索意味欲自激印差得復失信耳　公署
尒岨峿可歎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謄奉千萬保愛介還暑見憂笑他
佇後記　又　相距甚邇既阻謄承亦不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聰
有加當得警慰為甚幸命示諭侍醫稍迫脈食必已康復初不與知失於
咨問皇恐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美才過人益無入而不自得者想
日有佳趣州學尚用貢入否猶冀資藉時得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暴庶
幾見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落
拊卷增感少留披繹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閑中懶出頗資是等物以
消遣獨荷見契而又疊疊不已不止仰欽雅致實亦荷戴良重華為淌所
滯牽率不行殊愧甚累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緒則
兹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疾之家寔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新
幸得者遂委諸草莽春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
舟固不在昔人之後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
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犄衡門棲遲懷詠渠
能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遠意　又　附畫贊八行有書累月矣猶未
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凡所以領得於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倡

酬佳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別研額於雲霄之外欽歎警栗感慨
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閈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光峭峙
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扶分蹐履之舊念每及之不覺几然抱膝而神馳乃
在步武杖屨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當聲聞稍露
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如何。 又 襄示屏棄初不謂如墜井中終
無可與語者杜門固足自遣然久別或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
日實不易得之事寒擁輒閒於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畜蓋歎奇褒之
不款也儀真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辰拍延款輒見繫但齚舌自恨
令則嗟騰何及矣春夏來興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聞時仰書誨 又
著候兩作輒如初秋日來體況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不知行李稍遠
但翹系為勞亦不能無疑於見簡也忽被手示諄諭有加慰釋無之寔長
見厚一墮井中目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閒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
前輩從容時貲以自浣況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
雖之繫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一揮毫之頃念寔我萬金良藥也
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 不
知所踐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只恐閒事難慰幾皮膚則我也

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為在事者私有所挾故來相逼咄咄良卜卜
決為宣城居姑俟目前有閒即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常人則
地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謝甚愧比來著
述必多幸來閒多錄數首為楷範至於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者貲福過委辭不獲免矣於先請纓墨而楷斷有玷推擧貧愧無
量貲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一區處尚阻拭目邇風增吝
又 去言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寄宣城天下
佳處只是隨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念一笑奉倖世舊尚在官幸為申意
又別未敢輒作書其昆仲各安否 又 元白歐兄嘗作書專人留書傳
一去月餘方開夙夜叩門黎明成逐所以不及歐恨未相見白則願見之
勤其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於便速念 又 昨日得不悉書方知闕
中令似令女皆服藥料憂懷應接不易遣免也失於上問悚仄悚仄今次
學中可住幾日甚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日
近連有書去也連脫二簡極為之邑邑都不曉其所自前蒙示及讀淵明
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念兼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
篇好之然所知只是其詩加閑於念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

有近詩雜文否求數首會明可中意。 又 貴眷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
已入都下推用未見也慶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
所家藏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為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作書則闕
入浙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
說著何故李十一近過此往南陵尚未回亦相從得兩月比舊差肥矣
愈通人可惜閒處放著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
態然也柰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前之口占六七闋皆云游戲中
語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癸然擊節始見絕韻而肖
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與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
想不乏苟加惠無聊振起頹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一一四一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林汪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十一薺

眼 眼目證治十八

目黑

論

巢元方病源目黑者肝虛故也目是藏之精華肝之外候而肝藏血府藏虛損血氣不足故肝虛不能榮於目致精彩不分明故目黑太平聖惠方夫眼見黑花皆起於臟腑為陽氣不實陰氣競生故也凡人陰陽安和氣上注於目故能令目明也若肝膽勞傷氣血不足而更注目強視或讀細書勞動所傷承虛致患或有因患起早榮衛氣虛恣食五辛而傷正氣攝養既已失度眼因於此患生覩物或如飛蠅或如亂髮因茲歲久漸變多般黑白象龍虵之形遠近如煙霧看物針藥宜補於五臟保養須在於十全不值良醫疾狀彌篤立成內障也聖濟總錄論曰腎水也肝木也木得水而盛其理明矣腎水既虛肝無以滋養故見於目者始則䀮䀮不能矚遠久則昏暗時見黑花飛蠅其證如此腎虛可知也治宜以益腎水去肝風之劑則標本兩得矣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必効朱砂散主人眼中有黑花遂眼上下

光明砂六分研 地骨白皮五分 車前子三分 龍腦香六分
決明子五分

右五味擣篩細研如粉少少傅之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見黑花或眼暗後變為青盲

羚羊角屑三分 羌活半兩 黃芩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決明子半兩 車前子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玄參半兩 細辛三分 甘菊花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之

熟乾地黃丸治眼中見黑花者從腎虛而起診右手尺脉當沉而數者是其候也

熟乾地黃 石斛去根剉 兔絲子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為末
防風去蘆頭 黃耆剉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肉蓯蓉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乾
磁石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過　地膚子已上各一兩
兎肝一兩半炙乾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以
鹽酒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之
決明子散治肝腎風虛攻上眼見黑花不散
決明子　甘菊花各一兩　生乾地黄三分　車前子
防風去蘆頭　蔓荆子　芎藭　梔子仁
細辛　白茯苓　玄參　薯蕷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每於食後煎桑
枝湯下二十丸
肉蓯蓉丸治眼昏翳亦澀遠視似有黑花及内障不見物
肉蓯蓉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乾　磁石燒醋淬七遍
細研水飛過　神麯炒微黄　青鹽已上各一兩
雀兒十箇去毛觜爪翅足存腹胃去骨爛研　兎絲子二兩酒浸
三日暴乾别擣爲末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好酒二升入少鍊熟蜜入雀肉及鹽研令極爛
成膏和諸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温酒下二十丸
磁石丸治眼見黑花衝風淚出遠視不明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黄耆一兩剉　防風三兩去蘆頭　乾薑半兩炮裂剉
白茯苓一兩　遠志三分去心　桂心三分　附子一兩炮裂去
皮臍　地骨皮半兩　巴戟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熟乾地黄一兩　覆盆子一兩　鹿茸二兩去毛塗酥炙微黄
肉蓯蓉一兩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令乾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磁石研令匀鍊蜜和擣三五百杵丸梧桐子大
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温酒下三十丸
治肝腎風虛眼生黑花宜服此方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擣碎細研水飛過　神麯四兩微炒
朱砂一兩細研飛過
右件藥擣羅爲末研令匀鍊蜜和擣一二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於食
後温酒下二十丸粥飲下亦得

聖濟總録撥雲散治一切風毒眼見黑花翳瞙睛瘀肉侵睛
蔓荆實三升麥一倂炒一倂　蕤實炒　羌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青葙子　惡實炒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各二兩　穀精草
石決明　地骨皮　蟬殼　木通剉
牡蠣燒各四兩　淡竹葉　烏賊魚骨去甲　白花蛇酒浸去骨炙
木賊　龍膽草　細辛去苗　蜜蒙花各三兩
蒼术去麤皮泔浸一宿切焙半兩
右二十四味擣羅爲散丈夫春生散湯調下二錢匕婦人茶調下小兒
瘡眼雀目生米泔調下一錢匕腎藏風毒眼即加胡桃仁四兩
羌活散治目視茫茫或見黑花蠅翅
羌活去蘆頭　甘草炙　石决明生研　石膏泥裹煆通赤
冷研　蜜蒙花　蒼术去皮　防風去叉
蒺藜子炒去角　木賊各半兩　蔓菁子　威靈仙去土
乾桑葉　荆芥穗　原蠶沙炒各一分
右一十四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早晚食後温熟水調下眼赤澀

沙糖水調下臨卧再服
昨葉荷草丸治眼見黑花視物不明
昨葉荷草去土焙　蒺藜子炒去角各一兩半
薄荷葉　羌活去蘆頭　荆芥穗　附子黑豆一升同
煮附子令軟透去皮臍切焙各一兩
右六味除黑豆外擣羅爲末將黑豆爛研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
丸空心温熟水下一方加羌活半兩服此藥後更合蕤人散間服之
蕤人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蕤人去皮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天麻
槐子　山梔子各一兩　黄芩去黑心　黄連去須
菊花各半兩
右八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温熟水調下食後日二服有人患眼
見黑花或如大白環當目前漸如小蟲樣後又變如粉點只見三二
分物服此方藥二十餘日頓愈更不復發一方加細辛甘草各一兩
宿鳩丸治肝腎氣虛眼生翳暈及見黑花
宿鳩一隻去毛羽觜足腸胃炙黄　羊肝一具漬油深

定血去筋膜批作片子焙　蔓菁子半升淘淨生綃袋盛縣上炊三徧焙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　豬實
仙靈脾　木賊　羌活去蘆頭　蟬殼去土各一兩
甘菊花去萼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去皮
蒺藜子炒去角各二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或鹽湯下不拘時候

治肝腎虚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能通神延年服椒方
川椒一斤
右一味揀淨去目及閉口者於銚內炒令透於地上鋪淨紙二重用新盆合定週廻用黃土培之半日去毒出汗然後取之搗乾為度只取椒於瓷合子內收每日空心新汲水下十粒

羚羊角湯治眼見黑花或頭旋目睛欲變青盲眼瞳微開
羚羊角鎊　決明子　人參　升麻
玄參　車前子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一兩半
細辛去苗葉半兩

右九味細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芎藭丸治肝腎虚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及內外障翳睛疼隱澀
芎藭　細辛去苗葉　蟬殼去土　甘菊花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透去皮切焙　甤仁去皮各一兩
犀角鎊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九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小彈丸大每服一丸茶酒或鹽湯嚼下不拘時候

防風湯治眼見黑花或眼睛漸變青盲
防風去叉　羚羊角鎊　車前子　細辛去苗葉各三分
羌活去蘆頭　黃芩去黑心　人參　決明子
玄參　甘草炙　甘菊花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溫服

五倍丸治眼見黑花去翳明目
巴戟天去心一兩　枸杞子揀淨二兩
甘菊花揀淨三兩　旋覆花揀淨四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揀淨五兩
右五味將椒入銀石器中入青鹽四兩醋三升慢火煮乾如器物小旋添醋煮候醋盡只將椒與前四味焙乾杵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四十丸空心日午夜卧空時溫酒或鹽湯下

茯苓散治腎藏虚風上攻頭旋腦痛眼生翳或有黃黑花起如飛蠅及腰胯酸疼脚膝冷痺
肉蓯蓉湯浸去皺皮焙一兩　巴戟天去心　檳榔煨剉
萆薢　麥門冬去心焙　犀角鎊　羚羊角鎊
陟釐炒各半兩　黃芩去黑心　茺蔚子　枸杞子
人參　玄參　木香　兔絲子酒浸一宿蒸
槐子　決明子微炒　丹參各三分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臨卧又用槐子湯調下二錢匕

蜀椒丸治眼見黑花
蜀椒揀去目及閉口者一斤用鹽一斤拌淹三宿三次換鹽焙去鹽
玄參剉半斤

右二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鹽湯下三十丸食後臨卧服

甘露湯治眼見黑花赤痛昏睛
萎蕤焙四兩
右一味為麤末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薄荷二葉生薑二片蜜少許同煎至七分去滓食後臨卧服

煮肝散治眼生黑花漸成內障及鬪睛偏視風毒攻眼腫痛澀痒短視倒睫雀目
羌活去蘆頭　獨活去蘆頭　青葙子　款冬花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羊子肝一葉剉細淡竹葉數片同裹如粽子別用雄黑豆四十九粒米泔一盞銀石器內同煮黑豆爛泔乾為度取肝細嚼溫酒下又將豆食盡空心日午夜卧服

枸杞丸治肝腎風氣上攻眼生黑花
枸杞子九蒸九暴二兩　巴戟天穿心紫色者去心
旋覆花揀淨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臘茶清下不

拘時候

神效散治一切眼時見黑花經年不愈羞明

石決明　黃連去須　蜜蒙花各一兩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卧熟水調下

還睛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獨活去蘆頭　麻黃去根節　白茯苓去黑皮　厚朴去麤皮，上薑汁炙　五味子　蒺藜子炒去角　槐子

枸杞子　菥蓂子　麥門冬去心焙　人參

細辛去苗葉　白芷　決明子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地膚子　丹參

芎藭　防風去叉　黃芩去黑心　升麻

黃連去須各一兩一分　遠志去心　木通剉

栢子仁各二兩

右二十七味擣羅為散以米飲調服方寸匕食後服日再或因飲熱酒食五辛致黑風入眼或因重病後昏暗或因赤眼不見物或因虛損視物不明但瞳子不破者皆可愈

磁石湯治脾腎風虛下元久冷眼生黑花或時昏暗補諸不足

磁石五兩杵擣生絹袋盛用水五升煎取二升半後去石方下諸藥煎之　黃耆　人參　沉香

芎藭　桂去麤皮　菖蒲　當歸焙

補骨脂炒　熟乾地黃焙　肉蓯蓉酒浸去皴皮炙

附子炮裂去皮臍　羌活去蘆頭　五味子

乾薑炮　覆盆子各一兩

右十六味除磁石外剉如麻豆大拌令勻每劑一兩半用大羊腎一對去脂膜細切用磁石水三盞煮羊腎令熟次下藥煎取一盞半去滓分作二服

兔肝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昏暗視物不見

兔肝去筋膜薄切焙　羌活去蘆頭　黃連去須

菊花各三分　地骨皮　龍齒　車前子

青葙子　防風去叉　柴胡去苗　萎蕤

白附子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竹葉熟水下

羌菊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風淚不止

羌活去蘆頭　菊花焙各一兩　白茯苓去黑皮　蒺藜子炒擣去角

枳殼去瓤麩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肉蓯蓉酒浸切焙

黃耆剉各三分　沉香剉　兔肝炙　萆薢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薄荷鹽湯下

通明丸治肝腎氣虛眼目昏暗時見黑花如飛蠅

石決明剉洗　芍藥　桔梗剉炒　車前子各一兩

茺蔚子　熟乾地黃焙各二兩　細辛去苗葉一兩半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鹽湯下臨卧加至三十丸

黃連丸治一切眼疾青盲黑花赤脉熱淚

黃連去須　甘菊花　車前草　羚羊角鎊

芒消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溫漿水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黃連膏治風毒攻眼黑花不見物

白蜜半合　黃連去須一兩　大棗五枚　淡竹葉一握洗

右四味用水二升先煎竹葉取一升去滓下棗及黃連白蜜煎取三合去滓重湯煎如稀餳逐夜取少許點眼中三兩滴蓋覆勿令塵灰入

杏子膏治眼中赤脉痒痛時見黑花

右取初生杏子仁一升古五銖錢七文入瓶盛密封埋門限下經一百日化為水每夕點兩眥頭

許叔微經驗普濟本事方治久年眼生黑花不可者

椒目一兩炒　蒼朮二兩炒

右件為末醋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醋茶送下不過十日取效

點眼水膏

鵝梨一箇　鷹爪黃連半兩洗淨去毛

右用砂瓶一隻先入梨次入黃連末候初冬第一次下雪時取雪滿鋪入砂瓶內用油單封口入地五寸深候立春日交春時候過了取

出點眼或溫過洗妙

目暈

論

巢元方病源五藏六府之精華皆上注於目目為肝之外候肝藏血血虛不足則肝虛致受風邪風邪搏於精氣故精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睛之際精彩昏濁黑白不明審謂之目暈聖濟總錄論曰靈樞經曰瞳子黑睛法於陰白睛赤脉法於陽陰陽俱轉則精明矣若陰陽不和肝虛血弱風邪毒氣乘虛而搏於精氣故令熱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睛之際水輪昏濁黑白不明是為目暈之候黃帝七十二證眼論二十六問曰頭暈目昏見赤白星亂者何也答曰此乃血之衰也血者經之周流百脉百脉不住六陽不聚聚即頭暈而昏六陽之首不行故使昏暈生星亂也宜服芎藭散當歸活血散石膏散方見後

方

王燾外臺祕要方延年主眼熱暈翳覆瞳子方

柴胡三兩　茯苓　枳實炙　決明子

瞿麥各三兩　黃連別漬　甘草炙　蕤仁各二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煑取二升七合去滓分再服忌海藻菘菜猪肉酢等物

又方

黃連　決明子　車前子各九分　黃芩

沙參　人參　地骨皮　蕤仁

瞿參　茯神各七分　秦皮　甘草

澤瀉各五分

右十三味擣篩蜜和為丸如梧桐子飲服二十丸日再服為度

又療眼目赤星僕翳暈方

決明子六兩碎　黃連　蕤仁各六兩　黃檗四分

鹽綠三分

右五味擣末更研極細取少許內目中日三四度忌猪肉

又方

秦皮一兩切

右一味以水一升五合煑取七合澄清決明用漬散內目中一如前法忌海藻菘菜等物

聖濟總錄九味犀角湯治風熱乘虛搏於精氣令目乾澀疼痛兼暈翳

犀角鎊一兩半　梔子仁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大黃剉炒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芎藭各一兩

車前子二兩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入朴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芎藭丸治肝血不足風邪乘虛搏於精氣兩目暈翳疼痛不可忍

芎藭　枸杞子　荊芥穗　甘草炙剉

蒼朮米泔浸一宿切焙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蟬蛻洗焙

石膏研水飛　旋覆花　菊花　羌活去蘆頭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研為細末煉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食後臨卧細嚼茶清下日三

七味犀角湯治風邪攻眼疼痛暈翳

犀角鎊三分　車前　梔子仁各一兩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各半兩　大黃剉炒

右七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七分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犀角湯治肝血不足虛熱上浮翳暈上黑睛疼痛澀

烏犀角鎊二兩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秦皮去麁皮剉

青竹茹　梔子仁各一兩　大黃剉炒半兩

右七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臨卧溫服之

芎朮丸治眼暈翳及頭目昏疼

芎藭　蒼朮米泔浸三日竹刀刮去黑皮切焙

細辛去苗葉　蟬蛻去土　荊芥穗　菊花各一兩

蕤仁研三分

右七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嚼細鹽湯下不拘時

點眼雄黃膏治眼睛暈生翳膜累年不愈兼乾澀痛

雄黃研　乾薑炮擣末　黃連去須擣末　礬石燒令汁盡研

丹砂研各一分　麝香研一錢

右六味用雪水二盞調和入瓷瓶子內重湯煑一日藥成候冷用綿紋濾過點少許於目眥頭

洗肝散治風邪乘虛令目睛生暈

蒺藜子炒去角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半兩
甘草炙剉一分　馬牙消研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臥溫熟水調下。

還明散　治眼生翳暈，昏暗隱澀，瘀肉疼痛

蚌粟子一百九十六枚并皮用　甘草炙剉　水蛭揀細者炒各
二兩　蝱蟲一百二十枚炒去翅足　白芷
烏梅去核各五兩

右六味擣羅為細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熱酒調下。續更飲酒半盞壓之。日三度。神效。

蔓菁散　治肝虛風邪攻目，目暈瞻視不明

蔓菁子四兩洗　蛇蛻二兩

右二味，先用瓷罐盛蔓菁子，火燒黑焦無聲，後鈴出，入蛇蛻在內，又輕燒蛇蛻成灰，候冷細研。每服半錢匕，食後溫酒調下，日三。

光明散　治眼睛上生暈，不問久新

鯉魚一頭，長一尺二寸者，取膽用

右一味，刺破滴汁在銅照上，陰乾，用竹刀子刮下為細末，每用少許，時時

點眼

黃芩湯　治白目暈，赤侵黑睛，遂生翳，損衝瞳人，成丁翳痛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　木通剉　柴胡去苗
赤芍藥各二兩　地骨皮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萎蕤　大黃蒸過切炒　甘草炙剉各二兩半　石膏六兩半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取七分，去滓，入朴消半錢匕，食後良久溫服，日再。

芎藭散　治目暈昏澀，視物不明

芎藭　地骨皮　何首烏去黑皮　荊芥穗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　石決明刷淨
草決明各一兩　蟬殼去土　青葙子　木賊各半兩
白芷一分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米泔水調下，食後服。

山芋散　治肝虛血弱，風邪毒氣乘虛客搏，睛輪昏濁，黑白不明，發為目暈

山芋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山茱萸　蔓荊實去白皮各三分　芍藥

升麻各半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溫酒調下。

蒼朮散　治風毒客搏，目生翳暈，黑白睛昏濁不明

蒼朮米泔浸一宿切焙四兩　木賊童子小便浸一宿淨洗剉焙
二兩　甘草炙一兩半　旋覆花　蟬蛻去土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食後麥門冬熟水調下。

黃帝七十二證眼論芎藭散

石膏二斤　川芎　甘草　白芷
仙靈脾　白附子上味各一斤　腦子三錢
川烏一斤

右為細末，二錢，薄荷湯下。

當歸活血散

當歸　黃芪　沒藥
川芎　羌活　蒼朮米泔水浸七日
麻黃　熟地黃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二錢，茶清調下。

石膏散　治一切風毒氣眼，及爛弦風，頭風疼，冷淚，睛疼

石膏一兩生　川烏半兩炮去皮臍　山茵蔯半兩
僵蠶半兩　甘草半兩　防風半兩　川芎半兩
白芷半兩

右為末，茶調，食後服二錢重。

十便良方　羊肝丸子　治眼退暈，并翳膜遮障，小兒疳眼，雀目，並治之

蟬殼　黃連各半兩　甘草　菊花各一兩
蛇蛻皮一條燒灰

右擣羅為細末。每用羊肝一具，竹刀子批摻藥拌勻，用白麪裹作丸子，每日食後吞一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聖金丹　能通眼中翳膜，昏暈黑花，發赤腫痛

蔓菁子四兩　蛇退皮　蟬殼　羌活
川芎　木賊　甘草炙　石決明
蜜蒙花　青葙子　石膏　青皮
枸杞子　白蒺藜　防風已上各一兩
蒼朮泔浸切焙二兩

右一十六味為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茶酒下，一日

三服忌房事熱物

萬聖丹貼取兩目內久翳不差暈膜昏暗瘀肉

刺猬皮去毛浮半兩 烏魚骨三錢 犍猪指甲去肉二錢

三味盛合子內鹽泥固濟燒取研細後入

輕粉 硇砂 蜜陀僧研各一錢 甤仁去皮研二錢

右通七味為細末熔黃蠟半兩消和攪勻作塊每丸菉豆大入絨線少許於指甲上按作餅子覷翳膜大小加減臨卧夜貼於眼睛上有翳膜處至明日早辰洗了不過十次粘貼下脂膜多年病眼不過半月取下

麥門冬丸治一切病眼翳暈昏澀痒痛

熟地黃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各二兩

右為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酒下一日三服不計時候

碧霞丹治諸般病眼無問久新昏暈攏毒隱澀翳膜發赤情痛羞明怕日點洗必効

南鵬沙 硇砂 乳香 銅碌各研

螺兒粉各五錢

四味入猪膽汁和膏攤碗內艾烟薰就入

輕粉 沙糖 麝香各一錢 龍腦半錢

猪膽二箇

右五味為細末入前碗內相和丸彈子大每用一丸沸湯化一盞點洗多効

甘露膏點一切眼病昏暈翳膜赤腫痒痛

黃連二兩碎 黃丹 銅青各七錢 當歸四錢切

白丁香二錢 白礬三錢 沒藥一錢

七味用水五升同熬一升去滓後入

輕粉一錢 鵬砂二錢研 水銀半錢 龍腦

麝香各少許研

右五味研細末入前膏攪勻每點三筋至五筋覺澀便膳十日

兼當時大方三聖丸治眼久昏細小浮暈

蔓菁子四兩 甘菊花 小椒各一兩半去目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水下一日二服

劉涓然濟陰方眼暈不明四物湯加

薄荷 荊芥 連翹 生麻油

右以水煎食後服

眼瞼垂腫

論

太平聖惠方夫肝膽之中久積風熱邪毒之氣上蒸於瞼遂令上瞼自然垂下蓋合不開此皆風熱相搏故令結聚垂下若久不治其眼不歸上也

聖濟總錄論曰眼垂緩者以血氣不足膚腠開疎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故俗呼為睢目又曰侵風久之則垂覆愈下眼開難開

方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瞼垂腫口乾心躁頭疼

羚羊角屑 黃連去須 木通剉 赤芍藥

防風去蘆頭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各三分

葳蕤一兩 梔子仁半兩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石膏半兩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油膩熱酒麪毒魚肉

大黃散治眼瞼垂腫疼痛

川大黃剉碎微炒 梔子仁 井泉石

秋桑葉 甘草炙微赤剉 決明子已上各三分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秦皮散治熱毒攻眼瞼垂腫痛

秦皮一兩 黃連一兩去須 梔子仁三分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細辛半兩 蛇銜草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茺蔚散治眼瞼風毒所攻下垂覆蓋腫人

茺蔚子 防風去蘆頭 羌活 蔓荊子

甘菊花 玄參 細辛 車前子

黃芩 川大黃剉碎微炒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洗眼湯治眼熱毒瞼腫垂遮睛總錄作竹葉湯
苦竹葉　黃連去須　黃蘗　梔子仁各一兩
甤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右件藥細剉以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澄清溫溫洗眼日五七
度洗之
又方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苦竹葉一握　甘草一兩生
鬱金一兩　膩粉二錢
右件藥先擣三味為散入膩粉竹葉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
澄清溫溫洗眼日三五度洗之
熨眼藥餅子治眼腫生翳瞼垂疼痛難開
川大黃　鬱金　黃連去須各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醋粟米飯和搜藥五錢捏如餅子用手帕子裹
不住手熨之妙
聖濟總錄黃耆丸治血氣不足膚瞼下覆睛輪垂緩難開雖目
黃耆剉　蒺藜子炒去角　獨活去蘆頭　柴胡去苗
生乾地黃焙　甘草炙　梔子仁　苦參

白朮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茯神去木　山芋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天門冬去心焙　枳殼去瓤麩炒　白檳榔剉各一兩半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
酒下
升麻散治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眼閉難開
升麻　山茱萸各三分　甘菊花　細辛去苗葉各半兩
蔓荊實去白皮　山芋　防風去叉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溫酒調下
枸杞湯治風邪客於瞼膚令眼瞼垂緩甚則眼閉難開
枸杞子炒半兩　赤芍藥　山芋　升麻各一兩半
蒺藜子炒　茯神去木各二兩　防風去叉一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取七分入地黃汁一合
去滓溫服臨臥再服
熊膽丸小發歇不定瞼赤淚出瘀肉腫脹
熊膽一筒　石決明　茺蔚子各二兩　黃牛膽　錢

澤瀉　車前子　細辛各一兩　乾地黃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清茶下十五丸或二
十丸亦得
瞼腫硬
論
太平聖惠方眼瞼腫硬者由臟腑壅滯肝肺中久有積熱熱氣上衝於
眼兼為外風所傷風熱留結於瞼故令腫硬久不差多成瞼瘡膿水出不
止淹損眼目宜早鎌洗去其毒血然後服藥攻治必可差也聖濟總錄論
曰目瞼腫鞕者內因肝肺積熱上衝於目外為風邪所搏風熱留結在於
瞼眥血氣不得宣流故令腫鞕久不差者多成風粟細瘡脂汁淹漬浸壞
眼目先宜鎌洗出毒然後以藥攻治則病可差
方
太平聖惠方黃耆散治眼瞼硬赤腫痛
黃耆剉　茺蔚子　麥門冬去心各一兩半
地骨皮　玄參　黃芩　知母各一兩
犀角屑半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半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
後溫服忌炙煿熱麪
羚羊角散治眼風熱毒氣上攻兩瞼腫硬如桃李目閉不得
羚羊角屑　防風去蘆頭　羌活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玄參　黃芩　車前子已上各一兩
細辛半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
溫服
瀉膈散治眼瞼腫硬隱睛疼痛視物不得
麥門冬去心　川大黃剉碎微炒
茺蔚子　車前子　黃芩各一兩半　川芒消各一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
溫服
細辛散治眼瞼腫硬刺痛不開
細辛半兩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車前子

藁本　赤芍藥　川大黃剉碎微炒
玄參各一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於食後用竹葉湯調下二錢
聖濟總錄細辛散治目瞼皺刺痛腫赤
細辛去苗葉半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各一兩芎藭　藁本去苗土各一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和滓溫服早
晚食前
石決明散治目瞼腫皺
石決明剉洗　車前子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
人參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知母焙二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食後臨卧米飲調下日三
大黃桔梗散治目瞼腫皺刺痛
大黃剉炒一兩半　桔梗剉炒　黃芩去黑心
玄參　羚羊角鎊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半匕至二錢匕食後臨卧米飲調下日三

洗眼防風湯治風熱客搏目瞼腫皺
防風去叉　秦艽去苗土　甘菊花各二兩　蕤仁湯浸去皮
梔子仁　萎蕤各半兩　竹葉一握
右七味細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每
煖洗訖避風
洗眼秦皮湯治眼瞼腫皺痒痛
秦皮　黃連去須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黃蘗半兩　青鹽
右五味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乘熱通
手洗眼了避風日三五再煖洗之
羚羊角散治久患眼疾瞼緊難開視物不真
羚羊角鎊　青木香　檳榔煨剉　茯神去木
山芋生用　前胡去蘆頭　牛膝去苗切焙　桂去麁皮
芎藭　犀角鎊　大黃剉炒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一十二味擣羅為細散每服三錢匕空心食前溫酒調服日三
李東垣試効方貲大重明湯治兩目瞼赤腫楞生瘡目多眵淚隱澀難開

及熱腫痛并稍赤及眼瞼痒極抓之至破爛赤腫痛不可忍
草龍膽　防風　生甘草　細辛各一錢
右件㕮咀如麻豆大內甘草不剉只作一定先以水一盌半煎草龍
膽一味至一半再入餘三味煎至少半盌濾去滓用清帶熱洗以重
湯坐令熱日用五七次但洗畢少合須臾許開努肉泛長及癢赤瞼
目封塞
論
巢元方病源目肝之外候也肝氣通於目風邪毒氣客於瞼膚之間結聚
成腫腫而瞼合不開故謂之封塞然外為風毒結腫內則蘊積生熱若腫
不即消熱勢留滯則變生膚瞖內白障也
睢目
論
巢元方病源目是府藏血氣之精華肝之外候然則五藏六府之血氣皆
上榮目也若血氣虛則膚腠開而受風風客於瞼膚之間所以其皮緩縱
垂覆於目則不能開世呼為睢目亦名侵風
目生膚瞖

論
巢元方病源陰陽之氣皆上注於目若風邪痰氣乘於府藏府藏之氣虛
實不調故氣衝於目久不能散變生膚瞖膚瞖者眼睛上有物如蠅翅者
是聖濟總錄論曰目生膚瞖者以府藏氣血虛實不調加以風邪痰飲瞖
於膈上熏蒸既久衝發於目乃生膚瞖其睛上及瞳人有物如蠅翅狀是
為膚瞖也黃帝七十二證眼論十四問曰白膜遮睛何也答曰此乃肺尅
肝肺屬金肝屬木金尅木金色白風邪在肺其經不旺白輪青白輪在青
輪之後即漸漸交是子母相尅之化白膜遮睛者金尅木也宜服密蒙花
散方見後　二十一問曰浮瞖白膜遮睛者何也答曰此乃肺經大熱也
肺屬西方金其色白肺之氣盛則熱血盛則寒肺之熱氣灌注瞳人瞳人
者目之根也白膜肺之根也白膜遮睛者肺之大熱也宜服順肝散見肝
虛雀目門三黃丸見高風雀目門治驗李東垣試効方戊申六月徐總
管患眼疾於上眼皮下出黑白瞖二箇癮澀難開兩目緊縮無疼痛兩手
寸脉細緊按之洪大無力足太陽膀胱為命門相火煎熬逆行作寒水瞖
及寒膜遮睛證呵欠善悲健忘嚏噴眵淚時自淚下面赤而白能食不大
便小便數而欠氣上而喘以撥雲湯治之方見後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治毒病後生翳

用豉二七枚燒為灰點翳上

治赤暗翳膜等

用訶梨勒鷹嘴者一枚好石子上白蜜一兩點磨之令稠避風點也

點小兒黑花眼翳澀痛

用貝齒一兩燒作灰研如麫入少龍腦點之妙

食忌主眼有翳

取芒消一大兩置銅器中急火上煉之放冷後以生絹細羅點眼角中每夜欲卧時一度點妙

主療目翳及努肉

用礬石最白者內一黍米大於翳上及努肉上即冷淚出綿拭之令惡汁盡其疾日日減翳自消薄使差礬石須真白好者方可使用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熱生膚赤白膜方

取雄雀屎細直者人乳和熟研以傳之當漸消爛

又方

以烟蟲燒為末傳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去翳方

貝子十枚燒灰

右一味擣羅取如胡豆著翳上日再上仰卧令人傳之如炊一石米久乃拭之息肉者加真珠如貝子等分研如粉

治眼漠漠決明洗眼方

決明子二十五枚　蕤仁　秦皮

黃連宣州者佳各半兩　螢火蟲七枚

右五味切以水八合微火煎取三合令綿注洗目日二度

王燾外臺秘要方崔氏療翳五十年不差方

貝齒一枚炒　豆豉三粒　三年苦酒三升

右三味先漬貝齒三宿捎盡乃內豉微火煎如膠取三合藥置筒中夜卧時著如小麥大於眥頭明日以湯洗之十日愈

貝齒煎治目生膚翳

貝齒五枚燒灰　豆豉五十粒微炒為末　三年醋二合

右件藥先以前二味同研為粉以醋相和令勻微火煎稀稠得所以瓷瓶盛每用時以銅筯取如小麥許點於眥頭明即以鹽湯洗之十日當愈

又療眼中翳少輕者

取枸杞及車前子葉分等手熟挼使汁欲出又別取桑葉兩三重裹之懸於陰地經宿乃摘破桑葉取汁細細點目中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又翳如重者

取豬白皮暴乾合作小繩子如麁釵脚許火燒作灰待冷隨便以灰點翳上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謝道人療眼翳欲盡微微猶有者傳此散

珊瑚　虎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伏雞子殼去白皮

右七味各等分重篩為散仰卧以米許置翳上四五度忌血物

又主眼翳　書中白魚末注少許於翳上

太平聖惠方真珠散治眼生膚翳宜服祛風毒消翳障

真珠末一兩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分剉

石決明一兩細研水飛過　車前子一兩　細辛三分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羚羊角屑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甘豆湯調下二錢忌炙煿油膩熱麪等物

石決明散治眼生膚翳昏暗頭額疼痛

石決明子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葳蕤一兩

黃連三分去須　菥蓂子一兩　決明子三分　秦皮三分

川升麻三分　犀角屑一兩　梔子仁三分　甘菊花一兩

細辛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曾青散治眼生膚翳及消赤脉

曾青一兩　貝齒半兩燒　烏賊魚骨一兩　銅綠一分

輕粉一分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龍腦一分

馬牙消半兩

右件藥並細研如粉每取少許點翳上可二度點之

青鹽膏治眼生膚翳及赤脉努肉

青鹽一分　輕粉半兩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硇砂一分以漿水化淨拭青銅照子塗硇砂水在上卻穿地作坑

青可用照子懸面向下以物蓋如此七日滿取出之當有青綠刮取細研　雄雞糞一分　烏賊魚骨半分　貝齒一分燒灰

龍腦一分

右件藥相和研令極細以牛酥調如硬膏每用丸如黍米大點安翳上合目使卧候藥化盡以鹽湯洗之

龍腦膏治眼生膚翳明目

龍腦半兩　硇砂一大豆大　蕤仁五顆湯浸去赤皮

出子雞子一枚以乾沙上層雞子殼上面埋熟令清為度去雞子膜用文火炙令乾熟研如粉

右件同研令細用牛酥和銅筋攪勻以瓷瓶盛每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石膽散治眼生膚翳目赤痛痒澀

石膽半兩　石鹽一兩　朱砂一兩　鹽綠半兩

龍腦一分　膩粉一錢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頭取如小豆大點目中日三四度

朱砂散治眼生膚翳目赤時痛風淚

朱砂半兩　貝齒五枚燒灰　衣中白魚二七枚

乾薑半分　膩粉半分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頭取如小豆許點目中

珊瑚散治眼赤痛後生膚翳遠視不明痒澀

珊瑚三分　龍腦半錢　朱砂一分

右件藥先研珊瑚朱砂如粉次入龍腦更研令勻每以銅筋取一米許日三四度點之

又方

馬珂三分　白龍腦半錢　白礬灰一錢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取如米許點之

又方

龍腦二錢　烏賊魚骨一錢

右件藥入銅器中研如粉每日三四度以銅筋取少許點之

點眼方治眼熱生淫膚赤白翳

右取生蝸牛二枚去其靨子內少許朱砂末於中微火上炙令沸以綿捩取以傳眥上數傳其翳自消

治眼生膚翳及積年翳不退方

右取著風烏驢大牡內蝨三七枚暴乾入石膽半錢同研令細於瓷

合內盛之勿令見風每日於翳上點三五上其翳自消

聖濟總錄萎蕤湯治眼生膚翳

萎蕤去皮　地骨皮去土　赤芍藥各一兩半

犀角屑　黃芩去黑心　茯神去木　甘草炙剉

升麻各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放溫食後服臨卧再服

蘆會丸治眼熱赤痛及生膚翳

蘆會半兩研　鯉魚膽七枚取汁　鯇膽乾者半兩濕者汁一合　石決明刮削淨一兩　麝香研半分

車前子一兩　牛膽乾者半兩濕者汁一合

右七味除膽外擣研為細末後入膽汁同和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後米飲下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

點眼貝齒散治目風熱赤生膚翳

貝齒七枚燒為末細研　真珠一分擣羅為末細研

龍腦研半錢

右三味合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翳膜上日三度

點眼丹砂散治虛熱目赤生膚翳皆瘢風淚兼治白翳

丹砂研如粉　貝齒燒灰各二兩　乾薑炮半兩

衣內白魚四十枚焙令乾

右四味於淨乳鉢中研令極細以熟帛三度羅過點時仰卧令人以小指甲點少許

蕤仁散治眼生障翳

蕤仁三分　決明子三分　黃連一兩去須　柴胡一兩去苗

萎蕤一兩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黃耆一兩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八味擣為麤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後溫服

蕤仁煎治眼生障翳昏暗點大人小兒眼澀腫赤隱痛

蕤仁去皮尖研在銀盂底　黃連去須淨洗鋪在蕤仁上各二兩

右二味用古老錢四十九文鋪在黃連上以井華水二盞浸不得過錢用七年熟艾四兩緊打成一炷在古老錢上燒密蓋盂口不令出風候燒過艾炷去灰并古老錢黃連蕤仁等取下艾煙在水內入白

蜜二兩同煎一盞去滓次用
麝香　龍腦各二分　蓬砂一字
右三味細研和膏再熬熟密封入井水內浸七日出火毒凡遇障翳
先用白湯洗眼燈心點藥入眼內日三勿令見風
蘆根湯治脾肺熱熏目赤癢生翳
蘆根　木通各一兩半　梔子仁　桔梗炒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各一兩
右六味剉如麻豆大分為二劑每劑以水六盞煎至三盞入生地黃
汁半盞再煎至二盞去滓空腹分溫三服食後
玄參散治目赤生翳
玄參　柴胡去苗　決明子炒　石膏
羌活去蘆頭　細辛去苗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
地骨皮各三分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投
芒消末半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黃帝七十二證眼論蜜蒙花散治風氣攻注兩眼昏暗眵淚羞明幷暴赤

腫眼
蜜蒙花揀淨　石決明用鹽同東流水煑一伏時取出研末
杜蒺藜炒去尖　木賊　羌活　菊花去梗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臘茶清食後調下
嗃鼻藥治眼中翳膜
雄黃半錢　麝香少許　片腦少許　細辛半兩
白芷半錢　薄荷一錢　焰硝半錢
右為細末口噙水用藥少許蘆筒鼻內嗃之二次出淚去風退翳火
眼亦可吹之三五次神妙
眼科訣髓治眼生翳障詩曰
焦炒蒺藜炙甘草羌活防風一處擣更添蟬退一味時眼中
翳障都除了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熟水調下
水照丹
朱砂　海螵蛸二片研水飛　白丁香七粒
腦子一字角子丸

右研末蠟和成旋丸如豆大捻作餅子入眼內椽一時以冷水照下
洗之洗了收之可用三五次
退翳聖餅子
川芎　羌活　防風　白蒺藜
石膏　菊花　蛇退炙黃　楮實子
青木香　木賊　蒼朮泔浸　青葙子
旋覆花　石決明各等分
右為末蜜丸如小錢大食後冷水嚼下
退翳海螵蛸膏治肺受病雙障黃赤膜遮睛不分晝夜
以海螵蛸不拘多少去麤皮為末將烏鷄子一箇煑熟去殼黃用白
和螵蛸成膏爐內煅通紅為度取出研入腦子麝少許為末燈心點
五七次候赤白卻用冷水洗良久再點之
退翳散治小兒浮翳
蛇退五條　海螵蛸二兩　粉草半兩
右為末米飲為丸綠豆大每服十五丸米飲下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眼生浮翳及風毒赤眼疼痛

川黃連淨揀鎊末　蕤核仁去皮研細如膏
右二味等分和勻令極細取不蚛大棗五枚割頭少許留之取去核
以前藥填滿棗中卻取所割下棗頭依前合定以薄綿裹之用水一
盞銀器內慢火煎取小半入研了冰片腦子一錢攪勻候冷以銅筯
點之功效甚應
青玉散退翳除昏消瘀肉止眵淚療隱澀
龍骨一錢　白土一錢　銅青半錢　輕粉一字
腦子一字
右件並研令細每用一字白湯泡洗
熊膽膏退翳膜遮障除昏澀隱痛及風毒上攻努肉侵睛或暴赤腫痛
羯羊膽一枚大者　白沙蜜半兩　杏仁七枚去皮尖研
黃連去鬚三寸槌碎　南鵬砂半錢別研
乳香少許別研　輕粉少許　馬牙硝半錢別研
右先將膽汁幷蜜傾在甆盞內次入黃連杏仁浸一宿綿濾過次下
餘藥用紙兩三重緊封口掘地坑五寸入藥盞坐定蓋之三七日
取出點之

王璆百一選方治瞖膜用獨生皷槌頭草以綿裹塞鼻
楊仁齋直指方前麓點麝青
朱砂二錢　南鵬砂一錢半　甤仁二十一粒用軟紙去油乾為度　真珠　爛石膏各半錢　熊膽一字
麝少許
右細末用冬蜜研和碗內烝得粘入角罐收用時煎秦皮汁調銅筋點於眼皆頭淚出為效
立消膏治浮瞖乘瞖霧膜遮睛
雪白鹽鍊五十生研少許
右以大燈草蘸鹽輕手指於浮瞖就點凡三次不疼痛勿驚恐屢效
衛生家寶黃芩散治大人小兒肝熱眼生瞖暈不能視物
黃芩一兩　淡豆豉三兩研
右為末每服二錢用熟猪肝裹藥同嚼溫湯送下不拘時候日二三服忌酒麪毒物
蝎附散嗃鼻退瞖膜
薑粉　附子尖各一分　全蝎一分　薄荷一兩
青黛一兩　鵝不食草半兩
右為細末含水嗃少許於鼻
清涼枕法
羌活　川芎　淡竹葉　防風
防己　菊花　黑豆　當歸
芍藥　枸杞子　蜀葵花　山梔子
荊芥　薄荷　甘松　香白芷
旋覆花　地骨皮各等分
右十八味為麁末川袋子盛之枕頭
退明散治氣眼瞖退障止冷淚
夏枯草　香附子
右等分為細末茶調下每服二錢
珍珠散
晚蠶沙二兩　穀精草一兩　夜明沙一兩　石決明三兩煅
右為細末每一大錢米泔水調如赤腫上瞖用猪肝夾藥札定泔一盏煎至七分先薰後服

茺蔚子丸治氣眼退瞖
茺蔚子一兩　華澄茄一兩　石決明一兩煅　青葙子一兩
人參半兩　白朮半兩　茯苓一兩　甘草半兩炙
枸杞子一兩　羌活一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用茶清送下
點瞖眼
石蟹二錢如無鍛爐甘石代之　蜜陀僧一錢　白丁香一字
硇砂一字四味研細如粉　甤仁取白肉半錢研去油盡
銅青半錢　乳香半錢研細
右七味一處入乳缽研細入於密器收如用時旋取一二錢入片腦少許研勻剔入小器中盛之一日兩三次點之神妙
神妙散點瞖膜障眼
朴硝二兩安豆腐淋過將建盞煅　辰砂半錢
乳香半錢　玄明粉一分　腦子三字　麝香三字
膽礬半錢　硇砂半錢　南鵬砂半錢
右為細末以銅筋點之研須極細
照水丹神妙眼藥
輕粉一字　腦子半字　麝香半字　辰砂半錢
鵬砂半錢　水銀三字　硇砂半字　銅青半兩
杏仁三粒湯去皮尖
右子細如法研匀用蠟一塊如彈子大鎔和匀小合盛旋取作餅貼時安眼頭天明以水一盞照下看膜依前收夜再用
洗眼方
當歸　黃連　赤芍藥　姜黏
右四味等分並為㕮咀每次用四錢以水一大碗於銀銚內煎及六七分貯於金或銀銅石器內以紙幕之於紙上開一竅以眼就竅薰之候藥稍溫淋洗冷即止如再欲洗即煎熱之一服可使三五次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鼻嗃散取眼目內浮瞖膜瘀肉昏瘴立效
烏魚骨　雄黃　細辛　華撥
木香　良薑　胡椒　石決明
草決明各二錢　龍腦　麝香　乳香各少許
川芎二錢

右一十三味為細末先含水一口鼻嗃藥末一字吐了水揉兩目三
二十次用角䶢角眼二一時間取下病根瘀肉脂膜見効五七次取盡

浮暈

銅綠散乾眼藥治翳膜昏澀
朱砂二分研水飛　銅綠四錢水飛　輕粉
粉霜各一錢　龍腦　麝香各半錢
右為細末每日乾點三兩筯効

爐甘石乾眼藥貼諸病眼翳膜昏痛
爐甘石燒二次紅取一兩為末　青鹽三錢　黄丹二錢
硇砂一錢　銅綠一錢半　膽礬一錢　輕粉半錢
蕤仁去皮取仁研一錢半　白礬三錢
右九味為末每點三兩筯妙

七寶透睛膏點治眼内翳膜昏暈發赤腫疼
真珠末　熊膽研　龍腦研各一錢半
石決明　琥珀各七錢　水晶　龍齒各半兩
右七味為細末水五升石器内熬至一升去滓再熬至一盞入蜜二

兩再熬作膏泥合内收每點三五筯

金絲膏點治翳膜昏澁睛痛發赤生瘡浮暈遮障多見黑花冷淚羞明
黄連四兩水二升熬膏　硇砂二錢　鵬砂五錢
牙消二錢　輕粉一錢半　白丁香直者二錢
蕤仁霜三錢　朱砂二錢水飛　龍腦二字　麝香半錢
右九味為細末入黄連膏内攪勻每日點之多効

透睛膏點眼内翳膜昏赤去睛痛隱澁消瘀肉解腫癢收冷淚
南鵬砂　川朴消各三錢　輕粉一錢半　青鹽一錢
硇砂半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為細末入生薑汁和膏或白沙蜜每點少許不過三點自明矣

李東垣試効方撥雲湯
黄耆一分　細辛葉半錢　柴胡七分　生薑五分
荆芥穗一錢　羌活一錢半　防風一錢半　藁本一錢
生甘草一錢　升麻一錢　葛根五分　川芎半錢
知母一錢　黄檗一錢半　當歸身一錢
右㕮咀都作一服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

補陽湯治陽不勝其陰乃陰盛陽虛則九竅不通令青白翳見於大眥乃
足太陽少陰經中鬱遏足厥陰肝經氣不得上通於目故青白翳内阻也
當於太陽少陰經中九原之下以益肝中陽氣衝天上行此乃先補其陽
後於足太陽太陰標中標者頭也瀉足厥陰肝經火下伏於陽中乃次治
也内經云陰盛陽虛則當先補其陽後瀉其陰此治法是也每日清晨以
腹中無宿食服補陽湯臨卧服益陰丸若天色變大寒大風幷勞役預日
飲食不調精神不足或氣血俱弱俱不得服候時氣和平天氣如常服之
乃先補其陽使陽氣上升通於肝經之末利空竅於目矣
羌活　獨活　甘草　人參
熟地黄　黄芪　白朮各一兩　澤瀉研為末
陳皮各半兩　生地黄炒　白茯苓去皮　知母炒各三錢
柴胡去苗三兩　防風　白芍藥半兩　肉桂去皮一錢
當歸身去蘆酒製三錢
右同為麁末每服半兩水三盞煎至一盞去滓空心宿食消盡服之

連檗益陰丸
羌活　獨活　甘草　當歸尾依前製

防風去蘆　五味子各五錢　石決明燒存性三錢
草決明　細黄芩　黄檗　知母
黄連酒内洗製或酒拌潤炒一兩
右件為細末煉蜜為丸如綠豆大每服五十丸漸加至百丸止茶清
送下常多服補陽湯少服此藥為不可勝補陽湯恐妨飲食

升陽柴胡湯
羌活　獨活　甘草梢　當歸身
熟地黄各一兩　人參　黄芪　白朮各半兩
澤瀉三錢　白芍藥一兩　陳皮　白茯苓
防風各三錢　生地黄五錢酒炒　肉桂半錢
柴胡去苗一錢半　楮實半兩酒拌　知母三錢酒製夏
月加五錢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另合一料煉
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食遠茶清送下五十丸每日與前藥各一服如
天氣熱甚加五味子三錢或半兩天門冬去心半兩更加芍藥半兩
楮實半兩

張潔古家珍點眼藥除昏退翳截赤定疼

當歸二錢　黃連一兩　防風一兩半　細辛半錢

生甘草一錢

右剉如豆大水一大椀文武火熬滴水中不散為度入去沫熟蜜少許點用

羅謙甫衛生寶鑑五秀重明丸治翳膜遮睛隱澀昏花常服清頭目

甘菊花開頭五百箇　荊芥五百穗　木賊去節五百節

楮實五百枚　川椒去目炒五百粒

右末蜜丸彈子大每一丸細嚼時時嚥下食後噙化亦得臨卧亦可忌酒麫辛熱物

撥雲散治因眼發濕熱不退而作翳膜遮眼昏睛羞明隱澀難開

川芎　草龍膽　荊芥穗　楮實

薄荷　羌活　石決明　草決明

蒼朮　大黃　甘草　蜜蒙花

地骨皮　木賊　連翹　川椒

甘菊花　桔梗　石膏　白芷

白蒺藜各等分　檳榔一雙　石燕一隻

右件揀淨各為細末每服三錢溫茶清一觥食後調下日三忌辛熱酒麫魚肉

御藥院方白龍散去翳膜昏澀每用少許鼻內噹如點少用大有神効

川芒消五兩

右除黑黃脚不用用眞白如雪者用銷金銀鍋子內或用新瓦盖子又用熟炭火約及半秤用一小磚火內存放先燒磚熱然後下藥在鍋磚上四面有火慢慢微微近前至鍋攤盖良久鍋內有聲定先去頂上火并瓦鍋中覷不沸顯清明汁外用鐵器或金銀器亦得用鐵鈴鈴出鍋傾藥汁在器中凝潔如玉色者成也若用時少少研細膩入片白龍腦各等分任用通頂點眼揚用道附廣肘後方云馬牙消光淨者用厚紙裹令按實安在懷內着肉處養一百二十日取出研如粉入少龍腦同研細不計年歲深遠眼內生翳膜漸漸昏暗遠視不明但瞳人不破散並醫得每點用藥末兩米許點目中

韓義和煙霞聖効方還睛丸久服退翳膜除昏暗服百日見効

蒼朮去麁皮生用　木賊去節　小椒去子

甘菊花揀淨　竹葉揀淨　黍粘子已上各二兩

右件為細末熟棗肉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食後用綠豆湯送下日進二服忌醋濕麫酸鹹發眼之物

決明散

荊芥穗　甘菊花各等分　地骨皮不以多少去土

右同為細末每服三錢鹽湯食後送下百日効

釋李洪濮察方五退散治眼中翳障

蟬退　蛇退　蠶退紙　猪退蹄

鯪鯉退甲　菊花　防風　草決明

石決明　甘草等分

右末二錢薄荷數葉水小盞煎服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治眼翳生膜有効

天竺黃一兩　井泉石　石決明　蟬退洗去足背各一兩

蠶退一兩　蛇退全者一條去頭足燒存性

鬱金一兩去皮切炒　木賊一兩去節

右為細末尾瓶裝雄猪肝以苦竹作刀切片食後用三四片蘸藥末

二錢細嚼以肝水嗽口嚥下更加羌活當歸各一兩

潘思敬加減藥澄集治一切雲翳遮睛視物不明於四物湯中加大黃黃連等分為末蜜丸任意服

衛生至寶點翳眼

青鹽　硇砂各二錢　腦子一字　麝香半字

右研極細如常法點日三次

袁當時大方照水丹磨翳退障

伏退雞子殼燒灰　木賊草去節燒灰等分

右為細末溶蠟二兩藥灰四兩攪勻捏成錠子臨用時火邊旋丸如芥子大臨卧時各眼中安一粒翌日井花水洗出

目膚翳覆瞳子

論

巢元方病源此言肝臟不足為風熱之氣干之故令目睛翳翳久不散漸漸侵覆瞳子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人馬白膜漫睛方

以雞翎截之近黑睛及當白睛﨑之膜自聚鈎鍼鈎挽之割去即見物以綿當眼上著血斷三日瘥

治熱翳浸睛方

以羊筋漱口熟嚼夜卧開目内之即閉目睡去膜明日即瘥千金翼方以治眯目不明

治風翳方　取死豬鼻燒灰治下篩日一向日水服方寸匕

孫思邈千金翼方眞珠散主目翳覆瞳睛不見物

上光明珠砂半兩　貝子五枚炭火燒末之

白魚七枚炙　乾薑末半分

右四味研之如粉以熟帛三篩爲散仰卧遣人以小指爪挑少許傅眼中差亦主白膚翳

七寶散主目翳經年不愈

琥珀一分　白珎珠一分　珊瑚一分　紫貝一分

馬珂一分　朱砂二分　蕤仁半兩　决明子一分

石膽一分

右九味下篩極細傅目中如小豆日三大良

王燾外臺秘要方小品療眼膚肉生覆瞳子者方取針燒令赤爍着膚上不過三爍縮也有令人割之三復生不如爍之良

又療眼黑翳覆瞳子膚起方

貝子四枚燒　空青一兩　礬石一兩熬汁盡

右三味末取如黍米注翳上日二

又凡是黑睛及瞳人瑩薄有瘡翳皆不可用辛韓及温藥洗之並是害眼之兆宜用秦皮湯洗之

秦皮一兩　梔子仁二七枚　淡竹葉一握

右三味切綿裹以水一大升半着銅器中煎三五沸以綿濾取洗眼切須淨器物盛之

秦皮湯療毒病衝眼忽生赤翳或白或腫膚起或赤痛不得視光痛入心肝或眼外浮腫如吹汁出生膜覆珠子

秦皮二兩　前胡二兩　常山二兩　黄芩二兩

升麻二兩　芍藥二兩　白薇二兩　枳實二兩炙

大黄三兩　甘草二兩炙

右十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相去二食頃更服若盛熱者可加芒消二兩忌海藻菘菜生葱生菜一方加蕤仁一兩梔子仁半兩

延年療眼熱暈白翳覆瞳子方

車前子九分　决明子　黄連各九分　黄芩

秦皮　玄參　沙參　瞿麥

地骨皮　蕤核仁各七分　藍實九合

右十一味擣篩蜜和丸如梧子食後飲服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差止爲度忌猪肉

太平聖惠方朴消散治眼久積頑翳蓋覆瞳人

川朴消二兩　硇砂半分通明者　白礬半兩通明者

右件藥相和研爲末將小甆瓶子以慢火炙令熱然後抄藥末徐徐入在瓶内旋以柳枝子攪撥不令着瓶子四邊又入藥末續續添火候藥盡良久斷煙以乾瓦子蓋口更以大火燒經一炊久去火候瓶冷其藥如雪輕輕便成即埋在濕土内七日出火毒訖取出細研每以銅筯日四五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眞珠一兩　地榆二兩剉

右件藥以水二大盞同煮至水盡出取眞珠以醋浸五日後用熱水淘令無醋氣即研令極細每以銅筯取少許點翳上以差爲度

聖濟總録决明子丸治久患膚翳遮覆瞳子

决明子炒　蕤仁去皮　地膚子　白茯苓去黑皮

防風去叉　澤瀉　麥門冬去心焙　茺蔚子

枸杞子　五味子　青葙子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車前子　兎絲子酒浸别擣末各三分　生乾地黄焙乾二分

桂去麄皮半兩　黄芩去黑心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

右一十八味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以米飲下臨卧再服九月服此藥加兎肝一兩一分至二月停甚妙

黄連丸治眼熱生暈翳覆瞳人

黄連去須一兩　車前子　地骨皮去土　黄芩去黑心

沙參　人參各一兩半　蕤仁去皮二兩　茯神去木一兩半

秦皮去麄皮一兩　决明子微炒一兩半　澤瀉

瞿麥各一兩　甘草微炙一兩半

右一十三味並㕮咀焙過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

丸食後以溫熟水下臨卧再服

決明湯治眼生膚瞖遮覆瞳人

決明子微炒　地骨皮　玄參　黃連去須

桔梗炒　柴胡去苗　茯神去木各三分

山梔子仁半兩　羚羊角屑一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入淨洗淡竹葉十片煎至七分去滓放溫食後服臨卧再服

白鮮皮湯治目膚瞖睛及瞳人上有物如蠅翅狀令人視物不明

白鮮皮　款冬花　柴胡去苗　車前子

枳殼去瓤麩炒　黃芩去黑心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百合二兩　菊花　蔓荆實炒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溫服臨卧再服

菊花散治眼目膚瞖侵及瞳人如蠅翅狀

菊花　防風去叉　木通剉　木賊剉

仙靈脾剉　荆芥去梗　甘草炙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用茶半錢匕同點溫服

防風丸治眼生瞖目系急其瞖生瞳人上及臉腫合痛如鍼刺

防風去叉　山芋各一兩半　萎蕤二兩　赤芍藥一兩半

車前子三兩　秦皮去麤皮　澤瀉各一兩　芎藭二兩

山梔子仁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獨活去蘆頭

白檳榔煨剉　甘菊花揀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一十四味擣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臨卧煎苦竹葉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十一產

眼　眼目證治十九

眼卒生瞖膜

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卒生瞖膜者爲其所由皆因臟腑壅塞不能宣通風邪熱毒傳於肝肺攻注眼目結成瞖膜漸侵睛也聖濟總録論曰眼生瞖膜或新或久皆緣腑臟之間風邪毒熱衝發於上蘊結不散其狀非一是故障有內外瞖有浮沉或淺或深可治不治龍木論載之詳矣世之俗工往往以鉤割鍼鎌熨烙之法取快一時曾不知此法不慎反致盲瞽蓋瞖膜之病有可以鉤割鍼鎌熨烙者有專於服藥者有先服藥及洗點而後用鉤割鍼鎌熨烙者誠能研究經旨洞考六腑以知腑臟虛實然後以諦目察曰是可以服藥曰是可以點洗曰是可以鍼鎌鉤割則豈有妄致損傷者乎今姑摭其服餌之藥次以點洗之劑云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療因熱生膚赤白膜方

擣枸杞汁洗目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決明子散治眼卒生瞖膜視物昏暗及瞖覆裹瞳人

決明子一兩　黃連一兩去須　川升麻一兩　玄參一兩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黃芩三分　車前子半兩

梔子仁半兩　地膚子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羖羊角散治眼卒生白瞖膜

羖羊角屑半兩　澤瀉半兩　甘菊花一兩　葳蕤半兩

兔絲子半兩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羅為末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知母散治眼卒生赤瞖膜侵睛下垂

知母三分　川升麻三分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大青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温服

旋覆花散。治眼下生赤翳膜。上黑睛

旋覆花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黃連半兩去須

羚羊角屑一兩　赤芍藥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升麻三分　黃芩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温服。忌炙煿猪肉

蛇脫皮散。治眼卒生翳膜。侵睛不退

蛇脫皮一條燒灰　仙靈脾一兩蒸過

蟬殼半兩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半兩碎剉微炒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温服之

羚羊角散。治眼卒生浮翳膜。昏暗

羚羊角屑一兩　芎藭半兩　車前子半兩　黃連半兩去須

葳蕤一兩　芜蔚子半兩　石決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竹葉湯調下一錢。忌炙煿熱麵猪肉等物

車前子散。治眼卒生翳障疼痛

車前子一兩　决明子三分　秦皮三分剉　黃連三分去須

赤芍藥三分　芎藭一兩半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梔子仁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真珠散。治眼忽生翳膜。赤澀疼痛

真珠末半兩　石决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黃芩二兩

甘菊花一兩　青葙子二兩　芎藭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食後。以温漿水調下一錢

龍腦煎。治眼卒生翳膜

白龍腦半兩　乳香一分　朱砂一分　細辛一分

黃連一分去須

右件藥先將細辛黃連擣羅為散。以水一大盞浸一復時。用蜜五兩并藥水同煎至四分。去滓。研龍腦乳香朱砂入水藥內。用瓷瓶子盛。日四五度點之

真珠膏。治眼虛熱。目赤痛。卒生翳膜昏暗

真珠末一兩　貝齒五枚燒灰　麝香一分　朱砂一分

胡粉一分　鯉魚膽二枚　白蜜四兩煎濾過

右件藥除魚膽蜜外。都研如粉。以魚膽汁蜜於銅器中調令勻。用慢火煎成稀膏。每以銅筯取少許點之。日三四上

龍腦膏。治眼赤痛。卒生浮白膜

龍腦一分　雄雀糞一分

右件藥研如粉。以人乳汁一合相和。調勻成膏。每以銅筯取少許點

雞子殼散。治眼卒生翳膜

雞子殼抱子者去膜取白殼皮研一分　貝齒三枚燒灰

右件藥同研令細。入甆合中盛。每取少許。日三五度點之

又方

烏賊魚骨一分　黃丹一分　白礬一分燒灰

右件藥同研如粉。入鍊過白蜜二兩。用竹筒盛之。於飯甑上炊候飯熟為度。以瓷瓶中盛。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鹽綠半兩　鹽花一錢　龍腦一豆大

右件藥研如粉。以瓷合盛。每以半粳米大。日三度點之

治眼卒生翳膜。遮黑睛。宜服此方

蛇脫皮一條細剪

右以白麵和作餅子。炙令焦黑色。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及夜臨卧時。以温水調下一錢

治眼卒生瞖膜方

貝齒一兩燒灰　龍腦半錢

右件藥同細研。旋取點看瞖上。日再用

王家傳濟方仙朮散。治眼目瞖膜。遮障昏睛遮瞖

蒼朮一兩米泔浸潤一兩宿　木賊一兩　蟬殼一分淨去土泥秤

穀精草一分　甘草一兩炙　黃芩半兩　蛇退皮一錢湯洗焙

乾滴油許

右七味同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臨卧冷水調下

通神膏治眼生瞖膜赤脉努肉澀痒痛有淚

白砂蜜四兩　青鹽一字　麝香一字　乳香

硇砂半字　當歸半錢　黄連一錢　白礬半字飛過

右八味於乳鉢内輕研破於青竹筒内煑半日用綿濾去滓瓷瓶内收貯每點眼了瞑目少時以温湯洗瞖膜等並退之百一選方作金水膏右云上件藥除蜜外先研令極細却同蜜一處拌匀入新竹筒内用油紙數重以線緊扎勿令水入於淨鍋内用水煑自早至午水乾則添取出傾藥以綿絹濾去滓入淨器中埋地上一宿出點之點畢以温水洗眼瞖薄者點三五次即隨藥下點藥筋若用金爲之最妙多點則取效尤速

聖濟總録萎蕤丸治眼生瞖膜疼痛昏澀視物不明

萎蕤　車前子　熟乾地黄焙各四兩

升麻　黄芩去黑心　秦艽去苗土　枳殻去瓤麩炒

白茯苓去黑皮　黄連去須　獨活去蘆頭　地骨皮

決明子微炒　山梔子仁　白檳榔生剉各一兩半

赤芍藥　芎藭各二兩　秦皮一兩

右一十七味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熟水下食後日二

神效膏治瞖膜遮障眼目風淚出點藥

鉛丹二兩　蜜半斤以絹濾過　硇砂一豆大明淨者

青鹽一錢　馬牙消三錢　白龍腦一錢　白礬一豆大燒過

大猪膽二枚新好者

右八味並入瓷瓶内和匀用重湯於鍋内煑候紫色爲度無不住手攪之藥成只於瓶内盛貯封着每遇使時旋取些小以井華水調用銅筯子點有淚下以帛拭之候淚住即再點每晝夜可三五度

治眼生瞖膜方

右採薺菜和根莖葉不拘多少洗淨焙乾碾爲末細研每夜卧時先淨洗眼了挑半米許安兩大眥頭澀痛莫疑瞖膜不日自落

點眼香連膏治眼目生瞖膜

白沙蜜五兩絹濾去滓　硇砂五錢通明者研

乳香研一錢　青鹽一錢研　鉛丹一錢　黄連去須三兩爲末以上六味除蜜外并用新汲水三大盞於銀石器内同煎至一大盞後入蜜更用慢火熬或膏不住手攪候引之如絲線以重綿紋去滓入瓷瓶内盛

水銀半錢　輕粉一錢

龍腦一錢　麝香研一錢

右一十味除前膏外將後四味一處細研匀入在藥膏内用油單封三五重繫定如春夏秋合時即以麻繩子墜在井底一七日取出若冬月合時即於背陰處封閉二七日出之除打損眼外並可治之

杏仁膏治眼疾瞖膜遮障但瞳子不破者

杏仁三升湯浸去皮尖雙仁

右一味每一升以麪裹於塘灰火中炮熟去麪研杏仁壓取油又取銅緑一錢與杏油同研以銅筯點眼差

洗眼通光散治攀睛瞖膜昏澀風毒腫痛

右用栝蔞一枚割下頂蓋取瓤并子同猪胆子擣匀却入在栝蔞内用元蓋蓋之坐淨土上取桑條子十兩約長四五寸簇栝蔞上用炭火燒扇之煙盡將成灰即住扇令如灰通研極細每用二錢匕沸湯

淋澄清去脚洗之

楊倓家藏方增明膏治眼生瞖膜隱澀難開或暴發赤眼腫痛

盆硝半兩　鵬砂三錢　馬牙硝一錢　青鹽半錢

輕粉半錢　腦子半錢　麝香一字　硇砂一字

右件同研令極細每用粟米大點眼内

王璆百一選方治赤眼後生瞖膜

用蘭香子洗淨晒乾每用一粒以筯點大眥頭閉目即覺藥在目内團圓旋轉藥力過即不轉須臾自隨眵淚出惹瞖膜在上如魚眼然再易一粒以病退爲度廬州彭知録名大辯番陽人渠乃尊提舉頃在臨安暴得此疾一醫僧以此藥治之坐間勝然酬僧百千因遂傳得屢以治人

如神餅子治目生瞖膜

朱砂一錢水飛　烏魚骨去皮一錢細研　木賊去節一錢爲末

南鵬砂四皂子大細研

右四味同研三千遍湯浴蝋少許以柳枝子攪四十九遍入腦子少許更多尤妙於五月五日合丸作餅子如萄子大每用一餅子臨卧

安於目眥內米早以淨水於盞內洗自見取下者病也臨卧再用一
餅子可使三次
眼藥舊日京師太尉相對鐵湯親家方
甤仁四十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蕪荑仁新者四十
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透明鵬砂如指大細研如磨瞖多
用之赤目少用　生龍腦如鵬砂大細研少着不妨
右四味同研勻將沙糖如指大先篩極細須夾絹篩過與前藥再研
極細銀瓷合子收之以銅筋點凡眼中百疾皆治之
治赤目後暴瞖方
用鵝不食草塞鼻中立瘥
楊仁齋直指方夏枯草散治眼痛瘀瞖膜
夏枯草　大香附杵淨童尿浸一宿晒　木賊去節童尿浸
晒　蠶退紙炒焦存性　細辛
連翹　川芎　當歸須　赤芍藥
蟬殼各半兩　甘草炙　腦荷各二錢半
右末每二錢茶清米泔任下蠶紙以夜明沙代用

仙术飲治眼中瞖膜
蒼术童尿浸二宿洗淨晒一兩一分　木賊去節童尿浸
一宿晒　蟬殼去土　白蛇皮皂角洗焙
白蒺藜炒去刺　穀精草　防風　羌活
川芎　杏仁去皮　甘草生炒各一兩
右末每一錢食後蜜湯調下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普蓬膏眼藥點治久患及新患病眼瞖膜昏澀痛
痒
普蓬石　金精石　銀精石　爐甘石燒三次
寒水石　紫英石　井泉石　雲母石
滑石　大赭石十味各三錢研水飛細
乳香　青鹽　硇砂各二錢　龍腦
輕粉各半錢　黃丹一兩研細　蜜十二兩
右六味為細末用黃連一兩碎末水一大椀熬至一半去滓入黃丹
熬又蜜再熬次入諸藥再熬至稠每日點三五次神効
換睛散治目昏痛發痛赤腫漸生瞖膜眵淚

荆芥穗二兩　蟬殼　草龍膽　川芎
甘草各一兩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茶酒調下食後一月見効小可病眼三服効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治眼生瞖膜及斑瘡入眼惙赤已過者瀉青丸
主之當半減大黃如大便秘惙氣未定依方服之
治水瞖久不去者羚羊角散主之
羚羊角　升麻　細辛等分　甘草半之
右為細末一半為散一半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以羚羊角
散下之食後臨卧米泔水煎服
危亦林得効方洗眼方
韶粉　防風　馬牙消　餅子銅青各等分
右為末每用一字溫湯調不拘時洗立效
李寔德生堂經驗方涼肝散治初發眼疼才生瞖膜臟腑實者
大黃一兩　蟬退半兩　甘草半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一兩　黃連半兩
右為末每服二三錢米泔水調服肝熱加淡竹葉肺熱加大黃脾熱

加甘草食後服
遠年障瞖
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生瞖障者是風熱毒氣在於臟腑不能宣通蘊積日久
漸上衝於目也初即目赤次加澀痛熱毒之氣積而不散結成瞖障因循
若不早治其瞖漸漸粘睛久而難差也聖濟總錄論曰障瞖之疾本於風
熱毒氣蘊積府藏衝發眼目結搏而成蓋目為五藏精華肝之外候令風
邪毒熱在於藏府不得宣泄上衝於目故為障瞖初則隱澀赤痛漸成瞖
膜遮障久而不退或至粘睛療之難差是為遠年障瞖
方
太平聖惠方甤仁散治眼障瞖多年不退
甤仁一兩湯浸去赤皮　赤茯苓一兩半　秦艽一兩去苗
柴胡一兩去苗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枳殼一兩半麩炒
微黃去瓤　車前子三分　青葙子三分　赤芍藥三分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
溫服忌炙煿熱麪毒滑魚肉

石決明丸治眼障瞖經年不消遠視不明
石決明半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決明子 酸棗仁微炒
蕤仁湯浸去赤皮 胡黃連
藍葉 龍膽去蘆頭 青葙子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羊膽汁和擣百餘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清粥飲下二十丸
又方治眼中一切障瞖不消風熱毒氣上攻眼常漠漠不見物者不計年遠瞖膜厚者此藥頻點極效
石膽一兩細研 波斯鹽綠一兩 石鹽半兩 硇砂半兩
烏賊魚骨三分 蕤仁三兩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兩
細辛一兩 決明子二兩 石決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防風三兩去蘆頭 鉛丹一兩 黃連三兩去須
貝齒一兩燒灰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擣五七百杵收於甆合中每減少許更用蜜調如稀餳黍米大於大眥頭日三四度點之

琥珀散治積年瘀肉瞖障
琥珀半兩 真珠末一兩 珊瑚半兩 朱砂半兩
硇砂半兩白者 馬牙消半兩 烏賊魚骨半兩先於麁石摩去其澀用好者一錢
右件藥都入乳鉢內研三日令極細每日三五上點之
貝齒散治眼久瞖障不差
貝齒一分 琥珀一分 朱砂半兩 龍腦半分
馬牙消三分
右件藥細研如粉每用少許點之磨盡瞖障為度
石膽散治眼生瞖膜經年不愈
石膽半分 朱砂半兩 蕤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琥珀一分 真珠末一分 馬珂一分 珊瑚一分
紫貝一分 決明子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乳鉢內研令勻細每用藥小豆大點大眥頭日二三度妙
決明煎治眼遠年瞖障
馬蹄決明一兩 蕤仁湯浸去赤皮一兩半 蘆薈

秦皮擣碎 黃檗去麁皮 馬珂研 烏賊魚骨研
紫貝燒熟研各一兩 波斯鹽綠三分細研
鯉魚膽四枚
右件藥先將前決明等五味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淨濾去滓次下鹽綠等五味更煎至一小盞於生銅器中盛勿令泄氣每取一大豆許以人乳調點之閉目良久令淚出日二三度
石膽丸治眼生瞖障遠年不差風淚出癢爛及生瘜肉
石膽一分細研 硇砂一分細研 石決明半兩細研水飛過
鹽綠一分 烏賊魚骨半兩 黃連一兩去須 秦皮半兩去麁皮
細辛半兩 乾薑一分炮裂剉 決明子三分
龍腦一分細研 雞舌香半兩 波斯鹽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更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每夜臨臥於大眥頭各一丸
七寶散治眼瞖障年月深久不能消散
珊瑚 琥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雞子殼去白膜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研令極細每用時仰臥以銅筯取如綠豆大點於瞖上一食久乃起日三五上點之
琥珀散治眼生瞖障黏睛牢固經年不愈
琥珀半兩 真珠一兩 珊瑚一分 貝齒一分燒灰
馬珂一分 朱砂一分 蕤仁一分湯浸去赤皮
決明子一分 龍腦一分 爐甘石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乳鉢內研如麪每以銅筯取少許點之
和劑局方洗眼紫金膏治遠年日近瞖膜遮障攀睛努肉昏暗淚多瞻視不明或風氣攻注瞼生風粟或連眶赤爛怕日羞明隱澀難開並能治之
朱砂別研 乳香別研 硼砂別研 赤芍藥
當歸洗焙各一分 雄黃研飛半錢 麝香別研半兩
黃連去鬚半兩
右擣羅為細末入研藥拌勻再擣煉蜜搜和為丸如皂夾子大每次用一丸安淨盞內以沸湯泡開於無風處洗藥冷閉目少時候三兩時再煨令熱依前洗一貼可洗三五次不得犯銅鐵器內洗如暴赤眼腫者不可洗之

聖濟總錄決明散治眼目一切遠年障瞖皆生努肉赤腫疼痛

石決明　草決明　青葙子　甘草炙剉
黃蘗去麁皮　黃連去須　穀精草　龍骨
白芷　枳實麩炒　牡蠣煅　枸杞子
蛇蛻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蟬蛻
白附子炮　黃耆剉各半兩　魚子活水中生下者半兩其子用硫黃水溫溫洗過　虎睛一隻切作七片文武火炙乾每一次杵羅入一片為末

右二十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五更時陳茶清調下日午臨卧再服皆生努肉赤腫疼痛不可忍者三五日見效赤白瞖膜久不見者一七日減二七日其眼好安然眼根枯死者不療活者通瞖如煩惱傷酒色過風雨眼中疼痛者即是活眼若或有此無淚不疼痛者為死眼更不用治

復明膏治目障瞖努肉昏暗

馬牙消研一兩半　酸漿草乾者五兩

右二味六月六日入童子小便浸於日中暴之夜或陰雨覆之晴即露之小便耗即旋添至七月初去酸漿草只空暴小便令乾收之別以新盆蓋藥埋淨地深可五寸已來至來年夏至前二日收之其霜飛上盆子蓋以烏雞毛掃取患者以一米粒安大眥頭避風

秘金散治自幼久患瘡風攻眼生瞖久藥不差凡瞖膜遮障但睛不損者皆可治

黃連去須　沙參　太陰玄精石研　決明子各一兩

右四味擣研為散每服半錢匕用羊子肝一具竹刀切作縫子摻藥末在內以線繫入瓶中用米泔煮熟分作三服淡喫

羌活丸治久患風毒氣攻眼目昏暗赤澀瘀肉生瘡瞖膜遮障不明久患偏正頭疼眼目漸覺細小及夾腦風痛多視黑花

羌活去蘆頭　天南星炮　天麻　附子炮裂去皮臍
旋覆花　芎藭　半夏湯洗十度　桑螵蛸炒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一兩　牽牛子六兩微炒擣取末二兩
藁本去苗土一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溫水下漸加至三十丸

黃連煎治積年風眼胎赤眼障膜侵黑睛不見物

黃連去須　曾青研如粉　地骨白皮各一兩
顆鹽一分　古錢十文　蜜一升

右六味擣碎以蜜漬安新瓷瓶中以重湯煮一復時後取出以綿濾去滓內於瓶子中著地上露兩宿後每以銅筯取少許點目中日三五度

照水丸治眼生瞖障

龍腦　滑石　丹砂通明者　烏賊魚骨去甲

右四味各秤一錢研細再同研勻先用黃蠟皂子大兩三塊於新白瓷盞內慢火上鎔用紗帛子濾過在淨盞內再鎔了將前藥末同共拌和捏作餅子如半破豌豆大用薄絹或紗袋子盛了以硇砂半兩放在淨椀內上交橫安竹片放藥在上面鋪著借硇砂氣熏用大楪一片合椀口勿令透氣撅一地坑放藥椀在坑內用竹箄子一片蓋了然後以黃土蓋之七日出淨瓷瓶中收其硇砂不用如患浮瞖膜侵瞳人及一切目疾但臨卧將一餅子劄在眼眥頭即睡至曉用水一椀向東覷水椀其藥自落在水中淨浴却用絹帛子裹起安潔淨處臨卧依前再使每餅可用半月候藥力慢時方易一餅如兩目有疾即用兩餅

點眼還睛膏治一切瞖障

黃連去須　鉛丹水飛過各一兩　黃蘗去麁皮半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　杏仁去皮尖雙仁各七枚
龍腦研半錢　白沙蜜四兩

右七味除龍腦鉛丹蜜外合擣碎用井水二盞及蜜鉛丹攪勻浸三日後入銀石器內文武火熬及一半綿濾去滓入龍腦底膏瓷合子內密封掘地埋一宿出火毒不拘時候點之

黃金膏治一切眼退瞖

黃蘗去麁皮為末　蛇蛻為末

右二味等分以酸漿水一升熳火熬令稀稠似乳放冷點兩眥

治目瞖方

右以芥子一粒輕手按入眼中候日出以井華水雞子清洗之

龍木論神仙照水膏治障瞖

蠟一兩　黃丹一兩　蛇蛻一分焙燒水銀一錢

初生烏鷄殼一箇

右用柳木槌研細滴蠟為餅臨卧用之候天明將水點眼藥墜水中瞖膜盡去

眼科訣髓聖僧丸京東門李貢外子患眼三年不見遇一僧入授此方服至一月退瞖障大光明

羌活　川芎　防風　木賊

甘草　蒼朮　青皮　菊花

石膏　蒺藜各一兩　枸杞子　蛇退

石決明各半兩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食後冷水下半丸忌毒物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神驗點瞖藥照水丹

朱砂半錢　海螵蛸一錢

右二味乳鉢內細研水飛過澄取又用黃蠟少許溶旋入藥待要用時就火旋丸如蘿蔔子大臨睡時用一丸點入眼角緊合眼臨着次日用溫湯洗下未全退者更用一服極妙用此藥後或更以所喫藥與之尤妙明瞖者自能斟酌但眼患汜他疾不同

段奇野夫多效方春雪膏點年深日近眼內瞖膜遮障胬肉攀睛澀痛

好淨蜜一斤

右先用沙鍋或銀石器內入甜水三椀川黃連四兩搥碎入鍋內慢火熬至一半絹濾滓入蜜在內豬膽三箇取汁在內去膽皮不用又用生薑四兩切細爛研取汁在內共蜜慢火再熬一頓飯久看稀稠得所取下火未候冷入下次研者藥輕粉一錢南鵬砂一錢梅花腦子半錢麝香半錢蕤仁十箇去皮淨鉢研如泥用次入四味再研勻後別鉢內研斑猫先青紅娘子三味各用肥大者五箇去頭足翅焙乳鉢內研三味極勻細入在龍麝內再研勻膩如粉便入冷膏子內又同研千百遍甆合內收每用竹杖子或骨柱子點粟米大夜卧用如病大加上藥點一月見效

劉孟容瑣碎錄眼瞖膜久年不散每日三次以舌舐其膜漸下緣入真氣使然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視星膏治遠年日近不覩光明七十二種病眼等

黃連　苦參各一錢　烏魚骨　蕤仁去皮

草龍膽　白丁香　石決明各半兩

七味水三升熬至半升去滓入白沙蜜四兩再熬稠入

輕粉　銅綠　龍腦各半錢　馬牙消

硇砂　鵬砂　乳香各二錢

右七味再研為細末一處勻入前膏內甆合內收之每點三五筯

真雄兒眼藥善治遠年日近瞖膜胬肉昏暈隱澀不明

爐甘石二兩　朴消一兩半

二味堝內固濟燒一日水飛末出火毒

黃丹　蜜陀僧各一兩水飛　朱砂

銅綠各半兩　青鹽　玄精石　硇砂

鵬砂各三錢　白丁香雄者三錢　輕粉二錢

右為細末用黃連一兩碎水一椀熬煮至一盞滴水不散去滓下白沙蜜一斤同慢火熬入前十味勻文武火熬至稀稠得所每夜點兩三筯覺眼內及澀是驗便睡至早辰覺眼微效頻點磨消瞖膜點有澀難開莫怪是效點十日驗

照水丹治遠年日近瞖膜胬肉昏暗癢痛

蛇退皮一條全者淨燒灰細研　水銀一錢與黃丹一錢同研砂子

烏雞子一箇去膜細研如粉　硇砂一錢細研　烏賊魚骨二錢研如粉

右取黃蠟半兩溶汁入前藥末同熬成膏柳枝子攪之勻丸如麻子大或指甲上捻作餅子每用二餅放貼於眼大眥或眼瞖膜上臨卧以明旦未洗面時用水一大椀取藥放入水中照其藥自落於水中看却下瞖膜多少未下再貼必驗積瞖膜厚者不過半月小可者三五日效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重明膏治眼內雲瞖無問遠年不退者及諸般眼疾昏花箄真八提點眼內生白瞖十二三年治不效得此方點退瞖即日安痊復故只內障不治

訶子二兩　黃丹四兩　蜜八兩　柳枝四十寸

右將蜜煉淨用絹濾過盛於甆器內將訶子黃丹入蜜內於風爐上熬用手一順攪之文武火不許太過熬成金絲膏用手撚不粘手為度又用東南上槐條手折寸長一白椀用水三大椀熬至一椀將前膏子用槐條水解稀稠得所用淨甆器收貯密蓋封於地上頓放三日令去火毒再用絹濾過方用熬藥時雞犬婦人皆避之

李東垣蘭室秘藏百點膏張濟民病瞖六年以至遮障瞳人因此藥見效
黃連揀淨洗二錢剉如麻豆大水一大碗熬至一半再入下項藥
當歸身六分　甘草六分　防風八分　甤仁去皮殼三分
右各剉如麻豆大甤仁別研如泥同熬至滴在水中不散去沫入蜜
少許再熬少時為度臨卧點尤效
黃芩黃連湯
黃芩酒洗炒一兩　黃連酒洗炒一兩
草龍膽酒洗四遍炒四遍　酒生地黃各一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煎服
韓義和煙霞聖效方復明膏點遠年近日雲瞖瘀肉攀睛一切病眼治之
黃連去須土　防風去蘆頭　黃丹水飛各一兩
訶子一對去核用皮　白丁香二兩水飛
柳桃枝四兩剉碎　蜜一斤用葱同煎去滓
右件先將黃連等五味用水四升砂鍋內熬至水欲半綿濾過同
蜜再熬數沸後下黃丹滴水不散土內埋一二日去其火毒曾經衆施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黃蘗竹瀝膏
苦竹一截入黃蘗皮塞竹內令槊滿
右用磚對立置竹於上兩頭安淨器以火於下燒候滴瀝盡收之以
釵股點入眼中
又方
海鰾鮹末一錢　腦子少許
右研細銅筋點入眼中
危亦林得效方開明丸治年深日近瞖障昏蒙叡無所見一切目疾
熟地黃兩半酒浸　兎絲子酒洗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　甤仁去皮　決明子　地膚子
茺蔚子　枸杞子　黃芩　五味子
防風去蘆　澤瀉　細辛去葉不見火
杏仁炒去皮尖　北亭藶炒　青葙子各一兩　桂皮半兩
羊肝須用白羊者只用肝薄切瓦上焙乾丁作末或只以肝煑研
爛為丸庶可久留少則以蜜溲之
右為末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熱水下日三服仍戒忌生薑糟
酒炙煿等熱物
龍膽膏治遠年近日瞖膜遮障攀睛瘀肉連眶赤爛視物昏暗不覩光明

隱澁多淚迎風難開治之神效
爐甘石不以多少揀粉紅梅花色者為妙用甘鍋子盛大煆七次
入黃連淬七次用　黃連不以多少捶碎水浸一宿去
滓將焰紅爐甘石淬足七次了同黃連水細研飛過候澄在下去
上面水暴乾再用乳鉢研極細羅過方可用三錢
桑柴灰羅過二錢　龍膽草不以多少洗淨日乾不見
火細研為末一錢　好黃丹羅過半錢
右件同白蜜四兩一處入在一紫黑甆器內文武火慢熬以竹篦子
攪如漆色不粘手為度切勿犯生水仍不用鐵器熬藥藥成依舊以
甆器盛頓每服用如皂角子大新冷水半盞化開洗三日不用每日
洗數次無妨藥盞須用紙蓋不可犯灰塵截赤目極有功效
孫允賢醫方大成倦靡散治久新病眼昏澁難開瞖膜遮睛或成努肉或
暴發赤眼腫痛並皆治之
爐甘石四兩碎　黃連七錢搥碎以水一椀煑數沸除去滓
朴消半兩細研
以上先將爐甘石末入甘鍋內開口煆令外有霞色為度次將入黃
連朴消水中浸飛過候乾又入黃連半錢水飛過再候乾次入
白礬生用一半飛過二錢一半　膩粉別研　黃連末半兩
青鹽　膽礬　白丁香別研　乳香別研
鉛白霜各研一字　銅青兩半　硇砂別研
右為末同前件藥合和令勻每用少許點眼
袁當時大方川芎丸治遠年近日風毒氣眼昏暗赤澁內生瘡瞖膜遮障
不明久新偏正頭疼眼目東小央腦風下注多見黑花
川芎　羌活　天麻　旋覆花
秦皮　南星　藁本各一兩末　黑牽牛六兩取末
二兩餘者不用
右七味一處為末後入藁本牽牛末和勻生薑自然汁煑麪糊丸如
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鹽酒下
消瞖散治目內瞖不以年代皆可通透并去障瞖去臺萊曬乾為細末每
點少許於目中合目少時其瞖去大皆內消如神
目息肉淫膚
論

巢元方病源息肉淫膚者此由邪熱在藏氣衝於目熱氣加於血脉蘊積不散結而生息肉在於白睛膚瞼之間即謂之息肉淫膚也又云夫目生淫膚息肉其根皆從目眥染漸而起五藏六府之精華上注於目目宗脉之所聚肝之外候也肝藏血十二經脉有起內眥兊眥者風熱乘於藏府藏府生熱熱氣熏肝衝發於目熱搏血結故生淫膚息肉割之而傷經脉者則令痛不止血出不住即須方藥除療之聖濟總録論曰脾肺有熱蘊積不散傳播肝經流注血脉上衝於目發於瞼眥息肉脹起攀系白睛隱澀妨悶故謂之息肉淫膚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中息肉

驢脂　石鹽末

右二味和合令調注目兩眥頭日三夜一瘥聖濟總録云治眼中息肉名黙眼食鹽膏右二味先熬驢脂後下食鹽調成膏以銅筯點如黍米許於目眥頭日三夜一

又方

右以五加皮不聞水聲者根去土取皮擣末一升和上酒二升浸七

日外一日兩時服之禁醋二七日徧身生瘡若不出未得藥力以生熟湯浴之取毒瘡出瘥

瀉肝湯治眼赤漢漢不見物息肉生

柴胡　芍藥　大黃各四兩　決明子

澤瀉　黃芩　杏仁各三兩　升麻

枳實　梔子仁　竹葉各二兩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九升煑取二升七合分三服熱多體壯加大黃一兩羸老去大黃加梔子仁五兩

治目中生息肉膚瞖稍長欲滿目閉瞳子及生珠管方

貝齒七枚燒為末　真珠等分

右二味合治如粉以注瞖肉上日三度甚良亦治目中眯不出

王燾外臺秘要方崔氏療人眼熱冷膚肉間方

光明朱砂一兩研　硇砂半錢研　漿水一大升

右三味以五月五日合置銅器中日暴伏乾用刀子刮取以新帛裹之每夜眠時以草鋌着一米許安眼四眥各一米盡一月間內外瞖者皆愈忌生血物

必效療眼熱努肉及赤瘴方

黃連一兩碎　竹葉一兩切

右二味以水一升半煎取半升置銅器中湯上煎似稀餳止卧時點眼中熱淚出即差

謝道人療眼風熱生赤肉方

大黃二兩　黃芩一兩　甘草炙　人參

地骨白皮　決明子各三兩　防風　石膽

地膚子　黃連　兔肝各一兩　車前子一升

螢火蟲一百枚

右十三味擣篩為散以鯉魚膽一合和丸飲下十五丸至三十丸忌猪肉海藻菘菜

聖濟總録前胡湯治眼赤膜不見物或生息肉

前胡去蘆頭　決明子炒　黃連去須　芍藥

大黃剉炒　升麻各二兩　山梔子仁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去滓

下芒消末一錢匕食後卧溫服

柴胡湯治眼赤息肉生瞖膜漢不見物

柴胡去苗　大黃剉炒各一兩半　決明子炒

澤瀉　升麻　芍藥　白茯苓去黑皮

枳殼去瓤麩炒　梔子仁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

細辛去苗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各一兩　甘草炙剉二兩

右一十四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萎蕤湯治眼生息肉淫膚

萎蕤　升麻　黃連去須各一兩半

秦皮去麤皮三分　地骨皮　山梔子仁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點眼蝸牛漿方治息肉淫膚赤白膜

生蝸牛一枚

右一味去其靨內丹砂末於口中火上炙沸以綿注取汁傅眥中

又方

右一味五月五日研令如粉置銅器中以漿水臘水各一盞浸一日暴乾用銅刀子刮取再研以瓷合收每點如黍米大於目眥頭如此一月愈

丹砂不以多少

治息肉淫膚赤白膜點眼雀糞膏方方見目生膚瞖門

又方

薤白新者

右一味以刀截安膚瞖上令徧膜皆着痛止復爲

又方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七枚

右一味細嚼吐於手掌內以綿纏筯頭點於努肉上不過三五度差

點眼白礬粉治目熱息肉淫膚赤白膜

白礬光明淨者半兩

右一味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瞖上即淚出以新綿拭之其病逐淚出

通神膏治眼瞖膜赤脉息肉澀痛癢痛有淚

白沙蜜四兩　青鹽研　麝香研各一字　乳香研

硇砂飛過　白礬飛過各半兩　當歸爲末半錢

黃連去須爲末一錢

右八味同研令勻入青竹筒內慢火養半日候冷綿濾去滓瓷瓶收貯每點眼𥈤𥈤瞑目少時以溫湯洗瞖與息肉等俱下

洗輪散治風熱攻注眼生息肉退瞖膜止疼痛

秦皮去麄皮　黃連去須　仙靈脾　槐花各半兩

犀角鎊一分

右五味擣羅爲散每用半錢匕以新水調澄清洗之

金波膏治目生息肉

黃連宣州者去須四兩　黃蘗金州者三兩以上二味椎碎以水二椀浸一宿於銀器內熬取半椀濾過　蕤仁去皮半兩

杏仁四十九粒去皮尖雙仁

右四味研蕤仁杏仁如粉入前藥汁內同熬及一盞更濾過入好蜜少許麝香一錢白礬硇砂各一字飛過空青三錢如無只以生青代之略椎碎龍腦二錢以絹袋子盛在藥內又熬及一半於冷水內滴候藥在水中不散即膏成用淨瓶密封於飯上蒸三度每度入井內沈過極冷以銀瓷器收貯點如常法神妙

菊花湯治息肉淫膚初發臉眥漸漸脹起攀系白睛

菊花　茯神去木　防風去叉　玄參

升麻剉　石膏碎　芎藭剉　葛根剉各一兩

大黃剉炒一兩半

右九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放溫服臨卧再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十四巧

草 市糴粮草三

宋會要乾道元年正月十一日詔知吉州葛立象措置和糴米三十萬碩職事脩舉特轉一官立象言吉州守臣和糴米三十萬碩除已起發外用過水脚縻費一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餘貫兵稍食米八百九十餘碩並係本州節省用度專一樁充上件起綱支遣職事脩舉故有是命二十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竊見輦轂之下供饋至廣歲用糧一百五十餘萬碩雖全仰兩浙苗米然所得不過八十餘萬碩其餘七十餘萬碩盡係坐倉收糴及和糴客人米斛近歲朝廷專委措置收糴至今方糴得坐倉并倉米共一十八萬碩比之去歲猶少一十萬碩自今米價愈高縱本錢比常年足備猶慮折中將來米數少收糴不足乞下戶部以大農一歲經常之費將諸倉見在米及已撥定諸路合發綱運會約尚欠之數却取今歲諸路之拋和糴應副江上諸軍之餘分裝發三四十萬碩赴行在其諸倉收糴本錢止糴坐倉米斛湊足一歲之用若有餘則令項樁積以增儲蓄

庶免收糴客米重費糴本詔江西轉運司於已科合起淮西總領所交納隆興元年上供米內改撥三十萬碩前來行在送納所有省倉并戶部糴場合糴米斛司農寺更切多方措置廣數收糴相兼應副支遣二月二十五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今歲米價比之常年增加兩倍以上兼浙西自此以後米穀日少必艱糴及近年之數欲於淮西總領所寄糴客米一十萬碩以補歲用詔淮西總領所委官置場和糴米一十萬碩所有本錢欲從朝廷支降仍仰每旬開具糴到米數用過本錢申朝廷照會七月十日兩浙運判姜詵言本司每年戶部科撥殿前馬步三司并御馬良馬騏驥院并餘杭南蕩兩監馬草合用本錢承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取撥殿前司獻納酒坊息錢充本所有乾道元年合用馬草錢乞依已降指揮取撥酒坊息錢或科撥實有窠名錢應副支遣詔今年馬草合用本錢從戶部取見的實錢數於三衙酒坊息錢內殿前司四分馬步軍司各三分徑自取撥充本收買却將本司今年合收樁裕用錢三十萬貫除朝廷科撥支使外餘數盡行起發赴左藏南庫送納樁管十二日戶部言內外大軍等合用糧米萬數浩瀚今歲浙西州軍早禾豐熟秋成有望欲下兩浙轉運司於浙西州軍別糴米五十萬碩起赴行在省倉令項樁管

所有本錢乞於浙西逐州軍見賣度牒錢內就便截撥九十二萬二千貫其餘闕錢乞令禮部給降度牒下兩浙轉運司拘撥出賣湊數充本從之八月十七日臣僚言訪聞去歲江西湖外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無異二稅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脚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斗脚百方乞覓粮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縻費此三弊也官以闕會償價許之還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於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苟四弊不去欲民之不病其可得邪乞詔有司申嚴法禁力革前之四弊仍令州縣各隨其時價之貴賤鄉土之有無依昂而損益之明與支降水脚之費俾之勿得收耗通行使用闕會之類俾之無所阻節且命逐路漕臣時暫察之則人皆樂輸官亦易辦上下皆得其利矣詔逐路委漕臣并提舉常平官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妄生不恤奉行簡慢必罰無赦以俟遣使按實十月十一日執政進呈司馬伋奏乞增價和糴及禁止加量不收縻費事上曰此事只在得人若增添價直却恐又有情弊十三日執政進呈江東常平司見在錢米數上曰可行下諸路催促趁時收糴仍不得抑換準備不測差官前去點檢上又曰聞江西米價甚平洪适奏曰官司所以不肯承當收糴者只緣水脚甚有所費上

曰用軍中車船如何适奏曰恐亦可用客吏商議奏陳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宰執進呈陳敏乞收糴客人興販米斛并樁留帥司和糴米應副本軍支遣上曰客人販米豈可彊糴帥司和糴米可樁留不得擅自支動二月十三日淮南轉運判官韓元龍奏淮東路逐年收買鎮江諸軍一半本色馬草二十五萬束赴鎮江府北草場交納所用本錢每束一百文省計錢二萬五千貫文係兩浙轉運司分下兩浙州軍支撥應副本司照應本路所買馬草係是芟草八九月內收刈十月始乾裝發之間潮水不應隔江阻闊艱於津發若不別行措置竊慮遲滯有悞支遣欲於瓜洲鎮置場交受令鎮江府諸軍用船過江前來就支上是一水妥是快便其監官令本洲監鎮或監閘巡檢兼管及本司依先降指揮別差官一員同共收納就用鎮江府北草場合千人兼行管幹更不別置官吏從之四月四日執政進呈王炎等乞住罷和糴米上曰已糴到若干汪澈等奏曰糴四十一萬斛上曰聞近日民間已闕食米價必增可依住罷無至亦增其價五月十八日詔戶部別降本錢一百萬貫以錢銀會子品搭支給選委清強官一員就和糴場照應市價措置招誘客人廣行中糴當官支給價錢不得減尅作弊其糴到米令項如法樁管仍逐旬具申尚書省六月二十六日中

書舍人王爕起居舍人陳良又言淮御封附下看詳文字爲臣僚言和糴之弊臣不避鈇鉞之誅爲陛下悉言之夫和糴之法古亦有之而今日之害獨及於民者守令之罪也何則上之所以和糴於民者不過備國之貳闕爾今朝廷拋降和糴雖有定數而州縣額外所科倍之矣朝廷隆糴本於州縣而州縣虧式十不支一二矣名爲和糴而朝夕誅求於吁呼撻楚之間郡守縣令爲陛下牧民此豈不傷天之和氣而致陰陽之乖戾哉若以爲國不可無三年之蓄而和糴必不可罷則不若令州縣名置一場州委司戶縣委主簿專掌之秋成之際開場收糴少增時價以誘致之俾轉運司嚴立約束必使無斛面之增無乞取之弊米到酬直略無艱阻且散榜鄉村市鎮重行禁止豪戶之收糴則貧民下戶頗出米而待錢者皆欣然而來矣若朝廷所降糴本止於官告度牒之屬當先期降付使之變轉至開場日使得本錢如是則和糴雖未嘗罷而有罷之之實其爲公私之利豈不博哉乞申嚴見行條法令諸路監司覺察從之七月一日戶部侍郎方滋言今年川廣置發到馬數倍多已分撥致前馬步軍司收管養餵除舊管馬草自有歲計今新馬約度闕少草數浩瀚理合別項計置乞令淮南轉運司兌那本錢分委官屬就揚州揚子橋瓜洲共買五十萬束和

州及裕溪口共買五十萬束照應市價收買不得科敷從之二十五日詔戶部給降茶鹽鈔引五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招誘客人請買置場糴米其糴到米專委守臣認數樁管具約束事件令戶部檢坐前後指揮行下以監行在省倉下界兼監戶部和糴場鄭人傑言年來豐熟米價低平荆門襄陽郢州之米每碩不過一千所出亦多荆門沙市鄂州管下舟車輻輳米價亦不過兩千諸州皆有倉廒可以盛貯欲望朝廷措置拋降鹽鈔下荆門軍鄂州荆南襄陽等處曉諭客人承買彼得以徑去支請此得以變易錢本專委逐州通判置場收糴故有是命三年六月三日金房開達州都統制司言本司所部軍馬每月合支糧料並係四川總領所逐年立爲定額措數料本錢付金州和糴接月支遣昨來本州屢經殘破艱於糴買軍糧不接不免兌那金州歲計軍糧及取撥常等諸司斛㪷差夫顧船水陸般運又官破口食倍有所費實非久計望下四川總領所依興元府洋州體例差官前來金州置場委官措置糴買如上件樁積斛㪷日後未有支使即乞依例於金州夏秋兩稅糴軍糧內對換以新易陳先次兌樁詔禮部給降度牒三百道赴四川總領所專委官前去本州措置收糴米斛七月二十三日詔見創蓋二百萬碩倉敖所有合儲

積米斛候將來秋成收糴八十七萬碩並係約度歲計支遣外充新倉樁辦之數戶部侍郎曾懷開具下項一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就新倉收糴米三十萬碩一乾道三年委逐路轉運司糴米一百萬碩欲於內指留六十萬碩充內外大軍歲計外餘四十萬碩起赴行在新倉送納一今歲豐稔米價低小欲令漕臣收糴米一十五萬碩前來行在新倉交納一乾道元年降本委江東轉運沈樞收糴米斛除已糴到外尚有見在本錢可以糴米二萬餘碩乞收糴赴行在新倉送納以上共計八十七萬碩並係新倉樁積之數從之閏七月二十八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郎劉珙言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知其害故嘗下蠲免之令矣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之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闕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每歲諸路綱運欠折少以千計多以萬計取之於此損之於彼儻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欲望降詔傳和糴之數絕白着之害以裕民力從之章數進呈列珙劄子及進呈江西湖南常平米數上曰可於江西取十萬湖南五萬以充和糴之數今兩路繳回元給降關子庶幾不致科擾百姓爲一方害也八月十三日戶部侍郎曾懷等言兩淮今歲豐熟可以就便和糴欲乞於揚州高郵軍和州幷六合巢縣

令逐處守臣縣令措置置場趁此秋成依市價各和糴米三萬碩共十五萬碩就逐處樁管即不得科抑減尅搔擾所有本錢於建康鎮江府糴常平米見在本錢支撥三十萬貫如有不足錢數即於淮東茶鹽司合發今年寬剩鹽本錢內湊數支撥令逐州守臣縣令盡本收糴從之九月二十四日臣僚言伏見前月以來天作淫雨江淮浙閩皆被其害陛下憂軫百姓夜不遑寐祈天禱神磬竭情懇故能銷去積陰轉禍爲福然稻穗之在田未刈者經此已浸已同腐草高田雖無甚損亦多芽蘖菽粟胡麻或恐絕望然則今歲通諸路計之不得以爲豐年明矣乞詔戶部將已拋下和糴米斛之數更議撙節如果不可減則乞行下逐路轉運司令約束州郡只得以官錢措置坐倉收糴無得鐘配於民從之十一月二日南郊赦昨降指揮兩浙江東路州軍人戶有田一萬畝出糶和糴米二千五百碩米納米數已降指揮並與除放所有八千畝以上合出糶和糴米一千五百碩未有該載可令漕臣將未拘收合出糶米數並依除放同日南郊赦令歲拋下諸路州縣和糴斛米已降指揮令轉運司措置收糴毋得抑配其間災傷去處隨輕重減除數目更不均下他處收糴十二月二日詔戶部支降三合同關子一十萬貫應副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收糴其

已給降茶引二十五萬貫仰本所樁廢如委實變轉不行即盡數繳納赴
行在從本路總領鍾世明請也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高郵軍駐劄御前武
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陳敏言沿江兩淮諸軍所有戰馬合收買草料欲
乞依三司則例行下所屬給錢令諸軍自行收買詔令本路轉運司依年
例應副五月三日戶部言朝廷每給降見錢關子末茶引度牒乳香品搭
錢銀下江浙州軍和糴米斛訪聞多不遵元降指揮置場和糴卻於民間
科數收糴實爲擾擾理合別行措置今更不給降度牒關引欲改降新印
會子品搭錢銀支降本錢一百二十五萬貫每碩大約價錢二貫五伯文
省收糴五十萬碩鎮江府一十萬碩計本錢二十五萬貫會子一十四萬
貫銀五萬五千貫見錢五萬五千貫建康府二十萬碩計準錢五十萬貫
會子二十八萬貫銀十萬貫見錢一十一萬貫池州五萬碩計本錢一十
二萬五千貫會子七萬貫銀二萬七千五百貫見錢二萬七千五百貫隆
興府一十五萬碩計本錢三十七萬五千貫且每碩作二貫五百文科降
緣本府米價比之其餘去處低賤仍將糴本使不盡錢認數樁管准備充
起來水腳支用會子二十一萬貫銀八萬五千五百貫見錢八萬二千五
百貫令逐處各委官一員置場收糴仍每旬具糴到米數并用過本錢申

三省國用司下戶部稽考施行從之八月十八日詔兩浙轉運司於浙西
州軍豐熟去處共糴米四十萬碩從本司差委逐州官置場依市價收糴
並限十一月終數足每糴及五萬碩所委官與減二年磨勘即不得因科
擾九月二日隆興府言本府蒙拋降和糴米一十五萬碩緣晚田收成粗
了稅賦年例糴買米斛難仰客舟今來上江贛吉袁撫州建昌軍亦自荒
歉少得客人般運本府難以收糴乞賜蠲免詔江西轉運司依隆興府所
申據前項所糴米一十五萬碩拘收本錢均撥於本路豐熟州軍專委守
臣措置收糴五年七月二日大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葉衡言
今夏自二麥收成之後米價日就減損乞支降官會數百萬道付三總領
司趁時兌易錢銀收糴米糧以爲儲蓄之備詔令左藏南庫支降會子一
百二十萬貫均付三總領所候秋成收糴米斛令項樁管不得擅行支用
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曾懷等言訪聞從來委官置場和糴米斛多
是被牙儈公吏與中賣之人通同作弊凡之市直高擡價例裁落官錢所
委官恬不省察或糴濕惡米斛不耐久貯用而腐爛失陷官物今來已降
本錢令浙西江東湖北和糴竊慮循習前弊欲下三總領所及兩浙江東
湖北轉運司嚴行約束所委官究心措置趁時收糴乾好米斛如敢依前

作弊仰具名奏劾寘重典憲從之十七日詔左藏南庫支降會子十二
萬貫均付兩淮總領所差官置場收糴馬料十萬碩四月十五日戶部侍
郎江浙荊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史正志言戶部去歲降本錢三
百九十五萬餘貫每斗約三百文省爲率約糴米一百三十萬碩今乞依
例支降上件銀會充本即係戶部今秋合降之數從本司分拋豐熟州軍
隨市收糴詔於戶部窠名錢內支撥一百四十萬貫充糴本使用五日八
月淮南路轉運判官胡昉言本路二麥苗稼豐茂倍如常年向去收成必
廣唯是水鄉低下去處無麥可收兼民間以積惡難爲收糴欲令逐州
軍支降銀會三二十萬貫依市價收糴樁積聽候朝廷科撥或水鄉有闕
食人戶於內賑借候秋成日卻令拘收米斛送納詔令發運司依所乞措
置八月四日中書門下言已降指揮令兩浙轉運司收糴及取撥馬料共
七十二萬三千餘碩應副三衙等處乾道六年十月一日至乾道七年九
月終一歲支遣并收買馬草三百四十餘萬束應副乾道七年一全年大
軍支遣今來正是收刈之時自合廣行儲蓄詔令呂正己胡昉分下豐熟
州軍專委官別行收糴馬料五十萬碩馬草三百萬束料以稻子大麥草
以稻草乾芻八草相兼收買就逐處沿流樁管合用本錢令左藏南庫支

降十月八日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王佐言竊見行在已來街市米價
增長蓋緣官司和糴價數日增竊慮日後愈見翔貴有妨細民食用今將
納到綱運并見在米約度可以支充乾道七年歲計使用欲乞將省倉坐
倉并和糴場所糴客米并權行住糴其糴本錢卻行樁管候米價稍平日
依舊收糴詔戶部出榜曉諭十二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昨來江西湖南
路每歲各有和糴米數近年兩浙州軍豐熟權行住糴今歲淮浙間有水
旱去處恐俟來年歲計理合措置依舊收糴欲令江西湖南轉運司各行
下所部州軍和糴米二十萬碩降本錢三十萬貫江西米起赴建康府總
領所湖南米起赴鄂州總領所樁管仍逐旋具糴到米數及價錢水腳錢
申尚書省詔江西委龔茂良湖南委司馬倬專一措置於豐熟州軍收糴
不得擾擾闕誤二十一日戶部言兩浙州軍乾道六年分有未起樁額降
本錢一十七萬一千七百餘貫內紹興府二萬七千七百七十餘貫衢州
五萬四百三十貫六百三十文台州四萬六千二百八十貫處州七千五
百貫明州三萬一千五百貫秀州八千二百一十六貫七百四十八文欲
將逐州前項未起錢委兩浙漕司於豐熟去處置場委官收糴米斛前來
豐儲倉送納從之七年二月九日戶部言昨承指揮令兩浙轉運司分拋

得熟州軍收糴馬料五十萬碩於內起發四十萬碩赴建康府總領所承
令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權行住糴從據本司申已糴到二十三萬餘碩
外有未糴數多若行住糴竊慮有誤軍支用秀州元糴一十萬五千碩已
糴三萬二百五十七碩七㪷未糴七萬四千七百四十二碩三斗平江府
元糴一十萬五千碩已糴二萬九百七十碩三㪷未糴計八萬四千二十
九碩七㪷常平元糴三十五萬碩已糴七萬六千五百九十碩五㪷一升
未糴七萬三千四百九十碩四㪷九升江陰軍元糴四萬碩已糴三萬碩
未糴一萬碩鎮江府元糴一十萬碩已糴七萬五千碩未糴二萬五千碩
已上共五十萬碩除一十萬碩就秀州樁管外有四十萬碩並赴建康府
總領所納詔除秀州住糴外餘依五月十二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
王之奇言四川總領所和糴軍糧通水運州軍本所自行和糴水運所不
通者和糴於民丈以不足之數充糴利路沿邊諸州稅米將有名無實之
錢比折價直虧損常賦以至邊州空虛官吏請俸軍兵衣糧皆無以支給
不免誅求於民常賦之外又有此横歛甚非實邊之策乞行下總領所應
充買諸州稅米並行蠲免令本所自行措畫置場收糴從之十三日中書
門下言江淮兩浙湖南北京西州軍令歲二麥豐熟倍於常年理合措置
收糴大麥樁充馬料支遣欲依下項淮東委徐子寅浙西委胡堅常鎮江
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各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各七萬碩浙東委
沈夏提領南庫所支降會子一十萬九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淮西委趙
善俊建康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江
東委張松元降付淮西總領所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萬
五千貫收糴七萬碩湖北京西委呂游問於元降赴鄂州兌換不盡第三
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五萬貫收糴大麥十萬碩湖南委司馬倬於元降
付鄂州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二萬貫收糴大麥八萬碩
詔並依擬定仍令依市價收糴八月十七日宰執進呈兩浙漕臣耀樁積
米上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而世乃不言財穀邪之有儲蓄如人
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梁克家奏曰儒者宜知體國若以國事比家事
何所不辦同日淮東總領蔡洸言本所樁管米除取撥外尚有米一萬六
千餘碩雖近蒙指揮令江西和糴米內取撥一十萬碩赴本所樁管若無
他久除綱運破耗外通不滿十萬碩乞科降官會本錢付所委官諸處置
場依時價收糴同本所見樁米一處樁管詔令鎮江府於樁管朝廷會子
內支撥四十萬貫付蔡洸收糴二十萬碩與見樁米一處樁管十一月十

七日大理正兼權吏部郎官馬大同言被旨差措置拘催江東轉運司和
糴米斛今條具下項一江東運司糴米本錢內度牒五百道恐期限既迫
難以變轉乞許將自今来賣度牒與換作官會子行用一緣江東轉運係
在建康置司其運使張維自合日下起發往本路州軍措置收糴外未審
大同合與不合亦去前路州軍欲令大同從使相度施行一所拘催和糴
到米斛候見成數乞從令本路轉運司隨所在和糴去處令項樁管如有
移易借用去處依擅支封樁錢物法徒二年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減斷
罪並從之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知江陰軍滕詢於本軍置場和糴到米
三萬碩並係本軍自行收糴不曾下縣可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九月二
十六日詔胡元質依已降指揮收糴米一十萬碩隨市價支還價錢每三
日一次具實直市價申三省樞密院十月二十八日權吏部尚書兼提領
左藏南庫張津言省倉下界係在閘外水道艱澀客船順便自來收糴客
米多是本處置場豐儲倉收糴米斛已是多日糴到米數目不多竊恐過時
今欲乞於下界更置一場委官收糴樁管從之十一月十一日詔浙西諸
州軍今年和糴米斛共六十二萬碩除秀州已糴米一十萬碩赴豐儲倉
送納外平江府取撥一十萬碩常州一十二萬碩並起發赴淮東總領所
大軍倉交納令本府守臣與總領同共認數樁管不得擅行支使餘並盡
數起發赴行在豐儲倉送納十二月十三日中書門下言湖廣總領所樁
管米見在數目不多訪聞江西湖南及黃州漢陽軍等處今歲豐稔米價
每碩不過一貫四百文合措置收糴樁管詔令李安國取撥本所見樁管
直使會子五十萬貫委官於豐熟州軍置場趂時收糴並發赴鄂州命守
臣認數樁管閏正月七日李安國言本所見今就鄂州置場收糴下等大
禾米每碩二貫七百省係淮南併復州等處米中等占米每碩二貫六百
省係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碩二貫三百省係淮南米朝廷行下會子不
無折閱若用會子一貫四百文省得米一碩以見錢細算每升只計錢八
文四分足自舊即每上件價例竊恐傳聞差誤未敢擅便施行詔令李安
國將昨取撥本所見樁管直使會子五十萬貫照應在市實直疾速盡本
收糴二十六日詔兩浙江東西淮東湖北京西路轉運司淮東西湖廣總
領所將來年合收買諸軍煙常馬草並據逐年實認本色數目各於管屬
路分州軍見樁朝廷草內先次收撥津發應副支用卻將本年內買到新
草對數撥還依舊樁管不得違慢月具已取撥并已未撥還草數申尚書
省仍各劄下樁草州軍常切如法覆護以新易陳毋致腐爛及先次開具

見樁草數申尚書省若將差來官點撿得有損壞去處即勒本州軍陪填及將當職官吏取旨行遣九年正月十一日臣僚言省倉豐儲倉等處收糴米斛有二曰坐倉和糴曰收糴客米其收糴客米係戶部專一置場招接收糴客人販到米斛每糴及十萬碩監官二員各減磨勘一年猶謂賞太優厚而所謂坐倉和糴者乃收糴軍人食不盡米每遇支散軍糧之日戶部輪委所轄糧料務官諸倉受籌收糴其米不曾出倉而乃收糴客米之例至有一任之內減磨勘一二十年者豈不侥濫欲乞坐倉收糴軍人情願糶米者更不推賞從之九月九日詔秀州平江府合委官置場趁時和糴米五萬碩知通認數樁管聽候朝廷指揮限至年終收糴數足所有合用價錢每碩約以二貫五百文省令提領左藏南庫所以會子支降十九日知鎮江府黃鈞言准指揮踏逐本府及總領所近水次順便空閑倉敖及無用官舍安官置場收糴米一十萬碩就本處樁管竊緣本府所產米穀不多全仰淮南上江客旅米斛接濟食用若依市價招糴恐傍近州縣必有客旅前來中糶糴米一十萬碩約用數至五十餘間存者官踏逐既無空廒亦無官舍寺觀可以指準乞別措置施行從之二十一日中書門下言詔令淮東西總領所各委官置場趁時依市價收糴五萬碩就本所認數樁管聽候

朝廷指揮所有合用本錢內淮東總領所於鎮江府淮西總領所於建府府見樁管朝廷會子內作料次取撥每料不得過三萬貫如逐處樁管會子數少即疾速約度所少數目申乞支降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洪遵言本府近被旨支撥樁管會子置場糴米一十萬碩限至十二月終數足今來止糴到米二十八百餘碩緣本府管下水旱相仍災傷僅及五分所收米穀尚恐民間不足食用雖有客販米斛盡是秈米小米久遠不可貯儲難分頭差官往淮南收糴其淮南州軍例皆禁止民間粳米不得下江委是艱於收糴詔建康府止糴五萬碩餘五萬碩令淮西漕臣措置收糴於和州無為軍并巢縣樁管以上乾道會要江少虞類苑河北入中糧草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後以茶鹽香藥見錢為四說緣邊用之茶鹽香藥為三說近裏州軍用之商旅不時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糴糧斛由是物價翔貴米斗七百甚者至千錢緣邊所入至少而京師償價倍多其利盡歸於富商夫皇祐二年茶文引舊貴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止二十千香一斤貴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鹽貴百千者止得六十千至三年復更用見錢而令商旅自便買鹽茶香藥議者謂四說三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溥厚與物價之高

下以時而變通之可也元經世大典市糴糧草夫食者民之所急故八政以食為先況邊府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客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為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市糴之大略也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正月以中統鈔一千二百五十定於民間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左丞捐耶律鑄并北京路達魯花赤管民官西京達魯花赤管民官據軍前合用米糧就於本路和糴白米三萬石限明年正月已裏並要數足合用價銀令差宣撫柴禎右三部郎中粘合安仁宣撫別古思等管領元寶鈔一千二百五十定一同勾當仰驗市直價例約量添加於本管民戶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處和糴仍將上項米如法變造細乾一千碩須要堪中食用合用夾布袋亦就於發去鈔內和買成造若有係官布袋盡數就用此係軍用急速米糧須要縫造牢固無致沿路破綻損壞官物此事委付卿等去矣如何早令成就卿宜從長區處隨後使當起運如至日違限不足雖足於內點視得卻有帶穀米數或浥變不堪食用者依失

悞軍儲論罪四年正月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中陝西軍儲聖旨宣諭陝西行中書省據欽察都元帥奏告所告蒙古漢軍食用米糧比者已發鹽引五十道和中米糧以不敷食用今又和中二千九百五十四碩為無鹽引客旅處尚未給散若今年可得引一萬五千道來歲止用一萬二千道俟耕種漸成再行定奪事准奏如聖旨到日據已和中米二千九百餘碩先支給鹽引二千道外今歲糧儲別支解鹽一萬五千道從委人員齎去欽察都元帥楊大淵張大悅滿元璋取管不失悞又字旦省聞奏是年三月以札馬剌丁市糴米糧仍諭軍民官毋沮壞聖旨宣諭蒙古軍萬戶千戶百戶人等并隨處達魯花赤管民官眾百姓今遣札馬剌丁將車牛和買米糧及把馬剌丁遣去商販之人不選是誰諭旨之後敢有擾亂沮壞者寧不畏懼耶其札馬剌丁亦毋倚恃不干己事之人勿令夾帶前去無理之事勿行如違汝等自不知懼耶五年正月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北京西京隆興宣慰司轉運司總管府管鷹房子打捕官諸投下官員人等據中書省奏告即目西北諸王率領民人前來歸降其間多有合贍濟人口及本路合支諸色人口糧除係官稅糧內應付外宜預為計置和糴事准奏令教中書省撥降交鈔差人於本路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戶內依彼中市直收糴糧斛

仍仰本路宣慰司選差廉幹官與中書省差去人將價錢同各管頭目給散無致中間尅減虧損百姓其各管頭目亦不得推故違悞至元三年十一月以南京等處和糴糧四十萬碩中書省奏南京等處和糴米糧元擬二十八萬碩今擬糴四十萬碩奏可南京五萬碩符離一十二萬碩徐州一十二萬碩三叉口一十一萬碩四年十一月奏中納官糧接續運其直平章耶律等奏京兆客旅趙信紀震等告自己未年節次中納訖興元沔州和州大安等處軍糧為官不支價錢告奉聖旨於中統三年差發內支還到今不曾支撥事臣等議所支價鈔數多切恐其間別有詐冒合無差官再行分揀見實合支數目在後接續支還奏可八年十月增添各路市直和糴糧斛御史臺承尚書省劄付為隨路常平倉合收糧斛令戶部照勘擬到可收糧七十八萬七千五百碩內擬於各路令赴河倉糧內改撥四十八萬五千碩趁各路常平倉收貯以備支用除外驗彼中價直約量和糴三十四萬二千五百碩擬合用價鈔擬令本路於見在包銀鈔內放支若止依彼中市直收糴又恐百姓畏懼官司不肯中納宜照依當處時估餘上添分毫錢數明出榜文許諸人和中驗所納糧數畫時支價等事為不見糴糧合添價直再送本部擬以謂隨路粟價俱各不等宜令照依

各月時估粟價以十分為率增一分省府准擬仍令各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是年十二月講究各路和糴米粟中書省奏今年田禾好收即目正是和糴常平倉糧之時宜增價和糴臣等宜與尚書省臣集議上是其言奉旨公議得今歲隨路多有豐收去處若不官為和糴亦是百姓費耗之數如上依戶部所擬和糴糧斛實為數少及陝西五路并中興等路亦係可以和糴路分再行講究可以添糴糧數又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施行總和糴糧粟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碩米五萬五千碩折粟九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碩粟三十萬三千碩真定路四萬五千碩順天路七萬碩懷孟路三萬碩彰德路三萬碩衛輝路三萬碩歸德府一萬碩南陽府二萬碩南京一十萬石折粟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米五萬碩折粟八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粟五萬碩河南府一萬碩折粟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碩米五千碩折粟八千三百三十三碩粟五千碩洺磁路八千碩前件劄付戶部據所擬各處和糴糧斛合該價錢就於本處行用庫內逐旋放支和糴行下隨路依准中書省咨該與本省官一同議定西京路費用糧斛浩大依上都一體和糴亦不須別設和糴官專委本路正官一員不妨本職提調勾當其餘路分見擬和糴糧斛除已糴到倉外未糴糧數驗各處每

月時估實直米粟價錢以十分為準添榙二分常川和糴却不得因而擡配仍委各處正官一員不妨本職專一提點撿諸色人中過糧價須要畫時盡實給付不得分毫尅減亦勿令百姓畏懼官司不敢糶賣本部更為明出榜文常切體勒倉官斗脚人等毋得刁蹬結攬停滯須要用官降斛㪷斗升兩平收受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治罪如提點官不為用心以致和糴糧數不到或却令百姓生受無得給付解由仍每季開坐和糴到糧斛數目各各價直申呈施行十六年七月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納米糧中書戶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淮西淮東鹽轉運使滿傑言切見都省差官前去江南運米水陸脚價每碩不下四兩周歲不能運到雖令山東河間運司鹽課內帶收糧斛終是不見折收照得客旅往往將本江南買貨如蒙准擬許發兩淮運司鹽引五萬道分付本司官一員收管驗彼處鹽袋價鈔一十一兩六錢會計每引可中米三碩於大都并長蘆等倉收受憑客納獲朱鈔給引令運司抄連呈省移咨行省撥鹽發早粇白米一十五萬石到官更比江南般運省減脚價一萬定又是不勞民力如後節續中納蓄積糧斛數多深於官民兩便乞定奪事都省議得擬於大都萬斯倉通州倉中納據前項鹽引止於本部掌管憑客旅納獲朱鈔銷照

無差就便關發行移兩淮運司支查鹽袋從便貨賣除已劄付兩淮鹽轉運使滿傑提調裝查鹽袋候客旅賫引到彼畫時支撥毋得刁蹬停滯外仍多出文榜召募客旅照依所定碩㪷中納仍釐勒倉官㪷脚人等如遇客旅中納糧斛即便兩平收受毋得取要加耗分例如有違犯嚴行究治省部令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常川張掛毋致風雨損壞仍更行下合屬多出文榜召募客旅依所定碩㪷赴大都萬億庫通州倉中送納憑客旅納獲朱鈔銷照無差赴官關撥鹽引施行十九年九月以鈔三萬定隆興等處市糴米糧丞相火魯火孫右丞麥术丁等奏上都兀良哈解月赤察兒帖木兒遣人來言今年田禾好收令冬就彼處糴糧甚易臣等議上都兀良哈處宜降鈔二萬定隆興府宣德州德興府已差人視其禾稼甚收成宜再降鈔一萬定令准備市糴米糧上曰此三萬定鈔得米幾何對曰約得八九萬碩上是之可其奏二十年正月以鈔五千定北京糴糧丞相火魯火孫平章札撒等奏北京米糧今歲甚賤上都糴運并以後多有所用令給鈔五千定蹅彼處市糴奏可是年二月發鈔萬定上都市糴糧丞相火魯火孫耶律鑄等奏上都米糧亦賤再給鈔一萬定令其市糴奏可是年三月以上都市糴糧積發鈔五萬定賀留守等奏以上都和糴米糧

中書省先給鈔三萬定。令米朱者多兀良哈䚟與丞相火魯火孫等集議
宜糴降鈔五萬定。令臣等闊奏。從之。是年八月以鈔三千定應昌路和糴
糧。參議明里不花等奏去年以鈔三千定應昌府和糴糧令歲使處又賤
宜再給鈔三千定。上曰此係汝等之事。就與曉會之人再議。如果有益聽
其市糴。二十一年三月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糧中書戶
部呈今歲田禾已有收成正是興販糧斛之時。令擬河間山東運司量發
鹽引於大都召募客旅中納白米新粟用元降印烙圓斛兩平收受照依
時估以十分為率添搭二分依驗結課鈔數和算合該引目聽從民便支
給。仍令轉運司憑准納穫糧引米鈔畫時下場先行支查鹽袋中到糧數
逐旋交付省倉收貯以備支持事。都省准呈。劄行差委運使木八剌沙後
衛經歷馮庶等赴部關撥山東濱樂清滄揚州鹽引於大都萬斯倉召募
諸人中納如敕運米粟到倉畫時令當該倉官用元降圓斛兩平收受出
給朱鈔。令所委官驗客旅納穫糧數支設合該引目。聞坐花名居住籍貫
逐旋申部除山東河間兩運司鹽引本部用勘合符下本司先行支查鹽
袋外據兩淮兩浙鹽引呈省。移咨行省劄付各運司支給。仍驗關支出場
鹽數結課每月一次開具元關鹽引中到米粟數目申部呈省。仍多出文

榜召募諸人。依上施行兩淮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三升粟每引中一石
八斗六升兩浙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七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四升河
間鹽引清滄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八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六升越支
盧臺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一升粟每引中一石八斗二升山東鹽引白
米每引中七斗九升粟每引中一石五斗八升。是年四月以鈔四千定應
昌府糴糧明里不花等奏應昌府倉廒每歲和糴米粮收貯。今宜給鈔四
千定。聽其市糴奏可。是年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定和糴上都粮。丞
相火魯火孫等奏臣與月赤徹兒怯來等集議上都闕少糧儲非宜。去年
河西之地。參木丁用鹽引中粮倉粮得成就。如今上都宜以鹽引七萬道
依前者奏准三萬定鈔數與之。令明安答兒木八剌沙二人專一管領和
中收受上是之。又曰令斟酌收受。如多恐有泛濫二十二年正月以鈔五
萬定令不八剌沙和糴上都糧。不魯迷失海牙等奏去歲上都奏准以鹽
引七萬道。俞市糴粮斛未嘗成就。今宜給鈔五萬定。令木八剌沙等市糴
從之。是年二月江南民田秋成。官為定例收糴。次年減價出糶右丞盧世
榮參政不魯迷失海牙等奏江淮行省言。今歲浙西米價湧貴富戶積粮
貪圖高價貴糶。饑民不聊其生。自今歲秋成為始。秉其米價賤時。糴有粮

最多之家官用錢本。兩平收糴。請如祖一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一分
三萬石之上者。半糴一半。五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二分官倉收貯次
年比及新陳相接。之粮價貴官為開倉減價糶賣本年依時收糴糶賣永
為定例。臣等議江南富戶。地土廣。歲每歲所收粮斛數多。依准江淮行省
所擬依時糴買於官倉內收貯。次年比及新陳相接。窮民闕食減價賑糶
上是之。可其奏。二十三年正月。發鈔五千定市糴沙靜隆興軍糧。平章忽
都魯參政充曹花等奏沙靜榷場倉官馬合麻言今秋軍人經過倉粮支
給盡絕。宜給鈔二千定。聽其市糴。人奏八鯢遣人來言。隆興府糧儲闕少
宜給鈔三千定。並從之。二十四年五月官發鹽引。聽民中糧。平章桑哥等
奏大都鹽引。聽從百姓和中米糧。如沿路短少交納時依數價之。比官為
敕運亦多得濟。奏可。是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
丞相桑哥等奏。今年田禾未嘗收成之處百姓闕食已行賑濟。來年無糧
恐百姓生受。揚州杭州兩處。宜與鹽引五十萬道。令准備兌換米粮。如歲
不收。官為出糶。其價鈔亦常在。又奏浙西魚泊係官採取歲課計鈔三千
定。宜開其禁。聽民採取。並從之。二十七年十月增價和糴西京糧。丞相桑
哥等奏西京圍回為食粮者多。官給鈔常令市糴。若依市價百姓未肯賣

臣等議宜如市直例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市糴奏可。二十八年二月奏
還忽里牙忽思米價平章不忽木等奏忽里牙忽思係也里可溫人去年
朵兒朵海闊散人民迴去之後。鄉木罕太子下不倫八都兒及哈贊等十
一千戶處忽里牙忽思以馬三百一十五疋。粟子四千一百四十五石。嘗
分給之近以答大蠻剌真納兒都闊奏奉旨迴具價鈔。桑哥等省官上與
馬價鈔九百三十定。米價以從貳米嘗與之。令答失蠻八八剌真等又奏
臣等遣人計算該鈔八千餘定。總十一千戶處止有哈贊一千戶收米文
帖餘皆無之。上曰哈贊一千戶有文憑迴與價鈔餘者照勘是實與之。二
十八年五月凡接濟軍糧今後驗文憑給價。平章參朮丁等奏北安王遣
使來言。斡脫馬合謀阿里二人自二十四年往迤北之地以細米六百石
市彼地貧乏軍人。今價鈔宜奏闕與之。臣等議每石為鈔一百四十二兩
總計一千七百四定奏可。參朮丁又奏今後斡脫軍士米粮頭疋不以是
何物。宜先於臣等處說知。幾多頭疋粮斛見在何處。俟聞奏訖臣等遣人
及物主二同取其數目。詰何處千戶百戶幷官處相關防分付畢。就責彼
地明白文憑迴然後給價。上曰參朮丁之言是也。不須疑惑。如卿所奏又
謂木八剌沙曰汝亦省誤此事者。二十九年五月奏還不伯米牛價鈔平

章刺真平章不忽木等奏回回人不伯以粮二百五十石牛一百八十隻於和林阿剌台處與之比者塔兒渾木八剌沙奏奉旨還其直往歲阿剌台自許每米一石價鈔一十二定具價甚大恣意許之無此理臣等遣人詢問之彼云當年上都米價每一石價鈔五十五兩令加倍與之每石為一百一十兩牛每隻鈔兩定計九百餘定上曰只與許多足矣成宗皇帝大德五年二月議運和林軍糧方略丞相答剌罕平章賽典赤等奏起運和林軍粮臣等偕樞密院御史臺一同集議世祖皇帝時每歲運二十萬石之上自皇帝登寶位之後增運至三十萬石今每歲額運一十五萬石已三年矣然運送之人欠少數多以謂當時諸王都兒之來又經值次年牛病口瘡倒死為此失陷然此言未可盡信見行追徵去年忽剌出來題說若只令斡脫之人運送多見短少其數不能盡實到官各取去脚價至軍上又將官糧作已粮重取價鈔似此深有窒礙宜以鈔或鹽引比斡脫所運添其價鈔就和林等倉和糴然歷監察御史亦言其便已奉旨令試行之然比及和糴成就若住起運亦不可如何運送或別區處臣等昨日與臺院蒙古臣僚一同集議衆人以謂苦寒之地更別有甚擘畫惟令各部下准備掃里作站赤遞運暗伯知院又言世祖皇帝時此法已行之亦

不能成就今歲又經值風雪宜召募有產業信實之家堪委任者官給脚價運送一十五萬石如其短少亦易取償奏可仁宗皇帝延祐三年二月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中書省奏和林倉糧見有二十餘萬石若不接續收糴恐誤支持令曉諭多人移文各處令嶺北行省官提調和中糧二十三萬石奏可五年十一月趲運和林軍糧二十萬石和中二十萬石中書省奏今年和林多用糧數令趲運二十萬石再令和林省和中二十萬石又奏明年支持從令若不預行文字恐其遲悞臣等議再趲運十萬石和林中糴十萬石奏可六年和中和林軍糧二十萬石丞相伯答沙河散等奏今年為嶺北行省支持軍粮已趲運和中二十餘萬石矣明年軍餉宜預備二十萬石臣等議宜令遼陽省所轄州縣及山後召募客旅和中一十五萬石西京宣慰司趲運五萬石奏可七年二月趲運和林軍粮十萬石大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左丞相阿散啓奉皇太子令旨嶺北行省除見在糧外恐支持不敷再令預備一十萬石內和中五萬石趲運五萬石又啓宣德府雲州察罕腦兒三處令趲運糙米一十萬石其周廻令請粮人戶就令支持並從之鹽折草成宗皇帝大德八年定鹽折草數則例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鹽運使司申照得年例合起草折

食鹽即目捐近年終若不預為申覆誠恐臨時失悞本部議得養馬駝年例鹽折秤草八百萬束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合該折變食鹽四萬引即目將近春首合令大都河間運司委官提調須要從新召募北人船戶如無於南人船戶內推派選揀有抵業信實無拖欠者六綱通五相保承攬裝載於內若有短少各綱均陪每綱差奏差并有職人員一名親行管押設法關防比及蚊蠓生發照依上年例四月終俱要運到下卸處所其運司長押官俟交割完備方許廻還令大都路委官須要五月十五日以裏盡數依散人戶食用准備秤草依期赴場送納合該脚價十分為率先給一半俟交割所載鹽貨別無短少至日全行支付於內若有短少於六綱合關脚錢通行措除所擬押運奏差人等量事輕重停役斷罪如是濫雇船戶罪及運司判署官吏如蒙准呈本部依上施行都省准擬先具本部并運司提調正官各各職名同管不致違悞依准呈省各處納草限次九月終三分十月終一半十一月終八分十二月終齊足各場額收鹽折草數總計八百萬束白蓮西場麗正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八十八萬九百五十三束萬斯南場平則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六十八萬五千九百七十八束萬斯北場平則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七十六萬八千八

百一十五束半玉泉場肅清門外一十五里地額收草三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一束桐國西場健德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束桐國東場安貞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七束湖渠東場安貞門東一十里地額收草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五束湖渠西場光熙門外北三里地額收草七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束千斯場光熙門外二里地額收草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七束半亭子場齊化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鄧店場齊化門外二十五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白蓮東場文明門外西一十里地額收草四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六束半大德元年九月定收草官截資例中書吏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大都路申寶坻縣尹李榮等狀告元貞元年八月內大都路摘差收受元貞元年應辦鹽折草每場不下五七十萬束必於甸野積垛每遇支草怯薛歹闊端赤人等少者不下數百一布向前爭攙支要多有蹂踐收草官員不能遍歷照管中有被擾多端不能悉舉其年收草官連年失陷短少有賠償陪納有將人口事產折對有終身不能求仕有因此致命負死者中間利害殆非一端任滿止與外路州縣官一體遷轉實是偏重至元貞二年五月內照算了畢除

其餘管草人員別行外爲滎等收支草數別無短少蒙使府官赴省覆說
每年收受題折草實係錢穀重事切見沿河在都倉官粮數不限多寡俱
各先行陞等遷用又有設立司倉人等倘有失陷短少一體均陪如是一
年任滿別無短少又陞一等切謂賞罰乃國之大柄其倉官既有陞等之
例唯收草官獨有責而無賞似爲偏負設若滎等倘在少草項下肯以輕
想由此論之若依倉官例陞等似合公論不唯賞罰至明庶有激勵于後
本部議得無短少人員若依收粮倉官例優陞品級相應送吏部呈議得
收草官即比倉官劇易不同若依戶部所擬陞等似涉太優卻緣每歲州
縣官內摘差若不明立賞罰無以激勵合無自大德元年爲始收草一界
別無短少任滿從本路保勘明白咸一資都省准擬依上施行排年草數
至元二十八年三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束二十九年三百八十
一萬三千四百三十束三十年四百二十一萬三百六十一束三十一年
五百六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九束元貞元年五百五十八萬六千九百
三十九束二年五百四十三萬八千七百四十五束大德元年五百五十
九萬四十九百六十二束二年五百六十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四束九斤
三年六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束四年六百七十萬六千四十七

束六斤五年五百二十一萬二千八百九十束六年六百四十六萬六千
五百二十三束五斤七年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一束八年八百四十
四萬九千二百七十六束九年二千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八束十年一千
二十八萬九千二百束十一年二千二百八十六萬八千四十一束五斤
至大元年九百九萬二千八百五束二年七百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一十
七束三年一千三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九束四斤四年七百六十四萬
一千九百八十三束一斤皇慶元年八百六十萬六百四十二束五斤二
年九百二萬五百九十九束九斤延祐元年七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二
十七束二年八百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束六斤三年九百一十一萬
五千三百九十束三斤四年九百一十九萬六千四百二十七束四斤五
年九百六十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束六年九百六十九萬五千九百六
十四束七年七百三十八萬二千八百七十六束六斤至治元年八百三
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四束八斤半二年七百二十一萬四百一十九束
五斤三年一千九十八萬二百八十八束泰定元年一千一百三十六萬
三百一十束二年九百六十四萬九千三十六束五斤三年八百八十八
萬四百三十三束五斤四年八百七十萬九千四百五十五束八斤天曆

元年八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八束七斤二年九百二十一萬六千
三百二十八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行在諸軍馬草　行在諸軍馬草每
年計三百六十萬束每束戶部降本錢百文下浙西漕司於諸州收買其
十六萬輸以權貨務見錢關子二十萬緡以本部窠名錢科降紹興三十
一年殿前司既獻酒坊六十五戶部因請以其淨息錢三十六萬緡專充
馬草本錢而以逆年合降本錢收糴馬料從之四月辛未大抵馬草料錢
約計七十餘萬宋王之道相山集預置大軍馬草劄子　契勘大軍見戍
淮上將來合用馬草理宜預行計置之道竊覩紹興六年秋劉少保宣撫
淮西日其他措置平課固不可毛舉縷數而最爲擾民者馬草一事宣撫
司行下安撫司安撫司行下諸州州行下縣縣行下保正長文移檄函繼
踵催督起發而不言其受納去處州縣既已責辦保正長更不肯爲申明
保正長迫於程限且畏軍法正當穫稻蓺麥之際盡起保內丁壯人員草
四束自朝至暮傍徨道塗東西南北莫知所向如是者幾一月後來冦退
既就廬州置場受納而其受納官吏務在請賕競爲阻節斯民既苦一月
無處交納幸有其交納處不復計較所費由是每草一束會計水運亦不
下四百金其負擔者往往至正七倍深可憐憫欲乞朝廷明降旨揮自今

民間所科馬草除情願般赴軍前交納人戶外餘聽來納錢二百文省當
夏秋閑暇時官爲召募老弱不堪出戰之兵於沿淮及安豐塘并廬壽界
有塘濼去處採斫堆垛集備緩急應副大軍支遣庶得不奪民間不煩民
力而軍儲預辦緩急不致誤事豈曰小補哉李忠定公集乞令張慤專一
應副糧草劄子臣昨已得旨令張慤張益謙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
往劉韐軍前外張慤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置司糴買本司闕漕
臣應副竊恐誤事兼糴買自來只合委官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令張慤專一應副本司糧草其中山府糴買令委官前去施行取進止御
筆依奏御一面作奉聖旨行下許景衡横塘集乞備兩京糧草劄子　臣
訪聞東京近日所管糧草不多守禦之計所宜預備伏望睿旨下宗澤契
勘合用人馬之數每月約支若干令來倉場見在可支幾箇月其未足之
數伏乞下戶部速與那撥綱運應副其應天府人馬全然數少理合增置
其糧草亦乞依此施行庶使向後不致闕事凡此皆今日之急務伏乞聖
慈特賜留神臣不勝懇切之至取進止　乞備兩京糧草第二劄子　臣
今月初五日曾具劄子爲東京所管軍糧不多乞令宗澤契勘合用之數
下戶部疾速那撥綱運應副及應天府所管人馬數少若蒙分兵防守亦

合措置約支易糧二事最爲急切至今多日未蒙指揮與勘去年東京和糴實助經費今來汴水向淺竊恐綱運漸艱欲乞詳酌令兩京措置和糴或只坐倉支錢則公私兩便及戸部那撥綱運應副並望睿旨下所屬疾速施行或稍後時則不及事矣取進止劉元城盡言集論畿內貢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騏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易秣之費極爲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謂之體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爲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拋買雖係災傷無敢救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率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敕主者令來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向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歉全無收獲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精寬均被聖澤元王惲秋澗集

乞徵聞取牧馬地草束事狀　今察到涿州站堡占牧馬地內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頃二十二畝每年召人租種每畝收粟三升稈草一束爲此取到管站官提領馬仲祥呈並與所察相同令扣筭得上項地畝每年計取粟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六升稈草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二束且自至元三年爲頭至今四年計粟三千三百二十六石六斗四升稈草一十一萬八百八十八束擬比合行料撥　又爲收刈秋青草事　照得每年和買應辦稈草不下六七百萬稈才方數周切見燕京順天等處蝗虫水澇若全依年例和買切恐臨時耽誤合無籍此秋間令從長計置秋青等草如法積垛向前累載支持周度官民似爲兩便擬此合行具呈爲清泉需庵集

繼劉僉事韻罷驛折草　擾擾民情散不收片言寧肯慰窮愁不知易棄誰遺種直要蒼生死即休數口未償前日債一書今洗百年憂作來蕭鼓連天響昨夜春風入畫樓

草

本草

韓保昇云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云本草者謂諸藥中草類最多也 事物紀原 帝王世紀曰炎帝嘗味草木宣藥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弘景唐李世勣等注叙爲二十卷皇朝開寶中重校定仁宗嘉祐中命掌禹錫等集類諸家叙藥之說爲補注本草唐書于志寧傳志寧云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梁陶弘景本序云此書應與素問同類其餘多與志寧之說同也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辨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 注 見三墳書本草今本草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也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者本草四卷按漢紀雖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上三卷世以或俱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則漢世實有之特本屬隋舊唐書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呂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新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高宗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雲谷雜記 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 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於漢但當時秘府偶無玆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唯據七略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於後世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即是

餘皆後人所增 王應麟玉海唐本草圖志神農本草三卷雷公集撰四卷隋志四卷雷公集注吳普本草因六卷華佗弟子李氏三卷原平仲靈秀本草圖六卷殷子嚴音義二卷病源合藥節度五卷要術三卷要妙五卷名醫別錄三卷陶弘景集注七卷隋志同又有本草十卷太清草木方集要三卷顯慶四年司空英公李勣大尉長孫無忌兼侍中辛茂將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禮部郎中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胡子家蔣季璋蘭復珪許弘直巢孝儉蔣季瑜吳嗣宗蔣義方蔣季琬許弘蔣茂昌以上五醫官太常丞呂才賈文通天史令李淳風潞王府參軍吳師哲禮部主事顏仁楚右監門長史蘇敬等合二十三人撰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卷圖經七卷 六典注凡藥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名醫別錄一百一十四新修本草新附一百九十四有名無用唐志孔志約音義二十卷隋志有姚最音義三卷蘇敬新修二十一卷又新修圖二十六卷音三卷圖經七卷甄立言一作權音義七卷藥性三卷會要甄立言撰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孟詵食療三卷五方慶新本草四十一卷又藥性要訣五卷李含光音義二卷陳藏器拾遺十卷開元中鄭虔胡本草七卷 藝術類貞觀尚方令王定畫本草訓誡圖 隋志神農

本草八卷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 梁有五卷蜀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陶隱居十卷秦承祖六卷王李璞本草經三卷李譡之本草經經鈔各一卷趙贊經一卷甄氏三卷李譡之藥錄六卷神農採藥經二卷名醫別錄三卷陶氏撰中興書目本草圖經二十卷漢書藝文志不著錄平帝紀元始五年正月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蓋見於此梁七錄載神農三卷陶隱居序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今以本經三品藥三百六十五種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凡七百三十種合為七卷唐顯慶中李勣等刊定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舊經三卷藥三百六十五種弘景進名醫別錄為之注釋分為七卷李勣等參考增一百十四種凡八百余種廣為二十卷世謂唐本草復有圖經載形色釋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今存一卷蜀孟昶命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世謂蜀本草 開寶中詔盧多遜等重注嘉祐二年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後蜀張文懿撰本草括要詩三卷熙寧中崔源辨誤一卷鄭樵外類五卷成書二十五卷 文選養生論注引天老養生經曰神農本草名醫別錄經方小品養生之要又引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

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間出 唐孔志約本草序岐和彭緩騰絕軌於前李華張吳振英聲於後桐雷眾記唐志桐君藥錄三卷雷公藥對二卷漢司馬相如傳注郭璞曰藥對曰云云周禮疏見上岐黃彭扁振揚輔導至于桐雷乃著編簡 開寶重定本草 嘉祐紹興校定本草圖 開寶中命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附益一百三十三種學士多遜等刊定之六年四月癸丑知制誥王祐等上之計二十卷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墨字別之崇文總目二十一卷御製序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二十一卷頒天下 嘉祐二年八月辛酉詔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等再校正既而補注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以頌刻意是書俾專撰述總二十卷圖經二十卷目錄各一卷頌為之序曰主上至仁厚德涵養生類屢敕近臣讎校岐黃內經重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作慶曆善救方以賜南方作簡要濟眾方以示下民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六年九月集賢校理蘇頌上之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

一千七十六種 紹興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繼先校定大觀證類本草三十二卷釋音一卷詔祕省修潤付胄監鏤板行之入觀經史證類本草書慎微按宋史方技傳龐安時蘄州蘄水人精於醫藥凡古今醫書靡不通貫嘗以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 又閩齒玉以千牛衛大將軍致仕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李昌齡樂善錄極閣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謂已當之童曰太上命桓先生也桓既去後三日雲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虻蟲水蛭之類為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太平廣記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 高氏緯略滕元發云一善醫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者是後漢人益之末成本草書豈可不熟如權德輿詩中郊均禹貢上藥驗桐君李群王詩注藥陶貞白孚山許遠游王績詩行披葛公注坐驗農皇帙杜甫詩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李益詩草木分千品方書問六陳皆留意於此者梁谿漫志本草誤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剝其肉滿貯巨栝而食之書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來風淫為末疾能敗股

與脈我讀本草書吳悉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緪骨妥用蟹補可使無賽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勝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氷俗傳未必妄但恐殊受嘗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尭聒終殊𢰅書生自信書但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紿者蟹之僻而爲之辯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幷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遍候色如雪方敢烹煑梅聖俞詩云烹煑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耶鍾氏遺書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傳是甚氣作此藥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穎川語錄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乃用本草語本草中如黃精曰黃獨山藥曰玉延蓮曰藕實荷曰水芝芋曰土芝蟹曰擁劍之類入詩文用之皆雅馬蹄香似細辛其名亦佳山海經云蛇谷上多少辛少辛卽細辛也本草不載溫革瑣碎錄陶隱居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政和本草

嘉祐補注總叙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注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爲始斯爲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爲編述本草繇是見於經錄舊經纔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摭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効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乃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爲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并鏤板摹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僞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撰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爲傳行既久後來講求浸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

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頤生敺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効輙記遂至增多槩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但俗嘗用而大醫未聞嚮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捂更爲補注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惟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爲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以朱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爲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爲次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并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并以其注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注如地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舊注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注出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於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而諸書未見無所辨正者如胡蘆巴海帶之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別立爲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注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種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錄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一百三十三種今附一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八十二種新補一十七種新定二十種今增

梁陶隱居序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

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天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繇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黄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遺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嘉祐本按蜀本作糜音糜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嘉祐本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今按四字當作三傳寫之誤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陶序後朱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知韓保昇所云承據誤本妄生曲說今當從三卷為正。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嘉祐本按蜀本注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子撰本草一卷

李當之嘉祐本按蜀本注云華佗弟子修神農舊經而世少行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音軫物類兼注詺音瞑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為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題記品錄詳覽施用本草經卷中玉石草木三品本草經卷下蟲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錄並朱墨雜書并子注今大書為七卷唐本注漢書藝文志有黄帝內外經班固論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乃班固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別錄加之為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豈使草木同品蟲獸共條披覽既難圖繪非易人以序為一卷玉石三品為三卷草三品為六卷木三品為三卷禽獸為一卷蟲魚為一卷果為一卷菜為一卷米穀為一卷有名未用為一卷合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一種本經一百八十一種別錄一百一十五種新附一百九十三種有名未用

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嘉祐本按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錄以墨書神農本經藥三百六十五種今此言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是併名醫別錄副品而言也則此一節別錄之文也當作墨書矣蓋傳寫浸久朱墨錯亂之所致爾遂令後世覽之者捃摭此類以謂非神農之書乃後人附託之文者率以此故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卒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中品藥性療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為緩人懷性情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物成熟時也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之者所不論爾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為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甘草國老大黄將軍明其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敢詮正正應領略輕重為其分劑也蘇沈良方論君臣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給相為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為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為君其為臣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論也設若欲攻堅積則巴豆輩豈得不為君也

藥有陰陽配合嘉祐本按蜀本注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

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
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
雲母法金故色白而補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
主腎餘皆以此之例可知矣子母兄弟嘉祐本後蜀本注云若榆皮為母
厚朴為子之類是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
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
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
爾勿合用也嘉祐本後蜀本注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者
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
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三十六種凡此七情合和視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檢書方用藥亦
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為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
吳大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為害雖爾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己
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栝樓乾薑略舉大體如此其餘復有數十條別注在
後半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
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葱豉各有所宜共相宣發也　藥有酸鹹甘

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造時月生熟土
地所出真偽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
須甄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衷真假非
類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致殞命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
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陳衍新集名醫錄云徐書記有室女病似覺醫僧
法靖診曰二十脈微伏是憂思觸氣而勞請示病實治之無妨徐曰女子
因夢合蛇漸成此疾時時有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疾遂愈靖密言非
蛇病也因夢蛇憂過感疾當治意而不治病其蛇亦是自臟腑中出吾能
與特藥也周守忠蒙求亦舉此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
療喻如宰夫以鮮鱉為羹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
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
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　右
本說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
用察病之源以為其制也蘇沈良方論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
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惟近世人為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
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
者須用丸又欲速用湯稍緩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大概也世用湯者全少
應湯者全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多者一啜不
過三五錢極矣比功效力豈敵湯勢然既力大不宜有失消息用之要在
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藏未虛六腑未竭
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右本說如此按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乎診脈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
未病之人亦無肯自療故桓侯怠於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痼今非但識
悟之為難亦乃信受之弗易倉公有言曰病不肯服藥一死也信巫不信
醫二死也輕身薄命不能將慎三死也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
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
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
人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
生故流變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
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
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至
愈昔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陳衍注續搜神記云許永弟患心腹痛十

餘年求俠子豫視曰鬼神也乃出八毒赤丸與服之大利數行而差許
一作豫狀果然云亦參此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晉景公膏肓之例是
也陳衍注左氏傳云晉景公病求醫緩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在肓之上膏之下不可
為也肓膈也膏心下也為治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
蓋有輕重者爾真誥中有言曰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痾之本而乃怨
咎於神靈乎當風臥濕反責佗人於失覆皆癡人也夫慎事上者謂舉動
之事必皆慎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為百痾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
濕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
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巴豆甘遂之輩不可便
令盡劑爾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
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
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丸而毒中又
有輕重且如狼毒鉤吻豈同附子芫花輩邪凡此之類皆須量宜嘉祐本
按唐本注萬云三物一毒服三丸如小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大豆五物

一毒服五丸如色大煙云瞿按毛又大於梧子等差不須今以斜豆皆小豆小豆皆大豆大豆皆先大以為祈衰　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鬼疰蠱毒以毒藥癰腫瘡瘤以瘡藥風濕以風濕藥各隨其所宜　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為本復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療寡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陳衍新集許叔微文字皆從藥師尼寡婦別制方蓋此二種寡婦獨陰無陽慾心萌而不遂是以陰陽交爭乍寒乍熱全類溫瘧久則為勞論曰許君中諸氏之說者是矣然之言如未必皆然也若其人之所遇行遇乎疾疾從所而中者要審備常以為治不可因此二說也　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脈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　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少其節適早晚復須調理今方家所云先食後食蓋此義也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服者煖服者服湯則有疏有數煮湯則有生有熟各有法用並宜審詳爾　夫大病之主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澼下痢大小便不通賁豚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食堅積癥瘕驚邪癲癇鬼疰喉痺齒痛

耳聾目盲金瘡踒烏卧切折癰腫惡瘡痔瘻癭瘤男子五勞七傷虛乏羸瘦女子帶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傷此大略宗兆其間變動枝葉各宜依端緒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名假令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類例大體歸其始終以本性為根宗然後配合證以合藥爾病之變狀不可一槩言之所以醫方千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蔑聞而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有者亦皆條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晉代以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輩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殷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莫非本草者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又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餅店蒜齏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瘡所秘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顏光祿亦云全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卻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粱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療皆恥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攬筆疏之俄然戴面以此表奇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違僻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信方驗若旬月未瘳則言病源深結了不反求諸已詳思得失虛構聲稱多納金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譴矣其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詳用乖越者猶可矣止於事跡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慎耶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弒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辨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

祖之此言可謂仁識足為龜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陳衍注云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兮注云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蓋謂學功須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衒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安命虛名諒可惜也陳衍注云新集方䟽禮記解云醫為其能非父祖子孫傳業亦無自而精矣此言說其常而已若或自得於心手之間本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或傳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旗內如知語錄恭古云學書費紙學醫費人費紙何如費人寧多矣須博覽方書廣閱老宿伯伯是今最有陰德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取實事余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

又序例令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惟合藥須解節度例之左　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漢以前當言列國今

郡縣之名後人所改爾江東以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荊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北藥雖有去來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唯尚形飾上黨人參世不復售華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備諸族故往往遺漏今之所存二百許種爾衆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採送之家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煑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耆蜜蒸爲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有此等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末如之何又依方分藥不量剝除只如遠志牡丹纔不收半地黃門冬三分耗一凡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更秤取是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群下其中好藥貴石無不竊換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過賣諸有此例巧偽百端雖復監檢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效如斯並是藥家之盈虛不得咎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皆是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寧宜早秋寧宜晚華實莖葉乃各

隨其成熟爾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陳衍江新安沈存中良方論採藥云專論草木二藥古者採草藥多用二八月此殊未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足而又未衰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芽者取葉未舒時採用花者取花初敷時採用實者取實成採如丁香惟有一種本草以二月八月採其實後之釋者一謂臘冬生花結實至次年春採故云二月採也一謂二三月開花至七月方始成實故云八月採也然丁香皆生於東南溫煖之地收時猶且不同如此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須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在今江州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禮記月令云春桃始華注謂建卯之月此山寒故開遲時也華音花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一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物拘以定月哉論曰夫一種藥而採月不一者蓋前後述本草之人各方不同故居陽和之方者見庶物先發而採早其居陰寒之方者見庶物晚成而採遲各因所居之方以紀

所採之月要知隨地適時則物性正而功力全矣經說陰乾者謂就六甲陰中乾之又作遁甲法甲子旬陰中在癸酉以藥著酉地也實謂不必然正是不露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暴乾故也若幸可兩用益當爲善宋開寶本經本草采藥陰乾者皆多惡至如鹿茸經稱陰乾皆悉爛令壞今火乾易得且良草木根苗陰之皆惡九月以前采者悉宜日乾十月以後采者陰乾乃好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名分今則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爲一觔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用之開寶本經唐本又云但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後漢末以來分一觔爲二觔一兩爲二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惟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爲殊少故知非復秤悉用今者耳○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兩之分謂諸藥觔兩多少皆同爾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節度用之湯酒之中無等分也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錢五匕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爲一勺十勺爲一合以藥分升之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升平之

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散藥不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較略大小相稱爾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爲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準三細麻也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準之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準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準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準之一方寸匕散和得如梧子準十丸爲度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準之唐本注云方寸匕散爲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黃者準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黃此其不等凡湯酒膏藥舊方皆云㕮方汝切咀子與切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當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㕮咀者乃得原末而又粒片調和也唐本注云㕮咀正謂商量斟酌之餘解皆理外生情爾宋開寶本經唐注以㕮咀即上文細切之義非商量斟酌也　凡丸散藥亦先細切暴燥乃擣之有各擣者有合擣者並隨方所言其潤濕如天門冬乾地黃輩皆先切暴獨擣令遍碎更出細擘暴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之烘火工切旣燥小停冷乃擣之　凡濕藥燥皆大耗當先增分兩須得屑乃秤之爲正其湯酒中下如此也　凡篩丸

藥用重密絹令細，於蜜丸易熟。若篩散草藥用輕疎絹，於酒中服即不泥。
其石藥亦用細絹篩令如丸者。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之數
百過，視其色理和同爲佳也。陳衍云新集上承傳濟方云擣篩藥竟恐有
纖有以好絹石攪似取之即須再羅 凡合和丸藥或用蜜煎須再杵千百
下視其色理和同爲丸然其㕮咀兩字唐本注謂爲商量斟酌非也
嘉祐本注將陶隱居云孰爲細切非也修家謂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
齒咀嚙五臟細碎而不塵但使含味耳仲景方多云㕮咀其義如此仲
景云切如麻豆大謂之㕮咀以清汁依豈所謂石無滓也令易藥方亦如
之許擬注舊方鵬論古方藥味多以銖兩及用水皆云升數年代綿歷浸
遠傳寫轉見乖謬今則加減合度分兩得中其方中凡云分者即二錢半
爲一分也凡言兩者即四分爲一兩也凡言斤者即十六兩爲一斤也凡
言等分者即諸藥斤兩多少皆同也 凡煮藥云用水大盞者約一升也
一中盞者約五合也一小盞者約三合也 凡草有根莖枝葉皮骨花實
諸蟲有毛翅皮甲頭足尾骨之屬有須炮炙生熟一如其法或須肉去皮或須
皮去肉或須根莖或須花實依方揀擇極令淨潔然後秤定分兩即得參
差藥有相生相殺氣力有強有弱若不審通諸經則不知有好古者有益

爲除切炙自以意加減不依方分兩使諸藥石強弱相欺入腹不能治病
更相攻擊單而相反使人迷亂力甚刀劍若調和得宜雖未能去病猶得
安和五臟於病無所增劇也 凡煮湯當以井花水極令淨潔其水數不
得多少參差常令文武小沸初煮亦須然大次一沸減大令微緩煮小沸
令藥味出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並視人之強羸病之輕重以爲
進退增減 凡湯酒膏中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
以新綿別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 凡煑湯欲微火令小沸。其
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十兩藥用水一斗，煑取四升，以此爲准。然則利湯
欲生，少水而多取；補湯欲熟，多水而少取。好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
布兩人以尺布絞之，澄去垽魚靳切濁，紙覆令密。溫湯勿令鎗器中存水，
氣於熟湯上煑令煖，亦可服湯。寧令小沸，熱湯下冷則嘔涌。 凡云分再服、
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羸、病之輕重，以爲進退增減之，不必
悉依方說也。 凡漬藥酒，皆須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隨寒暑日
數，視其濃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盡也。滓可暴燥微擣，更漬飲之，亦可
散服。 凡建中、腎瀝諸補湯，滓合兩劑，加水煑竭飲之，亦敵一劑新藥，貧
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 凡合膏，初以苦酒漬令淹浹，不用多汁，

密覆勿泄，云以泄其熱勢，令藥味得出。上之使帀帀沸，乃下之，使沸靜良
久乃止，寧欲小小生。其中有薤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爲候；有白芷、附子者，
亦令小黃色爲度。豬肪皆勿令經水，臘月者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
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可酒煑飲之；可摩之膏，膏滓則宜以傅病上，此蓋欲
兼盡其藥力故也。 凡膏中有雄黃、朱砂輩，皆別擣碎研如麪，須絞膏畢
乃投其中，以物疾攪，至於凝強，勿使沉聚在下不調也。有水銀者，於膏中
研令消散，胡粉亦爾。 凡湯酒中用大黃，不須細剉。作湯者，先以水浸令
淹浹，密覆一宿，明旦煑湯，臨熟乃內湯中，又煑兩三沸，便絞出，則勢力猛，
易得快利。丸散中用大黃，舊皆蒸之，今不須爾。 凡湯中用麻黃，皆須別
煑兩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煩。麻黃皆折去
節，令理通，寸剉之；小草、瞿麥五分剉之；細辛、白前三分剉之；丸散膏中則
細剉也。 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乾棗、梔子、栝樓之類是也。用細核物亦
打破，山茱萸、五味子、蕤核、決明子之類是也。細花子物正爾完用之，旋復
花、菊花、地膚子、葵子之類是也。米、麥、豆輩亦完用之。諸蟲先微炙之，唯螵
蛸當中破之。生薑、射干皆薄切之。芒消、飴糖、阿膠皆須絞湯畢，內汁中，更
上火兩三沸，烊盡乃服之。 凡用麥門冬，皆微潤抽去心。杏仁、桃仁，湯柔

撻去皮。巴豆打破，剝其皮，刮去心，不爾令人悶。石韋刮去毛。辛夷去毛及
心。鬼箭削去羽皮。藜蘆剔去根，微炙。枳實去其瓤，亦炙之。椒去實，於鎗中
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礬石於瓦上若鐵物中熬令沸，汁盡即止。礬石皆
以黃土泥包，使燥，燒之半日，令熟而解散。犀角、羚羊角皆鎊刮作屑。諸齒
骨並炙擣碎之。皂莢去皮子，炙之。 凡湯并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
側子，皆煻灰中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唯薑附湯及膏酒中生用，亦
削皮乃秤之，直理破作七八片，隨其大小，但削除外黑尖處令盡。 凡湯
酒丸散膏中用半夏，皆須完用，熱湯洗去上滑，以手挼之，皮釋隨剝去，更
復易湯洗令滑盡，不爾戟人咽喉。舊方云二十許過，今六七過便足。亦可
煑之一兩沸，一易水，如此三四過，仍挼洗畢，便暴乾，隨其大小破爲細片，
乃秤之以入藥。若膏酒丸散，皆須暴燥乃秤之。 凡丸散阿膠，皆先炙使
通體沸起，燥乃可擣，有不沸處更炙之。 凡丸中用蠟，皆烊投少蜜中，攪
調以和藥。若用熟艾，先細擘，合諸藥擣令散，不可篩者，別擣內散中和之。
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黃，則丸經久不壞。掠之多少，隨蜜
精麁。 凡丸散用巴豆、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有膏膩藥，皆先熬黃黑，別
擣令如膏脂，膩其時切視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消

散仍復却以輕疎絹篩度之須盡又内臼中依法擣數百杵也湯膏中用亦有嬖之者雖生並擣破之　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秤之茯苓豬苓削除黑皮牡丹巴戟天遠志野葛等皆搥破去心紫菀洗去土皆畢乃秤之薤白葱白除青令盡莽草石南茵芋澤蘭皆剔取葉及嫩莖去大枝鬼臼黃連皆除根毛蜀椒去閉口者及目嬖之　凡狼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皆欲得陳久者良其餘須精新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當先去心皮乃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准一枚枳實若干者去瓤畢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棗有大小三枚准一兩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為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為正蜀椒一升者三兩為正吳茱萸一升者五兩為正兔絲子一升九兩為正菴蕳子一升四兩為正蛇床子一升三兩半為正地膚子一升四兩為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各有虛實輕重不可通以秤准皆取平升為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兩為正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三兩為正云一把者重二兩為正云蜜一觔者有七合豬脂一觔者有一升二合也　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嘉祐本按徐之

才藥對孫思邈千金方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如後　夫衆病積聚皆起於虛也虛生百病積者五藏之所積聚者六府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古之善為醫者皆自採藥審其體性所主取其時節早晚早則藥勢未成晚則盛勢已歇今之為醫不自採藥且不委節氣早晚又不知冷熱消息分兩多少徒有療病之名永無必愈之效此實浮惑聊復審其冷熱記增損之主爾虛勞而頭痛復熱加枸杞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芎藭乾薑虛而損加鍾乳棘刺蓯蓉巴戟天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茯神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即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柏子人虛而多氣兼微欬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便赤加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耆白水地名虛而冷用隴西黃耆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枳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膍胵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朴諸藥無有一一歷而用之但

撓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聊序增損之一隅夫處方者宜准此　凡諸藥子仁皆去皮尖及雙仁者仍切之　凡烏梅皆去核入丸散熬之大棗擘去核　凡用麥蘗麴大豆黃卷澤蘭蕪荑殭蠶乾漆蜂房皆微炒　凡湯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黃丹砂須熟末如粉臨服內湯中攪令調和服之　凡茯苓芍藥補藥須白者瀉藥惟赤者　凡石斛皆以槌極打令碎乃入臼不爾擣不可熟牛膝石斛等入湯酒拍碎用之　凡兔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乾漉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皆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擣之須臾悉盡極易碎　凡斑猫等諸蟲皆去足翅微熬用牡蠣熬令黃　凡諸湯用酒者皆臨熟下之　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　凡用鍾乳等諸石以玉槌水研三日三夜漂鍊務令極細　諸藥有宣通補瀉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昧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閉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

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凡五方之氣俱能損人生其中即隨氣受疾雖習成其性亦各有所資乃天生萬物以與人亦人窮急以致物今嶺南多毒足解毒藥之物即金蛇白藥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解破氣之物即薑橘吳茱萸之屬是也寒溫不節足療溫之藥即柴胡麻黃之屬是也濕氣多痺足痺之物即魚鱉螺蜆之屬是也陰氣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錦石血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鹽醋浩魅之屬是也石氣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屬是也水氣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黃連黃蘗之屬是也野氣多蠱足主蠱之物即蘘荷茵根之屬是也沙氣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鵝瑪鸂鶒之屬是也大略如此各隨所生中央氣交兼有諸病故醫人之療亦隨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故古方或多補養或多導洩或衆味或單行補養即去風導洩即去氣衆味則貴要單行乃貴下宣前賢之偶有所好或復用不遂其宜爾　補注本草內所引醫書十六家援據最多今取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于末卷庶使覽之者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存此具列如左　開寶新詳定本草開寶六年詔尚藥奉御劉翰道士馬志翰林醫官翟煦張素王從蘊

吳復圭王光祐陳昭遇安自良等九人詳校諸本仍取陳藏器拾遺諸書相參頗自刊正別名及增益品目馬志為之注解仍命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翰林學士盧多遜等刊定凡二十卷御製序鏤板于國子監開寶重定本草開寶七年詔以新定本草所釋藥類或有未允又命劉翰馬志等重詳定頗有增損仍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王祐扈蒙等重看詳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即以墨字并目錄共二十一卷唐新修本草唐司空英國公李勣等奉勑修初陶隱居因神農本經三卷增修為七卷顯慶中監門府長史蘇恭表請修定因命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尚藥奉御許孝宗與恭等二十二人重廣定為二十卷今謂之唐本草蜀重廣英公本草偽蜀翰林學士韓保昇等與諸醫工取唐本草并圖經相參校更加刪定稍增注釋孟昶自為序凡二十卷今謂之蜀本草吳氏本草魏廣陵人吳普撰普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有惟諸子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為詳悉藥總訣梁陶隱居撰次藥品五味寒熱之性主療疾病及采蓄時月之法凡二卷藥性論不著撰人名氏集衆藥品類分其性味君臣主病之效凡四卷一本題曰陶隱居撰然所記藥性功狀與本草有相戾者疑非

隱居所為藥對北齊尚書令西陽王徐之才撰以衆藥名品君臣佐使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類而記之凡二卷舊本草多引以為據其言治病用藥最詳食療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其不足者八十九種并舊二百二十七條凡三卷本草拾遺唐開元中京兆府三原縣尉陳藏器撰以神農本經雖有陶蘇補集之說然遺逸尚多故別為序例一卷拾遺六卷解紛三卷總曰本草拾遺共十卷四聲本草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取本草藥名每上一字以四聲相從以便討閱凡五卷前進士王收撰序刪繁本草唐潤州醫博士兼節度隨軍楊損之撰以本草諸書所載藥類頗繁雜於看檢刪去其不急并有名未用之類為五卷不著年代疑開元後人本草性事類京兆醫工杜善方撰不詳何代人以本草藥名隨類解釋刪去重複又附以諸藥制使畏惡相反相宜者為一類共一卷南海藥譜不著撰人名氏雜記南方藥所產郡縣及療疾之驗頗無倫次似唐末人所作凡二卷食性本草偽唐陪戎副尉劍州醫學助教陳士良撰以古有食醫之官因食養以治百病故取神農本經洎陶隱居蘇恭孟詵陳藏器諸藥關於飲食者類之附以己說又載食醫諸方及五時調養藏府之術集賢殿學士徐鍇為之序日華子諸家本草國初開寶中四明人撰不著姓氏但云日華子大明序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為類其言近用功狀甚悉凡二十卷　林樞密重廣本草圖經序　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不能以無兵勝敵也兵之形易見善用者能以其所以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不善用者反以其所生者殺人吁可畏哉陳衍注新集褚氏遺書云即褚澄也用藥如用兵善用兵者使有素之功善用藥者蓋有性之效也寒熱溫涼辛甘緩急品類萬殊非一日而七十毒者孰能辨之彼玉函金匱肘後橐中千金之所傳外臺之所秘其為方不知其幾何由是言之則非獨察脈用方之為難而辨藥最其難者金石之珍草木之性飛潛動植之廣且衆也風氣不同南北不通或非中國之所有或人力之所不可到乃欲真偽無逃於指掌之間則本草圖經二者何可須臾離也世所傳曰神農氏本草三卷梁陶隱居離以為七唐蘇恭李勣之徒又附益為二十卷別圖藥形以為經其書略備矣開寶中太祖皇帝命盧多遜等考驗得失增藥尤多號為開寶本草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為之補注因唐圖經為繪畫復增藥至千有餘種於是收拾遺逸訂正訛謬刊在有司布之天下其為壽養生人之術無一不具然世之醫者習故守陋妄意穿鑿操數湯劑幸

而數中自謂足以應無窮之病藉其論說則漠然不知顧本草與圖經殆虛文耳況偏州下邑雖有願見者何所售之關中陳氏子承少好學尤喜於醫該通諸家之說嘗患二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為一又合以古今論說與已所見聞列為二十三卷名曰重廣補註神農本草并圖經書著其說圖見其形一啓帙而兩得之不待至乎殊方絶域山巔水涯而品類萬殊者森在目前譬夫談兵地者觀於職方閱戰具者之入武庫也承之先世為將相歐陽子所謂四世六公者承其曾祖少孫奉其母江淮間閉門蔬食以為養君子稱其孝間有奇疾衆醫將殆不知所出承徐察其脈曰當投某劑某劑良愈無不然者然則承之學雖出於圖書尚精識超絶茲二者又安能域之哉鬼臾區岐伯遠矣吾不得而知也其視秦越人淳于倉公華佗輩為何如識者當能知之元祐七年四月朔左朝請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撰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長樂林希序

雷公炮炙論序　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既辨君臣寧分相制秖如秋毛今鹽草也霑溺立銷斑腫之毒象膽揮黏乃知藥有異情鯉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犬膽灌之插魚處立如故也却當榮盛無名

無名異形似玉柳石又如石炭味別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效各不同頭止血尾破血蕤子熟生足睡不眠立據弊箄淡鹵常使者甑中箄能淡鹽味如酒霑交今蜜枳繳枝又云交加枝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𧊒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劒遇鸞血而如初以鸞血煉作膠粘折處鐵物永不斷海竭江枯投游波燕子是也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仗修天今呼為補天石如要形堅豈忘紫背有紫背天葵如常食葵菜只是背紫面青能堅鉛形留砒住鼎全賴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竹不是食者椶恐誤其草出欻州生處多蟲獸雌得芹花其草名為立起其形如芍藥花色青可長三尺已來葉上黃斑色味苦澀堪用煮雌黃立住火立便成庚硇遇赤鬚其草名赤鬚今呼為虎鬚草是用煮硇砂即生火驗水留金鼎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海中有獸名曰猾以髓入在油中其油沾水水中火生不可救之用酒噴之即止勿於屋下收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折年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揩折處齒立生如故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眉髮墮落者以生半夏莖煉之取涎塗髮落處立生目辟眼䁖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雄雌三葉為雌五葉為雄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飲之其目

䁖者正腳生肉䏙裩繫菪根腳有肉䏙者取莨菪根於裩帶上繫之感應永不痛囊皺漩多夜煎竹木多小便者夜煎萆薢一件服之永不夜起也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立枯如故也血泛經過飲調瓜子甜瓜子內仁搗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數數酒服熟雄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立定也遍體疹風冷調生側附子傍生者曰側子作末冷酒服立差也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作末以熟水下之立止也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硝硇即硇砂硝石二味於乳鉢中研作粉同鍛了酒服神效也益食加觴須煎蘆朴不食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強筋健骨須是蓯鱔蓯蓉并鱔魚二味作末以黃精汁丸服之可力倍常十也出乾寧記駐色延年精蒸神錦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木蜜丸服顏貌可如幼女之顏色也知瘡所在口點陰膠陰膠即是甑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患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甘皮酒服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愈口瘡舌坼立愈黃蘇口瘡舌坼以根黃塗蘇炙作末含之立差腦痛欲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立愈也如斯百種是藥之

功業孤渴明將繆者醫理難尋聖法雖可窮微略陳藥餌之功能豈溷仙人之要術其製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欲審元由須看海集集不量短長直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陳于後

凡方云丸如細麻子許者取重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麻子許者取重六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小豆許者取重八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豆許者取重十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兔華亦云兔屎許者取重十二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梧桐子許者取重十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彈子許大者取重十六兩鯉魚目比之　一十五箇白珠為準是一彈丸也

凡云水一溢二溢至十溢者每溢秤之重十二兩為度凡云一兩一分一銖者正用今絲綿秤也勿得將四銖為一分有誤必致所損兼傷藥力

凡云散只作散丸只作丸或酒煮或醋或乳煎一一如法則　凡方煉蜜每一斤秖煉得十二兩半或一分是數若火少若火過並用不得也　凡膏煎中用脂先須煉去革膜了方可用也　凡修事諸藥物等一一並須專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法則也　凡修合丸藥用蜜秖用蜜用餳秖用餳用糖秖用糖勿交雜用必宣瀉人也尚從善本草元命苞修事究竟煉炮炙玉石部凡丸散膏煎中用朱砂雄黃

黃丹赤白石脂石鍾乳禹餘糧紫白石英石膏寒水石滑石皆須搗細研如麪水飛過瓷器中鋪文紙滲乾方始入藥陽起石火煅酒淬七次細研水飛入藥磁石代赭石及石燕自然銅皆令火煅醋淬七次細研水飛入藥黑鉛以鐵銚鎔火溶開取出瀉於新瓦上濾去滓腳如此二三番取淨鉛拌用爐甘石火煅於童子小便內淬七次草部天門冬麥門冬皆酒潤去心甘草微炙火炮蒼朮米泔浸依寒暑去皮切作片微炒熬汗湯中蔥白同炒兔絲子先以水淘去土用好酒浸軟漉出控乾便研取末乾秤可令匀平遠志以甘草湯浸去心巴戟酒浸去心黃耆蜜炙蓯蓉以湯洗去土鹿腸皮酒浸焙乾秤用蒲黃即滿上黃花須仔細揀選勿誤用松黃須用三重紙焙令黃色蒸半日令乾凡破血消腫則生用補血止血則炒用乾薑三稜蓬朮天南星白附子醋火炮了當歸先去土去蘆麻黃去節煮去上沫不爾令人生煩仙靈脾用羊脂拌炒過每斤羊脂盡為度每斤事一斤用羊脂四兩萆薢如丸散中用洗淨蒸乾易取末入藥石韋去蘆布拭去黃毛微炙艾葉去枝梗杵成茸阿魏先於淨鉢中研如粉以熱酒器上裹過入藥茴香或船上者入用者取淨鹽炒天雄附子烏頭烏喙於灰火中炮令裂去皮臍肉豆蔻麪裹煨熟以麪熟黃為度半夏以沸

湯浸洗去滑。如此七次。用薑汁浸。如作䴵。以生薑等分擣碎作餅
餅子焙乾入藥。骨碎補。金毛狗脊。用刀削去上黃皮毛令盡。巴豆。杏仁。
桃仁。萆薢。胡麻。諸有膏膩藥。皆先熬黃。別擣令如膏。指撚視泯泯爾。乃以
向成散。稍稍下臼中。令研擣令消散。仍復都以輕絹篩度之。須用爲度
也。木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如厚朴
薑汁浸炒。杜仲炒去絲。淨秤入藥。茯苓。豬苓。黃蘗。削去黑皮。乾漆。炒烟盡
吳茱萸。沸湯浸洗。枳實。枳殼。去瓤麩炒。山茱萸。去核取肉。蜀椒。去目及閉
口者。微炒過。隔紙鋪地上。以盞蓋。令汗出方可用。皂莢。去皮弦酥炙。楝實
去皮核。訶子。用皮。禽獸部。阿膠。及諸膠。先剉細。於蛤粉內炒成珠子。方可
入藥。鹿茸。虎骨。並用酥炙令黃。牡蠣。火煅通赤。桑螵蛸。蒸過。鱉甲。酢
炙。烏蛇。白花蛇。酒浸。去上及骨。炙令黃赤。去皮骨取肉。蟲魚部。斑貓。芫青
地膽。蝱上。亭長。去足翅。用糯米同炒。米黃。穀部。草豆蔻。去殼取人。陳皮。青皮
湯浸去白。黑豆。赤小豆。大豆。黃卷。麥蘗。神麴。白扁豆。皆須炒過去皮。方可
入藥。凡修合丸散。依法炮製。令十分乾燥。方可入藥。庶得分兩無虧。藥力
不致偏勝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四巧

藻

洪武正韻子果切。水草。通作藻。又與繅同。又文辭曰藻。詞藻。有文而辭如
之。又華飾曰黼藻。譬如衣裳之繡藻火黼黻也。杜詩傳士卒冕藻。注和睦
敬悅如冕之飾於水藻也。禮記玉藻。注以藻紃貫玉爲冕飾。雜采曰藻。天
子五采。亦作璪。許慎說文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薻。子皓
切。薻藻或从澡。爾雅莙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郭璞疏釋
曰莙一名牛藻。江東呼爲馬藻。藻之葉大者也。詩召南云于以采藻。左傳
云蘋蘩薀藻之菜。以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薀訓聚。毛傳云藻聚藻也。
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
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
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
當穀食。薚海藻。疏釋曰薚又名海藻。郭云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
中。本草云海藻一名落首。一名藫。陶注云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而
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顧野王玉篇藻水中菜也。藻同上。顏元孫干祿字
書藻藻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藻藻二同。音早。徐鍇通釋子草反。丁度集
韻藻或从澡作藻。从繅作藻。司馬光類篇側絞切。婁機廣干祿字藻俗字
戴侗六書故古者畫藻以爲飾。故冕之爲華藻。文藻。又冕有繅。就車亦有
繅。說玉有繅藉。以采絲爲之。亦作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魚藻。玉藻篇
天子玉藻十二旒。注藻本又作璪。音早。郊特牲王戴冕璪十二旒。二字通
用。不可雙押。此璪字新制添入。雖無明文。云與藻字同。然即上兩項出處
參之。其義同。班固賓戲云擒藻如春華。此藻字韻中不收。宜知。釋行均龍
龕手鑑䕞俗藻正。音早。又彩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藻子皓切。楊桓六書
統精母藻从艸澡聲。藻隸。藻或从澡聲。藻隸。繰或从繅聲。藻隸。䕞从艸从
水巢聲。與藻同。薻从艸从水巢聲。巢音鼂。洒也。从水巢省聲。古文。熊忠韻會
舉要商清音。左傳薀藻之菜是也。今俗名爪菜。陸佃曰藻水草有文者。出
乎水下。不能出水。以澡自潔。書藻火取其清明。藻并非特取文。亦以潔大
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宮室象東井。刻荷芰水草。所以厭火。周伯
琦六書正譌从艸水會意巢聲。俗作藻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藻水艸也。抄
艸於水上。定意繡於九章。取其潔也。韻會定正精采切。今屋藻井名藻井
者。藻取其清。象有文。且以厭火燭。故畫之。
井則古其形似也。字切精采。精精笅藻。

藻

洪武正韻子晧切班固賓戲摛藻如春華

篆書 藻 古論語 藻 藻 韻 並集 藻 藻 文 史籀

藻 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藻 藻 並徐鉉篆韻 藻 藻 藻 藻

並六書統 隸書 藻 劉衡碑 藻 范鎮碑 藻 度尚碑 藻 張平子碑 並洪适漢隸分韻 藻 藻

並六書統 真書 藻 虞世南 藻 顏真卿 草書 藻 藻 並張錦溪 藻 鮮于樞 並草書集韻

總敘

事物紀原淮南子曰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浮草生不根芠者皆生于浮草許慎注云海閭浮草之先也酉陽雜俎作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生浮草禮記昏義教婦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陸佃埤雅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從澡言自潔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為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黻衣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謂末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黻玄冕也。以衮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罳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芰荷芰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怨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號名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皆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魚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顏氏家訓或問東宮舊事六色罽䋾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隖瑰切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然生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名為莙於時當紲六色罽此者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縷畏耳作限齊民要術詩曰于以采藻注云聚藻也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似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麵糝蒸為茹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天鶡子無隅篇天鶡子適孝王之苑俯方池指萍藻而歎御者曰奚歎夫萍之浮於水也藻之根於水也同出于水萍之所適自然也藻之根于水不得獨萍之自然也雖然萍也未離乎水其於藻也奚間謂之自然亦未也吾是以數理之散殊也

海藻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海藻味苦鹹寒無毒主癭瘤氣頸下破散結氣癰腫癥瘕堅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療皮間積聚暴㿉留氣熱結利小便一名落首一名藫生東海池澤七月七日採曝乾反甘草 陶隱居云生海島石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又有石帆狀如

栢瘡石淋又有水松狀如松療溪毒 宋開寳本鋏陳藏器本草云此物
有馬尾者大而有葉者本經及注海藻功狀不分馬尾藻生淺水如短馬
尾細黑色用之當浸去鹹大葉藻生深海中及新羅葉如水藻而大本經云
主結氣癭瘤是也爾雅云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正為二藻也海人取大葉
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旋繫繩上五月已後當有大魚傷
人不可取也 嘉祐本草爾雅云薚海藻注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
中藥性論云海藻臣味鹹有小毒主辟百邪鬼魅治氣疾急滿療疝氣下
墜疼痛核腫去腹中雷鳴幽幽作聲孟詵云海藻主起男子陰氣常食之
消男子㿗疾南方人多食之傳於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諸病更不宜矣
陳藏器云馬藻大寒搗傅小兒赤白游疹火焱熱瘡搗絞汁服去暴熱熱
痢止渴生水上如馬齒相連又云石帆高尺餘根如漆上漸軟作交羅文
生海底慶計縣主婦人血結月閉石淋又云水松葉如松羊算食之主水
腫亦生海底吳都賦云石帆水松是也 日華子云石帆平無毒紫色梗
大者如筋見風漸硬色如漆多人飾作珊瑚裝 圖經曰海藻生東海池
澤今出登萊諸州海中凡水中皆有藻周南詩云于以采藻于沼于沚是
也陸璣云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如筋長四五尺一種

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二藻皆可食
熟挼其腥氣米麪糝蒸為茹甚佳美荊楊人飢荒以當穀食今謂海藻者
乃是海中所生根著水底石上黑色如亂髮而麄大少許葉類水藻而大
謂之大葉藻本經云主癭瘤是也海人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之旋繫繩
上又有一種馬尾藻生淺水中狀如短馬尾細黑色此主水癊下水用之
陶隱君云爾雅所謂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綸
昆布亦似組恐即是此也而陳藏器乃謂綸組正謂此二藻也謹按本經
海藻一名薚而爾雅謂薚為石衣又謂薚名海藻自有此二名而注釋皆
以為藥草謂綸組乃別草若然隱居所云似近之藏器之說亦未可的據
又注釋以石衣為水苔一名石髮石髮即陟釐也色類似苔而麄澀為異
又云薚葉似𩐤音碎而大生海底且陟釐下自有條味性功用與海藻全
別又生江南池澤乃是水中青苔古人用以為紙亦青黃色今注以為石
髮是也然則薚與薚皆是海藻之名石髮別是一類無疑也昆布今亦出
登萊諸州功用乃與海藻相近也陶又云凡海中菜皆療癭瘤結氣青苔
紫菜輩亦然又有石帆如栢主石淋水松如松主溪毒吳都賦所謂草則
石帆水松劉淵林注云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樓

相貫連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
南海交趾是也紫菜附石生海上正青取乾之則紫色南海有之東海又
有一種海帶似海藻而麄且長登州人取乾之柔韌可以繫束物醫家用
下水速於海藻昆布之類石髮今人亦乾之作菜以薑醋啖之尤美青苔
可以作脯食之皆利人苔之類又有井中苔生廢井中井藍皆主熱毒又
上有垣衣條云生古垣牆陰蘇恭云即古牆北陰青苔衣也生石上者名
昔邪屋上生者名屋游大抵主療略同陸龜蒙苔賦云高有瓦松卑有澤
葵散嚴賓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是也瓦
松生古瓦屋上若松子作層澤葵鳧葵也雖曰異類而皆感瓦石而生故
陸推類而云爾今人罕復用之故但附見於此瓦松即下條昨葉何草也
廣志謂之蘭香段成式云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泄則生瓦松然亦
不以爲令醫家或用作女子行經絡藥陟釐古方治虛冷下痢最要范汪
治腹中留飲有海藻丸又有癭酒方用海藻一斤絹袋盛以清酒二升浸
春夏二日秋冬三日一服兩合日三酒盡更合飲之如前滓暴乾末服方
寸匕日三不過兩劑皆差廣濟療氣膀胱急方宜下氣昆布臛法高麗昆
布一斤白米泔浸一宿洗去鹹味以水一斗煑令向熟擘長三寸闊四五

分仍取葱白一握二寸切斷擘之更煑令昆布極爛仍下鹽酢豉糝調和
一依臛法不得令鹹酸以生薑橘皮椒末等調和宜食粱米粳米飯海藻
亦依此法極下氣大效無所忌 政和本海藥云主宿食不消五膈痰壅
水氣浮腫脚氣賁豚氣並良雷公云凡使先須用生烏豆并紫背天葵和
海藻三件同蒸一伏時候日乾用之肘後方治頷下瘰癧如梅李宜速消
之海藻一斤酒二斤漬數日稍稍飲之又方治頸下卒結囊欲成癭海藻
一斤洗去鹹酒浸飲之紹興本 云海藻生於海中亦海菜之屬也性味主
治具載經注今醫方用此治癭瘤及下水頗驗當從本經味苦鹹寒無毒
是也以衍貨慶本草析衷精説云藻之生於海者故以海藻名即本條所
載性用者是也藻之生於河者則以水藻名即詩所詠采于行潦者是也
鄴垣述千金方狼毒膏治熱腫丹毒細切水藻熟杵厚傅乾則易之且謂
天下之冷無過於此然海鹹河淡其二藻各隨所出而為味也海藻鹹當
以米泔浸其味而水藻淡但以清泉滌去其土若圖經紀海中諸菜俱能
療癭瘤結氣之疾非所要用不暇縷辨金李東垣心法海藻鹹寒洗去鹹
泄水氣元尚從善本草云海藻為臣屬陰味苦鹹寒性沉利水道
開閉結之使泄水氣消遍身之腫破結氣癰腫癭瘤消疝氣氣墜丸下墜去

腹中上下雷鳴療皮間積聚暴㿉瘻䍽瘣百邪利小便熱結生登萊諸州海內以七月七日採之既效于本草括海藻鹹寒主癭瘤一般海帶更長柔專除瘟氣偏㿉病水腫遂之亦可消爾雅蕁海藻也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蕁音覃廣雅海羅海藻陸佃埤雅爾雅曰蕁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云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瘤瘿大頸處除而瘦今汝洛間多為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陰之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瘤瘿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台州府志赤城志海藻生海中又一種甚大俗名大菱又一種細而紫色名鹿角菱

詹張籍詩贈海東僧　與僧收海藻

水藻

山居備用水藻可如常菜治之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兒藥菜之佳乎文苑英華郭元振水藻賦游于行邁登會山之孤巖翠綸扁以淪漣紅暉赫兮嚴駮爾其雲崖矢溜風聖嗎卷旨彬彪以胃石藻漠葦兮山疑川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沼沚之毛汙澤之藻一作草靡靡靡靡沉沉悠悠乍實緣於春水或冪歷於春洲觀其往往叢散離離無畔彼媚鳥與鱗祥江漢碎流月於澄波隱狐雲於斷岸生不擇所長亦無叢不資潤於微露不懼威於勁風纖莖璀璨密葉茸茸宿銀塘之白鷺矯清一作碧水之文虹則知柔流則游遇坻則積柔而能全弱而能貞其為隱也不居高而處卑其為濮也常韜光而晦色嗟茂族之無託隨月芳之見移生君之銅沼況君之瑤池雜青蓮與翠荇隔一作倆杜若與江蘺生一作全於水人不知歲歲年年幽澗晝

牛藻

爾雅釋草著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

馬藻

注詳上

藥藻

本草貫衆一名藥藻詳貫字

倒枝藻

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昆明池中有倒枝藻枝橫水上長八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息及鷗鶵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得出如魯網也亦名水網藻

水網藻

注詳上

黑河文藻

靈異記會稽謝玄卿采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黑河文藻詳仙字

長河文藻

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候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將告女要言我曾聞先王曰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為靑碧海鄉菜蓬萊文龍濁河七榮動山高柳扶桑玄都之綺華仰歎雲山之朱露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瓜四劫一實宜陵鱗腰夾山夜日東擬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素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芝天漢巨珍南宮火實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子大道有行食之後天而老此大上之所服非仲仙之所保

品藻

冊府元龜傳曰從人必於其倫古之作者曷嘗不鑒識內照精鑒外朗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以見志或窮居而表其操或目擊而辨其道乃至哲人觀往遺風可挹標舉推引形容摹擬其志行之所趣用伸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衆賢尤著尼丘聖師其論將矣于與著書亦頗商推欲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南有月旦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括言靡絕蓋于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者識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資為監夫豈有過哉曹植戒王論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以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日其庭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光賢為成王湯為作嘗蔡召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冊府元龜管仲為齊相既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且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大元言惜且忌人大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今人亦生於己之心故不服之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者皆知之則事從知己時不勝任而政則能有所不智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之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頡頏也或有舉齊國之幣行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廣而且赤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予預而猶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故合於天地之大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參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之謂有所為謂而門未此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

寗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
上也寡人并而任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過其上今吾併得是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身之爲人好直而不能
以國詘不能爲國以屈其身賓胥無之爲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寗戚之
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寗戚善於處任而不能知足而止息孫
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而不能默然凡此四子
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
后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管仲
而歎曰天生之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
不得久理齊政故歎言此先知未然夷吾所以偶賢也呂氏春秋管仲
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
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
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
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
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死生命也苛病本也君不用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

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
之食不甘官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反
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相與作亂公令
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曰管子聖人之所見豈不遠
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於壽宮左傳文公
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襄
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印
段公孫段也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
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
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
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
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
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

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
乎新序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公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
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諫也禮記雜記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
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
下不偪下論語八佾第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公冶
長第五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孟武伯
魯大夫也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
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雍也第六子曰雍也
可使南面仲弓冉雍字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
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魯大夫也問仲由可
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述而第
七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先進第十一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季子然季氏之家臣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憲問第十四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季氏第十六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微子第十八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張第十九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悔寤，其本志情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又曰：孔子北遊農山，顏回侍。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歲無鬪戰之患。子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又曰：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好言兵計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

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關名置之以稅行者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難也。　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大勝其質，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不虛，其德敢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念舊惡，蓋

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臨其難不愛其死，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若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仁，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離婁章句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曰：寇至則去，寇退則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萬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
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盡心章句下浩生不害問曰樂
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為善有諸
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
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荀子大略篇晏子功用之臣也
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
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淮南子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柏柱公以為
少成舊衣文錦之服大賓在廟堂故曰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
尊子產相鄭以柔來濟潮涉者王子曰惠而不知為政績染者以子產喻
于人月令母命婦官染績注其民如人之母也太平御覽姚信士緯曰
延陵季子際會之閒衛尉蔡君恨之於羽余必以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
假其討亂恐增禍亂受光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為君也欲行王道其
與闔閭爭治霸術以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疾
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光憂逆內約而與國人共生非常之
變將加于萬人是以季子相時應事順以安民而謂其翁未聞俠食蔡子
答曰諸光以賢讓闔與之與能揚丈夫之遺教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
俗耳何必當與闔爭乎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吳國無討賊之意反云
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閉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越絕書
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
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也答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
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
死曰去止事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
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
與生敗與成其同樂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
信從中出義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
絕也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二子孰邁乎曰以為同耳稱子萬讖論太
史遷云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擬大舜使
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為秦郡地而佩印雖
所私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變之風也使雖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
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
言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揆智比才相校於八至

於此事而止不使也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二計臣張叔謀
有餘範威智不足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足何得同子答曰
萬騏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
匿謀真偽相錯則智士結舌雖有餘猶不足也　又曰東里閭空腹而好
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夫東里閭外質頑拙有似鉢魚內懷虛
妙非丈夫之節若其度數稱膚面目贅肩寶美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
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　又曰宮他見子順曰他周於貧賤欲自託富貴
之門庶克濟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賤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
信義君子明識通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為趙公子順曰非
其人矣雖好養士奉而已終不能稱也宮他曰將之燕相子順曰彼從兄
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之齊田氏子順曰齊
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
曰濟子之欲則宜若　丹子可也　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
人雖少文檀檀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
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
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
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
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
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援桴一
鼓敵人在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
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上命矣夫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
世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問曰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藝文類聚魏夏侯玄樂毅
論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為可也觀
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
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
重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直其局
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
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
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
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也

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墳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拔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實未可量也 西漢書高祖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同利也項羽疾能妬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皆說服 蕭何傳漢五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群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張釋之傳文帝拜釋之為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袁盎傳盎為郎中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沒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汲黯傳黯病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通鑑漢武紀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 張敞傳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 揚雄傳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公孫弘傳贊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太平御覽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奉高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游說以誦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翊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又曰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隱之風智似蘧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孟亦良矣然揚子之蓄清貴甚遠然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

之辭故今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於其志行多見非雅斂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遠殊二子時異不可貴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累孟軻昂昂其貴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曹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勲人君之盛事也直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或秦宮而不出窘項座而不起計失乎酈生忿過乎韓信太公是詰於孝違矣斂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然其馳騁蓋臣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斷不免當世之安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至聖之才聰達而多識樂施而愛人仲光前驅威風先邁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當此時也九州翻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咸鴟視狼顧虎超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潛滌凶穢勦除醜類若剋風而縱火燎白日而掃朝雲也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語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卒能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光武其近優也 魏文帝典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為周氏體聖考之作蒙業舊統

之胎教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覩禮義之容弘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德與體并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收彫落之民臣無激聖之智者有蛀折之潮欲高隆周成豈不謬哉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鑑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天固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其所以為良史也　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因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范滂傳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滂後辟太尉黃瓊椽　郭泰傳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始至

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攪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袁崧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友善先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或曰荀靖與荀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助劭鄙其為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之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孔融傳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且欲方等曰韋端二子康字元將誕字仲將懿性貞實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李膺傳膺潁川襄城人時鍾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仕至司隸校尉　東

于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儔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為雅人　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資治通鑑漢獻帝紀鄭泰謂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又曰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　文中子天地篇或問楊雄張衡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曰靖矣　太平御覽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三輔決錄曰孫生字仲升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孫仲升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孫氏小族所有新豐孫士所當出也　陳群汝潁士論曰以為孔氏先汝潁士勝蜀之評矣孔荅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帝共揖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潁川士雖頗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劉展圍開稻陂灌萬頃累世獲其功潁元長雖好地理未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巨卿潁

川士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並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縛詣門乞代弟命便飲鴆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欲奇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務忠讜未有能沒命直言者也　姚信士緯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為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遷于林宗皆可盡為則也其漢治伯宗及來世史雲子將之屬皆長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雖贏發入其鞭進者或飾虛其急沮者皆離販壞職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千之弘化　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仲舉為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為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卑謙我辭犯上之微也辭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為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宋雲終于吳鄙矣陸公仲

荅曰陳季二方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歎其先後世號仲
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三國魏志鍾繇傳繇爲太尉以爲顏
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爲然或問繇曰君推重荀君比之顏
子自以不及可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
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
遠耶　文帝問羣臣昔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
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欺於君德孰優鍾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
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
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
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
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
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
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强仁之化
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也則純以

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楊阜傳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
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
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强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
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
傳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晏位至尚
書何晏冀州論畧言春秋以來可與海內比而校也恭謹有禮冀賢子趙
衰仁德忠義冀賢子趙盾納諫服義冀賢子韓起洪元從國冀賢子孫佐
多謀經國冀賢子魏絳遠聞爲主冀賢子郤冀足舉先主冀賢子張老明
智識物冀賢子趙武清直篤義冀賢子叔向聰明肅恭冀賢子羊舌職守
信不移冀賢子荀息見利思義冀賢子中行穆子量國料敵冀賢子先軫
書法不諱冀賢子董狐分謗和衆冀賢子郤克淑敏能斷冀賢子冀缺拔
幽進淳冀賢子臼季守義死節冀賢子欒恭子抗言不屈冀賢子荀罃劫暴
不動冀賢子解揚審聽知機冀賢子師曠放而益顯冀賢子張醉儒雅博
適冀賢子董仲舒體恭篤敬冀賢子石奮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冀賢
子竇嬰明君顯賢冀賢子田叔澄主知人冀賢子貫高忠義正直冀賢子
鮑子都謇諤忠諫冀賢子王宏　陳羣傳羣字長文明帝時爲司空時太
尉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羣常歎曰若華公
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
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臣欽若等曰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荀衍字休若荀諶字友若荀悅字仲豫　崔林傳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
冀州人士稱崔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
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杜恕傳恕字務伯時張閣字子臺以簡質聞恕著家
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
爲好敦然以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
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
將軍　蔣濟傳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成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
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濟當稱論
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
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濟位至太尉　陳登傳登爲廣陵太守請陳矯爲

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
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
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
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傳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爲文學從事徽問輅曰何平叔一
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
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
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之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
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徽曰誠如
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
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官至少府丞　韋誕
傳誕字仲將爲大鴻臚卿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
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
旨亦何昌不著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
仲將仲將云仲宣王粲字傷於肥戇休伯繁欽字都無格檢元瑜病

州字子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麤疏文蔚路粹字也性頗忿鷙如
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
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傳會字士季為黃門
侍郎吏部郎某文帝問其人於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袁準傳準字孝尼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諸葛何人也曰張飛關羽
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
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
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
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
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
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
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
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答
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
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
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
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崔琰傳孫禮盧毓始入軍
府崔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
至鼎輔　賓朋傳湖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
兵勢　又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
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臣竊料群臣無備權之對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
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徐邈傳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
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
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為通自在
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
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
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
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陳泰傳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
陵亦與泰善文王問陵曰玄伯何如其父陵曰通雅博暢以天下聲教為
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過之典畧稱衛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卷

以之湯滅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仲達乎衛曰鄉欲我從
膚骸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衛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
令君趙蕩寇皆益世乎衛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
喪稚長可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但啖肉也　又曰趙戩曹三
輔亂客於荊州劉表以為賓禁是時禰衡來遊京師甄訊朝士及南見戩
歎之曰劍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
取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　魏氏春秋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雋德音
宣朗罷朝羣王粗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羣王曰
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貴鄉公為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
荀顗崔贊袁亮鍾毓虞松等講述同帝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
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苞舉宇內斯
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夏之
興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未必創業者
皆優紹繼者咸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覆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今
聞其劣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
禹之續非至德豈能濟斯漢祖因土崩之勢身任智力為人子則數危其

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
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帝
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武烈之盛豈必降於漢
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向令墳典俱存行事詳備
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也　通鑑魏邵陵厲公紀敦篤至行
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張
輔名士優劣論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
德為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
人以玄德為呂布所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
徐榮所敗馬被創之危也玄德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
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為呂布奔北騎所擒
勃突火之急也玄德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
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於宛下將復
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
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
土之封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諸葛孔明張飛關羽曰人傑也服

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為用臧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彊不為用矣況在危
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
哉傳子夏侯玄求交於傅嘏不納荀粲謂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俊虛
心交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也嘏答之曰太初能虛聲而無
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外徇名利內無關鑰此三
人者皆敗德也郭子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
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文中子或問荀彧荀攸子曰
皆賢者也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三國蜀志
許靖傳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至蜀見王
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人謂張裔幹理敏捷
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官至司徒　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為功曹
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
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邵全琮皆往統因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
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
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
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
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
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
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
答曰子昭誠自幼完潔然觀其插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雖智力
不多　時之佳也績郡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
統相結而還為先主軍師中郎將　秦宓傳宓廣漢人丞相諸葛亮聞宓
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
人之過官至大司農　張儼傳儼為大鴻臚作默記論諸葛亮與司馬宣
王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
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
漢或聞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
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
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
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
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
去若此人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勢亦決矣方之司馬

不亦優乎零陵先賢傳劉備曰子初劉巴字也才智絕人如孤可用非
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桴鼓會
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議之可太平御覽習鑿齒則周魯通諸葛論曰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
好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
一見孫權建東帝之基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為小人也
夫君子之道誠將竭其真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
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
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
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
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冑也
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藝文類
聚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或以毅相弱燕合五
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
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
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
以濟世奇策眾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
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眾才
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
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雖[illegible]廓已有功則讓於下
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
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睹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
毅為伍哉吳志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
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子敬東來孤與宴語便及大略
帝王之業一快也後孟德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所宜于
布文表俱言而遣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眾逆而擊之
此二快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
其長子明少果敢有膽而長大學問籌略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耳圖
取關羽勝於子敬　又曰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
所以失名喪身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
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
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

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絶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
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
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獲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
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
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美以並隆全之列是以人無幽
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論者因各叙其
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
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
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曹馘江昔伏萬兵也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
不能孰不願焉而横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弗將帥深辭固讓終於
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
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為名守所志保其名好孔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
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
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

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
蔡文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唯篤人物成敗得
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軍旅於馳騖之際
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
全名行邈然絶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薛瑩字道
隨為散騎常侍常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
賀卲厲行貞潔概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
玄卲蕃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卲當次之華覈詩賦之
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　又虞翻稱闞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
曰闞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翻官至騎都尉又顧綜為侍中太子登使
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知機達幽究微則顧
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乃私駮
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佷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
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又
李膺字元恭善議論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
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又諸葛恪傳恪字元遜蜀樊建以校尉來

使值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
及預而雅性過之世說新語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
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
吳朝服其弘量陳武別傳武時人無察者頻丘閒遐薦之於單府武問武
當今可與誰為單避曰方謝遺豎不足比徐世瑋有餘道豎世瑋皆同時
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之間乎唐語林謝遏絶重其姊張玄
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娘優劣答曰
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三　十四巧

藻　事韻二

晉書河南郡表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為多少？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興禹，鯀不辭興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為當邪，則同於禹；以不當邪，則同於嵇。　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又曰：顧榮謂中宗曰：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忠款誠盡，加以膽幹殊快，殷慶無質略，有明規，文武可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民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中宗納之。　又曰：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又曰：裴憲字景思，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然至

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又曰：嵇康傳：裴楷有知人之鑒，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世說新語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堂

預嘗奉公曰宗廟社稷之中不純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

禮樂器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又曰：杜預傳云：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又曰：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又曰：裴楷傳云：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世說曰王濟

仲衆叔則一人從用楷鍾士季須史去復容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　又曰：阮裕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時人云：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又曰：謝安義在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寧，襄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　又曰：韋忠傳云：裴頠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纆纆如束長竿。　又曰：褚陶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睹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欲知是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實不匱矣。　又曰：樂廣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

人號為江東步兵。　又曰：劉毅將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比之諸葛豐、蓋寬饒。　又曰：樂廣少與弘農楊准相善，准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准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又曰：劉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　又曰：和嶠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又曰：郄鑒傳云：王敦書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而同人之主，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又曰：孫登傳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

識大才。夫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累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
累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平。
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又曰。王湛傳云。武帝以湛為癡。每見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
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
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
我季孟之間乎。　又曰。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
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
今顏子也。　又曰。王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
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
立千仞。　又曰。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
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又
曰。郗大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惠、梁琦之亞
乎。　又曰。羅含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又曰。羅含桓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座曰。此何如人。或曰。可
謂荊楚之杞梓。桓曰。此自　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與

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
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郗超傳云。沙門支遁以清談著于時。風
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
儁。　又曰。郗超為桓溫參軍。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
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周顗傳曰。庾亮嘗
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又曰。周
顗等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
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
當在阿母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　又曰。應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
雅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桓
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常稱之曰。溫眼如
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又曰。劉惔寓居京口。家
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
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
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昇。論者比之荀粲。
又曰。荀蕤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偘。謂偘弟奧

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　又曰。戚
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
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又曰。
謝安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
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有重
名。　又曰。謝萬善屬文。敍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
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
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又曰。韓康伯傳云。康伯少知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
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　又曰。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
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又曰。稍襃
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治有皮裹陽秋。言
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又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云。濯
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辯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
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相。　又

曰。傅玄為司隸校尉。著書名為傅子。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
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
行又何以加諸。且歎君等曰袁煥為郎中令華歆為太尉　或問。近世大賢
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且歎君等曰令君荀彧也軍師荀
攸也　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
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
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又曰。吾彥初
仕吳為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又曰。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
以人倫之鑒。尤重弟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
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
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通鑑音注紀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　又曰。王澄、王玄、王
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又曰。王衍口
中雌黃。朝野翕然。　又曰。武陵為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倫
與潁川陳泰友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群。

陵各稱其所長以爲群泰喀無優劣帝然之。泰字玄伯群之子文王問陵
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陵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
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
才英博亮拔不群　又曰虞騤爲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騤曰孔愉有
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
人惜之　又曰劉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
甫大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
於用長　又曰梅陶爲尚書陶與親人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
外意　又曰顧舍爲光祿勳或問江左群士優劣答曰周伯仁周顗字之
正鄧伯道鄧攸字之清卞望之卞壺字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又曰顧愷
之爲散騎常侍初任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乃得平
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又曰孫綽字興公簡文帝爲會
稽王已嘗與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
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綽與高陽

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
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
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
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綽後爲廷尉卿
領著作卒。世說新語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
何如曰溫潤恬和　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　桓溫
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
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
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不及然以不才時復托
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又
曰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
顗忱曰伯通易　又曰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闓荀邃俱通沉明
帝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通邃帝以語庾亮曰邃
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荊
州刺史　又曰李銓爲光祿大夫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爲向
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衡矜刻

傳永和中丹陽君劉真長鎮西將軍謝仁祖商略中朝士人遂及於玡或
問杜弘治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抱朴子凡薄之
徒雖使群流俗而陳空抱虛有似蜀人敬壺之翁胷中無一紙之儲不過
酒炙所謂胃于貨賄貪于飲食左生所譏不才之子世說新語正始中人
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
群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
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王
夷甫云閭丘沖字賓卿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王
夷甫以王東海承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
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按故事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
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批未嘗不自知批是謂
在洛時數而畏顗過江後欺漸得志不復畏矣故歎曰不知吾我進乎伯
仁退乎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
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批兩語各可觀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卿有
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
曰似未肯劣王謀言其宗人不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
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庾公此問甚煩宜王敦如
無人批此語庾日中無王王日中無庾人問丞相王周侯何如和嶠答曰
長輿嵯櫱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
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批得體嗟嘆之今言者稱　王丞相二弟不過
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批此不過
江諸本隱約穎字伯英位議郎年二十而卒敞字茂平位祭酒不就官年
二十二而卒故曰不過江年於度江前也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
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上承千里
此時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
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治故
也王近粗俗不如謝之唱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
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
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當不如爾吉迷杜
福公下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
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批人人同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
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思不及也批常

有如此令無人如此輩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有尊謝平何之意批得上者足以伐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仕不得其人既思嬾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傷可恨唯此一條而已批此一條不當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劉髮邪批謂尤勝耳都司空家有傖奴此人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謂字司空監子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批語甚有氣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批論爲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攸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爲重言其失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批本是爲穆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批似謂裴暗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批俗淺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此亦不肯遜又不敢疑之辭言我寧爲我而已不與桓比擬也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批此語能長人悟倨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本清令不如其弟學養不及孔巖字彭祖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溫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伊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乂何如衛虎玠小字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王濛小字劉與丞相不相得故爲優濛之言謂皆勝之也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似秀之任率也桓公問孔西陽嚴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李重字茂曾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與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批非謝公問弘度答卅知作事王脩齡胡之問王長史家我家臨川長之爲臨川守何如卿家宛陵述爲宛陵令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床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批韶今者爲矜持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批入人有區別意王是失卒情處可以爲戒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此皆語門人弟子之謂而同軍受之不恨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批自但王中郎嘗問劉長沙奭字文時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　王笑曰癡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批不甚可曉然可用似謂田宅所編聚也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字世嗣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紹乃則之孫愉之子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孫承公統云謝公清於無奕潤於林道陳逵字林道批難知二賢只見謝公清潤或問林公司州王胡之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批語似然有思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批進漆是文撲可取此云詣者其他道之之謂乃自其於理深詣即謝之深徹皆叢生之名謝不徹王者不詣其於理但相朋耳無大高下之庾道季欽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王僧恩褘之小字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述其父也批此語其子而盡林公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自有不無德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批外貌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批使是爭多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曹蜍茂之小字李字永世彭城人爲尚書郎李志字溫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言人當如曹李淳朴無爲可如上古但才智無聞以遠俱泯者盡於狐狸而已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騰小字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批謂不聞說庾勝林者人

云六是一句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批使與上司同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深箇為伏又也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撫捷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上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有人問袁侍中恪之字元祖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殷故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荅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此鈔撮猶掇拾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謐導之孫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洽即珣父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即珣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珣謂其父不勝坦之以年二十

六而卒故德業不彰僅得比於坦之也故嘆之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徐暢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君右軍而言勝胡之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楨之字公幹徽之子第七叔乃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荅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此善對桓玄問劉太常瑾字仲彥曰我何如謝太傅劉荅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荅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舊以桓謙字敬祖沖子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為度淳深善屬文大見器精綜群務為當時所重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遷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治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

權子晉書曰淳于髡紡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歜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屈序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者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群望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原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高馳注論諱日畢長所在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

荅曰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劉萬安即道真之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來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時人以玠為王人文中子禮樂篇或問溫嶠子曰殺人也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又王道篇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謹矣郭子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又曰人有問王長史王仲祖也江虨群從兄弟者王荅云諸江皆能自生活又曰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荅曰阿敬近撮王劉之閒王修與劉貞長又曰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嘉賓郗超小名庾龢小名道季荅云道季誠鈔撮清悟嘉賓故自勝桓公稱云桓溫也鏘鏘有文武又曰王右軍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又曰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荅反問公謂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又曰王丞相云雖下論以

我比安期千里(王坐字安期。沈修字千里。)我亦不推此二人，唯共推王太尉衷肅也。　又曰：周伯仁道振德倫，欽崎歷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幼輿言。　又曰：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刁協字玄亮。)戴若思之巖巖，(戴淵字若思。)卞望之峰岠，並一見我而服也。　又曰：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菟羲之小名)，合菟何緣復減處仲。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袁宏七賢序：阮公瓌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犖節，動無迕對乎！中散遣外之情，最為高絕，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懷體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衆樂同，遊刃一世，不亦可乎！孫子曰：漢周勃王降魏，何乎曰自謂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亡則亡，先君正魏之纂，不與同天，過於其父，俛首而事，儲可謂苟存，豈大君之正道哉！崔鴻前涼錄曰：張茂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誰等輩也？岌謂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朝入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秦記：姚長大破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各曰：若值魏武王，尋破此賊。陛下將率大過。上嘆曰：吾不如亡兄者四也：長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直突，前無橫陣，二也；究覽古今，講論道藝，駕御群英，收羅雋異，三也；摠領大衆，經覆愉難，大小悅縛，人盡死力，四不如也。　又曰：魏武王姚襄，禮待楊亮，亮爲極溫。溫問亮曰：襄何如人？答曰：天下傑也。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疇，而雄邁之。南史：謝弘微，叔父混特所敬貴，號為徽子，常云：阿遠到踈，負氣阿容，傅而無檢；曜侍才而持操不篤；曜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徽子，吾無間然。又云：徽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遠六十，必至公輔。　又曰：集析不應，徽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荊楚仙人也。　又曰：范泰爲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常從容問泰：混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大一流人也。　又曰：蔡遵之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弘微瞻類中郎，性似文靖。(中郎，弘曾祖萬也。文靖，謝安謚也。)　又曰：謝靈運因宴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靈運官至臨川內史。　又曰：雷次宗元明

三禮、毛詩。南齊衡陽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又曰：劉湛爲領軍，湛外甥王延之、阮韜並有乎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文帝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御本當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　資治通鑑：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南齊書：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寒。(一作氣)　又王僧祐父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南史：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時謝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淡。次問王球，約曰：清而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又王筠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約位至侍中、少傅，尋加特進，卒。　又丘遲爲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監初，到洽兄溉俱蒙擢用，溉尤見知賞。從弟沆亦齊名。高祖問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滅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　又褚向淹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褚向字)推華，子嵩慹量。消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續世說：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陳書：周弘正叔父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然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下而驕，矜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年卒皆如其言。　又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英。北史：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常論允曰：前史載卓公(卓茂也)寬中，文饒(劉寬字也)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崔浩也)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不足者，矯矯風節耳。

余齋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語責崔公聲撕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中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及審支保益元言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觀夫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齊郎子廣爲長廣太守時盧詢祖與盧思道俱有才名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水稜文舉（文舉孔融字）續世說北齊李繪梁使來聘問緯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瞿聞之怒緯詣門謝之還上馬不顧笑中子天地篇或問蘇綽子曰僕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資治通鑑隋高祖紀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注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意謂此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又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隋書蘇威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又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又楊達爲人弘厚有局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　又盧思道初魏爲尚書郎時濟南王彧少有才學時甚美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林曰二人才學鄰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遺決中山皃白太旻木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唐書長孫無忌傳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識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爾高士廉（續世說有涉獵古）今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續世說有爲官亦無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三　十三

寡所之者骨鯁（續世說有規）諫耳唐儉有辭（續世說作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續世說作答）畜事朕二十（續世說作三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續世說作並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續世說作性缺善自無過而實性怯懦未嘗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續世說作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續世說有亦何以尚焉）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續世說作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續世說作學問稍長性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疑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王珪傳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馬周傳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太宗嘗曰我暫不見馬周卽思之中書令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韋述傳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逖弟迪逌迥迺吉起迥亦六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馮定傳定字介夫宿之弟也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　李勣傳賈言忠高宗時爲侍御史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上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上深然其言遂遣使齎璽書以慰勸等　徐有功傳潘好禮深慕徐有功爲人乃著論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畧同耳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張公遭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三　十四

如盍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違革命之秋為惟
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便是兇舜之四凶
也柴飾巧言以誣盛德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積明
白數陷周囲數羅綱羅此豈不難矣　蘇頲傳宋璟與頲同知政事璟剛
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物則頲為之助相得
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
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蘇頲過其父也　王勃
傳勃與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皆以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盈川
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文
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盈川照鄰何以企及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
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柳宗元傳韓愈
評宗元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賈耽傳耽不喜臧
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　元
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李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
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
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

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
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簡攻諫
台亂緩衆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
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唐輸韓詡王定常評羅卑可為宰輔師保李華
亦以为天下善歷一人而已　李白文宗詔以白歌詩裴旻舞劒張旭草
書為三絕　蕭穎士字茂挺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
混於俗不自振貴往往懷所不逮也　謝士和字伯均周權歷世文章而
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李觀字元賓正
觀中屬文不夸以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後愈文愈工議
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　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
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效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
崔玄亮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
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溫
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　嚴
瑀字時文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操意或偏敗不通而尚法　宰帝大方曰
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　唐璿字休璟后謂楊

再思李嶠姚崇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　馮元常從弟元淑
約策邁於元常而剛直不及也　虞世南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
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　文中子天地篇　義也清而壯靖
也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贍而肅瓊也明而毅通也誠而厲元齡志而
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
未備　唐李翰林集與韓荊州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
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韓昌黎集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嘗是時見王
於北亭獨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
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　續
世說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若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記謙挹如
百斛重器所貯尚宜其半要使不盈其祿位截過史列女傳　耶律氏太
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
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　朱子語續錄　品藻人物須是先
看他箇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
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
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　漁隱叢話　冷齋夜話云

徐師川言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
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為
哉而退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起官始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倉就之七
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升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
也豈以升吏為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
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張横浦心傳錄　恕問易氏
平日師友弟子問如凌李文翁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易曰李
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
聖錫敏悟樸復有守宋王與鈞藍縷叢　賀程左司劉于四選分司仍笥天
官之品藻萬機佐理爰得台輔之經綸　山堂考索　品藻文章　曾子文章
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歛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
安敢言談議漢儒自是許者當為之服膺書艸蓋操戈入室負名教中罪
人而懇懇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想音容於函丈之席味節
奏於浴沂之瑟附高翼於李物之鳳凰借餘光於昌黎之北斗稱文選而
不敢卞文選之蠢愛唐史而不敢糾唐史之繆善史通為談博不敢著析
微以議子玄示顏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

意旨精事斯語之訓瓊杯玉斝類多珍缺豐肌膩體猶之風骨罕守而有
發焉瘦疾而有起焉雖騷正大不見露才揚己之譏三都宏暢莫遑待獲
譬競之謂吹毛求疵溺長經短讀孫吳之書而陷孫吳處和扁之門而議
和扁又異取於若人哉昔者夫子删定詩書扶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吞吻毀夫子哉是猶曰叔孫非吾徒也不知夫子
者也陳亢知夫子者伯魚一問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亢實天地間一蠹
管耳孟軻無排異端主盟正道於戰國七雄之氣襲姬孔數聖之傳臧倉
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是猶曰臧倉嬖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況知孟
子者非十二子例以亞聖濟之則荀況實苗稼中一螟螣耳今日士夫其
弊又有甚於此者平居聚談畢陳秦七黃九坐於雞窻雪案則曰吾文當
俾屈宋為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今於品彙倚伍則曰吾賦可以劇
賈馬之高堂吾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觀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孫松撐
益而作也讀孤月浪中翻之句則曰孤月浪中生而作也文之雄健者
以驟濫議富贍者以浮靡議簡古深沉者以疎陋述緩議其品藻不為不
工其議論不為不至不知讀元元為元元以箕子為荄茲猶魏甚梧可監
雜長之廚膳胃空虛類衣周公之服猷遼東豕未必不舉手邪揄於河東

鶯鄉人璞未必不掩口盧胡於周市呼子貢方人孔門所羞宋朝先正其
用心亦要如是世使其耳家朝先正曹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之詩則英指游夏之辭不下張李之筆又奚敢於姍笑目宋朝先正讀書
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之詩則鞭雕黃之翔鐵抵譬之嗟又安敢
相抵峨眉雖然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毫者考官以沈約
賦雕党讀為入聲黜之後世公議終不以彩毫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
廣之過今日之工於議人者烏知不拙於譯己也思方欽雅前修述津詞
路正恐匪工如陳肥瘦如蒼猾伯如常又安敢過王尊之門以貽布鼓之
誚 群書足用 品藻 事對 實錄 確論 王嘉善論 許劭更題
體題 優劣 善否 真偽 才否 然偶 納若風鑒 照然月評
或有從人之譽 氣為佳士之稱 人物臧否由此而定 文章高下識
其所爲 賦隔 盡己所長確爾王猶之論 數人輒改有夫許劭之評
鑒君林宗乃盛稱於拔士 質如子貢寧不敢於方人 摘江網
品藻 體字 稱述 優劣 許論 題奉 才否 真偽

天藻 漢武帝內傳王母曰太靈群文並三天太上所撰傳非其人是為泄天道
可授而不傳是為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為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為
慢天藻蘇東坡詩楚些發天藻

鳳藻 鄭氏譯綺鳳藻讚他人文章好也

晁藻 西漢傳問杜詩傳士卒晁藻注云言其和睦歡悅如晁之戲於水藻

鱗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又況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暐曄之鱗藻哉詳仙

摛藻 漢雋廣戲摛藻如春華師古曰摛布也藻文辭也文選潘正叔贈河陽安為河陽令是正叔從父故不言名詩曰泝贊韻秋蘭摛藻艷春華呂向注云摛發其文藻美如春華抱朴子安貧篇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英采華鎮雲溪居士集上趙叅徐狀元書故扶道術摛華藻而來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

發藻 漢雋廣戲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宋王與鈞藍綏葉謝吳侍郎啓紫宸翹材汗清發藻職嚴地裝天

斧藻 揚子學行篇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梲者韓昌黎集芳菲含斧藻宋王與鈞藍縷紫謝給事中表批款斐神扶於仙掖鸞渚之間縻然斧藻綿經於路門魏顧之上宛若布帛謝陳侍郎啓皇猷丕贊於斧藻妙語每樂於甄陶

洪筆麗藻 爾雅序洪筆麗藻

識深甄藻 東漢書郭泰傳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士之精藻 三國魏志邴原傳原謂太祖曰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旌而問之荀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

文藻 蜀志或謂秦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子昔孫子三見衆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者也接于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論滄浪賢者以雜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色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儐之患循恥草子成之誤况質於己者乎

含章舒藻 晉書虞溥傳溥誥學曰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詳本傳

枯瘁擿藻 抱朴子用刑篇馳風扇則枯瘁擿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

彈毫騁藻 抱朴子嘉遁篇雖復下帷畢思彈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

逸容鮮藻 抱朴子酒誡篇目之所欲不可從也嚴目者必逸容鮮藻也

韜鱗掩藻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是以遐栖幽遁韜鱗掩藻詳理

翳景

摛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翡業摛藻僉偶去欲排仙 先士盛藻 晉二俊集陸士衡文賦序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瓊數玉藻 晉二俊集陸士衡文賦彼瓊數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 名理奇藻 世說新語文學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慙而退 揚葩振藻 北史文苑序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 好學愛文藻 北史陽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 富有辭藻 唐智威傳天有多能富有辭藻 玩其詞藻 宋鄭獬鄖溪集謝學士表翰苑參華儒林劇選非獨玩其詞藻蓋欲觀其器能 雕龍麗藻 宋曾鞏元豐類藁回謝館職啓較雕龍之麗藻列架鼇之秘扃 和槧洒藻 宋曾鞏元豐類藁諸弟教儀使和寸槧以洒藻製幅而摛華 炳馬華藻 宋何澹小山雜著賀處州趙守啓獻三雍於禮文未備之時炳馬華藻別七略於道術旣微之後卓爾淵源學從洽中之質昇以承流之重 冰霜之藻 宋沈與求龜溪集賀正啓功名自敘早覩日月之光節義獨高吏勵冰霜之藻對越三陽之序導迎六氣之和 教洽芹藻 宋李曾伯可齋集通陵陽倅啓咸室北部判宅南山晝擇餘幕之芙蓉教洽賓官之芹藻 釣魚擷藻 宋馮縉雲先生集蘇氏溪堂記可以吟竹筏撐小艇釣魚擷藻陵風弄月 誤詔劉藻 周益公龍飛錄祠部員外郎劉藻字昭信福州人進士官陳誠之在西府舉為薦藻初被詔南在選調史誤居嶺南人京官劉藻久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進之至是藻乍而劉藻適自梅州守乞致仕異哉 無以易藻 言行錄江翺鎮藻字彥章公言自光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旣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衎錢 薄采其藻 詩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超化藻禪師 五燈會元問爐上雪滿寒窓燒盡丹霞木佛冰天野渡衆毅趺唐鐵牛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請禪德要會麼衲被蒙頭坐冷暖了無知嗣善權智禪師禪僧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十四巧

○老 洪武正韻魯果切。年高。說文七十曰老。許慎說文老考也。從人毛匕。言鬚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從老。盧皓切。爾雅老壽也。又錫賜老。郭璞注。錫錫也。俗為羸易。小爾雅叟艾老也。揚雄方言眉黎耋鮐老也。東齊曰眉。言眉秀也。燕代之北鄙曰梨。言面色似凍梨。宋衛兗豫之內曰耋。八十為耋。音絰。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言背皮如鮐魚。耇音垢。鮐音臺。總鮑都者始革老也。皆毛皮。皮色枯瘁形。皆南楚江湘代語也。凡以異語相易謂之代。使老長老也。東齊魯衛間凡尊老謂之傁。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老。顧野王玉篇盧力搗切。古文老。陸法言廣韻盧皓切。考老。顏元孫干祿字書老老。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從人毛匕。毛象反毛。匕音化。徐鍇通釋勒抱反。宋重修廣韻亦姓。左傳宋有老佐。鄭樵六書略老去其下體而成字。考者考。孝者耋。主義轉注。吳棫韻補叶音朗口切。釋名老者朽也。史記西者萬物之老也。荀卿箴賦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祀。壯者與壽。上聲。又叶音滿補切。者老姓當以此傳聲。班固西都賦若臣者徒觀跡於舊墟。聞之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舉也。戴侗六書故人老而毛髮變匕也。或曰毛發。釋行均龍龕手鑑耆音老。韓道昭五音類聚力道切。又㐂音老。楊桓六書統未母亂以朮為老人之狀。而下以匕指之。匕者老人髮變白背壯之意。則老字之意始明。黃虎賁並古文。鐘鼎文或從止。小篆省統猶隸老偽會同。熊忠韻會舉要半微商音。周伯琦六書正譌從毛匕。匕即化字。老人髮化白也。會意。隸作老。字考傳義通作耆。趙謙聲音文字通耒米切。人七十曰老。從人從毛從匕。人年高則毛髮匕而為白。老之意也。借草老。心亂也。作佬非。又傳雅謬譯黃也。俗字當借老。又柳罵作佬老非。

韻會定正字切

耒果耒寥連老

篆書　並古論語　齊侯鐘　不老鑑並見楊鉤鼎集韻

秦詛楚文　孝經　並古老子　並汗簡　二四　希裕纂

古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見高勉

齊學古韻總　並六書統　六書類釋

隸書　老孔宙碑　老羊竇道碑　老祝睦碑　老于彝碑　老魏修老祠碑　老孔彪碑　老五老播碑

並洪適隸韻　老淮源廟碑　老老子銘　老石路碑　老袁良碑　老郭仲奇碑　老費鳳碑　老子老

廟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老王羲之　老智永　老顏真卿　老蘇軾　老黃庭堅　老蔡襄

行書　老李建中　老何氏　老米芾　草書　老　老並章草　老王羲之　老智永

老黃庭堅　並張鋒汲　老　老　老並鮮于樞　老趙子昂

總敘

太平御覽老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惟悴恆如有垢也。或曰胡耇。皮如雞胡也。或曰凍梨。皮有班黑如凍梨色也。或曰兒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傛。傛違也。違入山也。書敍指南老耄衰耗。老人曰黃耇。師古。又曰齒危髮秃之老。任昉。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元。老而謙曰無耆耇之德。尾。老而無道義人曰陳人。莊子注。陳久之人也。衰老曰耒暮。進十二。齒落曰年耒鮮然而齒墮矣。水傳其歲數。老而仕子曰歸爾以事。鄭玄。漸老曰耳力頹侵。宋書范曄。又曰耳退齒載。進二十。又曰荏苒無老。對名揚。老曰某日衰矣。戰國策衛。又曰晏年逝已老。內潘。老於人曰年光矣。莊子。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愈。又曰眉壽。又凍梨。詩文。百年曰期頤。禮記。後白髮曰朝生暮後。右息白髮賦。又曰拔白髮黑。上。髮白曰鬢變。進十四。頭白曰顛白成翁。李賀。盡老年曰盡齒。又曰華髮墮顛。斯序。老貴官狀曰綬紫鬢白。對名揚。老人狀曰龐眉皓髮。劉寵。又曰雞皮鶴髮。庾信。歎年老曰年歲有記。後五書。又曰桑榆任盡。上。請百歲人曰先十一馬。州子七。老不過自言曰賤與老相守。進十五。老扶杖乃行曰伏夷迤行。蔡氏。老病辭扶見曰位未及扶。跆休。自言老曰吾唯崦既暮。徐陵。年老曰日薄西山。李密。下氣息奄奄。年老有壯容曰面有光澤似未其者。上其未歲數。又曰年且其狀容。上。老不衰曰趨升殺

駃𩦲景自言老曰犬馬氣衰傳音公又曰犬馬齒𢧁班超䤄又作索年已
長曰年亦麼矣李翔年過若干曰年殊若干梁昧老革曰丈人行高叔老
年曰垂沒之年楊暘老將死曰旦夕入地班超極老病人曰朝暮人也楊
歌婦人老曰容觀改前杜甫爲老人曰死老魅陳蕃老不足卹曰何有於
二毛左傳老而駮曰猶有童心左思髮二色曰余髮如此種種左昭又
曰髮有二色孫綽又曰二毛潘岳壽過其人曰此某爲得年矣李翔前輩
曰宿齒唐韓愈老小人曰垂髮戴白鄧論語子曰老者安之注老者養之
以安人曰安之安我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
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莊子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淵
泉日記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雖是俗語也自有警數類晉
史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
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
遠夷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
丁六十爲老廣德中以二十五爲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

養老

周禮地官黨正注民三時務農時閑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
老見孝悌之道也禮記射義酒所以養老冊府元龜禮曰羊之貢子

天下久矣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
用之必以八月諸物老成順其時氣以助養育天子袒而割牲侯王設醬公
卿饌珍所以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明長幼之序興揖讓之風習鄉
土齒之義備矣降及後世迦者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耆故老或
賜飲於端闈或廻輿於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畢嘉祀之禮則錫以鳩杖賁
之束帛登板授之秩開石窌之封此皆介于景福終之以仁斯教化之大本
盛王之令典也流于傳史豈不美歟　養老之道三王以前尚矣自皇綱解
紐餘分閏位雖乞言孝弟之義不行於庠序而訓恭加惠之典尚及於鄉黨
其間以兵戚相尋禮用遂寖至於國事存閒以時優給假之爵秩異其服玩
亦有國之令猷也陳祥道禮書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于學以訊馘告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
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月令仲春上
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是月之
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
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遂視學
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
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
退脩之以孝養也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
學而太子齒詩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又曰在泮獻
囚在泮獻功在泮獻馘賈誼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
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後
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儒林
傳明帝即位親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禮曰天子視學四養
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以仲春季春仲秋爲簡
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
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
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祭
義曰天子當入學而太子齒蓋天子將視學以設微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
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
之大略也漢明帝袒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豈亦先王之學
弟子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蓋古者祭畢則禘未卜禘而視學非
所以示孝道而不足以游學者之志也春秋傳稱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未禘祀猶不可務外事況視學乎詩頌魯侯視學之詩蓋有同於天子詩曰魯侯
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囚此以訊馘告也
視學養老之禮鄭氏曰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孤子者，死王事之子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邦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國老者，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者，謂庶人之致仕者。經直言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之父祖可知，但此不見饗國老庶老之文，故鄭併耆老謂國老庶老。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言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大司徒。以保息六保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正義曰：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六七十已上，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粻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粻，士無食粱，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五十已上，貳與士大夫同食食黍粱。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多，以取饒廩也。正義曰：門，謂十二門；關，謂十二關。門關出入皆有税，所税得者亦送張多少，是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正義曰：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則亦稿人共其食。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疏：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老者皆舍，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不為奴。曲禮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凡杖。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禮年五十始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君子式黃髮。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耆老皆朝于庠。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鄭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射春秋射國皆而飲，而養老。正義曰：鄭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有傳暮說云：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陰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正義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

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事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文王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以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崔氏云：夏承禪於虞，是二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敬養也。殷人素質，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故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言冬。鄭闕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既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合為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為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也。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尹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無正條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游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雖得人不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從國老之法，士從庶人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焉。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人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助老氣也。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明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

象類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天子養老之處，凡天子合眾，必遂養老，是以仕焉。言始視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既奠之，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群老如眾賓必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發詠，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群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反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是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師各帥於國，大夫勸於朝，州里騰於邑是也。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三

王有乞言。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祭義：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老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於庭，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割牲，致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天子巡守，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謂問事，國君以百年所在而往見也。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于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也。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詩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春酒，凍醪也。眉壽，秀眉也。介，助也。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凡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凡又有相續代而侍者。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閟宮：黃髮兒齒。兒齒亦壽徵。書曰：播棄黎老弗迪。又曰：尚猶詢茲黃髮

又曰耇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孟子曰西伯善養老漢文帝且爲養老令年八十以上賜粟帛酒肉漢明帝賜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賜天下之老者人一石肉四十斤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輲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𩜁祝鯁以食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　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

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役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事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　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中初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晉亦以王祥爲三老光王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雜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云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饔掌割烹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惇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享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總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者以舞者樂之成故持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

顧予烝嘗而有秩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鐘鼓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商周之制　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祈二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詩思齊雝雝在宮箋云言謂辟雍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　孟子梁惠王章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離婁章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注。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高德皆尊如衆父。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其意精與此合。　盡心章。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夫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管子。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西漢書高祖二年冬十月。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文帝紀元年三月。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縣。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如淳曰。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玉海賈山至言。陛下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廹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已上。以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粥。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元狩元年。詔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元封元年夏四月。登封太山。還詔行所巡至。加年七十已上帛人二匹。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注。祈息於耆老之人皆貴旅也。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元康元年三月。以鳳皇集泰山。賜三老帛。二年三月。以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高年帛。三年春。以神爵集泰山。賜天下高年帛。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三月。詔以迺者神爵嘉祥。賜三老帛人二匹。神爵元年三月。祠后土。賜天下高年帛。四年二月。詔以迺者鳳皇甘露降。及神爵集。賜天下高年帛。五鳳二年三月。鸞鳳集。賜高年帛。甘露二年正月。赦天下。賜高年帛。三年。詔以迺者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元帝本紀。初元元年四月。賜三老帛。四年。祠后土。赦汾陰。賜高年帛。五年四月。賜三老帛人五匹。永光元年正月。郊泰畤。賜雲陽高年帛。三月。赦天下。賜高年帛。二年春二月。赦天下。賜天下高年三老帛。建昭五年三月。賜三老帛。成帝本紀。建始元年二月。賜三老錢帛各有差。鴻嘉元年二月。賜天下高年帛。哀帝本紀。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赦天下。賜三老帛。平帝本紀。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高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三年。賜三老帛。四年一月。大赦。賜天下高年帛。東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　曹褒傳。褒受詔議立三雍大射養老禮儀。儒林傳序。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朝羣后。登靈臺。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射享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

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象。凡後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一云。又一五。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集注蔡邕表。侯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鄭衆曰。更直以一公為三老五更無常。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行大射之禮。東山札書曰。天子皮弁素積觀射大侯。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將取擇人。舍不亦如之。石渠議曰。鄉射合衆而大射不同也。韋昭咸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惜後故日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令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皮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詩云。三壽作朋。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飲肖戲。養卜之吟兵。先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又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漢周五經然否。日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遣王莽之亂。法度廢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謹周密之曰。謹ノ賦上非。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可視猶子也。虞喜曰。是豫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從鈞議。後

革之。深得其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本紀。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之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眇眇。猶微微也。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卹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三年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皇太子。賜三老爵三級。八年冬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十年閏月甲午。幸南陽。日北至。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十七年五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章帝紀。有司奏李明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　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三老。侍中騎都尉周澤為五更。　三年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馮魴。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許之。其冬為五更。詔朝賀就列侯上。出本傳。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三老爵人三級。　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　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五月。詔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月令。仲秋之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十月。奉長安。詔賜行所過三老錢帛。　八年春二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五年九月南巡。賜所過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　元興元年十二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安帝本紀。永平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三級。　元初四年秋七月辛丑。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

服護寡獨鰥朕意焉。杜氏通典。按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政事。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天下。賜三老爵三級。 李尤傳尤為左中郎將年八十八。以為國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 順帝本紀。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 四年。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二級。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三級。 三年五月大赦。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 二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大赦。賜年八十以上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 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 蔡邕靈帝熹平六年七月。上封事云。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本傳。 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禮。以光祿大夫楊賜為三老。本傳。 東漢會要靈帝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 案此。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之不噎。玉海。一云取春物始化。以助土氣。玉海東京賦日月會于龍狵。恤人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懽忻於春酒。執鸞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辟雍詩。喃喃國老。乃父乃兄。冊府元龜。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事中。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授楊彪光祿大夫。又云。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八月。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敬教。乞言納誨。著在傳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言行動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 冊府元龜。晉武帝日。按晉書志。二年行養老禮。宋志云。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 杜佑通典。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

更。祥三老下。晉書段灼傳。武帝時段灼疏言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又事三老。所以明孝。兄事五更。所以明敬。陛下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冊府元龜晉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高年帛人三匹。 永興元年三月。大赦。賜高年帛三匹。 明帝太寧三年閏三月即位。賜孤老帛人二匹。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大赦改元。賜孤老米人二斛。 孝武帝大元五年六月。賜孤老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詔歷陽郡高年加以羊酒。十月月幸歷陽郡。賜高年帛。 文帝元嘉初。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仁愛好老易。郡州府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南齊書武帝紀。永明七年正月。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冊府元龜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自今搢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科。先是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故有是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老

養老二

魏書太武時居地侯難結年百七歲爲長秋卿後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於首難結代人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　文成帝紀和平二年三月幸中山至于鄴遂幸信都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四年三月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大官廚食以終其身　孝文帝紀延興三年十一月賜高年布帛太和元年十月詔七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又宴京邑耆老於太華殿賜以衣服三年五月詔曰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冲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匹四年七月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徭役六年三月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十五年八月議養老

十六年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遜位以元爲三老以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隆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訓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則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既庸寡德謝曩哲老更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大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用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心之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敦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遵所教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猶昔敬推老以德立更以元又馬斯彰元馬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元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曰游五更養素蓬廬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勑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常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時異護爲外都大官詔以從年遇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　通鑑綱目　武帝永明十年魏主養老于明堂　注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集覽玄冠記玉藻篇注云玄冠委貌也青紗單衣與禪通晉書前江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禪衣若今之朝服中單後公孫述爲馬援製都布單衣又白絹單衣注見玄冠肅拜詩詁云直身肅容而微下手乞言猶

記內則篇曰有乞言注有讀曰又又從之求善言也國老庶老記王制篇疏云國老卿大夫士之老者庶老庶人在官之老者　隋書禮儀志所司奏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　十七年八月帝南伐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九月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八年正月帝南巡詔相兗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八月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十一月辛未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老不能自存賜以穀帛十九年四月幸彭城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老疾不能自存者賜穀帛六月帝自代齊肥車駕所經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十月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

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第二十年二月，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三月，燕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曰：國老黃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二十一年二月，詔幷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五月，之渭入河，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時裴安祖為河東州主簿，復歸居養志，不出城邑。帝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北史魏文帝紀：太和二十一年九月，詔司州洛陽人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朞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大醫師四人，豫請藥物療之。　宣武帝景明三年八月，以前大夫平陽公丕為三老。孝明帝紀：熙平二年四月，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神龜元年正月，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

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正光四年七月，詔曰：事遍斯在，齒預一馬，崇敬黃耇，先代通訓，故方杖以尤老，慶佚先國，緣自孫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壯，詳其繁維，令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勤舊，眷然未忘。或戴白在朝，未嘗外仕，或傳私歷紀，甫授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蒞民，以終常限。或新解縣史，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敘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峻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為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休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閭巷矣。孝莊帝紀：建義元年五月，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鄉部，僚養黃髮，以詢哲言。魏書孝靜帝紀：天平三年十二月，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以下各有差。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七月，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大赦改元，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後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六月己巳，版授高年刺史守令各有差。武帝紀：保定元年正月甲戌，詔先經有戎官年六十以上，及民年七十以上，

節級版授官。杜佑通典：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以大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冊府元龜：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正之道在於賞罰而已。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通鑑綱目：陳文帝天嘉四年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注：胡氏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所以致治之要道也。然三

代而後，歷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資一時觀聽而已，未有真得古之意者也。焉書之善歟？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遠不可行於世歟。其實中楹，兩楹之間也。記禮者篇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主兩楹之間，南鄉明，人君聽治正坐處也。人所見生所以安身。改加諸老者，少者不及焉。舄，履也。雅豹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斧扆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酳音胤，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憲老乞言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養老禮。冊府元龜：保定三年七月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版授有差。建德二年，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驅彼兆庶，冀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沾邑里。　宣帝時，柱國、開府於武帝朝抗表致仕，優詔聽老，但嬰沉痼。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主沛問疾，賜布帛十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書禮儀志：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

執燧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九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部下州八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動即給。不爲常也。　文帝紀。文帝踐極。命皇太子就周致事社國閣慶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　煬帝紀。大業五年二月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一本作帥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厖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其卧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祿廩。以終厥身。六年四月。帝在江都宮。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七年二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

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板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唐書禮樂志。孟月及季冬。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尚食具牢饌。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羣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羣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北上。前一日。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階不屬焉。皆莞筵藻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東。西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杜氏通典云。每統者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設庶老席於國老之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大樂令展宮縣於廷。設登歌於堂上。如元會典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位於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坫以爵。其日鑾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二舞入。羣官客使以次入。初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庶老則有司預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侍史執筆以從。三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入。立於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答肅拜。俱座。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

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敎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高祖武德三年。幸稷州。宴父老。置酒高會。賜帛。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賜布。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詔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十月。幸隴州。詔岐隴二州八十以上賜物。百歲以上就加優恤。五年十二月。幸溫湯新豐。賜高年帛。六年三月。幸九成宮。八十以上賜粟帛。五月。宴岐州人老賜帛。九月。幸慶善宮。賜故老帛。十一年正月。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錢帛。三月。幸洛陽宮。宴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是年車駕在洛陽。幸觀稼宅。禮高年也。擢穎川人。精銳藥術。爲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以粟帛。秋獮九秋。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二年二月。宴洛陽父老。賜帛有差。十三年正月。朝于獻陵。三原縣人年八十以上賜物有差。十四年正月。幸魏王宅。賜同里老人物有差。十五年正月。如洛陽。所過州賜高年穀帛。五月。并州父老請臨幸。帝賜宴於武成殿。仍賜物遣之。十一月蒐于伊闕。詔所經之縣。遣使存問高年。賜綿帛各有差。上海。貞觀十五年

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二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宴武功之部城父老三什室人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父老年上壽，賜帛有差。十七年六月，并州父老詣闕賀皇太子踐儲，晉藩賜宴及物以遣之。十一月，以貞石表瑞，詔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給酒米。十八年十月癸卯，以將征高麗，宴雍州父老，百歲以上氈被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一石。玉海：貞觀十八年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十一百八於上林苑，備有風俗，則九間高年，時臨簪紳，乃宴衎歡老，或賜飲於瑞闕，或廻輿於私室，而又周黨休之集，斯為化之始，所以賜人鳩杖，費之木帛，登賦稅之秩，間石鄉之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十一月壬申，至洛州，遣使賓黽書諸鄭汝懷澤四州間高年，宴賜各有差。壬午，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暨賜有差。十九年二月，發洛陽，征遼，所經州縣高年賜粟帛。行幸次河陽，女子呂年百七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氈被袍各一，絹帛十段。次汲縣，女子翟張並年百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物如河陽。三月，次平棘縣，道鴻之鹰賜以衣服，道鴻性鄙野，無他事行，少時常遊名山，得服食之訣，居人間每餌金青，時年百四十六歲。十月，次營州，召父老

年七十以上賜繒綵綾錦等。二十年，幸并州，引太原父老宴之，賜物有差。二月，發并州，所過高年粟帛有差。七月，幸靈州，賜高年粟帛有差。八月丁卯，見京城父老於北闕，賜食及粟帛。二十二年三月，幸玉華宮，賜所過高年粟帛。二十三年五月，以甘雨降，賜天下八十以上粟帛。　太宗賜李靖靈壽杖。　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為皇后，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賜粟二石，帛三段，百歲以上各賜粟五石，帛十段。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皇太子，赦諸年八十以上各賜粟帛。己卯，宴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賜物各有差。二年二月，幸洛陽，父老百歲以上氈被一具，袍一領，綠絹十段，粟二十石，仍遣使就家存問，九十以上各賜綠絹五段。十月，幸鄭州，賜八十以上老人粟帛有差。閏十二月，以駕幸東都，詔所經處八十以上老人賜氈袍綿絹及粟有差。五年三月，幸并州，老人年八十以上板授刺史縣令，并賜氈被粟帛各有差。龍朔元年九月，駕幸河南縣，婦人張氏第年一百三歲，遣賜絹三十疋，氈被一具，皇后太子亦親問，賜以衣物及繒綵。乾封元年正月，改元，詔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假板授刺史司馬，量賜粟帛。總章二年九月，幸岐州，賜高年衣服粟帛。咸亨元年十一月，將幸東都，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仍節級賜物及黃袍而遣之。上元三年

三月，自以州溫湯還，賜八十以上老人帛。弘道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老人百歲以上者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者板授上州司馬，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者板授縣令，婦人量賜粟帛。顯慶四年閏十月辛巳，賜民八十以上遺衣粟帛。五年三月丙午，皇后賜婦人八十以上遺食粟帛。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籍田大赦，賜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各緋衫牙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緋衫木笏。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為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聞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敎黎庶之為子，朕寅奉休曆，祗膺聖謀，國秋歸而歲成，屬至見於郊祀，念其將智，乞重乞言，俾仲恩於几杖，期布惠於鄉園，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准式。天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遣使設酒食，一准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于其家。三年十月，詔古者親問百年，義在養老，其侍年老九十以上并篤疾，各賜物四段，綿帛各一匹。十一年正月，車駕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八十以上賜物五段，板授上縣令，賜緋，婦人板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七段，板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板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板授上州刺史，賜紫，婦人板授郡夫人。十一月，親祠南郊，禮畢大赦，詔百歲老人賜

帛五段，粟五石，縣令至其家存問給付。十三年十月，東巡，至濮州，河南河北五百里內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一月，封禪禮畢，徐曹亳汴許仙豫等州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二月，至東都，京兆父老拜賀，共賜帛以遣之。十五年，詔曰：吏部選人有衰老不堪釐務者，優其資敍，仍量賜多少粟帛。十七年十一月，詔諸州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十段，九十以上賜五段，八十以上賜三段。二十年十月，祠后土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粟五石，八十以上三石。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板授上州刺史，九十中州刺史，八十上州司馬，七十以上所司量給酒肉，各令存問。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召京兆父老宴，勅並宜坐食訖，樂飲無賜物。二十六年七月，冊皇太子，大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賜粟三石，帛三段，百歲以上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加板授。二十七年二月，加尊號，大赦，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九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婦人板授縣君，粟三石，綿帛三段，八十已上板授鄉君，粟兩石，綿帛兩段。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天下侍老八十已上者，宜委州縣官每加存問，仍量賜粟帛，侍丁者令其養老，孝假者矜其在喪，此王政優容，俾申情禮，而官吏不依令式，多雜役使，自今已後，吏不得然。三載十二

月。祀九宮貴神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
上綿帛三段，粟兩石。六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侍老百年以上賜
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兩石，仍令長官存問。七載五月
加尊號，詔京城父老各賜物十段，七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其妻板授縣君。
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下郡太守，婦人板授郡
君；九十以上板授上郡司馬，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板授縣令，婦女板
授鄉君。仍賜酒麪。八載閏六月，册尊號禮畢，詔高年給侍蓄養，因時定式，
務廣仁恩。其天下百姓大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一人充
侍，仍自簡擇。至八十已上，依常式處分。十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
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五石；八十已上綿帛三段，粟三石，大夫七
十以上，婦人七十已上，綿帛兩段，粟兩石。十三載二月，册尊號禮畢，詔天
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本郡太守，婦人板授郡夫人，各賜綿帛五段，粟三
石。八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婦人板授縣君，各賜綿帛兩段，粟兩石。 肅宗
至德元年，即位於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縣令，仍
各賜物五段。二年十二月，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板授有差，並賜緋魚
袋。上元二年，赦詔天下侍老未板授者與板授。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親

祠南郊禮畢，大赦，詔天下侍老九十以上板授刺史，七十以上板授上佐
縣令。 德宗興元元年六月，從興元，詔本府耆老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
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
事韋建為秘書監，並致仕，仍給半祿料，優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
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給，帝念師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
昕等始也。 順宗即位初大赦，百姓九十以上板授及賜各有差，仍令官
吏就家存問。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天下百姓高年賜米帛羊酒。十四
年七月，册尊號大赦，委中書門下選黜陟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頒賜
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一月令鄆曹濮鎮州宣慰，其四
州之內有高年不能自存者，就給粟帛。長慶元年正月，郊禋禮畢，赦制天
下百姓高年者賜米及綵緜有差。三月，以盧龍軍節度使劉總歸朝，詔管內
高年不能自存，差官就問，給賜粟帛。冊府元龜八自敘若干曰唐自敬宗已
代無實錄以事多闕 劉賁美文宗陛下養高年以教人悌。五代史唐莊宗
紀：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詔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使與給復，永
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充役，州縣不得差徭。十月，德音，有年
逾八十者，免一子從徭。 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敬老之規，前

王所重，養親之道，焉于居先。應有年八十以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
丁差徭，俾遂奉養。 晉高祖紀：天福二年四月丁亥，制洪荒之內，鄉黨之
中，宜弘養老之規，式表尚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與免一子
差徭，仍令逐處刷署上佐官。六年八月，帝幸鄴都，制管內耆老八十以上
者，並與板授上佐。 周太祖紀：廣順二年十一月，左監門衛上將軍李建
崇、右神武大將軍安仲左、領軍將軍慕容業、右領衛將軍劉彥暉各賜獻
款正錦袍、金塗銀束帶。時建崇等皆年七十餘，太祖以舊將累為刺史，留
侍老居班列，故有是賜，仍令每日內殿起居，退就公食。宋史禮儀志：養老
於太學。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三爵酒再拜，
歸御幄，比車駕初出，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
服，乘安車，導從至太學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集於其次。
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
下分引百官、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班。太常博士贊三老
五更俱出次，引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
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
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坐，樂止。

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
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
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後，樂止。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
更在後，仍杖夾扶，宮架和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
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當御坐揖，羣老亦揖，皇帝為興。次
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
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
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饈及黍稷等，先詣御坐前進呈，遂設於
三老前，樂止。尚食奉御詣三老坐前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
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以次進羞酒食於五更羣老
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思安之樂三終。史臣既錄三老所論
善言善行，宮架作申安之樂，憲言成福之舞，畢，文舞退，作定成告功之舞，
畢，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下當御坐前，奉禮郎引羣老復
位，俱揖，皇帝為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
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皇帝降坐，太常卿
導還大次，百僚以次退。車駕還宮，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還第。翌日詣闕表

謝政和五禮新儀纂禮皇帝養老於太學儀　陳設　前期三日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大次於太學敦化堂之後儀鸞司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庠老次於其南皆東向又設文武百僚次文官於門外之東西向武官於庠老之南東向皆北上又設三公親王使相執政官以下次於國子監門外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文宣王廟殿之東又設於敦化堂上當中間鋪御座於幄中皆南向儀鸞司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五更座於其南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五更之後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廡設庶老座於衆國老之後俱東向北上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堂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典樂位於宮架之北大樂令位於登歌樂虡之北協律郎位二一於堂上前楹間近西稍南一於宮架之西北俱東向尚醞設酒尊於東楹之北西向加勺冪有坫以置爵尚食陳珍羞饌之屬尚輦奉輿輦繖扇於堂下翰林設衆國老庶老酒器於西廡車駕詣太學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御幄於大慶殿後殿上前楹施簾儀鸞司設導駕官次於殿門之外大晟陳宮架之樂於宣德門外稍南北向所司陳法駕鹵簿於宣德門外其日未明二刻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乘黃令進金輅於宣德門內南向設千牛將軍一員位於輅前

北向門下侍郎一員位於左輔位之前贊者二人位又於其前尚輦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班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輿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卷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祗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東上閤門官分左右立六尚局應奉官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宣名常起居贊祗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皇帝至大慶殿後閤降輿入西閤導駕官以下就次各易其服少頃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引左輔門下侍郎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慶殿西階下立北向東上乘黃令位其後次引導駕官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定以俟奉迎前導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凡左輔門下侍郎奏請皆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降自西階橋警蹕侍衛如常儀宣贊舍人贊左輔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已起居者止參聖躬萬福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前導皇帝出大

慶殿門外至金輅所千牛將軍前跪執轡左輔進當輿前俛伏跪奏左輔具官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左輔奏請準此乘黃令揖前東向進金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郎進當輅前俛伏跪奏門下侍郎具官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門下侍郎奏請準此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奏采茨之樂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車駕動稱警蹕左輔先詣宣德門內以俟門下侍郎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及宣德門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左輔門下侍郎之前侍臣上馬畢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樂止鼓吹振作法駕鹵簿前導詣太學車駕將至學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分引文武官宗室客使禮部祠部郎官太常寺國子監太學官并諸生俱詣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已起居者止參聖躬萬福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

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廟門外回輅南向導駕官分左右立千牛將軍立於輅右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尚輦奉御進輿於輅後皇帝降輅乘輿以入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勅群官各還次以俟酌獻文宣王前期太常設祭器於文宣王神像前光祿實之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臡爵一在籩豆前犧尊一在殿上前楹間實以供內法酒香爐一在神前又設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臡爵一在籩豆前象尊四一於殿上前楹之東一於前楹之西二分設於兩廡之北俱實以祠祭法酒皆有坫設良醞令位於文宣王酌尊所北向其日皇帝既歸御幄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立於幄前東向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引尚書侍郎以下文武官各朝服入詣殿下位如侍祠班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太常卿詣御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酌獻之禮奏訖俛伏興簾卷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前導皇帝出幄升自東階詣文宣王神像前太常卿奏請皇帝跪又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侍臣跪執爵詣酒尊所良醞令酌酒以授侍臣侍臣跪以爵酒進皇帝受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

拜太常卿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歸御幄簾降太常卿詣御幄前跪奏禮畢
簾卷皇帝出幄乘輦詣太學如别儀禮部祠部郎官大常丞博士及國子
監太學官分詣殿上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分奠如常儀養老其日車
駕初出宮量時刻遣中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
車前後導從至學門下車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皆集於
其次皇帝既謁至聖文宣王畢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
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文武百僚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
入就位如視學儀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
西東向北上奉禮郎先贊國老次衆國老次庶老並出次引立於三老五
更之後重行異位禮直官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
將出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
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座南向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
皆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入門宮
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
後立定樂止太常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如初宮架和
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太常博士揖三老五更升自西階國老衆國老
庶老立於堂下三老五更至當堂上當御座前北向躬揖羣老揖於下皇
帝為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
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以
下俱就坐三公從凡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菁韭
詣御座前進呈遂設於三老之前樂止次尚食奉御詣三老座前執醬而
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
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國老庶老之前國老庶老等皆食大樂正引工
人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執筆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事終宮架
作中安之樂憲言成倫之舞既畢文舞退作文成告功之舞既畢三老以
下降筵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上當御座前奉禮郎引羣老復堂下
位俱北向躬揖皇帝為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
樂止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皇帝
降座太常卿前導皇帝還大次文武百僚客使學生等以次退三老五更
升安車導從而還明日詣闕表謝車駕還內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
御幄於大慶門外之東南向其日養老禮畢皇帝既還大次所司轉仗衛

尚濟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僚宗室客使並先詣宣德門外就次以俟立
班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廟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
尚輦奉御進輿於學堂前導駕官俱詣學堂西階下奉迎左輔奏請中嚴
少頃又奏外辦簾卷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
駕奏聖躬萬福訖步導出門太僕卿先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
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左輔奏請皇帝降輿乘輅有司仍具大輦若
乘輦即奏云降輿乘輦太僕卿立授綏千牛將軍夾駕如來儀門下侍郎
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將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
請車駕少駐勅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傳制稱侍
臣上馬贊者承傳勅侍臣上馬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
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宣德門文武百僚俱詣門外立班再拜奉
迎車駕至宣德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導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
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宮架奏
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乘輦即
奏云降輦乘輿皇帝降乘輿以入至大慶殿後閤門左輔奏解嚴通事舍
人承旨勅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三老儀注來前劉于臣等謹按
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
則古之人君所以憲德乞言以尊事耆老者可謂至矣然而親拜之文不
見於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始迎拜於門屏
之間興之交禮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
而高祖親拜焉故唐開元禮本朝開寶通禮皇帝養老於太學皆有交拜
之儀蓋適用後世故事也今欲於儀注內刪去親拜之文以合經典又老
者不以筋力為禮則三老進見祗乞特與免拜但令贊禮者引當御座前
躬揖皇帝為興其執醬執爵亦乞命近臣為之庶不失禮意伏望揆自聖
學批降指揮修立取進止政和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御筆依擬定修立
文獻通考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
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
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
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乘伏興皇帝降輅
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
門外位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入
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

其服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
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
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引立於
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
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
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協
律郎跪俯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
從立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
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
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
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
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
揖立樂止侍衛之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
帝西向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
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
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尊所

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
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
皆食皇帝即座大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
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
行終三辭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
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
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
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
還通事舍人引羣老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鑾駕還宮如
常儀　玉海宋皇祐燕京畿父老二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十月乙亥燕京
畿父老於錫慶院容齋三筆晁無咎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
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致津州軍事判官晁仲
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津州請
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容齋隨筆唐時赦宥推恩於老人絕
優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
之故推恩少優有增蹤籍以爲衆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遼史聖宗紀

統和十二年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一百三十歲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
羊酒仍復其家元史武宗紀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曰集賢翰
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
諭中書知之文苑英華養老德音詔令作太上皇康復詔門下書不云
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朕虔奉大安受教崇極日嚴之養祇慄斯在近日
聖躬違豫寢膳有虧憂懼在懷不遑寧處博求醫術備盡禱療祈告明靈
其陳懇篤上玄降福遂蒙昭祐應時康愈萬福咸宜喜甚之隆實兼家國
思推慶澤洽于卿士然而尚齒崇孝德教所先饗餼是加式超常等諸州
都督刺史及文武官人老人八十已上并孝子旌表門閭者並宜節級賜
物以申饗宴庶使萬國之內同此歡心施于四海皆知朕意劉公是先生
集四代養老論昔年十七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莫善於燕莫
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
所謂養老者養其体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
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授除於是乎体解折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善
是以恩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
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体氣也脩其物爲其意而不得形之酒盈

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
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尊者天下之達尊也
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焉之故一
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
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
謂養口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
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備養義以此
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
爲而要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
矣孝之道達則于戚若佛之道達則幼成若登歌清廟則君臣若下管象
武則臣戚若所以感之以大愛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
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養
老有得史賦古養耆老皆有得文昔者五帝之世三代之君養賢老以致
孝焉傳文而無文惟尚引年俾無遺於壽耆書載緝御必廣記於見聞豈
不以王者天下之達尊老者君上所當養於是憲其德以形法式乞其言以
自廣文也不其世乎安仰是故雖學異於庠序禮殊於燕饗必有執爵之

士以著其獻獻必有傳信之書以存其忠讜想夫肅肅者德顯顯上賢往扙之凡既肆之筵行發乎過則下伏而化言既乎口則衆忻而傳勒成一家因總期而紀書度越諸子出忠孝而名篇且夫柱下倫任也猶有主方書之官宮中燕處也尚存貽彤管之道孰貴乎天爵孰尊乎國老作而為萬來之師語而為歷代之寶書之於策俾衆兆以皆傳必也正名信傳厚而能儀豈非徒善者民弗信徒法者衆不懷南面之主主尊也而老必養養老之禮至備也而文必皆事父事兄諒溫文之斯在記言記動微宗薄之肤借漢以書法著神君之祠楚以倚撒紀出人之咎語義則非正觀名則不學豈若臨雍講禮推于道而躬行直筆成書兼孝錫而緯有所以教諸侯使之悌所以明天子必有尊脩良史之善述昭著年之樹傳是使垂之將來彈食涼於衆俗施於當世建信學於群儒發揮禮經紀若政紀詢黃髮者尚謂之無過存典刑者固所以致理大哉三五之治醇乎醇得之史

秘府書林編歷代養老其禮不同李泰伯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户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妻凡獻公類妾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

從廢於人事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得也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視鍾在前視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敬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詎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九州矣李文昔範宣審悲漢朝無白首者又之且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李固亦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二子可謂知國體矣

楊傑無為集周燕養老禮賦燕修三代養老之禮古之養老禮莫如周燕三代之常法新一王之令猷尚文德以唱風與章猶盛養年耆而興教飲食參修昔自有虞訖于二代必重年德以明仁愛然而禮有質而有文事或興而或廢及周之治也古今之通制無明而老者養之帝王之餘風贵在大抵燕者虞之禮饗者夏之儀大牢而食者商所為天下未有遺年者周人兼而修用之統膠庠以致勤高年畢荅順陰陽而為具異制同施莫不鼎俎豆籩牲牢酒醴然四代之異制革一朝而為禮貴親而尚德爵富唯曰殊風黑衣素裳深燕縞雖然在

佚主如樂之作也六樂並用學之建也五學相參而況養庶老而明虞受事國史而記高談得不比前世而文盛優上壽以恩寧尊者又於垂年時凡有七巖豆觴於一日事備其三故得風始朝建化流寰壤春夏為先饗而後燕秋冬為先食而後饗舜禹湯之盛事得以進修鄉國學之殊方各隨所養問非岐昌之德盛而大武發之功肅而嚴成王治定姬公思兼則何以設珍異以究備致烝民之仰瞻且異夫禮用四朝記者美書侯之盛文周三代史臣推漢德之美則知兆民莫不親其親聖人惟能老其老推年齡以優事監古昔而順考孔子曰周郁郁乎文哉未必不由於此道

程明道集南廟試策　問禮曰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學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于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先而上不可闕也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飭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從何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

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忽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此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擇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元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

劉龍雲先生集策問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縞衣或元衣然則班序顯毛以為統紀蓋自先世已然況叔末之後世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學就事承故智益明且其更到之春秋能鑠其精彫之質而不能反其彌邵之成德

日削之饗獨能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其諸餘之素心則有天下者亦何事而不取助於無歉之耋老乎國家火德紹休教孝于元元之民亦可謂盡矣至其歲時養老憲且乞言則莫或聞焉豈亦有未暇耶考之禮者祝哽祝饐執醬執爵之事在焉參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祿之美存焉從之前代則西漢之於孔光東漢之於桓榮晉武之於王祥其臣臣典禮有所謂不可誣者矣今必欲遂累前代之闕典舉而措之吾世以爲甚盛觀當何施而可耶

泣敢識銘養老

蓋聞文王發政施仁未嘗不先之以鰥寡孤獨四者之民也文王之德可謂至矣伏惟皇上奄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常恐一物不遂其生一民不得其養每詔民間如有鰥寡孤獨老幼殘疾不能自存者仰各處官司收養令郡邑置養濟院按月給衣糧賑贍及有病令官醫以藥治之仍仰正官提調常加存恤毋致失所其至仁大德尤有過於文王者乎然夫民猶舊弊不欲體上愛養之意但僥賄賂之心不即具錄遷延泥滯致使窮民艱達困苦未免溝壑之患區區小子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固知斯弊常爲寒心今辱蒙國恩一旦擢至牧養之職固可革前弊用心体訪民間應有合養之民督令里甲隨時從實具報依准收養如此上可以副聖君愛養之意下可以遂窮民樂育之情豈不偉歟銘曰鰥寡孤獨殘疾之人顛連無告天下窮民唯我皇上發政施仁先此數者子養惠恤字于民吏惟利惟婚庶有夫養哀哀莫仲可革前弊敘孫郎賓欽遵皇命布此陽春無忝含生賦偶

華髮條茸　氷𩬊搶者　先老拄后　先立繪紳　想其高之也蓋伏僕僕而拜興　想其貴之也亦欲常常而見之　肆筵設席而禮意備焉　前鐘後鼓而物儀備條　于以致大饗之養　于以祈介壽之養　文帝遣民而亦必致儀　武皇設牧而常先殊者　方叔非壯獻則擊穰執援　膝公以看壽則壹邠乃休　宜伐容致禮尊收舊臣　則安國定家盡爲孝道　內光極其愛敬　水寅加於禮貌　又事商山之老　師視渭水之賢　執醬剸牲以優其禮　安車設几以尊其德　周書衣裘緣衣　虞燕禮夏饗復　幸逢上壽之年　宜守燕毛之禮　命自春酒　養以深衣　傳觴舞息　禮剸遂年　進去參勝立　憤田行嗣屛　鶴髮排遠　龍顏肅迎　肆筵設几而港露恩厚　剸牲執醬而形雲浮施　三人去勢封進立尋　四皓避於秦邦已遠　賜羊以頤其壽　執醬以饋其食　有上庠古學之鄉　有常珍二膳之羞　杖於國杖於朝　手編高德編部時承古論　武休洪休

賦陽

燕若桃虞見周事親之道　善如文后益彰岡極之慶　義敢軒言以及他人之老　古稽載記眾達天下之尊亦有寬恩三老存與於永年　尤將厚意五更躬聘於安車　商山耕起綠永漢嗣之安　渭水未歸歷過周年之永　學重經筵猶備漢史之五宜王　頌聞丈光詳言壽耆之三丈考　壯方杖之獻　將消羊犢　興太公之遇　出事天休　從庠以來周后孚無疆之祉　征雍而升漢皇鎬有秩之休　致秦宿儒駕蒲輪而遠述　孔光重望賜靈杖以優衰諱書

壽諸錄養生須酒肉酒肉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粗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不勝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為之弱

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六

老

壽親養老書二

壽親養老新書壽親養老之事著於諸儒記禮之書備矣然自後世觀之則猶有未備焉者何也二帝三王之世風氣渾淪人生其間性質醇厚故能平血氣於未定方剛之際全筋力於欲衰將老之時人子之愛其親固其康强加以奉養爲之安其寢處時其旨甘娛其耳目心志郎可使之燕佚怡愉全生而益壽則禮經所載謂之備可矣後世大樸日漓真元日散七情爲沴六氣乘之壯或夭傷老宜耗疾孝子慈孫服勤左右視膳調娛之外尤不能不惟疾之憂而求之禮經則不過曰痛癢抑搔而已若秦越人過邯之所爲醫曾未見之有錄設得謂之備歟孝哉陳令尹通欽所是書於千數百年之後而特詳於醫藥治療之方凡爲四時調攝食治備急合二百三十有三焉斯亦備矣番禺鄉先哲太師文靖鄒公之曾孫鉉直翁鉉推老老親親之念紬繹是書有年猶恨其說之未備也則又廣集前脩嘉言懿行并事具闕與夫藥石膳羞器服之宜於佚老者釐爲三卷而

方論所述愈益精詳是書始大備番開喬木故家壽基世積翁之高祖叔祖二母夫人皆年逾九十備極榮養今翁齊希年矣桂子蘭孫盈庭戲綵青山流水竹色花香鳩杖鶴杯蒼顏古貌凡者謂不老地行仙蓋是書驗於公家久矣茲復不私其驗繡諸梓而公之且奉奉事夫人以自養之說夫能知自養之養而后能安享子孫之養此吾於讀書重歎翁用心之仁也仁者必壽錄是八十而歸九十而稍百歲而定律今百世而與諸謀衍而爲商大夫之八百曾元而下家慶一堂是書之驗將千歲之日並而未止也詩曰永錫爾類又曰永錫難老請爲翁三誦之旹大德丁未中元燕

西麓充徹孫序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經史傳記述孝子順孫嘉言懿行賦爲累牘不勝其紀今略舉數十條以激發夫人孝愛之心必有日之心之而興起者矣

文公家禮曰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湯藥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

掖內則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悅也苛疥也抑按也搔摩也溫公曰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隨時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所欲如下文饘酏之類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饘酏粥也饘者為饘稀者為酏酒醴厚者為酒薄者為醴芼羹魚肉為羹芼之以菜菽麥蕡稻黍粱秫大豆也蕡麻也稻黍粱秫皆水也唯所欲隨所愛棗栗飴蜜以甘之飴餳也四者味皆甘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堇與荁相類枌與榆相類四物新者曰免乾者曰薨滫溲也瀡滑也歎者性皆滑脂膏以膏之脂膏亦相類也角者曰脂無角者曰膏二者皆肥而澤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尊長舉著子婦乃各退就食溫公曰舉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度揪進不可任委婢僕脫若有故即其偏不測晨昏必易日在中饋詩曰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列女日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之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務者其意以奉之廣其親喜而不厭也孝子之事其親必

養其志常使歡欣為其子之極樂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如何溫公曰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

老萊子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俱存著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卧地為嬰兒啼或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身老壽而雙親具慶亘今古鮮儷者也

東漢黃香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二八孝行甚相類也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奏真人東行兩家父子會聚之盛至矣哉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荀淑舉方正補朗陵侯相紀字元方寔長子季方德紀侔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輒羔雁成群世號三君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敷專居西豪里縣令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朱文公聚星亭畫屏贊云猗歟陳子神獻鍾英文淵懿範道廣心平顧言
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手和氏逆峰對起麗澤潛滋懷而不見有熊
其思濟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篤予以出青易黃犢布幰柴車紀
前衛杖拂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閒立而喜顧謂汝靖往應
于門六龍翩翩布席開尊情肅而前翁升其座何以娛斯展侍見清謖伶奏
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周非德義益遄乃歌以輔
斯世兒兒兩稱亦置膝前深深本圖冀出匪賢業量四極于以占天猶曰
盍野德星革焉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譯忠貴孝獨舉余衷　有客諸陳大
丘侯鋒善欽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太丘問炊何遲留元方長跪曰君
與客語乃具竊聽炊忘着箄今皆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二子長跪
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邪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敬豫輒嗔長豫與丞
相語常以謹密為端觀其親之喜慍則其子之為人可知矣觀字長豫導
長子恬字敬豫導次子丞相導也

王羲之奉諸子抱諸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羲之生七子羲之
又肴之長狀之子子直第五子徽之子子猷最幼子獻之子子敬孫楨之
徽之之子

後周李遷哲除直州刺史其本周也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
嫡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
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漢陸賈五男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
人約其子曰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其往來擊鮮之費不得如遷哲之子孫
眾多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此亦可以為
盛也子儀中書令二十四考年八十五

唐
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
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
接賓客與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
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
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公綽公
權公綽兄弟三人公綽公諒公度其從兄弟也公綽一子四孫子仲郢孫璞瑾
珪珧公權子撤觀子仲虎孫　珧子直言
公綽子仲郢事公權如事公綽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出遇公權
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
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
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
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常端坐拱手出內齋亦
肅容束帶三為大鎮廄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事事皆
可法也

柳
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
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
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有子有孫皆
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乎崔山南昆弟崔世系博陵第二房
本琯八子世比荀氏八龍琯字從律為山南西道節度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壽百餘歲纖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飲食穀飲
曾孫婦乳見南史梁黃卬傳

東
漢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
汲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
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子婦同心竭力以致其養
不易得也

節孝徐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
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
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
左右為兒嬉戲以娛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
須臾不快也
先生名積字仲車自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敬如成人事母太夫人篤
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懷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
已被笑旬日摘惰自是至老不廢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
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省具公
裳揖其母先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中
進士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
為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勸之答曰娶非其
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
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政和六年謚節
孝處士

任
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

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精多。或以憂喜悲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光炎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程明道先生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

陸放翁曰。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晨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虛羸。蓋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其別有它術。特托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病。問何所服藥。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祖納字士言。能清言。丞瑜爲光祿大夫。王乂字叔元。爲平北將軍。

吳隱之事母孝謹。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隱之遂階清級。古人以孝行取人。賢明之婦亦知此義。

呂侍講希哲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侍講字原明。申國正獻公公著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千之字伯強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吳顏惶每得父書。常掃洒几案。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得父之書猶拜跪而讀。受父之命。其敬佩而行。當何如耶。

包孝肅拯字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范忠宣純仁字堯夫。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二公以事親爲重。以仕進爲輕。可法也。

王遵原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爲吏。夏馬遐路。牧畋晨鳥。其子反哺。我豈不如。欝其罪業。惟秋之氣。慘慄感人。日與愁思。側睇江瀆。憶爲童子。當此懷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包黃膚之橘。青芋連區。烏椑五出。鴨脚文彩。手撒核。木瓜綠房而成質。青乳之梨。頳壺之橘。蜂蝦淹鰮。擁檳清姿。膳羞則有鳩鴿野鶩。澤龜鳴鶉。清江之青鯽。寒水之鮮鱗。實以紫薑。雜以芙菁。膳浮蔓蔬。菹爲菁韭。

坐溪山之松篁。揮門前之桐柳。僮僕不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歌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矣閭里其滋久。幼幼貪懷。欲辭印綬。圖非故淵明之褊心。恥折腰於五斗。

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子孫。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王潘二賦。仕宦而志於事親者。良可諷味。

黃山谷手書云。王稚川元豐初調官京師。寓家呂州。親老九十餘矣。尚閣貴人家歌舞。歸寄其旅邸壁間云。屬外樂書爲客久。夢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歌乃歌。余訪稚川於邸中而和之詩曰。五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盻忘歸。余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之。竹枝歌本

出三巳。其派在湖湘耳。歎乃湖南歌也。詩曰。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月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返哺兒。四詩之作。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虎子。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故錫類之意。力勸稚川以歸侍云。

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夫人侯氏。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太中公相待如賓客。公賴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伊川曰。先夫人侯氏七八歲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紵。躬緝績以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則

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其家素樸。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嘗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絶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者亦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羅鶴林大經云。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籍溪胡氏宗乘記序云。吾家自上世以來。事親從兄。多以孝悌聞。曾祖十四公有二兄。雖已異居。每事必先咨長兄。次咨仲兄。二兄不然而後敢。二兄許行而後行。曾祖妣余大君感末疾十年不離床蓐。飲食起居梳沐盥漱便閘皆須人抱負扶掖。子孫婦女左右奉事。惟閘不如其意。祖妣章太君妣余氏叔祖妣吳令人更互直侍。衣不解帶。日不交睫。朝夕匪懈。余大君常然。勞之曰。吾無以報汝等。天當以祐汝等。其令人果膺福慶。是生文定公。登甲科。歷顯任。其立朝正色直言。無所假借。所以納忠君父之意。雖死不忘。憲嘗侍文定居湘潭十五年。見其將事二親。可謂盡之矣。奮由白屋二親安乘享祿養者二十年。皆生受官邑之封。此人間所稱有令人慈母也。道詩書。達義理。愉顏柔色以事之。不足以爲難。中大公嚴毅兼勇。不可少犯。文定所以事之者。未始徇其意。每每以正直開說。中大久而益親信之。有姨生兒女三人。初以爲慮。文定視之如一。嫁幼妹與己女。裝遣奩具無少異。中大臨終。以二判授文定曰。二弟若不才。爲汝之盾。可嚴教之。文定泣對曰。誓不忘捷之。其後俯循然誘以學術。迪以道義。立之脩官。皆克有成立。至使一家烝烝。雖婦女兒童。咸知恭順之道。實由文定躬行之化所及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後代子孫當務勉行孝悌。以無忝所生。庶幾門風益振。家聲不墜。豈不善哉。明文定公安國字康侯。仕至給事中。二子。長寅。仕至郡守。次寧。仕至知州。三子。長致堂。寅。字明仲。仕五峯。宏。字仁仲。茅堂。寧。深甚。字信仲。至書有五子。兩國大壯子。手展五峯第三子。

元魏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至假寢

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楊播字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爲平東將軍。椿字延壽。位至司徒。津字羅漢。位司空。椿津俱事明太后。椿嘗戒子孫云。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不忍別食也。聞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一世也。又云。仕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内外顯仕少比。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忠宣知襄城縣。承事伯兄。躬嘗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事親從兄。仁義之實。愛敬之理。與生俱生。仁之至。義之盡也。

溫公耆英真率會約。序齒不序官。爲具務簡素。朝夕食各不過五味。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逡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妨。

呂客共用一閣客注可否於子下。不則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

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公自序其詩云。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

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

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伯康溫公之兄。君從席汝言。安之王尚恭。正叔楚建中。不疑王慎言。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功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南陽劉驎之。為桓沖長史。沖嘗至驎之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沖詣其父。父命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勒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意也。

德星之聚。慈明行酒。六龍下食。宋胡侍講安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諸子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儘茶湯。待客不用使令而以子弟。程度姻婭。杜子美詩

亦有門巷未及已。兒女羅酒漿之句。

橫渠先生曰。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唐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宋査道字湛然。歙州人。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道往祝於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孝感之事。無世無之。孟宗得筍之下。尤奇。陳遺之鐺飯。蔡順之異器。樣尤於患難中得力。真西山祭致仕萬孝感母吳夫人祈福祠云。天下之樂。莫如以祿之及親。人子之情。尤欲其親之壽考。母疾愈。謝祠云。吳親子母實為命以相依。蓋高者天。惟盡誠而可動。顧猶臣身之算以延母氏之齡。猶冀之塩未銷。橐藥之功已應。孝行之簡在帝心。若此。為人子者可不敬諸。

廬陵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辭。室內姬粗醜。下叟前致辭。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晦翁語錄。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先生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熱生物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下十數條述老人所以順自養者。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延老名琪。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唐仲修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俞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著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圓蒲日靜鳥吟時。鑪薰一炷觀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貴。普同受用。

東坡云。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

道人中往往多有壽者。陸放翁云。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有所請問。則託言病瞶。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瞶矣。

放翁又云。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予每訪之。殊無它語。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臥內。燒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哉。

吳江有日峰丘道人。號河南子。年九十餘。皤髮來顏。冬夏一單衣。雨雪不張蓋。叔祖西巖寺丞招之來。春冬留十餘載。攜一道藍紫一小牌子。上書詩四句云。老道因任慢。無病為心寬。紅杏野葉雨。青松耐歲寒。常跣足賣卜於市。得錢則散與小兒。兒爭拾之。貴玉蕙與二三友叩問功名。皆笑而不

言獨抱玉意云予壽高常問養生之術但指小畔子上詩四句眡馬令歷五十餘年信知其言之有味也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曰云脾爲臟胃爲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之謂也要在乎生冷勿食麤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飢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頤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黃山谷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斫松江鱸鱠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此雖山谷之寓言然想像其食味之美安得聚之以奉老人之甘旨

東坡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

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堯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曲抽獨繭之長絲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柁之瓊艘各眼灔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豆粥詩云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糝羹誠齋菜羹詩亦云雲子香抄玉色鮮菜羹新煮翠茸纖人間膾炙無此味天上酥陀恐爾饞

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羨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連咀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唐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帽底啗謂同列曰美不可言此亦物無定味適口者珍之意也

倪正父思云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爲法極爲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羹蔬亦自可了庶貧之道也又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馳是不知逸也天命我逸而我自勞可乎又曰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捷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季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事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細字三賢雖老皆以飽欲早試劫驗

彭彭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爲法乎

倪正父經鉏堂雜誌述五事云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第五述齋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劉後村云外舅林寶章晚歲奉祠舊廬略繕葺小圃粗種蔬體中佳時攜中經携野眺露坐悠然忘歸二子公遇公退朝夕侍公跬步不離家庭講肄偶有會意公輒書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兄弟安隱約習昔淡者年一燈熒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傳公遇號寒齋二子同字子真會字子常守寒齋孝友之規子常事兄如父家故雖馬子真亦極久處逆床之揩至構一膳之珍必剖割行同孝禮隔財同廉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機鍵奕世傳一心百年如一日父子兄弟自爲師友世未有如林氏家庭講肄之樂者也

鶴林羅大經云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屏情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窻下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窻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味此句最妙然已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悤悤駒隙影耳烏知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蓋道山翁壯於用也鹹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善自養如鶴林斯可以佚老矣

邵康節先生年老逢春吟云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轉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又八十首尾吟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着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共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又十一首惜芳菲吟云綠楊

陰裏尋芳偏紅杏香中帶酒歸又無云芳樽有酒惹詩囊猶得階前戲綵衣又四十首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無名公傳自叙尤詳性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不喜過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言人之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善如佩蘭蕙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道儒行其詩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老境從容善於自養孰有如康節翁者乎

呂東萊伯恭積山吳氏佚老庵記云積山吳君珉治别室之西偏將以佚老休工歸佚斤斧收聲輔枝立于前闔竊語於階者曰某隴繩畦珉衆京稼籌算掛壁萬貨四毯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闌竹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樽俎靖嘉鵾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素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郡閭聚語於塾者曰惜明以學既淋既數秩壹以禮既序既飭此吳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吾君爲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曰階得吾狎塗得吾滴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實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嵩登輿身閑心慄厥市築牆日耕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閾以往肩頳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廷癘间作呻吟交於大逵尊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扶翼倡勞振乏己責紆道同其美於是鄉則畫橫山表裏皆吾佚老庵也其視尺椽斗庵廣狭何若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願書奴陷其說於辟門以勸此記為勉者莫力行好事歟歲濟饑寔積陰功必有紫府真人延之於上坐者

辛稼軒詞壽趙茂中郎中時以置兼濟倉里中賑濟除直秘閣沁園春云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僕都夢覺金闕名存門前父老忻忻換豢閒新褒語語溫記他年惟恨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

又呈茂中前輩記廣濟倉事滿江紅云我對君侯長怪在兩眉陰德更長夢玉皇金闕姓名僊籍舊歲炊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算胸中除却五車書都無物漢左右山南北花遠近雲朝夕看風流杖履蒼髯如戟種

柳如戚陶令宅散花更滿維摩室勸人間且住五千年如金石

趙龍圖自詠念奴嬌云

吾今老矣好歸來了取青山活計甲子一周餘半紀諳盡人間物理婚嫁隨緣田園粗給知足生慚愧心田安逸自然綽有餘地還是初度來臨鶯中野服不減貂蟬貴門外風波煙浪急我已收心無累弟勸兄酬兒歌女舞稱觴熙熙醉滿堂一笑大家百二十歲

辛稼軒壽人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功怎生到松姿雖瘦偏耐雲寒霜冷看君霜鬢底青青好樓臺初晴庭闈嬉笑一醉何妨玉壺倒從今康健不用靈丹僊草更有一百歲人難老

又爲婦母王氏慶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未爲稀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床靴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還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爲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云

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

何如歆窈窕。舞蟬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膝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僊。

鶴橋僊。爲人慶八十。席間戲作。云

朱顏韋酒方瞳照漆。閒情松蓮荷枝。不須更展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今朝盛事。一杯深勸。更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兒額上。

又爲岳母慶八十。云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杯春釀。臙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綵衣更着。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着意把新詞。遍着箇十年使唱。

品令 族姪慶八十。來索俳語

更休說。便是箇住世觀音菩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見底道才十八。莫獻壽星香燭。莫祝靈龜椿鶴。只消得把筆輕輕去十字上添一撇。

張于湖 才廿帥潭州日。壽黃倅太夫母淑人木蘭花云。慈闈生日。見說今年年九十。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人間盛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願我雙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曾祖參政文靖公壽伯母太夫人上官氏木蘭花詞云。吾家二老。前有高平生癸卯。君到今辰。詎止榮華九十齡。共惟伯母。九十新年還又五。五五相承。好看重逢乙巳春。 上官氏朋溪章國府判多竹樸庵編修戶部提刑貞惜之母。 高平郡夫人江氏。文靖公之祖母。皆年過九十。吾家二壽母也。

又有鷓鴣天二闋云。

九十吾家兩壽星。今夫人賽昔夫人。百年轉眼新開袠。十月循環小有春。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到。轉精神。日光如鏡步如雲。年年長侍華堂宴。子子孫孫孫又孫。 壽母開年九十三。佳辰就養大江南。縫屏光耀新華國。繡斧斕斑老樸庵。傾玉斝。擘黃柑。兩孫無幾碧於藍。使當列頂崆峒頂。留與千年作美談。

文靖公在朝日。壽母呂國董夫人詞云。

帝里風光別是天。花如錦繡柳如煙。還逢今節春三二。又慶慈闈歲八十。斟壽斝。列長筵。子孫何似詠高年。各衷千首西湖作。一度生朝獻一篇。

任靜江經略安撫日。元夕奉親出郊詞云。

綵結輕車五馬隨。傾城爭出看花枝。笙歌十里嚴前去。燈火千門月下歸。蓮炬引。老萊衣。娥眉無數擁塵幾。誰知萬里瀧燈夕。却勝尋常三五時。

壽母詞云。

滿二望三時。中秋三十日生。春景方明媚。又見蟠桃結子來。王母初筵啓。無數桂林山。不盡灕江水。總入今朝祝壽杯。永保千千歲。

樸庵編修戶部知平江府日。壽母上官太夫人。感皇恩云。覓得簡州兒。稍供綵戲。多謝天公爲排備。一輪明月。照作清廉滋味。傾入壽杯裏。何妨醉。我有祿壽星母年萬計。八十三那裏暨。使和兒笑。恰一百四十地。這九千餘歲長隨侍。

鷓鴣天云。天遣豐年祝母齡。人人安業即安親。擇支十日新陽媚。來獻千秋古佛身。兒挽蓋。婦傾瓶。更欣庭上有嘉賓。試聽出釜雙臺魄。玉節升堂兩使星。

家居日。鷓鴣天壽詞云。請佛林中女壽星。千祥百福產心田。喜歸王母初生地。滿勸麻姑不老泉。吾夢佛。半千賀。一年一佛護庭萱。數過九十從頭數。四百餘零一十年。序云。十月二十一日。吾母太淑人生日也。今年九十。仰荷乾坤垂佑。賜以福壽康寧。願益加景覆。令其耳目聰明。手足便順。五臟六腑。和氣流通。常獲平安之慶。子孫賢順。寸祿足以供甘旨也。貴玉臆祖母張氏壽八十有三。乃翁怡軒居士賦詞。有八十加三迎九十還似嬰童之句。其居與樸庵對門。樸庵聞之喜曰。吾仁鄰亦有壽母如此耶。怡軒慶母年開九袠詩云。又見梅梢碧玉枝。衆兒相聚看萊衣。西方佛慶明朝誕。南極星騰壽日輝。百歲阿嬰開九袠。兩房孫子戲重闈。年年得侍高堂醉。坐對天花散漫飛。

劉隨如 號壽趙路分八十歲皇恩云。八十最風流。那撏不喜。況是精神可人意。太公當日。未必榮華如此。兒孫列兩行。萊衣戲。好景良辰滿斟和氣。唱箇新詞。管教美巘同彭祖。尚有八百來歲。十分才一分。那裏暨。此詞亦用那裏暨三字。蓋本於康伯可之詞。

程滄洲壽後溪劉侍郎云。朱顏白髮烱雙瞳。一念平生造物通。內閣圖書真學士。西園凡杖老仙翁。木公金母人間現。桂子桐孫壽籍同。遙想綵衣圖四世。後溪無日不春風。姚狀元賦呂氏宜老堂云。此堂清不着珠璣。只要雙親伏老宜。春酒佳堆眉壽介。斑衣長似孔時嬉。婦乘鶴髮陪姑絆。翁撚銀髯課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鶴巢猶自拜孫枝。二詩貴華富艷。人間至樂孰加焉。李守為水青。奉使過華上墳。道遇一翁。自稱楊避秦。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十五。次見韓宗中有小兒出頭下塊。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幾歲矣。

唐九老圖白樂天詩序云。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八。劉真年八十七。鄭據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張渾年七十七。居易年七十四。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一章以紀之。樂天詩云。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盃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傅。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或傳諸好事者。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皆年之尤高者也。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樂天贈之詩云。

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宋洛陽耆英會文潞公年七十七。留守西都。富韓公年七十九。致政在里第。二公搢亮三朝。為國元老。與席司封汝言等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十有二人。圖與妙覺僧舍。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亦與焉。潞公命溫公序其事。諸公皆有詩。溫公詩云。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潞公請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之事。劄書云。呂望帷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繼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三

壽親養老新書豈上應親八十餘。皆前兒輩戲和呼。旨甘取足隨豐儉。此樂人間更有無。廉節翁詩。允人怡軒居士。年八十有三。之母夫書屏間。時應黻方垂髫也。既壯。扶母從宜春通守鄱霽山。官游霽山。奉其母施及墊官所至。今應黻侍七袠之母以行。咸淳庚午。寓上杭縣齋。行守劉壽軒刊呂東萊辨志錄。應黻與寓目焉。中間二則載春夏奉親事。注云養老奉親書。於是方知此書之名。越二載壬申。至宜春。徧求於東吉文獻故家。咸無焉。自後司馬偉游意謂此書不可復得矣。閱三十有餘載。大德己巳春。總管冰壑鄧君。賦其書貺余。余手之不釋。如獲隨珠和璧之寶。口之不置。如聆虞韶商頀之音。已不勝其欣喜。未幾。復以其續編來示。命名壽親養老新書。其中嘉言懿行。雅事奇方。前書所未有者。粲然畢備。又何如其喜也。君自晉杉遷類南。畫作文靖公故宅。樓居高明。勝有園池亭館之勝。經史圖書。琴棋觴詠。歎親友於玉壺中。諸郎諸孫。珠聯玉立。晝飯承順其志。怡悅其心。允謂八間至樂。湖山院落。雲月為家。四時佳興。自有癡騃堂。燕南小隱二記新書銘梓。抑使世之養老奉親者。聞有此樂焉。錫類之仁遠矣。應黻雖不獲再逮寸草春暉之志。而亦不忘於老萊斑衣之思。君昔官中都時。曾遇異人。授以怡神養性之旨。故續書多述老人之所以自養者。應黻之志喜。蓋尤然有得於斯。鵬鶴同遊。亦惟曰各安其分云爾。是年冬至節日。同郡春寧玉蕙黃應黻序

太上玉軸六字氣訣。黄庭山人鄒應博述。　道藏有玉軸經。言五臟六腑之氣。因五味薰灼不和。又六欲七情。積久生病。內傷臟腑。外攻九竅。以至百骸受病。輕則痼癖。甚則盲廢。又重則喪亡。故太上憫之。以六字氣訣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法以呼而自瀉出臟腑之毒氣。以吸而自採天地之清氣以補之。當日小驗。旬日大驗。年後萬病不生。延年益算。衛生之寶。非人勿傳。呼有六。曰呵呼呬噓嘻吹也。吸則一而已。呼有六者。以呵字治心氣。以呼字治脾氣。以呬字治肺氣。以噓字治肝氣。以嘻字治膽氣。以吹字治腎氣。此六字氣訣。分主五臟六腑也。凡天地之氣。自子至巳為六陽時。自午至亥為六陰時。如陽時則對東方勿盡閉窗戶。然忌風入。乃解帶正坐。扣齒三十六。以定神。先攪口中濁津。漱鍊二三百下。候口中成清水。即低

頭向左而嚥之。以意送下。候汩汩至腹中。即低頭開口。先念呵字。以吐心中毒氣。念時耳不得聞呵字聲。聞即氣麤。及損心氣也。念畢仰頭閉口。以鼻徐徐吸天地之清氣以補心氣。吸時耳亦不得聞吸聲。聞即氣麤。亦損心氣也。但呵時令短。吸時令長。即吐少納多也。吸訖即又低頭念呵字。耳復不得聞呵字聲。呵訖。又仰頭以鼻徐徐吸清氣以補心。亦不可聞吸聲。如此。吸者六次。即心之毒氣漸散。又以天地之清氣補之。心之元氣亦漸復矣。再又依此式念呼字。耳亦不可聞呼聲。又吸以補脾。耳亦不可聞吸聲。如此者六。所以散脾毒而補脾元也。次又念呬字以寫肺毒。以吸而補肺元。亦須六次。次念噓字以寫肝毒。以吸而補肝元。嘻以寫膽毒。吸以補膽元。吹以寫腎毒。吸以補腎元。如此者並各六次。是謂小周。小周者六六三十六也。三十六而六氣偏。臟腑之毒氣漸消。病根漸除。祖氣漸完矣。次看是何臟腑受病。如眼病即又念噓嘻二字各十八偏。仍每次以吸補之。總之為三十六訖。是為中周。中周者第二次三十六。通為七十二也。次又再依前呵呼呬噓嘻吹六字法。各為六次。並須呼以寫之。吸以補之。念當精虔。不可怠廢。此第三次三十六也。是為大周。即總之為一百單八次。是謂百八訣也。午時屬陰。時有病。即對南方為之。南方屬火。所以卻陰毒也。

然又不若子後已前面東之為陽時也。如早起。床上面東將六字各為六次。是為小周。亦可治眼病也。凡眼中諸證惟此訣能去之。他病亦然。神乎神乎。此太上之意旨也。昤見。玉軸真經而拜則得之。師授也。如病重者。每字作五十次。凡三百而六腑周矣。乃漱鍊嚥液。叩齒訖。復為之。又三百次訖。復漱鍊嚥液。叩齒如初。如此者三。即通為九百次。無病不愈。秘之秘之。非人勿傳。

四時攝養論中有云。春肝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夏心氣盛者。調呵氣以疎之。秋肺氣盛者。調呬氣以洩之。冬腎氣盛者。調吹氣以平之。但言調此四氣。而書中未詳及四氣之訣。今舉曾叔祖樸庵先唐集中玉軸六氣全文以明之。黃玉蓋云。愛山朿倅得樸菴親傳。每日子午卯酉四時行持六字。密室中竹簾布帷隔風為上。亦嘗得愛山親授口訣云

食後將息法　平旦點心訖。即自以熱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床偃卧。頻蘇煎棗啜半升以下。人參茯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即以麥門冬竹葉茅根等飲。量性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遠喚人嗔喜卧睡。覺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其心力。腹空即須索食。不宜忍饑。生硬粘滑等物多致霍亂。秋冬間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薑等飲。如此將息。必無橫疾。

養性　雞鳴時起。就卧床中導引訖。櫛漱即巾正坐。量時候寒溫喫點心飯。若渴。若服藥。先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雲心源息其煩慮。凡大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氣。地溫即勿竹。但屋下東西步。令氣散。家事付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飲酒至醉。並為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節寒溫。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為佳。量力行。但勿令氣之喘而已。親故相訪。問同行出遊百步。或坐。量力談笑。纔得歡適。不可過度耳。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一勤洗浣。以香霑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道勝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謹權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人不能絕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恚。妨人導性。

二篇之旨。養衛得理。皆洗存中懷山錄所述。存中名括

安車　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轍。軻以索繫合之。索如條大可也。車上設四柱。蓋密簾竹織縚棚。黑漆。少加裝。縷畫又蔽眺。宜於觀眺。箱高尺四寸。設茵薦之外。可以隱肘為法。車後為門。前設扶

板。加于箱上。在前可憑。在後可倚。臨時移徙。以鐵距子昝于兩箱之上。板可闊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箱下以板捕之。卧則障風。近後為窐戶。以備仄卧觀山也。車後施油幰。幰兩頭施軸。如畫幀。軸大如指。有雨則展之。傅于前柱。欲障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昝于車蓋梁及箱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為納陛。令可垂足而坐。要卧則以板梁之。令平。置書酒槅扇帽之類。挂車柱及蓋。開車後皆可也。

漢呂申公以安車蒲輪聞。子騫紅羊背嘗為親御車。邵康節詩云。喜晴豈無千日酒。惜花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觀看。滿洛城中都是家。又云。大筧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司馬溫公崇德侍康節不至。有詩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章亦有萬花深處小車來之句。老人遊觀。惟宜小車之適。存中懷山錄以安車為首云。

遊山具　遊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兼僕夫所至擾人。今為三人。其諸應用物。共為兩肩。三人荷之。操几杖持蓋雞使吏三人足矣。肩輿者未預客有所携則相照裁損。無使重複。惟輕簡為便。酒皿皆木漆。輕而遠盜。惟酒盃或可用銀錢一二千。使人腰之。操几杖者可兼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篋一。

衣。被。枕。盥漱具。手巾。足巾。藥。湯。梳。

右食匱一。

竹為之。二鬲。并底蓋為四。食盤子三。每盤果子楪十。醆酒楂一。可容數勝。以備沽酒。雜一。盃三。漆筒合子貯脯修乾果嘉蔬各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猝。惟三食盤相掌為一鬲。其餘分任之。著月果修亦不須携。

乙肩。竹鬲二。下為櫃。上為虛鬲。

左鬲上層書箱一。

紙。筆。墨。硯。剪刀。韻略。雜書册。

右鬲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櫃中食挑楪各六。匕著各四。生果數物。削果刀子。

摺疊棊局一。櫃中果子茶二三品。臈茶即蒸熟者。盞托各三。匙匕等。附帶雜物。小斧子。刀子。斸藥鋤子。蠟燭。

拄杖。泥靴。雨傘。涼笠。食銚。虎子。急須子。油筒。

老人心閑無事。每喜出遊。康節詩所謂倚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也。像山錄述遊山之具適用之宜。倪尚書思經鉏堂雜誌記雲川城內外遊賞去處凡四十二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疎。今酌其宜。每月往一處遊。二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與山叙野叔。或遊一兩肩。無肩携子弟同行。廢跡數侍中。亦康節所謂適洛陽城皆可遊也。

居山約　余嘗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志歸。諸兒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違絶。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朞暑朞寒兩月則全在家。想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膳之類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效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令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為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秋幹。兄弟那容。兒而書之子杜仁杜義。杜禮。杜智。杜信。杜事。杜重有馭良之卷。

老人之性。有喜山居者。沈存中云。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往則多阻。數人則喧雜。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石清美。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便可葺居。左右映帶。岡阜形勝。最為上地。地勢好。則居者安也。締造規模。從人意匠。中門外作池。可半畝。餘種芙荷菱芡。遶池岸種甘菊。既可採。又可觀賞。

欹床。　如今之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僧家亦無偏倚。亦有及檔。然高低不等。彼為反倚。若背以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左可几臂。左右几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𠋞。是或枕檔肩。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從此上檔。共高三尺三寸。木製藤繃。或竹為之。尺寸隨人所便增損。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到耳邊。　裴晉公詩也。

醉床。　為床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為子面。歟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革絲之。非特欲温欲眠人身不遠牽下虛二寸。牀底以板搞之。勿令通風。子面欹下與大牀平。一頭施轉軸。當大牀中間。子面底設一拐撑。分為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欲危坐即撑起。令子面直上。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盡五刻即與大床平矣。凡飲酒不宜便臥。當倚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撑。高下如意。不須以盡四體之適。大床兩緣有二尺餘。前穿孔為直几其下為筍。欲倚手則歛穿孔中。二床便於伏老。制度皆佳。

觀雲巷。　庵長九尺。濶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為格。紙糊之。三面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床四具。不妨設火及飲具。遇處移行。背風展之。遇地即就雲中卓之。比之穩帳輕而門潤。不礙瞻眺。施之別用。皆可。不獨觀雲也。

此庵即東坡之擇勝亭也。東坡守汝陰作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銘略云。乃作新亭。簷楹欒栱。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席。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又改為其背易侵。榜曰擇勝。蘇黃先嘗觀此銘。則其製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以帷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作四言一章。識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仲塞門立柴。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礬水蟫。習氣未除。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積尾甚清。積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眷言來觀者為之良。可以供遊觀之適云。

蒲花褥。九月擷蒲嗏蒸。不爾則生蟲。暴令燥。扶布囊中。將取花如掬絮
者。欲為坐褥。或卧褥。以帛為方囊。滿實蒲花。扶鞭令匀。厚五六寸許。其上
復以褥表衮之。虛軟溫燠。他物無比。春間不御。則就去褥表。出囊復晒燥
處。略暴之。歲歲如此。南方海闊中有木綿。亦不及蒲花之柔暖。
湯餅。 溫酒為鐵銅鍋。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盃排湯中。酒溫即
取飲。冬時擁爐靜話。更使僮僕紛紛。殊益幽致。
羊羔酒 米一石。如常法浸漿。肥羊肉七斤。麴十四兩。諸麴皆可。將羊肉
切作四方塊。爛煮。杏仁一斤同煮。留汁七斗許。拌米飯麴。更用木香一兩
同醞。不得犯水。十日熟。味極甘滑。此宣和化成殿方
雪花酒。 羊精膂肉一斤。去筋膜。溫水浸洗。批作薄片。用極好酒一升。煮
令肉爛。細切研成膏。別用羊筒髓三兩。腎窠脂一兩。於銀鍋內鎔作油。去
滓。卻入先研肉膏內。并研令匀。又入龍腦少許拌和。傾入甆瓶內。候冷。每
用時取出。切作薄片。入酒盃中。以溫酒浸飲之。龍腦候極溫方入。如無腦
入木香 許亦佳。二味各入少許尤佳。 二酒宜為吉甘之奉。
荼蘼酒 好酒一斗。用木香一塊。以酒一盃。於砂盆內約磨下半錢許。用
細絹濾入瓶。密封包。臨飲取荼蘼百英浮沉酒面。人不能辨。壺花和露紅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九 六

小僧取十箇。去枝葉。用生紗袋盛掛於瓶口。近酒面一寸許。密封瓶口。三
兩日可飲。或以湯柑皮。旋滴汁數點於酒琖內亦佳。
此酒色香味三絕。宜奉老人。清興酴醾本酒名也。世所開花。元以其顏
色似之。故取其名。唐書百官志。良醞署令供酴醾酒。令人或取花以為
枕囊。故黃山谷詩云。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
香炭 以精石炭屑之。生葵葉雜擣為餅。錢大。暴乾。焚香維致冷漏地。火
亦不滅。石炭相郡煤子最佳。餘處者性急。動之則火滅。不得已。清泉者次
之。長泉者又為下。
一法。杉炭末五兩。胡粉黃丹各一兩。合擣為細末。看糯米膠和匀。作餅
子。候乾。火內燒通紅。以紙灰埋著爐中。焚香經夕。不滅不消。
降真香。 虛堂清夜宴坐焚之。降真香一斤。沉香四兩。龍腦一分。蜜和之。
茅香時燒少許亦佳。本草云。可入印香中合香。附子木用。
四品奇香。 雪梅香。 丁香一分。沉香半。腽炭篩研半兩。末。捻取些兒爐
口爇。人人道是雪中梅。
江梅香 人人盡道是江梅。半兩丁香一分茴。更用藿零俱半兩。麝香少
許是良媒。

百花香。 一兩甘松二兩芎。麝香少許蜜和同。圓如彈子安爐上。恰似百
花凝曉風。
長春香 二兩芡香三兩檀。麝香腦子一錢寬。華堂靜處爐香起。清韻長
春賽蕙蘭。
御愛四和香。 沉香。 檀香。 降真。
箋香。 茅香。 海螺蛸。各一兩重。 麝香。一錢重。
樟腦。二錢半重。 龍骨。半兩 蜜。
右諸 小剉碎。蜜和匀。後用龍骨麝腦研細和入新瓦瓶內。封閉勿令氣
出。經三日方傾出。限三日過。遇四更時分。當天取露氣。天明便收。陰乾。
如此三次。研為末。用蜜些子黃腊調作餅子。用瓷器收。遇燒時用水一
盞。傍香爐邊方燒香。
香亡甚多。獨此方用龍骨鎖住。其烟不散。所以為妙。
試茶。 採嫩芽。先沸湯。乃投芽煮變色。挹取。握去水。小焙中焙欲乾。鎔內
略炒。使香磨碾。皆可坐圓臨泉。旋擷旋烹。芽新不類常韻。
香茶 上春嫩茶芽每五百錢重。以菉豆一升去殼蒸焙。山藥十兩。一處
細磨。別以腦麝各半錢重。入盆同研。約二千杵。納罐內密封窨三日。後可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九 七

以烹點。愈久香味愈佳。
栢湯方。 採嫩栢葉。綠繫垂挂一大甕中。紙糊其口。經月取。如未甚乾。更
閉之。至乾取為末。如嫩草色。不用甕。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甕中者青翠。
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飲茶多則傷人氣。耗精
害脾胃。栢湯甚有益。如太苦。則加少山芋尤佳。外臺秘要有代茶新飲。然
作藥味。不若栢湯隱居道話尤助幽尚。
三妙湯 地黃枸杞實各取汁一升。蜜半升。銀器中同煎如稀餳。每服一
大匕。湯調酒調皆可。實氣養血。久服補益人。
乾荔枝湯。 蔗糖一斤。壯糖亦好。 大烏梅。洲者
二兩湯洗。略復鉄水。澄去酸汁。不去核焙乾。 桂去皮為末。
生薑二兩。薄切作片。焙乾。
右先將烏梅生薑為細末。入在沙糖內。與桂末拌和匀。再取麝隔過。如
茶點喫。欲作青子喫。烏梅用去核。修事如上法。不焙。桂作小片為末。薑
切片不焙。用水三椀。煎至二椀。湯調服。暑熱心煩并水調服。 東龍圖
傳暑月可常合服之。
清韻湯 縮砂仁二兩。 石菖蒲一兩。

甘草十兩。
右末入鹽點服。
棖湯。
棖子十箇。　乾山藥一兩。　甘草二兩。
鹽四兩炒　白梅四兩。槌碎去仁核。
右先用棖子。山藥。甘草。白梅四味一處研細。捏作餅子。焙乾為末。入檀香半兩尤佳。
桂花湯。
黃桂花三斤。揀淨。去青柄。研細。以瓷罌盛貯度合味
茶花。　乾薑一兩。　甘草一兩炒。
右末和勻。量入炒鹽。盛貯。莫令漏氣。如常點服。
醍醐湯。
神曲二兩。　鹽十兩炒。　官桂二兩。
甘草七兩。　烏梅八兩。洗。拍碎。乾薑三兩。煨。
右先將五味焙乾為末。後入炒鹽和勻。作一處。新磁罐收。
洞庭湯。
真橘皮四兩。不去白。去蒂。擘作小錢大。冷水浸一宿。
瀝乾。　生薑四兩。淨洗。擦。
右將薑與橘皮同淹一宿。曬乾。焙乾。入甘草一兩三錢。炙黃。好白鹽梅
二十箇。去核。以白麫拍作片子。雜油銚內焙乾。入炒白鹽一兩半。同一

處為末。沸湯點用。
木瓜湯。
生薑四兩。取汁。　木瓜十兩。　白鹽五兩。
甘草五兩。　紫蘇十兩。
右炒薑鹽拌和蘇瓜甘草三日。取出曬乾為末。沸湯點服。手足酸服之
妙。又一方加縮砂山藥炒為末。消食化氣壯脾。
韻梅湯。
半黃梅百箇。槌去仁。　青椒四兩。揀
淨。炒。　薑一斤。去皮。研。　甘草四兩。炙為末。　鹽半斤。
右件安淨鉢內。一處拌勻。烈日曬半月。以色變稍黻為度。更約度稀稠
得所為佳。須用臘半日月安淨瓶內點用。已上諸方。皆得之秘傳。宜供
湯藥之用。
熟水。　稻葉。黍葉。楮葉。橘葉。樟葉。皆可採。陰乾。紙囊懸之。用時火炙使香。
湯沃。冪其口。良久。
前朝翰林院定熟水。以紫蘇為上。沉香次之。麥門冬又次之。蘇能下
胸膈滯氣。功效至大。炙蘇須隔竹紙。不得翻。候香。以湯先泡一次。傾
却。再泡用。大能分氣。極佳。
晨朝補養藥糜法。

地黃粥。　切地黃二合。候湯沸。與米同下鍋。先取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
香熟。别貯之。候粥欲熟。乃下。同煑取熟。
胡麻粥。　烏油麻去皮。蒸一炊。曝乾。更炒令香熟。每用白粳米一升。胡麻
半升。如常煑粥法為之。臨熟加糖蜜任意。極香甘。胡麻多治之。臨時取用。
乳粥。　牛羊乳皆可。先斷細粳米。令精細。控令極乾。乃煎乳令沸。一依用
水法。乃投米煑之。候熟。即把置碗中。每碗下真酥半兩。置粥上。令自鎔。如
油遍覆粥上。食時旋攪。美無比。
山芋粥。　薯蕷生於山者。名山藥。一名山芋。山芋山生者佳。圃種者無味。
取去皮。細石上磨如糊。每碗粥用山芋一合。以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怯
以匙揉碎。粥欲熟。投攪令勻乃出。
栗粥。　小栗去殼。切如米粒。每粳米一升。栗肉二合。同米煑。更無他法。
百合粥。　生百合一升。切。蜜一兩。同水審熱。投欲熟粥中。每盌用三合。
糜角粥。　新糜角一具。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砂瓶。盛銀
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氣。炭火煨煑。時時看候。如湯耗。添益熱湯。一
日許。其角爛似熟山芋。指捏酥軟即止。未軟更煑。慎勿漏氣。漏氣則難熟。
取表乾為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絹濾作膠片。盛風中吹乾。糜角膠別

入藥。每粥一盌。入糜角粉五錢。鹽一匙。同攪溫服。
枸杞子粥。　枸杞子生研。捩取汁。每一盌粥可用汁一盞。加少熟蜜同煑。
馬眼粥。　新黑豆一斗。淨淘。入大釜中。如常用水煑令熟。撈去汁。再入釜。
以熟麻油浸之。豆上油深四指。蓋之。慢火煑。直候露出豆。即以匙拌轉
更煑。直令紅盡油即住。每粥一釜。可下熟豆三五盌。欲熟入拌勻食之。
又法　白米二升。别煑令熟。大顆黑豆一升。先以薄灰汁煑豆令熟。漉出
豆。却以清水燒沸。依前入豆再煑。透出灰氣。漉出。却以沙糖六兩。用水兩
盌化。濾過。入鹽二兩。醬三兩。只用水。取醬汁同煑熟。桃仁杏仁皆可為粥。
生去皮尖。略炒令香。細研。水絞取濃汁。隨意入粥中。煑臨時加酥蜜亦可。
金罌木煎亦可作粥。一如用糖法。
諸山蔬可作粥者。皆只如菜粥法。
禮記內則。言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進盥漱巾之後。問所欲而敬進之。
以饘酏為先。饘厚粥。酏薄粥也。故此編詳述懷山錄中諸藥糜法。陸
放翁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紫不托法。　新黑豆煑取濃汁。搜麪作湯餅。極甘美。能去麪毒。令不蒸
服丹石人尤宜食此。雖尊熱為羨妙。

洮存中云。麴治壅熱益氣力。但不可多食。致令憤悶。料理有法。節而食之。餺飥蒸餅及餜索餅起麴等法。在食經中。此法用黑豆汁溲麴則無毒矣。

造山藥麴法。取山藥去皮薄切。日中暴乾。柳箕中挼爲粉。下篩如常麴食之。加酥蜜爲浮麴尤精。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飢延年。

造乾地黃法。九月末。掘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芭蕉脯。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爲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椒乾薑熟油胡椒等雜物研浥一兩宿。出焙略槌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牛蒡脯。十月以後。取根洗乾。去皮少煮。勿太爛。硬者即熟煮。並槌令軟。下雜料物如芭蕉脯法。浥焙取乾。

笋脯。一如牛蒡脯法。

蓮房脯。取嫩蓮房去蒂。又用皮。入灰煮。浥一如芭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匾。作片收之。

薝蔔鮓。薝蔔花即梔子也。採嫩花醃作鮓。極香美。

白龍天方齋劉禹錫饋以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乾蕨虀。採嫩蕨菜蒸熟。以乾灰拌之。同爆極乾。淨去灰。又暴乾。收之。臨食湯浸令軟。味如合蕈。

石芥辛菜。此二物極辛。爲菹大佳。

苦益菜。苦益葉青葉苦麻。皆可作羹。

苦麻即今俗謂之胡麻者。葉作羹大甘滑。其菹亦佳美。

松藥。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燒令蜜熱。勿太熟。極香脆。

白芷。蜜漬。糟藏。皆可食。

防風芽。防風芽如臙脂色。天門冬芽如馬梅。芹菜蒿芽。又有蘼蕪枸杞芽。菊芽。荇菜水藻牛膝芽。地黃嫩葉。皆如常菜治之。

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此藥菜之佳者。

水苔。立春前採嫩者。淘擇令極淨。其間多沙石蟬蟲。取得壓乾。只入鹽油芫椒切蔥白同入瓶中。醃爲鮓。醋浸食之甚佳。又可油炒。加鹽醬亦善。

瓜虀。生甜瓜。揀取未熟者。每十斤。隨瓣切開去穰。不用。就百沸湯焯過。以鹽五兩勻擦。醃一宿。豆豉末半升。釅醋升半。麴醬斤半。馬芹川椒乾薑陳皮。甘草。茴香。各半兩。蕪荑二兩。並爲細末。同瓜一處拌勻。入甕瓮內海壓於冷處頓之。經半月後則熟。瓜色明透。絕類琥珀。味甚香美。

菜虀。大崧菜叢採十字劈裂。菜菔取緊小者破作兩畔。同向日中曬去水脚。二件薄切作方片如錢眼子大。入淨罐中。以馬芹茴香雜酒醋水等合得所。調淨鹽澆之。隨手舉罐撼觸五十七次。蜜蓋罐口。置竈上溫處。仍日一次如前法撼觸。三日後可供。菜色青白間錯。鮮潔可愛。

藕虀。嫩藕稍隨意切作方塊如骰子大。就蟹眼湯內快手綽上。取章牛花採汁淹漆片時。控冷熱水中滌過。控乾。以馬芹鹽花泡湯入少醋加蜜作虀。澄冷澆供之。

豆虀。先取濕沙納甕器中。以綠豆勻撒其上。如種麻法。深揷覆藏室中。勿令見風。日一次掬水灑透。候其苗長可尺許。摘取。蟹眼湯綽過。以料虀供之。亦豆亦可種。然不如綠豆之佳。

蕎羹　俗謂齋爲東坡羹。本書坡而爲公菜。謂可以來公多也。東坡與徐十三書云。今日食蕎極美。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其法取薺一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搥兩指大。

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厭也。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脉流通。津液暢潤。東坡嘗有詩云。時繞麥田求野薺。強爲僧舍煮山羹。陸放翁亦有詩云。小著鹽醯助滋味。微加薑桂助精神。風爐歙鉢窮家活。妙訣何曾肯授人。

筍脯。東坡回錢扮父書云。竹筍蕨佳。觀取筍蕈菘心與鯽魚相和。清水煮熟。用薑蘆菔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少鹽。漸漸款洒之。過熟可食。不敢獨味。此請依法作。與老嫂共之。

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救水之奉。在於藥菜料理如法。殊益於人。杞菊菖术等芽嫩時採食之。或煮或虀。或炒或暴。悉用土酥鹹豉汁。加鹽下飲甚良。蔓菁作虀最妙。不斷五辛者。春秋嫩韭。四時採蔥。甚益。綠豆紫蘇烏麻。須宜貯俱。能下氣。其餘豉醬之徒。食所不可少。皆須貯蓄。肉食心不害物。但以錢買猶愈於殺。第一戒慎勿殺。若

內須新鮮似有氣息則不宜食爛臟損氣切須慎之戒之

種植。　庶艦園林間種植可愛玩之物如世間花果凡家自有此不悉載

今抄東坡一書誠齋一詩于左。

東坡與程全父書。

白鶴峰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碓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柏。

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

誠齋三三徑詩。　東園新開九徑。

江梅。　海棠。　桃。　李。

橘。　杏。　紅梅。　碧桃。

芙蓉。

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其詩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西園朔大壯一喜種花卉以窺造化生育之妙喜飲醇酎以寓經綸變理之方。

芸香。　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即去蠹置席下去蚤虱栽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作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江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極多大率香草多只是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須採掇嗅之方香此草遠在數十步外此間以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玩也

茅香。　閩地種之可浣手終日香一年數次刈聞屋中時時燒少許亦佳本草云苗葉可煑作浴湯令人身香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

枸杞。　採好地熟斸加糞訖然後逐畦長開壟深七八寸令寬乃取枸杞連莖剉長四寸許以草為索慢束如羹碗大於壟中立種之每束相去一尺下束訖別調爛牛糞稀如麵糊灌束子上令滿減則更灌然後以肥土壅之滿坑土上更加熟牛糞然後灌水不久即生乃如剪韭法從一頭起首割之得半畝料理如法可供數人其割時與地面平高留則無葉深剪則傷根割仍避熱及雨中但早朝為佳。

又法但作束子掘坑方一尺深於束子三寸即下束子訖著好糞滿坑填之以水沃糞下即更著糞填以不減為度令糞蓋束子一二寸即得生後極肥嫩數數鋤壅每月一加糞尤佳

又法但畦中種子如種菜法土糞下水當年疎瘦二年以後悉肥勿令長苗即不堪食不盡即剪作乾菜以備冬中常使如此從春及秋其苗不絕取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有刺葉小者是白棘不堪服食。

又法枸杞子於水盆內挼令散訖暴乾斸地作畦畦中去卻五六寸土勿作壟縛草稕作稕以臂長短即以泥塗稕令遍以安壟中即以子布泥上一面令稀稠得所乃以細土蓋之令遍又以爛牛糞蓋上令遍又布土一重令與畦平待苗出時時澆灌及堪採即如剪韭法更不要煑鍊每種用二月初一每年但五度剪不可過也凡枸杞生西河郡谷中及甘州者其味過於蒲萄今蘭州西去郡城靈州九原並大根莖尤大

甘菊。　移根最佳若少時折取苗乘雨濕種便活一年之後落偏地長服卻老冬中收子剪如韭法。

陸龜蒙杞菊賦云惟根與菊偕寒互綠或頡或頏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東坡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余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倚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作後杞菊賦云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河西南陽之壽張南軒賦云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仲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爰命採擷付之庖人汲清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親甘脆可口蔚其芬馨盡日為之加飯而他物不足以前陳又云天壤之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詭異山鮮海錯紛糾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臟腑而成贅惟杞與菊微劬不苦滑甘靡

滑非君它藥善降走水既勝月而安神復沃煩而滌穢驕南陽於西
河又頹齡之可制隨寓必有約居是恃雪消壞肥其茸葳蕤與子嬰
笑薄言掇之吾匙充釜啜汁咀虀高齡唐虞詠歌書詩嗟予微斯物
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要以忘饑

地黃 十二月耕地至正月可止三四遍細杷訖然後作溝溝闊一尺兩
溝作一畦畦闊四尺其畦微高而平硬甚不受雨水苗未生間得水即爛
畦中又撥作溝溝深三寸取地黃切長二寸種於溝內訖即以熟土蓋之
其土厚三寸以上每種一畝用根五十斤蓋土訖即取經冬爛草覆之候
牙稍出以火燒其草令燒去其苗再生葉肥茂根益壯自春至秋凡五六
耘不得鋤八月堪採根至冬尤佳若不採其根太盛春二月當宜出之若
秋採訖至春不復更種其生者猶得三四年但採訖比之明年轉耘而已
參驗古法此為最良按本草二月八月採殊未窮物性也八月殘葉猶在
葉中精氣未盡歸根二月新苗已生根中精氣已滋不如冬月採殊妙又
與蒸暴相宜古人云二月八月非為種者將為野生當須見苗矣欲食葉
但露散後摘取傍葉勿損中心正葉甚益人勝諸藥

東坡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白樂天採地黃詩凌晨荷鉏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家門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我衰正伏櫪垂耳
氣不振移栽附沃壤本草古稱地黃宜黃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虛地則根大而多汁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稱根以水浸而試之也日華子云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其沉者佳也重
陽養陳薪於內釜水中更以苦戚水而煮之煮湯扶以東阿清阿膠出東阿其用皮有老君則膠有清濁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
薑發芳辛山薑木名吉方用木融為寒食餳寒食日研杏仁為酪以煮麥粥以餳沃之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向內熱
子一洗胸中塵

五加 取根深掘肥地二尺埋一根令沒舊痕甚易活苗生從一頭剪取
每剪訖鋤土擁之
五加蓋天有五車之星精也金應五行人應五德位應五方物應五
車青精入莖有東方之液白氣入節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華有南方
之光玄精入根有北方之飴黃煙入皮有戊己之靈五神鎮主相傳
育成用之者真仙服之者反嬰犬服輕身耐老明目下氣補中益精
堅筋骨強志意五葉者良葉可作蔬菜食五月七月採莖十月採根
陰乾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三百年有子二
十人世世有得服五加酒散而獲延年者不可勝計或只為散以代
湯茶而餌之驗亦然也

青蘘 胡麻苗也取八稜者畦中如菜法種之生苗為菜食秋間依此法
種之甚滑美

百合 上好肥地加糞熟斲訖春中取根大劈取瓣於畦中如種蒜法五
寸一瓣種之直作行又加糞灌水苗出即鋤四邊令絕無草春後看稀稠
得所處更別移亦得畦中乾即灌水三年後其大如拳然後取食之又取
子種亦得或一年以後二年以來始生甚遲不如種瓣

黃精 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種無時其苗
香美可食

首蓿 擇肥地斲令熟作壠種之極益人還須從一頭剪每剪加糞鋤土
擁之

合歡 萱草也移根畦中稀種一年自稠春剪苗食如枸杞秋夏不堪食

牛蒡 取子畦中種種時乘雨即生若有水不候雨也地須加糞灼然後

肥旱則沃水剪如上法菜中之尤益者但多種食苗及根並益於人

蓮子 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頭直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如三
指大長使帶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
薄皮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者卒不可生

藕 春初掘取藕三節無損處種入深泥令到硬土穀雨前種當年有花
藕可作粉其法取麤藕不限多少淨洗截斷浸三宿數換水看灼然
潔淨然後漉出碓中碎搗以新布絞取汁重搗取汁盡為度又以密
布濾去麤惡物澄去清水如稠難澄以水攪之然後澄看水清即瀉
去一如造米粉法

雞頭 雞頭粉取新熟者去皮熟搗實如上法
菱角粉去皮如上法
薑粉以生薑爛研擠汁如上法以和羹
葛粉去皮如上法開胃止煩熱
茯苓粉剉如彈子以水浸去赤汁如上法
松柏粉春採嫩葉如上法須垂露採為之
經宿則無粉如嫩草欝欝可愛

脫果 木生之果八月間以牛羊㕙和土包其鶴膝處被緘肸相接貫紋如大杯以紙裹囊覆之麻繞令密緻重則以杖柱之任其發花結實明年夏秋間試發一包視之其根生則斷其本埋土中其花實皆晏然不動一如巨本所結予在蕭山縣見山寺中橘木止高一二尺實皆如拳大蓋用此術也大木亦可為之嘗見人家有老林檎木根已蠹朽園人乃去木本二三尺許如上法以土包之一年後土中生根乃截去近根三尺尺許包入地後遂為完木

凡種果木須望前種實多望後種實少

百部 山地種之如百合法多種為佳取根搗汁灌衣令不生虱仍潔白如用皂角也

右自杞菊以次為蔬為藥為腦為粉須自種植充饒足用百部之種亦可為澣濯之供

菖蒲石 惟石奇峰以沙石器種之旦暮易水則茂水濁及有泥滓則萎一寸九節者服之可以烏髭輕身延年夜蓺燈間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薰人眼東坡詩云碧玉椀盛紅瑪瑙青盆水養石菖蒲曾茶山詩云窻明几靜室空虛畫遺幽人一事無莫遣幽人無一事汲泉承露養菖蒲文石清泚斯亦凡案間良說也

相鶴 不必 如鶴經所說但取其標格立瘦唳聲清徹者為勝凡老鶴所生則氣稍清古三年頂赤則能唳細論其法頸欲細而長身欲人立而不橫足欲瘦而節欲高頸肥則類鵝身橫則類鶩脛麤頷俗則類鸛聲濁體肥則類鵝皆下材也鶴雖食魚稻甚多老則食鼓漸少甚老則不食惟華亭縣鶴窠村所出者為得地他處雖時有皆凡格也養處須有廣水茂木風月清曠之地嘗食生物則格韻高野畜之蘢樊飼以熟食則多肥濁而精彩羽毛日漸摧藏類乎雞矣

養龜 龜者壽物養庭檻中可以愛玩愈於觀他物尤宜畜山龜爾雅謂之攝龜者腹下殼能開合此龜喫蛇蛇甚畏之庭檻中養此龜則蛇不復至以至園圃中多畜之犬能辟蛇無此龜不賴水陸地畜之不失其性予在隨州時寓法雲寺之後有竹圃嘗苦多蛇寺僧乃畜龜於圃中自爾不復有蛇 相鶴養龜二事皆陳山孫所述

收畫 予弟過好圖畫極宜收拾在前士大夫家有耕莘築巖釣渭洛汭前陳德星李郭仙舟蜀先主訪草廬王羲之會蘭亭陶淵明歸去來韓昌黎盤谷序晉廬山十八賢唐瀛州十八學士香山九老洛陽耆英古今事實皆繪為圖可以供老人閑玩共肩友高談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各有評品吟詠亦以廣後生見聞梅蘭竹石尤為雅致瑤池壽鄉園慶壽近年有壽域圖備列歷代聖賢神僊耆壽者丹青雖點尤為奇玩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擢進士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平水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為樂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秦太虛云余為汝南得疾臥直舍高仲符攜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療疾余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比顧陸顧愷之陸探微晚年致仕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為世所寶韓子蒼題太乙真人蓮葉圖云太乙真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颼輕風為帆浪為檝臥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斛舉不是峰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苕蕘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觀畫之趣二事可參

置琴 朱文公琴贊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有則我欲與子鈎其深歐陽公云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而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奉親者能琴時為親庭鼓一二操亦足以娛悅其意和平其心

琴師六言云擘托抹挑打摘先後輕重疾徐饒是一般妙處更要其人讀書斯亦子弟藏脩息游之一益云

延方士 湖州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公見其風骨秀偉翛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

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為壽如何。公曰。飲器中鍾鼎為大。屈巵螺杯次之。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常令東老鼓琴。回浩歌以和之。又書圓碁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紙隱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東老欲有所叩。回公曰。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余每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東老稱於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飲將達旦。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回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其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已而告別東老。送之至門。天漸明矣。握手並行。至今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延名衲　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山僕至云。

先生請師誦經。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先報。欲一聽之。至此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得觀錢一環。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僕遂失之。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觀錢。乃金錢一百文也。由此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矣。後隱不見。

敘延方士談真諦。時約名緇聽梵書。二士共談。必說妙法。真有所遇。豈不韙哉。

嚴客。　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書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叨恩致事。前此蒙賓客下訪。初亦未敢援此。遽以老人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以野服從事。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所便者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復見京都舊俗之美。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又云。衰病之餘。不堪拜跪。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麤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不至闕禮。

羅鶴林云。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記事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座間。苟有可取。隨手抄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楷。劉元城見時。已有三十餘冊。

曾祖南谷丈靖公。叔祖樸庵提刑。皆有日記。樸庵所記名長生曆。有序云。司馬溫公日記凡十年作一袠。一日之事。無論善惡必載焉。限以十年。所以推一期進得與否也。夫子三十而立。自是十年則有加於前矣。至從心之時。蓋涉歷四十年。聖人所以密推熟察以自驗。其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矣。甲乙周而時已久矣。時愈久而行愈進。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溫公之袠。蓋其原亦出於此歟。長生曆亦十年為一袠。

二老相訪。　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為廬陵二大老。

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縣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周繼野詩翻案也。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袞衣不待復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盃。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若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處哉。蘼菊笥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傳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

二老相訪倡妍酬麗。四詩可觀。放翁詩云。老人無一事。有興即吟詩。唱者和者皆須興到也。

儲書。　邵康節詩云。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萬卷號生涯。有人若問閒居

廣。道德坊中第一家。歐陽文忠公六一堂記云。舉一琖。棊一局。酒一壺。藏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以吾一翁老於此五者之間。是爲六一。陸放翁書巢記云。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籍于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未嘗不與書俱。閒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至不得行。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二公蓋儲書以自佚其老者也。丁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仕至參政。曾子固平生無書。家藏至六萬餘卷。手自讎對。白首不倦。此儲書以遺其子孫者也。孟子有賢父兄之言。惟以書教子弟者而後爲賢。晉人有佳子弟之目。惟從父兄之教而知書者而後爲佳。

唐杜荀鶴詩云。欺春只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註書。放翁詩云。燈前目力依然在。且盡山房萬卷書。

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仲本云。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又云。人家教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須積德以澆灌之。

子弟儲書。正以備侍旁檢閱。陳后山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爲務。其志專欲以文章名後世。夜與諸生會宿。忠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后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魏衍昌世亦彭城人。從后山學。年五十餘。見異書猶手自抄寫。藏書數千卷

云。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蔣[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四

壽親養老新書余家藏舊有養老奉親書其言老人食治之方醫藥之法攝養之道靡所不載余倣之以奉吾母范陽郡太夫人李氏食飲起居咸得其宜壽高八旬而甚康健則此書有益於人子大矣然歲月既深卷帙之久字畫模糊編簡脫落懼後之覽者不得其說思復善本書而新之以貽後人求之數載弗果得每鬱鬱以為欠事至正辛巳夏五余叨承朝命備員浙東憲使訪諸婺郡庠教授李子貞得壽親養老書觀其篇帙節目比余舊本尤加詳備昔之鬱鬱者一旦豁然矣因自念曰與其得之難孰若傳之廣遂命工鋟梓於學宮庶天下後世皆得觀覽以盡事親之道云至正壬午中秋范陽張士弘載拜書

保養　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其性而強云為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倍常年幾百歲

服藥　沈存中云人非金石況犯寒暑霧露既不調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藥辟外氣和臟腑也平居服七宣元鍾乳元量其性冷熱虛實自求好方常服紅雪三黃元青木香元理中元神明膏陳元膏春初水解散天行茵蔯元散皆宜先貯之以防疾發忽有卒急不備難求其防老救急不可闕者伏火丹砂保精養魄尤宜長服伏火硫黃益氣除冷癖理腰膝能食有力小還丹愈疾去風伏火礠石明目堅骨伏火水銀壓熱鎮心金銀膏養精神去邪氣如上方藥固宜留心其餘丹火須與神助不可卒致有心者亦宜精懇或遇其真

貯藥　圓散皆以深瓮沙合盛之勿用有油即受濕外為漆積積筍亦欲深深則濕氣難入積中快灰淨磨之勿漆則不受潤更集繒纊為襆原襆之更以氈冒積口縱有潤氣自縫中入亦為氈纊所收暑月三焙之遇雨則入爐室貯茶如此亦善藥瓔新瓷罌盛蠟紙羃之懸東簷栺上令常得晨日勿令沾雨久陰則一焙稍置深室倩復出之類品同一罌可也書蛀物用舊魯貯油麻罐淨拭置藥其中即不蛀

爐閣　南方暑雨時茶藥圖籍皮毛膠糊物乃甚色衣華墨之類皆患蒸溽悉可置在閣中若山居即依山為閣其高去地一丈則不復有蒸潤閣中循壁為廚廚三層壁仍板鋪之前後開窓渠上為長竿物可懸者懸于竿餘悉置格上天日明燥即大開門窓令納風日陰晦則密閉中設爐爐常令火氣鬱鬱然

又法爐閣中布卧床床下新出窰炭實之乃置物床上永不蒸潤更不須着火其炭至秋供燒明年復易新炭牀上慎不可卧卧者多病瘖瘂有驗蓋為火氣所爍也

又法有餘力則設一小閣子但去地盈丈以上自無蒸矣

集方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之陳令尹集方俱為老人備用令所續編亦皆擬平日見聞為老人對證處方者品列之

天下受拜平胃散　常服溫養脾元平和胃氣寬中進食仍治脾胃不和胸氣噎塞嘔吐酸水氣刺氣悶脅肋虛脹腹痛腸鳴胃膈痞滯不美飲食

川厚朴去麄皮　陳橘皮湯洗不去瓤　甘草以上各三兩剉　南京小棗二百枚去核切　生薑和皮四兩薄切　茅山蒼术五兩去皮米泔浸一宿剉

右六味用水五升慢火煮乾搗作餅子日乾再焙碾為細末每服貳錢入鹽少許點如泄瀉每服叁錢生薑五片烏梅貳箇鹽少許水一盞半煎八分服

此藥人人常服獨此方煮透滋味相和而美與衆不同所以為佳

老人尤宜服之

易簡方　縮脾飲草果烏梅縮砂甘草各等分乾葛白扁豆各減半老人

加附子每服五錢水一椀生薑十片煎至八分浸以熱水令極冷暑月用此代熱水飲之極妙
降氣湯老人虛氣上壅當間以生附子和生薑煎臨熟以藥汁濃磨沉香水再煎一沸服之尤爲穩當
調氣散老人寒疝作疼不可攻擊改爲㕮咀每服二錢水一大盞生薑紫蘇鹽煎服或煎茴香鹽酒調下末子亦得
養正丹年高人臟腑寒秘有尤宜服之
來復丹老人寒秘悉能主之一法治老人寒氣入腹小便不通者用生薑半兩連根葉和泥葱一莖鹽一捻豆豉五十粒爛研略炒盦臍中心作兩劑更易用之以利爲度亦良法也
震靈丹老人血痢白梅茶下
紅圓子治大人小兒脾胃等患極有神効治病不能傷耗真氣應老人小兒娠婦皆可服之
青州白圓子治一切痰涎爲患常服有功咳嗽痰實咽喉作聲老人小兒皆宜服之
予家已刊易簡方大字本茲不贅述本方

秘傳六和元　益老扶羸助脾活血進美飲食第一平和之劑
熟地黃十兩　破故紙　兔絲子　白茯苓去黑
皮膿　山藥並同十兩揀乾　胡桃五十顆
須用顆州信豐產者佳
右先將熟地黃破故紙兔絲子三味酒浸一宿次早飯甑上蒸日中曬乾九浸九蒸九曝候十分乾次和白茯苓山藥二味杵臼中舂令極細爲末次用胡桃研爛和五味令勻用酒煑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鹽湯下此方不犯鐵氣所以佳妙
神仙不老丸　不老仙方功効殊駐顏全不費工夫人參牛膝川巴戟蜀地當歸杜仲俱一味地黃生熟用兔絲栢子石菖蒲更添枸杞皮兼子細末蜜丸梧子如早午臨眠三次服鹽湯温酒任君須忌食三白并諸血能使鬢烏髮亦烏
人參新羅者須是圓結重實滋潤去蘆頭剉洗淨焙乾薄切焙燥秤二兩
川牛膝長三四尺而滋潤者去苗剉洗淨焙乾寸截用酒浸一宿焙燥
秤一兩半　川巴戟色黑子沉重大而穿心者佳若也帶黃而淨
輕者非剉洗淨焙乾細切剉酒浸一宿焙燥秤二兩　川當歸大豐
其梢如馬尾狀滋潤芬香者去蘆頭剉淨洗焙乾細切用酒浸一宿焙燥秤二兩　杜仲截之多絲者削去麄皮只取其肉如服肉桂之
法然後剉洗淨焙乾橫理剉之如豆用麥麩炒令絲斷色黑去麩別磨秤一兩半　地黃冬節前取以水浸沉者爲度用者以生乾熟二種皆
浸令次蒸晒焙乾如是者三色黑味甘爲度是以其浮者擣取汁酒炙一宿漉出竹刀細切焙乾各秤一兩忌鐵器　兔絲子小如
芥子極堅快者佳大而輕者非用新而堝起挪洗焙乾以酒浸一宿又添酒浸一宿漉出將温湯淋去酒焙燥別磨秤二兩　栢子仁色紅
而滋潤者去殼取仁秤一兩細研臨時拌入衆藥　石菖蒲紫細
節密者去毛剉洗淨焙乾米泔浸一宿再焙乾細切焙燥秤一兩
枸杞子色白而肥潤去蒂洗淨焙乾用酒浸一宿焙乾秤一兩
地骨皮色黃入手輕者佳重者非去浮皮淨洗焙乾薄切焙乾秤一兩
右十二味選之貴精製之如法不可穠只用慢火焙若太燥則又失藥氣只八分乾即於風前略吹令冷熱相激便十分燥取净秤分兩磨如細散煉白蜜以火日搜和入木石臼內擣數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午間臨卧三次服每服七十粒鹽酒鹽湯任下忌食葱白薤白蘆

菔豆粉及稿諸般血蓋稿能破血諸血能解藥力若三白誤食亦無它止令人鬚髮返白耳合時忌鐵觸并婦人孝子雞犬等見
陳書林跰云此方非特烏髭鬢且大能温養榮衛補益五臟和調六腑滋充百脉潤澤三焦活血助氣添精實髓須是節慾使藥力相須乃見功効之速
三仙丹又名長壽圓一爲二朮三茴香久服令人壽命長善治耳聾并眼暗尤能補腎與膀胱順氣搜風輕腰膝駐顏活血鬢難蒼空心温酒鹽湯下誰知凡世有仙方
川烏頭一兩去皮尖剉作骰子塊用鹽半兩炒焦黃　茴香三兩炒香
蒼朮二兩米泔浸一宿用竹刀刮去麄皮切片用葱白一握共炒黃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温鹽酒或鹽湯下一日兩服切忌諸血
陳書林云先公晚年常服此飲啖倍進後見錢都倉年八十鬢髮皆黑詢其所以云自三十歲以後日進一服
八仙丹　治虛損補精髓壯筋骨益心智安魂魄令人悅澤駐顏輕身延年益壽閉固天癸

伏火朱砂　真磁石　赤石脂　代赭石
石中黄　禹餘粮（五味並用醋淬）　乳香
沒藥（八味各一兩）
右為細末，旬研極細，糯米濃飲丸如梧桐子大，或如豆大，每服一粒，空心鹽湯下。
有人年幾七旬，夢漏羸弱，氣惙惙然，虛損，得此方服之，頓爾強壯，精氣閉固，飲食如舊。
草還丹　延年益壽，耐寒暑，能雙修德行，可登地仙。
補骨脂　熟地黄　遠志　地骨皮
牛膝　石菖蒲
右等分，為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日午溫酒下，鹽湯熟水亦可。
大治虛勞白濁，乃翊聖真君降授與張真人方。服之百日，百病除；二百日，精髓滿，視聽倍常，神聰氣爽，瘟疫不侵；服三百日，步驟輕健，鬢髮如漆，返老還童。
小丹　益壽延年，安寧神志，魂魄流滋，氣血脉絡，開益智慧，釋散風濕，耳目聰明，筋力強壯，肌膚悅澤，氣宇泰定。
熟地黄　肉蓯蓉（酒浸，各六兩）　五味子
兔絲子（酒浸，各五兩）　栢子仁（別研）　石斛
巴戟（去心）　天門冬（去心）　蛇床子（炒）　覆盆子（各三兩）
續斷　澤瀉　人參　山藥
遠志（去心，炒焦）　山茱萸　菖蒲　桂心
白茯苓　杜仲（剉，炒，絲斷，各二兩）　天雄（炮，去皮
臍，秤一兩）　煉成鍾乳粉（扶衰三兩，續老二兩，常服一兩，氣完則
折去）
右為末，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前酒服三十丸至五十丸。忌五辛、生葱、蕪荑、餳、鯉。虛人多起，去鍾乳，倍地黄；多忘，倍遠志、茯苓；少氣神虛，倍覆盆子；欲光澤，倍栢子仁；風虛，倍天雄；虛寒，倍桂心；小便赤濁，三倍茯苓，一倍澤瀉；吐逆，倍人參。
此方補勞益血，去風冷，百病諸虛不足，老人精枯神耗，女子絕傷斷緒，並皆治之。
交感丹　俞居易之祖通奉云：予年五十一歲，遇鐵甕申先生授此秘術，確志行持，服食一年，大有精力，平日所服藥一切屏去，而飲食嗜好不減壯歲，此藥之功大矣。今年八十有五，享天然之壽，爰以秘方傳之世人，普願群生同登道果，後有子藥可間用之。
伏神（四兩）　香附子（一斤，用新水浸一宿，石內擦去毛，炒令黄色）
右為細末，煉蜜圓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早辰細嚼，用降氣湯下。
降氣湯　伏神（二兩）　香附子（半兩，製法如前）
甘草（一兩半，炙）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沸湯點下前藥。
揩牙法　香附子（五兩，修治如前法，擣去麄，四兩，同淹一宿，炒
令焦黑）　青鹽（二兩，研細，津自同上藥末）
右每夜臨卧，以少許揩牙如常法。
神仙訓老丸　昔有宣徽使在鍾南山路邊見村庄一婦人，年方二八，持杖責一老兒，年約百歲。宣徽駐車，令問何故。婦人至車前云：此老兒是妾長男。宣徽佐之下車，問其仔細。婦人云：適來責此長男，為家中自有神藥，累訓令服，不肯服，至今老邁，鬢髮如霜，腰曲頭低，故責之。宣徽因懇求數服并方，以歸常服，延年益壽，氣力倍常，齒落再生，髮白再黑，顏貌如嬰兒。
生乾地黄　熟乾地黄（各五兩）　川椒（十兩，不去核）　牛膝（五兩，酒
浸了為末）　大黑豆（一升，生用）　乾山藥（五兩）　雌雄何首烏
（各十兩，雄者白，雌者赤，惟者不犯）　肉蓯蓉（五兩）　枸杞（五兩）
藁本（十兩）凡
右將雌何首烏為末，用水甑內旦辰蒸，日出曬，夜間露，如此九蒸九曬九露，數足焙焦為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溫酒鹽湯下。忌蘿蔔。
此藥性溫無毒，治百病，補下元，光澤皮膚，嬰兒亦可服之。
經進地仙丸　凡丈夫婦人五勞七傷，腎氣衰敗，精神耗散，行步艱辛，飲食無味，耳焦眼昏，皮膚枯燥，婦人臟冷無子，下部穢惡，腸風痔漏，吐血瀉血，諸風諸氣，並皆治之。
川牛膝（酒浸一宿，切，焙）　肉蓯蓉（酒浸一宿，切，焙）　木鼈子（去殼）
川椒（去目）　附子（炮，已上各四兩）　白附子
地龍（去土，已上各三兩）　覆盆子　防風（去蘆）
兔絲子（酒浸，研）　赤小豆　天南星　川羌活
骨碎補（去毛）　何首烏　萆薢　人參（各一兩）
金毛狗脊（去毛）　烏藥（已上各二兩）　綿黄耆

川烏炮　白茯苓　白朮　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酒煑麵糊爲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圓空心溫酒下

陶隱居以此方編入道藏時有人母幼年得風氣疾久治不瘥五十餘年隱居處此方修合日進二服半年母病頓愈髮白返黑齒落再生至八十歲顏色如少年人血氣筋力倍壯耳目聰明其家老僕七十餘歲竊服此藥遇嚴冬御絺葛履霜雪無寒色有别業去家七十里每使老僕往返不移時又能負重非昔時比幾成地仙

八味丸　劉戴花方老人常服延壽延年

川巴戟一兩半酒浸去心用荔枝肉一兩同炒赤色去荔枝肉不用

高良薑一兩剉碎用麥門冬一兩半去心同炒赤色去麥門冬

川練子二兩去核用降真香一兩剉碎同炒油出爲度去降真香

吳茱萸一兩半去梗用青鹽一兩同炒後茱萸炮同用

胡蘆巴一兩用全蝎十四箇同炒後胡蘆巴炮去全蝎不用

山藥一兩用熟地黃同炒焦色去地黃不用

茯苓一兩用川椒一兩同炒赤色去椒不用

香附子一兩半去毛用牧丹皮一兩同炒焦赤色去牧丹皮不用

右一處研爲細末鹽煑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食前鹽湯下溫酒亦得

此方溫平補肝腎清上實下分清濁二氣補丹田接華池真水三車不敗五漏不生熱不流於上膈冷不侵於脾胃令人耳目聰明治積年冷病除累歲沉痾兼治遺精白濁婦人赤白帶下其効如神

雙補丸　劉上舍之祖在京師辟雍得史載之家傳方服此四十載享年八十七歲

熟地黃半斤補血　兔絲子半斤補精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人參湯下

此方治下部虚冷平補不熱不燥氣不順沉香湯下心氣虚茯苓湯下心經煩燥酸棗仁湯下小便少車前子湯下小便多益智湯下

二黃丸　黃德延曰夫人心生血血生氣氣生精精盛則鬚髮不白顏貌不衰可以延年益算其夭閼者多由服熱藥性燥不能滋生精血也予深燭此理以謂藥之滋補無出生熟二地黃天麥二門冬世人徒知服二地黃而不知以門冬爲引導則服二地黃者徒過去爾生地黃生精血用天門冬引入所生之地熟地黃補血用麥門冬引入所補之地四味互相該

說載于本草可考而知而又以人參爲通氣之主使五味併歸于心藥之滋補無出於此

生地黃　熟地黃　天門冬去皮　麥門冬去心　各一兩　人參一兩

右五味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

此方常服十日明目十日不渴自此以往可以長生予登真人之位此藥之功也

扶羸黑白丹　治年尊氣血虚耗精血少不能榮養經絡精神枯瘁行步戰掉筋脉緩縱目視茫茫

黑丹　用麋茸去床骨皮毛酒浸一宿酥炙令黃又用鹿茸事治如麋茸之法各等分並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

白丹　用鍾乳粉金味糯米糊爲丸

右用此二丹雜之而服如覺血少即多用黑丹如覺氣不足即多用白丹溫酒或米飲吞下空心食前服

史丞相常服此二丹

還少丹　西川羅赤腳方大補心腎治一切虚敗心神耗散筋力頓衰腰腳沉重肢體倦怠血氣羸乏小便昏濁服藥五日頗覺有力十日精神爽健半月氣稍壯二十日耳目聰明一月夜思飲食久服令人身體輕健筋骨壯盛怡悅顏色婦人服之姿容悅澤大煖子宮去一切等疾

山藥　牛膝酒浸一宿焙乾已上各二兩　遠志

山茱萸　白茯苓　五味子　肉蓯蓉酒浸

一宿切焙乾　石菖蒲　巴戟去心　楮實子

杜仲去粗皮薑汁並酒塗　茴香各一兩　枸杞子

熟乾地黃各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入棗肉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鹽湯下日進三服空心食前

看證候加減用藥身熱加山梔子一兩心氣不寧加麥門冬子一兩精液少加五味子一兩陽氣弱加續斷一兩

滕駿元　治老人元氣不足真氣虚弱及諸虚寒濕氣進襲手足拳攣屈伸不得筋脉不舒行步不隨常服益真氣壯筋骨治腎散一切風

附子一枚重八九錢重去皮臍　當歸一兩酒浸一宿

天麻酒浸　牛膝酒浸　酸棗仁炒　防風各二兩
熟地黃酒浸　沒藥別研　木香不見火　全蝎去皆足
精乞　羌活　甘草炙　檳榔
萆薢炒　蓯蓉酒浸　破故紙　巴戟各一兩
木瓜四兩　麝香二錢半別研　乳香半兩別研
右二十味。除乳香沒藥麝香別研外。搗羅為末。用生地黃三斤淨洗研
爛如泥。入無灰酒四升。爛煑如膏。以前藥拌勻。拌令堅。每兩分作十丸。
每服一丸。細嚼臨卧酒送下。如服半月見効。甚速。無事人服此。亦壯筋
力。行步如飛。故名勝駿。此藥專在地黃膏要煑得好。惟春夏好合。以有
生地黃也。若合半劑。每味減半。

鑰蘆散。老人脾胃久弱。飲食全不能進。兩服生効。王醫繼先進。高廟方。
附子七箇炮　丁香　藿香葉　官桂
木香各三錢　人參半兩
右為末。每服二大錢。以尋常辣糊虀半盞。熱調服。用匙挑服之。

薑黃散。治老人脾泄。
鷹爪黃連一兩。斷作小段。　生薑四兩。淨洗。和皮切作骰子塊。
右於銀器內同炒。得薑焦黃色。去薑。以黃連碾為細末。臘茶清調下二
錢。不拘時。吳興沈濤德器傳

通利散。治老人秘澀。須用廣州增城縣隨風子。
和劑方亭禾散。
右每服三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二枚。煎至七分。入蜜一匙。再煎
去滓。不拘時。制帥謝南書用乞傳

脾約元。治老人津液少。大便燥。小便澀。其脾為約。
大黃二兩酒洗焙　厚朴　枳殼　白芍藥各半兩
麻子仁一兩微炒　杏仁三分
右為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下。加至三十丸。

磨積丸。治老人磨滯積去浮腫
厚朴　白薑　縮砂　胡椒
青皮　蒼朮　麥芽　陳茱萸
肉桂不見火
右用醋同鹽煑再焙乾。為細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日午
或臨臥。香附子煎湯吞下。橘皮湯亦得。此方老幼常服。快脾進食。

白芷丸。治老人氣虛頭暈。
白芷　石斛　乾薑各一兩半　細辛
五味子　厚朴　肉桂　防風
茯苓　甘草　陳皮各一兩　白朮一兩一分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清米飲下。不飢不飽服。鄧
致遠年八十有三。有此疾。得此方。數服即愈。楊言老傳。

治眼昏夜光育神丸。　養神明育精氣。主健志益智聰心補血。不理燥潤
顏色。遠眎移時目不眈眈。臟腑調適。久服目光烱然。神宇泰定。語音清徹。
就燈永夜。眼力愈壯。並不昏澀。不睡達旦。亦不倦怠。服兩三月後。愈覺神
清。眼明。志強。力盛。步復輕快。體氣舒暢。是藥之效。常餌。如飲食。一日不可
輟。惟在修合洗濯潔淨。藥材須件件正當。不宜草率。
熟地黃洗曬乾酒浸　遠志淨洗。就砧上搥碎。取皮去骨
木　牛膝去蘆　兔絲子淨洗。曬乾。以酒浸。別杵如泥。
枳殼淨洗去穰麩炒赤色　地骨皮須自取。淨洗。淨砧上搥打
取皮。　當歸淨洗。曬乾焙亦得
以上七味各等分。逐一秤過分兩。平除地黃兔絲子。別器用酒浸。其
餘五味同剉細。共入一鉢內。或甆甕內。若每件十兩。都用第一等無
灰濃酒六升。同浸三宿。取出。文武火焙乾。須試火令得所。不可太猛。
恐傷藥性。十分焙乾。擣羅為末。以兩手拌令十分勻。煉蜜為丸。如梧
桐子大。每服空心。鹽酒下三十丸。加至四五十丸。亦不妨。若不飲酒。
鹽湯亦得。但不如酒勝。煉蜜法。冬五滾。夏六七滾。候冷。以紙貼惹去
沫。丸後。都入微火焙少頃。入甕收。陳書林云。貴收仲司諫常服此藥。
化午日視甚明。用傳此方。

李守愚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
到老視聽不衰。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効。屢試信然。其法
細擣羅。蜜丸如桐子大。三藥皆美。擣雜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牢牙烏髭方。　紹定壬辰。江淮趙大使魁。後肝胎時納合。行省相公名買
住。來金陵。予在趙監軍廳。同會納合年逾七十。鬢髮髭鬚皆不白。質其所
由。謂吾國有行臺出典藩鎮。髭鬚皓然。數載歸朝。而鬚髮皆黑。人怪其異。
自序。遇一方。牢牙烏髭。歲久得効。因傳其方。却不言分兩。續乙巳年。會張
經歷朝請。始得分兩云。朱生溫甫序

旱蓮草二兩半。

此草有三種，一種是紫菊花，爐火客用之。此一種再就北人始識之。本草中名鱧腸草，孫真人千金方名金陵草，浙人謂之蓮子草。其子若小蓮蓬故也。

芝麻萍三兩。此是壓油了麻枯餅是也。　訶子二十箇并核剉

不蛀皂角三鋌　月蠶沙二兩　青鹽三兩半

蓋青鹽，吾鄉少且貴價，只以食鹽代之，但藥力減少。

川升麻三兩半。最治牙疼。

右爲末，醋打薄糊爲丸，如彈子大，撚作餅子，或焙或曬，以乾爲度。先用小口甕瓶罐子，將紙筋泥固濟，曬乾，入藥餅在瓶內，煻灰火中燒，令煙出，若煙淡時，藥尚存性，急取退火，以黃泥塞瓶口，候冷，次日出藥。旋取數丸，旋研爲末，早晚用如揩牙藥，以溫湯灌漱。使牙藥時，須少假片時，方始灌漱。久用功莫大焉。

烏髭方甚多，此方頗爲奇異，故抄之。

吾祖知孫承議公家傳常用牢牙方。

荆芥不見火　細辛　當歸　土芎

右爲末，使時未可使用水漱，須令藥氣入牙內，良久方漱爲佳。常用至老，牙不動搖。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脾能母養餘臟，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煩。周旻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疾，服當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並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

陳書林云：友人陳吳卿年六十二，面色光澤，扣之以何道致此，云常特絶不飲湯水，雖羹汁亦少啜。參以坡公之說，方審吳卿之言爲信。

飲食用煖。　王玠容人嘗食道傍，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惟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太冷熱皆

傷陰陽之和。鼎氏家語。　酒古禮也。奉祭祀，會賓親，製藥餌，禮有不可缺者。用之有時，

戒夜飲哉。

飲之有度，豈可以爲常而不知節哉。禮經賓主百拜而酒三行，有蓋重其道而不容輕故爾，豈令人浮沉於其中乎。予家祖父處士養生惟務淡薄，皆享年八九十上下。予自幼年性喜恬退，今又七十餘矣。飲酒止一二盞，纔夜即睡，明早即起，居常既罕病，且康健，亦自知節戒之功然也。人生天地間，貧賤者多，貴而富豈易得哉。備能戒夜飲，順陰陽，正寤寐，保精氣，使一身神識安寧，百邪不侵，安享天年，豈不幸歟。好生君子審而察之。此序見陳氏經驗方，不記何人所作。

搽湧泉穴。　其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磨搽，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搽之亦得，終不若自搽爲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搽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臥時只令人搽至睡熱即止，亦覺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足弱不能陛辭，楊筦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雪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筆于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颭爲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即爲，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廢，若不廢，當有益。又與王定國書云：摩脚心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湧泉穴在足心陷者中，屈足卷指宛宛中，足少陰脉所出爲井也。

搽腎腧穴。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吏，同坐時冬嚴寒，余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答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診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因暇專住，叩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爲李文定公家壻，吾翁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臥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拄上齶，目視頂，仍提縮穀道，以手摩搽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畢即臥。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禀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

亦與親舊中爲信者數人言之皆得効令以告修煉之士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麫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二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如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成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洪內翰曰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今附編與育英喜文章者玩之

歐公醉翁亭記用二十一也字此經用十六也字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也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照袋 王少保仁裕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携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名圍佳墅隨意所適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多用之偶閱此事寓筆于茲晚沈存中遊山之具尤爲簡便

瘥方 人有常富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可用噫有是哉余近若脚膝酸疼呂惠卿處以經進地仙丹連服三日而愈由是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醫書無不可用之方特在於遇醫之明不明耳地仙丹見前第十八方

食治方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天產動物地產植物陰陽稟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成體若食味不調則傷其形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所以謂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苦之別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穀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此道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痾去疾何待於外求哉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之方已備續編糜粥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諸煎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焉老人平居服食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未然臨患用之可以濟生而速效也

食治諸方不特老人用之少壯者對證療病皆可通用貫陰抱陽有生所同食味和調百疾不生保生永年其功則一

真一酒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蠭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醞蜜酒也

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東坡云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扣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旣出怳然

桂酒 楚詞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

擣香篩辣入餅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煑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天門冬酒 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麴末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須淘訖曬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炒飯適寒溫

用煎和飯令相入投之春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冬十日熟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
大醉
自撥牀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麯米春香
並舍聞蒙圃漸蹤花漢漢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
面東風散縠紋
山藥酒　補虛損益顏色用薯蕷於砂盆內細研然後下於銚中先以酥
一大匙熬令香次旋添酒一盞攪令勻空心飲之
川人黃萬峰次辰冬月霜晨常以待客
又方治下焦虛冷小便數瘦損無力生薯蕷半斤刮去皮以刀切碎
研令細爛於鐺中着酒沸下薯蕷不得攪待熟着鹽葱白更添酒空
服飲三二盞妙
菖蒲酒　通血脉調榮衛主風痺治骨立痿黃豎所不治者服一劑經百
日顏色豐足氣力倍常耳目聰明行及奔馬髮白更黑齒落再生晝夜有
光延年益壽久服得與神通
菖蒲

右擣絞取汁五斗糯米五斗炊熟細麴五斤擣碎相拌令勻入甕器密
蓋三七日即開每溫服一中盞日三
又方菖蒲三斤薄切日中曬令極乾以絹囊盛之玄水一斗清者玄水
者酒也懸此菖蒲密封閉一百日出視之如綠菜色以一斗熟黍米內
中封十四日間出飲酒則三十六種風有不治者悉較
又方
菖蒲一斗細剉蒸熟　生朮一兩去皮細剉
右二味都入絹袋盛用清酒五斗入不漏甕中盛密封春冬二七秋夏
一七日取開每溫飲一盞日三令人不老強健面色光澤精神
菊花酒　壯筋骨補髓延年益壽耐老
菊花五升　生地黃五升　枸杞子根五斤
右三味都擣碎以水一石煮出汁五斗炊糯米五斗細麴碎令勻入甕
內密封候熟澄清每溫服一盞
東坡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也又云仙姿高潔
宜通仙靈
紫蘇子酒
紫蘇子一升微炒　清酒三斗

右擣碎以生絹袋盛納於酒中浸三宿少少飲之
日華子云蘇子主調中益五臟下氣補虛肥健人潤心肺消痰氣
枸杞子酒　明目駐顏輕身不老堅筋骨耐寒暑療虛羸黃瘦不能食服
不過兩劑必得肥充無所禁斷
枸杞子五升乾者擣　生地黃切三升
大麻子五升擣碎
右先撈麻子令熟攤去熱氣入地黃枸杞子相和得所納生絹袋中以
酒五斗浸之密封春夏七日秋冬二七日取服多少任意令體中微有
酒力醺醺為妙
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此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久服令
人長壽葉如羊肉作羹益人
朮酒　朮三十斤去黑皮淨洗擣碎以東流水三石於不漏器中漬之三
十日壓漉去滓以汁於瓷器中盛貯夜間候流星過時抄自己姓名置於
汁中如是五夜其汁當變如血旋取汁以浸麴如家醞法造酒酒熟任性
飲之十日萬病除百日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面有光澤久服延年不老忌
桃李蛤肉服此酒者真康節所謂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也

蘇合香酒
右用十分好醇酒每夜將五丸浸一宿次早溫服一盃除百病辟四時
寒邪不正之氣舊酒尤佳　蘇合香丸有腦子者是上勝子
醉鄉寶屑
經進八仙散　壯脾進食令人飲酒不醉宣和初華山貢士張老人號爲
鐵翁居士入山採藥遇道人在石巖上共酌約有八人手中各出一物亦
令張翁坐與少酒飲飲數盃各賜手中之物張翁熟視之乃八味藥也兼
求其方名曰八仙剉散
乾葛紋細微有粉者　白豆蔻去皮殼　縮砂仁實者
丁香大者已上各半兩　甘草粉者一分　百藥煎一分
木瓜鹽者如僧用　燒鹽一兩
右件八味共細剉人不能飲酒者只抄一錢細嚼溫酒下即能飲酒醉
鄉寶屑無如此方之妙
丁香餅子　溫胃去痰解酒進食寬中和氣仍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
逆嘔噦噫酢吞酸脇肋刺痛胃膈痞悶及胃惡心等證
半夏湯泡二兩　白茯苓去皮一兩　丁香半兩不見火　白朮一兩炒

川白薑一兩炮　甘草一兩炙　白扁豆用薑汁浸炒熟各一兩
橘紅二兩去白薑汁浸一宿焙
右為細末，用生薑汁煮薄麪糊為餅，如大棊子大，每服一餅，細嚼，生薑湯下，不以時。

柑皮散　治酒毒煩渴，或醉未醒。
柑子皮二兩洗焙乾
右一味搗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三五沸，溫服。或入少鹽末，沸湯點，未効再服。

石膏湯　治飲酒過多，大醉難醒。
石膏五兩　葛根剉　生薑細切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解酒　葛花一兩
右搗為散，沸湯點一大錢，不拘時，亦可煎服。
又方　葛根細剉作麄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去滓溫服。
又方　乾桑椹二合，用酒一升浸一時久，取酒旋飲之，即解。
大寒凝海，惟酒不冰，酒大熱，不可多飲。邵康節詩又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在老人斟酌間何如耳。

諸煎

地黃煎　每年十月用生地黃十斤，浮洗漉出，一宿後搗壓取汁，鹿角膠一大斤半，生薑半斤，絞取汁，蜜二大升，酒四升。以文武火煎地黃汁數沸，即以酒研紫蘇子，濾取汁下之，又煎二十沸已來，下膠，膠盡下酥蜜，同汁煎良久，候稠如餳，貯潔器中。凌晨取一匕，以溫酒調服之。
東坡答滕達道書：蒙惠地黃煎，扶衰之要藥，若續寄為幸。又與程東玉書云：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為駒。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得也。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

金櫻子煎　經霜後以竹夾子摘取，於木臼中轉杵却刺，勿損之。擘為兩片，去其子，以水淘洗過，爛搗，入大鍋以水煎，不得絕火，煎約水耗半，取出澄濾過，仍重煎似稀餳。每服取一匙，用煖酒一盞調服，其功不可具載。
沈存中云：金櫻子止遺泄，取其溫且澀。世之用者待紅熟取汁熬膏，大誤也。紅熟則却失本性，今取半黃時採為妙。十一月十二月採佳。
本草云：療脾泄下痢，止小便利，澀精氣，久服令人耐寒輕身。方術多用之。

金髓煎　枸杞子不計多少，逐日旋採，摘紅熟者，去嫩蒂子，揀令潔淨，便以無灰酒於淨器浸之，須是甕，用酒浸，以兩月為限，用蠟紙封閉緊密，無令透氣，候日數足，漉於新竹器內盛貯，旋於沙盆中研令爛細，然後以細布濾過，候研濾皆畢，去滓不用，即并前漬藥酒及濾過藥汁攪勻，量銀鍋內多少升斗作番次，慢火熬成膏，切須不住手用物攪，恐粘底不勻，候稀稠得所，然後用淨瓶器盛之，勿令泄氣。每早晨溫酒下二大匙，夜卧服之。百日中身輕氣壯，積年不廢，可以延壽。

茯苓煎　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擣篩，以熟絹囊盛，於三斗米下蒸之，米熟即止，曝乾又蒸，如此三過，乃取牛乳二斗和合，着銅器中，微火煑如膏，收之。每食以竹刀割取，隨性任飽服之，則不飢。如欲食，先煑葵菜汁飲之，任食無礙。
又方　養老延年服茯苓方：華山鋌子茯苓，研削如棗許大，令四方有角，安於新瓷瓶內，以好酒浸，以三重紙封其頭，候百日開，其色當如餳糖，可日食二塊，百日後肌體潤澤，服一年後可夜視物，久久食之，腸化為筋，可延年耐老，面若童顏。
本草：茯苓補五勞七傷，安胎，煖腰膝，開心益智，止健忘，忌醋及酸物。

補骨脂煎　唐鄭相公為南海節度，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乳石補益之藥百端不應。有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獻此方，經七八日覺其功神驗，自爾常服之。其方用破故紙十兩，揀洗為末，用胡桃肉去皮二十兩，研如泥，即入前末，更以好煉蜜和勻如飴，盛瓷器中，旦日以溫酒化藥一匙服之，不飲酒者溫熱水化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芸薹、羊血。

五味子煎　五味子紅熟時採得，蒸爛研取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再火上待蜜熟，候冷，器中貯，作湯，肺虛寒人可化為湯，時時服，作果可以寄遠。
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移門子服之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
本草云：主益氣，欬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强陰，益精，養五臟，除熱，生陰中肌。入藥生曝不去子。

薄荷煎　消風熱，化痰涎，利咽膈，清頭目。
龍腦薄荷葉一斤　川芎三兩　桔梗五兩去

蘆　甘草四兩　防風三兩　縮砂仁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劑此藥有之甚可惡用之大有功倉卒之中亦可應手

解利。

治遍身麻痺百節酸疼頭昏目眩鼻塞腦痛語言聲重項背拘急皮膚瘙痒癮疹癧瘍及治肺熱喉腥脾熱口甜膽熱口苦又治鼻衄唾血大小便出血及脫着傷風并沐浴後風並可服之

兩眼暴赤腫痛可以生薄荷取汁更調此藥令稀貼兩太陽臨睡更貼上下兩眼瞼次日即散

治腸風下血可用此藥二貼和雪糕圓如梧桐子大作二服空心熱水下即止

麥門冬飲　東坡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本草云麥門冬根上子也安魂定魄止渴肥人治心肺虛熱并虛勞客熱頭痛亦可取苗作熟水飲之

陶隱居云以四月採冬月作實如青珠根似穬麥故謂麥門冬以肥大者爲好用之湯澤抽去心不爾令人煩

甘露飲　常服快利胸膈調養脾胃快進飲食

乾餳糟頭[酢者六分]　生薑[四分洗淨和皮]

右相拌搗爛捏作餅子或焙或曬令乾每十兩用甘草二兩炙同碾羅爲末每服二錢入少鹽沸湯點不拘時候

此方專治脾胃嘔吐不止飲食減少常州一富人病脾胃往京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夢一僧持湯一杯與之飲罷猶記其香味便覺胸膈少快早入寺知客供湯乃是夢中所飲者胸膈尤快遂求其方修製數十服後疾遂瘥名曰觀音應夢散予得之常以待賓易名曰甘露飲在臨汀之書吏旋愈切勿忽之

陳書

糯米煮　治小便數用純糯米糕一掌大臨卧炙令軟熟啖之仍以溫酒下不能飲溫湯下坐行良久待心間空便睡蓋糯稻能縮水凡人夜飲酒者是夜輒不溺此糯之力也

又方有人渴用糯米稈斬去穗及根取其中心淨器中燒作灰每用一合許湯一椀沃浸良久澄去滓柔渴頓飲之此亦糯稻縮水之力也

杏仁粥　杏仁[二兩去皮尖研]　猪肺[一具去]

[蜜和納令爛如糊]

右用瓦瓶煑粥令熟卻將瓷碗於火上炙令熱以猪肺糊在碗內便瀉粥蓋之更以熱湯抵令熱後服之大能補肺氣

人參粥　人參[半兩爲末]　生薑[取汁半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入粟米一合煑爲稀粥覺飢即食之治反胃吐酸水

枸杞葉粥　枸杞葉[半斤細切]　粳米[二合]

右二味於石器中相和煑作粥以五味末葱白等調和食之

燒肝散　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胸膈滿悶飲食無味腳膝無力大腸虛滑口內生瘡女人血氣並宜服之

肉豆蔻[三箇和皮]　官桂　香白芷　當歸

破故紙　人參　茯苓　桔梗[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四錢羊肝四兩作片摻藥在上以紙裹後用南粉塗文武火煨熟米飲嚼下

參歸腰子　治心氣虛損

人參[半兩細切]　當歸[半兩上去蘆下去細者取中段切]　猪腰子[一隻]

右以腰子用水兩碗煑至一盞半將腰子細切入二味藥同煎至八分喫腰子以汁送下有喫不盡腰子同上二味藥滓焙乾爲細末山藥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此藥多服爲佳

崑山神濟大師方獻張魏公丞相韓子常知府閒中服之有效

平江醫者丁御幹謂爲根蜜云此藥本治心氣怔忡而自汗者不過一二服即愈蓋奇藥

甲乙餅　治痰喘嗽咳

杏仁[一兩去皮尖]　牡礪粉[一兩同杏仁炒黃色]　青黛[一兩]

右研勻入蠟一兩鎔攪丸如彈子大捏作餅每用一餅合日柿中濕紙裹煨約藥鎔方取出火毒細嚼糯米飲送下

茯苓麵　東坡與程正輔書云舊苦痔疾二十一年今忽大作百藥不效欲休糧以清淨勝之而未能今斷酒肉與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麵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麵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又云既絕肉五味只知此麨及淡麵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

蘿蔔菜 治酒疾下血旬日不止

生蘿蔔

右一味揀稍大圓實者二十枚留上青葉寸餘及下根用甕瓶取井水煑令十分爛熟薑米淡醋空心任意食之立止用銀器重湯煑尤佳

羊肺羹 治小便頻數下焦虛冷

羊肺一具細切 羊肉四兩細切

右二味入五味作羹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小豆葉嫩者一斤

右二味豉汁中入五味煑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薤白切一握

右二味以豉汁煑羹入五味如常法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右拍碎慢火煎酒二升候酒沸旋下山芋入鹽椒葱白空腹飲之

百合 治肺藏壅熱煩悶

新百合

右用蜜半盞和蒸令軟時時含一棗大嚥津服之

黃精 餌黃精耐老不飢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頓令得所盛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暴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方好蒸之不熟則刺人咽喉既熟暴乾不滿搗壞食之甘美補中益氣安五藏潤心肺輕身延年飢歲可以與老小休粮食療云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不可食

金櫻子丸 補腎秘精止遺泄去白濁牢關鍵神妙

金櫻子一升捶碎入好酒二升銀器內熬之候酒乾至一升以下去滓再熬成膏 桑白皮一兩炒 雞頭粉半兩夏採日乾

桑螵蛸一分酥炙 白龍骨半兩燒赤為末

右為末入前膏子搜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鹽湯溫酒下三十丸如丸不就即用酒麪糊為之

青娥丸 治腎氣虛弱腰痛俛仰不利秘精大益陽事老人服此顏色還童少年服此行步如飛

破故紙十兩以水淘過用香油炒如厭肉虛冷參麩炒

杜仲五兩須見六兩方得五兩剉如散子大參麩炒黃色

胡桃仁五十箇以糯米粥相拌臼內搗五六百下只用此粥為丸

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酒下

此方趙進道從廣州太守處得之久服大有神功遂作詩一絕以絕其功

十年辛苦走邊隅造化工夫信不虛奪得風光歸掌內青娥不笑白髭鬚

服椒法

書林陳粹括為之歌 青城山老人服椒得妙訣年過九十餘貌不類期耋再拜而請之忻然為我說蜀椒貳斤淨揀去梗核及閉口者淨揀解鹽六兩潔其色青白者良研細摻鹽慢火煑煑透滾翦末摻鹽在椒上用滾湯泡過椒五寸許經宿以銀石器慢火煑止留椒汁半盞攪乾收貯淨紙頻椒在紙上覆以新盆封以黃土經宿取出盒內將乾菊花末六兩拌滚令勻更洒所餘椒汁然後攤於篩子內眼乾菊須花小色黃葉厚莖紫氣香味甘名曰甘菊葉可作羹者為真陰乾為末初服十五圓早晚不可輟每月漸漸增累之至二百初服之月早十五粒晚如之次月早晚各二十粒第三月增十粒至二百粒止鹽酒或鹽湯任君意所歇服及半年間胸膈微覺塞每日退十圓還至十五粒候其無礙時數復如前日服半年後覺胷膈間塞如有物礙即每日退十粒退至十五粒止候其無礙所服仍如前常令氣熏蒸否則前功失須終始服之令椒氣早晚熏蒸如一日不服則前功俱廢矣飲食蔬果等並無所忌節一年効即見容顏頓悅澤目明而耳聰鬚烏而髮黑補腎輕腰身固氣益精血椒溫鹽亦溫菊性去煩熱四旬方可服服之幸毋忽逮至數十年功與造化埒耐老更延年不知幾歲月四十歲方可服若四十歲服至老只如四十歲人顏容此其驗也嗜慾若能忘其効尤卓絕我欲世人安作歌故怛切

服稀薟法 稀薟俗呼火杴草春生苗葉秋初有花秋末結實近世多有單服者云甚益元氣蜀人服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採其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曝乾入甑中層層洒酒與蜜蒸之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熬搗篩蜜丸服之云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痺骨間疼腰膝無力亦能行大腸氣張乖崖詠進表云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効臣喫至百服眼目輕明至千服髭鬢烏黑筋力較健効驗多端陳書林經驗方敘述

甚詳。纂諸疾患，各有湯，使令人採服。一就秋花成實後，和枝取用。酒酒蒸
曝，杵臼中舂爲細末，煉蜜爲丸，以服之。
婦人小兒食治方。陳令尹書，精細喉好，癡在食治諸方。然老人既壽，兒
孫眷韓，圍樂侍奉。諸婦姙娠，望得稚之喜。諸孫襁褓，快含飴之樂。其間或
有疾疾者在目前，豈不縈懷。余嚮昔聞見所抄有婦人小兒食治諸方，用
之良驗。今附益于編末，亦以資耆英閑覽，且以備用云。

血氣諸方

地黃粥。治婦人血氣不調。
生地黃汁二合　粟米一合　粳米一合　訶黎勒炮去
皮爲末半兩　鹽花少許
右以水三升，先煑二米將熟，次入訶黎勒末、地黃汁、鹽花，攪勻，煑令稀
稠得所，分二服。

猪肚粥。治婦人腹脇血癖氣痛，衝頭面熻熻，嘔吐酸水，四肢煩熱，腹脹。
白朮二兩　檳榔一枚　生薑一兩半切炒
右三味粗擣篩，以猪肚一枚，治如食法，去涎滑，納藥於肚中，縫口，以水
七升煑肚令熟，取汁入粳米及五味，同煑粥，空腹食之。

羊肉麵棊子。治婦人血氣癖積，藏府疼痛泄瀉。
小麥麵四兩　肉豆蔻去殼爲末　蓽撥爲末
胡椒爲末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一錢，末。
右五味拌勻，以水和作棊子，用精羊肉四兩細切，炒令乾，下水五升，入
葱薤白各五莖細切，依常法煑肉，以鹽醋調和，候熟濾去肉，將汁煑棊
子，空腹熱食之。

猪腎棊子。治婦人血積久憊，冷氣心腹常疼。
小麥麵四兩　良薑末　茴香末　肉蓯蓉去皮
炙爲末　蜀椒各一錢末　獖猪腎一對，去脂膜，切如菉豆大
右六味除腎外，以水切作棊子，先將腎以水五捥煑，次入葱薤白各少
許，候腎熟，以五味調和如常法，入藥棊子再煑令熟，分三次空腹食之。

半夏撥刀。治婦人痃癖血氣，口吐酸水。
大麥麵四兩　半夏湯洗去滑，盡炒，半兩爲末　桂去粗皮一
錢爲末
右三味，同以生薑汁并米醋少許和切作撥刀，熟煑如常法，空心食之。

妊娠諸病

麥門冬粥。治妊娠胃反嘔逆不下。
生麥門冬去心淨洗，切碎研爛，絞汁取一合。　白粳米淨淘
二合　薏苡仁揀淨去土一合　生地黃肥者
四兩淨洗，切碎研爛，絞汁三合。　生薑汁一合
右以水三盞，先煑煎粳米、薏苡仁二味令百沸，次下地黃、麥門冬、生薑
三味汁，相和煎成稀粥，空心溫服。如嘔逆未定，晚後更煑食之。

生地黃粥。治妊娠下血漏胎。
生地黃汁一合　糯米淨淘一合
右先將糯米煑作粥，熟後下地黃汁，攪調勻服之，每日空腹服。

陳橘皮粥。治妊娠冷熱氣痛，連服不可忍。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苧麻根刮去土，焙乾一兩
良薑末三錢　白粳米揀淨半合
右四味除粳米外，擣羅爲散，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五盞煎至三盞，去滓，
入粳米半合、鹽一錢，煑作粥食之，空心一服，至晚更一服。

豉心粥。治諸種瘧疾，寒熱往來。
豆豉心二合，以百沸湯泡，細研　蓖麻去苗二錢末　桃仁湯浸去
皮尖研三十箇
右先將豆豉心、桃仁，以白米三合，水半升同煑爲粥，臨熱入蓖麻末攪
勻食之。

阿膠粥。治妊娠胎動下安。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搗爲末　糯米
右先將糯米煑粥，臨熟下阿膠，攪勻溫食之。

鹿頭肉粥。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脹滿。
鹿頭肉半斤　蔓荊子去土一兩　良薑
茴香炒令香各半兩
右四味除鹿肉外，擣羅爲末，每服四錢匕。先將水五盞煑鹿肉，候水至
三盞，去肉，下白米一合，同藥末候米熟，下五味調和得所，分作三服，一
日食盡。

鯉魚粥。治妊娠安胎。
鯉魚一尾，治如食法　糯米一合　葱二七莖，細
切　豉半合
右以水三升煑魚，至一半去魚，入糯米葱豉煑粥食之。

葱粥。治妊娠數月未滿損動。

葱三莖　糯米三合

右以葱煮糯米粥食之。如產後血運用之亦効。

竹瀝粥。治妊娠常若煩悶。

淡竹瀝三合　粟米三合

右以水煮粟米成粥，臨熟下竹瀝，更煎令稀稠得所，溫食之。

苧麻粥。治妊娠胎不安，腹中疼痛，宜常食。

生苧麻根一兩淨洗煮取汁二合　白糯米二合　大麥麵一合

陳橘皮湯浸去白炒半兩末

右四味，以水同煮爲粥，令稀稠得所，熟後入鹽少許，平分作二服，空腹熱食之。

鯉魚羹。治妊娠傷動胎氣不安。

鮮鯉魚一頭理如食法　黃芪剉炒　當歸切焙

人參　生地黃各半兩　蜀椒十粒炒　生薑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一分　糯米一合

右九味，剉八味令勻，細納魚腹中，心用綿裹合，以水三升煮魚熟，將出去骨取肉，又取魚腹中藥同爲羹，下少鹽醋，熱啜汁，喫極効。

黃雞臛。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兼嘔逆不下。

黃雌雞一隻去頭足及皮毛腸胃等，洗淨去血脉，於沸湯中煠過，去脂水　黃耆剉一兩

良薑一兩　桑白皮剉淨剉一兩半

右四味，剉後三味，與雞同煮，候雞熟，去藥，取雞留汁，將雞細擘去骨，將汁入五味調和，入雞肉再煮，令滋味相入，了隨性食之，不計早晚，不妨別服藥餌。

雞子羹。治妊娠胎不安。

雞子一枚　阿膠炒令燥一兩

右取好酒一升，微火煎膠令消後，入雞子并鹽一錢，和之，分作三服，相次食之。

山芋麵。治妊娠惡阻，嘔逆，及頭痛，食物不下。

生山芋一尺於沙盆內研令盡，以爲布絞濾過

苧麻根一握去皮爛搗碎

右研勻，入大麥麵三兩，和搜細切如棊子大，於葱薤羹汁內煮熟，旋食之。

又方

木瓜一枚大者切　蜜二兩

右二味，於水中同煮，令木瓜爛，於沙盆內細研，入小麥麵三兩，搜令相入，薄捍切爲棊子，每日空心用白沸湯煮強半盞，和汁淡食之。

雞肉索餅。治妊娠養胎藏，又治胎漏下血，心煩口乾。

丹雄雞一隻取肉去脂作臛　白麵一斤

右二味，搜麵作索餅，和臛任意食之。

雞子酒。治妊娠血下不止。

雞子五枚取黃

右取好酒一盞同煎，如稀餳，頓服之。未差更作服之，以差爲度。

小豆飲。治妊娠漏胎，血盡子死。

赤小豆半升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十四枚

烏雌雞一隻理如食法

右三味，以水二升同煮，令熟，取汁，時時飲之。未差更作服。

葱豉湯。治妊娠傷寒頭痛。

豉一合　葱一握去根切　生薑一兩半

右以水一大盞，煮至六分，去滓，分二服。

產後諸病。論曰：妊娠者十月既足，百骨皆坼，肌肉開解，然後能生。百日之內，猶名產母。特人將調一月，便爲平復，豈不謬乎。若飲食失節，冷熱乖理，血氣虛損，因此成疾，藥餌不和，更增諸病。今宜以飲食調治爲良。

鮑魚羹。治產後乳汁不下。

鮑魚肉半斤細切　麻子仁一兩半別研

葱白三莖切碎　香豉半合別研

右先將水三升煮魚肉，熟後入後三味，煮作羹，任意食之。

猪蹄粥。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一隻治如食法，以水三盞煮取二盞，去滓　王瓜根洗切

木通剉碎　漏蘆去蘆頭各一兩

右四味，除猪蹄汁外，粗搗篩，每服三錢匕，以煮猪蹄汁二盞，先煎藥至一盞半，去滓，入葱豉五味等，并白米半合，煮作粥，任意食之。

猪蹄羹。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二隻淨洗剉　木通一兩半剉作寸段

右先將木通，以水五升煎取四升，去木通，和猪蹄入五味，如常法煮羹，任意食。

又方

猪蹄一具洗剉　粳米一合淨淘

右用不拘多少。入五味煑作羮。任意食。作粥亦得。

牛肉羮。治產後乳無汁。

牛鼻肉淨洗切作小片

右用水煑爛。入五味如常法煑作羮。任意食之。

鹿肉臛。治產後乳無汁。

鹿肉四兩洗切

右用水三椀煑。入五味作臛。任意食之。

三肉臛。治產後乳汁不下。

龜肉二兩洗切　羊肉三兩洗切　獐肉三兩洗切

右用水不拘多少。入五味煑爲臛食。

蘇麻粥。治婦人產後有三種疾。鬱冒則多汗。汗則大便祕。故難於用藥。惟此粥最佳且穩。

紫蘇子　大麻子二味各半合。淨洗研極細。用水再研。濾汁二盞。分二次粥啜。

右此粥不獨產後可服。大抵老人諸虛文風祕皆得力。嘗有一貴人母年八十四。忽腹滿頭疼。惡心不能食。醫家供補脾進食治風清頭目藥。數日疾益甚。懇予辨之。予曰誤矣。此老人風祕。藏府壅滯。聚膈中。則腹脹惡心。不喜食。至巔頭痛神昏。如得藏府流暢。諸疾悉去。予進此而氣洩下結糞如胡椒十餘。少間通利。諸證悉去。許學士方

茯苓粥。治產後無所苦。欲睡而不得睡。

白茯苓去黑皮取末半兩　粳米二合

右二味。以米淘淨煑粥半熟。即下茯苓末。粥熟任意食之。

地黃粥。治初產腹中惡血不下。

生地黃上兩擣絞汁三合　生薑擣絞取汁二合

粳米淨淘三合

右先將米如常法煑粥。臨熟下地黃及生薑汁攪令勻。空腹食之。

紫莧粥。治產前後赤白痢。

紫莧葉細剉一握　秔米三合

右先以水煎莧葉。取汁去滓。下米煑粥。空心食之立瘥。

滑石粥。治產後小便不利淋澁。

滑石半兩別研　瞿麥穗一兩　秔米三合

右以水三升。先煎瞿麥。取二升半。濾去滓。將汁入米煑如常粥。將熟。入鹽少許。葱白三寸。方入滑石末。煑令稀稠得所。分作三度食之。

羊肉粥。治產後七日後宜喫此粥。

白羊肉去脂膜四兩細切　秔米淨淘三合

生地黃汁三合　桂去粗皮剉取末一分

右以水煑肉并米。熟後。入地黃汁并桂末。令得所。以五味調和。空心任意食之。

猪腎粥。治產後寒熱狀如瘧。猪腎粥方。

猪腎去脂膜細切一對　香豉一合　白秔米三合

葱三莖細切

右四味。以水三升。煑猪腎豉葱至二升。去滓。下米煑如常法。以五味調和作粥食之。未瘥更作。

黃雌雞飯。治產後虛羸補益。

黃雌雞一隻去毛及腸肚　生百合淨洗擇一顆

白粳米飯一盞

右將秔米飯百合入在雞腹內。以線縫定。用五味汁煑雞令熟。開肚取百合秔米飯。和雞汁調和食之。食雞肉亦妙。

黃雌雞羮。治產後虛損。

黃雌雞一隻肥者理如食法　葱白五莖切　秔米半升

右三味。依常法以五味調和爲羮。任意食之。

猪肚羮。治產後積熱勞極。四肢乾瘦。飲食不生肌肉。

猜猪肚一件淨洗。先以小麥煑令半熟。取出肚細切。令去一處

黃耆剉碎半兩　人參三分　蓮實剉碎一兩

秔米三合

右以水五升煑猪肚。入人參黃耆蓮實候爛。濾出藥并肚。澄其汁令清。方入米煑。臨熟入葱白五味調和作粥。任意食。

鯽魚羮。治產後乳無汁。

鯽魚一斤　蠐螬五個

右依常法煑羮。食後食之。

鯽魚鱠。治產後赤白痢。

鯽魚一斤治如食法　蒔蘿　陳橘皮湯去白焙

蓽茇　乾薑炮　胡椒各一錢爲末

右取鯽魚作膾，於熱豉汁中，入鹽藥末攪調，空腹食之。

臛雞糝。治產後心虛忪悸，徧身疼痛。

黃雌雞一隻，去毛翅足腸胃，淨洗，以小麥兩合、水五升，煮雞半熟，即取出雞去骨。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汗出，取末一錢。

茈胡去苗，二錢　乾薑末半錢　粳米三合

右先取水再煮雞及米令爛，入葱、薤、椒、薑、茈胡末等，次又入五味鹽醬取熟，任意食之。

猪腎臛。治產後風虛勞冷，百骨節疼，身體煩熱。

猪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羊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右以五味并葱白豉為臛，如常食之，不拘時。

冬瓜撥刀。治產後血壅消渴，日夜不止。

冬瓜研取汁三合　小麥麵四兩　地黃汁三合

右三味一處搜和，如常麵切為撥刀，先將獐肉四兩細切，用五味調和煮汁熟後，卻漉去肉，取汁下撥刀麵煮令熟，不拘多少，任意食之。

煨猪肝。治產後赤白痢，腰腹疼痛，不能下食。

猪肝四兩　蕪荑末一錢

右將猪肝薄切，糝蕪荑末於肝葉中，五味調和，以濕紙裹，煻灰煨熟去紙食。

生藕汁飲。治產後惡血不利，壯熱虛煩。

生藕汁　地黃汁各半盞　蜜一匙　淡竹葉一握

切，以水一盞半煎，取汁半盞

右四味同煎沸，熱溫分三服，日二夜一。

又方　治婦人蓐中好食熱麵酒肉，變成渴燥。

生藕汁　生地黃汁各半盞

右二味相和，溫煖分為三服。

小兒諸病

四米湯。治小兒泄注。

粱米　稻米　黍米各三合　蠟如半彈丸大

右以東流水二升，煮粱米三沸，絞去滓，以汁煮稻米三沸，去滓，用汁煮黍米三沸，絞去滓，置蠟於汁中，候蠟消，每服半合，空心午後各一，隨兒大小增減。

牡丹粥。治小兒癖瘕病。

牧丹葉　漏蘆去蘆頭　決明子各一兩半

椎猪肝去筋膜切研，二兩

右以水三升，煎前三味，去滓，取一升半，入猪肝及入粇米二合，煮粥，如常法，空腹食之，隨兒大小加減。

扁豆粥。治小兒霍亂。

扁豆莖切焙，一升　人參二兩

右以水三升，先煮扁豆莖令熟，下人參，煎至二升，去滓取汁，煮粟米三合為粥，與乳母食，臨乳兒先捋去少許冷乳汁，然後乳，母常食此粥佳。

猪子肝。治小兒久痢。

猪子肝一具

右切作片，炙熱，空心食之

雞子餌。治小兒秋夏中暴冷，忽下痢，腹脹，乍寒乍熱，渴甚。

雞子二枚，去殼　胡粉半兩，炒令黃　黃蠟一棗大

右先下黃蠟於銚子內，微火上鎔，次下雞子黃及胡粉調和，候冷作餅與兒，空心午後食之，量兒大小增減。

牛乳飲。治小兒噦。

牛乳一合　生薑汁半合

右於銀器中慢火同煎至六七沸，一歲兒飲半合，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甘草豆方。冬月小兒解諸熱毒，老人亦宜服之。

大黑豆三升，淨洗　甘草三兩，細剉

右用水六升煮令爛熟，時時以三五十顆與小兒食之，汁亦可服。又可用已煮過黑豆入香藥末和勻，甑上蒸令香軟尤佳。

慈覺順老奉親　夫孝子之事親也，日以雞鳴盥漱畢，敬念精誠，立於寢門之外，微聲整欬，安詳而入，溫恭省問安否，如何起則奉其衣服，洗盥奉其藥水，所服湯藥，審而後進，徐稟晨羞喜饌何物，更益珍甘，盡其精制，視其寒溫，嘗其旨否，父母嗜之，則喜色見於面目，喜氣達於聲音，意所不欲，則敬請易饌，固無它命，則下色怡聲，勉以強食，問其所以，儻或不康，則具湯藥而進之，事竟而食，則視於父母而為之多少，食已，進見問其起居，言必雍容，盡於愛敬，先意承志，務達其心，疾痛苛癢，則抑搔之，出入則起敬扶持之，果實湯茗，隨意而具，沐浴洗頮，燂湯而請，後問觸特欲何飲食，侍奉之儀，皆做前式，父母所處，冬則燠密，夏則清涼，父母欲寢，則相其衽席厚薄，必使安體，衾裯單複，務於適宜，寒則溫衾，熱則扇枕，候其安寢，然

後退宿。復思明日之事焉。此猶世間之孝也。當念三途長夜。惡趣輪迴。雖欲報恩。如何息苦。應於朝夕勸進父母。歸依三寶。發菩提心。調伏貪嗔。不昧因果。搜尋古教。贍禮聖容。於佛業戒。隨力奉持。發明大事因緣。修習念佛三昧。或行禮以悟道。或宴坐以澄神。皆未來成佛之因。歷劫無窮之孝。事親至此。不可以有加矣。

郭琮。台州黃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淳沈。氏伍。少喪父。常有罔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移居母室。供給衣食。必華珍異。凡父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意。嘗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耆老陳貴觀詔書存恤孝悌。因率同里四十人。具狀郭琮行孝事。諸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根其事實。因召母出輿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具表以聞。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其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香氣盈室。琮哀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顏忻。泰州泰興縣永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遠郡城幾乎百里。每過二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極難者。願付我。必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以失其欲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下亦能縫紉。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子曰。吾做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年九十無疾而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主簿臣沈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十八養

享

燕享

事類合璧禮經考索 燕享君臣供有之禮也然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此其所以訓恭儉宴則不然有折俎焉得以相與而共食非所以示慈惠而然乎古者慈惠以布政而恭儉以行禮二者所以成其政也然又不能無隆殺之辨上公三享二燕侯伯二享再燕子男一享一燕上下如是亦豈混然無等哉或有故不親享燕之禮則各以其幣致之亦所以見將意以致敬者不可廢也然燕享之大槩不可以不之知也唐虞夏商遠矣無所致證周人郁郁乎文其禮備載於周官之書者可覆也及周之衰此禮浸失秦漢而降間亦行焉然非復古人之舊矣國朝遇臣有禮待下有殺無秦漢衰世之失有成周盛時之得相與維持於千百餘年之久者蓋有足觀焉 冊府元龜 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故享有體薦宴有折俎王室之禮也夏啓鈞臺之會周文在鎬之飲

皆紀諸冊書而形於雅頌矣後世或諸侯歸時事於宰旅四夷奉國珍於外府叙賓以昭德班勞以策勲習射以講禮時巡而展義或頒節鼓里臨享父老或周覽都畿飫賜官屬至於五兵銷偃品物茂遂時乃置酒高會合飲成禮奉觴上壽加以贈賄上賜之以景福下報之以盡心此王者之盛典也易著需雲之象書紀賡歌之篇詩曰公尸燕飲福祿來為皆宴衎之謂矣 玉海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夏 玉海 左傳昭四年六月丙午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饗 注在河南陽翟縣南世紀云在縣西啓饗諸侯於此 周 冊府元龜 文王燕羣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箱篚以將其厚意故有鹿鳴之詩 武王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故魚藻之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豈亦樂也 平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王之親享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襄王時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定王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饗之原襄公相禮 原襄公周大夫禮佐也 殽

烝 烝升也升殽於俎 武子私問其故 饗當體薦而殽烝既怪問之武 士會季其字 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 饗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 宴有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公謂諸侯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言典謂禮之展又也 玉海 國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范子私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 卿饗禮也 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戎翟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 亲脊之宜也 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選其馨香擇其柔嘉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飫食之於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全不忘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注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君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 設為公 周禮掌客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一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 大行人 掌大

賓之禮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侯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如子禮 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 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 司儀 王燕則諸侯毛 朝事尊尊上齒燕則親親上齒 大宗伯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樂師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 鐘師 饗食奏燕樂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割亨饗士庶子亦如之 酒正 共其酒無酌數 儀禮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奏陔遂出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記 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旅酬相酌 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 詩 鹿鳴燕羣臣嘉賓注飲之而有酬幣食之而有侑幣 常■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 陳饋八簋 箋謂食禮 湛露天子燕諸侯注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 既醉序注 成王祭宗

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賓之初筵疏　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　左傳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饗五大夫注王子頹既立乃為五大夫設饗燕之禮　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僖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注管仲下卿王乃以加禮設饗燕之禮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二十五年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　二十八年獻楚俘王饗醴命晉侯宥加之幣帛以助歡也　文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賦湛露　宣十六年冬士會聘叔丞王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疏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烝升也切肉為殽升俎謂之殽烝公侯來朝王為設饗則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昭十五年籍談為介景王饗之求彝器籍談辭以王靈不及云云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云云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類此注文王來此二王多識前言往行賢於晉大夫遠矣　成十二年晉郤至曰諸侯相朝有饗宴之禮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注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襄三年晉與魏絳禮食　魯語　叔孫穆子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緜見叢書頃　晉語　公子如楚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　中庸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明祭而燕　說苑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食禮以待

漢冊府元龜高祖四年十一月帝自成皐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留四日復如軍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羣臣說服　六年三月帝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七年十月長樂宮成羣臣朝禮畢盡伏置法酒法酒言禮酌次之不至醉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九年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十二年十月帝破黥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歌酒酣帝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言日日樂飲也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帝留止張飲三日　武帝太始三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　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玉海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事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非見元今　昭帝元鳳二年四月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玉海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玉海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周官外饗饗士庶子注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饗衛士　漢碑雍烝禮傳士飲酒禮儀禮燕禮燕朝服於寢注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去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成紀為嘉二年三月饗士行飲酒禮有雅樂集于庭王式傳注公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如淳曰學官自有此法酒主歌吹以相樂也　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圖書示後宮貴人討郅支之圖書也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十月幸舂陵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　六年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十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勞音也謂備書勞來之勞音力到切下同　十七年十月幸章陵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　二十五年春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帝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郡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三年十月從太后幸章陵觀舊廬置酒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　十年閏四月幸南陽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　十月西巡狩幸長安進幸槐里又幸長

平東至高陵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　元和二年二月
幸泰山辛未柴告岱宗遂對東后饗賜王侯羣臣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
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　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
於舊廬勞賜作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癸巳勞
賜郡縣作樂　十月行幸長安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　順
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臨辟雍饗射　永和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
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　漢安二年六月遣行中郎將持節護
送南單于守義王兜樓儲歸南庭單于先在京師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
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鬬則古
之角抵也帝幸胡桃宮臨觀之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
賞賜各有差王海馬融廣成頌曰師伍伯杖千重山豐當滿房俎而上
酒正案隊膳夫騰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發駭樂爵經為既賜　魏文
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
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
之邦眞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王海大饗碑

云昔酒泚派有柔陂積離夏渚的臺之事周成岐陽之彼高祖邑中之飲
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茲　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幸壽春己未大雖兵饗
六軍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宴羣臣於太極東堂　後魏道
武登國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羣臣觀諸國貢使北之美
水　三月甲子宴羣臣於水濱　八年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羣臣
講武　皇始二年正月己亥朔車駕在魯口城大饗羣臣　明元永興四
年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
宮　神瑞二年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　泰常五年正月庚戌朔自薛林
東還至于屋竇城饗勞將士　七年二月丙戌車駕自雲中還大饗于西
宮　太武始元二年九月丁卯以永安安樂二殿成大饗以落之　太平真
君五年二月庚辰行幸廬三月戊子大會于鄴南　十年正月戊辰朔車
駕在漢南伐蠕蠕大饗百寮　文成太安四年正月庚午於遼西黃山宮
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　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
於山上班賞進爵各有差　九月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羣臣大赦天下
孝文太和元年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於太華殿賜以衣
服　九年正月癸未饗羣臣于太華殿　十六年正月戊午朔饗羣臣於

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興懸而不樂以翌日祀獻文於明堂也　二
月詔罷寒食饗時宗大華殿炫始太極殿十月庚戌太極殿成大饗羣臣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　十八年五月詔罷五月五
日七月七日饗　十九年正月辛未朔車駕在縣瓠時帝南伐朝饗羣臣
於方丈竹堂樂作酒酣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
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衢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長兼給事黃門侍
郎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中書侍郎兼黃門侍
郎邢巒歌曰舜舞干羽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祕書丞兼中書侍郎
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
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黃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宋弁歌曰文王政
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帝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
廢詠歌遂命邢巒揔集敘記　八月甲子引羣臣歷宣殿堂初帝幸詔延
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
次用家人之禮復又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謂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
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昇無小而
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也次

之洗煩也帝曰此池中亦有佳魚任城王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也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
次之凝閑堂帝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天子閑居義不可縱奢以忘儉
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僕射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
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
不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
何得默爾德音即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
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於千萬
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
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朔羣臣以帝
疾瘳上壽大饗於澄鸞殿　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饗羣臣于太極
前殿各賜布帛有差　孝莊永安二年十月爾朱兆破元顥帝還京師乙
亥宴勞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
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癸卯幸華林都
亭讌射班錫有差太樂奏伎有倡優為愚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出
帝大昌元年五月乙巳幸華林都亭宴羣臣班賚有差　八月壬戌朔齊

文襄王来朝讌射班賚部下各有差。九月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
樹及公卿百寮督使督將等射班賚各有差　永熙二年正月庚寅朔朝
饗羣臣太極前殿　八月乙丑齊文襄王来朝帝讌於華林都亭班賚部
下各有差　西魏　文帝大統八年十二月狩於華陰大饗將士　後周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　三月辛
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　二年十月
辛亥御大殿大射諸卿列將皆會　天和元年正月辛巳露寢成考之令
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　三年三月丁未大會百
僚及四方賓客於露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　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
十四軍督將已下誡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六年二月平齊論定諸軍
勲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各有差　四月大會羣臣及諸蕃
客於露寢　隋　高祖開皇三年二月庚申宴百僚班賜各有差壬申宴
北道勲人　四年正月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　四月丁未宴突厥
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　七年二月壬申幸醴泉宮召兵部尚書韋
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

　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帝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
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　八年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各有
差　十二年十一月壬午宴百僚頒賜各有差甲子賜百僚大射於武德
殿　十三年二月戊子宴考使於嘉則殿考使謂允使考核也　十七年
五月庚申宴百僚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於武
德殿宴賜百官　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北巡狩至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
来朝甲辰御北樓觀漁于河北宴百僚　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
服襲冠帶甲辰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
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　八月乙酉幸啓民
帳宴賜極厚　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　四年
正月庚戌百僚大射於允武殿　五年二月戊申自東都還京丙辰宴耆
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　三月西廵五月甲申宴羣臣於金山
之上　六月丙辰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
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於殿上時二王來朝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
三十餘國　六年三月幸江都宮四月丁未宴江淮已西父老頒賜各有
差　七年二月己未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

甲午朔大宴百僚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　唐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戊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八月庚子宴政三品以
上賜雜綵各有差　十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引骨咄禄特勤升
御坐以寵之　十一月己酉秦王降薛仁杲秦王太宗也帝聞大悦因置
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癸亥秦王凱旋獻俘帝置酒宴師及
骨咄禄特勤於玄武門賜布帛各有差戊辰宴羣臣　十二月庚寅宴突
厥骨咄禄特勤等於殿内　二年二月癸巳宴羣臣臨奏九部樂賜錢春
有差極歡而罷　閏二月甲辰考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上第置酒高會
奏九部樂於庭帝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
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
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救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
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
朕所望哉當以身為嬰兒方朕為慈父有懐必盡有意必申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帝頻舉觴以屬公卿羣臣迭上壽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四月
甲辰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夏侯端安撫淮左奏九部樂設宴而遣
之　五月戊辰宴并州從官五品以上於仁壽殿極歡賜帛各有差丙寅

奏九部樂於庭宴京州使人官賞各有差賜與官及貢物也　三年正月
甲午宴突厥奏九部樂於庭賜綵有差　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
地帝大悦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皆盡重而出　五
月庚午宴突厥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辛卯秦王平并州凱旋獻
捷於太廟帝置酒高會極歡而罷　六月丁酉宴東征官僚奏九部樂帝
親舉酒以屬百官極歡而罷己酉大會東征將士奏九部樂於庭癸丑幸
昆明池宴從官賜錢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臣　八月庚戌宴羣臣奏
九部樂於庭賜布帛有差　唐玄武門宴羣臣見御詩及門闕類　唐
丹霄樓宴見樓類　唐集仙殿麗正院賜宴見院類　四年三月丁
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　五月癸亥宴五品已上
奏九部樂於庭丁丑以王世充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
臣奏九部樂於庭帝舉酒屬百官極歡乃罷賜錢帛各有差　九月癸亥
賜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賚金銀綾綺各有差　五年正月辛丑賜羣臣
大射於玄武門賚綵帛各有差壬子幸昆明池宴從官賜帛各有差　三
月己酉宴羣臣及京城父老賜布帛各有差　七月乙酉秦王平王世充
班師丙戌宴旋師賜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己丑宴五品已上於昭德殿

賜帛各有差。九月丙子。宴五品已上於苑內。謂公卿曰。昔漢高定天下。以蕭曹張陳為良佐。任以政事。朕應天命。尅平區宇。伏任卿等。自謂不謝古人。因舉酒以屬羣臣。極歡而罷。十月甲辰。以有年。宴羣臣。賜物各有差。七年二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三月己卯。幸琅邪公主第。宴從官五品已上。賚帛各有差。四月癸卯。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丙午。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妃。以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闌。移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進上壽。賜帛各有差。六月戊戌。右武候大將軍丘和以交州首領來朝。奏九部樂以宴之。賚物各有差。七月壬子。幸東宮。宴從官下至胥徒。頒賜有差。八年正月甲寅。幸秦王第。謂羣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於宮中立第。以異之。從是宴五品已上。設奇伎百戲。賜帛各有差。二月甲午。幸齊王元吉第。宴五品已上。賚賜各有差。三月丁酉。宴羣臣於玄武門。陳倡優爛熳之伎。四月丁未。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已上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己丑。宴西蕃突厥林邑使者。奏九部樂於庭。五月乙巳。宴五品已上及外戚於內殿。賦詩。賜綵極歡而罷。十二月辛巳。車駕狩鳴犢泉。迴宴從官。賚物綵帛各有差。九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奏九部樂於庭。五月乙卯。宴羣臣。六

月癸亥。以秦王為皇太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七月傳位於太子。帝稱太上皇。後四年。乃徙居太安宮。太宗親侍輿輦。百僚陪從。太上皇甚悅。置酒高會。極歡而罷。賜物各有差。太宗後與公卿謁太上皇於戰武殿。復置酒為歡。謂羣臣曰。天下無事。四海乂安。非吾付囑得所。吾兒孝順。安能至此乎。明日。復召貴臣十餘人。及妃主。置酒於凌煙閣。酒酣。太上皇親彈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壽。乙夜方散。賜帛各有差。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甲戌。宴羣臣于顯德前殿。賜帛各有差。貞觀元年十月癸未。宴羣臣。賜物有差。二年五月丙辰。以夏麥大稔。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賜物各有差。九月壬子。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賜天下大酺三日。慶有年也。十一月甲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三年正月甲子。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于庭。賜帛有差。三月甲辰。賜羣臣大射於玄德門。十一月戊申。宴五品已上於內殿。帝謂羣臣曰。李靖儈忠勇長驅深入。頡利奔竄。天下無事。豈不樂哉。於是極歡而罷。戊子。宴突利可汗及羣臣於殿庭。賜帛各有差。十二月乙未。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於中華殿。帝賦七言詩。極歡而罷。賜雜綵各有差。四年二月己酉。宴三品以上於中華殿。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賜物各有差。七月

壬辰。宴羣臣於芳華殿。奏九部樂於庭。帝大悅。親舉酒以屬羣臣。羣臣奉觴稱慶。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十月幸隴州。丁巳。次武功。宴從官及武功父老。賜帛各有差。十二月乙未。皇子誕育。宴三品以上於臨華殿。賜帛各有差。五年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甲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賜從官帛各有差。己卯。太上皇詔帝與近臣十許人。泛舟於後園。絲竹迭奏。至于太安宮。置酒甚歡。子夜而罷。三月癸亥。賜文武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四月甲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九月乙丑。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十一月己卯。宴羣臣。賜帛各有差。六年正月甲戌。宴蠻夷及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賜物各有差。二月丙辰。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戊辰。幸九成宮。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賜從官帛各有差。七月辛未。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帝從容曰。中夏乂安。四夷賓服。此公卿盡忠之効也。朕實嘉之。然隋煬帝之威加中國。頡利跨有北荒。葉護國富北精雄據西域。此三君者。可謂引盛矣。夫道怙亂奢。致亡滅。朕目覩其事。何能不戒懼也。公等輔導朕躬。續已成矣。當思長世之策。以相救勉。於是賜帛各有差。閏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霄殿。積帝甚懽。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九月帝在九成宮。丙申。以皇太子來朝。宴東宮官屬。賜帛各有差

乙巳。宴岐州父老。賜帛各有差。己酉。至慶善宮。宴三品以上於渭水之濱。帝甚歡。賦五言詩。庚戌。宴從官故老。賜帛各有差。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帝謂侍臣曰。四海和平。天下同樂。自古帝王罕得事父太上皇萬福膝下之歡。有倍常慶。於是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踊躍。惕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賜帛各有差。八年二月戊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九年正月甲申。皇太子承乾納妃蘇氏。宴羣臣。賜帛各有差。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於兩儀殿。賜帛各有差。戊申。帝將幸洛陽。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穀帛。三月戊子。帝在洛陽。引五品以上。射於儀鸞殿。丙申。宴從官。賜物各有差。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龍舟。泛于積翠池。癸卯。宴洛陽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十月辛酉。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帝曰。今茲年穀大登。水潦不能為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宜賦一事。帝賦尚書。特進魏徵賦西漢。十一月庚戌。宴五品以上及蕃夷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十二年二月壬子。宴洛陽父老。賜帛有差。三月丙子。以皇孫誕育。宴五品

以上於東宮　十三年正月庚戌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　十
四年正月己酉宴羣臣及吐谷渾王河源王慕容諾曷鉢于玄武門奏倡
優百戲之樂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巳宴京官五品以上於兩儀殿奏九
部之樂　十五年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
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六年三月戊午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　十月
庚子宴諸蕃使於兩儀殿帝謂沙鉢羅俟斤曰延陁本一部落俟斤本我
所立始十餘年自昇何如頡利之衆而侵我邊疆我纔發甲騎傾其部落
爾欲與我為寬不過欲貰我邊境十羊五馬耳今見爾遣使謝罪捨爾前
過情好如初宴罷賜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部城
立節三時豊義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帝謂之曰朕
幼遭隋亂櫛風沐雨飢不遑食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死亡二十餘年矣今
重還舊鄉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觴物增感因
泣下霑襟羣臣莫不歔欷又曰令召父老設宴少自寬割耳又從臣曰人
或時覽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時多有未仕朕
今君臨四海公等並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宜各自知也
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經促事或舊媼蒼頭皆蹈舞歡酢爭前上壽
或因言屈滯者帝咸理之宴畢賜帛各有差其無官者並加從級乙亥以
輿駕還宮宴百僚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
十部　十七年六月甲午并州父老百餘人詣闕奏稱陛下肇開帝業發
跡太原皇太子既爵晉藩作牧并部臣等不勝慶幸今來奉賀帝賜宴及
物以遣之　閏六月庚申薛延陁可汗子突利設獻饌帝於相思殿大饗
百寮盛陳寶器奏慶善破陣樂并十部之樂及撞末跳丸舞劍之技突利
設再拜上千萬歲壽賜金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孫皇太子宴
宮寮於引教殿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稱萬歲帝
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甲館之慶故
就公為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並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丙戌宴諸蕃使於玄武門賜物以遣之二月辛酉召三品以
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既工隸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王羲之
衛夫人遂觸類增長精妙絕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啓請是日帝操
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
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婕妤
辭輦今見常侍登牀五月甲戌召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

賜宴各賜膜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預焉帝意在賜萬徹而誤呼其兄萬
均愴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
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哭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　十月癸
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帝謂之曰朕剪除喪亂海內又安百
姓復業各循其理而遼東數城中國舊地莫離支狠子野心虐賊其主朕
欲存其國而弔其人今所以將幸洛陽有事經略安復三韓之地一二年方
還故召父老則耳子孫從行者朕躬自巡撫勿以為慮賜百歲以上氈被
袍各一帛十匹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二
石　十一月壬午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班賜有差　十九
年十月征遼還次營州戊申召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奚蕃長首領宴會
父老年七十已上契丹奚蕃長以下各班賜繒綿綾錦數千萬段　十一
月癸酉帝至幽州幸城南大饗軍士勞之曰朕執賞罰之柄懸諸日月有
功於國賞不踰時飲至之禮古今常事朕欲徧至酒餚咸宜樂飲甲戌宴
從官三品以上賜物各有差丙戌迴幸定州時太子監國處定州詔定州
管內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　十二月帝不豫步輦幸并
州辛酉三品以上及中書門下四品以帝疾瘳詣闕上禮詔引文武五品
以上賜燕遣皇太子宣旨曰臣之於君義猶父子朕頃遭癰疾見公等憂
惶令者疾除復見公等喜躍此之忠烈尚在朕心不責上禮有膳豐潔固
不可獨進與公等同歡酒舉樂奏司徒長孫無忌以下更上千萬歲壽帝
意為舉卮奏破陣樂舞後猊車幢丸劍數百人齊作帝樂飲臣下極歡將
夕乃罷賜物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庚辰引從官及太原父老而宴之賜物
各有差　七月辛亥帝疾愈宴五品以上於飛霜殿綠竹遍奏羣臣上壽
極歡而罷賜綾錦各有差　十二月庚辰以鐵勒迴紇俟利發等詣闕朝
見宴於芳蘭殿恩賜甚渥仍勅所司加禮供給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
正月鐵勒迴紇部拔野古部同羅部思結部渾部斛薛部奚結部阿跌部
契苾羽部白霫部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及還帝御天成殿陳十部樂宴
而遣之設高坫於殿前置銀瓶於坫上自左閤內潛流酒泉通於坫腳而
涌入殿前瓶中又置大銀盆其實百斛傾瓶注於盆中鐵勒數千人不飲
其半雜類驚駭私相謂曰天子賜我曹此瓶還部落中傾之豈不常是酒
也又詔文武五品以上令外廚給酒胾於尚書都堂以餞之　二十二年
正月乙未奏十部樂會四夷君長於天成殿王公稱觴上壽賜帛各有差
二月丙寅朔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　四月乙亥西突厥賀

嘗以王師問罪龜茲，因請前驅，願為鄉導，仍以數十騎馳來謁。詔授昆丘
道行軍總管。宴之於嘉壽殿，及文武三品畢。景甚歡，錫賀賫纈綵，仍解所
服之，永以賜。　十月己巳，臨丘道軍將阿史那社爾擊龜茲破之。帝聞之
大悅，宴五品已上於紫微殿，從容謂羣臣曰：夫樂有數種，至如上城竹馬
遊戲，阡陌之間，此童幼之樂；飾金翠，曳羅紈，此婦人之樂；賤糴貴出，貿遷
有無，此商賈之樂；高官厚祿，名位昭顯，此仕進之樂；受脤出征，前無勍敵，
此將帥之樂；四海寧一，六合無塵，端拱巖廊，社稷安固，此帝王之樂也。頃
命將西征，今已剋捷，萬里清泰，戰士咸得還家，此朕為樂之時。因賜羣臣
傾觶，極歡而罷。　二十三年二月癸巳，特進新羅王金春秋還國，令三品
已上宴餞之，優禮甚備。　高宗永徽三年二月甲辰，宴三品於百福殿，帝
舉酒極歡，賜以錦綵各有差。　甲寅，京城百姓以歲旱，帝避正寢，撤膳，遂
降甘雨，相率宴樂，兼奏倡優百戲。帝御安福門樓以觀之。　五年四月癸
巳，宴文武羣官及麟遊縣老人於玄武門，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亥，御丹
霄樓，臨觀三品以上行大射禮。丙子，賜五品以上射。帝升永光門樓以觀
之。　顯慶元年正月己卯，宴文武羣官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已
上，賜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洛陽宮，癸亥，御貞觀殿，宴從行文武官及

洛州父老宗姓等，賜物有差。　五年二月幸并州，丙戌，會從官及諸親、并
州官屬、父老等，奏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有差。　十二月辛未，校獵於長
社之安樂川。丙子，召侍臣及蕃客夜讌，帝賦詩以紀講習之事。　龍朔元
年九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諸親三等以上
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各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
丙子，帝自萬年宮還，便幸舊宅，丁丑，宴羣臣，賜物有差。　乾封元年正月
戊辰朔，有事於泰山，壬申，禮畢，御朝覲壇受朝賀。癸酉，帝謂羣臣曰：升中
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為求仙，克禋
或以巡遊望拜，皆非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最甚，老小真溝壑，少壯染兵
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朕躬擐甲冑，贊成大業，掃除氛祲，廓清區
宇，遂得四海宅心，萬方仰化。朕至承寶曆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
齋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又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贊先烈。情
在歸功，固非為己。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禮既深，以為慰，公等休
戚是同，故應共有此慶，欲與公等飲讌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即來相見。乃
勅所司撤幄帳，施御牀，三品以下升壇，四品已下列坐壇下，徹酒設樂，羣
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方止。　四月甲辰，帝至京師，先謁太廟。

是日，御景雲閣宴羣臣，設九部樂，頒賜綵各有差。　總章元年十月癸丑，
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帝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宴百官，設九部樂，極歡而
罷，賜帛各有差。　咸亨元年十一月壬戌，帝親於殿前宴京城父老，有
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宣勅謂之曰：朕雖居九重之內，常以萬姓
為心，而誠不動天，遂使陰陽錯謬，自從去歲，關中旱儉，禾稼不收，多有乏
絕，百姓不足，責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為愧。今洛下倉廩且復充實，更為
轉運，於事艱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故召御等為宴別耳。仍節級賜物及
黃袍等以遣之。　三年六月甲寅，御冷泉宮，亭午，召許敬宗、泉男生及東
西臺三品舉酒作樂。　四年七月庚午，皇太子新宮成，帝送太子入宮，五
品以上及諸親並從宴會，奏樂極歡而止，賜物有差。　上元元年九月辛
亥，百官具新服上禮，帝御麟德殿之景雲閣以宴羣臣。　儀鳳三年七月
丁巳，宴百寮及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帝謂霍王元軌等曰：去冬無雪，
今春少雨，昨五月避暑此宮，甘雨屢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又得李敬玄
表奏吐蕃已入龍支，張虔勗率領驍勇與其交戰，一日兩陣，賊俱敗走，奔
赴數百里，虜獲極多。又太史先奏七月朔太陽虧，而日竟不食。此是上天
垂祐，宗社降靈，豈在虛薄所能致此。又以男輪最小，特所留愛，比來與選

新婦，多不稱情，近納劉延景女，觀其極有孝行，不失婦容，復是私中一喜，
思與叔等同為此歡，宜各盡情相勸，樂酒飲酣。帝賦詩作柏梁體曰：屏欲
除奢政返淳。皇太子曰：叨恩監守戀晨昏。霍王元軌曰：聖德無為同混元。
相王輪曰：長歡膝下鎮承恩。右僕射戴至德曰：天皇萬福派長源。黃門侍
郎來常曰：策蹇叨榮青瑣門。中書侍郎薛元超曰：鵷池濫職奉王言。自餘
羣臣以次繼作，日晏而罷，賜綵物有差。　調露二年正月乙酉，御洛城南
門樓，引諸王及三品以上并諸州都督、刺史登樓，賜宴。太常奏新造六合
還淳之舞，日晏而罷。　四月癸酉，九玄殿會文武百僚，謂曰：匈奴為患，使
鎬及方（方地名），自秦漢已來，即有此禦。我國家拓定四海，尚虧事天之禮。
貞觀之始，猶自執迷，所以命將出師，頻有摧殄，遂使上分尺解，君臣兩絕，
未忍殲殄，許以自新。五十年間，俱稱臣妾。自去冬已來，忽相煽動，潛行合
聚，遠事交結，遂欲殺戮百姓，侵擾邊隆，故遣裴行儉等聊申薄伐，軍威覺
舉，兵不血刃，應時破潰，默伏軍門。朕自聞已來，情甚歡慰，故廣召百官，以
申讌喜。王公卿士，想同茲慶。（唐書：中宗立，廬陵王齊游上言，請卿諸武逸
太子東宮不振，及太子還，武后召游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頗有力
焉。）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壬子，宴房州父老於洛城南門，各賜勳一級，帛

十五段巳巳宴皇親及皇后內外諸親於武成殿賜物有差。 景龍二年
十一月辛巳以安樂公主出降宴羣臣于兩儀殿。 十二月丙申宴堅昆
使于兩儀殿。 三年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 八月己巳幸
安樂公主山池宴從官賜繒帛有差。 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內
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觀之。 四月丁亥帝
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置酒爲樂
乙未張樂於隆慶池泛舟戲象宴羣臣仍命賦詩。 睿宗景雲二年正月
乙卯宴吐蕃使賜物有差。 九月丁酉宴吐蕃使於承慶殿。 十一月戊
子御承天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勒。 太極元年正月乙未朔御安
福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勒。 延和元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門宴羣
公卿士設太常九部樂帝夜觀樂焉。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
使朝賀帝宴蕃使於武德殿設太常四部樂於庭。 九月乙亥太上皇御
安福門賜羣公卿士射。 二年九月庚辰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 開元
元年十二月丁酉以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命有司引吐蕃使宴于三殿
二年二月癸丑宴突厥使及新羅王子于朝堂以旱廢樂。 十月庚辰
宴新羅使于內殿勑宰臣及四品已上諸官預焉。 七年二月壬申朝集

使還本任命有司布錢宴於庭賜帛有差 三月壬辰勑百官三月三日
宜准常式賜射 壬子御丹鳳樓宴九姓同羅及契丹各賜物一百段小
宴主反三十段 八年正月丙寅以皇太子加元服宴百官于太極殿
十一月己巳御丹鳳樓宴九姓蕃要等設九部樂。 九年三月戊午宴朝
集使賜帛有差 四月戊辰御丹鳳樓宴平胡節將王晙郭知運王智方
高崇掛知信許四品以上清官及供奉官陪宴 十二月甲午宴朝集使
賜物有差 十年正月乙巳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五
月丙戌命有司會羣臣宴突厥使暾泥熟于都城南門。 十二年三月庚
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賜帛有差 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寧王憲宅與
諸王宴探韻賦詩帝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
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十五年四月
丙午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凱旋詔置食朝堂宴之及將士等並賜物
有差帝謂君㚟及將士等曰吐蕃小醜敢懷逆命輒窺亭鄣以逞凶狂卿
等智勇風彰軍威克振旗鼓聲翦渠魁深入寇庭當甚勞耳唐書王
君㚟破吐蕃以其功遷大將軍凱旋明皇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
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五月丁丑是日端午宴羣臣于武成

殿各賜衣一副帝親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梅已佐鼎麴
蘖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
壽羣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特賜宰臣李元紘及兵部尚書
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十一月甲子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
六年十一月丙午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七年八月癸亥帝降
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萼樓下三月命侍臣及百寮每旬假日
尋勝地讌樂仍賜錢令所司供帳造食 五月丁卯侍臣已下讌于春明
門外寧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萼樓邀其廻騎更令坐飲遞起爲舞班賜有
差 十九年二月丁亥詔曰百靈降福庶君叶心陰陽調而生植以滋歲
理孚而黎獻咸若由庶知萬物之樂華泰洽三農之慶信可以率禮觴行
式歌且舞者矣況生成式序氣氳致和舟物發榮池藥含麗思順時令以
中意澤咸宜遊歡芳月繼賞前春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
共昇平之樂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嗣王郡王左右丞相少傅賓客諸司三
品以上長官侍郎郎官少監少卿少匠司業少尹兩縣令都水使者朝集
使上佐已上并雜除未赴任者及東宮諸司長官中舍中允少詹事諭德
中郎將舊官三品已上至春末已來每置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

勑賜錢造食任逐勝賞 二十年二月壬辰許百僚於城東官亭于尋勝
因置檢校尋勝以厚其事文官三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侍郎中丞御史
咸預焉 四月乙亥讌百寮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舁以歸相屬
于路 五月丁卯召河北立功將士於朝堂謂之曰天地無遠四夷奔走
而來庭山川無幽百神胥饗而承職斯皆上玄降佐宗廟垂靈肆予一人
肅將明命而已乃者林胡小醜敢益不恭爰命師徒掃除邊禍卿等爲當
武旅之寄得奮才畧之雄取如拾遺月獻三捷雖天誅則爾亦卿等力焉
今屬旋師聊申宴犒應有官賞已勑所由叙定之日朕將親覽必有當功
之賞用增乘輿之氣且宜坐食兼賜卿等少物食訖領取。 二十一年八
月詔曰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
寢永監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
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
於安福樓下時京官五品以上乃預其會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以籍田
禮畢大置酒於應天門以會羣官 八月丁亥帝降誕之日御花萼樓宴
羣臣御製千秋節詩序時小旱是日大澍雨百官等咸上表賀 九月辛
巳宴朝集使於朝堂賜物有差 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授縣令於朝

堂。八月壬子千秋節，帝御廣達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妓頌賜有差。制曰：自古風俗所傳，歲時相樂，亦各有事。大小在人，朕生于仲秋，厥日惟五，遂為嘉節，感慶誠深。今屬時和氣清，年穀漸就，中外無事，朝野大安，不因此時，何云宴喜。卿等即宜坐飲，相與盡歡。又召京兆父老等宴之，勅曰：今茲節日，穀稼有成，頃年已來，不及今歲，百姓既足，朕實多歡，故於此時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並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少物，宴訖領取。甲寅，以突騎施遣大首領胡祿達于來求和，許之，宴于內殿，賜錦衣一副、帛及綵一百段，放於還蕃。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百司每旬節休暇，並不須親職事，任追勝為樂，宣示中外，知朕意焉。己丑，以望日，命有司於勤政樓前樹燈，宴羣臣於樓下。　八月丁未，千秋節，宴羣臣於勤政樓下。　二十六年三月己巳，賜朝集使五品已上錢三十萬，任追勝為樂。是年正月，帝親迎氣東郊，詔曰：今朝廷無事，天下和平，美景良辰，任百官等追勝為樂。　十月庚戌，侍朝參，命百官於尚書省宴朝集使。　二十八年正月壬寅，以望日御花萼樓宴羣臣，命有司樹燈于樓前，會大雪而罷，因勅當以二月望日燒燈。　八月己未，以降誕之日，御花萼樓宴羣臣，賜帛有差。　天寶元年正月甲寅，命有司宴女國王及佛逝國于曲江，令

宰臣已下同宴。　十月庚辰，御花萼樓宴蕃客，各放還蕃。　三載三月，勅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下，并三品已下正員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朝集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　四載二月，勅令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諸司文官四品已上、郎官、御史、節度採訪使等並於花萼樓下宴。　五載正月，勅令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文官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正員并御史中丞、嗣王、郡王、郎官、御史、節度使並於花萼樓下參宴，不須入朝。十載正月，詔曰：百辟叶心，交修主極，所以天降休命，實祚惟新。令郊廟精禋，大禮克舉，萬方無事，九有懽心，屬獻歲芳春，上元望日，既當行慶之序，式廣在鎬之恩，自今後非唯旬休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樂。　十三載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物有差，極歡而罷。　十四載三月庚申，許常參官追勝宴樂。百官因上表曰：伏奉恩勅，令臣等三月己未、分日入朝，逐便尋勝。伏以聖政和平，景光韶麗，道風淳被，朝野歡娛，陛下均惠澤而不遺，俾簪纓而共賞，因其無事，許以蓄休，草木加春，況翔益暢，生成之德，報効何階。復以宮闈增修，于來云就，軍麾告捷，飲至初行，臣等無汗馬之勞，空霑分器，懷賀鸞之志，敢効獻芹，伏請進錢一阡貫文以充宴樂，願接頒陽之慶，待仲秋日之懇，許之。己丑，御勤政樓宴羣臣，帝賦詩，敷揚渠體，羣臣畢和。　八月辛卯天長節，御勤政樓宴羣臣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戊戌，宴迴紇使於紫宸殿前。　八月甲辰天長節，太上皇於金明樓宴百官，賜綵五百匹。　二年三月甲申，迴紇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于紫宸殿，賞物有差。　八月壬戌，十姓突騎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等，并波斯進物使李摩日夜及寧遠國使葛等來朝，並宴於內殿。　九月丙寅，帝降誕日，宴百官于宣政殿前，賜絹三千匹。　十二月戊申，宴蕃胡拓羯於三殿，各賜物三十段。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丁巳，以突厥奴刺部落千餘人內屬，請討賊自効，宴奴刺大首領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辛丑，宴六軍將于三殿，賜物有差。　八月乙酉，奚及契丹來朝，宴于三殿。丁巳，宴宰臣及師保常侍、給舍、中丞、六尚書、左右丞、侍郎、諸司長官等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九月戊寅，宴郭子儀等諸將於延英殿，賜物有差。丙申，迴紇可汗舉國兵馬至太原，遣使奉表請助王師討平殘寇，是日引其使宴于延英殿，賜物有差。廣德二年十一月戊午，公卿率錢於哥舒翰宅宴慰副元帥郭子儀，特給太常音樂。　永泰元年正月辛亥，宴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

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等官及諸司長官於延英殿。　大曆二年二月丙戌，郭子儀至自河中府，癸卯，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馬朝恩出錦三十匹、綵羅五十匹、綵綾一百匹，為子儀纏頭之賞，極歡而罷。舊俗賞歌舞人，以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　三月甲戌，內侍魚朝恩請於春明門外私第宴宰臣、僕射、舊相、節度使、度支、京尹等，許之。乙亥，郭子儀請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戊寅，汴宋節度使田神功請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時子儀等以寇難漸平，蹈舞王化，及置酒連宴，酒酣，皆起舞，出良馬寶帶錦羅綾綵等為纏頭之費，上自宰臣公卿及中官高品，乃列坐者百餘人，下及伶人皆獲賞賚，子儀、朝恩、神功或費至十萬貫。己卯，宴吐蕃使于禮賓院。　八月癸未，御三殿宴李抱玉、杜鴻漸及河南江淮轉運使劉晏、荊南節度使衛伯玉等，賜物有差。　三年二月戊子，宴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鳳翔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及邠寧節度使馬璘等。　五月戊午，宴劍南、陳鄭、神策將士三千五百人於三殿，賜物有差。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羅迴紇使。　十二月丁巳，宴宰臣及諸道節度使于內殿，賜物有差。　四年十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於紫宸殿

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於內殿賜物有差　六年正月己卯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物有差　十一月宴文單國王婆彌等二十五人于三殿　八年十一月戊午宴宰臣郭子儀李抱玉王縉元載及僕射裴遵慶侯希逸御史大夫李栖筠吏部尚書劉晏渭北節度使臧希讓神策軍兵馬使王駕鶴京兆尹杜濟於延英殿賜物各有差　閏十一月癸亥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錦綵金銀器物各有差　九年四月辛巳宴宰臣及諸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及勳舊大臣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辛酉宴吐蕃使于內殿　十年八月乙亥宴宰臣及御史大夫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於三殿賜物各有差　十三年正月甲戌帝御三殿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等賜物有差　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已上及節度觀察在城判官等并宰臣勳臣弟兄等並赴會凡三日遣宴錫賚極於豐厚　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并文武百寮賜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至德已來勳臣子弟及藩邸舊

臣子弟賜物有差順時令廣恩也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車駕自興元至京師帝既還宮每間日宴勳臣於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極歡而罷其所須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所以褒元功宗秩序也　貞元元年二月寒食節令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與神策金吾六軍使擊鞠于內殿頒賜各有差　四年二月戊戌帝御麟德殿觀宰臣李晟馬燧及諸將會鞠李泌辭以不能請記籌從之頒賜有差辛丑帝以寒食餞滿內鞠會未畢是日特賜百官假一日

三月甲寅宴百寮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舞馬帝製序及詩以賜羣臣於是給御筆仍命屬和頒賜各有差至德已來軍事務殷宴賜殆絕大曆末唯宴兩省供奉官及諸司三品官而已朝臣不闕及焉至是常參官及二王後皇室從曾祖已下親異姓諸親勳臣節將子孫悉集焉　四月御玄英門宴六軍及神策神威諸將頒賜各有差　五月賜宴東鑾兄主驛傍直夢衛直烏星等於麟德殿頒賜各有差　九月詔曰內外卿士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眾務今方隅無事烝庶小康其賜日上巳重陽三節任擇勝地追賞每節仍賜宰相及常參官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貫左右神威神策十軍共一千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二百貫

客省奏事官一百貫委度支節前五日分付永為常制上海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賜之簡文士應制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紓等四人為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亭帝賦詩賜之　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之己酉帝以寒食與宰臣及北軍諸將軍擊鞠於麟德殿班賜各有差　四月帝曰朕頃以四方不寧宵衣旰食百寮亦遑遑無暇今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尹不須聞奏　八年正月詔三節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率已下可賜錢百千　八月詔曰屬者春秋令節朝野多歡乃與公族庶寮俾同宴賞今兩河吳楚遭被水災惻于厥心實未寧息尚軫矜念豈遑愉樂其九日宴會宜罷　九年二月庚戌朔初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寮先是宰相以曲江合宴陳設供辦為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令諸司會於他所從之自是訖于貞元三節公宴悉分矣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　十一年九月十日以重陽日宴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十二年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　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

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帝作詩以賜百寮百寮畢和　十二月戊辰腊帝畋於苑中上多穫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左神策軍勞軍饗士而還　十二年二月己卯寒食節帝御麟德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勳戚子弟會毬蒸賜宰臣饌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魏名相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宰臣各賜錦綵百匹銀瓶盤各一具其從官直省各有差　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又寒食賜宰相宴於麟德殿前觀會毬各賜錦綵瓶盤等　九月重陽節賜宰相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寮詩　十四年正月帝謂宰臣等曰文武之士列在朝序熙我庶績勤効用彰今屬句芒應時萬物生育朕至中和之節欲於麟德殿宴會羣僚所異君臣同歡式昭在鎬之義宰臣等奏曰今八表清寧天下無事中和令節時屬上春萬國歡心咸同此日陛下俯降恩旨欲宴朝臣天光下臨曲示慈惠臣等不勝慶抃之至　二月壬子朔以雨雪不克宴會改俟他日戊午帝御麟德殿賜文武百寮宴樂於東西廂初奏破陣樂舞帝自製中和樂是日奏之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於庭樂闋極歡日晏方罷賜宰臣錦綵各二百匹加瓶盤等餘各有差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

子書以示百寮王涯詩曰紫殿初筵列彤庭貴樂張成功歸輔弼致政頼忠良。十四年上巳賜宴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特令與宰相同榻而坐。　九月重陽節以襄陽節度樊澤卒。廢朝其百官宴享宜改取十一日。　十五年正月詔罷令年中和宴會以旱故也　二月詔罷令年三月三日宴。　九月詔罷令年重陽日宴會是日吳少誠逆徒圍許州　十六年正月詔罷令年中和節宴會　二月詔罷令年三月三日宴會　九月壬寅駙馬都尉郭曖卒罷九日宴會　十七年二月朔賜群臣會宴于曲江亭宴帝命中使薛盈珍賜詩　三月上巳賜群臣會宴于曲江　九月重陽賜羣臣會宴于曲江　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于延康里故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官會宴于故馬璘池亭　九月重陽節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宴于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示懷詩以賜羣臣　十九年二月朔賜宰臣兩省供奉官會于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馬璘池亭　二十年二月朔罷中和宴歲儉故也　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丁巳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二月丁丑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宴宰臣杜佑武元衡鄭絪李吉甫及僕射大夫度支鹽鐵使京兆尹泊軍使駙馬諸親王會焉帝與之繁毬于庭賜宰臣以下錦綵銀器有差　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百寮合宴于曲江亭　七月丁亥御晨耀樓神策神威六軍內外教坊大合樂以樂之。　三年四月甲寅御芳林門張樂設百戲。　五年三月上巳節賜宰臣讌于杜佑莊命中使以酒饌就賜之。　七年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對南詔渤海牂牁等使宴賜有差。　乙酉御麟德殿宴涇原節度使朱忠亮丁亥御麟德殿對南詔使李興禮等宴賜有差。　三月辛酉罷曲江上巳宴將葬惠昭太子也　九月甲子重陽節賜百寮宴于曲江　八年五月戊午。回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已下宴于曲江　十二月丙午宴南詔渤海牂牁使賜以錦綵　九年二月己丑麟德殿召見渤海使高禮進等三十七人宴賜有差　九月壬午重陽節賜百官宴于曲江　十年正月丁酉召見新羅及南詔蠻使宴賜有差　十一年七月丙寅權停重陽日曲江賜宴　十二年八月癸未勅令年重陽日公卿宴宜權停　十三年二月辛酉帝御麟德殿對回鶻及南詔使賜宴有差乙丑命中官以酒膳宴陳許節度使李光顏于其第賜錦

綵凡二十五束乙亥御麟德殿。宴宰相及太子三少六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中書門下省五品已上官翰林學士京兆尹度支鹽鐵使左右金吾將軍威遠皇城六軍。及諸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諸道朝覲節度使公主郡主等。觀擊鞠角觝之戲。大合樂極歡而罷。以錦綵銀器頒賜有差丙子又召宰相師保中丞京尹度支鹽鐵使並入內觀諸親及軍使會鞠。九月癸巳御麟德殿對吐蕃使論句藏戊戌命宰臣宴吐蕃使人於中書省。　十四年正月癸未帝御麟德殿對歸國回鶻使宴賜有差　三月乙酉以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于麟德殿宰臣裴度等舉觴獻壽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剗平宴群臣當茲令節臣等備位台司幸逢昌運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帝觀誦為飲之。因擊鞠為戲羣臣縱觀既罷賜繒綵有差。丙戌又宴宰輔及大臣翰林學士于禁中　七月甲申御麟德殿宴宣武軍節度韓弘及判官大將軍等共三百人。賜物有差。　八月丁卯帝御麟德殿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并判官大將等二百人賜物有差。　九月戊戌帝御會慶亭宴田弘正及宰相師保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常卿諫議御史中丞給事舍人翰林學士等賜物有差已亥御麟德殿宴親王及高品供奉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庚寅對新羅渤海朝貢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六月癸巳皇太后歸興慶宮帝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廻幸左神策軍賜中尉及左右樂人等金銀錦綵有差　七月甲寅新作永安殿大張樂觀百戲盡歡而罷班賜有差乙丑對吐蕃弔祭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申重陽節御宣和殿召郭釗兄弟及貴戚駙馬軍使左右中尉等赴宴賜金銀錦綵有差辛酉帝御麟德殿宴李光顏李愬各賜錦綵五百匹銀瓶盤等五事衣一襲馬一疋賓佐將校頒賜有差戊辰對吐蕃使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十月吐蕃入寇詔發京西行營諸軍赴援甲申對軍使索日進程懷政董重質田穎劉師貞并大將合六十七人宴賜有差　長慶元年二月辛卯寒食節御麟德殿賜百寮宴帝自擊鞠命禁軍設百戲賜物有差壬辰又宴宰臣師保僕射尚書翰林學士將軍軍使賜物有差癸巳又宴將軍軍使及內官　四月庚辰命宰臣等於侍中廳宴吐蕃使　二年正月壬子對渤海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八月壬午。對吐蕃使者五十人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子朔宴吐蕃使論悉諾等十五人於中書省壬辰勅蕃客等皆遠申朝聘節遇重陽宜共賜錢二百貫以充宴賞仍給太常音樂是月丙申重陽節賜宰臣及百寮宴于曲江亭　十月壬

子對迴紇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三年三月上巳節賜百寮曲江宴　九月重陽節賜百寮宴於曲江時韋綬為太子侍讀綬之在書府過重陽日百官有曲江之宴特詔與集賢學士等別為一會從之　玉海觀德殿敘王見兵禮　翰文公平淮西碑大饗賚功　柳子厚饗軍堂記曰惟牙纛金鉦析羽旄旗擁旐咸飾于下鼓以鼖晉金以錞鐃弁宗羽兆唯時就列綱鼎體節燔炙胾大羽觶躍五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傑擊吹鼓之音素騰幻怪之容寰鸞于遠邇　李子卿飫至賦醉百壺獻萬壽　飫至數賁千旄無虧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遣使押領備宿衛渤海大聰叡等五十人至長樂驛命中官持酒脯迎宴焉　寶曆元年三月壬子帝御三殿宴百寮癸丑又宴宰臣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諸曹尚書侍郎京兆尹等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五月庚戌幸魚藻宮觀競渡公主駙馬翰林學士諸軍使與讌樂　二年二月丁巳寒食節三殿宴百官又自戊午至庚申讌宰臣師保尚書丞郎御史中丞兩省五品已上官駙馬公主等前後頒賜有差甲子詔令年三月上巳日文武百寮宜准舊例於曲江宴集　三月甲戌宰臣百寮翰林學士曲江宴命中使劉惠通等頒賜食物　九月自甲戌至丙子帝連宴宣和殿百戲皆從　文宗大和元年五月戊辰對諸道端午使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四年七月庚辰行幸梨園會昌殿大宴樂　五年正月乙巳是日晚行幸梨園會昌殿奏樂　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宴群臣於麟德殿　七年三月庚戌麟德殿對歸國迴鶻李義節等十九人宴賜有差　八年三月甲寅上巳節賜群臣宴於曲江亭　九年八月丁丑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含光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十二月帝於禁中會讌諸王因命講讀劉仲武每雙日入內對諸王仍令尚食供食　二年正月癸巳帝御麟德殿對賀正南詔洪龍君三十人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人宴賜有差　二月京兆尹歸融因對奏上巳日曲江宴會緣初過兩公主出降物力不辦請改日帝曰去年重陽改就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意令上巳日改取十三日可乎融受命而退　五月壬申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　三年四月甲午帝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十月甲午命中人以酒脯仙韶院樂賜群臣宴曲江亭　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二宮太后及諸公主並赴宴　三月乙酉上巳節賜百寮宴於曲江亭命內官以詩宣賜裴度　六月庚申幸十六宅安王穎王院宴樂賜錢各五千貫絹二千匹銀器二

十事二王帝弟也故賜宴特異　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帝謂宰執曰近者黃河清今又日本國來朝朕愧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寮宴陳百戲以禮之　九年七月宰臣崔鉉出鎮淮南帝宴餞賦詩以賜之　昭宗乾寧元年正月乙丑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大陳兵衛獻妓女三十人帝開宴大殿　天復三年正月辛未宴汴州朱全忠於內殿內弟子奏樂至二月己丑又宴全忠於壽春殿乙未又宴於保寧殿會鞠全忠俳頭籌令內弟子送酒戊戌全忠辭歸鎮宴於內殿　元祐元年五月幸洛陽乙丑宴百寮于崇勳殿己巳朱全忠辭歸鎮又宴於崇勳殿　七月宴於文思殿鞠場　哀帝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宰臣已下常拘官局罕獲歡娛今青澤不愆豐年有望將臻上瑞宜示優恩及此芳辰當茲麗景稍令暇逸俾務遊從宜令自今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各令逐便選勝遊宴　五月戊寅宴群臣於崇勳殿朱全忠與王鎔羅紹威買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十八養

享　燕享二

燕享　册府元龜　後唐　莊宗以天祐八年秋七月會王鎔於承天軍鎔武
皇之友也帝奉之盡歡捧巵酒為壽鎔亦捧酒酬帝　同光元年六月帝
幸保寧鞠塲宴洎行營將士賜物有差　八月癸卯以内園新殿成名曰
長春殿宴大臣賜分物有差　十月辛巳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
乙亥宴於崇元殿　十二月丁亥宴羣臣於嘉慶殿　二年四月庚辰宴
武臣於嘉慶殿　六月甲申幸保寧鞠塲宴洎行營將士　八月壬申幸
皇子繼岌院奏教坊樂䜩酒而罷　九月癸卯宴大臣於長春殿丁未又
宴羣臣於嘉慶殿辛亥宴吳使盧蘋於嘉慶殿大臣畢預甲寅帝幸樞密
使郭崇韜之私第宣教坊樂置酒會從臣至初夜一更還宮　十月丙寅
朔宴大臣於嘉慶殿丁亥宴羣臣於長春殿壬辰嘉慶殿宴近臣　十一
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戊子宴羣臣於嘉慶殿壬辰宴近臣於嘉慶
殿甲午命皇子興慶宮使繼岌於會節園宴蜀使許暉吳越國使錢珣各

賜分物已亥帝幸六宅宣教坊樂宴會諸皇弟戊午幸明宗之第又至宋州
節度使元行欽之第䜩酒作樂一鼓三籌歸宮　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
生辰御嘉慶殿召諸王家宴極歡而罷丙午宴大臣於中興殿是月帝幸
鄴都戊申宴從官於黎陽行宮　二月帝在鄴己巳擊毬於行宮之鞠塲
諸皇弟從臣等供奉賜定州王都金鞍御馬鞠罷宴王都於武德殿之山
亭宣教坊樂陳百戲俳優角牴夜漏一鼓方罷甲戌文思殿宴王都頒賜
有異夜久方罷戊子宴於思政殿　三月帝在鄴戊戌宴于内殿丙午帝
擊毬於行宮之鞠塲皇弟存霸皇子繼岌河中偏將王景高行安等預焉
徒罷宴於迎春殿　四月丁丑宴淮南使曹思鄙於嘉慶殿　九月丙午
帝於嘉慶殿宴西征都統魏王繼岌招討使郭崇韜客省使李儼諸偏裨
將校　閏十二月己丑朔新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自太原至正衙見畢
帝以知祥外戚之重預戒所司出内府供帳珍玩奇絕者别飾宮居以宴
之庚午宴諸王武臣於長春殿始聽樂先是七月有貞簡皇太后之喪至
是始聽樂　四年二月戊子朔宴武臣於嘉慶殿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甲
戌宴文武百寮於長春殿　八月乙未始奏樂宴諸軍將校於長春殿乙
巳宴將校於長春殿　十一月庚寅宴契丹降將盧文進及其將佐於長
春殿賜分物有差　二年二月癸未宴武臣於長春殿　三月壬子朔幸
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共進錢絹請宴　四月戊子幸會
節園召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　五月乙丑宴淮南使車雷峴等於長
春殿　七月戊辰宴在京藩侯郡守統軍諸將校於長春殿　八月癸巳
秦王從榮自鄴中至洎於至德宮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歡宴
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伎樂及行從人等東與歸内戊戌宴
宰相學士及勳臣於長春殿　九月己未宴在京藩侯郡守於長春殿各
有頒賜甲子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乙丑宴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
内諸司使等於長春殿　十月乙未帝在汴宴宰臣學士諸將校等於玉
華殿丁酉宴羣臣於玉華殿乙巳宴於玄德殿　十一月乙卯徐州霍彥
威青州符習入覲召升殿命樂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語移時己巳
宴宰臣學士在京侯伯親衛將校於玉華殿勞霍彥威符習房知溫三帥
壬申宴玄德殿彥威等辭也　十二月己丑宴於玄德殿兗州節度使趙
在禮入覲使召赴宴戊戌以夏曹奇趙在禮入覲宴于玄德殿　三年二
月辛巳宴從臣於玉華殿戊戌開社宴於玉華殿　三月戊申宴百寮於
玉華殿丁卯宴從臣於南莊　五月辛酉幸南莊宴諸舊客入幸西莊宴

廻鶻使召前節度使赴之　八月戊戌宴侍臣於玉華殿　九月己丑帝在
汴宴百辟於玉華殿　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張希崇將麾下八十
餘人歸闕見於玄德殿便召赴宴　十一月壬午宴宰臣學士及東都留
守孔循於鱗趾殿　十二月甲寅幸開封府六宮從行宴樂頒賜　四年
二月乙巳北面馳報王都平收復定州帝大悦舉酒徧賜侍臣善除腹心
之疾賜教坊絹五百疋內臣進馬稱賀戊申宴羣臣於玉華殿樂作王宴
球馳報已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餒等二十餘人百官就班稱賀甲子
帝歸京丙寅駐蹕鄭州宴從臣於行宮　三月丙子内外輔相在京藩侯
共進鞍馬錢帛以東駕還京請開內宴時潞王自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
開內宴壬午宴於長春殿乙酉宴宰相在京節度使於中興殿辛卯宴百
辟於長春殿丙申幸會節園召從臣赴宴　四月丙午宴於中興殿　八
月戊戌宴勳臣於廣壽殿丁巳宴大臣於長春殿　九月乙酉宴羣臣於
長春殿　十一月戊辰宴勳臣於廣壽殿　長興元年二月己未宴羣臣
於長春殿酬郊祀行事也　三月丁卯幸會節園宴宰臣及諸道入覲節
度使賜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歸宮辛未宴入覲節度使於長春殿
四月己亥幸會節園宴大臣至暮歸宮　六月宴羣臣於長春殿　八月

戊申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壬申宴百官於長春殿　二年三月乙亥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　四月丁酉幸會節園宴宰臣親王內臣及在京侯伯因幸河南府秦王從榮進馬請賜侍宴臣寮至晚還京　五月癸酉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丁酉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二月己巳宴近臣於長春殿　三年二月戊午宴羣臣於長春殿　四月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奏畢賜名長興殿　四年三月辛卯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月壬子新授許州節度使趙延壽赴鎮宴於廣壽殿餞之　十一月甲戌宴餞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癸未宴近臣及諸軍將校於中興殿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戊子宴將相百寮於廣壽殿　三月丁巳宴羣臣於長春殿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戊寅宴文武百寮於廣壽殿輟勤金帛有差　五月甲寅宴羣臣於長春殿壬戌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溫來朝及與諸將歸鎮宴於長春殿始奏樂知溫獻奉數萬計　十月戊寅判六軍河南尹皇子從美進縑銀請開宴近例也　二年三月丙午宴羣臣於長春殿宰臣樞密使前任節度使六統軍進奉捧觴獻壽日之夕而罷辛酉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部都指揮使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匹請開宴　六月己卯鎮州董溫其獻絹千匹

銀五百兩金酒器供御馬請開宴　晉高祖天福三年七月宴羣臣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八月己丑宴契丹册禮使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四年三月乙巳宴馮道等於廣政殿使迴故也丁巳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閏七月甲戌宴羣臣於廣政殿壬辰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八月丁丑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二月己酉宴群臣於永福殿庚寅御明德樓錢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王斧蜀馬　四月丙申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八月甲午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月辛亥宴東平王楊光遠於萬歲殿禮賓使王彥章護聖指揮使何神通以畜歌唱和各賜物百段　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六年五月甲戌宴羣臣於永福殿　七月甲戌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統軍行軍副使于永福殿　八月戊申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　九月庚辰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諸道進奉使夷狄來朝者亦與焉　十月壬寅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于畫堂　十一月乙亥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諸軍指揮使于文思殿諸道進奉使亦與焉　十二月己巳習射於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豫　七年二月己丑御武德殿開宴召新鎮州杜威新涇州王周并應鎮州行營轉運使刺史諸軍都指揮使至副

兵馬使悉赴焉賜物有差乙未御文思殿開宴　三月丙子御文思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　閏三月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統軍行軍副使都指揮使　四月丙辰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于崇德殿丙子宴廣晉尹齊王就前河中府節度使康福第以御廚教坊樂宴召見任前任節度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　開運三年二月壬午幸南莊命臣寮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內　五年辛未幸大年莊遊船習射夜分方歸內　八月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　漢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十月庚申帝幸鄴在御營開宴召從官等　十二月丙戌召文武從官張宴　隱帝乾祐三年三月丙午嘉慶節羣臣入相國寺齋賜教坊樂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已下以皇帝初舉樂獻銀絹千計請開御筵謂之買宴戊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入朝諸侯貢獻上壽內樂百戲日晏而罷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壬午宴羣臣於廣政殿　四月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未時還宮　五月壬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　八月乙未幸班荆館賜從官酒食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始舉樂　十月壬辰太祖幸

城南園賜從官王饒王彥超等酒食午後還宮　十二月乙未帝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丙辰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年正月甲子宴宰相勳臣於廣政殿　三月庚申幸城南園召宰臣近臣諸統軍射己卯宴羣臣於永福殿　五月帝親征兗州庚申至班荆館賜從官酒食甲子次成武宴從官朝覲藩帥于行宮戊辰至兗州城下庚午宴從官將校於行宮丙子以兗州平從臣詣行宮稱賀賜宴而罷　六月丁亥平兗州迴次鄆州高行周進錢絹請開宴戊子宴從臣將校於行宮壬辰次澶州癸巳世宗進奉請開宴帝召從官將校奏樂午時宴罷甲午帝在澶州宴從官將校　八月丙申宴羣臣於永福殿　九月甲寅朔宴宰臣前任藩侯郡守諸軍將校於廣政殿　十月丙戌幸南園賜從官酒食庚子幸樞密院召近臣賜酒食又射於後園　十一月庚申內園賜諸軍將校射　十二月己亥宴於廣政殿壬寅幸西園召從臣射申時還宮　三年正月壬子朔朝賀畢御永福殿百寮稱觴獻壽舉教坊樂甲寅召宰臣大將射于內毬場帝先中的臣寮獻馬上壽射罷各賜馬有差辛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閏正月癸未宴見任前任節度防禦等使諸軍大將於廣政殿戊戌宴宰臣見任前任藩臣諸軍將校于廣政殿

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月丁丑幸城南園詔從官射中時還宮壬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　三月甲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四月甲寅宴入朝藩使郡守禁軍大將於廣政殿趙暉獻上壽馬十匹金酒器百兩乙丑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五月甲申宴將相於廣政殿己丑宴在京文武將相于廣政殿壬寅幸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七月丙戌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八月甲寅宴文武將相於廣政殿丙寅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月丙辰幸南園又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己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　四月丙午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己未復宴從官於行宮　六月庚戌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　七月征河東還甲戌宴文武臣寮於永福殿　八月甲辰幸南御莊召武臣觀射至暮還宮癸丑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　九月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寮　二年八月甲寅内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已下數壽而止帝因曰朕在位已來不聞臣下有醉者豈朕之方嚴耶臣下畏慎耶　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已下食於萬歲殿帝因曰兩日已來至甚寒冱朕於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荅天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猶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為賜卿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　十月庚午召宰臣樞密使節將已下觀射於苑中　三年正月己亥宴於金祥殿賞西征之功也　丁未帝發至陳州宴從官於行宮三月親征淮南辛亥宴於行宮文武從官及江南進奉使等悉皆預焉　五月辛丑自淮上還次宿州宴從官於行宮　丁未次宋州東京文武百寮來見於路左是日宴於行宮　十一月辛卯宴於廣政殿　四年二月辛酉詔文武百官起今後每遇入閤日宜賜廊餐庚辰帝南征次陳州宴從官於行宮　三月戊子朔宴文武從官於行宮　四月南征還次潁州宴從官於行宮丁卯次圍鎮宣文武從官及迎駕百寮置酒行宮　五月乙巳宴文武百寮於廣政殿　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既罷賜百官廊餐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馬命中黄門閱視酒饌無不精腆　九月庚戌宴百寮于廣德殿　十月丙子南征至宋州宴從官於行宮　十一月乙巳次泗州城丙午冬至宣宰臣及從官已下就城樓各飲以酒　十二月丙辰宴從官于行宮戊辰攻下楚州庚午宴于行宮甲戌又宴從官

於行宮　五年正月丁亥宴于行宮壬申帝以楚州平受宰臣已下稱賀畢宴於行宮　二月癸丑朔又宴於行宮庚申至高郵縣癸亥宴於行宮庚午在揚州宴於行宮　三月庚子以江南内附文武從官稱賀宴於行宮辛丑宴於永步行宮江南兩浙朝貢使皆豫焉庚戌宴從官及江南進奉使已下於行宮　四月壬子朔駐蹕揚州江南遣使進買宴錢二百萬仍遣伶官五十八俱來癸丑召從官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已下宴于行宮江南偽臨汝郡公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金酒器御衣等甲寅駐驆揚州宴從官及江南吳越進奉使於行宮己未次泗州宴從官於行宮甲子至宿州宴從官於行宮戊辰至宋州東京文武百官來迎望日宴百官於行宮丙子幸迎春苑玉津園宣教坊樂至暮還宮　五月丁亥宴文武於廣政殿廻鶻達靼遣奉使亦預之是月壬午帝謂侍臣曰向來御廚進食各分等差今後賜宴群臣食物並須頒從所食不得更有分別　閏七月庚申宴文武百官於廣德殿　九月乙丑賜宰臣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于玉津園張教坊樂先是帝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後以是歲秋成又念内臣之勞故有是命　十月庚辰宴文武百寮及諸道進奉使於廣德殿丙申宴于廣政殿　十二月乙酉宴於廣政殿　六年正月壬子宴於廣政殿庚申帝命諸將大射於鞠場既而宴於講武殿乙丑命諸將大射於鞠場　二月庚辰宴於廣政殿　三月甲子宴於廣政殿壬申復宴於廣政殿　四月帝北征戊寅至澶州宴從官於行宮癸未次博州天平節度使李重進見于路左是日宴于行宮辛卯至滄州宴從官於行宮　五月丙午至瓦橋關宴從官於行宮乙酉還京賜百官及諸道進奉使宴於迎春苑　宋宋史禮樂志宴享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遇大災大禮則罷天聖後大宴率於集英殿次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群僊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帟垂香毬設銀香獸前檻內藉以文茵設御茶床器於殿東北楹間羣臣盞斝於殿下幕屋設宰相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侍制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朵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

將以上分於兩廡宰相使相坐以繡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毯曲宴樞密使副並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朶殿而下皆緋緣毛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曰樞密使以下先居莅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詞謝宰相外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釂即遍勸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蹈舞拜謝而退建隆元年大宴於廣德殿酒九行而罷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是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並設秋宴于大明殿以長春節在二月故也太平興國之後止設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立於庭其宴契丹使亦於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羣臣當坐於朶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分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

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飲賜之典以龍武夫大烹之餘歆為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而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飲賜器得齒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常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殽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御史臺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諫正言三院使御史並坐于殿廊望自令移升朶殿自餘依舊十二月詔凡內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翰林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為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景德二年九月詔曰朝會陳儀衣冠就列將以訓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紀律況屢頒於條令宜自顧於典刑稍立歲時漸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肅不得諠譁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朶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內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禮者委閤門彈奏其軍員令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轄但虧失禮容即送所屬勘斷訖奏仍令閤門宣徽使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宣徽院御史臺閤門殿前馬步軍司凡內宴臣僚軍員并祇候使臣等並以前後儀制曉諭務令遵稟違者密具名聞其軍員有因酒言詞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檢軍士護送歸營又詔臣僚有託故請暇不赴宴者御史臺糾奏天禧四年直集賢院祖士衡大宴將更衣羣臣下殿然後更衣更後再坐則羣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仁宗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言伏見大宴宗室先退允為得禮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者皆預再坐欲望自今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姪同赴再坐時卑者先退慶曆七年御史言凡預大宴并御筵其所賜花並須戴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糾舉熙寧二年正月閤門言準詔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數中書二十二人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節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以上至節度使并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廚六百人儀鸞司一百五十人祇候庫二十人內衣物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內弓箭庫三人鈐轄教坊所三人鐘鼓樓一十六人御藥院八人內物料庫九人法酒庫一十六人內酒坊八人入內內侍省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一十一人灑

掃親從官人員已下一百人兩廊觀步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一十人快行親從官一十一人支散兩省花後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受行首八人四方館職掌二人閤門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歲十一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七年九月詔自今大宴親王皇親使相樞密使副使宣徽使駙馬都尉並於殿門外奏次就賜酒食舊制會食集英西廊之廡下喧卑為甚權發遣宣徽院吳充奏其事故有是命元豐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率百官進賀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稱謝久之王乃退時王未出閤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九年閤門言大宴不用兩軍妓女只用教坊小兒之舞王拱辰請以女童代之八年詔罷獨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獨看修國史范祖禹言是日進神宗紀草陛下覽先帝史冊甫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故請罷之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帝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三年六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以親王出殯翰林學士蘇軾不進教坊致語故也是後以時雨未足集英殿試舉人尚書省火禁中祈禳邠國公主未葬皆罷宴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預宴官酒饌于閤門朝堂升殿官雖致故不

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焉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步軍都
虞候以上三師三公東宮三師三公以下曾任中書門下致仕者亦同凡
外國使預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於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進
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從人則於東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於
柔殿夏州押衙於東廊南頭歇空坐七年龜茲進奉人使歇空坐於契丹
利之下其後又令龜茲使副於西廊南赴坐進奉押衙重行於後瓜州沙
州使副亦於西廊之南赴坐其餘大略以是為準大觀三年議禮局上集
英殿春秋大宴儀其日預宴文武百僚詣東西殿庭相向立皇帝出御需
雲殿閤門內侍管軍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鳴鞭殿中監以下通班
起居殿中監少監升殿攝左右軍巡使執笏起居訖擎
鞭執仗侍立餘非應奉官分出次鍾鼓樓節級就位四拜起居次舍人通
喚訖分引群官横行北向東上閤門官贊大起居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
訖俛伏興復位羣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贊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
前相向立朶殿兩廡官立於席後有遼使則舍人引大遼舍人西入大起
居贊各就坐贊再拜贊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傳事引從人分入四拜起
居謝坐並同舍利儀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醆人謝升殿再拜內侍

進御茶床殿侍酙酒訖次贊天武門外祗候東上閤門官詣御坐奏班首
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
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醆授班首少監啓醆
以酒注之班首奉詣御前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盤授殿中監出笏東上閤
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
立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授盤奉詣御前西向立
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東上閤門引班首接醆退
虛跪興授醆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贊各賜酒羣臣再
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俟贊就坐酒初行羣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
百官皆作樂皇帝再舉酒(並殿中監少監進)羣臣俱立席後樂作飲訖贊
各就坐復行羣臣酒飲訖皇帝三舉酒皆如第一之儀上食典奉御進食
太官設羣臣食樂作賜祗應臣僚酒食贊謝拜訖復位皇帝四舉酒(並典
御進酒)樂工致語羣官皆立席後致語訖贊百官再拜就坐樂作皇帝五
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詞樂作舞隊出東上閤門奏再坐時刻俟教
隊訖內侍舉御茶床皇帝降坐鳴鞭羣臣退賜花再坐前二刻御史臺東
上閤門催班羣官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

再拜又再拜就坐內侍進御茶床皇帝舉酒殿上奏樂庭下作樂皇帝再
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前致語樂作出皇帝三舉酒四舉酒皆如上儀
若宣侍醆即隨所向閤門官以下揖稱宣示醆訖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
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再拜舞蹈又再
拜訖分班出閤門官側奏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初
大禮畢皇帝逐頓飲福餘酒封進入內宴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
飲福酒各一醆群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後贊再拜訖復坐飲並如春秋
大宴之儀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設止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飲
有司遵守更不制造五月閤門修立集英殿大宴儀注乾道八年十二月
詔令後前宰相到闕如遇赴宴賜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並依官品又行
門榮諸色祗應人依紹興例並賜簪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
辭各有宴然大宴視東京時則亦簡矣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
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于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
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太祖建隆元年
七月親征澤潞宴從臣于河陽行宮又宴韓令坤已下於禮賢講武殿賜
襲衣器幣鞍馬以賞澤潞之功也四年四月宴從臣於玉津園乾德三年

七月六日詔皇子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泛舟後苑新
池張樂宴飲極歡而罷是歲重陽宴近臣於長春殿太宗太平興國九年
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
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帝習射于水心殿雍熙二
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
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
自此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雪帝喜御玉華殿詔宰臣及近臣謂曰春
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宣詩令侍臣屬
和後凡曲宴不盡載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宴群臣于崇德殿不
作樂二年八月七日再燕用樂二月晦賞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
魚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
日御龍圖閣曲宴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及畫景德二年十
二月五日宴尚書省五品諸軍都指揮使以上契丹使于崇德殿不舉樂
以明德太后喪制故也時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齎本國異味
就尚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詔輔臣觀
衆于後苑御山子觀御製文閣御書及嘉禾圖賜飲是日皇子從游四年

七月十一日詔近臣及冠集馬拯御内苑縱遂宴于玉宸殿十月二十九日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䔫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仁宗天聖二年脫禪除百官五表請聽樂而秋宴用樂之半詔輔臣曰昨日宴宮中朕數四上觴皇太后聽樂不欽若以聞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欲聽樂皇帝再三爲請其可重違乎明年上元節乃朝謁崇臺上清言啓聖院相國寺還御正陽門宴從官觀燈次日太后召命婦臨觀又春秋大享燕爲常夏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並宴從官或射不爲常皇祐五年後苑寶岐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以種麥庶知稼事不易也自是幸觀穀麥惟就後苑春夏賞花釣魚則歲爲之常嘉祐七年十二月特召兩府近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帶軍臣僚至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及寶文閣爲飛白分賜下逮館閣官製觀書詩賜韓琦以下和進遂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數日再會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宴羣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因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莫不霑醉至暮而罷熙寧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錫宴而有託詞不至者甚非恭上之節也自宴設羣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得託詞仍令御史臺察舉二年八月實錄書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並北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考之官制以來齊一請自今曲宴翰林學士與雜學士並赴從之元豐五年七月以兩朝國史書成宴于垂拱殿十一月宴景靈宮祠官于紫宸殿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帝親書唐人詩賜之紹聖三年十一月以進神宗皇帝實錄畢曲宴宰臣執政文臣試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并修國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詔受寶畢宴于紫宸殿宰臣以下文臣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軍副指揮使以上預坐政和二年三月上巳御筵詔令移用它日以國有故宰臣請罷宴故也大觀三年議禮局上垂拱殿曲宴儀皇帝視事畢東上閤門進呈坐圖舍人奏閤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殿後閤諸司排設備東上閤門附内侍奏班齊皇帝出閤升坐鳴鞭三公直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橫行北向立定班首奏聖躬萬福舍人贊各就坐再拜訖分引詣東西階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

下常起居次看醆人謝升殿次内侍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閤門指御坐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班首奉酒躬進樂作皇帝飲訖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主席後復贊就坐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後准此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令設羣官食酒五行若宣示醆即隨所向閤門揖稱宣示醆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贊再拜内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橫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上巳重陽賜宴儀其日預宴官以下並赴宴所就次諸司排設備預宴官以下詣庭中望闕位立次中使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勑在位官皆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預宴官分東西升階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五行預宴官並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與宴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四行而退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十六日帝御廣政殿宴中書門下端明翰林樞密直學士文武常參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將校諸道進奏使外國蕃客酒九行而罷八月二十三日大宴廣政殿玉海八月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九月辛丑宴近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又宴於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四年八月十一日宴廣政殿乾德三年九月十九日開寶三年九月十七日五年九月六日六年九月十三日七年九月五日八年九月一日並宴大明殿太祖朝以長春節在二月故止設秋宴二年九月以昭憲皇太后喪罷三年九月以脩大内十月十九日大宴廣政殿四年九月十一日大宴廣政殿始奏樂昭憲皇太后喪制終也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謂之飲福宴三年三月一日大宴廣德殿時長春節後未賜宴會孟昶降表使至故緩玉海四年八月九日辛丑宴紫雲樓開寶元年七月二十日河東旋師大宴大明殿賜宰臣樞密使翰林學士節度觀察襲衣金帶四年五月一日受劉鋹降大宴大明殿鋹及江南兩浙泉州占城三佛齊進奉使皆預九月以郊祀近罷十二月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九年四月六日西京南郊禮成大宴廣壽殿賜親王近臣列校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有差賈氏談錄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得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太宗玉海太平興國

進士賜宴　二年正月戊辰御崇政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始分
甲次庚午試諸科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帝作詩二章賜之唐時禮部放
榜後敕賜曲江亭聞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爲主之上命
中使典領供帳甚盛三年九月甲申朝試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爲
準賜胡旦以下及第又賜綠袍靴笏自此爲定制又兩賜詩幷及第始賜
宴於迎春苑八年三月丙子賜王世則等及第四月幸金明始就瓊林苑
賜宴今法行改賜于辟雍宮和復舊中興士子中式賜始興十七年十一
月禮部侍郎周執羔請舉行舊制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十八年六月三
日就宴賜御書儒行篇二年十一月九日帝御大明殿宴親王及中書門
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將校諸州進
奉使吳越國契丹西南蠻渤泥國使酒九行而罷時始許羣臣舉樂會冬
至交朝特設此宴三年三月二日大宴大明殿五年三月七日六年三月
十一日七年三月十一日八年三月十日九年三月二日雍熙二年三月
二十八日三年三月五日四年三月四日端拱元年二月五日並宴大明
殿淳化元年三月一日二年三月七日三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十二日
至道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二年二月五日並宴含光殿太宗朝以乾明節

在十月故止設春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四年二
月以親征太原罷六年十二月九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端拱二年
三月詔罷淳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　真宗咸
平二年九月十一日帝御含光殿大宴羣臣三年九月十日四年九月十
一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十五日景德三年九月七日大中祥
符元年八月十七日二年九月六日五年九月十九日七年九月十三日
並宴含光殿八年九月十日天禧三年九月十四日四年九月四日並宴
大明殿十一月十一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三年二月十一日大宴
含光殿四年三月十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三月十四日大中祥符五
年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九日八年三月十九日並宴含光殿九年三月
七日天禧二年三月六日三年三月六日並宴大明殿真宗朝始備設春
秋宴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　景德元年春以明
德皇太后喪罷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宴含光殿以明德皇太后喪不舉
樂九月十一日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亦如之十一月十六日以南郊禮成
大宴含光殿不舉樂是後南郊罷宴唯賜福酒而已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大宴含光殿始用樂明德皇太后喪再朞也四年九月三日大宴含光殿

以章穆皇后喪不舉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以賜酺罷十二月八日以東
封還大宴含光殿二年三月以賜酺罷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大宴含光
殿前一日大風夜漏未盡撤雨及旦景色和霽亭午有黃赤氣環雲如蓋
聚爲五色鶴數隻飛翔羣臣在席莫不驚嘆九月十三日以兩罷文武百
官諸軍將校並賜酒食諸司賜與如例四年三月十三日車駕駐西京大
宴大明殿四月十三日祀汾陰禮成大宴含光殿帝作慶成聞宴七言詩
羣臣皆和六年九月十三日以雨罷七年八月五日以奉祀禮成大宴含
光殿九年八月十七日詔以愆雨罷　天禧元年二月以賜酺罷九月十
三日詔以蝗災罷二年九月以賜酺罷四年三月十八日大宴會慶殿內
出牡丹花分賜羣臣帝作紫牡丹花賜花七言詩命近臣和　仁宗天聖
二年九月十八日帝御會慶殿大宴羣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
二十五日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七年九月二十日八
年九月二十九日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並宴會慶殿景祐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寶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康定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慶曆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六年九月

二十二日皇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年九月十八日四年九月二十五
日至和元年九月十八日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並宴集英
殿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畢大宴會慶殿三年正月十一日大宴會
慶殿四年正月九日五年正月九日六年正月九日七年正月九日八年
正月九日九年正月九日十年正月九日並宴會慶殿明道二年正月十
日景祐三年三月九日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慶曆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年
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七日皇祐二年三月十八日四年三月十九日至
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三年三月十八日四年
三月二十一日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並宴集英殿十年九月以大內火罷
　明道二年三月二日以耕籍禮成大宴集英殿九月以章獻明肅皇太
后喪罷　景祐元年以章獻明肅皇太后喪罷春秋宴二年九月十三日
始大宴集英殿以丙午時罷四年二月十七日詔以莊惠皇太后祔廟有
畢罷　寶元二年三月以魏國夫人喪罷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
風霾罷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詔以豫王喪罷　慶曆四年三月以燕王喪
罷五年三月四日詔以兖國夫人在殯罷七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歲旱罷

九月七日詔以河北水災罷八年三月二日以雨罷八月二十三日詔以
河北京東西水災罷　皇祐元年三月六日詔罷二年八月十三日詔以
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二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十三日詔
以三聖御容進發罷九月八日詔以郊禮近罷六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日
食罷至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帝不豫罷八月三日詔以恭謝近罷
嘉祐元年九月十八日詔恭謝禮成以十月五日賜飲福宴後以來請神
御殿恭謝罷四年八月十五日詔以祫饗近罷十月二十六日以祫饗禮
成大宴集英殿六年三月十七日以宰臣富弼母喪罷七年三月十七日
詔以久旱罷七月八日詔以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
集英殿　英宗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以霖雨罷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帝御集英殿大宴羣臣　神宗熙寧二年八月四日以兩朝實錄成宴近
臣于垂拱殿（修撰檢討官預）九月二十四日上御集英殿大宴羣臣三年
九月十五日五年九月十三日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八年九月十九日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十年九月十九日元豐元年九月
二十九日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並宴集英殿閏十一
月五日以皇子生大宴集英殿二年二月二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二

十二日六年三月二日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年三月十三日十年三月
十七日元豐元年閏二年三月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二月十八日七
年三月十八日並宴集英殿四年三月十七日詔以陝西出師罷春宴十
月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玉海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兩朝國史成
宴垂拱殿七年三月丁巳大燕羣臣于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年九歲立
侍于御座之側左僕射王珪率百官進賀乃升殿上命珪與王相見久之
王乃退王未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九年二月十三日詔以南方出
師罷春宴元豐三年以慈聖光獻皇后喪罷春秋宴四年亦如之五年九
月以帝不豫罷秋宴七年九月十四日大宴集英殿以帝服藥酒五行罷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九月十四日七年九月
十九日並宴集英殿三年二月十二日以雷久陰罷春宴八月二十二日
以魏王出殯罷秋宴四年三月十六日以時雨稍愆罷春宴十月八日以
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飲福也五年三月十八日以時雨未足罷春宴六
年二月十二日以三月集英殿試舉人罷春宴（此闕）七年三月十日大宴
集英殿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元符元年三月二
十三日二年三月二十日並宴集英殿八年九月以宣仁聖烈皇后喪罷

秋宴紹聖元年二年春秋宴亦如之三年三月二日以尚書省火罰濮王
宗緯喪罷春宴九月十三日以邠國公主來薨罷秋宴四年九月以擧出
西方罷秋宴元符元年五月十一日以受寶畢宴紫宸殿九月二日以霖
雨罷秋宴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徽宗政和元年三
月十七日大宴集英殿七年三月一日八年三月八日　宣和二年三月
十七日四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六日七年三月九日並宴集英殿（餘並
闕）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詔罷春宴是月九日崇恩太后崩五年九月八日
宴集英殿宣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七年八月二十
七日並宴集英殿（餘並闕）　孝宗乾道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宴宰執以下
及金國報問使副于紫宸殿二年正月五日宴宰執以下及金國賀正旦
使副于紫宸殿（自此至九年同）　（玉海淳熙二年五月辛卯賜輔臣燕于
澄碧在苑中上曰朕嘗觀無逸篇真後世龜鑑又講及君臣相遇之難又
流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須當盡公又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上曰今日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絲竹管絃葉衡等各起謝）　夏
啓釣臺之會周武在鎬之飲易著需雲之象書紀賡歌之篇周歌宴鎬漢
渫横汾之樂構尚觴五數為豆四須為杯肴駟連綿酒駕方軒千鍾壹醉萬

從星繫湯鼎舜壺天開龍蟠日麗層峰冠蓋雲集傳旭星陳需雲上覆湛
露下滋置酒于顥天之臺張樂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援
居逸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陰陽為角造化為宰食元氣酌太
和雲油雨霈恩鴻滲而澤汪濊葆佾陳隋金鼗在庭咸奏翹舞蕃動郊祈
上膺萬壽下從百福　五筵之堂九凡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豢
饋笑踖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賜儀象畢出犒勞贈賄準禮無
失舉鳳栖鵲丹鳧在藻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
錯禮儀卒度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庭燎晰晰磬筦將
光皇慈霑洽聖澤天浮百末旨酒酌彼金罍亦既醉止于胥樂兮無過加
籩思侯王醻天錫難老如岳之崇含和吐氣聘懷詠仁外襄百品酒正六
物台鼎貴臣天星奉酒羣后庚止有來雍雍豐肴萬俎旨酒千鍾禮儀卒
度物有其容晰晰庭燎噦噦鼓鍾禮充樂備簫韶九成挂樂飲酒醻而不
孟賓之初筵鏘鏘濟濟群朝乃宴
以洽百禮觀順養正降福孔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十八養

黨

慶元黨

慶元黨禁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者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群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時帷室爲事兇製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叟序

慶元黨禁首末僞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饒州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泉州　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建寧　徐誼權工部侍郎溫州　彭龜年吏部侍郎台州　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溫州　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章穎權兵部侍郎兼侍講婺州　鄭湜權刑部侍郎福州　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　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　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　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　何異權禮部侍郎撫州　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　呂祖儉大府寺丞婺州　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溫州　楊方秘書郎汀州　項安世校書郎荊南　沈有開起居郎常州　曾三聘知郢州臨江軍　游仲鴻軍器監簿果州　吳獵監察御史潭州　李祥國子祭酒常州　楊簡國子傅士明州　趙汝讜添差監左藏西庫臨安　趙汝談兩淮西安撫司幹官　陳峴校書郎溫州　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成都　汪逵國子司業信州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明州　陳武國子正溫州　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　黃度右正言紹興　詹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溫州人　周南池州教授平江　吳柔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　李壆校書郎蜀　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　孟浩知湖州袁州　趙鞏秘閣修撰知揚州　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晉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制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衜　林仲麟　蔣傅　徐範

士人二人　蔡元定編管道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贈迪功郎　呂祖泰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秀巖李心傳

朝野雜記所編攻僞學人　京鏜右丞相洪州　何澹樞密處州　劉德秀諫議大夫洪州　胡紘御史處州　倪思尚書湖州　李沐正言湖州　劉三傑正言婺州　施康年正言通州　姚愈大諫平江　陳賈兵部侍郎婺州　楊大法侍御婺州　張釜大諫鎮江　錢象祖參政台州　葉翥尚書處州　許及之樞密溫州　張巖侍御揚州　陳讜侍郎興化軍　傅伯壽侍郎泉州　汪義端中書舍人徽州　高文虎直院明州　張伯垓察院秀州　鄧友龍察院衢州　康師旦吏部侍郎平江　趙善堅　林采監察御史　沈繼祖監察御史興國　丁逢川參都大常州　部褒司直秀州　王沆轉運使　錢鍪衢州守　余嘉新州教授潭州　趙師召迪功郎　張貴謨兗州　黃掄　鄭丙福吏部尚書淳熙間　林栗福兵部侍郎淳熙間　王淮婺丞相淳熙間

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爲親屬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侂胄復入使諭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緣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名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踐祚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于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於免積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逐首相留正熹奏上饒聞之益有憂色暨對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豪募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曰發侂胄之姦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爲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爲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請泄又以內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畧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令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淳熙以來已有此

恵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屬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柰何人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勞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宜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駮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駮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爲戲熒惑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

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馹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旨指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謝謝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爲閤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論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特侂胄怒方盛人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

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請劉子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琚審言特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僉書樞密院羅點慰解之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荅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擠汝愚汝愚爲人疎直不虞其奸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騤忽奏光祖與臣有嫌令光祖入臺頗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內批御史中丞蓋侂胄與騤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嘗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胄下內批令用中司所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首建意於殿帥郭杲事定亦汝愚引已同升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憾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相繼卒裳潛邸舊臣上

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亟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附和視正人如寇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遂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言李沐上疏乞罷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宣押是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剸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悃愊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寢其福唐之命令其職名奉祠杜門省咎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後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侂胄。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封還録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畧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覺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始沐所言，則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敢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籍然，以爲李沐内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莫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

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爲利，上下安受，乃有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顧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名，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威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行。詔馹依已面諭施行。未幾，馹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押送貶所。宏中、衜、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傅久居學

校，志鯁有聞，和聞之事，皆其屬稾。同日，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間以不受曾覿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爲，嘗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誣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江遽入劄辯之，德秀以爲之言，遽亦罷。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頤傳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爲道學以誅尊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僞人也，於是憸壬險狠狠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己，揚袂奮臂，以攻僞于進而學禁之

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僞，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糜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僞，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至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乞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僞學，以危社稷，僞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殁于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時有廸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後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計聞，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二月，省闈知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夏六月乙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釜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摹。乃除尚左郎官、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令後給舍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群邪屏遁，而或者唱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任進擬。遂遷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自寧國府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群憸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監察御史。紘以槀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一寸脈獨為之泣涕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熹為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及其歿也，恨無可與晤。其殁也，祭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謂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嘿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唱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郡褒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有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變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三傑除右正言。留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沇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薦舉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岩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沇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之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詠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滋蘇，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來，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眾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

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併于國
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
與夫侍從言議之官蔽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楙回
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
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先上此奏侂冑大喜之未幾遷兵部尚書御史
中丞秋七月巳未直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
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
家爲郡故逢有是言寧執京鏜何澹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巳未
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璉補進義校尉用璉證告
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璉預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
囚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歸輦下用事者聞之以爲奇貨乃使
璉排日供具誣汝愚定策時謀凡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斷就乃議
送大理時侂冑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
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袖歸黃見侂冑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
爲當一以魏公爲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人之獄故爾
侂冑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
主其事侂冑取録黃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張釜陳自強御史劉三傑張
巖程松連疏有請詔以眾經赦宥遂有是命鏜德秀在侂冑之門最爲凶
險侂冑未出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爲累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
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爲偽而以學爲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
非定於萬世學者盡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諫議大夫張
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
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鄒友龍請明詔大臣周檜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
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畧曰道與學自
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
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冑童儒之
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
周筠韓氏之厮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
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筠
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冑及蘇師旦周
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
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冑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分行明堂禮故未及

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眚後五日丙子乃批旨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
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讜皆祖泰有當誅
之罪今縱不殺猶宜杖黥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送臨安府從杖一
百其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公孺之五世孫
也寓居無錫縣性疎達尚氣義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侂冑猶儕
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與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冑
計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爲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
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
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
中聞之悚然有嘆息者時有太學生於齋壁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
嘗非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其斷遂捕治之
太學生敖陶孫者爲詩以弔汝愚而侂冑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
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
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疐傷
姬旦漁父沉湘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
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周此除工部
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讜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
其邪正而毋俟乎糾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儔朋侶以
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
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
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巳未朱熹寢疾病諸生惟葉賀孫蔡沉九人在側沉
元定子也辛酉解大學誠意章此爲熹絕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
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沉主喪役黃榦主喪禮冬
十一月葬于建陽之唐石時偽黨禁嚴守則侂冑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
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送偽
師朱熹之葬臣聞偽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
每夜三鼓聚于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
或吟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嘿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
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
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
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
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仍其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爲鑄錢司主管官公檄檢
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錮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
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僞學之徒餘孽未盡韋願於聽言
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
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
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熹獲罪黨禁益譁稍稍善類斥逐無遺
至薦舉考校皆爲厲禁姦貪狠猾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
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嫺侮或及於禍一時從游特立不顧者屏伏丘
壑依阿㥘懦者更名他師過名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僉從避難者
熹笑而不荅與學者黃榦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僞難辨今却得朝
廷如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
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者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
深父語人曰彼何罪豈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
人知熹不置於名勝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横身以任其責京
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僞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己者群小附之

牢不可破鏜澹秀皆江西人鏜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國爭撤樂孝宗
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人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
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爲刑部尚
書亟納交於侂胄繼摧執政自是爲侂胄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
德秀自重慶守入朝不爲時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
請爲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
德秀怨仲黼薦己不力併憾之侂胄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爲侂胄鷹犬
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繞爲進奏院未爲人所
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乃年六月
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秘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
九十日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跡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
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跡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
紘遂以藁授沈繼祖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
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
生繼母之喪排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
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

政止除焕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侂胄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
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二日除吏部侍郎七
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鏜以左丞
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料檢盡去侂
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
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爲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趙汝愚褒因衆論嘗掛深文朕以其嘗藉之聯累經赦宥可
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
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遊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
典州或官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踰年
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
二月制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理日喪風
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爲當然而恣其所爲小人以無恥爲常事而恬
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
有趑趄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
擢補遺皆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

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間見侂胄叙其知予之意及襄遜之狀不覺涕零
繼以屈膝侂胄測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
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爲吏部尚書適
後至閽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
書屈膝執政之傳以爲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
牙儈以八百千市之至則處供帳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
莫知所爲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謁曰頃聞有
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顧其忝爲赤縣
職所當知故爲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
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後兩間遷監察御史踰年
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快快乃市一妾獻之名
松壽侂胄遺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
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復帥劉貶官責詞有處
汚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
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
冠四枝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恚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

胄患之趙師𢍰時以列卿守臨安徹聞其事佗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
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佗胄歸右左以告佗胄未
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群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
語佗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采郡王柰何不與趙大
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佗胄嘗與
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
犬吠耳少焉有犬嗥于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佗胄大笑其
後師𢍰坐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
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諫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
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佗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𦍑掣凡
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
人謂之月課者猶及壁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掾是後則簿尉
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櫻
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師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
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
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

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恭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
曰某爲儀同擊恭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恭一甌而已餘無事也
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
曰吾貧旅費盡闕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爲拈
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閑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
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佗胄命設褥
于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皆踧踖莫敢居上者佗胄徐曰先生
老儒沉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録未踰年遷博士
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秘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入臺半月餘遂東政縣遷入至樞府首尾四年佗胄用事賄賂盛行四
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
書題無弃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爲右揆火及其府主帑吏請先輸
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
失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者之自強大言曰郭觖前號令可
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梁假五十兵般檐仗遂
去失一金注碗衆愕而退事定佗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大可憐

須當少助之於是佗胄首遺萬緡已而餽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
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
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者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
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厲
聲曰外間豈不知道吾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歛蹜後旬日竟除掌
故或疑其老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
回遂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作啟也略曰珍財非至光耀
老目或問珍財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此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
粟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佗胄
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
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爲之也吏部尚
書獻紅牙果卓十位衆以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搭𢭏十副光彩奪目
益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生無以
爲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啟之乃果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
慙阻丁卯歲佗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
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

強恭遇恩王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筭蘇師旦者平江書佐佗
胄頃爲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佗胄滿歸後還府
下丘宗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佗胄知閤門事師旦困甚往
依之佗胄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歸師旦竄名藩邸吏士內用隨龍
恩得官佗胄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
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
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
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
陳韡總蜀計爲建景蘇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
陳自強拜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佗胄家蒼頭
亦冒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
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曦久蓄歸蜀
之志朝廷不許佗胄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
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
乞付之元老大臣佗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
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佗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

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冑除平章軍
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
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
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虜獻關外四州求封
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潰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
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
如血照地如畫自月初有日摩於朸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
丑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于興州二
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侂冑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
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
之衆討曦誅之蜀口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侂冑
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
宮大臣定計侂冑伏誅御筆韓侂冑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
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
善翊善建去凶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二月甲戌皇
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

兵三百防護侂冑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審彌遠夜往其府
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
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冑車以出
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
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詣對自強至漏合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
俄而侂冑前騶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冑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
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
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
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侂冑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
五日丁丑責侂冑爲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
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冑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
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冑除名勒停送吉陽軍
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並安置有司簿錄侂冑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
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卻撥殿司所多之
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
東憲臣監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

棐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冑專政無君
僭上不道乞梟其首傾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
日乙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
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
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贛州牢城侂冑既誅熹汝愚之大
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謚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
復元官賜謚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謚曰文又詔應前姦言
誣史並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謚錄其後黨錮諸臣
以次召用秋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錄上書六士楊宏中徐
範張衙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傳已卒詔以束帛賜其家
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
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
過不過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
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
今是非已定爾則徂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

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
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
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
追封徽國公端平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
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頤程顥程頤張載朱
熹列于從祀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
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
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褒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
傳以正學爲僞學横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流行凶燄日熾交通賂
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侶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
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
興又置機速房于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聞白方
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
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
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

相以下蜀蜀走趍一則是王二則是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毎章一錫字佗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蔵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咸傳虜封佗胄爲吳王又謂佗胄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籍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禾圖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絛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察其本心猶其稔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錙富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原本缺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劉兩府而魁檢盡佗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壘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佗誅不止爲君子謀守儉德之初心圖脆弱之晩節聽小人之自爲闔闢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咸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勤其揮霍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　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不得伸行之誰曰不可抑闔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予之而翼之可不可也　文公夢與語蔡沉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步堅若工夫能甘其告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患西山身死于論雖曰天不憖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决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吾類具足爲天下福師儒具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其酷且深也予既以其首不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十八養

黨 慶元黨二

四朝聞見錄慶元黨　嘉定改元眞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嫌慨敢言爲賣直以清脩自好爲不情流弊之極至于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鄙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寅朱文公兼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召韓佗胄慈福表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遂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闕之即惕然以爲憂因免牘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白發其姦彭護虜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于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以書抵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風伶優以木刻公像爲峩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亦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佗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嘉除天下之不附已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其弟祖泰至黥而竄矣詞臣傅伯壽嘗從公于武夷當公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盜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進如慢小進如偽夫豈其然願而務徇於名寧在我詐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者之聯云云噫厥承明旁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仕宦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部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誚二年冬十

月癸酉旒職罷祠臺臣擊偽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乙集所載爲明然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疏欲上會以遷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秘閣脩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忌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麄食淡衣褎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奏疏所至響荅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常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麄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欲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恃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恐是政和

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挽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縆絞縛聖像撼搖通衢闤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脩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刑徒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貴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而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追復寓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穎洪休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値明時已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遂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界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遑悔尤乃不謹於弇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乃亦群情之共棄而臣賾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從之常規貶俾但書於薄罰稽青於之明訓僅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衆涕之

易零惟覺大惡之難報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衣止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豪獲逃竄極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劾公僅見者劉而掖垣竟不敢草謫詞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中書舍人三月真除權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袤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欲薦草澤易阜陵之卜誣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跡云云元定謫道州羈管時建陽令儲公用守行之亦以劾羅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秉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膚髮數目前已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

忘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柩歸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櫬遠自舂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畧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之巔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而有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僞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頗居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僉記並不復述又公與饒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學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贋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歿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惜其家子弟不以實辭于朝遂以死者而冒生前之命於是黨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琚與諸公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

禮陳集有同吳直閣書初徐誼以忠被讒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薄誼罪者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默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韋引誼衆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拚陷良久入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請琚白太后語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大受壯藁然事關宮闈晦昧至秘雖韓氏亦不知吳公琚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已漸疑琚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吳於韓爲中表其位爲二吳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祈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琚曰二哥肯爲侂胄入蜀爲萬里之行否琚對以更萬里琚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琚亦以他郡去琚謚議云待制西清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誠心樂善惓惓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乎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琚薨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爲韓埸畧不趍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錄又云熊公

令憲者偶閱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得而論語墮地韓爲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嘗讀其父書當文公之嚮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脩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敢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吳君[illegible]獨騎驢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誅文公多所印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祀獨從容扣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公爲之類者已惜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武夷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買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顏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籍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鉏鋙於仕坎壈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犯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傳宏

傳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宋王君實體軒集讀慶元黨人家乘
蜀中游公楷仲鴻景仁似尚書之父群偽欺天日宋臣去國時朝扶皇帝
運暮植黨入碑楚泉齊難勝劉安鼎遂危抵龜公賛決幾事併先知辨趙
忠定公之冤方喜儒宗用無何學禁嚴甘心師管晏絕口說伊濂天宜斯
文喪人憂善類殲一鳴公甚偉直氣戢群愉争朱文公之去 石顯權傾
帝捸侯勢逼王群狐争伺夜丹鳳獨鳴陽閶闔辭天仗洋川佩郡章誰嘗
舒重嘯有舌巧如簧論韓侂胄之專 侂怒如闘虎曦謀比井蛙公乎拚
一死國爾自忘家虎兕塵難洗劉興膩莫加脩名與姱節皎皎玉無瑕料
吳曦之叛 本朝諸大老謚議兩忠公公去道鄉遠名垂太史同一時無
顯位千載摛清風韓呂多孫子須毋添乃翁 時沛酣富貴雅道冷如菰
甘附武韋勢相師張孔諛識汙隨寵婢氣短事家奴使讀忠公傳還能泚
顙無寀元愿公集讀黨人篇 陳蕃推席偏憂國孟國袁頭不祭神一自
太官供賽具皇
天無意福忠臣

酒黨

東漢書桓彬傳彬爲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
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
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
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大怒劾奏猛以阿黨請收下詔獄在
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
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阿黨

隋書何安傳隋文帝時安上八事
以諫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
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
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滞屈辱薄言必怒
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
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私黨

嘉定鎮江志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用之以
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強爲儒服目曰江西呂
処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
私黨進妖妄濫刑重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陰
狡兇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密言隱語
莫不知之繼讒靜端黙亦不免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母黨

記纂淵海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
爨緦禮記檀弓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傳昭二十八年 杜綰奏喪服舅緦麻三月
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
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殊恩絕不相爲服舅母則本外族不如同爨之禮
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
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
矣 款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通
鑑唐紀唐繪武平日自請抑母黨上蹏一陛下天性好愛戚屬外家恩洽
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假朱輪華軒過許史梁鄧甚矣崇者議積位厚
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今上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
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溢昔日王族驕盈梅福上
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寵深過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抑
之宜思長遠之策帝慰勉不許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贈吳越
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

妻黨

記纂淵海劉穆之好
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往妻兄弟家乞食多
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兄弟戲之曰檳榔
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爲丹陽尹召妻
兄弟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 何充廬江人王
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導會導以麈尾指林呼充共
坐曰此是君坐也資治通鑑 柳韵與
妻於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劾杖死通鑑

委信親黨

晉書賈模傳
謨充之弟也
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模乃盡心
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薦引親黨

故事備要唐繪陸元方武后時天官侍郎或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
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詔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
黨又薦其友崔元暐有宰相
才后知無他復拜同平章事

倖均親黨

宋史崔與之傳與之自
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
凡倖餘皆
以均親戚

親而不黨

南史 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
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
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
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買田贍族黨

宋史韓贄傳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
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妻殺夫黨

兩漢
蒙求申屠蟠字子龍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
外黄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

耻之孫。徽思辱之子。酖善其言乃爲獄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兄弟羅黨

宋史趙汝談傳。汝談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嘗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羅黨禍。斥去。

酖流妖黨

唐會要。神龍二年三月。侍中蘇瓌充西京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慰諭。令瓌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　願陛下察之。遂酖流普思於嶺外。

妖黨投水

晉書孫恩傳。孫恩爲寇。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收擒姦黨

兩漢蒙求。張衡字平子。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政理。

手鋤姦黨

趙希循會心録。唐太宗時韋后之禍。復作明皇手鋤姦黨。曾未幾時而太真妃之禍不減武韋。肅宗得天下於奔竄顛頓之餘。未及息肩而張后繼横。已不可制。唐之世不及兩漢。以其多虜居也。

招降餘黨

宋史列傳。劉光世爲寧武軍節度使時。五湖捕魚人夏寧聚五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

除賊餘黨

宋史列傳。李光擢吏部尚書。時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過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

屏斥邪黨

宋史劉漢衡傳。漢衡爲侍御史時。史嵩之既去相位。漢衡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遠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皆嵩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

糾發豪黨

兩漢蒙求。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懼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

不事豪黨

後漢書鄭衆傳。衆肅宗時爲中常侍。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僞學逆黨

宋史韓侂胄傳。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朱熹。侂胄意未決。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

力辨黨錮

金史劉仲洙傳。章宗即位。仲洙除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辨。帝從之。迺復教官爵。而黨禁遂解。

堅約合黨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書陳兵利害曰。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着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太原俗黨

東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東州逸黨

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景祐四年秋七月丁未。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乙未。赦書落責。授徒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顏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譏其過。潛奉符人也。

洛蜀二黨

道學名臣言行録。三省進呈。程頤先生服除。欲與館職。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先爲蜀黨所擠。鑿翁貢耳伊川濂溪二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

許洛兩黨

墨莊漫録。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陳李死黨

南唐書陳覺傳。覺與李徵古爲死黨。相唱和如出一口。

虞卿黨魁

小說。蒙求。唐文宗惡朋黨。問衆以楊虞卿爲黨魁知否。德裕請出之。知常州。虞卿賓李相宗閔所厲。宗閔見上怒。順旨云。虞卿日見賓客於第。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爲行中書。故臣未嘗與好官。德裕折之曰。給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不能對。

李穆非

黨宋史宋準傳盧多遜之南流也争移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感言務長者有撿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籍未纔盡復移舊官時論以此稱之

宦者非黨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上曰此屬吾知其罪但令革弊之初不當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互指為黨宋史劉摯等傳史論徽宗弗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寧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馬

願入朋黨澠水燕譚録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侍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宋史尹洙傳洙為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數榜朝堂戒百官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為掌書記

恥不豫黨西漢蒙求皇甫規字威明為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廣休不黨晉書文立傳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為人不黨劉向說苑晉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守正不黨南唐書嚴續傳續字興宗又可求善籌畫為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為黨附

亡人無黨國語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

獨立無黨宋史列傳呂午升監察御史嘗言周葵不出兵應援葵以為午黨京湖制司而史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知泉州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與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

君子無黨宋史胡宗愈傳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為御史中丞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從衡之黨韓非子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事大為衡未見其

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忠言無黨宋唐仲友說齋集上傳察院啓　恭官忠言無黨循國人取于之公直道事君得天下是非之正

和而非黨後山理究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馬有守有貳有儻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為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黨正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為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為黨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猶親故七讀法鄭云猶親民者則非直使解黨正而已兼下族師十四度讀法

猶多於此。故鄭總釋云，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數也。春秋祭禜亦如之。釋云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也。注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釋曰：鄭知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是是禜祭水旱神也。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壝，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一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壹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即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繼今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約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

若然，與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籩豆有加，故不得籩豆稱，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以尊長養老。鄉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是孝弟之道，遠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見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忘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遠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豆數之言，此經唯有壹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繫，此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者，從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下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來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便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圍在堂下，以其

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尊。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尊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爲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于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

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平必大夫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畫。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畫者徒賓賢能非正畫位法則爲一楹故與黨正正畫位禮異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與此祭祀以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實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皆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爲旅師。釋曰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師亦如州長身爲師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致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爲小耳。及大比亦如之。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文

宋陳舜俞集黨說曰。聽之徒必憎孔墨。桀之民可使詬堯禹。君子小人皆有黨也。然天下之事或成於黨。顧其勢如何耳。衆勝寡。強勝弱。七十子不足張仲尼。寡不勝衆也。管蔡不能害周公。強不勝弱也。衆寡強弱之勢者古人之所謹。擇人主不可不察也。易之泰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此之謂也。今有人焉百人惡之。未可惡也。猶有鄉人之善者好之。有人焉百人好之。未可好也。猶有鄉人之善者惡之。如是謂之能察其勢。夫上有察勢之智。不患天下之黨。而患君子之無黨。堯舜是也。三苗驩兜鯀共工同處於朝。而堯不害爲聖。元凱十六族以族進而舜爲知人。其勢可不察乎。仁不衆不足以安物。義不衆不足以決事。言不衆不足以明道。力不衆不足以任重。故明主羣其仁使煦之如春而無不榮澤之如海而無不濟而萬事備矣。合其義使矩之而無不方繩之而無不直而萬務理矣同其言使聽之如塤篪和之如琴瑟而大道白矣協其力如轍之在矢如輻之在轂而庶功成矣及其亂也持狐疑之心以待天下之士使讒賊緣隙而進以害君子。行睽乖之政以亂天下之俗使爭奪告訐之敝起而民無所措手足棄市以禍諸族人以緣坐比秦之民所以叛也漢之勢未亡也黨禁所以亡也以黨治黨善人名家相枕以死冤痛之聲天下冒然可不戒哉今夫朝廷以保任治爵賞天子不以朋比疑臣下官聞汲引之路士有相稱譽之義是以垂世百年臣工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生民熙熙比肩於太平然臣伏思天下之廣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其勢無常顧君人者主之則盛衰繫乎一定矣昔者朝廷將大有爲則當天下之責者不得不引其類而聚之俄大臣有陷黨與而廢置陛下大明乘照昭然鑒悟衆邪帖息綱用一新巍巍乎堯之爲君未始過也夫大廈之構非一木良裘之成非一腋天下國家之治非一材要在親賢而類能協義而比力然後朝廷昌明天下治定故易曰比吉原筮元永正比者附也附得其正則吉夫何黨之懼乎故曰顧其勢如何耳臣愚不佞故爲黨說夏文莊公集寧輔部實黨篇序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和臣不忠任哲之明戒況夫秉鈞嚴廟之上高議槐鼎之司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總覽百揆經濟遠圖以啓沃爲憂。以裁成爲任。豈有膺回蒐慝。毀信廢忠明附寵臣。實任私黨。或文過於巷職。或締結於近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跡。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閱實典刑。以謝天下焉。古今源流至論程氏黨論。觀歐陽尹師魯穆伯長之流。作古文以變崑體。學者爭師而世莫之譏。天聖以來。穆脩尹洙歐陽脩倡爲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又聞見錄。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古文亦之。又曾南豐蘇東坡。王臨川。皆歐公門人也。觀安定太山徂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譏。胡安定瑗。慶曆中教學者在湖學弟子以數千計。錢藻劉彝元純仁。皆出其門。孫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師之。石介守道。析徂徠山。以易教授學者。吾程夫子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自致知至於知止。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何負於人哉。而天下往往輕有鄙笑之論何也。大抵。木高則風必摧。行高則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孟子不可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辭謝之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伊川辭

謝表曰入朝見旗世俗常態名高毀甚更歷明言且程之與蘇同尊先覺
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程氏者攻蘇子主蘇子者毀程氏此
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蓋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
之始也呂陶言明堂賀赦既而省官欲弔司馬光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蘇軾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軾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
制禮衆大笑結冤之端自此始呂公有事質問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
之此又立敵之端也噫蘇固非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爲得也
何者薦問之語未足以識于驕而朱光庭必斥其非舜民之事不可以及
呂陶而賈易則力劾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水炭之意歟嗚呼程夫子以
大空止水處吾心以虛舟飄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爲是屑
屑之忿蓋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遊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祖禹非
與蘇同里乎曰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也蘇子瞻眉州人范祖禹成都華
陽人本同蜀眉范祖禹嘗曰朱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黃庭堅非蘇之門
人乎曰濂溪灑落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黃庭堅本蘇之門人
世謂之蘇黃嘗作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
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噫先生之名雖可毀先生之道固自若不

然何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之遊皆正人
細忿小嫌特水上之漚鑑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者元豐小人投散置閑
嘶怨刻骨來間有日諸賢不悟操戈相攻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
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罷鷸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子所深哀也

王師愈集九論監司黨蜀劉子　臣竊惟國家置監司以察所部有轉運
司有提刑司其次又有提舉司建官之名不同所掌之職亦異欲其濟王
事則一也比來諸路監司罔推公心多徇私意各黨其局不相照應凡有施
行一可一否從轉運司則取怨於提刑司從提刑司則或獲罪於提舉司
運使州縣難於遵承至如人戶論訴其前斷果是從而變更不亦善乎若
夫前斷已當乃以私意怒故爲變更愚民無知滋長爭端若此之類不可
勝舉且以綱運顧船一事言之沿江之兵以備敵讎仰食漕運此急務也
用官船漕運則陷折多而違程限轉運司深鑒其弊令州縣和顧子本客船
以漕運既無違限且免陷折此大利也提舉司必多出文榜散於州縣不
容顧船以妨茶鹽之利爲轄殊不思茶鹽須登岸出賣必無日久在船之
理況商旅趨利如夜蛾之赴燭果得其利雖赴湯蹈火而不顧苟無其利
雖朝鞭夕笞歐而不往豈在于船之顧與不顧推原其故皆由子本客船

多冨商敢行厚賂交結提舉司欲抑勒州縣多出貼顧提舉司殊不念兵
食之爲急州縣百姓之可卹惟富商之言是行此何心哉伏望聖慈嚴敕
諸路監司各務公心去其私意勿黨其局勿好已勝凡有行移互相照應
如轉運司令州縣顧綱船之類提舉司不得邀阻庶幾州縣可以專一遵
承不致違戾而事功舉矣取進止

胡銓澹菴集請寬六賊之黨劄子　竊
見朝廷討論六賊之黨禁錮勿仕誠春秋過惡防姦之術然夫子之道忠
恕耳亦何嘗過爲刻哉凡其筆削止誅首惡而已蕩澤之黨六人誅止蕩
澤華亥之黨七人誅止華亥里克之黨十有六人誅止里克欒盈之黨十
有七人誅止欒盈書云殲厥渠魁蓋春秋之法也一作姦邪誤國之人罪
浮共鯀咸伏厥辜其黨中數十百族死徙殆盡宜贖然與之更始以收背
畔之心然討論至今未已根株牽連盤結不解凡公卿百執不相能者必
指以爲六黨者而去之大非春秋忠恕之道彼知無路自新操心甚危不
此走虜庭即西走偽境安知其間無如中行說之禍漢伍子胥之禍楚賈
季之禍晉叔孫轍之禍燕是假寇兵資盜糧也夫物極則反往者元祐黨
人錮而不解忠臣義士飲恨次骨遂成今日之禍此六黨者又復不解則
今日之禍未有拜時則君子小人黨雖不同然其極皆歸於亂在易復之

上爻於遇之上得三十六陽卒以變陰遇之上爻於復之上得三十六陰
亦卒變陽蓋陰陽之極皆足以相變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能使不至於極
而已矣極而不解則其禍何可言也曾恭有云一物失所則天氣爲之感
動矣以數十百族窮愁無聊心駡腹非憤蓄之氣上切霄漢則豈止一物
失所哉三數年來日食地震大異重仍今年日薄於三朝之會夏四月日
青無光連日霧晦稽之春秋當夏四月是謂正陽之月爲灾最重故春秋
日食三十六食正陽之月者三爾以人占天是固兵連不解民墨不堪之
憂亦恐郡臣失職有以召之昔唐越王之亂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詔趣行刑狄梁公密表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恐孤好生之德夫梁
公豈不知申救逆人爲不可哉以爲寧失不經不可損好生之德及開元
間張曲江爲相建議廢放之人宜徙惡地衣冠稱冤自今觀之必以曲江
之議爲是而申理逆人爲非也然文正以梁公爲愛君而劉播州以爲九
齡深刻卒以不祀蓋陰禍最大耳由是而言曲江之刻不如梁公之恕也
相公起救塗炭有至誠憂天下之心誠能酌春秋誅首惡之義察易經復
遇之變鑒曲江刻深之咎廣梁公平恕之仁少寬討論之禁而不以理逆
人爲非據使姦回革心遷善遠罪則干羽之舞可以招攜懷遠而桀黠之

虜可以不戰而臣矣。

上黨 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坑卒四十萬於長平西漢書陳餘傳趙王使張黶略上黨。馮奉世傳奉世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大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上黨城而降以趙東漢書郡國志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萬七千四百三長子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即葬其山屯留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銅鞮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獨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沾山海經曰有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此涅有閼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兵閼與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璞曰在涅襄垣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土爲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文王戡黎即此也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睪泫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高都前志曰有天井關戰國策曰樂彥天井即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即壺潞本國左傳襄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至建安十一年從淘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于海衛氏漢書音義縣出鵰陽阿侯國　穀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所出隋書地理志上黨郡後周置潞州　隋書地理志上黨縣舊置上黨郡開皇初郡廢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焉有羊頭山抱犢山杜佑通典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七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新甲所封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庄威將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壺山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為邑大夫有閼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武鄉漢涅縣地屯留漢舊縣又有漢余吾故城在今縣西北有鹿濟山絳水所出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爲名有壺口故關涉漢舊縣有清漳水襄垣漢舊縣朱子語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伊川云太行山千里一塊石瀾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墝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倜程氏外書天下獨高處莫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為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却似今言京師之比唐薛許昌詩送人歸上黨時潞兒物平燕臺基壞穴狐蛇計拙因循歲月賒兵革未銷王在鎬桑蠶臨熟客還家霏微對岸漳邊雨堆阜膵殭劃北沙若到長平戰場地為求遺鏃辟魔邪

黨州 舊唐書地理志黨州古西甌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唐置黨州失起置年月與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寶元年以黨州爲寧仁郡乾元元年復爲黨州建中二年二月廢平琴州併入領縣四戶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京師地理與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繡州五十里東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繡州界百餘里也輿地紀勝唐置黨州或爲寧仁郡國朝會要云黨州寧仁郡開寶五年廢黨州省容山懷義撫康勞善四縣入南流縣隸鬱林州。

黨氏 氏族言行錄左傳晉大夫黨氏之後晉有黨叔襄二十九年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鄭鼓父與黨叔為一耦。氏族略黨氏公族見釋例周世族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王允吕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軩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八養

○廣 洪武正韻古慌切大也闊也播也又度廣又廣輪廣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曰袤檀弓廣輪揜坎注輪從也從音子容切據此則是横量曰廣從量曰輪又兵車左右廣又副車曰貳廣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許慎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黄聲爾雅馬旋毛在背闕廣徐鍇通釋姑流反司馬光類篇又姑黄切鄭樵六書畧廣之為廣去聲協音借義具械韻補叶音果五切禮記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毛晃禮部韻畧又音誑切閒泰貌荀子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戴侗六書故凡宮室東西曰廣南北曰深又作庴顏文曰闊也度其深曰深度其廣曰廣去聲又戎車曰廣傳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去聲杜氏曰兵車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廣大字如楚有左右廣在去聲王楨正始音[illegible]古黨切闊也對狹古曠切量廣幾許楊桓六書統見母廣[illegible]古文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又州名一曰兵車名左傳左右廣注十五乘為一廣一廣一百二十五人趙謙聲音文字通廣見恍切殿之大屋也故从广黄聲借為凡

事物廣大字又闊也作斛非又姓作鄺非轉注平去二聲又盛氣充滿也亦用桄爾雅桄潁充也或轉横樂記號以立横横以立武韻會定正見廣切横闊也又古百粤地秦立南海郡至隋置廣州字切見廣見經堅廣

篆書 廣 大篆 廣 倉頡古大篆 廣 見史籀

廣 貫氏科斗篆 廣 韋誕剪刀篆 廣 劉德昇瓔珞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廣 周穆公鼎 廣

老子 廣 汗簡並見楊銅鐘鼎集韻 廣 集韻 廣 章 義雲 廣 郭忠恕永安宮殿記 廣 古孝經

廣 郭忠恕經音序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廣 徐鉉篆韻

隸書 廣 唐仙人 廣 伯喬題名 廣 魏脩孔廟並洪邁漢隸分韻 廣 靈臺碑 廣 石路碑 廣 王君神道 廣 永初峡文並漢隸字源

真書 廣 智永 廣 歐陽詢 廣 顏真卿 廣 蘇軾 廣 黃庭堅 廣 蔡襄

行書 廣 王羲之

草書 廣 章草 廣 史游 廣 皇象 廣 王羲之 廣 蕭子雲

廣懐素 廣張錦漢 廣鮮于樞 廣趙子昂

一廣 數類 司馬法曰兵車十五乘曰大編大編謂之一廣。又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陣之車也

二廣 數類 左廣 右廣 左氏曰晉師與楚師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及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左王乘左廣以敗晉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曰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編。

七廣 容齋續筆馬融作七廣

莽廣 吳某常談詩周有桃䟽閫極者言無窮極莽廣之謂也

名譽日廣 西漢書韋賢傳韋賢敵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下士 注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注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騎也 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 注師古曰繇與由同 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東河郡都尉 注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三國除爲大河郡

才高意廣 論語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 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才疎意廣 漢書孔融才疎意廣迄無成功

太丘道廣 兩漢蒙求許邵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邵獨不往或問其故邵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如此。程氏外書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兵勁地廣 新唐書藩鎮李惟岳傳惟岳兵敗與邵真議以身朝京師魏田悅知其謀遣扈岌來謀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據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遜諂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圖未解長祐還乃斬真以謝

德盛流廣 龍虎山志至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人張留孫特進上卿誥曰德盛流廣爲基緒之新謨明猷諸亦曰壽朋之助

源深游廣 宋汪藻浮溪集李綱用登極恩封贈一代制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蓄水之積者源深而游廣故自古眞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

近狹遠廣 三境圖論今以近小而顯遠大。由是未免狹廣同觀破心徽塵繪出三境娑婆總别非近狹乎摠難三千世界之廣猶云一尺二尺窄如蟻穴别雖萬億須彌之多尚曰周障屈曲孔似蜂房凡愿居四聖不住華藏海種非遠廣乎

所資者廣 宋袁絜齋集臺通判行狀尊故所資者廣其志大則所資者廣其業業者充

鄧林彌廣 列仙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之際渴欲得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 詳門字

守約治廣 老子道德經老君曰善賞者費少而歡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趣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詳篆字

頂圓額廣 仙傳眞人鍾離權生而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眞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眉䟽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鍾行奔馬童稚莫之能及 詳仙字

儉故能廣 老子道德經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醮吳起於廣 類說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廣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都廣 地名淮南鴻烈解八殥之外則有八紘 紘維也 維絡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 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 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 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 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

南廣 舊縣名西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注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縣名屬犍爲郡輿地紀勝敘州嘉定志南廣今南溪。

長廣 西漢書地理云長廣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縣名屬琅邪郡

高廣 西漢書地理志高廣注侯國縣名屬

琅邪郡

平廣 西漢書地理志平廣注侯國縣名屬齊郡 安廣 西漢書地理志安廣縣名屬鬱林郡

不廣 呂氏春秋不廣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名氏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者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仲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代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忍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退不卻賁置也服退也卻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卻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收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今其貧弱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懟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經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於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也與弟叔帶之難出介在鄭今入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者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七曰三代所貴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道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任與之天下合於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廢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立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小人在周之志良然後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上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道也不休止隋於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

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遵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選諡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諡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國民之欲遵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地廣

漢桓寬鹽鐵論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徧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剌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徭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主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弃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莋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晏之智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貪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廣氏

千家姓角音丹陽廣洪景脩姓氏遙華風俗通廣成子住崆峒山千二百年神仙傳 氏族言行錄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

廣成子

歷代真僊通鑑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